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頌天臚筆二十四卷(二)

〔明〕金日升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崇禎二年  
刻本中國歷史博物館配補



頌天贍筆卷之十三中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著

起用

梅中丞

公名之煥字長公別號信天翁湖廣麻城人少而偶儻經奇負節義重然諾文筆縱橫兼善騎射爲諸生時人皆以古才臣志士目之甲辰舉進士選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言路爭論淮撫分左右袒獨一無所附麗正直忠厚以國是人才爲已任海內倚重之而朝右顧多不說六載出叅藩嶺南調山東督學皆有異政久之轉通叅晉常少陞虔撫丁內艱歸旋遭逆璫之禍璫以恨楊忠烈尤側目楚人而里人恨公者介義子徐大化百計譖公必欲置之死地既奉旨削奪又誣以周士顯事追賊璫敗獄乃解初羣小羅織時傳言洵淘公咲曰死則死耳緹騎胡不早至而煩我束裝久待耶居數日徧別親友跨蹇驢北行曰吾自性繫廷尉與面質

闕下而死猶勝低頭入檻車也親友痛哭止之不可抵信陽州飲于王叅戎家得 旨而後歸與諸生誦讀梅市慷慨議論一如平時郡守令建璫祠飛書止之人無以難也

今上卽位起巡撫甘肅恩威兼著士卒豫附諸邊缺餉鼓譟獨甘肅無一士譁伍奴酋入犯詔近地撫臣親提入衛其餘簡授良將以行其鎮去都門六千里公獨選鐵騎三千身爲後勁總戎兵譁于安定殺一叅將兩把總公至蘭州命河西諸城嚴守斷亂兵歸路傳諭詰問皆環哭服罪戮其魁數人而行至邠州督府傳奴已遁奉 旨止援兵歸鎮十日而復行海套乘奴亂聞邊公多方布置勒兵堵截密令入衛兵返旆合擊虜于大黃山下斬首八百四十五級圍鎮解嚴始得成行是時入衛者其兵最精器甲最其餘馬六百頭助薊鎮往來萬餘里冒險馳驅可謂勞苦功高矣本兵忌公坐遲留抵罪賴聖明竟從寬政云

外紀

虞山顧大韶撰

楚黃梅公之煥字長公號信天居士大司馬衡湘先生之猶子也少穎異甫亂讀于忠肅傳至掖學使者出泮池事評云癡忠具見于此矣人皆異之及長偶儻負氣有文武器幹嘗以諸生試承天試日大雪有跪雪中者傍一生又欲擠之公不平持硯將擊之擠者懼而止其遇事奮發不避怨類如此里有以巡邊被謫妬衡湘寧夏之功者移怒于公譏之兵使者使者行縣

領三虎集

卷三

忠

三

閱兵公故雜戎伍中見之馳射發皆中使者問知爲公大驚已試經義又冠軍使者歎賞不置翻爲知己萬曆甲辰試禮部第三人選爲庶常時楚預選者兩人懼弗克並留闈試日公避之慈慧寺以讓其偶其偶獲留而公遂出給事吏垣時言路方爭淮撫分左右袒公獨持平立論不喜搏擊尤恥依附嘗疏云事勢亢極者必返加人已甚者不祥又疏云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蠅之附驥也卽千里猶蠅耳

蘿之附松也遇歲寒則無蘿矣此其大指也時彈文中尚有追論江陵者公駁之云就今人論今事猶自牽纏不了何復及旣朽之骨哉使今世有綜名實振綱紀如江陵者論訛之徒敢漫不事事一味饒舌如此耶時江陵功狀未明多恠公狂言久之論定始以公爲知言云公在省垣六載言論風旨傾動海內亦頗犯時忌以爭錢春外轉及璞中玉考選事出爲嶺南叅藩嶺南故盜藪捕者往往舍豺狼而問狐狸甚有李代桃僵者公務窮窟穴不避權豪其株連者釋勿問時屬吏有以梓里進規者曰細民寬與不寬何與官評公一忤強有力者謗騰而譴斥隨之矣公奈何任怨公咲謝曰此語乃尚書料也爾自爲之調督山東學非公所甄拔無一獲薦者人服其鑒入爲通參時常少出撫南贛以母病辭隨丁內艱時瑞方熾以楊忠烈故尤側目楚人而嫉公者譖公于徐大化謂公人王安幕遂得削籍已復以周士顯轉銓事誣公遂生

領三虎集

卷三

忠

三

追賊而嫉公者猶未快更加誣周周應秋起訟  
言于 朝曰梅某奈何咀咒我上公并作諸不  
法事也璫乃疑而偵之偵者以收犀盃爲名居  
麻城兩月廉無所得以實告璫怒稍懈初羅織  
公罪者陳序梁克順也公分必就逮乃自造檻  
車先習爲囚坐臥其中又一日徑策蹇北走欲  
死 闕下親朋泣止之不可抵信陽州得 旨  
而後歸乃與諸生課誦梅市議論慷慨無所屈  
遇郡縣建璫祠者仍力爭之人咸謂後命且不  
測無何而

聖主龍飛矣璫誅起公巡撫甘肅甫履任值傍  
塞虜苦琬豆瘡僵臥郊原相枕藉將吏謂公藏  
之璫玉可得也公語總戎楊曰我取璫玉于病  
虜人將咲指爲豆瘡使所贈奈何總戎遂嚴禁  
勿打帳師徒無動蠻入嘉峪關擊之賊健兒若  
千降其老弱六百餘羌虜咸懾伏已而奴酋犯  
薊門 詔近地撫臣率師勤王遠則簡道將授  
甲井鎮去都城六千里公例不當親行公曰吾

受 國恩深可引 詔倫安耶援兵有謀而潰  
者殺一叅將兩把總西奔井鎮將據城勾虜公  
先斷其歸路徐檄諭之立誅首惡數人餘衆悉  
定仍整旅而前則督臣忽傳奴退檄公還師公  
還鎮十日而部檄又促公行則淹期歷旬矣時  
又有海套乘奴警爲寇合鎮洵海公令後軍堵  
截而密檄前軍返旆夾擊之虜不虞師之集也  
遂斬首八百四十海套既定公馬首始得東向  
比及都門往返已萬餘里而大司馬竟以逗留  
劾公九六密揭欲殺公

上不聽僅奪職歸或謂公督臣誤傳之檄故在  
以告

明主責可逭也公曰吾奈何釋已罪而重人罪  
耶嘿嘿不措一辭而歸歸後名益高鄉黨得公  
片語嚴若朝典公曰吾失位而不逃名非所謂  
既明且哲者也乃屏弃人事爲五岳之游云

野史氏曰梅氏世有偉人當

神廟呼劉之變衡湘抗疏請監軍

今上遭奴警長公挺身赴援此兩事豈可以優劣論哉然衡湘功成而身受其榮長公功未成而身先受其辱豈所遭之時異與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爲

明主忠謀者奈何棄騏驥而策蹇驢也

附答止建僞祠書

郡守某建祠書內引呈詞有楊漣等伏不道之誅等語公回札云上言德政何患無詞何必推殺人爲首功且惟辟作威而謂威自我上公出是帝制而天子自爲矣恐上公亦當不起某已削奪不敢從諸大夫之後

同里亦有呈建祠者浼邑宰出示科派里甲公馳書止之云敝邑以賴作此舉止而欲老父母代爲出名何也非謂魏公必敗不須做正爲魏公方盛不敢做譬則熟寃業已通紅有一乞兒又持一束濕薪跪而進之寃將罄之乎吐之乎所不欲代爲出名非恐獲罪于天正恐獲罪于寃耳

陳少司寇

公名以聞別號石泓湖廣麻城人少事父母孝每從父負笈苦勁自命萬曆丙午丁未聯捷而公已不逮矣是歲任吳縣後調無錫治行稱第一癸丑舉卓異議擢銓司爲異見所排且駕言東林薦吏部其名不可居也卒授儀曹擢之門戶中旋卽告假歸里丙辰丁巳之間開趙官吳爲政入補儀司未得而且以拾遺被糾歸去已未丁內艱哀毀幾不欲生又何升沉毀譽之足云壬戌起復繇運判補繕司改儀司十餘年始得復癸丑故物當事同氣者仍欲惟用銓司公固辭不拜僅得量移符司席未及煖乙丑罹逆焰始以莊謙疏降繼以梁克順疏削奪二疏俱若另有下石者然彼一時也或翻三案以鏡之或捏造天鑒錄點將傳及東林門戶等單各以意入之其詳具見序楊公漣忠節錄中猶未已也拷掠繆太史昌期之時令其扳誣株連幾不得脫虎口及

今上戊辰龍飛太陽當空遂瑤授首殺媚羣小  
次第敗露或者爲被禍諸臣覆盆見天之時乎  
乃解網渙羣 明旨屢飭而黨伐愈巧營壘益  
堅至庚午公論漸明乃得啓事光少而統均王  
永光且目之爲老東林見 朝後卽推改南僕  
少用舍太驟輿論不平卽 明旨旋見爲不可  
詳具恭永光疏中壬申癸酉歷陞通政使甲戌  
轉少司寇公之出處處脂不自潤居冷不自媒  
屢疑謗不求白值公道大明不望速伸此通籍  
三十年節概也然聞公之爲人也落穆之性絕  
無他逢迎無他縈繫一室之間蕭然超曠遇事  
獨斷斷不落依傍蹊徑體貼人情物理無針髮  
漏家居宦游手不釋卷訓子弟以先輩典型爲  
率與人處多近裏着已之言凡一切周旋違心  
之事見而耻之代人汗下里中有急輒慨然引  
手雖攫拂當路亦所不顧而士友氣類獨默默  
與之親真足令疑忌者伎倆徒盡耳公固不以  
富貴功名起念者哉

劉京兆

公名宗周字 號念臺浙江山陰人舉萬曆  
辛丑科進士初任行人忠孝性成冰蘗自勵乙  
巳以親老請終養辛亥補原職卓犖寡營勿與  
時宜甲寅乞假回籍蕭然樸素日事詩書內人  
工紡織以給館粥布袍恬澹相守纖塵弗染出  
入徒步安貧樂道鄉里推其賢銓曹重其清選  
授禮部儀制司主事骭髀遠俗秉心如水  
煮廟初教逆亂政宵小成風公先發難疏論客  
氏魏璫正人稱快於是邪黨側目下石中公幸  
而免遂請告歸攜蒼頭一肩行李出國門居家  
宴如復有削奪矯 旨公怡然靜養山中旋聞  
諸賢就死 詔獄輿輓歸公乃裏糧躡屨不憚  
千里過弔諸公之墓暨慰其子弟人不知其爲  
劉公也其高風勁節世所罕匹戊辰  
今上登極臺省交薦黃給諫承昊疏云清貞絕  
俗恬素逆倫首攻客魏人服徒薪之哲後乃遣  
榮辭位視同敝屣急流勇退卓哉中立不倚又

臧吏部照如疏云二三孤介爲時論未訓者如  
劉宗周首薦客氏魏忠賢幾致廷杖賴閣臣  
華向高力救獲免嗣轉光祿丞時通籍逾二十  
年猶嫌速化遂引疾去後起通政隨乞骸骨疏  
中以進禮退義隱諷當時之主寺人者竟忤璫  
削奪海內共推清介第一流已巳公起田間時  
方急兵餉內外交匱公搜剔夙弊裁革繁費歲  
惟節省金繒數百萬多所建立悉採納焉尋擢  
大京兆復與時論不合拂衣謝政乃得

子告歸里人皆仰其高致焉

方壘卿

公名孔昭字潛夫別號仁植直隸桐城人廷尉  
公諱大鎮其尊人也巳丑名進士忠孝著聞公  
以家學淵源登丙辰高第仕西川嘉定守戊午  
本省同考試稱得士性秉正嫉邪不避權貴屬  
孝廉高某爲范侍中寬陷大辟數年矣公挺身  
出之范多方傾公遂改川而閩之福寧兩地共  
慶神君焉壬戌秩滿授職方初掌篆首察遼所  
以四潰痛在逃帥侯世祿等是時武弁多子事  
中貴人作輿援憑要路津藉援島援遼得崇階  
徐卽營內地自善爰授鉞大帥先士卒逃俱置  
不問仍復用如平時公謂司馬堂豈養交地爲  
要入市賂哉上疏曰武實不能以武動文甚者  
役文以挾文文或未必以文察武聞者飽武以  
弱武于是持一切不少阿翊議以援遼得官者  
守其官責以効其黜者多不燃爲糾大帥擅逃  
不候覆者十有七人猥得嚴旨先以舊尾中  
之矣然公竟力鋤之弁流肅然改觀聽嗣是逆

瑞益橫三虎在樞尤穢亂不可紀其間外寄者以無賄之患卒墮落剽猾公賴輩一申賂權貴皆爲大將公甫視事治敢行汰僞銜四五百奪債帥百數十邊與京互得除調禁旅乃有生色更隆禮遇與疎弁廢禪每討論竟日至有泣下者奴與東宛旦爲婚易米關內公太息曰漁陽三輔旦夕苦兵矣夷狄以類相殘殺令虜自寢食不聊奈何虜之交日固邊吏略無間諜以攜之其勢秋冬必大舉桃林界嶺亟塞之毋藉虜徑得所 請焉薊門自垣徂堂直需以步耳跼跼何多各烏獸駭甚公賴也致議關督練祖帥大壽趙帥率教區別萬二千爲薊三協備計報可而公已謝事厥後虜薄都城墮城邑果從薊中協洞若觀火云 國初設土司官卽其類統之羈縻甚艱安奢逆我煩行因遼而禍蜀冉彭秦羅眠諸土司爲最雄悍入衛負有徵勞要求大總戎之銜持大賂輿援之公力靳不與恐噬齊也三屯主客兵禦虜或不足而益之以貪撫

忽謀稱戈謀欲向都門起倉卒會秀時治他兵譟者懾言撫之而驕愈甚公密請一生政聞行密雲磯厥渠魁衆以定遇揀漢以控茲三十萬衆壓豐州灘各自要賞督與撫失和公有構煽國其何支卒襄舊款而退雲中賴以安故事大帥斬虜級百爲上賞職方主其事併得通敘公兩任來有甘肅之捷有黔滇之捷有養善木之捷而套虜雙山之捷至八百級遜抑不明所功成都重慶二解圍一擄巢與悉退讓他人公之不伐益不樂與校帥交歡恐遠實也會逆秀首上逆賢功德爲保泰一疏欲陷樞輔孫高陽阿瑞意事下部與其姪坐府都督公大言諍曰樞輔辭尊安被介胄遠冒霜雪以宰相行邊自主歷乙虜畏不犯可不謂鞠躬哉留春防以需後議至若傳奉恩澤授祿帶銜無加已例故不宜坐府也寢不予覆頃之呈秀官巡淮捕妖人王好賢功欲加一級又不報呈秀欲弟凝秀超遷副帥又不報以故忤逆意甚衆錮之甚毒遂削

奪焉公首折其黨逆大節不可概見哉戊辰

聖明御宇諭銓樞其遴選精練勤敏曉暢邊務

者以聞議列四五人公繇是得蒙 賜環再入

職方尋擢尚璽翽然乞歸予假還里中奉廷尉

公爲班衣之舞以何廷尉公卽世公居廬白鹿

山亦如廷尉公之廬尊人明善先生者枕巾必

食三食新如一日矣其未嘗堪者如飴旦夕必

孝經晚而誦之風雨夜時聞孺子泣也邦人胥

爲感動今癸酉三月初八日

爲感動今癸酉三月初八日

天子召冢宰李公長庚大司馬張公鳳翼核廉

能微有位獨舉公爲風道其事甚悉指林之隆一索奉

吉方孔昭潔已發奸者優欽示勸蓋公自職方晉璽卿越乞假

五稔以甚遠之年百執事以下以算顧獨舉爲

風固知每飯未嘗不在清耶矣眠向日

龍飛初政遴選職方特蒙 簡畀則固已非常

視公矣公服且闕

天子眷求舊德中外想聞風采樞疏具在予何

敢贅諛焉

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方孔昭謹奏爲敬

循職掌澄清武弊懇乞

聖明嚴勅着實舉行以肅封疆疏

竊惟用人之衡文武並重自職方之積輕也

不能彷彿文選功令萬分之一其故何哉冠

帶游于同類則文臣之采訪原親介胄隔于

分途則武臣之諮詢難遍風之下也禮貌徒

懸苞苴旁透武實不能以武動文而甚者役

文以挾文文或未必以文察武而間者飽武

以弱武故海內之無兵債帥壞之也債帥之

風不止垂涎債帥者攬之也職方根本之地

近年視爲畏途安得無說而處此臣最碌碌

論俸尚淺越序未遑蒙臣堂官趙彥教臣曰

只莫照管情面何法不行堂官張鳳翔教臣

曰截然至公自己要成箇片段堂官李邦華

教臣曰職方比文選更難要從難上做得去

臣感激知遇兢業遭逢邇者正氣克庭羣賢

師濟宇號揚破柱之公捐糜砥折檻之節臣



獨何人乃欲浮沉其間以蠹司馬法臣且無  
類對父師之訓况官常哉嗟乎天下非無韓  
白也當道者或不以將材蓄之而以財貨蓄  
之于是反其所令從其所好終身伎倆韜略  
無聞一片精神賄賂是競私門有効公法無  
權彼既以重賞得官必且以掊剋剝下兵痛  
馬瘠戈鈍甲朽無事則憑藉阿堵物以梯榮  
有事則依傍大力者以嫁禍淪胥已極振刷  
何因遘喪黥危真堪痛哭信乎先自治而後  
治人者服官之良藥也廣錢神之正論恥齷  
齷之居間又有位者之他山也且央求囑託  
法令凜凜巧行鑽刺律紀昭昭若以爲人有  
勢而我阿之賢者不樂其阿也若以爲素有  
交而今報之廉者不取其報也君爲鱗次將  
及不妨順呼以討缺恐有所以呼之者是令  
旦暮啓事之赴赴不免厚實之航航矣若爲  
薪積槩混定須先容以乞陞恐有所以容之  
者是令彌縫得策之卑卑反獲名高之逐逐

矣壑豁相引口舌奚調從違異宜怨尤交錯  
上得罪于朝廷下得罪于朋友毋乃爲邦  
政侈辱而榮感弁流之心志莫此爲甚極重  
當反揀敝補偏大約平昔夾袋探之智士清  
流而臨時執單矢之青天白日照偉序爲銓  
除查薦次爲優異內稟之于部堂外訪之于  
公論雖奇才定不膠柱而常品儘足循資但  
使天下疆場之吏載厚祿而來者廢然無所  
可用盡消其凌越僥倖之謀全破其經營盤  
據之術而實心實事不得不歸于職業矣所  
以同官鄒維璉曾申債帥一疏同官廖起巖  
向臣曰自部堂秉政以來竿牘幾絕可見執  
持苦任如影傳響臣既不敢圓通以滑天下  
事亦不敢執拘以債天下事既不敢輕徇名  
器借爲納交要譽之資又豈敢假作虛僞暗  
爲陽施陰設之計前官余大成勁骨剛聲尚  
爾悠悠沉落矧臣力綿易毀人微易摧敢不  
于受事之初入告

君父之前同盟班行之未伏乞 勅下臣部嚴行武職官員洗心守法有央求囑託巧行鑽刺者指名叅究永罷不敘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硜硜首務實願如斯至于義氣肝腸豪傑眼孔延干城搜草澤開誠布公爲免累得人者臣側聞君子長者之教欣欣惟恐後矣疆吏幸甚臣愚幸甚

天啓四年六月三十日具奏七月初三日奉聖旨這所奏修明職掌堂上官自當獎成主持以後武職各官有鑽求囑託的即便指名叅處該部知道

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方孔炤奏爲大將之責宜重武功之爵宜清敬申 明旨請飭部疏以警人心疏

臣受事三月矢慎採訪大將之賢者執有兩端險塞危邊在于壯士氣而敢衝鋒巖城善地在干得士心而同甘苦故有警多以智勇見無警多以清廉見公侯腹心自可屈指數也勒錦樹柱揚美無窮而亦有不然者以臣所聞有功成而不免恣意有官怠而不免營私有孔邇神畿而安富不懼有獨當荒塞而漁獵滋彰想亦物望宜全冒懷各付善終善始急應砥礪功名尚得苟且因循自貽伊感而已乎然臣所憤于司馬門者尤在援遼二字蓋自失地喪師明罰勅法文臣之絀于遼也十不遺一武臣之絀于遼也百未訖十抑何其苛文而寬武也臣于赴援諸弁查有進退明白了無罣礙者未嘗不愛惜用之而其局面倉皇心機曖昧實干憲典安得默然請

以大將論當時提督全遼兵馬見今起用總兵官則有王威侯世祿起用五府僉書則有官秉忠柴國柱四人者夙負才名特畀元戎之寄達奴猖獗稱病回關游歷今官各殊近狀在秉忠國柱投閒決歲或可補過清班乃王威世祿已儼然久竊雄邊工圖腹削夫大將軍厚受國恩自合立于矢石之間援抱鼓衆倡乎九軍卽有霜露之恙分當裹革馬前義無反顧如是而生則曰鞠躬如是而死則曰盡瘁豈有託軀怯于參苓隱康强于風鶴縮項攢眉枯槁牖下幸之幸矣乃更欲燃灰大燄羶索高牙侈口名家視顏宿胄此何說也王威兩革而兩起久騰神軒大靈之彈文近掌薊壇怨嗟載道且公然招養逃官馮大樑黃士英昵置幕中更屬難測官秉忠乞身迫不候命部覆其跋扈之風永不敘用亦既審矣國柱係熊經臣所列爲真病者或無僞詐世祿之歸也部覆其功罪相準仍以

原官在關胡然繼而朦朧得以病返胡然而諸臣到關皆與病湊胡然回籍不數時沉痾都痊此何說也大將軍規避得官如是矣安問驃騎于轅下下此者坐營楊如栢都司黃璽各有城守之任纔聞遼陷奔散過河律以一逃磔頭無悔不知何以僅論降級戴罪立功夫曰戴罪必戴其不應赦之罪也夫曰立功必立其衝邊冒死之功也試問海州何在而黃璽竟爾勦路優游試問東昌堡何存而如栢翻陟京營佐擊又有游擊談克德者試問三岔舊劄今屬何人兩脚踉蹌今歸何地都蒙顯擢更次榮遷城郭已非荦孤日晉不亦溺其質哉都司胡廷相之領浙兵援也觀望通灣逗遛不進部奏其戴罪者無端而在浙運糧甘肥自潤真或詫異副總兵楊元吉倪寵僉書李國樞陳一元守備朱劍等從遼陽破後或冒病解組或潛跡歸關始也鼠竄而保殘顛卒也羊蒙而驕半面洞其底裏負

良如山且夫 尚方三尺要在以逃潰規避  
爲先聲或與其衡曳兵笑步效尤不絕紛說  
銓除馳驅嘯于太陽穿窬憑其利器海內賢  
豪忠傑赤心白意之人忿此混淆觀茲弛縱  
有掉臂指髮而不肯爲武功用者矣管大藩  
逃悖大猾戮有餘辜乃至部院不得問撫按  
不得問候而奉 旨梟示倭而戴罪立功追  
遙又復一年身首未聞異處所戴者何罪所  
立者何功太阿倒持輿論不服大司馬力爭  
九伐共抱紀綱掃地之憂嗟乎捐軀駢首灑  
血塗肝之烈士不過虛贈三階于九泉已耳  
世廢幾何便稱殊寵而偷生怯死者乃得乘  
其間隙賈奸售級于故物之上鉄鉞未怒失  
在教條而使升福澤降淫失在飼鷹而復飽  
卽如周義者已于遼陷四潰之疏勘行究處  
矣轉歲之間廣寧再破不審周義何路瓦全  
得到天津而今從容補任遊擊其爲解網耶  
抑其爲捍綱耶所以樞輔之疏有曰新勞欲

錄未錫舊漬之名後効可期尚負前銜之報  
可謂剛語法言足令捷達之衆速低頭愧汗  
而臣先汰內地各官如王威等新聲愈穢後  
息彌奄寬解不施斧斤于城頓教決裂罪人  
之冒濫未有雜亂如今日者也荆棘縱橫略  
加刈楚已不勝瞋目而腐心真乃辱 朝廷  
羞介冑習成頑鈍馴致解崩展如之人兮不  
可贖矣伏乞  
聖明立整軫斷 勅下臣部分別事情力懲既  
往始勸將來務在提挈大將以維艱步清查  
武路以蓄真材至于戴罪立功者必嚴時月  
之限永不敘用者須慎禁錮之條庶幾其有  
救正或曰人才實難不忍終棄武士跣跑出  
入那得拘論廉隅以書生而操文墨之議似  
乎刻矣臣以爲時平致養疾則攻焉大將非  
他將比也遼事非他事比也與其姑息而講  
婦人之仁不若決決而扶臣子之義卽彼大  
勢奔北豈無血性男兒然根本有虧枝葉爲

細必崇氣節乃挽波靡身為職方而畏尾不言誰爲代之言者武侯有云此心如秤不令有所重輕苟可修明遜世無悶豈忍顧盼情緣巧辭怨毒也若夫尋常註誤每多勇往不羈之輩雪滯疏淹振貧養銳斯又職方之要着矣

天啓四年十月十一日奉

聖旨王戚併侯世祿等見任邊鎮且各有奏薦都着照舊策勵供職以後各衙門條議緊要事務還遵舊制司屬官案呈堂上官奏請着通行申明方孔炤不諱事體姑不究該部知道

兵部題爲遵 旨會議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工科給事中郭興治題爲榆關情形堪憂關外責成不易伏祈

聖明早定畫一之策以無誤封疆重地事等因奉

聖旨關門事體重大着該部會同九卿科道確議具奏欽此又該廣東道御史崔呈秀題爲國家欲求保泰之策先講禦侮之計謹陳膚見以仰佐 中典事等因節奉

聖旨樞輔去留關係重大俟九卿科道會議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會同九卿科道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崔景榮等齊集中府會議得古來有封疆之臣有社稷之臣二者並繫安危今乃以社稷之臣兼荷封疆之寄則其舉足輕重得則安于泰山失則危于處堂可以易言之哉夫當廣寧繼陷中外震恐岌岌乎人無固

志誰與仔肩幸而

天祚

聖明簡畀忠碩屈黃扉之論思而親汗馬之執  
掌出師保之貴倨而同將士之艱危固已任  
人之所不能任與不肯任矣至于設險修備  
徹陰雨之苞桑基置星羅樹巖關之保障殘  
破重地費幾許精神整頓三年之內東夷驚  
伏西虜獻琛疆圉敕寧允稱壯猷而樞輔之  
勞績詎可泯乎乃議者不勝鰓鰓然謂兵有  
進曠而不可問不有養癰之憂乎餉委逝波  
而不可清不有沃焦之憂乎將慮猜忌而不  
奮迅不有風鶴之憂乎然以樞輔得

君專而在事久兵之宜簡宜緣固其素所規畫  
者餉之宜增宜減固其素所裒益者將之利  
恩利威固其素所節制者操之縱之慮無不  
可咄嗟辦但恐自此遂無變計則轉輸苦于  
不前而疎虞出于意外不能不煩當國者深  
長慮耳是今日之議不在議樞輔之去留當

在議關門之安危何也蓋樞輔之身卽關門  
之身而去留之分卽安危之分也新舊交代  
之際約束更紱之後人心之豫附夷虜之窺  
伺兵將之強弱皆在一轉移間非其人不  
任也得其人則樞輔出關之熱腸可以付託  
皇上敬大臣之隆禮可以善終措置得當而關  
門安萬一其人少遜于樞輔則驚寒代騏驎  
之任大厦非一木之支物望不孚而關門危  
善乎科臣之言曰輕言召回樞輔者非計也  
重言召回樞輔者亦非計也蓋已洞燭安危  
之機矣臣等公同商確再三籌畫樞輔以黃  
耆元臣置身荒微露宿且餐將卒猶且難之  
而履之如夷耳之如飴勞極成疾誠所當念  
但屯種開墾關地寧遠三百餘里之外安插  
邊民二三十萬之多近且出防錦義塔山杏  
山之間屯練生聚以漸而廣功有端緒遽難  
議更我

皇上倚重樞輔無請不應屢奉

聖諭奏凱歸朝煌煌

聖謨宜竟成功且地稱臨敵時在春防一切舉動未可輕易伏乞

皇上深念巖關重任本倍恒常特頒溫綸慰留樞輔獎其前功更圖後効樞輔益勵督師之初志仰副

皇上之重托開門視事振作人心兵之老弱者汰之餉之虛糜者清之將之竄情者斥之俾轉輸不苦于司農而徵求少紓乎民力尤樞

輔衛國之忠謨舉朝之仰望于樞輔者也若重念老成不使久勞軍旅則在朝有多賢焉在籍有耆舊焉

皇上宜與二三元老儲養于心替股肱之近以爲韓范疏附之地庶將來之接替有人邊疆之保障益嚴而

君臣之際更相成以有終矣

天啓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具題四月初三日奉

聖旨樞輔慷慨督師志切吞胡今尚未有底績何可驟言召還關門重寄簡將汰兵清餉相機進止皆樞輔之責便着速出任事整理軍務恢復防禦不得他委

附紀事

甲子年十一月十二日孫樞輔出巡至通州具疏欲面敷陳邊事彼時翻局正急忽有造飛語云樞輔領人馬五萬來清

君側之奸逆瑞惶懼甚矣漏下二鼓

聖旨宣諭兵部命關臣即刻回關自子至午嚴衛差人四次逼守職方責令速速回奏幾羅不測至未時通州回咨已到

聖意方解魏南樂在朝堂云這樣事若

肅皇時就斫了有道長疏參比之王敦李懷光續兵科又具公叅之職方聞之疾向羅掌科曉譬止之自此朝有殺樞輔之謀誣其左袒東林也崔呈秀首上一疏爲保泰禦侮等事內薦魏忠賢修城建坊蔭襲叅劾樞輔欺

君誤國其議欲卽罷譴取媚內意彼時春防正嚴誰敢議罷職方典部堂言之云當廣寧初破誰肯出關門一步有爭言守永平者言守山海者樞輔問大衆云不出守寧遠則不能守關門若出守寧遠纔可以望廣寧衆皆未答惟鹿乾嶽袁自如慨然同往至今三年綱繆築城修池嚴關無恐徙薪曲突誰之力也至若首薦內璫欲與坐府都督此破例之事將來視我部體爲何如人故樞輔之功斷不可抹殺斷當議留都督之蔭斷不可開坐府之例此語一入呈秀之耳內外深不悅又妖人王好賢一事欲居巡淮功加陞一級職方以爲堂堂御史捕一妖人便要敘功加級倘更有大功于此者何以叙之寢不覆呈秀又欲越陞伊第崔凝秀答以俸差三十三人啓事少遲之竟未銓諸如此類皆以職掌開罪權貴初南樂向人亟稱職方清正及後因會議關事與桐事蔓延便恨職方爲樞輔門牆

如疾風之掃葉矣一時韓相公李少司馬繆詞林皆因此事指其預謀樞輔入京翻局之說也其實不然或曰樞輔心雖無他然似不宜擅離信地對曰信地之名加于鎮撫守道釋營有司則可耳樞輔奉命行邊節制三方自山海以迄登萊內抵通薊斥堠所置咸得按部而簡練焉何處非其信地乎且出將入相論思帷幄政府之體與戎伍殊倘其堂陞流通時勤召對商確邊務則夫人而密奏出而臨敵宰相行邊太平可待豈返指爲罪案哉當其時閣有閹妬邊有邊妬部有部妬不肯成就人一件好事不肯表揚人一點好心但尋恩怨那顧封疆真末如之何矣



畢少司空

公名懸良字師臯別號見素南直歙縣人登萬曆乙未進士出宰江西萬載其地土瘠而俗悍前令周以計去謂選者多避不就公謂邑長同民所好去民所惡民將德我而向化笑其抗而悍獨瘠則撫字難耳下車壹意與民休息嚮來擾民敎法悉爲蠲除令民得盡力于南畝凡四土荒蕪悉令開墾不能耕者給牛種以贍之其近楚瀏陽礮礮不可種令克黎源銅鼓兵以銷糧額又立徵收法以便民民間布帛菽粟悉得輸官給發各役工食作納糧數其納銀者念零星收入撮零合總必溢令從輕完即稍短少弗計期于總數足額而已每卯完委丞簿及學博士拆完即付解役民爭鼓舞相輸納稅額盡完又加意作養士類諸生作課每堂事畢據案頭躬親評閱盡撤門者民有冤抑亦時得入訴兩造質庭下數語批署狀尾令散歸農時而巡行村落亦然民甚便之贖緩止取登報循環餘弊

蠲免每月終以所徵贖數榜示令赴儀門投收不入庫胥手並不聞追呼聲縣故僻使客供應無定式間一二至令禮胥治其毫不以煩里甲俸薪馬丁盡爲地方用大計便道歸里兩麓相隨至祁閭途中開簾授衣麓中惟冊籍數帙衣數襲茶數甕而已見者相顧驚愕以爲清白吏今時所無先是家屬舟泊章江過高安實盜數也盜見孤舟謂可探囊取聚衆行劫至則知爲萬載今家屬釋去後他劫掠事敗羣盜供吐語載高安爰書中縣治後故有茂林艸木蒼翳物憑爲祟每漏下入署變形竊食家人數爲驚擾公有意芟除夜夢一人踞而前有乞哀狀曰使君清正未敢有犯願留所棲止覺而止之勿芟怪遂絕公之感盜格神若此二者亦異事也考選久停陞南銓部是時南冢宰爲吉水曾公同亭素相知會考功郎驗封郎缺曾欲以考功屬公驗封屬徐遺書銓部公託蕭司廳止之又躬自言曰徐主政賢者俸又先應陞考功若以屬

良徐主政不自安良亦將告歸明公不得兩主政之用矣曾曰若然則曩之當事者可耳公曰不然明公有此意各曹亦有聞之者卽遷除偶合徐主政終不自安曾避之遂改議徐考功公驗封俱得請後以丁內艱歸支牀讀禮生徒闕館于東郭執經問業朝夕不離左右者數十餘人稱爲一時師席之盛服闋補禮部旋以副使督學浙江念浙號才藪士習于靡而又競竿牘務砥而正之入境卽與諸生盟衡文不公有如皎日較士高下一憑文藝家世毫無所徇三臺及同官俱不得關說臺使者銜之會縉雲令發舊糧急變起民間與青衿無與以內有六生通舊糧遂坐諸生謀逐邑長青衿冤抑亟欲爲昭雪而又念與臺使者爭數不勝遂拂衣歸公何公論明諸生咸得自白至今士紳誦之起補福建督糧道閩三衛軍士本色米額派二萬八千餘石支放止二萬三千餘石每催徵道胥及府縣衛胥役交相乾沒及支放駕欠民間每年足

放卽止無顆粒留餘其實在民未嘗欠也會歲儉講積貯之法乃榜倉廩某廩盛某縣米若干石坐放軍士某月糧某廩坐留備賑顆粒不能隱匿每年得存米五千餘石又知各軍先歲稱貸民間每石不過六錢而各縣徵銀買米至九錢五分且船脚不與焉乃與各軍議照民間借庫銀先給作來年糧移文各縣免其買米解銀還庫以萬石爲率得餘銀三千五百兩委官買穀且以米不可久貯令解米縣分稍增其船價每米一石解穀二石至署各道篆廩給贖錢俱捐買穀經理數年積穀幾十萬石後紅夷寇海上海船不通民嗷嗷無所得食當事者平糶且發賑所全活者甚衆閩中鹽法久壞三幫不能行至欲行五幫當事計無所出題陞公以觀察使管屯鹽道事念鹽法之壞私鹽行耗蠹多耳乃請于當道將院道該司無名罰贖及一切陋規盡行裁革新立鐵式每引五簍每簍重一百一十觔委司理秤掣絕不得夾帶行之月餘

私鹽盡絕官引盛行增額課七千兩兵餉五千兩幾至一倍時以入賀行商人遮道語曰吾儕小人自使君清鹽法不惟保全身家抑且成就品行往時夾帶人人得而持之若寇盜然今遵法式得爲良賈徜徉于江湖間皆使君之所遺也晉右方伯旋轉左方伯方伯爲諸司之長聯屬同心圖事揆策一以義禮爲衡而已不與焉藩臬郡邑師濟成風支放錢糧一依原封並不開折二年捐羨費數萬爲通省減餉加派時沈叅戎以計招降海寇袁進併其衆數百人令于海上擒賊贖罪沈旋擢山東副將當行在事者率以招撫未幾主將移易此輩如狼胡有心腹叵測實爲可慮公因沈來謁語之曰君今喬遷君計得矣如所欸者倘不弭耳帖服君反遺罪案于閩閩兩臺有意畱君君今行將以特角東江窺奴穴何不率此輩往令彼得以盡所長爲計之得沈避席請曰微公言某慮不及此幾獲譴于閩矣第兵行糧從數百人行糧將安

出公曰閩每歲貿硝黃于東省約爲值若干金請卽以此值授君成行君至彼以所授者爲倍易硝黃來何如沈曰謹如命因盡率其衆以往未及半載沈果解硝黃至閩倍于疇昔而海氛寧謐閩左晏如魏銀臺嘗稱另造一福建云先此郡邑徵解賄通胥役以欠作完此宿弊也公創立簿籍開列欸額解銀到日親註欸後一覽了然積弊爲洗兩司交盤故事交者持冊與受者一揖而退並不查核侵漁者往往藉是隱射公今舊貯銀置于庫之左側新收銀置于庫之右側舊銀發盡然後及新銀寓查核之法于文放之中在庫皆是實數雖任月餘藩司被火從中淘出尚餘銀九千餘金爲營造之費而所親註簿籍存署中藩司冊雖焚猶得藉以稽覈清楚如故自邑令至藩司三舉卓異轉太常卿尋病乞歸里居年餘起南大京兆陞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往時太倉之粟足支十年後僅數月乃與兵部計議本色與折色相間給發每年可

積米八十餘萬一時經營欲圖萬年長策會遂  
增擅政遂以朴直忤時斥歸

今上龍飛凡忤璫被抑者俱獲登進始起工部  
左侍郎遭際

聖明勉圖報稱朝夕拮据不遺餘力奴孽匪茹  
蹂躪內地據城堡薄都城京師震驚一切戰守  
攻禦器具俱倚辦工部率屬成造不解衣不交  
睫者閱月時張大司空被譴當事者欲推公大  
司空公卽入朝言于當事者曰良謬劣不能  
當司空重任夫

主上所以譴張大司空者以部務未脩也誰佐  
部務微免罪咎乃敢復叨陞遷且張大司空昨  
方同官揆之

君恩友誼私衷俱覺未安各部多賢者安用良  
充位爲乎言頗懇切又托何宗伯言之當事者  
于是推關中南大司空或卽鄧者之辭考功意  
乎而其慮較深遠矣今得遂初服矢志邁軸因  
念祖塋未及封樹于是躡屩裹糗相土度地徧

歷嶽原然視聽聰察却杖而登山到不後人蓋  
身在江湖而心實懸

魏闕也

公名懋康字孟侯別號東郊南直歙縣人登萬曆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公性嗜學得讀書中秘沉酣經史手不釋卷博考歷代典章事事講求經濟乙巳行取暫擬兵部員外郎丁未考選廣西道監察御史戊申得

旨審諤不避權貴遇事卓有特操不與時儔仰知無不言直聲震一時是年巡視長蘆鹽政屏羨耗裁浮課引鹽壹遵舊制稅璫欲戢國課充盈辛亥再差巡按陝西時秦中商稅甲天下每歲數十餘萬緡民多逃亡公入秦會大饑卽盡捐院贖徧設粥廠餉民隨具疏請罷稅觸璫兇鋒以去就爭之嗣得

旨蠲免拖欠其未得請者則搜括院贖及檄司道郡邑湊抵聊完十之二三餘盡停徵候命不數年得停稅

恩詔秦民自辛亥歲至今遂不復知有稅矣壬子大閱延固二鎮簡乘滌兵彈劾債帥及邊道

諸不法事邊境敵愾倍增數月間再獲奇捷欽賚帑金秋監臨鄉試請增額五名又請武舉不拘三科盡令會試皆報可丙辰三差巡按山東兵荒並劇大盜猖獗殺人而食公單車入境咄嗟定變至事竣院穀積至八萬餘石所有贖銀公費以至交際禮儀捐括無遺悉充倉實迄今二東院庾猶有餘粟也公三差稜部所至止飲地方一口水所薦舉屬吏始終不受一縷之遺至按差詞狀紙贖盡改納穀不分二八扣留徑取倉收繳報若東方儲政所救活不下數十萬人丙辰冬具題東省災沴異常等事一疏奉有東省荒政全活饑民數多朕心嘉悅之旨一時稱爲真御史謂巡方無兩云戊午實歷臺俸九年例不復職差竣再疏告歸尋陞順天府府丞庚申冬履任視府篆釐奸剔蠹造士恤民隆冬窮民無衣者遇夜悉收入舖旦給錢率以爲常俱捐俸爲之辛酉奉差便道歸省已陞辭出春明門會遼陽陷有

旨留任預儲邊材未幾丁內艱回籍守制甲子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邯鄲時奢安犯順虢虢震鄰乃簡兵卒整戰具發火器勸訓練戎政一新勇氣百倍先是遼左告急會議邊材時鄒總院元標馮副院從吾從大廷廣衆中亟爲推數人遂以東林相猜然鄒馮自是爲國一片熱腸公平日無交實無可猜也及入鄆受事中瑞勒

勅書不發因具有勅書候領經時中官勒捐不發懇乞

聖明嚴究勒索情弊以飭法紀事一疏內有輕朝廷辱憲職茂

祖宗二百餘年之法度語又有寧解組投簪斷不甘與此輩作緣等語逆瑞遂嗾人鋤擊挂之黨人之籍奉

旨削奪公拂袖歸自製文告闕聖帝君精忠慷慨情見乎辭公任郎一載俸錢盡抵邯中逋賦公費贖鍰之餘置田以贍龍門書院作養諸生

至若軍需曠銀不動一銖封完府庫行之日士民軍伍號眺攀臥車枳不得行

今上登極臺省交章薦舉得

旨准復原官給還  
詔命遇缺推用公權閣宦之駝被髮入山者八年絕無片楮通長安貴人壬申秋始起南京通政使司通政使識者爲之搥髀曰此繫駝驥而使其習和鑿采齊也

領天肅生

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畢懋康題爲 勅書候領經  
時中官勅指不發懇乞

聖明刻期發 勅以便遵行并 嚴究勒索情  
弊以飭法紀疏

項崇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畀之節鉞撫治鄖陽謹遵  
旨于本年六月十八日入境受事矣循例差承  
差司記言費 奏卽向該衙門領臣坐名

領六股

宋一二

起明

日三

勅諭臺道去後隨據該役稟稱彼中苛索常例  
指勒不發臣甚訝之復遣承差楊顯新赴領  
仍前勒索致令空還茲復遣承差呂奮渭赴  
領不謂扶勒愈甚且藉口茶果錢索至數十  
金大是駭人憶昔臣以御史于役巡方視師  
視離四奉

簡書從來不費一錢曾幾何時而物態一變至  
此良可浩歎夫

勅諭乃 朝廷頒示之彛章臣子仰承之功令

原非私家物也今以 綸綍之重輒藉爲貨  
利之媒不將輕 朝廷辱憲職蔑

祖宗二百餘年之法度乎況此羸者陽也民窮  
財盡餉缺軍饑臣自入鄖以來蒿目時艱食  
不下咽惟是謁者不通雜賓聞者不入旅幣  
一急足不及亭一赫曦不及市歲月襦袴皆  
取諸其舍中而用之日惟費鄖山東薪飲漢  
江勺水耳從何處得阿堵以與此輩作緣臣  
義不受辱若必行賂領 勅臣惟有解組投  
簪奉身以退而已伏乞

領六股

宋一二

起明

日三

勅下該衙門速將

勅諭頒發并

勅法司嚴查就中需索指勒情弊從重依律究  
擬庶使弊蠹一清溫錫永杜紀綱藉以振肅  
而宵小不至橫行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四年十月

日上奉

聖旨

辭關廟文 天啓乙丑七月

欽差提督軍務兼撫治邯鄲等處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今解任畢懋康爲披瀝心事敬  
質

神明事康無似年未既卺母孫恭人置之膝前  
時時口授三國志諸書能通大義此時便知  
重公基公心嚴憚公事師法公不啻夢寐思  
之而羹牆見之已及通仕籍出告反面索茅  
筵簞胎變布寫神靈有赫又不啻著蔡奉之  
而弦韋佩之已今年元旦肅衣冠謁公廟得  
籤云一生日心事向誰論十八灘頭說與君是  
今日之事神已先告之矣區區心事不訴之  
神將誰訴乎處以公之揚靈刻刻也萬國干  
秋世恭明祀此匪特如搏鳥之牽繫錢之社  
也者卽世間有妄男子定不敢向公前作一  
誑語惟是康之齷質樸心請得略而言之其  
可乎康非不知困而能亨者大人有言不信  
何敢自蹈于尚口之窮第以龍戰之傷可慮

冰霜夜焚之告欲儕琴鶴是用閉閣省疚寡  
過未能因發聲而後喻援知非而爲禱昔賢  
有云所非忠而言之者指皇天以爲正今正  
之惟公矣康敷歷中外二十八載視嵯長蘆  
閱師檢塞策荒齊魯之間旬宣 輦轂之下  
生平攻苦數淡自奉數千人諸如縮裘飪  
減騶從捐金時粟斤鍛舖民置田廛士葺廟  
崇賢以至訟牒不科金矢薦剡不通羔雁貴  
游不事干請關說不作竿牘人多有稱其廉  
者私念事之當爲不止此也且疇昔按部之  
時正天與人並困而  
上與下相格之日也旱魃氏蠹蟻氏若貂璫氏  
更起而爲難而其不可嚮邇者則無若九關  
虎豹血人于牙民皆獸驚鳥駭而莫必其命  
乃驅馳險阨之中日與刑人腐夫同 朝爭  
衡若馬若張若胡百縱不可制百以法裁之  
以至劾忠悍宗糾彈債帥及邊道諸不法事  
人多有勇其斷者私念事之當爲不止此也



及以陳人承乏鄆疆甫下車卽矢以漢江之一勺謁者不通雜賓闕者不入旅幣一急足不及亭一赫蹏不及市延見三老使誦言無諱問蒨屋夜啼乎鬼車晝見乎農有懸耜山澤之利未盡出乎軍紀焉振俊髦焉籲憑城伏莽焉駢曲突之防衣御之戒安出民瘼不得上聞者幾何人使以武犯禁時扞當世之文罔者何氏之子也實無日不討民隱軍實而諮度之至于帑藏軍需之仿絕不以交際旁蝕一銖錢金奏當之餘更不以靡費逸支半銀惟思灑此一腔熱血于地方而地方士民亦易于見德庶幾可幸無罪矣不謂竟以此被言掛之黨人之籍加之不令之名呼牛呼馬信口雌黃夫指莫邪爲鈍毀伯夷非廉黃沙儻走白日陡黑自古已然又何足怪況處世忌獨醒而吾不能爲醉處世忌太潔而吾不能爲污處世忌拘方而吾不能爲回面媿嬰以事津要之人而求根柢之容固宜

其及也惟是荊州爲江表要害不可無備有邊報告急安可隱匿不聞夫已氏誦詠擠撫不遺餘力乃輩董以此爲彈文張本其細已甚矣然其意實不在此第以門戶妄相猜付耳夫門戶之禍人國固生平之所深嫉而痛恨者也若必望氣占風眯心吹影有驅僮訟師所不屑泚筆者往往往臚之自簡播之外政恐葛藤太蔓蛇足不休此其禍不獨在人才而國已先受之可不爲寒心哉昔漢季黨錮之禍凡儒學有行義者皆目爲黨死徙廢禁至六七百人唐季清流之禍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其餘皆指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一空宋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位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魚周詢等不悅謀傾陷君子首擊去館職名士十三人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於是

有剽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者歐陽憂之旣

上疏論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上朋黨論以破邪說仁宗因而感悟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掩卷而歎也方今

天子聖明

累朝培養士氣甚盛萬不至此然此已事也豈非炯鑒乎若夫裂背澣血髮上指冠繁霜夏零白虹晝見余意氣小能之而弗屑也惟恬然安之以忍辱爲波羅蜜聽若輩大好爲之而已夫身既隱矣焉用文之獨此一念徹桑之處墜杞之憂無限傷心不禁饒舌

神其鑒之乎當今之時幸得青衫去國班服娛親長爲不識不知之民共遵無黨無偏之路於願足矣惟是民一也頗聞之管敬仲有民之上民之下民之中之三等竊以有天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上哉夏乎弗可及其其次莫如逸民儻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非乎若乃假容于江阜嬰情于好爵入山不深入林不密致羞薜蘿而驚猿鶴此之

謂倒置之民風斯下矣康不佞填撫不效亦既辱其官矣行將置身丘壑斷無復爲山林辱固可執爲信筮而以俟夫徵來者也明到家園便可大書其門曰

欽賜一品上農服提督本莊農務黃山逸民某吾其息影埋照冥心闕口戴茅蒲衣襦褌以旦莫從事于田野圖傲乎與朝榮官汙表倒笏之朋哉行矣一生心事惟願質諸

神明而已矣敢辭

大理寺左少卿姚士慎謹奏爲循職抒愚  
乞誅逃孽以彰國法釋繫囚以擴

皇仁疏

臣最繫劣蒙

皇上擢貳棘寺廷尉天下之平也奸逆未剪臣  
得執而誅之淹抑未申臣得執而雪之竊見  
我

皇上英資天挺乾斷獨彰極魏忠賢崔呈秀干  
廷雷霆之擊也釋耿如杞于獄日月之照也

諸奸漸次削除繫囚亦漸次昭雪臣亦何庸  
更佐一詞惟是今稱元兇渠魁無過魏忠賢  
而忠賢欺周茂制不赦之罪無過公侯伯三  
爵之封今魏良卿已現獲正法良棟良材尚  
在脫逃竊擅封拜忠賢之逆膽包天沐猴而  
冠三豎之兇鋒震世金吾蟒玉未足稱榮妄  
希茅土之殊寵浸假而簪纓北面莫驤狼心  
寧無問鼎之陰謀此不逮誅何以申法宜嚴  
行擒緝斬新西市以昭 朝廷之憲典以快

神人之憤恨者也臣又照得方震孺惠世揚  
一以按臣而寬消風鶴一以言官而勢傾官  
府罪疑自取實無正條且自逮繫以來囊三  
木暴肢體備榜掠已足伏其辜矣近蒙

聖恩矜恤特行會議衣冠之禍已極偶爾倖延  
殘生解網之仁忽來寧容久淹獄底宜速行  
釋放以雪沉寃者也說者謂高出胡嘉棟不  
以逃議辟乎彼之鐵案如山震孺之死法獨  
更何以服二人于國中然不曰彼一逃再逃

此監軍無死守之責乎又謂崔呈秀不以交  
結干誅乎彼死有餘戮世揚生而通譏何以  
服呈秀于地下然不曰彼賊跡顯據此青衣  
入內風影無憑乎展轉遲疑異日之葛藤未  
了一刀兩臂暗裏之揣摩俱消息紛囂而定  
衆議未必不繇于此臣又照得毛士龍已經  
遣戍復行提解彼驚寃于周順昌等之獄斃  
奪鬼于劉鐸之慘殺不能作范滂赴死之勇  
聊效張儉全生之術今或竄匿海島或走死

道路俱未可知宜乘

皇恩浩蕩之時明赦前罪令其自行投到法司從寬結案縱歸田畝久作流離之鬼生還邑里之門宥一人而天下知恩亦

皇上如天之德也臣一生獨立半世孤蹤不敢以深文導濫殺之漸亦不敢以空言作市恩之媒但輿情國法斟酌宜平在理言理亦非越俎伏祈

聖明垂鑒裁擇臣不勝戰悚待

命之至

頌天廬奎

卷二十三

崇禎元年 月 日奉

聖旨覽奏奸孽魏良棟等脫逃着該衙門嚴行緝獲以正國法方震孺已有旨了惠世揚以言官勢傾官府罪雖自取既經恩卹着作速會議開釋毛士龍併着自行投到法司與從寬結案該部知道

南京太常寺卿姚士慎謹奏爲微臣遠違關廷敬效愚忠以備採擇疏

臣前仰讀

聖諭諄諄令在廷諸臣各抒所見臣出入禁

闥二十餘年中遭摧抑家居六年荷蒙

皇上新恩起臣田間尋擢臣南京太常卿今將陛辭犬馬有私亦知戀戀敬竭葵藿之愚列爲五款伏乞

聖明採納

一曰

聖學宜宏臣惟

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聖賢經史固自啓發

睿智尋章摘句似亦無補實得臣以爲自先代

及國朝如田賦兵制河渠邊防以及山海之險要夷狄之順逆凡切係軍國治理者令輔臣史臣考核詳訂各彙一冊日呈

御覽以

皇上天縱聰明一加批閱于治世要略經國鴻

謀當瞭如指掌遇事裁決動中肯綮所裨聖神良非淺渺所宜廣爲講求者也

一曰國是宜定凡國家兵刑錢穀各有司存至大機宜大利害建白在言路主持在閣部近日如督師之可否降夷之得失黔局之剿撫東江之裁奪關係封疆何等重大閣部大臣身任國家之重宜不避嫌怨一力擔當明白處分若含糊了局異日遺誤封疆責將誰諉所宜亟爲定議者也

一曰經費宜核今日國家最可寒心者莫甚于國計之匱乏臣觀外解錢糧如油漆弓箭刀甲絲綿茶蠟布匹等項非極和泥沙則盡屬粗惡繇官而給價于民既多中飽繇外而輪解于內復多需索朝廷未得一金之用民間已先費數十金至輸入內府積成朽腐又所謂以有用填無用也何如將本色正價併水脚諸價一併解京民間既免賠賂之苦內廷復收十倍之入計就便此又如

驛遞之冒濫下逮山人幕職總計六合之廣一歲之內輪蹄絡繹費縣官幾許金錢又如戶工之加納吏承之吃辦影射紛紜假咨假印藏幾許弊實非得精明強項之吏澈底澄清耗蠹何時得絕所宜亟爲查核者也

一曰邊才宜儲人臣服官任事如鴻達備啓沃之資廉靖端銓憲之範抗直披獻納之忠精幹剔盤錯之務誠非易致但皆繩趨尺步可精心而求砥礪而得至如邊才一節非膽力智識種種過人不足語此且其縱橫捭闔或似詭譎揮霍豪逞或似放任怨任勞撻勦不屈或似懷嚴霜鐵面行法不撓或似驚大都真作用真肝膽之人必不屑邊幅之格套而大氣鬼大器量之人別自有英雄之本色總在朝廷駕馭之養成之先其時而儲之及其鋒而用之如以一肯棄置或以不善逢迎見嫉傑士灰心壯夫短氣猝然有事安所得緩急之用宜令廷臣各舉所知備列保舉

之名候吏兵二部訪擇的確在內則置司馬之署在外則充邊方之任練其才器熟嫻軍旅一旦有急必能充當一面以副任使所宜亟爲採訪者也

一曰元氣宜培自逆璫用事以來屠戮擊搏慘毒備極暨

皇上御宇復以附奸黨逆法在必誅斬者斬成者成籍沒者籍沒不如是不足掃兇鋒而肅法紀猶之雷霆一擊羣魅俱消然而流竄誅

夷原非屢試之威逮繫抄沒更豈盛世之事以後自非大奸大逆及侵糧盜餉不得輕言

誅殛妄動殺機以傷

祖宗三百年來元和之脉所宜厚爲培壅者也

臣智慮迂疎罔效短長況

皇上銳意講筵撤回織造開府第以待功臣慎

設獄以洗舊習種種

德政臣所積懷而欲言者

皇上已先行之亦何埃臣贊陳至在廷臣子遇

堯舜之君當矢皐夔之業若靡而爲庸軟激而爲紛囂合而爲黨匿離而爲敗羣使

聖主孤立于上而罔與共佐郅隆千載而下致恨于有

君無臣亦臣下之耻也臣遠離

宸扆不勝欵欵之忱罔識忌諱伏惟

皇上裁擇

崇禎元年 月 日奉

聖旨覽所奏五款俱關切可行朕方稽古立政

題 卷三

卷三

三

這田賦兵制等項着內閣推舉博雅儒臣擇

日開館各分門類編緝成書用資御覽封疆

事重大臣宜一力擔當不避嫌怨說得是保

舉邊才尤今日戡亂張本務要博訪精擇以

濟緩急刑罰須平允昭朕好生之德其外解

雜項應否改折該部酌議行該部院知道

宋給諫

公名鳴梧號泰斗山東沂州人登萬曆己未科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以峭直廉潔爲鄉評推重會銓司官缺公論推之公力辭不受有魏璫素契欲借薦賢以市譽者與璫子良卿飲譽公甚晰且欲公往拜公不可又同官多拜而公獨閉戶自守常寓溫陵館巷與吳淳夫對門竟不一面又崔呈秀初爲使署稱舊寅亦不一面三奸共害之比題貴州主試勒冠帶閑住乘柴車東歸誦讀自怡毫不問戶外事

今上神聖御極臺諫交章力薦召還原官選兵科給事中力卻饋遺留心邊計嘗慮京營積弊思改營制溫言褒嘉而總督力捺遂不果行又憂薊門單弱奴所必窺已已奴果繇遵化入犯再陳緩急標本一疏皆賜允行平臺召對口陳防間道三事

上皆面允公分守德勝門侯帥旣逃滿鎮復敗身自當虜使參將陳有功用紅夷砲擊虜退之

加服俸一級尋掌吏都正色不阿爲要地側目遂借題武闡逐公而以同己者代之云

兵科給事中宋鳴梧謹題爲詳陳營制始末仰祈

聖明大奮乾斷更營易將以佐 中興大業疏  
竊惟揮酋擁十萬排牆入牧雲中雖未攻城而野掠人畜財貨已不可殫述假鼓行而東去陵京五六百里耳乃忽而遣通官猛克等索喇嘛王桑約於本月初九日講賞得勝市口此豈師武臣力所備服皆

皇上之福威遠鎮虜自退去人心稍戢臣徐而思之可幸不可挫也我無以制酋之死命彼何所畏而不驕驕而索求無鑿我無以應之彼何所畏而不來我有以鑿之彼益驕而視我爲易與又何所畏而不來鑿于西而復逞于東則喜峰朝河川可虞鑿於今而復逞于後則秋高馬肥矢勁彼又何所憚而不來有此數來我泄泄無以應之危道也飭九邊而不飭京營亦危道也九邊尚有戰將而京營無戰將九邊尚有戰丁而京營無戰丁猝而

遇敵必且憂憂索索魄魂飛今欲舍京營而別募市傭亦危道也卽酋東糜款偷目前之小安而忘桑土之遠計亦危道也臣初疏入

告卽有戎政一款業奉

俞旨而當事者若罔聞知乃或謂舊制必不可變積蠹必不可革言變法則加以紊亂

祖制之罪言革弊則恐以軍士鼓譟之禍甘此罪禍非愚則癡而不知

祖制之原不相沿也鼓譟之激成於將官也臣請先言

累朝遞更之制及今日宜更之弊惟

皇上擇聽焉我

太祖高皇帝籍留守四十八衛之盛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有右哨有左掖有右掖而總之曰五軍

成祖文皇帝仍五府之制增七十二衛又有三千營以司寶善令旗 神機營以司神策神



器是爲三大營八年北征始分步騎爲五軍別選輕騎爲前哨分督精卒不隸五軍至二十年三犁虜庭將官屢更而營制不改景泰中也先入犯兵部尚書于謙擇二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爲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而謙以本兵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爲總兵餘步騎歸三大營曰老營正德間虜報急團營見兵少僅選三萬騎往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嘉靖初用武定

項二廣生

卷三十三

七

侯郭勛爲帥最久至二十年以賄聞用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德代之庚戌虜大入京兵出禦傷萬餘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詔勒希忠總辭任改京營總兵官曰總督戎政官以咸寧侯仇鸞領之專設侍郎一人協理罷十三營併爲三大營覺得罪憂死繼之者僅小廉不能克厥職隆慶三年太學士趙貞吉議復五軍舊制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以文臣廷覈之兵科張鹵疏請集議東

項二廣生

卷三十三

七

閣下惟英國公張鏐等十六人請分練如貞吉言戚國忠朱希忠等二十八人請幸戎政武官與印而仍用三大營如鹵言給事中邵濂魏體明各言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兵部尚書霍冀乃疏仍舊制分五軍 神樞 神機 三大營各總兵一員各給勅印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餘俱如貞吉議而是時總督戎政恭順侯吳繼爵耻與中軍都督僉事袁正焦澤爲伍移疾辭務兵部復留繼爵領五軍而以定西侯蔣佑領 神樞平江伯陳五謨領 神機而三營又各設文臣提督兵科溫純疏言十羊九牧不惟文武不相能卽文臣中亦自相矛盾

神宗皇帝歸御太平無虜騎內薄之事率循舊制未之有改于今蓋五十六年躬逢我皇上首出百度維新而唯京營尚徂因習此亦窮則變變則通之一時也昨 召對平臺天語叮嚀督戎諸臣不知如何洗刷以慰

聖懷乃總督戎政梁世勳木偶人也京軍十萬除備兵老弱外計選鋒尖兒手尚可得三四萬倘訓練有法亦足敵愾近棒酋入犯戒嚴而世勳惛惛莫辨兒戲無異棘門豈其捷巧能奪吳汝胤于逆璫之手而輜鈴不能壯折衝於雲中被虜之時則將焉用彼將矣與其事後臨之以三尺非所以保全功臣亦何益於成敗之數則莫若勒令辭任 廷議公推知兵公侯一員爲五軍營提督以存

祖制就近調留習陳總兵二員焉有家丁者爲神樞 神機提督以資訓練而總用文臣一人協理之無事則開營訓練以家丁爲教師有事則撻伐境外以家丁爲前茅蓋技日習則膽氣自雄人相奮則衝鋒能前內可以壯金湯之重外可以奪敵人之魄此臣數年所周諮兼于謙霍冀之意而奉用之微加變通而亦不失舊制可令時時遵守爲新營亦如前此之世守嘉靖營制也是則

皇上安攘實着卽有假忝制鼓譟之說以恐臣臣不敢避也伏乞

勅下五府九卿科道公議改創官制公舉大將三員以新耳目以壯聲勢勿使蒞戎者爲道防之策則得矣抑臣又有說焉邇來起廢諸臣業經會推而到任無期位署寥寥今二酋交訌既非舊例套辭之可拘

皇上焦勞又豈臣子在家高枕在途徐行避暑之日合無

勅下吏部將內而部堂戎政外而督撫道鎮邊方緊急衙門尤不可須臾少緩者列名定限上請不許過期莫敢不速任受事是亦整飭振刷之一道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六月十一日具十三日奉

聖旨營制考據精詳責成切當其增官諸務該部酌議來說戎政督撫等官速催到任梁世勳不堪重任着引退卽推有才望勳臣一員候代兵部知道

兵科給事中宋鳴梧謹題爲虜警押至詳陳折衝之略以有備無患疏

臣自入兵垣目擊兵勢單弱曾有八疏備陳守禦皆蒙

皇上嘉納至薊鎮臺軍管伍在在可虞臣慮奴悞我于岔河而暮入薊門本年六月末旬具疏請設威勇參遊添兵專防業奉有薊鎮各口擇將添防着速行料理之旨不謂諸將遵行未力虜突潛入臣聞事有緩急治有標

本今事迫請先陳急者而後及其緩者一曰鎮定人心近郊有警都城卽宜戒嚴但煤米未儲價卽翔湧饑民煽惑人心難堅當今五城設法平價然後人心可安好細潛藏易于賈禍所當嚴查保甲仍於各巷口設遊徼周巡以杜不虞嘗憶辛酉壬戌聞警各官商賈爭先搬避家眷以致城內空虛茲除新選奉差宜行外餘一槩嚴禁不許擅移出城則人各內守而衆心自堅若城門壕口派官分

守有舊章在一更調而金湯固矣二曰擇大臣以鎮重地通州爲國家戶庭又倉儲星羅則命脉也庚申年虜警倣嘉靖庚戌制設立巡撫一員統兵六千鎮守後因事平革去其半今宜于侍郎中擇膽略一員鎮守管兵不足宜于京營中及天津保定各撥三千以資鎮禦則糧餉無虞糧復固虜自不能飛越矣三曰選京營以布要地查得管兵強弱不齊弱者可令城守強者選令若干分爲奇

正二營正者分守要地奇者往來策應則內有守備外有迎擊虜心惶懼勢亦不孤矣四曰調重臣入援趙率教蒙旨內援至袁崇煥宜令分兵自關門入劉策宜令分兵自密雲出多方堵殺務令隻輪不返以寒奴酋再窺之心五曰調撫臣移鎮保定撫臣宜令同總兵官統標兵移就近地以爲都城犄角河南撫臣前年有警曾移駐磁州山東撫臣曾移駐德州今兵爲督師裁去合無將標兵

分統一半仍移磁德以聽調遣六曰搗虜穴  
以事牽制臣聞奴虜窺伺皆出束下的勾引  
今醜類內犯巢穴空虛總兵祖大壽統精兵  
二萬夷兵一萬宜令分一半守鎮一半直從  
紅羅黑水潛搗束酋巢穴則犬羊內顧潰圍  
更速矣七曰飭司農以廣儲芻粟夫是馬騰  
飽芻粟爲先若不預爲廣儲急將何及卽宜  
責令司農多方儲蓄以備戒嚴根本既實何  
患風搖耶八曰舉將材庶僚濟濟習兵者實  
少宜令大司馬自舉一二人以備行邊出鎮  
至于見任科道京卿部員有心計勇敢者亦  
宜令預舉數員以備分守委任九曰遠哨探  
古謂用百里之國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  
有萬里之聽今寇突入門庭而不知哨探安  
在况寇之聲勢多虛虜之多寡難憑合無自  
京門至遵化各邊着令擺設撥馬遇有警報  
照哨傳遞每有消息一日可達都門比之  
長馬尤爲迅疾矣十曰嚴宣大以備非常遵

化既警恐揮首乘機伺釁宣大一帶非加嚴  
防恐左顧右盼未出萬全此臣所謂急着也  
賊去之後則當修本着請以本着言之臣于  
去年六月十一日有議陳營制始末一疏  
旨下九卿科道會議覆疏皆以臣言爲是未蒙  
允行臣恐揮首復入乃疏取廢將回府帶銜無  
事則待班有事則令當一面猶愈于未經陣  
戰之副將雖蒙舉行而回府寥寥合無令司  
馬職方討論酌擇稍其前過風垢取五六員  
回府以備緩急則使功使過臨期有干城矣  
臣又聞總兵尤世祿錦州之捷以七百騎當  
虜真善戰上將也臣有疏留用薊鎮總督臣  
別有調遣而任之寧夏世祿行時涕泣深慮  
薊門遺患近督臣楊鶴送世祿薊門條陳鑿  
鑿可採見在本科可覆按也宜令兵部調用  
近地以壯猛虎在山之威又京師七十八  
衛指揮千百戶等官不下三千員其中豈無  
敢勇奇略而貧困不能自振合無擇選十數

員先令城守以需後用庶蘭蕙不與蕭艾爲伍矣又查得糧船未交者近百萬餘尚棲遲河中宜令職掌設法收倉方爲便圖此皆截堵後治本之着也臣又風聞賊兵原不滿萬龍井各路各有將官截堵其野掠財物多運口外此剽輕不能持久之勢似可少安而臣所慮正在此夫以萬人潛入而不知則邊將如在睡夢以萬人直入而不能拒則邊將眞爲土羹況此道路既熟此日忽謀大舉設有六七萬騎直指薊鎮邊將豈能防禦邊將之內豈足食乎且聞遵化城外村落已有被焚劫者三河以北百姓聞風逃竄堪憐今豈可以敵未即至而偷安不爲萬全之備耶伏乞皇上早賜允行封疆幸甚

崇禎二年十月三十日具題初二日奉

聖旨警報緊急捍禦宜周這所陳緩急標本一切機宜已條議奉旨的各與申飭煤米平價不許騰湧商賈當備照常交易敢有關閉攔

賁及官員家眷外出者一槩禁阻懲治保甲巡徼照舊實行關寧總帥赴援牽制已有旨督師聽便宜調度通州磁德侍郎巡撫從長另設科道京卿部員有謀勇的照訪冊舉用廢將回府尤世祿更調及衛官選用城守各與覆行該部知道

沈憲副

公名萃楨字衷中浙江平湖人登萬曆癸丑進士性精敏潔鐫不習阿徇初任工部主事主荊州權政以廉聞已未繇南兵部郎出守蘇州釐弊剔奸百廢並舉而廉節愈勵一絲一粒無所利于地方卽猾吏欲悅以非道不能也遇有司以禮不假顏色不通問饋識者以爲得體吳江令曹欽程癩而貪獨以淫刑博強項聲怨黷大作公列賊跡注下考令求解不得則澆要人居間于撫臺撫臺從容言于公是亦有能名或可寬也公曰彼惟有一能耳撫臺曰何能公曰能鑽刺撫臺嘿然繇是下檄逐之庫缺千金欽程乃大出玉帛器玩之類陳于公堂鬻者出入計量如列肆然月餘始畢聞者醜之欽程旣敗甯公甚走間道通于璫五年至太僕寺少卿當公陞福建憲副歲壬戌至轉本省叅政則甲子是歲欽程已在工部所以媒蘖公者百數公因太夫人病業請告竟因欽程浮言落級其年丁內

艱戊辰逆案定欽程論死已起公岳州右叅政庚午陞湖廣按察使備兵蘇松疾不能赴辛未補福建按察使公聞山海報警引先國後家之義單車叱馭危疆以安壬申復以父老丐養兩院堅留以齎捧事畢還歸定省癸酉東南多事復用公爲蘇松備兵使者吳中士民聞公復至如賀再生公之得人心如此

領六體註

卷三

忠男

主

頌天胤筆卷之十三 下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著

起用

陳黃門敘事

公名良訓字式甫別號壺雲江西進賢人魁於鄉舉萬曆癸丑進士授行人癸亥授戶科給事中累疏侃侃觸時忌屢旨切責時逆璫魏忠賢陰爲邪黨擁戴煽虐方始應山楊公連出疏璫二十四大罪疏摘官闈之隱復扶掖席

言路之奸盈朝鼎沸未測

上意寬嚴卽左袒應山者咋舌未敢遽訟言討璫也獨公讀楊疏擊節遂首出疏佐楊楊疏以天啓四年六月初一日上未下先下璫辯疏公卽以此糾駁自此是非大定相繼擊璫者至七十餘疏定公爲開山祖耳至十月內外魏合算借推晉撫事逐魏大中夏嘉遇高邑毗陵亦繼斥時舉朝以目璫餼益熾矣公又首出疏論會推爭

祖制甚力璫遂矯旨降公三級斥歸璫柄用

時江右諸賢罹禍尤烈公以早禠得安里不黨同不伐異凡所論列率以扶抑邪正爲先務

今上更化環召主天垣忌者愈側目而公愈慎守職掌擔任世運事事與王太宰駁正太宰計必逐公外轉浙藩

經建訊及慰藉良渥尤稱

明良異數云

戶科左公和事中陳良訓題爲憲臣之疏宜明權閹之惡宜罪懇乞 聖明立斷以安

### 宗社疏

臣讀史至宋見司馬光知諫院疏論任守忠十大罪英宗中主耳未卽行其言然卒聽韓琦以空頭勅寬之遠方千古頌爲美事如今日太監魏忠賢久經言官周宗建參論不一而足顧憲臣臚列罪狀特疏糾明忠賢惡倍守忠罪汪遠寬

皇上英明天縱太阿在握立逮而置之法以快舉朝公憤實顯願望之乃忠賢具疏反微明旨而憲臣之疏尚未報也 國家二百五十年來從來未有參疏不下辯疏先下而有之自今日始又自忠賢疏始臣未見忠賢疏抄不知飾辯何語但捧讀任事過直不避形迹致生猜疑之旨夫不避形迹則有迹可據矣致生猜疑則有事可疑矣忠賢種種罪惡所懼者

皇上知之乃

皇上明知之而明覺之在

皇上或謂孤雛腐鼠姑緩雷霆而忠賢且爲封承長蛇毒流中外况忠賢漫誇題直正以文其奸欺

皇上輕信小心日每恣其大膽使形見勢彰可疑可猜之人猶然旦夕

皇上左右識者危之若忠賢隻手障天自殺王安之後無日不借事生端箝制言路蔽

皇上之耳目掃天下之忠直如論客氏一疏則立斥朱欽相倪思輝王心一相繼去如論李實一疏則加怒章允儒幾不測矣如借內相二字則謫處帥衆不旋踵矣向非

皇上轉圜凡茲骨力諸臣不墮危機則羅重錮此又憲臣疏所未及而忠賢遂不勝誅矣蓋從來刑餘之屬忠直絕少故交結之案律例獨嚴臣猶記唐葉京遇宦官于塗馬上一揖謫議喧然遂終身不錄此無論曹節王甫之



焰不可呈身卽呂強張承業之門亦不宜托足彼通奸附逆占風望氣惟勢是依有一于此則有莊士元之例在若縉紳士夫以耳墮落市朝之誅其又何道謂宜如憲臣急逮忠賢究問果有交通呼應諸不法實事立請尚方以振士節而雪國恥此更于除奸剪逆之內寓勵世磨鈍之機所關非細伏惟

皇上大奮乾綱下憲臣討逆之疏明權璫不赦之罪早正刑章布告中外卽九夷八蠻惕息外紀卷三十一聖天子之明威俯首歸命宗社實永賴之而閣臣爲今日之韓琦瞻仰在此舉矣臣無任激切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上

奉

聖旨楊漣奏已發下魏忠賢本只控辭何曾疏辯陳良訓附和沽名念係言官姑不深究以後各官還遵昨旨不得瀆擾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陳良訓題爲

聖壽萬國懽呼堂陛一德宜協乞

皇上率由成憲以定羣情以昭泰運疏

臣頃者見

聖明舉動卓越尋常管蠡私衷有懷欲吐矣屬南山獻賦舉朝屏息未敢煩

聖聽也今千官庶品已慶嵩祝旣進萬年之觴願抒一得之惘臣謬言之而

皇上試垂聽可乎蓋臣觀

皇上御極無念不對越

祖宗無事不敷求典要止因年來一二臣工習爲褊迫搏擊之事

皇上薄示懲計因而銓憲空署已更思計典屆期穆然深念急推兩大臣而用之於都哉此式序百辟之盛心用人圖治之弘軌也然而聖意淵微輕難窺度人心妄揣不無執會推故典若謂

皇上非薄天下士一切變更者臣伏思之

皇上天也天覆幬萬物川澤山藪沴戾都容行雲流水底滯都釋從古帝王立國仁明並運寬猛通宜

皇上豈有念焉

皇上聰明天縱直自謂駕馭一時振刷千古急取備官無誤計典第恐循此不已

祖制蕩如今日以爲權宜他日以爲故實則臣願

皇上防其漸耳臣愚無識每觀古今事變惟典

章可限人而使不逞惟名義可束人而使不

越日者臺臣潘士良會推務極虛公一疏業

荷嘉納 諭以有關鉉政倚

皇上再下 明旨布告中外自今以往凡遇會

推一遵

祖宗成憲無少變易諸仍聽拾遺補闕之臣諍

可論否存舊章于勿涇留清議于一脉則

皇上之于諸臣也範圍弗遺曲成不過天下曉

然見前日之譴怒與前日之點用並無成心

總歸大造羣疑渙消 堂陛喜起

太平有道之長如日方升懽呼豈有量哉臣弗任瞻仰翹跂待

命之至

天啓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具

題二十日奉

聖旨朕每事必遵

祖制陳良訓如何責授本當重處姑降三級調

外任用吏部知道

領六服錄

卷三十一

八

江西道御史劉璞題爲去佞必指其實用法宜成于斷乞聽公衆之疏絕宵小之驅

以明國法而彰聖治疏

臣觀古今大勢未有不以閹宦夷狄與國運相終始者漢唐之初未聞中人亂政迨黃門常侍盛而後趙弘之矯類典觀軍容使設而後仇王之徒輩出皆繇小心僞憤以固君心後乃積漸堅冰以至此極而遂以國殤之也如魏進忠青宮舊侍聲勢赫然中外側目

備天應書

卷十三

魏明

九

三

蓋非一日及掌東廠忽見魏忠賢一名訝而詫之曰一魏已甚又可再乎細查之乃知忠賢者卽進忠之改名也夫忠賢改名果何義乎以爲惟賢惟忠可以事

君以故入東廠而禁廝役勤緝捕提僞官節浮費亦可謂且忠且賢矣乎此乃小忠小賢以達

皇上而固其寵也近日水落石出魍魎畢見諸臣彈者無完膚矣臣亦據平日聞見者一一

陳其可誅之罪益更僕難盡而不得不約言之也忠賢自先朝在

帝左右稱家督焉謂宜急

皇上之家事而後其私事不聞天下何賴供內監之湯沐而一富至此也瑾振而後可再見耶甲第連雲僅隔王聖宋娥之陌居停無數不取達官貴人之租公所隙地俱成金碧輝煌郭外西山一帶離宮別墅運木聚許之聲幾令樞楠空市修建鱗櫓之密竟寔鑿冶離

備天應書

卷十三

魏明

一

三

供如京南之橋梁豐潤之園塢每一動支不下數萬當此行軸又空之既會而同肅代以下之木妖意欲何爲漢時宦官雖盛猶恐其君登臺以望私第設法止之今忠賢有此顧忌否罪之當誅者一也宦者四星在宮門之側不過供掃除之役何與軍國之權今內而二十四監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外而府部各衙門畏忠賢甚于畏

皇上隨駕南郊御前有魏爺之稱進香涿

州駟馬過六飛之御視性地圻水山竭供奉之尊營建壽堂翕仲過寢園之大締姻范氏厥謀棄皇親之體且自出京至西山三月以內供雞一千五百隻他物稱是僕從如蟻飲食若流不羨濯龍之門差敵乘輿之出罪之當誅者二也

皇上少年輕財不知膏血之不易而封禪之非空設也所恃有紀綱之僕同休共戚節省一二以備急緩傳聞忠賢一次受賞不下三四

題三庫金

卷一三二 忠賢

一

三

十萬其餘之通賞者特差減也狼藉泥沙不啻洛倉白粲先朝虛格盡成按季支銷揮金如土手寬暇大卽不屑屑于關節之問正其揚揚于無盡之藏如北郊與祭一轉瞬間所賞不下三千餘誰爲盜臣誰受貧國東西告匱不卹仰屋之嗟切恐忠賢尚可再賞如後

皇上何以再賞忠賢也位無極而怨無終寧獨婦人曰且窮於施矣罪之當誅者三也 宮

聞密秘外廷不能盡知卽稍知之亦不敢對溫室之樹作王建之詞但忠賢行事萬口萬目誰能掩之保母卽未稱尊而闖權握于奉聖令萱尚未並貴而進送亦且多人裕妃生没人多燭影之疑中宮夕姪旦聽臚句之唱顛倒坐席虧損

聖德未聞巷伯之俗有此巨靈之手罪之當誅者四也宦官不許讀書識字況于握兵內操古未有也

題三庫金

卷一三二 忠賢

二

四

神宗問一行之竟格于羣議而止宮闈自當嚴密寢闈豈可宿兵無詩書禮義以養心誰肯作殿前供奉有標縱願指之大柄必且聽老奴處分以爲衛

皇上耶衛忠賢耶衛

皇上則有穆提婆童太師之故事衛忠賢則有漢中侍唐北司之覆轍且寺與婦一也以寺爲師而領寺兵三千人事可濟乎不可濟乎何爲堅持而不罷乎罪之當誅者五也奉有

十失其一尚存漢之治獄是也然不過意爲法比輕重無常未聞立枷殺人如今日之慘者也

皇上聖德慈仁念念存卹卽天雨之沾裳尚免常禮縱小臣之無狀亦多涵容耳目未經殺棘難動停止立枷之疏不知幾上而

天聽杳如豈

皇上殺之忠賢殺之也合朝自愧不如一捉

繫女矣忠賢剛愎自用怙惡不悛先爲容氏

痛入虛堂

卷一三

地明

三

天

報恨楚三皇親家人于烈日之下殺王安子

南海投狗口而甘心生釘劉朝于棺中遣逐

劉克敬于承天手滑心慘借此監謗不知出

爾者終有反爾之報設覓者竟催入甕之請

蓋天道好還願刮目以觀之罪之當誅者六

也爵賞冗濫無過今日中監而廢錦衣先

朝稀見兄數人乎無大長秋之功而輕受其

賞一門華殺貴盛無比東廠要地緝獲繁多

倘再粧點幾犬將嬰孺亦累若矣手握河魁

口銜天憲宋朝有妻之宰相妾封四夫人

我朝無子之中官任廢三世秩末世景象繁

之史冊可笑一斑罪之當誅者七也最可恨

者無如票擬一節國家二百餘年事體未

甚決裂者以主持歸臺閣以議論歸諫官故

也今忠賢孽孤作祟叢神難收屢出中旨

不啻口勅故錮法臣逐相臣斥儒臣諫臣偉

科臣之陞罷問官之秩捐牧地而捕生員借

交結以拿中書無罪殺士羅織多端甚者票

題三八

卷一三

一

天

被參之旨猶挾閣臣以不得不從之勢而

衣鉢相傳且恐有碍中旨之人而反倡言

中旨之害則事體不經謹生厲階貽害言者

流禍無窮罪之可誅者八也不見

武宗之世劉瑾擅權導

上逸游韓文率九卿上疏參論

上怒不測瑾等勢已危矣後夜惡

上前繞跪伏哭使

上意動卽夜立命瑾作司禮監逐去劉健謝遷

用其私人裡 旨差官日逮 詔獄流毒經  
紳因致安化王之變同黨相傾瑾始誅滅向  
使

武宗早信九卿之言改瑾南京則瑾不至稔惡  
而首領可全 國體無損今日之曲庇忠賢  
乃所以殺忠賢也忠賢不早自爲計實自殺  
也俛仰遲速直瞬刻而立見但其如 國家  
何矣

皇上何愛于忠賢而必欲其生 何仇于忠賢而  
必奪其繼哉且 旨不云乎朕自卽位以來  
日夕兢兢謹守我

祖宗成法罔敢失墜則守成法者宜近守  
神宗之法也其待外臣寬而叙內臣嚴中官之  
悞立令骨銷肉糜官人之叙率多野菜黃蠟  
當時中外惕惕猶病用法太峻迨末年倦勤  
章奏稀下而無一人敢托傳奉以弄威福者  
此嚴之効也况今

皇上初如日方升而可容豐蔀見乎乎今之悠

史

皇上者率多以 堯舜爲言不知堯舜二字非  
今日對症之藥也必能爲放流誅殛之堯舜  
而後能爲都兪吁咈之堯舜必能爲惇德難  
壬之堯舜而後能爲蠻夷率服之堯舜是在  
皇上早斷之而已伏乞 勅下立發忠賢勿復  
近用聽合 朝之論申

忠哉

祖宗之法佞人既遠衆正盈朝又何孤立之足  
天啓四年六月初七日上奉

聖旨劉璞摺拾沽名念係言官姑不深究該部  
知道

刑科給事中顧其仁題爲摧璫之處法一  
刻難寬

聖主之 天威萬分宜震怒乞 亟賜 乾斷  
以洩公憤以杜隱憂疏

臣壬戌歲甫入班行便聞魏忠賢諸惡狀食  
肉寢皮之憾填膺久矣今春抵都見言及忠  
賢者非攢眉疾首與莫可誰何之嗟卽吞舌  
嚙聲切齒之立碎之恐臣慮關 宗社寢食  
爲之靡寧今幸憲臣楊漣臚列忠賢罪盈之

疏

天啟三年十一月

起用

三

惡二十四款令人讀之毛髮都豎意

皇上赫然一怒立殛此獠庶幾耳不掩于迅雷  
根并除于剪草乎乃數日來諸臣合疏公疏  
心血幾啞竟未蒙

皇上之允行也

皇上豈以忠賢爲真忠賢歟豈以二十四款之  
罪案節節非真懇直招尤之誑詞鑿鑿可信  
歟夫諸臣所以言者臣無庸再以入 告但

望

皇上思忠賢目不識丁形人心厭綱常倫理從  
不曉爲何物況招納亡命之徒倚爲牙爪  
宮廷布置左右關通時作

天地俱翻之手段窮大不避以欺

至尊時作鬼神莫測之機關借好題目以邀特  
予如此行徑真虎真狼卽其自疏寥寥數語  
何等柔惡一似乞憐于

皇上一似恕置于人言其實情真罪確魄奪于

二祖

疏

天啟三年十一月

起用

三

十宗之靈而不能置辯耳故不得已始藉廠務

一事今日泣辭明日泣辭待

皇上諭留益力倚任益專恣時舉 圖以不得

聽從之故默弗敢言忠賢以無所顧忌之身

飛血揮食奸膽彌壯掉臂橫行其禍恐有不

止于流害緝紳草菅人命擅專 朝政僭逼

宮闈者

皇上亦知忠賢之淨身原在右室後乎傳應呈  
人或指爲忠賢之甥或指爲非忠賢之甥盤

昭長安踪跡謾秘尤不可不爲之寒心也惟  
皇上大奮乾斷速正忠賢之罪毋養奸肘腋貽  
害腹心庶意外可無他虞而宗社靈長之  
福端有期矣除惡務盡需爲事誠願  
聖明之垂聽焉

天啓四年六月初八日上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得又來竇賂該部知道

順天盧書

卷二十一 起原

二十

河南道御史胡士奇題爲

明主可與忠言 聖聽自當圓轉乞 賜乾斷

以立除 君側大懲疏

竊惟三尺法王者與天下共之者也法行自

近曾不以貴倖免頃者臣堂官楊漣首發東

厥太監魏忠賢罪狀諸臣單詞合詞曾不能

微

皇上之省覽臣微力何能動

天但呼吸轉移之間迷關成敗得失之數有不

容一顛居而正須百口爭者安得不竭其愚

以入 告昨恭繹 明旨

皇長子連日服藥朕心焦煩臣仰窺

皇上爲父止慈無已之愛篤摯于 皇子然

先帝之視

皇上猶

皇上之視 皇子 皇子強固康寧

皇上嘉悅

皇上宮闈肅清



先帝在天之靈喜可知也

皇上者又天之子也天方遣大投數付託

皇上

皇上亦當防微杜漸仰答

皇天諸臣以天之道先帝之靈必欲失去忠

賢之爲快詎曰精誠動

天地而忠信不驗

人主當不其然

皇上所以懇懇忠賢不能割捨者豈真有伊霍

傾五霸

卷之三 起期

三

之功良平之畫或者狎習日久姑弄臣膏之

徐觀其會宸衷獨制之耳何必予臣下以

名不知急之頃刻則體解立解而遲之須臾

則羽翼已成大小臣工依光日月走燎之外

不得望見清光左右近習爲忠賢積威所劫

惟知仰忠賢之鼻息伺忠賢之順指黨與成

于下

主勢孤于上矣

皇上莫許忠賢任事過直未知忠賢所任是屬

何事果其爲一朝事耶

高皇帝不許內言干預政事倖

祖訓而據首功

高廟神靈是糾是殛此其事不可告之于

祖宗果其爲家事耶周禮闢人掌三宮門供掃

除而奉奔走巷伯閹尹小忠小謹此其事不

可誇之于

皇上今日者當斷不斷使其偷息視座爲懸棧

之計猶可言也使其賄寵怙權爲伏莽之戎

傾天體

卷之三 起期

三

不可言也

皇上試立召忠賢當面詰責爾何以擅作威福

爾何以驅逐善良爾何以招納奸細爾何以

僭擬乘輿種種不法忠賢救過不遑自當

泥首伏辜倘再觸負賜張必欲箠制天下士

大夫之口恐國家之禍不在東夷不在西

黔而在蕭牆之內諸臣三諫不從號泣隨之

必不以亂賊胎

君父也

天啓四年六月初十日上奉

聖旨已有旨了

行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湖廣道御史劉芳題爲逆璫貫盈罪狀昭著已窮之奸謀叵測莫追之天討宜先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早賜誅鋤以遏亂萌以安國家疏

臣觀自古奸雄之胎逆也明竊人主之權柄陰劫一世之人心而禍機之猖獗也又每醞釀于堅氷始凝之時而大發于情严益露之日是以英君誼辟正法小人不惜懲殛之誅立鼓風雷之勇誠恐惡極莫可掩計竭無復之忿焉思逞苟且一擲及此而議典刑祇貽後時之悔耳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假借國靈擅行胸臆有彌天之氣焰張益世之淫威 朝野寒心神人震怒諸臣忠義憤盈思白簡從事竊思

皇上之明聖決不容此大奸大惡終憑城社欲重發其奸慮反速其逆也 臣于前月二十九日知 堂官楊漣已具疏摘發忠賢穢跡如山罪累難書筆舌靡盡嗣接邸報要其過惡

大端昭灼人耳目者副臣已明告之

君父矣計

皇上一親覽之當必有震電憑怒置忠賢于法  
天威不少假借者無何而忠賢駕言題直以乞  
憐反邀 溫綸而副臣之疏束閣數日始發  
票擬竟蒙呵責矣此何但短忠直之氣長權  
奸之志哉及 于此更有隱憂焉不患忠賢  
已成之巨憝情狀未彰而患忠賢將然之逆  
鋒燎原莫制積久而發其毒必深仍示優容  
變故易起此 臣所爲瀝血呼天不避鼎鑊仰  
祈

皇上之一斷也

皇上以今日之忠賢勢尚可一日容于左右哉  
詔令天之言也生殺予奪天之命計也而  
中旨可以臆裁 綸綍猶如寄取欲去即去  
去不顧芝蘭之空類欲殺則立殺甘同草菅  
之芟夷趨附者牙爪爲收漸成臂指順使之  
人異已者薙粉踵至潛示天下嚮背之門試

觀邇年以來誰實使 顧命之元老理學之

碩儒執法枚卜之大臣以及史臣銓臣臺省

臣無不削跡歸而黨錮禁者非忠賢之爲乎

誰實貽 宮闈之釐毒忠瑄之慘死又動輒

立枷桐數十之冤鬼無辜羅織任士民之向

隅者非忠賢之爲乎 官府之間畏忠賢不

畏

皇上衮鉞之典自忠賢不自

皇上頤笑喜怒忠賢市其威稜過舉指名

皇上受其貽累以茲所作所爲明見無

君無父而猶然盜竊虛聲冀以終欺

皇上而久之罪端已盈無從遮護懷內不自安

之念處莫可誰何之權肆無忌憚甘心首難

一旦爲所願爲者尚忍言哉且從來刑餘之

人富貴及身而止未有子女盈前孩孫擁膝

如忠賢之身家足戀而窟穴可營也雖云閣

寺交通中外相與爲非亦未有口銜 天憲

顯然賊害忠良明養私人公然布置羽翼如

忠賢之內結奉聖爲奧援外通士紳爲線索也 太阿之倒持日甚已漸忘其非有意旨之承奉日便人爭佐其顏行于是有蒙面而甘爲謀贊提戈而明效馳驅犄角相聯呼吸相貫逢忠賢之惡揚忠賢之波黨與成干下主勢孤于上歷觀前代用邪之禍及婦寺爲奸往往出此姑未暇遠引即如

武宗朝有媚劉瑾者而耆宿不遑帖席

神廟初有阿馬保者而首揆不及束裝事有同

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三

然股鑒不遠然以彼之事猶曰禍及臣鄰已耳臣觀忠賢之聲勢不啻禍及臣鄰而已者彫飾瑩地不難帝制自爲礦密莊房抑亦奪民疆圉內操作備安知非伏莽之先資進香招搖因灼見無將之逆志况事權在握尾大不掉脫復寬以歲月聽其與僉壬輩早夜圖謀關通脉絡迫難作而噬臍不及悔之晚矣臣冒不測之危竭忠盡愚披肝膽于

陛下者誠以 國家之誅忠賢宜亟不宜緩速

之須臾則事變可弭遲之頃刻則意外可虞蓋爲

宗社計久遠非徒爲時勢扼歎而已伏乞

皇上速賜英斷正法鋤奸逮忠賢付之法司寔

其從前過惡明與天下共弃之如 先朝討

劉瑾馮保故事則亂形可杜公憤消紓永錫

旁落之萌弘啓太平之日矣

天啓四年六月初十日奉

聖旨

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三

吏部考功司郎中鄒維璉題爲凶逆宜剪  
直氣當申 宗社安危在此一舉懇乞

皇上速俞憲臣言官之請以除亂本疏

臣觀今日天下亦春春多事全恃

君側肅清 朝政修明可以撐持大厦于將傾

奈何有嚴監魏忠賢橫惡 內廷又添腹心

一大憂足以召 天變而危 宗社也忠賢

大奸大逆種種不法罪狀罄竹莫書憲臣楊

漣首發其惡計罪之典當不踰日使天下仰

公天月

大聖人之作爲明並日月威同雷霆即東夷西

戎聞而膽寒豈不美哉乃靜聽數日只見

皇上護庇忠賢惟恐傷之且有督過楊漣沽直

之 旨近又罰俸科臣魏大中并責諸臣責

擾姑不深究之 旨

皇上豈真是非舛誤愛一罪璫而輕

祖宗天下于一擲乎不過素愛忠賢小心小忠

不忍一旦割弃耳

人主不察養其貫天達地之惡至于罪狀既盈

人主即欲不割弃不可得王甫戾覽李輔國程

元振仇士良我 朝曹吉祥劉瑾無一不誅

是也且 人主即不肯割弃天下必有代爲

人主割弃者漢之張讓趙忠靈帝至以父母

稱之矣唐之田令孜僖宗至以阿父呼之矣

我朝王振

英廟亦常寵之羣臣之上然而讓忠見殺于袁

綰令孜見殺于王建王振見殺于北虜何有

一人老死踰下以富貴終漢唐癰疽既潰人

領六

命隨之我 朝二正之時其危已甚幸王相

國脉不至若漢唐耳今

皇上既以太阿之柄授忠賢而忠賢亦以明操

太阿不肯還

皇上神龍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

皇上將何以爲 宗社計乎而抑豈爲忠賢家

族計也凡人臣苦口犯顏以諫

皇上者忠于

皇上也使非忠于

皇上誰無身家性命之憂父母妻子之想而敢觸雷霆當斧鑕以取摧折之禍也 國命出于讒口天下事不可爲矣此豈獨憲臣之任諫官之事乎黃扉元老九列卿貳持危扶顛安可自處于商輅劉健謝遷韓文之後哉大臣當以李固杜喬爲法若爲胡廣趙戒國亦艱矣即詞臣經筵日講亦宜以古今闢禍開陳以冀

皇上一悟使

皇上鑒古知今寧肯使此大奸逆而不割恩正法乎今罪狀已彰即不請死于

皇上之前亦宜即日辭厥務移住閑宅以示天下悔過之意或可保其天年決不當再聽奸人布置挺而走險以求必勝不然天怒人怨皇上即不肯割弃忠賢天下倘有代爲割弃之人者時忠賢羞粉不足惜其如國事何臣願宸衷穎悟渙發優詔獎勵楊漣以旌直臣并將忠賢二十四大罪發下法司據律上奏

或赦而不誅亦令謝事退閑庶人言可息

宗社可保矣臣知言出禍隨無以報

皇上寵擢之恩故敢冒死以

聞

天啓四年六月十一日奉

聖旨

頃云肅生

宋

起明

史科給事中許舉卿奏爲 君側不可不

清 英斷不可不決乞

聖明剖恩正法以消禍本疏

臣歷觀前代漢唐宋以來未有不以宦官弄權禍國者漢時鄧通方愛幸一戲殿上丞相申屠嘉得而徹召論斬其後侯覽王甫輩朋結趙婕妤弄國柄太傅陳蕃身且不免釀成黨錮之禍而漢始不振唐時閹興貴干預外事李商隱一長安令耳即收繫獄事聞召見宣示百官其後王守澄仇士良等專制國政勢傾中外平章宋申錫李德裕相繼獲罪卒致甘露之變而唐遂以衰宋時任守忠離間兩宮右僕射韓琦坐政事堂出空頭勅召之安置遠州其後童貫梁師成竊弄兵權矯出詔旨而執政如蔡京王黼復相與表裡爲奸故都人一目之爲媼相一目之爲隱相而宋祚竟移若是乎此輩之禍人國也股鑒不逮

聖明在上豈意有大逆不道跋扈無禮如左都御史楊漣所劾之太監魏忠賢者連疏列備悉臣不必再爲更端

皇上試取其疏而一一審閱之如內外盤踞彼此交通廢職繫繫羊頭狗尾視漢之朋結趙婕妤者有以異乎如素廷推之制停黃門之遷奪金吾之秩以至寬鑿青衿之命生殺予奪盡在其手視唐之勢傾中外者有以異乎又如內掾烏合憂在蕭牆中旨濫觴斥及忠鯁至于道路傳聞實煩有口甚有爲臣子所不忍斥言者視宋之典兵矯詔謀間兩宮者有以異乎是忠賢之身乃合侯覽王甫王守澄仇士良童貫梁師成任守忠諸奸而爲一人況其僭擬

陵寢乘輿等事又漢唐宋時所未見蓋不赦之法無將之誅更爲過之而區區鄧通閹興貴不足相比數矣臣意連疏一入

皇上必赫然震怒立賜處分庶幾稍洩通國之

憤乃漣疏竟奉聖旨而忠賢疏且先取

溫旨既念其積勞任事又慰其小心供職臣

始不勝駭異臣不知奸逆如忠賢何者爲任

事何者爲小心而侈口慙直尤屬欺罔且

皇上亦知忠賢之所以不置辨乎自知罪狀難

欺欲辨而不敢辨也

皇上亦知忠賢之所以自罷乎自知國法難

逃欲不能而不敢不求罷也

皇上英斷天成亦可以早決矣宋臣有巨大臣

頌天龍卷十二下 起用 三十一

不言故小臣言之今漣大臣言矣而

皇上猶未斷自淵衷臣雖小臣又安敢畏罪而

結舌不言哉臣恐自此以往大小各官真知

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萬一忠賢大奸大惡日甚一日更有進于

漣疏者亦皆觀望緘默以遵旨爲戒不發

一言而

皇上乃真孤立于上矣惟言莫違聖有明訓

皇上獨無懼乎臣非不知忠賢口含

天憲股弄群臣漣疏無如之何何有于臣然臣

承乏言路目擊忠賢積惡貫盈天特假手于

漣以暴其罪而仍令網漏吞舟實國家治

亂安危所係故敢繼漣之後昧死上言伏乞

皇上毅然乾斷毋以忠賢一人而杜夫忠愛之

口此一舉也臣知諸輔臣必勸

皇上割恩必成

皇上正法當不令申屠嘉韓琦尚美千古矣

天啟四年六月十三日奉

頌天龍卷十二下 起用 三十一

聖旨



廣西道御史房可壯題爲邪宗自認臣疏  
自明仰懇

皇上毅然乾斷立訊厥惡以明科臣心迹以釋  
中外羣疑疏

臣謂木先蠹也而後蟲生故人必自疑也而  
後疑至近日舉朝請劍誅內臣魏忠賢疏  
中皆指及交通舉朝臣工不自疑而科臣  
傳樞獨自疑也且舉朝臣工不疑及他人  
而獨疑及傳樞有同心何也豈非以其自認

之宗兄傳繼教爲之格手頃臣隨堂官楊連

之後執簡而糾忠賢當誅狀中開臚列交通

羣邪傳應星等不覺義激于中直以傳繼教  
爲傳樞所自認之宗兄明白入告者是豈臣

之有意督過于樞哉亦惟是就樞言樞樞卽

以樞之繼教還代之樞耳殊不意此一言也

時樞所口吐而心忌者遂不勝疾首痛心急

以邪黨中臣矣夫臣而黨邪也彼傳繼教者

果何如人而樞黨之查繼教之爲東廠理刑

也出身書役營爲較尉忠賢喜其狼狽陰刺  
以理刑屬之一無賴棍徒累貲數十萬而故  
托身權璫已應切司馬牛之憂乃強認支派  
分明者意欲何爲况繼教外張虐焰內借璫  
威關提線索代報恩怨小而商役大而縮紳  
無不入人重足長安共耳共目樞獨不見不  
聞乎若其中之玄機祕竅繼教有靈樞豈無  
知乃竟漠然于臺省之公疏單疏任其譏刺  
交通摘駁中言千言萬語刺刺不休而曾  
不一過而問顧獨于臣疏中忽漫拈出自認  
宗兄一語念不自甘輒謂臣突以交通坐之  
且謂橫誣且謂迭至豈樞丁諸臣諸疏亦覺  
如芒刺交加行有不慊于心者歟旣已自爲  
吐露自爲擔承却又從拊膺長慟之餘強欲  
以發縱二字箝制天下言者之口嗟乎此樞  
之所以爲樞也纔得聽陳居恭之發縱遂不  
覺其神爲告之復自供而自招有如此也然  
臣因是而洞見樞之肺肝亦不過欲自爲脫

卸地耳則何不效居恭故智出袖裏彈文火  
攻繼教以謝天下曰疇昔之事教孫升木今  
茲之誓滌胃飲冰豈不依然與居恭心跡合  
符稱義不受辱之烈士哉倘計不出于此而  
動曰邪黨邪黨誣一人以及衆人而徒以臺  
省交參之疏得意列名爲侈言曾不思以列  
名則其有中心之不欲列名可知矣自作之  
孽人乎何尤嗟嗟江右固君子之鄉也臣居  
恒慕之蓋亦嘗數數侍諸大君子之教矣親  
見其所服習者彬彬理學所矜尚者侃侃氣  
節有樞若此臣不知其異日者貴游而歸將  
作何面目以強對其鄉之先達長者于里閭  
中矣伏惟  
皇上念舉 朝之疑不可不釋卽科臣之自疑  
亦不可不釋乞  
勅將傳繼教與傳應星等併下于理會官究問  
早爲剖斷庶科臣之心迹可白而 國法其  
幾振乎

浙江道御史房可壯奏爲  
聖主不容有權璫  
聖主不宜拒忠諫仰懇  
皇上大奮乾剛立賜處分以遏亂源以清士風  
以維億萬年泰運疏  
臣見我  
祖宗定制設立六科十三道 命爲言官因竊  
自思官以言名則凡 官府內外巨慙大猾  
無所不可言不得言何至使盜權竊柄欺君  
蠹國如東廠之魏忠賢目不識丁心原無血  
質蠢性狠氣雄膽粗者以久踞  
君側濁亂 朝政處處羅布爪牙以張威焰日  
日密結心腹以傾害善臣良一至兇窮惡盈而  
尚未有明著一言以告我  
君父者則何以故無亦仰念我  
皇上冲齡踐祚天縱  
聖神日月之照無須豈遺遠近雷霆之怒有待  
終不侵容雖諸臣非敢坐視任忠賢之穢惡

或諸臣亦欲少需聽

聖明之獨斷乃言官未及疏糾而臣堂官楊漣義不反顧已特疏糾之臣堂官方以疏糾而科道諸臣且摩肩拜疏或公糾或單糾惟日不足有加無已者已力數忠賢罪惡之大直發忠賢秘密之藏忠賢即百口以自辨附忠賢者即百口唆訟以求明亦終無以爲忠賢畫一奇措一語者是豈其諸臣之故排忠賢則惟是忠愛一念鬱極勃發知有

皇上自不復知有忠賢其大不利于忠賢者政所以大有利于

皇上也乃

皇上于忠賢疏則批發先下爲之剖明爲之獎許而于憲臣則加之呵責于諸臣則付之姑不究致令舉朝大小臣工低回歎息嗟綸綍之失宜歎政體之倒置且相與鰓鰓焉共抱杞人憂此其憂誠是也然諸臣所憂者前日之忠賢而臣所深憂者今日之忠賢也

何也忠賢之待我

皇上左右非一朝夕矣

皇上之起居好惡忠賢已備習之熟知之矣因以投好去惡遂敢蔽日障天實妄意皇上之終不知外臣之終不言也曾不意外臣言矣豈無不及言者乎

皇上知矣況有不及知者乎現見雪消忠賢果坦然自安否見影察形

皇上果然然無疑否縱使

皇上無疑于忠賢竊恐忠賢不能無疑于

皇上之疑之也借疑起懼怖死貪生平素恩濃寵固之人而一旦覓全身遠害之策語曰疑

人莫用憂政在此諸臣所深憂者今日之忠賢而臣所過計者異日之忠賢也何也

皇上方以恩蓄忠賢忠賢顧不以恩報

皇上即云垂念其潛邸微勞不至使其就死亦當痛懲其竊弄威權不得令其復近況忠賢雖能求免于今日果能自必其更免于異日

乎耶

皇上能使今日之免忠賢果能自必異日之更

免忠賢乎惡黨之見最短惡黨之慮最深業已委魯焉復防之既密邇在肘腋之間且朝夕謀蕭牆之變縱忠賢萬無此心惡黨方先爲導倘忠賢一有此心惡黨必力爲決從來婦寺相倚爲奸內外交通煽禍此臣所深憂過計者內之忠賢而臣所指心疾首者更在外之忠賢何也邇來紀法陵夷徑實開張或念急梯策輒不顧名節之掃地但術工營窟便自神伎倆之通天在忠賢敢以

皇上爲孤注在傳應星傳養全陳君恭及科臣傳樞所自認之宗兄傳繼教等輒以忠賢爲冰山無一時不傳消通息呼吸立應時而密用精神陰以中人則設機伏弩鼓其舌以提掇內之線索時而幻用精神以欺人則蒙頭換面轉其腔以塗飭外之耳目蓋百姓互引親親其締內與外扛成一片焉與應永結

百年此其機不盡傾

皇上之善良立覆

皇上之邦家將毒心辣手勢有不得已者自來省台之疎不下二三十上蓋無不人人以交通

中旨爲慮則是廟堂之公論業已彰明較著彼京如充耳若罔聞知者謂之何哉嗟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么磨刑餘何足與証且尤然揚言引退曾是以狐媚之術通忠賢者累忠賢仍反有視面目貽玷班行臣竊恐忠賢輩之掩口而私議其後矣臣言官也觸邪者責在言官除邪者責在輔臣臣嘗從班行間聞

先帝當彌留之際曾諭輔臣等輔我

皇上爲堯舜之君矣今璫權重而附權市重者疊疊若若養世亂而汚士風殊非

堯舜之世所宜有也懇惟我

皇上自爲宮闈計自爲

社稷計即據魏忠賢諸不法狀重加顯戮不則  
斥逐逮竄亦得早圖以除內奸其傳應星等  
或下詔獄或下法司仍 勅下從公究問依  
律正罪以除外奸統惟輔臣一意主張力請  
皇上毅然斷而行之

宗社無疆之休端基于此若曰言出禍隨臣言  
官也言行而身危夫復何憾

天啟四年六月十三日奉

聖旨

山西道御史房可壯題爲微臣幸逢千載  
難逢之 忝運歷盡九死不盡之奇冤誓  
捐軀以報 主先瀝血以剖心仰祈  
聖明俯鑒臣愚進退始末疏

臣世受 國恩叨居言路執相臺之簡輸葵  
藿之忱者計已數十年餘矣自惟性不通方  
才非適用然天生來一副強心勁骨快口直  
腸知卽言言卽盡雖夢寐間而爲

君爲 國一念亦不敢自後于海內諸名賢自  
羞以貽先臣羞曩不自揣屢犯逆璫兇鋒已  
自分必死于逆璫之手卽不然亦應必死于  
逆璫之黨之手孰意涸轍枯鱗政在展轉死  
生之際恭逢 天開

明聖堯舜踐祚不動聲色而立剪巨憝不拘方  
隅而坐登衆正刀俎餘生方蒙覆盆之照乃  
丘壑病骨輒荷 賜環之榮

君恩至此卽摩頂放踵無足圖報何敢復縷陳  
往事以涸 宸嚴惟是臣之忤璫不止伏

闕請劔一疏而璫之禍臣不止義于乾兒一人勢不得不次第情節爲我

皇上陳之先是臣出按淮離時值故輔沈淮結

魏忠賢客氏內外煽禍屏逐正人一時忠貞

篤恭如鄒元標劉一燝王紀等皆相繼去國

臣猶記一燝舟過維揚與臣握手相語傷時

感事憂形于色臣亦爲之扼腕髮豎擬即勒

疏入紉而臣以病劇適歸此臣誓志忤璫而

禍機伏矣及至甲子臣以病痊再點臺班則

頌天體操卷三十一 起用

已目覩夫璫焰彌張璫黨彌橫凡百有位聞

牆闔室之有其隙而拂蕞捋鬚之難其言因

與楊漣矢日盟心仰天拜疏內有諸臣所憂

者前日之忠賢而臣所深憂者今日之忠賢

臣所深憂者今日之忠賢而臣所過計者異

日之忠賢臣所深憂過計者內之忠賢而臣

所痛心疾首者更在外之忠賢等語臣此時

豈不知表裏線索已熟呼吸霜露頓異然

朝廷安危爲重則一身禍福爲輕倘得大奸

欽手羣小滌腸臣卽拚此七尺撲始燃以息

燎原亦所甘心此臣冒死忤璫而禍胎成矣

不寧惟是當廷杖御史林汝翥之日六科

廊燬而臣疏直言起火之有因望

先帝以霽顏而璫怒又數日內

先帝抱屬毛離裏之痛而臣疏直言祚胤所關

最鉅望

先帝早毓麟趾而璫怒又數日內

先帝聖躬違和召輔臣召御醫中外皇皇

疑風疑雨而臣疏又微言起居飲食之宜謹

祖宗付託之責重而璫益怒然猶迫于大義無

奈臣何也無何而崔呈秀以巡方貪穢高攀

龍特疏糾參呈秀疑臣以副河南道與聞輒

不憚日夜謀所以構臣陷臣而臣以忤璫并

忤璫黨禍遂不可解矣故未幾而借會推晉

撫謝應祥事逐越南星逐高攀龍逐魏大中

併逐疏救之許譽卿沈惟炳矣又未幾而借

會推冢宰喬允升事逐陳干廷逐楊漣逐左

光斗逐張光前併逐在病弗與畫題之袁化中矣夫會推一正一陪舊章也彼多推來看之旨胡爲乎來嗟嗟摘瓜抱蔓未聞鳴鳳之噉噉而濡首搖尾只見線索之紛紛臣義激于中特具會推負罪一疏以明會推非敢私之事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會推爲臣掌道所懲患之人願勅與楊漣等同條共罪而璫益大怒蓋日日相煎節節構怨至此而璫已不知幾怒而臣猶張膽抗言并蹈白刃而不顧向非輔臣韓爌一抔再抔一票再票俾臣終得以鐫級調外生出國門則捏求罷爲慰

君而臣已久爲萬燦寬寬之續矣尚望有今日乎哉臣歸而臣兄房楠以新任一月邊道亦旋以臣之故無端參處臣弟房可宗以守備文登勒令去任臣同邑如曹珍趙秉忠翟鳳翀馬之驥邢元吉馮士桀等或清正取忌或無辜被誣莫不盡行驅逐臣邑之仕宦幾空

臣幸存剌息日侍衰慈母子相依參木爲命猶友意身與世違則逆璫與璫黨殺臣之心庶幾可以已矣不謂深山匿影甫及一載而舊屬被參之胡芳桂特交結璫親之傳應星瑩執法臺臣易應昌陸師贊及今科臣胡永順等中間突入一語綴臣而臣輒見削奪爲民當差矣且編丁服役又甫一載而璫黨張汝懋劉徽忽先後上疏求臣于去任五年清清白白之鹽務與絕不相蒙之募餉而一並奉旨行撫按鹽三院提勘矣蓋提至則以追賊殺一提不至則以抗旨殺是固璫黨千算萬算盡頭一着如此故既提矣勘矣一切錢糧道臣王化行秉公持正磨對清楚毫無干涉矣及鹽臣據實冊奏竟置若罔聞而照原參數追之旨又復從媚璫之黃立極出矣嗟嗟彼璫即目不識丁夫豈不聞原參之無確據無定數乎亦不過欲藉此無據無數之物狀臣命破臣家累及臣之母臣之妻

孥臣之兄弟子姓親交知舊如楊左諸臣故  
事而後爲快于心耳嗟嗟誰適與謀亦忍矣  
哉說者曰當二臣未疏之先璫黨傳令參臣  
且厚懸參臣者之賞格又託所私諭意御史  
高弘圖許以朝上疏而夕京堂弘圖毅然曰  
房劾璫我劾房跡于報伏况房無過也難昧  
心功名長物耳肯以易吾生平旋復以利害  
相嚇弘圖怡然曰此頭可斷因以是被斥飄  
然言歸若弘圖者真可謂富貴不能淫威武  
不能屈之大丈夫彼汝懋與徽特患得患失  
吮舐之鄙夫逆嫗逆璫廝養之么麼喪心塗  
面咲罵縣人原不足與較况臣已幸得事

天縱

聖主大道爲公方期與天下共遊蕩平又何必  
與較也總之璫不忤則禍不內出璫黨不忤  
則禍不外入內不外外不內則士大夫身家  
之禍亦不至如此之糾結不解荼毒無休嗟  
嗟前事不遠後事之師小人之術巧于借君

子之禍成于激天也不夷時乎勿失臣顧今  
日諸臣之熟思而審處之也臣情多寬鬱辭  
覺冗煩惟

聖明鑒施行

崇禎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房可壯屢疏觸奸被誣始末知道了黃立  
極不必苛求胡芳柱現在查奏張汝懋劉徽  
持論附邪着冠帶閑住曹珍清節素著卽與  
起用該部院知道



熊都諫

公名齊渭字佐文別號洛望河南商城人登萬曆丙辰進士初令揚州之如臯調繁泰典公莅兩邑專以省刑輕徭爲務民間疾苦無不周諮而於憑狐積蠹假廂市僧輒盡法芟之不少貸尤長于課士每遇試精心搜閱概無所徇凡經品題者皆後先摩雪去歲戊午分典南闈得雋爲多性方潔一介不染錦成之日行橐蕭然泰興子民攀留無計相率追隨至真州具新袍多金爲贖公婉却之歎謝而歸兩邑人至今尸祝勿替云已 上續撰禮垣時

神廟升遐 劉昭妃徽號闕焉未舉公抗章請之他如給散布花清查冒軍千餘名巡視廠庫立置盜批庫吏屠益于法人咸畏愼時逆璫初侵外事番捕肆擾公先發其弊璫啗之旣而璫鋒愈橫道路以目都憲楊公劾璫二十四罪疏入弗省公遂有亟納憲臣之奏詞義激切璫側目彌甚而公弗顧也定典試東省獨于闈錄中

奉交一策諄諄漢唐宋婦寺之禍至引趙高仇士良爲鑒議論慷慨有古請尚方風無何而摘錄諭出與三省諸臣同時鐫奪矣歸山足跡罕窺戶外日夕惟奉慈幃課幼子家人生產雅不問焉

今上登極公起長兵垣 陛見甫十日疏凡四大見嘉納偶以召對片言精忠暫晦蓋是時因

宸怒長山未解致之也 天日旋霄

上念公蓋 環召補南考功迪簡如初公在班行有年孤行其意絕不依傍一人已甚一事如世之占風望氣者流而海內正人君子無不重之生平以和易自處與人未嘗有矜高色而臨大利害及大政事面折廷諍責育不能奪也今者裔用方新亮節偉伐行且炳耀旂常莫可殫書書其一二如此

工科左給事中熊膏渭題爲亟納舉朝擊邪之疏以清 宮禁疏

頃者東廠太監魏忠賢之被參也列款多端其有隱奸祕惡貽

九廟神靈之恫爲

皇上所未及知而憲臣楊漣首摘之此謹論也有窮兇慘惡犯一王無將之戒爲中外久已

扼腕而諸臣繼發之此公論也竊意

皇上瞻念 宗社深惟儉壬立行其言而明正

其罪令 官府翻然覩廓清之象卽不然而姑與德艾曲開一面早收厥術之柄用免投

閒之請僥倖于

明主之不卽戮豈不至公至仁賞罰大興自天子出曾無何于忠賢之辯則原其小心能任事矣夫近習小心成于敬謹豈謂擅黜陟擅生殺擅命令之足當勤勞也於憲臣之疏則稱其沽直非忠愛矣夫大臣指佞自其風紀若以言人所不敢言者爲沽直必至當言而

相戒不言者之爲忠愛也于諸臣之疏則稱其逞臆噴擾罰者罰姑不究者不究一藥切責矣夫言官指及乘輿

天子改容豈以通國切齒之中消合詞糾之不得令其人人聳息 宸嚴無繇一希折檻盛美不亦長權宦之焰而短忠良之氣也 臣又

有以諒 皇上之心矣毋亦曰此一忠賢也

皇上飢養東宮之日朝夕與共迄 正位龍飛

之後逢迎爲勤一旦何忍敝屣其簪履故小不忍耳不知從來大奸大逆未有不假小忠小信以取容者寢假而心粗膽大惟其所欲爲而不肖之心起寢假而手滑顧後欲永保其欲爲而不懼不克終其所爲而無忌之謀逞矣曷不思之也蓋國家獨有此機權耳權之在握如太阿之不向還而倒持之則折機之待發如風霆之不可掩襲而濡操之則墮倘猶其見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則狐疑之

極養成庸嗟免管之深轉肆鵬張兄禍稔蕭

牆患生帷幄天下事尚忍言哉惟

皇上赫然乾斷大賜處分

社稷終賴之矣

天啓四年六月十四日奉

聖旨

### 周方伯

公名汝弼字右卿別號二咸河南商城人舉萬曆丙辰進士初授非直肥鄉令清操絕俗有懸魚飲水之風尤留心民隱事無纖鉅片語立分積案疑情罔不申雪困圖幾爲一空治行爲畿輔冠壬戌入爲山東道御史劾節霜高不畏強禦總憲忠烈楊公漣深相器重會逆瑞魏忠賢肆虐忠烈擊之不勝公隨補積極陳言益劄切瑞甚銜之乙丑春例處泰藩撫臣某瑞黨也百計媒孽欲以中公迄無所得逾年而竟以左遷尋削奪焉時瑞禍巨測人爲公危公獨夷然任運不改厥度雖緹騎四出而公顧得全亦天幸也戊辰

今上御極復官入謂公應還臺中乃僅以原資督儲江右咸惜之公不以介意惟實心受事虛懷諮訪斟酌利弊軍民戴德而蜚輓先期報績居最晉浙江憲副旋陞江右參政治吉水兵事值流賊鴟張郡邑鼎沸公激揚將士聯緝鄉民

俾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賊無所掠相半啣尾遁  
去四境獲全公有保障功甲戌陞湖廣布政備  
兵蘇松屹然爲東南半壁長城負建牙開府之  
望焉

山東道監察御史周汝弼題爲擊奸之讜  
論貪同除奸之宸斷未決懇乞

聖明速賜究處以消無窮憂隱疏

臣比以偶疾杜門于邸報抄傳見臣堂官楊  
連以夾日之赤衷倡誅逆之大義疏劾東廠  
太監魏忠賢罔

上行私大罪二十四款與臣向所聞道路之言  
若合符節臣未能有聞卽發而堂官先發之  
臣不覺爽然失復暢然遂矣意此疏一經

摩覽

皇上必赫然震怒清煬竈之蔽鋤肘腋之奸立  
付忠賢于司寇肆諸市朝以快人鬼之積怒  
無何而忠賢之辭疏先得溫旨矣再一日  
劾疏始下不惟以沽直坐言者且爲忠賢洗  
雪兇垢不一而足臣反覆思之此旨出  
皇上聖意耶閣臣票擬耶抑忠賢自爲計耶倘  
謂出之

聖意

皇上聰明天縱何難洞燭奸回試就其疏覈其跡而諸不法之狀犯無將之戒者一真百真按律自可擬罪何以優容曲庇之如是也若謂出之閣票忠賢虐焰久煽通國無不欲食肉寢皮者閣臣外與士大夫相接內與中貴人遞近朝焉夕焉寧不一稔忠賢底裏乎果其稔焉斷未有擬 旨爲忠賢地者夫 旨旣匪

聖意又匪閣擬則是忠賢當先爲人朦朧票取借 王言爲籠世脫網之計較昔之爲汪直爲劉瑾剩有餘辜而其視馮保張鯨田義華直蟻螻耳醜蠢伏禍尚忍言哉傳聞劾疏初上時忠賢實凜凜有懼心焉而且泣且訴若無所容于

堯舜之世

天地之間者一微

天度包荒黨護得計遂謂國人無如我何而城社可永憑驕橫乃滋甚矣迨今忠臣義士公

憤所激合疏單疏無慮數十上而

皇上果漠然視之今日下一 旨不曰法直則曰漬擾矣明日下一 旨且爲姑不究且爲奪之俸矣如是則奉 朝之輿論祇以博皇上之厭謔外庭之氣日短而中璫之焰轉熾又何怪乎元輔不得行其道而堅 請歸田矣馴至諸臣不得行其言而爭思掛冠矣一老不慙人之云亡又誰與

皇上代此天下者子輿氏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夫是之謂真孤立豈以去一忠賢而遂成皇上之孤立耶且

皇上抑謂忠賢從此不去尚足爲用而不足爲憂也乎不知惡狀未露之先忠賢猶爲小忠小信上以結

主歎外以愚衆聽雖醜伏雌之謀未據騎虎之勢尚可潛消默奪別法剪除及連疏一發章滿公車妖形兇態照膽然犀業已天下共棄之而萬世永傳之矣此而不亟加掃滅彼且

以偽小心大肆大無忌憚魑魅招搖于白日之下鴟梟翱翔于紫禁之中臣竊謂國家之憂宗社之禍不在遠左水西而在腹心左右之近矣抑臣更有說焉古之諫官指及乘輿則天子改容言及執政則宰臣閉閣今彈一罪闕而下爭之愈急

上持之愈緩陰陽畸勝邪正倒置其于納忠遠佞之義何居且明旨又云法

祖矣乃左右不許預政有罪勿赦正我朝之

公入版等

卷十三

臣等

臣等

臣等

家法也况忠賢之罪業滔天惡聲動地真有十倍于瑾直者

二祖

列宗之靈必且陰爲殛之而

皇上尚可一日或寬也哉臣職司言責義在觸邪故敢不避兇鋒而直吐其血誠如此伏乞皇上大奮乾剛明明白白結此一案先逮忠賢禁住私宅取諸臣前後疏款并忠賢內外交通之私人傳繼教等嚴勅法司會同多官

逐一勘審回奏正之典刑勵風雷而新日月一斷便了夫何難哉將見孽種既除大患立解官府肅清天人協應安內攘外端在此一舉矣臣無任激切悚息額

天待

命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十四日奉

聖旨已有屢旨了不必瀆擾該部知道

領天啓律

卷十三

起用

臣等

臣等

臣等

吏科給事中陳熙昌題爲權璫盤踞益工  
閣臣調停非計仰祈

聖明俯採輿論獨奮 乾剛以清宮禁以昭

主德疏

竊惟天下有一定之是非而後有一定之法  
紀未有不明不白當斷不斷而能使海內釋  
然于曖昧猜忖之見者則今京厥太監魏忠  
賢一案是也忠賢諸不法狀 外廷諸臣暨  
髮切齒匪朝伊夕矣自憲臣楊漣臚列事款

而臺省九卿單疏合疏繼之不數日而章滿  
公車豈非公論在天下嫉惡在人心哉爲閣  
臣者乘此機竅一力擔當法異互用效諸臣  
所不及効之愚忠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安可  
以調停之術了此勾當也譬有人焉杯酒失  
歡口頭厮罵里魁黨正不妨從中勸息設有  
以人命真惡逆詞狀已白于官反溫 已慰諭  
以追之恐公廷無此官司 國家無此法典  
也我

皇上聰明天縱納諫如流前者 冲齡踐祚忠  
賢效勞獻嬪而今罪狀已彰

聖衷宜無默動如臺省之疏無慮數十總之以  
水投石迨九卿大臣入告朝上而夕下獲  
旨如寄 御下嚴明一語尤隱然指忠賢于  
雷霆之下可見

聖心至公至明未有不付罪人于公論者特有  
待而發耳日者內殿 宣召而外目不覩

聖容之粹穆耳不聞 天語之傳頒此從來不

經見之舉動 外廷聞然且謂 宣召非出

上意乃忠賢借此以箝制人口雖于事未必然  
而其迹似之矣假令當時閣臣力請面見慰  
聖慮之焦煩徐以忠賢罪狀反復開陳乞 旨  
處分必得一當奈何哉旋進旋退令咫尺之  
地隔九關也至于合詞揭 請中外方拭目  
竦心以聽處分而乃緩言婉語且謂忠賢之  
無他且謂曖昧之不敢盡信稱引功臣大臣  
與惡壻絕不相類吳怪乎

皇上于忠賢則多方獎借于憲臣則云或見其肺肝也嗟乎人臣出萬死一生之計以請除君側之蠹有肺肝不可對人哉

皇上豈真以忠賢爲必不可去而以留忠賢者愛忠賢乎臣見從古閹宦欺君悞國者多矣其身名俱泰克保厥終者幾人臣無暇遠引皇祖朝司禮太監馮保彼時所稱爲孽物然其初亦有勤勞不過怙寵招權遂犯衆怒非如今日忠賢一味狠毒也保一經論劾

何天胤

卷三十三

起刑

三十一

三十一

皇祖卽赫然震怒降爲奉御發南京新房閑住旋以議論沸騰復褫其職而藉沒其家今

皇上明知公論不容而必欲曲庇之果能保其到底不敗乎毋論人情物議在所不容卽

天地

祖宗鬼神之怒猶陰殛之至于一敗塗地雖欲

求爲馮保其可得乎且向者王國臣之事

皇上猶能記憶否國臣隸王安名下事

聖母甚謹

皇上特賜名氏授以兵仗掌印矣忠賢無端斥之杖下至今國臣致死根因恐

皇上未悉也夫以

聖母官卽艱苦與俱之人欲遂卽遂欲殺卽殺

忍心害理一至于此

皇上能念

皇考服勞之忠賢何不念

聖母服勞之國臣也卽此一事忠賢足當死法

矧冤死非止一命惡逆非止一端乎臣讀閣

須天胤

卷三十三

起刑

三十一

三十一

臣揭曰人情紛擾不止將決裂傳之海內愈生猜忖甚矣閣臣之有灼見也則何不亟下忠賢而按論之書其罪布告天下潛銷海內之危疑且使後之閹宦鑒其覆轍毋敢如忠賢之膽粗手辣者倘尚存顧惜未能一刀割斷亦宜削去爵蔭令其斂刺規于私第偷殘息于人間是

皇上貸忠賢以不死之法忠賢荷

皇上法外之仁不知當何如懺悔也如必優禮



而厚待之則一紙彈章轉覺華生五袞全身  
惡狀曾何辱及三章誰司禍福之權將淫作  
善誰握譽謗之柄挽濁爲清法紀至此凌夷  
極矣此臣之所大恐也用是不避斧鉞稍竭  
愚忠以爲閣臣他山之石如此伏乞

皇上俯鑒廷論之公詳察忠賢之惡早爲之所  
無使癘潰川決而莫可收拾也 社稷幸甚

天啓四年六月十五日上奉

聖旨閣臣召諭奏答俱有旨了本內已往事情

蜀天應奎

卷一三三 起明

五九

各有根因不必責賂該部知道

湖廣道御史劉其忠題爲 君側隱憂宜  
防 王言蝶襲非體懇乞

聖明亟斷大義伸大法以定人心以保泰運疏  
竊惟

明主愛一嘖一笑而况煌煌 天語可使左右

權奸假之以飾恩借之以掩罪以蕪中外之  
惘疑以釀 宮廷之隱禍哉臣伏觀

皇上臨御以來憫念時艱兢兢業業凡關封疆

大計靡不朝上夕下然而 批答雖勤 內

外

卷一三三 起明

二

廷之傳 宣間奪閣臣之柄 朝講日御上

下之志氣約是隔絕之形故邇來舉 朝所

爭惟中旨一事蓋深慮太監魏忠賢之有所

假竊輕重于其間見形察影而爲是防微杜

漸之苦思也自臣堂官楊漣列忠賢二十四

大罪以聞意

天威震怒不俟覽 奏之畢也而旬日報 旨

未聞轉移負罪刑人畧無慙色夫憲臣受顧

命輔

皇上者而不能必 天聽之一轉則小臣之言亦復何益頃又見輔臣一揭婉曲以悟宸

聰意

皇上所敬信者無如輔臣尤無如首輔諸臣所不能得者首輔必得之而 天聽之未轉如故也外示優容中實憐惜國人公論還望調劑此何事也而可以調劑責宰相乎至于開諭諄諄無非爲忠賢回護之語明知罪狀已播衆口而歷叙其平日之勤勞以掩之忠賢不能自白

皇上反代爲之白有類解嘲之詞大褻緣綸之體噫此豈真

皇上之 德意哉使果出自 天恩則

皇上之待忠賢者不惟非所以愛 國家亦非

所以愛忠賢使萬一有從旁竊之者如 外

廷所疑則忠賢之居功勞以邀寵假

聖眷以欺人護身愈巧根脚愈固心事將愈不

可測此敎臣之所大懼也夫

人主生長深宮朝夕使令惟是一二中涓忠賢久侍 潛邸豈謂無勞而

皇上之尊之者不爲不厚矣位極腰玉廕加錦衣毋論諸常侍所不敢望亦外臣不常之異數也政恐其欲飽而驕威過而毒及勢窮慮極忠賢即欲終爲善而不能者是將負主上之恩而不顧

皇上何賴有此人 且夫諸臣仰戴

聖明無不思以堯舜事

皇上非敢以

皇上御下爲不嚴明也非敢盡以爲不聞不見也從來宦寺最長于欺蔽

人主何者以其密邇而意旨易窺也事昏闇之主則乘其昏闇而竊之或導之聲色導之狗馬使萬幾日廢而後爲其所欲爲此其奸猶淺而易見事嚴明之主則乘其嚴明而竊之或任使必稱意綜核必見效事事盡奉 宸斷而就中暗弄機關不覺舉措皆如其意究

竟 太阿已落其手卽 九關之上亦有聞  
而不盡聞見而不盡見者

皇上何以嚴明而不深察之也臣願

皇上爲國家計卽付忠賢法司明正典刑以謝

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卽不然稍爲忠賢計須速 召

輔臣 面諭處分先將忠賢罪惡布告中外

而後念其舊勞貸以不死忠賢若能早自省

悟微

皇上保全令終之賜是亦忠賢之幸也抑臣又

再釋 親裁有何專擅之論然則

皇上未嘗不以專擅爲可惡也特以忠賢真非

專擅者耳忠賢專擅天下人知之矣忠賢之

無專擅

皇上信之而天下人未之信也

皇上欲釋群疑當先顯明其過請自今章疏票

擬盡付閣臣雖有一二未當

聖裁亦必召見商確使面請進止或如中官不

時傳奉必許承 旨之臣翌日具本執奏再

取定奪而後施行如是則 朝廷一言一動

無不與臣隣共聞之共見之而乃 明旨告

中外曰果出 親裁果無專擅而又何慮紛

囂之不定也人心悅服 宗社又安端在此

矣臣猶憶我 朝故事

英宗御極時甫九齡內侍王振駁欲擅權賴

太皇太后秉持內政每 召輔臣楊士奇等五

人至便殿 諭有事必與五人計始行之不

數日輒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有何事來議如

何施行卽之帖籍報或出王振自斷不由閣

議者必切責之故王振初亦欲戰而除之不

早卒至放恣無忌蒙貽 國家夫

英宗非不明之主也

皇上天縱特異願無

聖母可爲調護願

皇上自主張而已

天啓四年六月十四日上奉

聖旨前有旨了皇子用藥朕心焦煩乃各官請  
擾不已今已薨逝尚來齎賂查係昨日上本  
姑不深究該部知道

廣西道御史王政新奏爲微臣言所已言  
皇上究所當究逆璫辨所難辨 國法憲典遵  
所當遵疏

臣稽往牒歷數中官已事若秦之趙高漢之  
曹節王甫唐之田令孜仇士良宋之童貫至  
我國朝之王振劉瑾馮保輩一切擅勢專  
權濁亂朝政盤據禁廷妄作威福有聲竹難  
書更僕未易數竟而今日太監魏忠賢則兼  
而有之者也先是 臣堂官左都楊漣慷慨論  
列二十四惡狀以 上聞事犯大奸大逆  
件件皆真見真知嗣是大小臣工特疏合疏  
分疏計兩日而六七 上一日而三四 上  
焉嘔血刺心寸言萬語唇敝舌焦類禿急急  
孜孜皇皇憫憫只欲博

皇上一悟此皆諸臣所已言而 臣似可以不言  
者獨討人言雖衆

聖意未回前者傳 諭明旨讀竟有姑且不問  
又 諭有隨聲附和抗違不遵的 國法憲

典俱存次不姑息臣反覆思維而國是何

法典是何憲也豈今日之國法憲典只爲

廷臣外臣設而不爲內臣設也又不爲內臣

之人奸大逆彰露顯明者設也

皇上于此可以不問魏忠賢于此因可以不辨

也竊恐奉此明旨傳聞內外而忠賢番得

一護身之符保命之丹衛生之券矣將來剪

蔓難圖噬臍無悔追駟不尢而

宗社生靈之隱憂伏禍有不可知不可言者

臣等

奏

皇上試取諸臣章奏滿公車填御前乞省

覽者而畧一過目一留神照彼忠賢所怙何

惡所犯何條所應得何罪

皇上可以不問而忠賢之不辨遂置不問夫忠

賢何以不辨也不敢辨也忠賢誠膽大包天

情知我

皇上有照膽之鏡在一辨即明此際魄散魂搖

敢辨耶忠賢誠心奸極淵情知我

皇上有印心之鑑在一辨即真此際委首縮頸

敢辨耶忠賢口舌即巧如簧捷如軸轆如蜂  
蝎情知我

皇上有斷把持羣醜之尚方者在一辨明而真

一即刺決如流此際失身滅血壘粉無地敢辨

耶大抵忠賢如虺如兇又如鼠如醯雞能踢

能張又能啼能笑能出能藏前倨後恭小廉

曲謹大率類此今忠賢不辨

皇上即爲之不辨而繫置不問矣天下臣民謂

我

臣等

奏

皇上天資聰明無所不聰明及至到忠賢一事

聰明何以反蔽也

皇上性格英敏無所不英敏及至到忠賢一事

而英敏何以反不斷也國法未彰朝端

所危憲典雖赫

君側不清臣竊恐

皇皇上于忠賢爲養癰也養癰之毒毒必深而難

潰爲養虎也養虎之害害必巨而難櫻爲飼

鷹也飼鷹之戮戮始周行而已不可捉摸矣

若其甲第如雲旧連阡陌合門姓氏拖紫曳  
金傳宅營祠題坊旌額邈異數累殊榮

皇上何負于忠賢而敢犯無將敢甘跋尾敢爲  
多翼之獸添足之蛇吞舟之鱷摠過于前代  
趙高等輩之奸惡而毫不知有我

皇上哉臣豈不知典言及此猶可望

皇上濟威嚴寬有微臣狂愚激聒至其于親忠  
賢則爲按蟒類履虎尾迫患若撼山之蟻撲  
燈之蛾而不瞻前顧後然而身受

傾天重責

卷一百一十五 起開

三

聖恩職分言責圖得

聖心即轉即悟即不以小不忍亂大謀而廷  
斷決發鋤今日奸宄杜漸來隱禍造

宗社生靈無疆福澤臣即捐軀不保可以謝

二祖 列宗在 天之靈而更不負

皇上養士之 恩也冒死陳詞伏望

皇上特斷施行

天啟四年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

雲南道御史李光春題爲逆璫不宜庇護  
請見于 天懇乞 發賜處分以答仁愛  
之心以慰臣民之望疏

臣竊惟 天心之仁愛 人君也順則以禎  
祥應之逆則出災異以譴告之稽之往事鑄  
錄不爽所貴

人主親賢遠奸當斷即斷毋排讒論毋拂輿情  
有不法則與衆棄之耳若掌東廠太監魏忠  
賢怙寵專權濁亂 朝政舉 國莫敢撻其

傾天重責

卷一百一十五

起開

三

鋒天肅

聖明重新 日月爲臣堂官楊連首發二十四

大罪真

九廟神靈所陰座而一日蓋載所不容者公疏  
畢疏幾滿公車一時長安靡不爭啖其肉之  
爲快不謂言者孺衆 天聽彌高舉在廷諸  
臣嘔心瀝血一似

皇上爲之分謗一似

皇上爲之解紛一似彈文俱未經磨寬一似預

擬 嚴旨以待彈文而 中外臣民以爲

皇上曲意 庇護之一至于此則又相顧錯愕

口噤心忤不知逆璫盤踞根蒂何以如此之

深而露爪張牙又當若何其毒也人情洶洶

莫知所出臣義激于衷方擬補牘 上請而

不謂本月十四日天之果以大雨雹告也臣

不識占驗但考之傳記雹者陰脅陽也凡雨

雹所起必有欲怨不平之事又曰雹下毀瓦

殺雞犬牛馬臣不用命擅作威福周季王十

頃元應書米三下起明

三年大雨雹宋臣胡一桂以爲雹戾氣也陰

脅陽臣侵君之象漢地節三年京師大雨雹

蕭望之以爲異姓專權之所致然則今日擅

作威福侵

君專權使臣下懷憤憤不平之氣孰有過于忠

賢以驕陽九日之中爲嚴凝凜栗之象臣觀

其時雷雹交作搏擊注射人畜震驚瓦屋皆

裂意 天欲得忠賢而撲殺之以告我

皇上而

皇上獨不憚然恐怖惕然警省乎夫 天心之

仁愛我

皇上于踐祚之初則有河清鳳儀之瑞于政事

缺失民窮盜起則有地震河決星變物怪之

異時時告戒無非欲

皇上彌縫而匡救之卽如近日 官中密禱祭

告 南北郊甘澍立應亦可以見天人相與

之際矣

皇上如以前日之甘澍爲精誠之所格豈以今

頃元應書米三下起明

日之雨雹非乖違之所致乎且

皇上登極以來佩服

先帝之遺言求賢若渴納諫如流于大臣則優

禮之于小臣則含容之况以親受 顧命回

天夾日之老臣而忍以厲言加之以閭閻卿寺

臺省諸臣交章彈射身無完膚之刑餘而冀

嘉之慰留之以成其庇護之是書之史冊布

之中外聞之四夷傳之後世謂

皇上爲何如主乎臣意忠賢罪狀發覺之後無

計自完鳥喙獸攫勢所必至計

皇上視忠賢當如芒刺之入膚扈謁之觸手不  
夾去則頃刻靡寧而猶可使踞腹心肘腋之  
地爲無窮之禍手

皇上于忠賢度諸臣之終肯無言則庇護之度  
忠賢之終不爲振瑾則庇護之度曲貸忠賢  
無損

祖宗之舊章無失 堯舜之令名則庇護之然

臣有以知我

皇上之必不能也則何若明正典刑以示

大君之無我其黨與悉付法司按律究問以回

天變以謝人心以洩神人之憤庶官綱清肅

聖德昭明天啓初年之治不大有尤乎不然以

國家視忠賢不啻孤雛腐鼠赫赫 王言反

爲閭人作護身之符于 國體何太褻也抑

臣更有說焉當此 官府釜鬲中外危疑方

恃一二元老主持 國是今元輔冢臣憲臣

固所稱一代名碩公忠不二之臣而皆杜門

求去成何景象尤望

皇上嚴諭速出視事庶 朝端國事倚毗有人

宵小從此屏迹矣此又回 天意快輿情之

一大機權也臣草疏遑又見 皇子薨逝

聖心悲惻逡巡不敢煩瀆但念逆璫一日不去

則

君側一日不清故不避 斧鉞披瀝上請仰祈

聖明省覽施行

天啓四年六月十八日上奉

聖旨李光春本內既說皇子薨逝不敢瀆聒如

何又來叻叻不已且此番多本朕已悉知何

必擬拾遺擾奸生不諳事體本當究處姑從

輕罰棒三個月該部知道



陝西道御史梁元柱穹蒼之告變已彰

聖主之去奸宜決懇祈 睿斷立擊權璫以急

快憤盈之正氣潛回怨譴之天心疏

臣惟宇宙間陽能制陰陰必不可抗陽此

天地之大義也陽制陰則順而常陰抗陽則逆

而變此天人不爽之真符也今日 朝廷間

在族類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在 官府則

廷陞爲陽 禁密爲陰在羣僚則百執事爲

陽閭寺婦爲陰頃逆瑞魏忠賢罪惡貫盈無

君無 天神人共憤且與奉聖夫人共相朋結

已構成建寧之釁 輦谷之下敢怒而不敢

怒 廟堂之上敢怒而不敢言臣堂官楊

漣疏叅大罪二十四款侃侃鑒鑒 天鑒洞

昭當斯時也

上帝實爲之式靈

祖宗實爲之假口乃

皇上不亟聽其謫謫竟以尋聲沽直黜既而通

臺省諸臣復者惡聲罪章滿公車

皇上又不早賜之國轉並以同聲贊發黜又既

而通部寺大臣危言叩關而 天聽如故又

既而羣臺輔閣臣微諷納牖而奉傳如故夫

忠賢一聞宦耳舉 朝之所共非在

皇上不能獨是普天之所同并在臣鄰必非獨

仇何至煌煌 綸綍獨倚奸橫之刑餘繫沮

忠直于入告幾于我父我母我仇我讐

皇上之拂諫日堅一日奸竊之寵靈日專一日

忠賢之盤據日深一日 宗社之隱憂日甚

一日

皇上故稱堯舜主也一時舉動不知何以若此

滿朝洵洵屏息重足半月之內簾陛之間場

灶蔽明豐部掩畫一結成堅冰冥晦之景象

人心爲之梗塞

祖宗爲之悽惻

天地爲之慘澹候而昨十四日凄風暴雨殞雪

彌空如拳如石注擊移時幾旬驚惶不知所

出臣相向錯愕婉轉圖維以爲近日 朝廷

無事可召變則忠賢實致之忠賢未必能動

天則

皇上實致之

皇上謂權奸不足疑將天變不足徵乎謂人言不足信豈天心可不順乎

皇上試對揚休咎之符何以前十日躬虔露禱而甘澍萬家何以後十日竟庇逆璫而雹降六月徵應之機固的的不爽也非來此譴告修省急挽大權急震天威將忠賢立賜處

分禁闈一清隱憂永杜不然人情愈盈

天心彌闢官掖之變有不忍言者臣即碎

首剖心願與李杜齊名不能爲

皇上効涓埃也納諫除兇予以回天迓祉在聖明頃刻圖之耳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

貴州道御史張鑑懇乞聖斷亟除內奸

疏

臣聞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官闈在朝廷則治在官闈則亂夫官闈者何人即朝夕在人主之側人主所信爲勤勞小心忠直任事應其術中而不知覺也則婦寺是也太監魏忠賢交通奉聖夫人彌縫左右竊弄威福以嬰孩待

皇上而以奴婢待官人其視閣臣如贅疣而視

諫官如仇寇氣焰灼天網羅遍地遂令生者

重足而立死者含冤而泣在朝者有抱憂之

悲在野者屢起憂之慮臣楊漣首倡大義

抗疏論列繼而卿寺臺省連章糾劾

皇上試取諸臣疏一寓目焉以諸臣視

皇上爲何如主哉况臣小臣也言何益然料

皇上之心不聽而遂不言又臣大不敢也用是

不避煩聒爲

皇上陳之竊謂忠賢前日之怙寵作威其罪大

今日之飭非文過其罪更大

皇上前日念忠賢微勞令奔走左右其先猶小

今日知忠賢橫肆聽其盤據肘腋其失更大

今日

皇上于忠賢有必不可不去者也

祖宗朝聞闕官不許干預外政

太祖時有內臣言政事者上切責之即日遣還

鄉里

孝宗時凡召大臣議事必屏斥內官退去數十

步非惟

宋二三

不使之預亦且不使之聞今忠賢專

權擅政

九廟有靈必陰殛也

皇上略不爲意是爲不遵

祖制人主之德莫大于明斷如日月之無私奸

邪必燭如風雷之迅烈時刻不逾忠賢罪惡

貫盈

皇上始不能知今諸臣言之而

皇上知之猶不能去則曩其主德

人主一噏笑一舉動無不與

上天相感去歲災惑守斗今春風霾晝晦地震

迭見是

上天明示以宵人用事陰盛陽微之象大臣者

人主之心腹也小臣者

人主之股肱耳目也今大臣言之則爲牽誣小

臣言之則爲附和諫官言之則爲賣擾將舉

朝無一忠愛之臣而

皇上之心腹股肱耳目盡付忠賢一身臣恐諸

臣人人解體而

臣人人解體而

皇上乃真孤立于上也雖我

皇上聰明天縱仁孝性成豈真不法

祖不畏天不敬大臣不容直臣唯一忠賢之言

是聽是從哉蓋忠賢之奸如鬼如蜮無事不

上下其手而忠賢之黨爲狐爲鼠無處不用

陰陽之術彼諸臣之疏安知無隱匿不以進

御覽乎即所進者安知不以言官之過端以激

皇上之怒乎且進之時又安知不涕泣仰求苟

容以乞憐

皇上之前即在旁之人安知無容氏輩窺伺

意旨委曲寬譬代爲解脫以希

皇上之見信乎

皇上之所以愛忠賢者出于至誠而忠賢之所

以欺

皇上者入于至神且以爲過直爲小心也

皇上何不于御門之時親渙玉音進大小九卿

科道諸臣詢以忠賢之惡將見赫然一怒有

須臾臆

不待臣言之畢矣臣此疏一上知

皇上必責臣治名必曰不諱事體然臣所諱者

先朝劉瑾馮保之事體所不諱者輒近緘默

將順之事體也又必曰姑不寬然臣欲

皇上嚴寃忠賢欺罔之罪并寃臣愚憊之罪也

伏乞

皇上俯察羣臣之言將忠賢亟賜處治即不遽

膏斧鑕亦宜投之邊戍以爲內官專恣者之

戒至容氏亦望早賜斥逐就外居毋聽與忠

賢交通則紀綱嚴明檢邪屏息實神人莫大之慶

宗社無疆之福也不然騎虎難下桃蟲拊飛他

日之禍將有不忍之矣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奏

聖旨

須臾臆

臣此疏一上知

貴州道御史張鑑奏爲巨憝雖已伏誅  
黨尚多漏網直陳媚璫之臣以申國法  
以昭公論疏

竊惟閣宦之惡甚于毒藥猛獸然不盡繇閣  
宦也皆繇一種無耻縉紳附之而成翼之而  
飛而禍卒亦縉紳受之逆惡魏忠賢崔呈秀  
表裏爲奸威福獨擅已經

皇上睿斷處分臣謂忠賢不能自爲也忠賢特  
受人擁戴而還爲人嫉使者耳卽呈秀亦擁  
戴之穢濁彰聞者耳臣記甲子年初入班行  
惟時權璫之勢已漸漸縱橫然而未甚也卽  
縉紳中有過內者猶厭然畏人知或有知其  
爲過內者猶逡巡不自安蓋尚知有廉耻焉  
臣目擊心憤曾具疏懇乞宸斷亟除內奸  
一疏大觸忠賢之怒幸

先帝優容不加譴斥臣時適與病會隨請告  
歸里以避其毒不意後來愈趨愈下忠賢之  
氣傲日熾月昌而附忠賢者之精神亦日新

月異有顯而附之者建生祠等是也有隱而  
附之者青衣小帽行八拜禮呼千歲是也有  
直而附之者稱功頌德等是也有曲而附之  
者結魏良卿爲兄弟認崔呈秀爲義父是也  
有拙而附之者以珠玉爲羔雁以苞苴填谿  
壑是也有巧而附之者以搜括爲公忠以鍛  
鑠爲精明是也有先意而逢迎之者忠賢意  
所欲去則代爲驅除意所欲用則代爲荐拔  
是也有後事而夤借之者如談邊事則歸美  
于鎮守之內臣談餉務則歸美于督漕之內  
臣是也有先參之而後附之者初猶迫于公  
論後則露其本色者也有先附之而今參之  
者勢炎則甘爲小人以逐羶勢敗則冒爲君  
子以護身也有附忠賢而爲忠賢所弃者是  
邪佞之屢憎非方正之不容也種種情態備  
極醜惡今冰山既頽猶曉曉自解是隱忍以  
避禍委曲以觀變也夫果憐禍胡不託冥鴻  
之高舉卽果觀變第緘默養晦焉可乎切爲

煬竈之不置而視釐之恐後也敢作新美之論以飾解嘲之非設有來日之忠妄希博名之迹諸臣縱不自羞恐旁觀者已代爲之羞矣臣請舉媚璫之臣而無言之有三等焉其一等漏盡鐘鳴之輩彼計忠賢得權之日長而一身受用之日短故苟可邀福于目前不惜遺臭于身後者如劉志選等是也其一等希榮干進之夫彼見株守者循資而積俸可以遷趨者一歲而九遷遂不惜枉尺之謀爲直尋之階如楊夢寰李養德等是也其一等乘機報復之徒彼計威福操自朝廷則臣下誰敢妄干威福出自貂璫則么麼亦可私借苟可快一時之意不悔終身之防如朱童蒙是也楊夢寰以兵科兼管工程得與呈秀朝夕密邇因而投身于忠賢從來工部錢糧俱交節慎庫收放夢寰欲便已私遂串合呈秀啖忠賢更變

祖制設立內庫數年間外解及搜括捐助銀兩

飽夢寰之私橐者不知其凡幾也且與呈秀此倡彼和創爲差同御史催欠物料之議使其議果行處處皆黃山之續矣大臣王永光因天變直言正老成憂國之苦心乃夢寰自陳一疏若怨若懟且倏而問卿倏而司空候而官保卒邀溫綸拾美席以去若而臣者真漏網之鬼蜮也李養德以已未進士躋躋尚書晉秩太傳有何品望而速化乃爾不過拜忠賢爲義父奴顏婢膝以承歡又日伺

廷臣之動靜以報之本廠而肆其萋菲則不獨爲忠賢之孩兒而并爲忠賢之番役矣又何怪其忍心悖理母死不奔喪乎若朱童蒙尤異焉童蒙初亦依附有道然爲兵備蘇松時暴戾貪縱江南士民怨入骨髓巡撫周起元據實糾參職自應爾旋奉旨責起元以排擠抗違而鑄其殃

皇上試觀國家自設官未有巡撫以叅一司道而削籍者乎此非有通天手段何以若是蓋

起元曾疏救楊姜以此開罪于李實童蒙爲起元所參快快不平遂暗通線索使李實潛通忠賢而起元罷矣厥後李實又有欺

若憲旨一疏參起元并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等六人而起元逮矣聞李實在杭州時每向人暴白以出疏原非已意乃他人做就迫之具奏雖未必出自童蒙之手然李實不參起元于他日而參起元于參童蒙之後不可謂伯仁非由我而死

外一虎金 卷之三 忠賢 九一  
也不然何參呈秀者殺而參童蒙者亦殺也更可鄙者童蒙以媚璫而得巡撫便因巡撫以媚璫延緩何地此時何時不聞選將練兵惟以建生祠爲首務以至引例奪情漠然罔顧倫理又禽獸之不如也夫童蒙必曰忠賢欲爲呈秀地也嗟乎嚴關重臣數年捍固尚不惟奪其應得之廕而促之以守制何獨戀戀一童蒙必與呈秀養德而並留也伏乞

皇上赫然一怒將朱童蒙李養德楊夢寰亟賜

處分其劉志選者蓋心事增倒身逆闕羅織皇親離間官闈已犯無將之戒難逃不赦之條宜勅法司依律擬罪臣非苛求四臣也去惡務盡行法貴平四臣不處不惟國憲未伸且無以服被處諸人之心矣若李實以一疏而殺多命且激變吳民幾成大禍罪不在忠賢下并勅法司徹底根究原疏出自何手庶奸黨無躲閃之地而新政益光矣周起元盡職任怨忤璫受禍被逮之日漳

外一虎金 卷之三 忠賢 九二  
人士相顧墮淚至橫坐以十萬之贖令其妻孥流離戚族驚逃尤爲可憫乞勅該部從優議卹他如劉弘化梅之煥程註等皆以楊漣熊廷弼故誣多賊今梅之煥程註已蒙恩起謫則劉弘化之贖想亦

浩蕩之恩所必有也臣從田間來不識忌諱謬聽忠憤伏乞

聖明省覽施行

崇禎元年二月初二日上

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這本說往日媚璫情事義正詞嚴可稱謹  
論劉志選業經處分楊夢寰李養德朱童蒙  
李寶已有旨了周起元觸璫被禍從優議卹  
劉弘化受誣之賊并行查豁該部知道

起冊

卷四



頌天廬筆卷之十四上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著

起用

李冢宰

公名長庚字孟白湖廣麻城人萬曆辛卯舉鄉試年僅十八恂恂若處子乙未登進士授戶部主事丁酉副考河南主試者頗專橫公惟容之不較人服其量是歲陞郎中治餉雲中部推其能丙午陞浙江右叅政庚戌按察山西辛亥陞

頌天廬筆

卷之十四上

起用

李冢宰

江西右方伯癸丑轉左乙卯晉北大京兆所至有惠政丙辰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已未陞戶部右侍郎專理儲餉庚申轉左侍郎壬戌遷南京工部尚書癸亥改北京戶部尚書是年丁內艱乙丑仍以原官起督遼餉旋引疾歸于時封公八十餘尚無恙日與兩弟長年長至擊鮮養志尋天倫之樂丁卯起南京刑部尚書

今上改元再起工部俱不赴或謂公乙丑謝政固也目擊璫禍慘矣有託而逃遂家居至戊辰

之辭殆不可解識者曰公爲人寬厚謙和絕無

營競而權衡大故從容愼密不漏針芒亦不露

鋒芒自筮仕以來數歷中外三十餘年未嘗掛

彈章一字蓋盛德佐以精心人不惟不忍議亦

自無可議爾方逆璫橫逞諸君子業履廟被唾

公雅不欲以氣節自暴故旋蜚旋避立于不爭

儒卯辰卽應詔起天下得以窺公之出處謂

初心何故藉口北山之詠若將終焉公之善藏

其用如此已巳封公捐館居喪哀毀有踰常情

頌天廬筆

卷之十四上

起用

李冢宰

壬申北太宰缺

天子特旨召公公感知遇不能辭天下想望丰

采以爲掃藩籬破資格抑浮競羅真才非公起

如公不可庶幾裴馬崔毛復出云

陳大中丞

公名于廷字孟諤別號中湛直隸宜興人中萬曆乙未科進士兩令劇邑所至著龔黃聲擢西臺彈劾不避權貴時論避之其按西江也值稅監爲虐公一切裁之以法不少貸地方賴焉

神廟末年

光

嘉登極公方以京卿內召會三案之議沸起公侃侃正論絕不以假借再佐司徒理錢法釐奸

外天腹錄

卷一四二 起周

三

剝弊國課大裕廷論咸服公正直之節經濟之才益推轂公連晉左右少宰而羣奸齟齬公無已時矣後高邑被逐會推太宰逆璫意有所屬公毅然不顧遂矯旨偕楊左奪職時璫欲始熾前此尚未有以大臣削奪者公正色立朝季小側目故首罹其厄云里居數載絕口不談時政丙寅緹騎四出道路喧傳將至某所公怡然義命裁之論者益欽公雅量非人所及會璫敗獲免

今天子明聖首注意公但長南憲取次柄用海內士紳無論識與不識咸欣欣加額矣

外天腹錄

卷一四二

起周

四

劉京兆

公名宗周字

號念臺浙江山陰人舉萬曆

辛丑科進士初任行人忠孝性成冰蘖自勵乙巳以親老請終養辛亥補原憲卓犖寡管勿與時宜甲寅乞假回籍蕭然樸素宵事詩書內人工紡織以給饘粥布袍恬澹相安纖塵弗染出入徒步安貧樂道鄉里推其賢銓曹重其清選授禮部儀制司主事號謙達俗秉心如水

嘉廟初姦逆亂政宵小成風公先發難疏論客

公三原金

卷六十一 起明

氏魏璫正人稱快於是邪黨側目下石中公幸

而免遂請告歸攜蒼頭一肩行李出國門居家宴如復有剽奪矯 旨公怡然靜養山中旋聞

諸賢就死 詔獄輿輓歸公乃裹糧驅僮不憚

千里過弔諸公之墓暨慰其子弟人不知其爲

劉公也其高風勁節世所罕匹戊辰

今上登極臺省交薦黃給諫承吳疏云清貞絕

俗恬素逸倫首攻客魏人服徙薪之哲後乃遣

榮辭位視同敝屣急流勇退卓哉中立不倚又

減吏部照如疏云二三孤介爲時論未剖者如

劉宗周首觸客氏魏忠賢幾致 廷杖賴閣臣

葉向高力救獲免嗣轉光祿丞時通籍逾二十

年猶嫌速化遂引疾去後起通政隨乞骸骨疏

中以進禮退義隱賑當時之主寺人者竟忤璫

削奪海內共推清介第一流已巳公起田間時

方急兵餉內外交匱公搜剔夙弊裁革繁費歲

惟節省金繒數百萬多所建立悉採納焉尋擢

大京兆復與時論不合拂衣謝政乃得

公三原金

卷六十一 起明

予告歸里人皆仰其高致焉

錢大司徒

公名春字若木別號梅谷直隸武進人登萬曆甲辰進士父啓新翁居柱下以建儲批逆鱗直聲振天下遂于易著書滿家以理學著名公少承家訓言動不苟而恥爲詭隨筮仕高陽令荒盜並起能使蒙袂左食而綠林茂跡近畿諸邑爭欲得之屢調屢格以拒輪者至羣而噪干主爵之堂卽臺使者撤止之弗聽也滿考移獻縣則以疲瘠人俱裹足兩院會疏以爲調難云故亦盜藪至卽擒其魁鹽斤爲厲申華之邑界肅寧魏瑞寢向用其兄橫于里占良人婦爲妾逮治之猶次骨積俸六年徵入爲御史糾攻僞學者遂目爲東林黨按楚又以爭藩田忤執政被擠例轉分巡甌江青田有盜殺官以計立致之墓下兵譁窘辱典郡者馳散之殲其渠以憂歸服將闋起尚璽尋少間寺轉銀臺右晉長祿勲適楊左事起一時名流俱與公暱公又不避形跡偕九卿疏糾忠賢與南樂同籍每爲識切

兩魏交惡泄憤修隙以蜚語入隨今私人以趙錢孫李芟除竟削籍

今上御極以薦起晉大銀臺兩貳司徒再以大司徒督倉時漕政敝壞倉粟不能支數月而一運首尾越三載幾于水瀆不可問

今上修復

祖制重于軍國停倉差獨任公公兼行饋運崇禎三年八月受事方完舊運并竣新運明年登庚更速

上論功旌敘陞秩加服俸有差公奉旨俟後運通敘滿考則旣襄五運矣會大司徒缺銓部疏其名上謂南人宜避地趨改南抗章請假給驛歸無何改補南大司徒軍興倏起復督趨之出先是薦公者謂其清貞自砥守正不阿而公亦自署爲姜桂之性已定柄鑿之勢已成宜其屢起宜歷與

野人曰歷選名臣或以才或以節然喜于豎節者多弗克盡其才急于見才者又逞逞駁

節以徇之求其兼焉者洵難其人矣公自宰  
巖邑暨登三事文武經緯左右咸宜而特立  
獨行百折彌勵通才亮節古人中何可多得  
當今中外告警兵餉孔棘如公者豈宜一日  
不在 朝廷或云 國家財賦取給東南  
留都計相匪公無堪任者五運之績何必減  
唐韓滉哉此則非野人所知也

范大司馬

公名景文字夢章號質公直隸吳橋人萬曆癸  
丑進士清貞端亮內行醇備燥髮就學便以天  
下爲己任有其先文正風父爲南寧守仁元公  
以恪脩直道著聞于時公筮仕東昌司李署其  
門曰不受囑不受饋人呼爲二不公平刑獄獄  
多所平反卯辰間山東大饑公條行荒政躬親  
賑恤所活以億萬計去之日十八郡邑肖像尸  
視之徵入爲吏部郎卽一襪被臥署中經旬不  
履私寓獎恬抑競銓澄澄流品海內翕然稱之庚  
申

光廟登極屬公署事仰副闕門旁求舊德枚卜  
則隨州蒲州南昌武進潼關諸公廢籍首起吉  
水名碩無虞百人皆 先朝黃髮開礦建儲授  
鱗觸忌守正不阿者人以爲

光宗一月堯舜公實襄成爲一時盛際云甲子  
冬起典選不報乙丑再補膺始奉 俞旨公見  
逆閹盜柄政府交關入 朝首疏清仕路養士

節以勵廉恥杜請託爲言奸人耽耽側目視之時相魏廣微猶以鄉曲故多方招致公竟不一投謁比當例推彼先授意部堂爰除異已則李次見應昇周來玉宗建黃白菴尊素蔣澤壘允儀張藐姑慎言劉養衷懋劉文石芳諸公也公侃侃與爭執義不爲徇兩魏乃囑私人曹欽程論李等而公不可一朝居矣于大遷日嚙舌出血噴濺几席踰日堅以病請兩魏恚甚盛氣待之賴夢水相公力調護得養病去計 陛見距

公入牋筆

卷四十二

起用

一一

陛見距

聞輒却立解京師之圍保承通良後鎮昌平拱

扈 陵寢

上知公功晉少司馬護運通州屹然稱 社稷

重臣蓋節義事功公實兼之六

野人曰竊觀乙丑時諸君子盡黜而學小用

事盲風毒霧障天蔽日士風廉恥掃地矣而

銓部公出山一疏力觸奸黨不以嚙血去位

其可得乎逮矯 旨不許添註明示永銅豈

知純孝孤忠根之天性彼怪鴟狂鳥何足嚇

公入牋筆

卷四十二

起用

一一

陛見距

文鳳哉至護黨害諸君子而及其後人退薄

城之驕虜而功在 宗祏世責爲重身命爲

輕奇節殊猷

明代指豈多屈始文正忠宣合爲一人者矣蓋

公之文章亦復羽儀 盛世所稱三不朽非

公吾誰與歸

吏部文選司員外范景文奏爲矢心入

告嚴請託以清仕路以養士節以佐平明之治疏

臣行能淺薄無足比數一壑自耳久已無志世用矣猥蒙

聖恩不幸起之田間俾以典劇自揣病軀綿力重任難勝兩次具呈堂官求爲代題而

嚴旨赫然立催受事臣卽沉疴委頓何敢再爲

僂蹇以緩 王程且當

聖明勵精求治 德意甚盛臣亦妄思澄清銓

序有以上稗

聖治萬一則臣區區私願也今天下仕路混濁

極矣圖職業之念不勝其圖榮進之念愛名節之心不勝其愛富貴之心舉國若狂嗜進

如鶩每怪古今同此人也何遂茅靡濶翻一

旦至此勿亦衡鑑之地先自不清巧營者一

歲數遷拙守者幾年不調顧天下中人多耳

此實教之使競而欲其恬淡寡營詎可得乎

臣卽不肖不願使奔競之風自臣身始竊念

除者有歲格其久近不得而私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績望其高

下不得而私也一人欲私不可得卽欲私一

人亦不可得斯不亦明白顯夷與天下可共

循乎若不論三者更于何論其繇別徑不問

可知將何賴以對天下且年來舞文玩法吏

弊叢生幾不可問矣今欲直窮到底一清穴

窟而自巳先有拖帶打疊不淨官長作事最

難欺者左右對此輩又何以爲類臣今與雷

次諸臣約一行請託臣不能爲之諱臣又與

同事諸臣約一聽請託亦願諸臣勿爲臣等

諱選人如林鱗集 都下臣不能一人障其

目而箝其口也明矣且臣非故爲矯飾不情

也誰無交知誰無情面臣亦豈與人異惟是

自反生平不慣倂仰一意報 國先在不私

寧忘交知破情面而必不敢負

君父以負此心耳天地人材爲天地惜之

朝廷名器爲

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萬世共  
之人還其人我無失我此臣心之可自信者  
而四方之人恐未必信臣之素實緣熟徑入  
人膏肓不有以力砥之而競逐無已廉恥風  
微其爲世道安所終也臣故預揭癡腸苦口  
道破無非欲天下各圖其職業各愛其名節  
恬漠寡營共偕于大道豈曰小補之哉自成  
成人之道似無先此除銓政大端稟臣堂官

次第上

請而夙昔盟心首以入

告伏祈

天語叮嚀庶無隕越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以後陞除推用一循資望可  
挽競風務著實行如有故違請託的指名參  
奏該部知道

請告呈詞 凡四通

爲因勞增病因病思親懇恩代題蚤賜生還  
事切職藥裹餘生志絕世用擬以

嚴旨敦催誼難假塞且堂札數臨惓切有加願  
此殊遇何忍自負力疾出山不揣區區亦思  
勉竭愚鈍澄清仕路以仰報

朝廷并酬知己夙心所自矢也十七日入署距  
大選止有八日職拮据從事不交睫者數夜  
僅僅無愆常期而雞肋之體不堪矣二十五

日入

朝立看掣籤吐血不止踰時乃甦初猶謂因勞  
偶發少息當瘥不意數日以來遍體如蒸眩  
暈怔忡一時并作自頂至踵無非痛楚緣職  
積病之餘元氣未復又嬰重勞遂極沉痾委性  
命之憂岌岌在目前矣憶職初就道職母見  
職帶病出門雪泣霑襟職父雖以大義相勉  
而意思鬱苦更甚于哭職此時恐傷親意以  
淚承睫不敢下然每一迴念中腸若割今值



疾痛夢中頻呼想父母念職亦應爾爾職承遣人歸聊作平安家報少慰親懷但職吐血時天下選人衆目共見萬一流傳驚當如何職因此悲思愈重病勢彌增延醫楊嘉祚傳懋光診視不言脉症何如而但言亟宜蚤歸職所以憂懼交深躊躇再四而不能已于乞身也伏祈俯垂憫念准題回籍從此慎醫藥以自輔供菽水以娛親倘荷延視息皆鴻造所留卽終填溝壑亦銜結爲報職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二呈

爲病勢日深職守難曠祈速允放以重部務事職具呈請告蒙批本官以夙望被召到任以來裨益部事甚大曾幾何時輒言休沐宜以國事爲重力挽去思也切職力疾到任時不滿二旬事僅完一選任過其量罪浮于功于國家有何裨益乃蒙溫語倦留期望過厚敢不勉抑去思以副策勵但職之

病症已經匝歲之久卽今調理亦非計卽可痊劇司難容臥理于舍不禁牽情數念展轉病在心頭職把鏡顧影覺形容減平時十之五精神減平時十之七長安上而縉紳下至輿臺莫不知職之病而此段情事尚未必知已人六知職必去矣若日日言去而徘徊顧戀天下其以職爲何如人衡鑒之司首重表率已先如此衆何觀焉是其病也猶以痼疾廢衙門之事而病而不去也乃以濡忍傷衙門之體職因此益鬱益病亦不敢微賜調理之恩矣惟祈速題致仕回籍或謝此官以厭病魔但不至以抱病遊子貽老親之憂曠官病臣妨賢者之路其所裨益似爲更大冒昧再懇無任悚惶

三呈

爲親病身病相關益迫再懇速放以盡子情事頃職具呈請告慮及以病憂親猶是意中揣摩然嚙指覺痛此心已怛怛動矣今日家

人馳至傳言職父母聞職吐血日夜驚憂悲  
踊不止然職終鮮兄弟孑然一身與父母相  
依爲命經月爲別輒便神傷家庭每談及絕  
裾倚閭之語意色遂爾慘淡不樂今職父書  
中云誰非人臣而不惜其勞誰非人子而不  
愛其體兩老人念兒甚望見歸切勿矣職讀  
未竟血淚潺然職母素有痰暈之疾鬱卽舉  
發倘久望不歸復增前症職真天地間慘民  
萬死不足自贖者職思 國家恢弘爲綱未

卷一百一十五

十六

嘗以仕進之路強人而廣厲微權不過以忠  
孝之道風世若職偃臥杜門濡忍不決進不  
足盡忠退不足明孝而浮沉不進不退間且  
大傷廉恥職卽不肖必不敢自外孝治之  
朝而

明良在上述可使下有忘親之臣乎且堂諭留  
職將以用職也職方寸已亂不能効用矣用  
職不若成職予職以官不若予職以命輕重  
之間不待智者知也今疾勢日漸沉危生死

只在奄忽伏祈早題一日早入里門得奉遺  
體以慰明發合家感錫類之仁卽持朽骨以  
正首丘亦奕世矢捐糜之報情亟籲天一字  
一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四呈

爲病亟意促時刻難待四懇速放以救垂危  
之命事切職三呈控籲亦幾情迫詞窮矣未  
蒙矜允豈以職飾無病爲有病乎昨家人倉  
皇馳至誰不見者職一夜悽痛增病十分誰  
不見者若以病誣親以身病欺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君卽此便是通天之罪不可勝誅而職敢乎哉  
憶前歲職父薄宦吳興病肺幾殆恐至驚職  
匿不使聞然職見家報朦朧墨墨心動卽介  
馬而馳水陸三千餘里十日而達榻前一慰  
瘥卽霍然爾時真病尚不言病況今言病病  
何待言職所以驚寃墜膽痛切存心若自身  
狼狽猶是小事矣夫人孰無病而職偏以病  
累親人孰無親而職親偏以子增病方今才

賢輩出需次待用何止職一人而職雁行中

斷烏哺牽懷則職一人也前之叱馭爲急

君命今之乞骸爲紆親懷進退之間皆非得已

不然畏路馳驅尚抱病而來清署從容乃無

因而去耶職言止矣千言萬語惟有一病千

禱萬祈惟求一放放之早晚實關生死知

堂臺必憾然有動也伏祈卽賜具

題早歸田里其于職命何異再造職無任懇

籲之至

爲文廣年 卷一百二

三

附詩

歸來

素衣生怕染京塵乞得江湖老此身無用將從

樗櫟伍有家願與鷺鷥鄰桃源遁去何知晉東

海死寧不帝秦

時適齊有異譚故云

夜月幾迴勞北望衝

天黑氣壓青燐

孫銓部

公名必顯字克孝別號意白陝西潼關人萬曆

丙辰進士家學世德素負澄清雅志父黃門肯

岡公在

神廟末年以忠諫著聞公筮仕版曹辭癘差而

專視草于國計民生良多裨益嗣除儀部清

望彌重冢宰趙公南星維新銓敘特疏言司屬

繇上首薦引非公奉

聖旨發單諮訪輿論僉服其繇訪入銓者自公

始公敏歷四署飲冰茹蘗獎恬黜倖太宰倚辦

若左右手比太宰被釐楊副院漣左僉院光斗

高總憲攀龍魏都諫大中諸公後先削逐交游

競相規匿公獨縈纒有加卑躬飲餞深銜焉

乙丑攝選會推劉曰梧韓光祜郭之琮諸人大

觸瑞忌謂劉郭係南昌蒲坂相私人韓爲應山

至戚張訥諂附瑞局彈韓發難因借啓事矯

旨謫公已而大獄煩興緹騎四出其逮二十一

人時哄傳續補公等四名以疏先入得免公躬

耕奉母與長安馮公少墟講求心性之學樂天  
俟命絕不與門外事然于檻車度潼如顧公太  
章惠公世揚王公之案必破家拯其軼旣一勿  
患難生死夷然不以介意鄉人王紹徽素與公  
忤語傳京師故陳御史唐謨具疏追論云公係  
故給事中某之子云奉旨世投門戶着革  
職爲民復有被察銓郎郭士望叅公東林梟魁  
不應漏網遂治覲獻媚逆璫貪錄用公禍且  
叵測際

行狀

卷四

起用

三

今上龍飛 詔復公原官雖楊維垣四黨積議  
指公爲吉水鄉公舊宰趙公之死黨而詞林臺  
諫連章表二公公清狀公與二公友善則公正  
氣芳標益確有定論公乃獲起用矣公在功選  
凡十月彙拔衆正擯斥羣小糾僞官假印袪弊  
務盡年例考選堅持舊章王太宰永光嫌其異  
已百計阻抑公屢疏引退俱未獲允迨擢公太  
常少卿督四夷館

上特加昭對責成公久任其同推科道三人悉

外轉于是浮議朋興省疏乘之莫須有三字于  
古同寬緣堂官夙劾卒中考功法去而銓法始  
大變矣

野人曰古之論人者必曰其家世可法也今  
之黨禍則家世或爲之累吾于孫公事未嘗  
不三歎也天啓乙丑時公已初服矣彈者猶  
追論肖岡公夫肖岡公當萬曆壬癸間劾稅  
璫豪宗及考試科場諸事侃侃論列竟被排  
擠例轉遂引疾不仕以有公爲之子也噫烏  
知夫揭其橋與梓而置之網羅猶夫揭日月  
而行也哉

頌天賦

卷四

起用

三

沈憲副

公名萃楨字衷中浙江平湖人登萬曆癸丑進士性精敏潔蠲不習阿徇初任工部主事主荊州權政以廉聞已未繇南兵部郎出守蘇州釐弊剔奸百廢並舉而廉節愈勵一絲一粒無所利于地方卽猾吏欲悅以非道不能也遇有司以禮不假顏色不通問饋識者以爲得體吳江令曹欽程癲而貪獨以淫刑搏強項聲怨黷大作公列贓跡注下考令求解不得則浼要人居問于撫臺撫臺從容言于公是亦有能名或可寬也公曰彼惟有一能耳撫臺曰何能公曰能鑽刺撫臺嘿然繇是下檄逐之庫缺千金欽程乃大出玉帛器玩之類陳于公堂驚者出入計量如列肆然月餘始畢聞者醜之欽程旣敗衛公甚走間道通于璫五年至太僕寺少卿當公陞福建憲副歲壬戌至轉本省參政則甲子是歲欽程已在工部所以媒孽公者百數公因太夫人病業請告竟因欽程浮言落級其年丁內

艱戊辰逆案定欽程論死已已起公岳州右參政庚午陞湖廣按察使備兵蘇松疾不能赴辛未補福建按察使公聞山海報警引先國後家之義單車叱馭危疆以安壬申復以父老丐養兩院堅留以齋捧事畢過歸定省癸酉東南多事復用公爲蘇松備兵使者吳中士民聞公復至如賀再生公之得人心如此

頌天臚筆卷之十四

吳門布衣金日升著

起用

呂大司馬

公名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生有夢月入懷之祥天性孝友忠鯁清介萬曆壬子癸丑聯第進士初任兗州司理清節如水聽斷如神執法如山平反矜全不可勝計丙辰大饑公單騎行荒煮粥賑濟全活二十萬三千五百八

頌天臚筆

卷之十四

起用

十餘人又捐俸施藥掩骼骨故無保甲公毅然力行後妖變猝圍城城賴以全魯人肖像尸祝久而不忘已未以卓異徵吏部盡謝請託饋遺雖政府堂官座師不少徇輿申

光宗崩百官欲見

新君大臣與中官中阻公與耿孟諸排闥厲色持論嚴正竟請見

新君子慈慶官門而退次日中官導幸小南城公與張浮西手書約科道責閣臣力止之隨上

疏爲社稷付託甚重等事以保護

聖躬近侍不許干預政事及防微杜漸爲言使此說行豈復有魏璫擅竊之事哉在班行風裁凜凜有某要人請聞公正色拒之曰彼招不來麾不去者何人哉南樂以座師投書不受與諸要人皆斲之甲子推孝功郎掌計遂矯旨另推此璫局摧折縉紳之始也十年山居究心伊雒性命之學遠近化之作石隱傳不出有同年謂機緣可乘者公答書有士守道猶女守身之語會河南建逆祠發募簿勒令鄉紳助工公曰吾輩助工士風掃地與一同年浮沉募簿于他邑璫局深嚙之嗾其黨某御史詆公講學尋矯旨考察吏部意在公也公與馮恭定少墟先生友善恭定每稱公爲伊維正傳明道之後一人也恭定序公存古篇璫局深忌會某兇謗公于崔或勸公毀恭定序板通書于崔公曰有命崔愈斲公丁卯夏已傳聞公姓名送璫欲中以危法公坦然如也

頌天臚筆

卷之十四

起用

熹廟上賓而寢崇禎改元戊辰言官交章薦起  
尚寶卿改太常少遷正卿公作感遇詩十二首  
毅然以天下爲己任己巳秋上敬陳堯舜之道  
及保泰防微八事兩疏皆闕切  
君德時政之大者

上省覽月餘方下皆嘉納之先是疏不卽下  
衆皆爲公危政府亦尤公及疏下衆始仰

上之虛受而歎公之忠誠所感也會南度如洗  
截漕軍譁岌岌朝不保夕庚午廷推以公行

領天牒生

卷四 吏部

三

陸辭曰

上目送久之已而召對問曰此人何可使之  
南其見知于

上如此而忌者眈眈矣公清操冷面三年風清  
弊絕東南晏然所積蓄以百五十萬計節省以  
數十萬計識者謂公有社稷功督儲歲有贖  
費公分毫弗私而始終無一帕入貴要門亦節  
省萬餘金修建倉場助餉利械興學置田皆有  
疏報尚餘五千交代而弗以上

聞清畏人知公有焉癸酉擢南大司馬三疏乞  
退不許

溫給有才品貞練實心任事語蓋異數也天下  
皆以世道主持時艱幹濟仰之如孤松挿漢砥  
柱迴瀾矣

卷四 吏部

卷四

三

四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呂維祺謹啓爲

社稷之付託甚重

睿躬之調護宜周謹瀝愚悃仰祈 鑒納疏

臣竊惟

先帝嗣登寶位甫閱月耳而 發帑撤稅用賢

錄棄恤驛矜囚種種善政日不絕書廼忽一

朝上賓大小臣工以及輿僮早隸亾不悲悼

擗踊孺慕殷摯是

毀下億萬世治安之基

先帝啓之也中外臣民舉欲

殿下早正大位以庸

帝眷頃臣隨諸臣後于 慈慶宮門虎拜山呼

儼

天顏千咫尺諸臣親

殿下粹潤之姿墨戚之容俱手額稱慶以爲吾

君有子 社稷之福也雖擇吉具儀奉有 令

諭而人心亟切瞻仰 神器不宜久虛早一

日早受 神明一日之眷早慰臣民一日之

心當事諸臣自有老成長慮無庸贅矣惟是

殿下一身是

皇天后土之所倚眷

二祖

列宗之所付託

先帝之所鍾慈而百官萬民遐邇華夷之所仰

望者也起居宜慎問誰翼護飲食宜節問誰

問視左右不得嘻笑于旁問誰齎肅侍御不

得雜進于前問誰防閑閣部大臣此際必倍

頌天應

宋一四

起用

費苦心

九廟之靈實式憑之天下有常有變有經有權

則輪番入直宜于 宮門近地每日同科道

等官朝夕問慰凡所以開其心定其志安之

貽而萌之消者無處不到無微敢忽寧過計

勿拘常格寧豫圖無舛姑待而

殿下尤宜不時召見商量大禮顧問政事宋儒

有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

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



性故諸臣之入直

殿下之召見非獨備呵護抑亦所以廣

聖聰也至于親近內侍急擇老成忠謹者四五  
人各以姓名達之中外俾曉然共知以重厥  
任第不得干預政事卽 官中受

先帝之付託以保護

殿下者更宜倍加維持而益篤恪靜一切用人

行政小者由閣票擬大者召見面商輿情必  
協 中旨必慎蓋防者不于著而于微杜者

不于成而于漸嗟乎

先帝天縱仁聖中道崩殂日來中外率疑進御  
無節陰蝕有自雖悠悠之口未足盡憑而俾

臣民抱終天之恨者恐不獨一御藥房之崔  
文昇也秉國鈞者必有以處此矣臣于今日

惟願

殿下蚤嗣

大寶倍加調護稍節哀痛以迓

皇天之眷以慰

先帝之託以答天下之心是日百官悲痛之誠

翼戴之忱憂危之恩人有同心臣情倍切臣  
心倍苦用敢入

告當事諸臣計必出此臣寧多此一段未議儻

以爲臣小臣也是何足以知 國家大計者  
而姑置之臣滋懼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奉

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公云服室

卷一百一

起冊

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卿管少卿事

呂維祺謹奏爲敬陳堯舜之道願

皇上純 聖學懋 聖德熙 聖治以恒保泰

運疏

恭值 鳳曆復頒

龍德恒耀正三載熙績時矣廷臣當無不因時  
効忠而微臣此疏直欲

皇上爲堯舜或曰

皇上方皇皇時艱言堯舜迂矣不知臣并緩言  
公天廬等 奏 一日 臣等

時艱謂爲時艱者正須從爲堯舜做起耳

皇上英明天縱既可爲堯舜若一片憂時苦心

豈欲爲三代以下主亦豈欲爲漢宣正欲爲

堯舜者也惟是有

君無臣往往負

皇上德意卽老成忠悃亦苦奉交難洽則所以

提轉一世之精神躋之唐虞還在

皇上夫堯舜豈

皇上所難爲哉只就向來所皇皇者而尋其源

提其要卽是矣故莫如純

聖學懋

聖德熙

聖治三者而已今

聖學何嘗不純然學不如堯舜非純也堯舜之  
學其要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我

皇上試思何爲人心何爲道心何爲道心中之  
人心不但聲色當遠宴樂當節御宦官宮妾

當嚴卽舉念在道而有所偏喜有所偏怒有  
所自用有所執而不化亦屬人心願

皇上時時提醒此心常使虛明活潑允時時與

賢士講論不輟以涵養心性消融意見是爲  
不雜而精不貳而一不怠不亢而執中然則

皇上之學一兢業矣今

聖德何嘗不懋然德不如堯舜非懋也堯舜之

德雖欽明濬哲不敢自滿允必詢事考言關  
門達聰何虛也

門達聰何虛也

皇上聰明神聖天下莫及然愚者不有千慮之  
得乎聖人不採狂夫之言乎今已樂取尤見  
大聖人之無我其心愈虛其德愈廓然則

皇上之德一勲華矣今

聖治何嘗不熙然治不如堯舜非熙也堯舜之  
治其大者不過宅樛播穀若二十二人時亮  
天工是爲急先務急親賢

皇上綜覈名實加意富強急誠急矣第恐欲以  
一人聽察欲事核人人皆如理勢絲愈急愈  
頌天履  
朕我

皇上何不以擔當責政本以勞怨責部院以地  
方應做事責督撫量才而策按程而課必于  
先務大綱領處處急提挈之必真知其賢急親  
任之所謂任一人足領袖千萬人提一事足  
該括千萬事此也如慮賢實難知不曰忱詢  
遠佞乎不曰善好不善惡乎不曰國人皆賢  
然後察而用乎然則

皇上之治一巍蕩矣

聖學純析理愈精而不惑  
聖德慈取善愈大而不爭

聖治熙天行愈健而不息我

皇上清明在躬而不邇不遠推心置腹而勿貳  
勿疑至于爲閣臣者當任天下之重篤納牘  
之誠厚回天之力爲大臣者當鑒覆轍之伏  
戎思盡瘁之篤非爲羣臣者當各脩職業共  
破藩籬勿規利閥牆勿占風轉脚

上下交儆如五味相濟如同舟遇風而又申明  
公履  
米一四

正學激厲廉恥使人人各發良心視爲

君父如爲官視國事如自己家事方且拔茅  
以孚其志包荒以大其容朋以渙其羣戒  
繇以防其富勿用師以消其吝如是有不交  
而志同者哉有不財成輔相食福元祉者哉  
乃知

皇上上必不可不爲堯舜諸臣必不可不致

君堯舜底三載庶績之熙基萬年有道之曆在  
此日矣臣願

19

聖旨這所請純學懋德熙治直法堯舜知道了

上下交儆乃克保泰諸臣亦當省勉該衙門知道

頌天贍等

茶

起用

Test

以翼中興疏

臣讀易至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以爲泰當拔茅全盛之日方食其福何遽鰓鰓若此蓋陽盛則陰卽伏交難而際甚易故四卽曰翩翩不富以其鄰慎微也智士見幾

貴於未然忠臣憂之國無敗

皇上萬機繁滿託手自歸清靜者西宮長壽

虜就索治平漸有次第豈

皇上轉有侈心是必不然惟是竊見我  
皇上三年來何日不焦勞何日不虛受何日不  
清心寡欲乃近日聖政較之初政似微有  
不同者在世情或謂無傷在

大聖人則不可不思所以防之如

皇上初何嘗不勤批答朝士夕不近始有留中者或疏言無當或事當詳慎

聖意固自淵微然留中多則疑慮起久之恐有  
宮府緊隔之形此微之當防者一

皇上初何嘗不虛懷商確惟是閣臣稟擬或有  
不當

聖心者改票徑批誰曰非然第就中亦有當執  
奏者

明主可與忠言將順可忘匡救此微之當防者

皇上初何嘗有心疑厭惡然列服者皆臣下  
自取且雷同之屬既深偏黨之說復相惑久

之玄黃漸興共變難進此微之當防者二

皇上初何嘗不講筵日御近開始多停免  
進講漸稀

皇上豈以爲  
君德成就無關啓沃乎此微之當防者四

皇上初何嘗不寡嗜慾慎宴遊近日得無偶涉  
乎臣固知偶涉原不足累傳聞原不盡責但

謂

皇上養德養身不可不於微漸處謹之此微之  
當防者五

皇上慎刑獄無不命法司審讞而間亦有下  
詔獄者且登聞鼓恐長鬪訟之風禁地

灑血或啓輕生之實此微之當防者六  
皇上重廷推無不點用正推而近始有用陪推

者雖簡用原出  
上裁而用陪終非常典此微之當防者七

皇上作言宣之氣或下詔求言或虛懷聽受  
李而過因言者論事或未盡當未免流譴謫

寒蟬結舌恐此後或有大奸邪大事機畏禍  
不言亦非國福此微之當防者八臣竊慨

今天下如入身之危痺形貌雖存元氣實虛  
困我

皇上勵精求治邊腹內外錢穀甲兵吏治民生  
紀綱法令始稍稍有起色正須從此保護永

命而  
上下或未盡交臣降或未盡孚治效或未盡奏

奏

所恃者惟

皇上一心耳臣望

皇上自思自維自爲社稷計常提醒其初之

焦勞初之虛受初之潛心寡欲凜凜於防微

杜漸而巳至於用人爲國治大綱宋誤用一

楊畏遠使元祐變爲紹聖蓋陰陽之辨消長

之微願

皇上慎之又慎防之又防耳渥奉廟清卿儘可

一博客容之福豈好以言自見蓋念公之

君德國是則復治亂所關不小受

皇上厚恩不敏不言不忍不言于念孤忠冒責

宸嚴如蒙

皇上俯賜轉圜採納中興泰運實基於此臣

不勝切望幸甚

崇禎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這所奏圖治慎微各款關切朕躬的知道

了票擬商確務當會推正陪簡用俱已有旨

不必又陳該衙門知道

石隱居先生傳

新安呂維祺著

先生不知何許人姓石字隱居居失其名其先

世有補天功賜姓石遠祖石某居歷山與舜友

善及舜貴爲天子命青州與鉛松同貢舉謝金

某八族佐夔典樂神人以和百獸率舞舜崩遠

隱後與務光不受湯讓沉于澗水秦始皇欲

駕海求神仙驅先生族屬行役甚急或輟之見

血中葉祖黃獨不樂就辟穀州獲免嘗獨行地

上遇張子易曰孺子可教也命子房三進履授

一編爲帝者師後子房遇于穀州黃尺牘

立祠祀之以是先生家世清白族屬繁衍綿宋

下其在泗州端溪荆山太湖大理靈璧諸族尤

見重于世先生性喜山林不求聞達秉氣堅貞

貌修而中實其爲德也巖巖落落磊磊漸漸性

至孝嘗橫槊道江中人稱石孝子與彌成子五

鹿克宗同筆研爲名儒仕爲司刑平冤獄人有

嘉肺之稱稍遷秩與薛道衡同中書門下辦事

先生冷面直躬于私無所屈阿朝士指之曰某

可破也不可奪其堅尋不樂仕與陸績同舟歸會上方建良巖整以金幣徵先生先生不肯起乃徵先生別族一人至或欲起先生爲景陽殿待詔先生託病固辭時奇章公牛僧孺專政以甲乙丙丁品天下士先生私念曰鴻鵠巢于高林鮐鱓穴于深泉夫吾亦有高林深穴也遂結廬南山下高臥不出家雖負郭足跡不履城市終日不言塊然獨處或曰以先生之質卽爲秦之梁漢之柱華林之勦湘源之冷吏張顗之忠孝僕印何不河致身通顯而一寒若此乎且以先生置之泰山之巔必觸而成雲不崇朝雨天下顧長貧此耶先生不答人莫知其故獨張碧嘗遺先生詩有寒妾突元秋水作骨及壓風雷塞龍窟之句虞茂憤然謂曰徒然抱貞介填海竟誰知蓋諷先生仕也先生亦不答遠族某有善醒酒者爲李德裕所知朝夕狎近所羅致甚衆先生獨不往謁先生嘗讀金人銘曰勿多言多言多敗遂自念曰士大夫有憂國心不可有

憂國語彼晉之言者是或有湧焉坤四不言括囊无咎乎自是不妄與人語雖有問者亦不答時有異僧與談至理先主唯點頭先生知兵法嘗演風雲八陣或傳先生前身是星精所化黃中通理有經濟實用先生弗居也先生家有虎頭子性勇不畏嘗爲熊渠子射坦腹受之後遇李廣亦如是先生戒之曰汝後無復爾有兩臂鄧奮臂爭界先生每以戒其族米芾一見先生卽具袍笏下拜呼爲丈時與太守虞愿一晤其宅罕得見其面是故人莫之知先生也客曰遊南山見先生族屬甚夥皆通達可愛引致之爲小友一樵者曰子未見石隱居先生乎客曰吾未之見也樵者引客訪先生于南山之麓見先生癯而清恭而安端而止厚而重樸而通達強先生起揖之曰嗟夫近先生之居若此其甚而不知先生可無責沈乎遂與先生定爲石交以安車迎先生朝夕晤對枕漱與俱時山後石虛中羅浮石文侯歛萬石羅文弘農陶泓祖徕

蒲玄圭皆在坐日與先生相視而笑莫逆也  
或謂客曰宋愚人得先生族名燕于梧臺之東  
以爲至寶周客笑之子得無類是乎先生亦心  
口自語曰吾不任爲亭長久矣彼之言是吾請  
去客皆不答愈加愛敬相與共隱不仕號曰他  
山先生以比于陶淵明之醉石  
裨史氏曰先生蓋古之介士哉于世踴躍涼  
涼其致甚冷世所傳帝臺棋烏場珠許山香  
及陽羨武昌諸事皆近誕雜石曼卿莊笑答  
城事于傳有之先生亦不信先生嘗服漆棺  
六順六逆語至石奮石建石顯石季倫雖貴  
盛先生亦弗以爲族後多敗如先生所料先  
生族如魯如礲如礪如磊如礪如礪如礪如  
礪如琅玕如礪礪甚多然皆無所重于世不  
然則銜而求售也如卞氏璞竟刖而泣豈不  
悲哉先生獨質任自然不雕不磨見機而作  
深臥白雲是真不愧補天沉瀟及不受秦鞭  
者易之謙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其先生之

謂乎客何人也而能知先生遂定爲石交豈  
亦虞愿陶淵明之流耶



南京禮科給事中楊棟朝題爲逆璫惡貫已盈朝野積憤有日惟 聖明大奮乾斷立加殛遂以快人心以清 君側疏

臣觀今日天下極稱多事矣東北之梟獍未除西南之咽喉復梗而物怪人妖風靈地震種種不祥之狀無非欲

皇上惕然修省以成安攘之治然

陛下自登極以來視朝講學起廢用賢兢兢舜業之念誠足超絕前代而鞭駕後王又何事

每三服至

卷一 日 起

三

足當修省不意有妖穢不祥之戾氣凝結肘腋如憲臣楊漣所參之魏忠賢者夫忠賢種

種罪狀漣疏已明 臣不敢再爲掇拾以漬

天聽獨念忠賢一刑餘小人耳何以仰承皇上之知遇既惓惓念及之又破格而寵眷之至此極也蓋以

皇上幼冲之日忠賢以服役之小節効有微勞實非本心也其希望有今日也久矣使稍知敬畏邀雨露之涓滴偷狗馬之餘年詎非忠

賢不世之奇遇奈何目不識丁腹饒有創寢假而結客氏以固寵眷復布爪牙以恣啗肉而 朝廷臣民盡皆側目矣至于阻礙老成禁閉正直知有一己之喜怒不知有

主上之天下與

祖宗之法制據其倖倖欲逆之狀誠有臣子不忍言所不敢爲

陛下聞者乃忠賢自明之說曰孤臣慙直而

陛下之慙忠賢也曰勤勞積著任事過直又曰

每三服至

卷一 日 起

三

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嗟嗟使忠賢而得爲慙直則古之亂臣賊子皆得以慙直自明又使忠賢在

陛下左右而便不爲孤立是豈豺狼于几席置蜂蠆于股掌間也豈不寒心耶且其賂徑無

涯之慾搜括之術漸及留都藉 明旨以恣

盜行假傳造以搜公帑如龍旂如蠶袋據所

頒式樣工料挾要銀五六十萬寅緣之奸黨

仗爲冰山鉅萬之金錢盡入私橐裁減過甚

則羣小必向而訴曰曾于內邊魏公處費了許多使用稍不稱意又私相計曰必急走魏公處弄得一嚴旨下來夫官禁何地稟擬何事也宵小且大言無忌敢于玩弄是邃密之處爲忠賢壟斷之所詎可謂無外人知覺也今近而中國遠而四夷孰不知朝廷之上有一惡瑯者是可生死予奪人也是竊票擬之權而大臣小臣惟所斥逐也從此而趨羶附臭者邀非分之求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念邊疆自此日蹙盜賊自此叢起宇宙無光兩間若晦詎非忠賢一人爲一世釀禍作祟哉惟

陛下以楊漣一疏逐一省覽勅下法司嚴加勘問如果情理未真則諸臣當伏妄言之罪如寃得實或誅或遣自有

聖明英斷并有

祖宗三尺在恐不能爲忠賢貸也如此則閣臣必不求去小臣必不紛囂人情之惶惑盡消

東西之戡定立待萬世而下將頌

聖天子一番勇斷一番振刷而臣民且共欣躍于清明之化理矣

天啓四年七月十三日奉

聖旨

頌之

卷一百一十一

忠貞

河南道御史趙應期等奏爲憲臣持論甚

正權端罪狀已明仰祈

皇上大奮雷霆威丞賜處分以伸一國法以快輿

情疏

臣等承乏南臺念歷時事每慨天變頻仍外

侮狎至以爲

皇上負堯舜之資席熙洽之運何一旦天步多

艱若爾今見輦轂之地未清

君側之惡未除竊歎封豕長蛇已處腹心欲望

續文獻堂

卷一百一

起用

三

外變之不生心有是理乎有如厥監魏忠賢

與客氏驕橫不法表裏爲奸可一日容于清

明之世哉憲臣楊漣入告

皇上傳播遠邇莫不舉手加額謂一經

聖覽而忠賢當立置之法矣乃數日以來于漣

則嚴旨切責于忠賢則溫慰再三

臣等思

之真不得其解豈刑餘小人偏足以動帷蓋

之思而秉憲大臣獨不被嘉納之典乎抑辭

厥數語果爲忠義所激而請劍危言反以沽

直煩聒乎人言忠賢魁柄獨握神通廣布力

能取 旨如寄

臣等料

皇上英斷神聖萬萬不肯借人以叢而 旨意

先後令言者不藉爲口實乎且

皇上以不辨爲小心其不辨耶其辨之無可措

一詞耶其小心耶明知無奈之何而付之若

罔聞耶忠賢自

皇上御極以來怙寵專權熏天燦日禍福憑其

片言生殺恣其曾臆銜恨地下者莫白覆盆

續文獻堂

卷一百一

起用

三

之冤掛冠長往者又斷通都之目馳騁直逼

至尊警蹕僭擬 乘輿甚至 冢嗣宮嬪民間

嘖有煩言種種不法駭人聽聞此皆臣下不

能言即言之未必盡洩獨不畏強禦挺身言

之豈非朝陽之鳳空谷之音乃志足貫金石

而誠不足以格

人主乎

皇上明並日月威擬雷霆何難剗此私愛以謝

天下而 王綸太褻正臣奪氣自此臣工皆

不敢言矣忠賢益大肆其惡而不畏言矣

上亦疑臣下之邀名而不樂聞是言矣倘其黨

與已成根蒂盤固國家之大機宜大利害皆

一手握定則流毒厲階有人臣所不忍言者

恐

皇上不能爲忠賢計忠賢亦不能自爲計矣

本朝汪直劉瑾王振馮保之流初未嘗不小

心恭謹取媚于上卒至釀成小人之禍身且

不保忠賢勿念四臣之盛時但念四臣之敗

時自此必不敢再入翠華一步而求退省之

不暇矣夫

皇上聰明天縱遠過堯舜于漣之言獨不當優

容而復轉圜以受乎望

皇上即簡發楊漣原疏立時逮問以爲內臣干

政之戒如垂憐服役日久犬馬微勞亦宜褫

奪其職使之歸里并移客氏于外宅勿令出

入宮掖即傳應星等無使漏網則

皇上從諫如流之美追踪唐虞四夷生心者亦

將相戒以爲

天子聖明慎勿生心而萬年磐石之業賴此舉

不淺矣

天啓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奉

聖旨

寶三院書

卷一百一十一

三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鍾羽正謹奏爲講學  
欽贊 聖功仕學原非兩事敬整愚心以  
明古義疏

臣 叨仕 聖朝伏覲

陛下篤志向學緝熙惕厲親 日講御 經筵

講讀之臣詳詳進說文武卿佐序列充庭

皇上潛心聽納日就月將大小臣工靡不歡欣

頌祝惟願

皇上聖學日新 聖德日躋登唐虞三代之隆

仰天下臣民莫不同心而向道此舉 朝之

同心也夫 君者臣之師者也師既向學臣

獨敢自棄乎且仕學非二道也學者學其所

仕者也仕者仕其所學者也賢傳聖經總是

治平之具官守言責孰非性命之精若判而

二之豈士之學經徒爲俯拾青紫一登仕路

便可弁髦經傳而嚆口講習之功耶學之不

講是吾愛也非吾師之訓與若 帝王可不

學則精一者何傳大臣可不學則啓沃者何

事羣臣可不學則牆面者何云前代勿論  
祖宗設講讀之官崇 顧問之佐何者非勸

聖學以爲臣民之法乎法而禁之其奚觀焉

或以爲 國家多事兵寇相仍講學似爲不

急 獨以爲文事武備原本一宗稽古聖人

赫怒發于道岸誅伐出于帝側誓師動衆必

以降衷恒性爲言至于魯之多士克廣德心

晉之元戎詩書禮樂豈必無學乃能用武也

哉 待罪西臺竊見左都御史鄒元標理學

節義卓冠羣倫左副都御史馮從吾默誣潛

修特超塵俗其在衙門振揚法紀表帥憲臣

案無留牘庭有暇功至其倡明經學成就人

才孜孜惓惓惟恐一日不聞道義之談一人

不入聖賢之域其仰贊

皇上講學之勤率臣民向歸 皇極功甚大心

甚忠且勤也而奈何其禁之也書院之設實

爲王畿首善之勸 入署新始事未與愛莫

助之初非有異同也惟 學識膚淺不能取

信于人致累二臣謬蒙浮議乞先將罷斥

臣退伏丘林誦詩讀書以終沒齒伏願

皇上益勤聖學講明經史清心窮理聽其無逸

大小臣工同心同德廣德心悅禮樂敦詩書

以贊內修外攘之治登斯世于唐虞三代之

隆臣不勝大願之至

天啓四年九月初九日奉

聖旨

領六虛言

卷二

三

山東道御史楊玉珩奏爲平右氣摧折已極

主恩培植宜先敬因聖學開席之期因

陳親賢去奸之道疏

臣聞忠臣不避死諫所以明職掌明主不殺

諫臣所以愛社稷是以古者人君懸紱設鐸

以導之言轉圜止輦以重其任即我

列聖代作培植士氣褒嘉忠直未聞有極刑臨

之非命弃之者而行自一二權貴始意在專

寵故挑主怒以立其威恐人摘短先示不測

以箱其口卒之嘉言攸伏衆儒外聞來有不

以國家從之者我

皇上寬仁好德即位以來禮重耆舊信聽忠諫

呵黜不行于廷陛管責不及于臣工一時

臣工咸荷陰德謂有昔日都俞之休風邇因

大璫擅權中外鼎沸臣堂官楊漣以願命重

臣披肝人告事核理直忠憫然南北諸臣

如出一口祇意回天轉日消取杜繁

聖主可與忠言即華關或可省堅不意怙終罔

懷兒婦轉婦也萬里急陵亡有疎虞矣  
乘輿也而羣瑞赴闕疾呼嚴挺若刈草菅矣  
林汝翁職司巡視非敢嬰龍鱗也而大索長  
安歸命杖下若挽羊豕矣是時冰雹飛空昊  
天若爲震悼回祿張焰祝融將爲隕涕伏讀  
詔旨于廷臣之擊中官也則曰陷朕于中官  
之吝于廷臣也則曰辱朕切意君臣如一家  
然

皇上大父母也臣工子弟孫曾也宦官則賊獲  
賤役也子孫胥職獲則以爲辱賊獲愛子孫  
反以爲榮乎子孫毆賊獲則以爲痛賊獲杖  
子孫反以爲適乎冠履之分已倒水火之形  
已成主權日褻國勢日卑莫此爲甚竊恐草  
澤因而生心四夷聞而啓釁內訌外侮國家  
一事不可知也日者捧誦天語一則曰優容一  
則曰採聽始知慈父之愛諍子無竟日之怒  
而以海之納細流雖涓滴畢收也太哉  
王言可爲從諫勿二改過不吝矣故其容之不

若絕其挑刺之路于其聽之不若見之行事  
之間再釋

聖言猶曰空言沽直也借事要名也夫身爲諫  
官言即其職即依附直道亦有餘榮況清議  
如恒誰敢沽之誰爲授之官列言路事即在  
言縱希名青史死且不朽况職掌有畔誰敢  
借之誰爲予之

皇上猶有未諒于臣心者乎夫人臣一介寒微  
謬備清華誰不感激思奮況委質事主責任  
攸關即頂踵捐糜敢有自愛凡事事不總  
欲 朝家之事共底于成用法同異咸期報  
主之心同歸于是所望

皇上恢弘聖度察納忠謬毋因奔走之小節重  
拂定策之精心毋以矯飾之曲謹盡抹通國  
之遠猷毋緣一人之冤死莫控遂謂朝臣皆  
可魚肉毋因一士之間關破序遂令憲體輕  
于弁髦除將死事之臣准復原官以爲人臣  
盡忠事君不避譴怒者之勸又明詔清時

法簡刑省不重典

列聖積仁累慈務保天和自廷杖以及立枷等刑悉置不用有奉職無狀自甘憲案者則有祖宗之律令典司冠之問擬在誰敢以軀命干之哉總之則以早去忠賢為大疾係焉忠賢一日不去中外之疑畏日甚一日

皇上一日不去忠賢則國家之靈戾日深一日故在忠賢自為討悉城依社以身為膏火之前非智引罪推權退居私第終將暮之天年享已極之富貴為皆在

皇上高忠賢計多藏厚亡以忠賢為勳禮遇保之續非恩解權撤柄安置閑地明示離羣之德以酬向日奔走之勞為恩在諸臣為

皇上計依違唯諾休于權勢外無調停之責實

貽

君父肘腋之憂非忠深謀遠慮新釘鐵梯君側之危致衍慶之安為忠即

皇上自為社稷計重內輕外惟重錫良以小不

忍之心受亂大謀之實非福防微杜漸戒嚴履霜去一人之否成千萬人之泰為福孰輕孰重孰得孰失孰利孰害此一恒人能辨之豈

皇上聰明聖哲而不念及此哉臣義激于中不避斧鉞昧死上言伏乞

睿照

天啓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奉

聖旨



陳侍御

公名必謙字汝遜別號益吾南直常熟人少有文行然沉默寡交人未之奇也萬曆壬子舉于鄉癸丑登第志操越俗識者遂以名臣期之策仕輝縣令公家素不饒室人質簪珥以辦行裝公即索質券焚之曰凡贖質以三年爲限吾三年內決無錢取贖安用留券爲也其立志如此旣蒞縣均徭役捐羨耗鋤強恤孤政聲大著壬戌考選當事欲寘之北臺忌者曰陳某有目青不便侍班當事惑其言乃授南江西道御史公才識警敏議論持正南中推服章奏多出其手禁刁訟絕苞苴小民咸畏而愛之旋以憂歸先是公疏叅

中旨留用者其人切齒遂嗾藩士聞誣奏削籍爲民戊辰起廢復爲南御史以資深望重遂掌河南道管已巳內計採訪精確莫敢干以私黜媚璫二十人尤爲平允有所論奏海內傳誦之公待小人不惡而嚴有同邑人沈姓者以雄貲

善結納僑居南中綰紳無不倒屣握手者嘗以厚幣候公門三日不得通愧甚又疑公欲發其陰事惶怖發病死聞者快之然公門庭峻潔鄉黨無投謁者非專摧折沈一人也殆如明鏡高懸而魑魅自消弭云公柄用方新所就未可量今姑識其已事云爾

南京陝西道御史陳必謙題爲直述微臣  
被陷之因併及同官受誣之苦仰祈

聖鑒疏

臣前幸以謫劣待罪南臺嗣值逆璫煽禍忠  
良屠慘天地晦冥臣以是構遭誣陷惴惴莫  
保首領乃不意今者

大聖人一出而誅凶舉愷使愚陋如臣亦復得  
彈冠昌議于

竟舜之朝也然臣出處自有本末被禍亦有根

創一原金

卷一

五月

因蓋先是臣于天啓元年冬以輝令任滿入  
覲惟時逆璫魏忠賢已自盡惑

先帝竊弄威福不數月而殺王安逐顧命輔臣

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及臣考授南臺又不數

月而先後斥逐正人鄒元標王紀孫慎行文

震盪等數輩踉蹌去固而附璫諸姦遂有

以陪推得點者以內計糾拾得加官保者臣

拊膺感情以爲此中官亂政之禍長然而當

先入幕首開殺機以張逆璫之焰者邪臣孫

杰也杰自是不容于公論例轉以去乃姦黨  
一疏稱寃而內批陞京堂矣臣又以此爲

中官外官交結亂政之顯據與糾封墨勅等  
祖宗朝無是法遂出疏糾參而杰因此亦不得

蒙面遂出蓋先是臣于癸亥春疏請處分逆

戚鄭養性有所刺譏繼因嗟正人之去國

時與同官商略疏救爲姦黨刺知及臣又有

此疏而璫與媚璫之人恨臣刺骨矣至天啓

乙丑逆璫兇焰愈熾楊左諸臣削奪逮問無

頌天臚

卷一

七月

臣

虛日杰等遂起而收天下之柄以奉逆璫時

臣已以母憂去任踰年自知不免而杰等私

人郭興治潘士開果先後論臣遂以此削

籍矣臣伏念臣前令輝四載餘孤行一意右

室無敢以私請者此可以言執而不可以言

橫臣于該縣官庫有分文節省俱登簿積貯

爲開荒積穀募兵修理之用審詞亦止有倉

收黏卷臣去輝之日未帶簪珥俱留抵該縣

公費通籍十有六年而貧至廢箸臣雖不敢

言廉亦不可以言貪臣考選時官評鄉評久  
定止因臣曾膺左光斗首薦忌光斗者併阻  
抑臣其時銓部臣周順昌蘇繼歐戴澳等爲  
臣持單力爭憲臣鄒元標亦添爲臣致惜家  
臣見臣會單圖多卽改北臺而後因臣有目  
疾故又改北而南耳以元標順昌諸臣之爲  
人必非受臣私爲臣言者臣又何所彌縫然  
士聞等造此陷臣止爲乾兒孫杰報怨今杰  
之爲正爲邪亦已了然矣且以人品如興治  
士聞等而臣得掛名于其彈章爲畢世之華  
衮臣復何恨惟是臣痛定思痛有不能不爲  
同官王允成黃公輔劉之鳳徐世葉萬言楊  
等一申控者言楊世葉之被逐也一以江右  
之產一以楊漣之親然其生平斷難抹殺劉  
之鳳清正執法南中有真御史之號止以曾  
疏論朱童蒙被譴今童蒙畢竟何如公輔  
五年作令于浦城脂膏之地止飲地方勾水  
富逆璫斥逐諸賢公輔獨侃然疏救及舉

朝倚重毛文龍時獨公輔言其不足重輕今  
其言卒驗矣至王允成孤忠勁節百折不回  
其與同官李希孔疏糾邵輔忠姚宗文等今  
皆以附璫敗至其泰昌元年陸辭一疏此時  
卽以保護

皇上爲第一義于

皇上飲食出入與深宮付託之人三致意焉

忠臣爲國深謀如此何忍棄之臣昔與允

成等同官同事又同被禍今臣獨蒙

天恩得復故官而諸臣尚抱沉寃經年來未有

一人登啓事者臣竊痛焉諸臣當日寧甘放

逐而必不肯附璫以求容倘蒙

皇上鑒其寃而用其忠直未必非勵世磨鈍之

一助伏惟

聖明裁答施行

崇禎元年十月初四日具奉

聖旨奏內事情知道了今後一官只許薦一人

傳與南京科道官通行遵守該部知道

南京陝西道御史陳必謙題爲逆黨媚瑤之惡難貸 國家討賊之法宜嚴謹臚列

罪狀以候

聖裁

臣觀邇年逆瑤擅命罔

上威逼

至尊忠良駢戮志士憤慨然瑤本無能爲自媚瑤諸姦謂乘瑤怒而可以諸臣之功名性命贊也既贊之而得矣二者窮而不得不出于稱頌建祠稱頌建祠窮則遂相與謀佈腹心爪牙收利權兵柄入手瑤於是乎羽翼成而騎虎難下心膽壯而窺器已深則又相與創意取憐而

君父

國母亦併充贊矣此諸姦者造孽雖有淺深而命意實同餘貫瑤一磔而諸姦如瑤附身之血肉勢必與俱

皇上之於此輩所以懲也雖然其人其法未盡

臣請爲

皇上一誦言之如原任山西道御史劉弘光以廷評散秩破例考選兇腸辣手代瑤驅除李騰芳王圖程正已皆瑤破手之人也兩疏芟除亦云博瑤歡矣而未也程國祥李日宣清脩直節既忤瑤逐矣而復株連于林泉禁錮張篤敬賴良佐諒自省縮繳過于林泉禁錮及于親友不亦酷乎至潘汝禎邵輔忠姚宗文何如人者而弘光薦疏一則曰骨幹擎天徽猷震世再則曰孤忠自許百折不回天下有稱頌建祠殺人稱瑤之勁骨孤忠乎原任福建道御史汪若極一疏頌瑤曰厥臣緝姦助餉中外感激精忠奴因奪兔伏誅此以爲肅寧進封之張本也再疏頌瑤曰厥臣握算驟理戰勝疆場諸內鎮臣盡奔匪躬榆苗首而俘獻 闕庭皆惟樞運籌適度如見故能扼要制勝此以爲內鎮加恩張本彰逆瑤任人之効也若其緝獲姦邪妖書一疏則以堂

堂身縋爲瑄門監謗之叔矣又如原任陝西

道御史門克新者他疏勿論當罪輔魏廣徵

之與逆瑄謀逮楊左諸臣也天下環視而不

敢救獨舊銓臣崔景榮以大義責廣徵廣徵

始捫救之救之不得而克新又必欲以暗唆

罪景榮以絕善類生路是前後忤瑄諸臣俱

殺克新手矣顧同寅孫文身一紙妄書遂與

大獄蓋知瑄意之必欲殺文震孟鄭鄆二臣

而同寅等偶爲震孟同郡遂借此發藥也兩

臣雖幸救免而同寅文身竟駢首西市無罪

殺士誰則爲之此豈可容其漏恢綱而玷冠

紳不一議其罰也哉至如昨者奉 旨逮問

諸姦今諸獄者劉志選一人耳倪文煥近始

止轅餘尚無日就繫夫昔逆瑄矯 旨逮繫

諸臣俱卽刻縲絏就道至不得與妻兒訣今

以

明天子申討國賊 嚴旨下且半載而容其優

游里門動淹歲月是地方諸臣奉行 明旨

不如瑄令也臣于諸姦且無論如劉志選梁  
夢環謀危

國母應坐何律倪文煥兩疏殺夏之令周順昌

隨以逮順昌故幾激東南大變又聞于

先帝彌留之日唱謀勸進以効首功于瑄凶逆

如此三賊者宜卽壺醢以謝

九廟乃頃聞夢環挾重貲匿跡近都地圖奧援

以邀 國家法外恩而文煥于八月中遣幹

僕腹友齋書幣以乞憐臣郡詞臣姚希孟爲

希孟執以聞官夫卽一希孟而他處可知卽

一文煥而諸犯又可知希孟徒自謂明其經

經之素心發其嫉惡之義憤而臣則謂此舉

點破週年賣法容姦之迷障諸臣之凜

君父而却亂賊之私者其亦視此有醒矣惟

皇上赫然詰問夢環等所以抗 旨稽獄之故

與所應坐之律而諸姦亦各以其罪罪之

社稷幸甚諸臣幸甚

崇禎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具奏

聖旨據奏劉弘光汪若極門克新婦奸害正典  
獄等事該部看議來說梁夢環已有該撫按  
自行回話該部院知道

江西道御史陳必謙題爲內計屆期徵賦  
一得以裏盛典以清仕路疏

臣惟虞廷三載斥陟幽明我國家于京察  
特以六年嗣舉誠重之也明歲己巳南都復  
爲內計臣初署貴州道有協理之責而同官  
何早以病得請臣堂官謝文錦以咨次及  
臣于本年十二月十七日札臣按察管臣自惟

才識闇淺惴惴蚊負是懼懇辭于堂官不獲  
始龜勉受事則自茲計典之得失臣與大小諸

臣共之矣臣安能無說而處于此除却餽遺

杜仇揭化方隅公咨訪臣可以自勉亦可以  
自信不敢煩瀆外謹擇其最切于計典者爲  
皇上陳之

一曰正紀綱 二曰明職業 三曰重操守  
四曰破情面 五曰禁借題 六曰息黨議  
夫百辟卿士媚于

天子所以報  
主恩而明臣節也近乃有蔑

君父而事逆瑤建祠祝釐稱神擬聖或殺人以供一人之樂或違膝而捧千歲之觴侈仕宦于四時留罵名于萬代凡此皆瑤門之義子乾孫曾玄瓜瓞也原非我

皇上之臣子何足以辱考成之法而與待察諸臣一律共視以爲冠紳羞但核其媚瑤果有實迹一切已恭未恭已勘未結者但當另彙一冊盡法嚴懲以懼觀聽而明公誼臣之所謂正紀綱者此也

朝廷設一官即有一官之職故必稱其職而後可無愧于其官如秉銓者混涇渭之流詰戎者忘魚麗之法司庾者任鼠雀之耗贖官廢職如此類推即管葛擅名溝壑拔薤總屬分外之駢枝無裨設官之本意矣故夫修職者卑官必錄廢職者華臚必視予以核名實而修廢陞臣之所謂明職業者此也

臣聞人臣守身而後可以事君故未論邪正先辨清濁苟其人簞簋之不餽而廉隅之已

隳同嘖笑而當先趨徑實而速化則根本既喪事業可知執此定衡而忠邪去留劃然分明矣雖有畛域之恩怨無可得而用之臣之所謂重操守者此也

臣又聞石碯大義滅親韓厥行法修僕公論之所弃即慈父不能庇其子而嬖友豈能顧其私哉六年大計朝廷以澄流品飭法紀非臣下行私之具也故必是是非非好好醜醜與天下曉然共見以一已斬然獨持不得

舍豺狼而問狐狸不得疎羽毛而愛骨肉使如鏡清砥平然後國法昭而人心服矣臣之所謂破情面者此也

臣又聞善善惡惡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往歲逆黨爲政遂于考功法外別創科條云某親某友某師某生但涉瓜葛即被株連如房楠以房可壯之宗楊朴以張慎言之友王道元以徐世業之薦或以首舉卓異或僅一月居官一槩抹殺盡付濁流使黃瓜抱蔓城火殃

魚此雖有內外計之殊均是前後重之戒臣之所  
謂禁借題者此也

臣又聞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朋之爲名似黨  
而實非黨也至近日而黨名起矣即今大計  
在邇待察者以黨持人察人者亦以黨自持  
處一人不曰某不肖而但曰治某黨免一人  
不曰某賢而但曰救某黨將使波浪掀翻葛  
藤不了再殷玄黃之血復釀官府之憂則  
何如就人論人就事論事之爲直截安恬斬  
除一切臣之謂息黨議者此也

以上六款卑卑無甚高論然循名責實臣後  
懲前計典切要備是願

皇上特賜天語申飭法在必行則仕路清而大  
典光矣抑臣又有說焉臣等小臣影也銓憲  
大臣表也表端影正責在上者也臣願二三  
大臣以公論歸之言路以威斷聽之朝廷  
無以成見橫胸無爲私嫌修郗無獨出袖中  
之彈文無旁借權擊于博浪則臣等小臣得

共襄盛典以昭

皇上平明之治矣

崇禎二年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

欽此

六

起

三



四川道監察御史吳煥題爲 聖心離照

甚明人情蒙見未撤敬獻公平之論仰祈

皇上嚴行彰瘴獨扶正氣以息羣莽以奏平康

疏

臣竊計是非者人心之至公也誅賞者 朝

廷之大柄也是非混淆卽清時不能以定國

是誅賞不嚴雖聖主無術以開太平况當氓

芴濁亂之餘必有一番大剖析大剗割然後

可冀蕩平師濟之盛自逆璫煽禍世界倒翻

賴

皇上聰明神武立殛元兇旌忠起廢除奸逮惡

之詔播告再三亦旣彰明較著矣乃竊觀

廟堂之上持論未見有畫一之繩刑官未見

有明允之奏司勳未見有旌揚之典相蒙之

久勢必至于相激恐玄黃之戰復興有負

皇上宵旰求治之念臣竊憂之夫天下公非公

是人各有良惟是自匿其心以閃爍于陰陽

不測之境則相尋傾軋無已時自 朝論紛

紘以來南井水火凡再三變至閣臣魏廣微

出挺而走險以其權拱手授之逆璫魏忠賢

動稱中旨莫敢誰何當時國中蚤已有內魏

外魏之譏原其初意將借以驅除異已爲一

時立勝局耳孰知國之利器不可倒持刑餘

陰毒饕殘無厭逆璫騎虎之勢旣不能下而

僉邪狐假之羣又不可解于是驅除不已因

而戕虐戕虐不快輒動刀刃門戶兩字幾羅

織天下賢士大夫而空之甚且伏甲官牆張

牙關外震主之威幾危社稷誰實階之厲哉

此誠國家一大厄運也然臣則謂此正天意

欲助

聖明以開治平故特生忠賢爲世大逆觸之者

爲君子翼之者爲小人若懸一西秦之鏡以

照破天下之肝膽卽陰陽閃爍無可藏身自

此流品可清朋黨可散國是可定也臣踰伏

田間靜觀逆璫自弄權煽禍之始以至殄滅

其勢凡數變而在野在朝諸臣不幸而身逢

其殃其咎。心迹確然可指者。品亦凡有數

等。方逆璫宮廷露刃中。中使權竇假有履霜

堅冰之漸。而能凜乎蚤見。飄然遠舉。則見明

哲全身之智。及羽翼漸布。牙爪斯張。赫然威

焰。方將擇人而食。而諸臣首觸兇鋒。明路虎

口。至身然。璫粉則見捨生擊賊之忠。及至網

密無魚。清流投濁。必務驅除。剗削而後已。而

諸臣挺持。自若。銀羽投荒。則見守正不容之

操。及至殺焰通天。冤聲載道。風雷震疊。海宇

張皇。而能乘變建言。危詞激論。直披鱗甲。其

心責譴。則又見忠憤激發之氣。而其間亦有

欲進不可欲退。不能而借差。請告曲避。投閒

以自完。名節則見脩潔自好之標。乃有舉朝

無敢開之口。觸石有必碎之威。而伏蒲請劍

首擊瘋邪。以剪璫翼。則見朝陽鳴鳳之節。又

有事係疆場。典邀封爵。岌岌乎有蒙恬賜劍

之危。九錫加身之變。而發憤上書。抗疏辭座

陰挫逆謀。則見當幾力諍之勇。及至忠良已

盡。慕逆垂成。

天地

祖宗明威欲殛然

聖怒未張。伏戎在側。羣虎密謀。積威未解。而挺

身犯逆。慷慨擊邪。如諸臣補牘連章。盡發罪

狀。則又見扼吭除兇之烈。此其品雖人人殊

而心迹洞然。同抱忠君報國之念。故衛君子

者。決當以此爲定鑒。應從風波泥淖之中。分

別其所爲。君子不應于剖心碎骨之後。復強

誣其爲小人。若夫建祠獻媚。貢諛養奸。其作

俑當先者。固蓄欺君賣國之謀。卽附和同聲

者。徒知呈身固寵之計。廉耻喪盡。衾影懷慙

誠何顏復廁于冠裳之列乎。至于天人共憤

罪狀昭彰。國有典刑。決不容毫髮假借者。如

劉志選。梁夢環之傾危。

聖母田爾耕。許顯純。李永貞。李實等之同夥。殺

人田吉。倪文煥。劉詔等之贊謀。助逆。立當肆

諸市朝。投之荒服。而道奸漏網。更有一大慙

曰崔文昇文昇爲逆璫第一腹心故特遣之督漕以扼江淮要害此其志不在小昇遂虎踞咽喉凌鏢撫按劄軍虐民幾成大變巡江御史何早抗疏陳言立遭譴逐鄉官孝廉公然逮繫如縛雞豚且與劉志選朋比逞威招權納賄東南官寮半天下生殺黜陟俱出其手倘忠賢逆謀果成文昇必爲元輔此其罪在李實劉若愚之上速應遠問正法者也乃若十孩兒中第三人曹欽程同朝共棄人類不齒言之汚類然其當先殺四御史以獻首功投入魏良卿崔呈秀之幕傷殘善類無所不至科臣吳國華首發其奸立致嚴譴併所薦熊江周詩雅無端屏斥至今未得申雪非藩士聞力擊除之其叛逆之惡當不在崔田下聞其臨出都門拜別忠賢口稱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斷遂慟哭失聲而出如此異類兇殘亦決當提問追賊以償三臣之命臣安敢避睚眦之嫌而不以入告乎

天胤筆

卷一四

起用

三二

皇上旌忠鋤惡業已屢播明旨仰祈今日斷然行之蓋立國之綱廉耻爲重彼効死除奸諸臣如楊璉周宗建等皆碎骨裂膚而周順昌至扳舌敵齒罵不絕口而死生氣凜凜爲臣死忠之義宇宙間尚留此一線倘不亟爲表彰人心幾至于漸滅而助璫殺人諸兇自非誅殛竄逐亦無以儆奸黨而戒將來乞皇上明詔法司將田爾耕許顯純崔文昇曹欽程等提至刑曹正法應誅者誅應遣者遣奪領天胤筆

卷一四

起用

六二

其恩廕以旌忠直此天意人心所共快者也誅賞旣明之後更邀天語申飭朝野守正諸臣共濟同心若更有巧誣忠良及黨同報復者是卽顯悖明旨天威咫尺誰敢仰負聖明將國是可定平康立奏矣

崇禎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

本月二十三日

旨將下而崔璫見勢下

帝座

聖怒赫然鎮昇馬房拉同伴伏宮門哭聲震

皇上卽率首倡二暨及文昇各杖一百發

李陵淨軍該官中立賜處分原職留中

四川道御史吳煥題爲封疆事重必專任乃可有爲必同心方能有濟仰祈

皇上勅求實心報國之臣久任責成以永固金

甌瓠

臣竊觀今日奴虜交立烽警狎至環視邊陲無不兵疲糧匱將寡謀疎封疆之事幾于不可爲然臣恭惟

聖祖開基止惟是二三薦巖不二心之臣不圖專倣已官同心求幹國事遂能提三尺劍再

領天廬

卷一百一

犁虜庭一掃金元之遺孽今日有土有人有兵有餉金甌無缺算表宛然且幸逢

聖主當陽臨軒召對燦爛籌邊真無言不酬無

忠不察郊圻封守豈異人任臣妄意天下無

不可倣之事特人自不肯倣天下人又不肯

容人倣耳夫人辦事止此一心方且怖死貪

生倖功攘利憂讒畏譏何暇以其心對敵設

奇旁觀之人又尋起而竊議其後事急則以

封疆爲陷弄意之所情則驅而委之事緩則

又以封疆爲宦海意中有人又將共攘而奪

之自楊鎬輕敵兵結東奴人知王化貞熊廷

弼以封疆分戰守而不知在廷之臣先以門

戶分封疆故遂以經撫分戰守國之安危事

之成敗一切置不問及廣寧失陷樞臣王在

晉出而簡平繕城料理殘局已見頭緒一旦

無端召回舉十萬之師盡付貪懦馬世龍之

手幾盡以卒與敵得袁崇煥起而捨命櫻城

一擊奴孽乃逆璫又妄意奴可坐制輒以官

領天廬

卷一百一

豎典兵劫令和好貽東奴之笑而離西虜之

心疆場之臣即有一腔熱血將何地以自洒

哉今特患不得人同心共任之耳誠任之則

有真堪督撫之臣何患無將士願爲知己者

死貔貅十萬君子六千豈無忠臣義士秉鉞

者誠能振甲建旄身立袍鼓之下見功必錄

見罪必誅即債帥偏裨說思自奮其混迹行

伍埋名屠狗者更自爭先出也有將何患無

兵六軍強弱止關一氣鼓而用之人盡責責

號令一賞罰明卽市人皆可舉戰况雲中上谷三秦豪傑至今在乎有兵又何患無餉今日之餉費至千萬而盡歸烏有者以紙上之兵老弱之數糜之耳謝安之破苻堅也以八千韓世忠之擊金兀朮于江中也以八千遼陽十二萬之師若使人人簡練處處設奇伐謀用間可以變化無端卽人食二十鍾用餉不過二百萬今支餉至四百萬而日憂不足其間必有中飽者未盡裹將士之腹也然而

領三六

卷一

邊才蓋難言之矣才必試而後見如袁崇煥王在晉呂純如熊文燦等諸臣或者跡疆場或運籌帷幄或鎮定屹如山岳或變化捷于風雨業已共簡中樞身操節鉞更有臣耳目所親記而薦剡未盡列者如王世仁應敵奮寅深入賊境再奪危城閔洪學潛銷反側坐鎮全滇餘力所分兼救黔患曹文衡擒獲妖首搜奪印符身履行陣驅除劇賊熊明遇作令德清羣盜屏跡江淮作鎮藩叛消陸完

學信乎浙兵片言定亂設權聚粟立解民飢此皆才識兩合智勇兼長使之秉樞機密必能千里折衝專制巖壘可以宜威域外至有兵部主事沈際不動官錢十日而造絮甲二萬領移竈永平打造兵器歲省常額五萬金魏士前當妖氛鼓焰之衝能練兵設險扞衛消弭厝一方民于衽席馮任留守莊浪道斬獲首級至一百四十餘顆趙建極清覈倉糧至省錦衣衛冒濫二十萬又查天津掛欠併多截漕糧二十萬若寇慎沈萃積之守蘇也曾櫻之守常也並勵冰檠之操身負蒼生之命慎且能以呼吸定民變慎且能以擊暴解民懸懷且能以孤踪抗瑯威此又招不來揮不去疆場社稷之任無不可擔陳祖苞風範雄略運策巖關已著勞績因不肯殺人媚瑯無端摧挫已上諸臣實跡皆鑒然可據臣素所服膺敢舉以爲

當宁獻如果臣言不謬乞將王世仁閔洪學曹

文衡熊明遇陸完學基布要衡而寇慎沈萃  
碩魏士前沈榮曾櫻馮任趙建極陳祖苞立

賜破格擢用與袁崇煥王在晉等諸臣

皇上皆委心分閫俾同朝協和共濟則事權既  
重勲業可成于以張捷伐而圖恢復不難矣  
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五月初二日具題本月初五日奉

聖旨封疆事重自宜同心專任所薦王世仁等  
公天胤等

雖著有成效果屬眞品否還着酌議確用該

部知道

四川道御史吳煥題爲詞臣堅持成素對  
君無禮謹直糾參以定國是以尊朝廷

疏

臣聞世開治平惟定一是臣子事君莫先盡  
禮有如行僻言奸咆哮于

君父之前以冀驚衆聽而懟

至尊黨私交而傷害善類此不忠之大者也臣聞

邸報見詞臣孫之獬疾廢不能供職一疏不

勝駭憤其所爭要典不可毀云

皇上于

意宗嘗北面事見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

豈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兩字壓

皇上不敢動矣又云

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以此忍

心狼手使于

祖宗則失孝于

嘉宗則失友是明歸

皇上以不孝不友矣且臣子拜跪不曰進呈而

曰投入之獬尚知有人臣禮乎夫欲知今日要典之毀毫無損于

聖祖

神孫之孝慈應先白當日爭挺擊爭紅丸爭移官三案諸臣原未嘗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特羣奸欲殺忠良苦無題目故借爲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挺而馳至排禁闥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辯此而不問將亢圖魚腹踵發禁庭東宮危矣惟廷臣爲朝廷

持破柱詰奸之威

神祖

光宗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間所全實多當時召對慈寧諄然而命和氣盈庭光映千古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不慈陷主不孝不亦冤乎及

光宗銅寶匝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觴一旦哀思太過

聖體恒羸崔文昇李可灼漫以瀉下之藥進而

鼎湖遽逝攀髯無計則涕泣呼號咎歸膏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此而遽以悲憤叫號定諸臣不赦之辟而以

聖躬嘗試之崔文昇立躋總鎮李可灼登用方新刑賞亦太平矣至于移官一案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震驚官府徑庭危疑紛起誠奪得

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羣疑則負宸莫鼎他無違恤彼謂宮眷必宜從厚此痛定事後之言及至

聖眷無改恩禮有加于

先帝之孝益彰顯已惟日爭挺擊爭紅丸爭移官而初無損于

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必劉志選徐紹古輩諸大奸共成要典一書稱之爲孝而後孝稱之爲慈而後慈然則要典一書在當日原不必作在今日又何妨于毀如以

皇帝之制爲必不可更彼僞祠之建僞爵之頒

位上公錫鏐券錫土田何一非稱皇稱制奸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壓庸愚欺當世而不知三代之民斷不可枉也惟是功罪不明邪正顛倒所以辯言亂聽邪說橫行夫觸邪者爲君子媚邪者爲小人兩言可定羣品臣首疏卽舉以入告願有一疏之內一觸邪而一以媚邪甚至始觸邪而繼卽以改正變換無端何怪乎人言之及惟是始進雖未甚正而能首出攻邪或當徐俟以觀其將來之向往則政府主持國是萬不可不斷而其候似宜少需分別忠邪萬不可不嚴而其路似宜稍廣蓋進王之路宜闊濶乎使天下回心易轍以共遊大道可息紛囂而消反側如復有陰陽閃爍形迹顯露者必與衆共擊之今日弘開治平之象似應如是則有識者宜卽以此意明告于

皇上明商于政府乃何至倒置其詞譎張爲幻政府本用嚴而名之曰兇心本用斷而名之

曰辣手將必至首尾兩端依違情面賢奸並進而涇渭不分羣言雜投而黑白莫辨養成一不痛不癢爲過爲命之世界而後可則又誰肯身任勞怨擔當國是以開關清明之治哉不幾上負

聖明而邪正犄角無已時也伏祈

皇上將孫之辨立賜褫斥以爲人臣無體于君者之戒仍諭政府蚤出視事一意擔當稍示寬大而嚴關邪說以定國是以息紛爭則世

公六廉生

家一四

聖明

二

道立見蕩平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據奏孫之辨狂躁宜加處分第已回籍詞臣閉局不必過求該部知道



頌天臚筆卷之十四中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著

起用

沈大司寇

公名演字叔敷號何山浙之烏程人與兄淮同萬曆壬辰進士公登解額名尤重館選咸屬意焉試日託疾不赴以讓其兄尋乞南部時論益多之權閹以廉惠稱溢額紀錄轉北工覆袍段二疏省水衡金錢百萬調儀部署主客貢夷孽

服驛遞不擾分守湖東三載兩旌卓異復朱子社倉斟酌便民永爲遵守轄閩董軍政賞罰嚴明士卒畏愛攝篆遇火災旬日繕完有溢無損時以方子產轄陝疏減加派通省沾其惠且多方設處邊餉宗祿罔不及額尋晉北京兆立錢穀完欠總簿指掌瞭然積胥歛手遷少司寇值逆豎擅權衆賢被逮公憤發通夕不寐乃上疏言五事其三皆駁正逆豎亂政狀逆以重法鉗人口疏言寬猛應酌時宜雷霆不宜頻用逆以

中旨亂百度疏言成法宜守當從閣擬無以臆決逆以殿工橫徵求疏言工作宜計經費無額外苛索皆抗言持正犯逆所最忌逆怒甚密布爪牙偵探無所得乃于廠疏中尋端削籍公歸而名益重歷宦四十餘載所至皆勒銘紀績民至今誦思之

今上登極臺省屢疏交薦奉 旨補原官尋陞大司寇而兩都復攬其德輝焉

頌天臚筆

刑部左侍郎沈演題爲

聖主旣破朋比之奸臣子宜修靖獻之實時艱

可慮意外當防謹將軍國重務及時政機

宜條爲五事仰祈

聖明俯鑒愚忠特垂

宸斷以永萬世治安疏

古大臣有言破河北賊易破朝廷朋黨難豈

不以亂在外爲賊師武臣力便可掃除奸在

內爲黨非主斷嚴明未易折伏頃者柔奸當

領

卷一百一十五

一

局繼以剛惡招權納賄濁亂朝政憤斥正

人惟僉夫譚言是崇是長

皇赫斯怒次第伏辜氛祲廓爾澄清宇宙始開

眉宇

皇上旣已爲其難者矣羣小窺伺寔繁有徒一

時蒙被休尤者鯁鯁以翻局爲慮而臣以

爲無足慮也前代邪正紛拏而上無決擇不

免以盈竭爲勝負

皇上天縱神聖明燭奸狀而持之以斷太陽當

空羣陰自伏况

三朝慈孝原無間言

皇上昭示典則以垂萬世中外人情洞若觀火

梗拏也紅丸也移官也是不可翻之案也釐

逐蟻附雖滿朝寧惟三大奸寔爲戎首卽

有異論能謂李三才不貪否能謂熊廷弼不

斷送封疆否能謂汪文言非狹邪小人不參

預黜陟大權否三者皆不可翻之人也晦昧

邪說如魅如鼠夜行晝伏欺人不見一經照

領

卷一百一十五

四

破已無完膚原非兩持何恃而能翻局臣所

慮者南北干戈未息彌天括餉遍地徵兵困

窮之形已見應之稍不當機恐致釐

聖主之憂勞行政有體爲治有經文武之道一

張一弛時情觀望易生海內物力有限措置

稍失其平或反與奸人以口實凡在有位當

盡思極慮以答

聖明襄盛治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也臣雖不

肖敢忘其耻請陳南北制馭方略而後及

朝政刺謂之大端

皇上試垂聽焉西南之局本非難結乃歲糜餉二百餘萬兵連禍構帥吏師燬罪人之得茫無畔岸往時當事諸臣自爲其難者以致撫不成撫剿不成剿恩威兩無所據也近者督臣駕馭得宜逆寅授首科臣陸文獻一疏最中窾會 明旨朱納樞部據爲成議

皇上天覆海涵之仁已昭布遐裔自當頻首受戎索而人情或謂征不克乃議撫疑于紀綱不振則臣請以已事爲質治西南夷之法惟在安之不在勝之自是千古定局其事則舜禹之舞干苗格其在 本朝則王守仁之定思田而究極利害盡詘疑議莫悉于王守仁二疏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印之今事較若合符順逆之數以往籌今更自不侔蘇受首倡逆旅據郡要挾安位十歲孤兒豈能作逆受制邦彥情事瞭然征播之役疆臣與疾討賊頗効忠順况以 國制則安位爲 累朝封

殖之長以抗拒則邦彥爲一時崛起之梟特以 天兵壓境未敢顯然與位爲異究竟彥與位豈能兩雄如科臣之言招目以討彥誅彥而赦位非止伸 天朝之威信亦以除安氏之蠹賊也兵機雖貴密至于宣布 皇仁分別逆順宜顯不宜隱宜鄭重不宜輕忽楊一清謂遣京官賁 勅宣諭勝于數萬甲一兵良非虛語

肅皇一遣黃綰撫勦而大同遂定乃其左券恩威既洽之後如尚不悛執而戮之一獄吏事何患紀綱不振乎遼東 神京左臂控制諸夷奴酋挾數點胡原非英傑邊臣失計祖宗疆土拱手輸之其當恢復斷在不疑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必量度彼已先定本計立于不敗而後可徐圖恢復若嘗試漫爲虛海內以事一隅而竟不得要領妄一熊廷弼謬爲大言難 朝廷以必不能應之數以爲卸罪之地徵兵則九域騷動措餉則公私困竭

言及往事真可哀痛臣兄大學士淮憤廷弼  
無人臣禮力持軍興法積遺排擠

皇上毅然立斷邊吏始知有三尺簡任督撫最  
號得人寧遠堅守挫賊本計已定假以便宜  
隆以不御何難辦賊然臣區區猶抱隱憂者  
則以進取與固守之局宜定也進取必大舉  
疾決其費廣而暫則馮奉世之破隴西固守  
必扼要害與營田其費省而久則趙克國之  
困先零兩賢計定建議不伸不止當時必與

領三原

卷一百一十四 地理

駁議再三灼知其便非凡所見不難排盈庭  
之說收已成之命罷散已遣之將吏而一以  
聽之是之謂便宜是之謂不取故能言無虛  
發動有成功未有征調窮海內安危在呼吸  
而可以冥冥決事者以臣愚慮擁十萬之兵  
拓地數千里全師獨克而無後患必得豪傑  
之將將素練之兵輪不匱之餉雜虜無旁撓  
反間有內應乃可大舉疾決談何容易若老  
成謀國則趙克國之敵騎士畱田二千頃月

省穀鹽交藁巨萬計而先零自碎書生籌邊  
則范仲淹之城要害復廢堡廣營田通互市  
以足軍需撫熟羌使爲漢用養成持重專行  
淺攻之策而元昊請和似爲近實可行奴酋  
雖狡望奢而法嚴然所用爲謀主不過內地  
奸人盤詰嚴密奸關出入者屏跡其狡計自  
屈況有地不能耕有民不能撫多疑而好殺  
我能固守彼自見瑕因而感之恢復不遠故

領三原

卷一百一十四 地理

願一廟議之蚤爲決計也至于本折支給預  
定酌處使民不困而軍有餘饒方爲得策頃  
議遼餉臣亦在列實見新餉支給全非 國  
制關係重大不敢輕言 國制邊軍月餉八  
斗今至每月一兩八錢幾再倍矣而兵無八  
斗之實惠至枵腹而諱則不計處本色之過  
也取之民者倍稱則民生日蹙給之軍無半  
菽則士心日渙以關門米價計之措本色一  
分卽當折色三分之用矣趙克國謂糴二百  
萬斛穀老不敢動曹操田許下杜預田宛葉

太祖方入金陵卽命康茂才爲管田使欲舉大事先計本色以銀充餉起自近代貴賈不宿飽輕賈易逃亡至覺華右屯積穀胡不給軍乃以資寇更不可解不於此計算乘除稽查出納爲軍民兩利之術曰催科曰搜括事例舍此原無奇策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制取巧取皆出于民安有定額之外歲加五百八十八萬而可以爲常者尚缺額二百餘萬更派則竭澤別項終盡餅如此景慕朝不及夕

頌三廉

卷二十一

何待有識方知其危竟之命舜惟以四海困窮爲大戒願

陛下急勅內外當事諸臣勿狃舊迹窮三方布置爲定本熱計新添鎮戍應存應罷本折支給孰省孰費軍民何以兩利戰守何以夾策要使權一而不分以全力付當關將吏而後可收全局無待變生所忽然後駭而圍之也戰守計定矣食足矣必立文武單民封拜世守之格以開功名之路分疆畫地人自爲

守能安集者因而授之復建州二衛已廢之爵求南北關之裔以地降者封以地以部落降者封以官奴以殺我以仁奴兼并自利我與滅繼絕我但爵賞虛懸彼自肝腦樹敵卽曰有斧無柯終亦狼顧內疑奴傾覆是懼收與大邦爲仇乎然攘外必先治內外寧猶有內虞治亂何徵轉關在微憂盛危明敎行一得一日寬猛應酌時宜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寬猛

交劑政是以和

神廟久御政尚寬大摘發不盡明擊斷不盡法雖大柄獨持而銜轡時委

光廟一月恩覃九有

皇上初政惟務涵育諸人幸恩同

上仰干天誅

皇上何心督過羣奸自底不類抑陽和之後非霜不肅寧止人情時乃天道自今以往惟當綜核名實以警情倫分別黑白以定趨向崇

樊康靖以細貪競修舉廢墜以所改紀顯示  
酒濯以典更始果能滌除胃腎一意奉公不  
追既往卽有風警屏居自引亦不深咎無爲  
反側自疑故作不靖以扞文罔寬猛得中既  
服且安人心自定造蜚語布流言反誣公忠  
不貳心之人以煢亂視聽者自熄

皇上每事必法堯舜二聖百年誅止四兇豈無  
餘奸脅從罔治法堯舜法天也疾雷震電惟  
以破除陰暄燠日和風乃可昭示黎庶曾見  
上天有竟日雷霆者乎蓋義不可過威不可褻  
天道亦爾治小人之法勝之非難化之爲難  
大奸誅夷小奸折攝亦化小人之法也一曰  
祖宗成法宜守

二祖法令明備立綱陳紀九官有長俾總庶政  
幾經 睿慮炳若日星法久弊生不無抗廢  
頃奸臣逞臆壞法亂紀致

皇上有不信外庭之疑是皆諸臣之罪然成法  
昭然可覆視也今任事之長皆有所不爲見

### 擯羣小

皇上簡之遺佚之中收其骨鯁之用非止戒凜  
前車亦各自愛其鼎惟 明勅所司各修訓  
典掃從來沿習之陋規復初時創立之成憲  
魏相中興賢佐惟修漢故事太平何象曰無  
愆忘苟未當

聖心不妨駁讓所守者正何嫌補牘如有未叶  
當備陳往例以聽

上裁上下叅伍惟法守爲兢兢不期月而舊章  
煥然一新矣又何疑乎卽以臣刑部論姑息  
之久宜用重典 輦轂奸宄購香火烈而後  
難犯然奸不戢于嚴刑而戢于必得法不期  
于重而期于確但當聞實其罪耳使奸必麗  
法法必麗情乃稱明允一重辟也而正犯典  
難犯異一決也而不時典秋後異輕重緩急  
稍爽其則何以稱平

文皇時因有情重法輕者欲重擬  
上曰律者法之平今欲輕重之罰雖當民弗信

矣其如律又有冒支官糧者 命戮之比覆奏

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如律

文皇聲出爲律乃一則曰如律再則曰如律非徒以職要職詳上下有體抑亦頭緒煩多情偶微暇一時神明獨斷未必悉中情實故直付所司不以臆決亦虞舜臨下以簡無爲而治之道也一日預處經費以程工作 三殿未建原屬曠典

至尊臨御萬國觀瞻安可稽緩

皇上式弘堂構神人協力在事諸臣竭履恐後費省工倍 皇極正殿落成有日從此來萬方之玉帛莫億載之 丕基獻俘誠以張武功舞千羽以顯文德太平盛事有光

烈祖 二殿次第修舉規制方備第工費不貲兵革未息財賦 國家之利器虛實不可以示人大工興大兵並舉將司農與將作交征捉襟露肘支左缺右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宜

令主者會計每 殿工料幾何經費領于司

空者歲入幾何尚方織作之需陶匏絲枲之

屬燕享犒勞之具 內府積有奇羨者俱改

納折色以給 大工歲歲衰而息之度可當

工料十之六七而後舉事費既積之累歲工

自成于不日雖百堵皆作而天下晏如無爲

焚林而田見影而捉剋核太至而生其不肖

之心無示人殫匱之形使狡吏奸民量我物

力而妄生覬覦之計斯亦周禮以三十年之

通制國用量人爲出之意也伏乞

聖裁

天啓四年 月 日奉

聖旨

順天府府尹沈演奏爲奴兵窺闕二輔重

地保障宜預已經列款移檄州縣仰祈

明旨覆加申飭務在必行以圖萬全疏

竊惟逆奴犯順薄我邊關寧遠城守甚堅以

火器殲厥渠魁首虜失利

皇上傳諭諸臣勿恃小勝務圖萬全大哉

王言誠計安之長慮制勝之遠圖也領戰守之

機宜糧餉之處分徵調之遠近自有閣臣樞

臣伐謀于堂上經臣督臣運籌于闔外堂諫

昌言以佐廟謨將帥勦力以敵王愾臣

守土之官也綢繆三輔共護宸居倡率有

司俾預爲準備勸相小民俾自爲隄防實臣

職掌聞警之日寢食弗遑時順天撫臣方在

候

命無所稟承不敢姑待三日內卽同府丞臣泰

聚奎悉心籌畫列爲十款移檄州縣責成印

官躬親料理

一城垣有無完固壕塹有無深廣樓櫓有無

修輯皆應作速區處

一器械原有件數果否堪用敝壞者整頓未

備者修造

一墩臺以備守望舖舍以傳警報豈得任其

頹敗墩軍舖夫或加添或更換相應各給

器械以備巡警

一各口子道路或虜可衝入之地則宜抵塞

法當督民開塞深溝陡塹以陷虜馬或虜

騎必辭之地則宜堵截法當造暗坑埋地

雷以扼虜衝隨地相機務期費省而有實

用

一各市集居民何處爲虜騎稍遠之地人煙

湊集原有墩堡應修築完固以資捍圍其

修築捍圍擇居民中有力有才有行義爲

衆所信服者倡率鼓舞官爲調度鉗束無

致擾民何處爲虜馬必辭之地零星數家

氣力單弱者應收歛入城以資防守作何

安插俱要曉以利害聽從民便與高年知



事者熟籌其宜務使民心樂從無一切強民徒滋煩擾亦無得因循怠忽臨事張皇使民無措

一原額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快壯若干子弟兵若干即今有無足用何人武藝高強可備戰闖何人年力精壯可備城守何人機巧便捷可用偵探務要試驗真的花名冊報

一各衛所官員何人弓馬熟開可備統領佐貳以下何人調度有方可資贊畫鄉紳中何人諳習兵機可諮輶略至士子之有志當世者父老之歷練有識者子弟之驍勇警敏者俱要不時延見訪以機宜務要上下同力官民一意如指臂之相使如呼吸之相應爲百姓保護身家卽爲朝廷保護封疆但無得偏聽一人輕有舉動不合衆心

一民間丁壯諭令習射除督率獎賞外果有

弓馬熟開者彙爲一冊如登名冊中小過應答及無名差徭量與蠲免偶有訟事到官免其刑責從輕發落以示鼓舞如有教師打手等項皆查造入冊量加獎賞既收爪牙之用亦消肘腋之虞

一鄉村戶多人衆不願搬移入城自願立柵築垣團練守禦者聽但宜申報合于衙門掌印官親爲經理務期地形得利守禦堅完無疎薄苟且反以資寇

一申嚴保甲以稽查奸細爲第一義面生可疑蹤跡詭祕卽行根究一家不舉十家連坐如常法但要着實舉行無疎無擾以上十款已經通行二十七州縣訖伏念諸臣之建白者在言一蒙

皇上嘉納卽爲石畫臣所欵列者在行倘州縣奉行不力卽屬具文顧今之京兆與漢制異漢制擊斷無諱與司隸並行今者動多掣肘畿內之守府與畿外之守府異外府得操功

今督責朝行夕既稍或怠玩吏議及之京府  
賢否不聞報行止無關白面貌既無識認文  
移往復亦稀州縣視京尹漠不相聞蓋事勢  
使然縣來舊矣惟錢經考成歲一參罰起自  
近年然猶十票不一應戎馬在郊當內外協  
力豈比平時賢者自知振勵何待提撕安危  
大計豈容濡緩萬一徂故事視若弁髦徒虛  
文塞責畿輔何地倥傯何時一處疎虞卽一  
方潰決其爲關係誠非渺小爲此據實上

聞如果臣言有裨守土要務伏乞

皇上明旨嚴加申飭責以必行如或玩忽不舉  
罪有所歸庶重地尺寸設防 京師安于太  
山矣抑臣猶有二議古稱有治人無治法以  
法而強授之人不如擇人而聽其自任如十  
事行有實効卽係異等乞 勅撫按二臣非  
時特舉一二備邊才之用如泄泄從事亦聽  
非時糾劾其或于惠堪以宜民敦固難與談  
兵不妨量才更調務使近畿州縣皆強敏有

力機警應變之才則告誡不煩而長城有賴  
矣至于進貢夷人臣昔備員主客稍悉端委  
每起常稱二貢每貢近百人大約在館常二  
百餘人此輩衣服言語與東夷無別奸細混  
入何繇辨識此時三衛順逆情形尚未可知  
而令 輦轂之下潛藏異類能無隱憂况今  
之貢夷原非舊制已失

成祖本意當時入貢皆都督酋長正身遞置邸  
中盖有古質子遺意今之來貢皆積年猾夷  
窺覷虛實騷擾驛遞無所不至合無 明勅  
督撫每起量送一二人進 京以存舊制其  
餘俱在邊領賞賞物照原開人數一無所減  
今序班一員押赴邊關領發實有四便一免  
狡夷密伺虛實之舉一無奸細頂名潛入之  
虞一省近京州縣開發供應騷擾縱恣之害  
一省光祿寺在 京宴犒供應各項之費一  
舉而四善備焉伏乞

皇上下部一併施行

天曆三年 月 日本

聖旨條陳十款皆綱繆至計近畿州縣務在必行不得以虛文塞責其進貢夷人除已往不論外以後着督撫官每起量送一二人進京餘俱在邊領賞貨物照原開人數全給仍要作速打發毋令久住京師該部酌議一併具覆

公元曆三年

天曆三年

天曆三年

天曆三年

刑部左侍郎沈演題爲司官開報外錯書役妄供可駭謹據實

上聞乞賜勘明以祈 聖鑒并祈嚴斥疏

臣章句書生蒙

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貳司寇適會五年熱審屆期臣備閱招冊詳攷律令期于出入無誤少効協贊以仰副

聖天子欽恤至意舊例未熱審前司官各將該司矜疑人數開報部院并報 欽遣內監其

公元曆三年

天曆三年

天曆三年

欽使或有看詳應出者亦揭過部臣等更一酌定方具揭到監會審時面訊無異卽此爲定矣各司初報特該司擬議故止用司印然亦宜使堂官一寓目焉不意今歲各司開報徑不聞于臣旣多舛錯亦有點滌其他不具論如雲南司署印主事于元燁開報可矜內有章燁斗係假官元燁看語云燁斗攜千金而求納一吏目未必知其假而甘就之也情有可矜臣不以爲然面加駁正乃該司書辦

朱士衡在廠招稱燁斗哀懇異鄉孤苦家屬全無臣念係同鄉准附矜疑等語何其巧于衛司官而敢于誣臣也使果有此雖非蓄欲亦屬執法然此語全非事實堂審時臣何曾發一語所謂准附矜疑手批乎口准乎尚書徐兆魁見在可問也燁斗之不可問臣實深知之亦首發之冊中看語云章燁斗元年納銀三年八月卽選吏目使非飛過海安得有此速化其爲假官無疑亦難開又對十三司

領三庫王

卷一百一

三十一

官昌言云竊盜假印不入矜疑曾經題准

凡吏部假官假印一人不可開至章燁斗之斷不可開力持如前看語十三司官見在可問也又于朝房昌言三法司堂上官皆聞之俱見在可問也獨怪元燁與司官旅見聞臣此語至再至三豈其聾聵卽原擬可矜亦宜因臣言而中止何故執迷遂非故違臣議竟揭報該監又隱蔽不使臣知可駭一也朱士衡既供役該司臣此議昭昭在人耳目所謂

言於堂滿堂者卽下人誰不稔聞何故將臣所力持不可開者反指以誣臣鑿空相及誰爲主使捏無影之虛詞卸印揭之實謬可駭二也此事不一辯明則司役可以入堂上之罪堂官可以爲卸罪之地不惟冠履倒置法紀蕩然矣至于臣備員陪貳而司官之譴張舛錯至此及其他衙役之恣肆司屬之狼藉雖事之虛實總聽覆讞皆由臣風望不足以彈壓豈能辭責伏乞

領三庫王

卷一百一

三十一

皇上將章燁斗一案司官何以故出書役何以

妄供有無主使巧卸情弊勅下三法司從實勘明具奏議處然後將臣罷斥以爲不能率屬之戒臣心迹既明爲法受過亦甘之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天啓五年 月 日奉

聖旨假官章燁斗既稱情屬可矜又云法不容貸前後語言展轉支吾撫歸強辯豈成法司之體沈演着削籍爲民該部知道

附詩

鹽井吟

咫尺桐江聽水音，潺湲霑處却無塵。清流一灩

煩，端淨睜眼看它局內人。予被削職，驛出國門，偶憶昔人音聲之

其韻次

口占長歌

艸衣木食從茲始，青天直視九萬里。于中空洞無不有，浮雲蒼狗須臾耳。入主出奴翻覆間，彼是方生是因彼兀然頑石吾何事。如苗有秀粟有稅，曠足附耳真雷侯。陰陽樞密百相詭，求可求成在俊傑。丈夫談笑取金紫，士各有志不相

羨。鶴唳青霄羶附蟻，吾亦大啖出風塵。間左相依若畏壘，提壺挈榼來相餉。笑我不能行也咫，珍重父老攜杖來野服。相看額無泚，回首蟬聯七貴客。頻肩化作倚門伎，狗寶寧從齊楚生。不見渡江化爲枳，南國有山名茹芝。芝南國有艸多芳，芷南有好客漁樵伴。南有嘉魚魴與鯉，更莫岐情浪憂喜。請與山盟期沒齒。

祭周吏部文

崇禎元年戊辰三月廿三日浙西布衣沈濱乃克炙雞絮酒走吳門叩

明故廉吏蓼洲周先生靈几呼天長號痛之以詞詞曰邪正相寇如水與火公丁斯難獨隻千古身夷家惜誰謂荼苦古云倒置夷貪聽廉一介不取構此奇冤明知羅織莫敢爲言緹騎方下蒙拜刑官職掌謂何時予之愆黜坐支願有涕洟瀾食不下咽坐臥針氈敢愛其死一吐狂談竟日雷霆天道寧然動曰如律  
祖訓在前匪激伊誨庶幾舍旃聊存法守敢曰昌言人亦有心寧遂吐棄憤盈惘疑謂蒙立異曾不半月天變赫示忠良蒙難白日晝晦三部駢疏異詞同指媚子謂蒙異論亦職和者遂衆撓亂國是奔告權璫躡足附耳是說說者顧安可置厥疏尋上而蒙遂矣夫去國聯翩忠臣并斃國事至此浩歎而已詩

不云乎匪教匪誨婦寺固然其無足怪媚子  
何心有覲冠履狼藉忠良以希恩澤血肉淋  
漓瘡玉垣赫安則爲之又何足責蒙之南竄  
緹騎終繹偵探告密尋端伺隙才于徬徨臥  
寧帖席不敢窺園杜門削跡無淚可揮吳門  
咫尺媿公誼勇定交繆綯嗚呼哀哉誰知此  
勇竟以殺身人百莫贖舌不及捫一代廉直  
佇望

明綸誰爲吐氣有氣填膺一卮御否唯以告哀

尚饗

唐大中丞

公名世濟字美承號存憶浙江烏程人登萬曆  
戊戌進士初授福建寧化令邑值十年審役爲  
劑量饒瘠汰貧丁數千民大稱便常例五千一  
百金盡行禁革又稅契及羨餘二千金悉發以  
修橋梁舖舍館驛無不一新建龍門橋費至萬  
金暮年成之未嘗罰民間一金也邑人建祠顏  
曰仁愛前此所未有行取授監察御史言事侃  
侃無所忌避巡按淮揚值二東大祲流民數十  
萬入境中捐贖錢發倉粟各州縣設粥廠數百  
處挑鹽河修徐城百方全活又上疏截留漕折  
銀二萬餘金爲賑濟之用繪流民圖上聞

神廟從所請起骨傳肉不可勝計刻有荒政紀  
東省難民數年後刻一救荒圖說遍貼逆旅中  
思慕不忘如此初巡視十庫魏璫忠賢時方典  
庫承事甚謹至年終以往例饋銀器數十金重  
幣四峻卻之璫以此相嚴重迨後歷遷至樞貳  
入都魏璫正擅威福焰甚張竟不通一刺時

殿工方興每聞工瑞與兵工二部堂咸集瑞念  
舊屢及寒暄公漠然若不喻者一日

上傳賞看工諸大僚各二十金酒饌一席公獨  
不與長隨班役輩皆再三敦勸瑞恚意明示當  
稍爲委蛇竟毅然不屈不數日卽族御史梁夢  
環等三疏劾指爲左光斗先鋒夏嘉遇盟主  
票 旨中卽用此數語初令削奪內閣貴池丁  
公力言彼素有清望奈何無故重譴瑞意稍解  
云渠清白我亦知之但寡情甚耳遂改票姑念  
大臣着閑住去歸田絕口不言杜門寡交游左  
圖右書晏如也冰山旣泮

今上御宇再起入中樞疏採監軍道高出未免  
三疏乞骸凡兩佐邦政先二月後僅四月敷歷  
三十年家食者強半難進易退可規其概

聖明求舊再起留憲屢辭連奉

溫綸一則曰清標介望一則曰品望清貞二字  
未嘗輕以許人特爲公粘出亦一時異數也

兵部添設左侍郎唐世濟謹爲

皇子誕生 皇仁宜密謹陳平刑議獄之一以

衍嘉祥以培 國脉疏

臣等欣逢

上天眷祐

皇胤肇生實

宗社萬年之慶而臣民胥祝之時頃伏讀

明旨因頒 詔敕一應蠲除務普實惠開具條

件毋漏毋濫大哉

王言薄海窮簷園扉請室皆津津有望 思之

思矣因思咫尺之間園圖中有長繫十年戴

盆向隅呼 天而無路者尤可矜憫則原任

遼東監軍道臣高出胡嘉棟是也兩人皆文

吏當時獄獄者坐以軍官軍人之律論絞叅

語中有治亂國用重典之說蓋一時奔潰之

中不得不借兩人行法以儆其餘故舍本等

應得之律例不用而比引他律然終非法之

平也今

聖主當陽普天在宥賞罰憲 天不縱不濫正

明刑勅法千載一時乃兩人獨罹不赦之條  
前此曾有人爲申救者已奉 旨再問後因

科臣叅駁其議遂寢蓋議輕者見以爲出位  
見以爲市恩而議重者見以爲奉公見以爲  
執法故議入易而議出難然要之罪必傳律  
法必麗情終不可以意爲出入也謹按監軍  
責任不過爲按臣分猷覈將士功罪聽經撫  
節制與守巡道任封疆城守之寄者其事權

領天牒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輕與重異也故前此各路監軍如張銓康應  
軌皆未議及韓初命以本例遣牛維曜止問  
杖牛象坤邢慎言皆回籍聽勘又如監軍御  
史方震孺初掛爰書旋蒙解網歷歷可按也  
當時經略特題下法司九卿科道公議申明  
舊例亦止有充軍爲民降級等例雖曰兩人  
罪係再犯然十年犴狴九死一生當時刑科  
叅詞有云未聞二杖而得徒二徒而得戍二  
戍而得死者固已言其罪不赦法矣

明旨屢云文武一體乃逃帥達奇勲實承武罪

當議辟開以立功贖罪之條此獨輕武而重

文不得與荷戈執戈者同論而並原尤可憫

也高出守奉集堡曾以大砲擊死多賊併奴

酋首一人賊遂宵遁使在今日當稱奇功彼

時交章薦疏可覆查也前御史臣劉廷宜李

炳追述前功曾奉有西平一戰有功之 旨

試以功罪提衡而論不庶幾可贖一死乎高

出在獄惟手書遺經痛自懺悔其妻以傷夫

領天牒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而自盡垂白之年尚無子嗣人生慘楚夫何  
使彼至于此極也臣與出同年前奉差憤漕  
時曾與共事重其才品不意其墮此劫數中  
聞其餽粥不給慷慨待盡每一念及不覺泣  
然仰恃

聖慈在上見蟲艸木亦動矜憐罪疑惟輕同帝

堯之三宥得情勿喜若神禹之下車臣乃敢

齋肅焚香告 天始具疏代爲呼籲伏乞

勅下法司將高出胡嘉棟再爲一審查其律例



是否相符覈其功罪應否相準儻得從湯網之一面則

皇恩肆赦庶無不被之人兩人未盡餘生當斯夕祝頌

有道萬年于無教矣如言而無當卽削臣官以贖友命亦耳之如飴臣不勝竦息待

命之至

濟居恒竊歎友道五倫之一也彼交游投分如蘭斷金世豈乏人然或意氣期誦或名譽

公

元履堂

卷一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標榜或聲勢倚藉或交際綢繆酒酣耳熱把

握慙慙自謂雷陳莫喻一至患難之中過而問焉者或鮮矣年友高懸圖大恭通籍以來

從無欵洽惟承乏督漕時高爲蘇松道周旋僅數日耳其人恒性直躬慷慨激烈工詩善

六書私衷受重之後移遼東監軍道時經略不得人曾致書尼之勿往竟以同鄉勸駕竭

廩而赴守奉集堡奴來攻拒之大捷上首功千餘殺一王子按君兩疏敘薦後經撫李忭

全師覆沒身在荊棘中川兵見之羣呼曰此

吾高父也翼蔽之出矢石航海以歸初下

詔獄僅擬杖屢讞至辟刑科抄叅云未有因

杖得徒因徒得戍因戍得絞者屢欲爲平反

因封疆失事頻仍遂無人敢爲訟言長繫十

餘年餽粥不繼濟初入佐樞聞之惻然深念

會以忤璫席不煖而被逐資志歸田每喟然

悔恨迨再起佐樞適值

前星朗耀

頌

文獻堂

卷一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皇仁晉被輒奮不顧身時不可失也具疏

上聞擢額代爲籲天者凡五日不幸邊烽狎至偶值其時遂不能回

聖意因是負愆引退耳以一官殉友迨出春明以半載所入俸薪貽之彼此俱雪涕而別未

幾大叅以酸楚發疾竟隕園扉傷哉愧磨磨無足裨耳今屈指死別數年言者尚指之爲

黨護夫推挽結交曰黨蔭蔽掩藏曰護彼慨慨垂死戴盆坐井之人誰肯爲之黨何所容

其護不集苑而集枯黨護者或不若是之愚也書識一慨

虞給諫

公名廷陞號乾颺浙江海鹽人登萬曆丙辰進士初授徽州府司理以廉愛聞晉工科給事中會逆璫虐焰方張橫行追削首上疏諫止追奪留還 詔命疏甚懇切逆璫不時逮繫緹騎四出會王恭廠雷火陡發傷命千餘上疏陳 天變懇肆赦會 朝日壇巡青等疏差務與內侍相關誓不敘魏璫一字適有媚臣代懇者嚴謝曰此臂可斷去魏字幼年讀書便不善寫門殿工成功凡五敘璫每塗抹其名核當日在工敘工終始不加一級公一人也又京管建祠會稿傳至擲筆不與書押祠成之日羅拜如狂公于是却輿墮馬扶歸註籍逆璫矯 旨削奪璫猶怒甚傳言欲逮殺于途公小帽青衣奉八十老親匿名遁去今上御極以臺省公薦召還原官晉吏垣復 詔命有補恩詔卹忠良糾梁夢環劉詔李實等疏奉

旨嘉予堅持風節屢忤權奸是公直節嶙峋實有終始難掩者矣

謹按是非予奪萬難徇枉如公于逆焰方張諫削奪諫逮繫五敘工不加一級上疏不諛一詞建祠不畫押祠成不拜像而竟以追削歸田忤璫大節已難湮沒且聞于魏給諫大中黃侍御尊素兩公被逮就獄時半夜呼應百般痛郵多方捐助得之兩公家乘中甚悉乃忌者濶入附璫一案查其開載薦劾竟屬子虛恐大明在

上不宜有盆覆中人也特紀而出之以明寬抑當雪

工科給事中虞廷陞題爲敬抒葵藿仰佐中興懇乞

聖明乘 郊社之舉補脩曠典特頒解澤疏

臣幸舞蹈班行恭遇

皇上清旦臨朝 宵衣垂御蓋皇皇以勵精圖

治之念先百官而首倡之矣微臣忝逢

明聖俯愧芻蕘之莫獻矣顧臣伏思之臣言官也嘗聞主聖則臣直我

皇上初批考選一疏曰各勤職掌各効忠謀而

領入虛坐

卷一百一十四

三八

臣謹

臣備員掖從無一言補助不自負以負

明主乎臣以爲卽就

皇上所已行者一爲仰贊則今日 召對大典

似宜舉行我

太祖初定天下欲通羣下之情日詔百官常侍

左右詢問民情諮訪得失

成祖召六部尚書近臣諭之曰早朝四方所奏

事多君臣之間不能盡言午後事簡卿等有

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洋洋

聖謨于茲爲鑑今望于 經筵日講之暇擇舉

目今要務面詰一二令閣輔大臣與講讀等

官互相條奏或乘 臨御之暇轉就便殿特

召閣部院臣工面令在吏言吏在兵言兵親

瀝 天言實課其邇來就是名臣就是名將

用過幾人待推幾人以至兵餉河漕治內謐

邊刑名工作等項一一需次 召問仍令職

諫諸臣輪值從旁參酌可否則不特

皇上見聞日廣謨猷日宏卽大小臣工亦各振

六虛字

宋百 起冊

聳精神以備俾答而交微之下料無有靡文

虛應者矣卽或時令炎暑未便煩勞

聖躬或乘清爽時日 召諭兩番徐俟涼秋與

請筵並舉此今日

皇上爲第一首務堯舜之明日達聰政此義也

而其要又莫如用人目前 賜環起廢固是

纍纍然有千秋勁柏還可特立擎霄百鍊堅

鋼允是一篇定浪屢見諸臣之推舉者或銓

除而猶牽資格或濡滯而未與 召還邊腹

需人精華可惜非當事以求賢若渴之恩破

格起用效促趨 朝固不足副中外雲霓之

望愜諸臣信戴之公也顧有舉無措

聖王無以治天下信賞慎罰尤

聖王所以平天下往者諸臣不自薦戢致千重

謫業經

皇上神威軋斷前後處分僚案班行凜凜奉

日月之昭明畏雷霆之法度矣乃捧調

皇上經筵面論百官處分後許以改過自新是

六虛字

宋百 起冊

可見臣工有罪以致自干 天憲而

聖心仁愛原期易轍將來今願自疆場喪失權

賄昭彰外此後或有註誤或經摘發下閣部

院查勘覆議仰候

上裁通與以應得罪狀則或譴或謫摠屬 恩

波倘非力在不赦卽至極其官爵免其追奪

一款或量貸父母 詰命使得臯之臣伏而

思曰

皇恩之浩蕩如此則服辜之日何莫非愧悔之

年使其父母感而泣曰世守之 龍章猶在

則生死之年又孰非銜報之日

皇上仁孝性成更素以孝風天下知無難留此

一節鼓舞孝子忠臣感發而圖報也且莊頌

高皇帝訓曰虞舜爲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罪

人不孥自今惟謀逆外止坐本身毋一繫連

坐是

大聖人德意也夫嗣與孥且弗罰則臣子有辜

寬及所生可知此舉 朝臣庶拭目

皇上之新恩頌與舜文比德媲美

高皇者也爾

聖治中興固已百廢殫舉伏望

皇上併修 召對曠儀而用人賞罰之際高明

與博厚並運雷霆皆雨露兼施薄海內呼籲

天子萬年

聖子神孫膺大祀而發禎祥彼夫東西小醜必

組縊于 闕下矣

天啓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召對係

祖宗舊典次第舉行朝廷予奪一憑功罪諸臣

充自洗濯咸與維新原無過咎不必猜疑該

部知道

錄六肅正

吏科右給事中虞廷陛題爲補全 恩詔

以光 大典疏

臣伏讀我

聖祖

列宗登極詔書首錄遺賢甄收廢弁 令甲燧

煌代有 明鑒往不具述仰稽

世宗皇帝詔書開載一內外大小官員因事直

諫守正被黜者奏請起用死忠者敘卹克軍

爲民者准復原官大臣進加恩廕一文職註

列宗登極詔書首錄遺賢甄收廢弁 令甲燧

誤降級者准復原職爲民者除干行止外原

與冠帶閑住閑住者致仕近考

穆宗皇帝

神宗皇帝以及前後 詔書建言罪廢擬議起

用大小臣工一一 恩款合符大槩首重文

臣蓋謂 登極一詔惜人才而旌遺直以故

龍飛景運摧折淹滯無蒙解網嚴居幽谷共慶

彈冠文臣之濡露更獨渥也今臣莊誦

皇上登極詔書普天蒙澤環海沾仁莫不仰

大聖人洪謨矣但起用冠帶等款獨加于武而

尚略于文則詔書傳後恐成缺典今屢奉

旨賜環且 俞罷職諸臣冠帶誥命從此仰窺

聖意大小文臣原在

皇仁霑被中也臣伏思之諸臣經逆璫矯削以

後去冠帶者多至數百餘人追奪誥命者幾

至于有餘道斃遠繫者幾至二十餘命且也

乞 恩優匠監刻冠裳而法弼臣工竟至弁

衣弁服白鐵售納漏邀 封誥而制科臣子

槩是削籍追封摧殘荼毒慘不堪言近已首

加去輔僮諸臣淪落姓名未經 覃施一詔

則遑巡執敢謝 恩伏乞

勅下吏部一一分別查名上進

御覽將給冠帶補 卹典還 誥命者續頒

勅諭傳信天下併 勅閣部仍將文臣起廢敘

卹冠帶致仕等款悉照

祖宗詔書舊典仍補入

皇上登極恩詔之中庶乎 龍章徽懿無缺無

遺 鳳詔輝煌可傳可法我

皇上中興盛典盛裕後光前億萬載奉楷模矣臣  
備員言職當逆璫橫削之日曾以諫止削奪  
免追 詔命首疏上 請遂忤逆奸今臣仍  
備員吏垣謹循職掌懇

皇上鼓孝作忠補全信史風勵臣下臣無任激  
切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覽起廢敘卹諸款詔書委宜開載但已經  
傳 宋一四四

頒行不便補入着吏部查名分別上請卽與  
起用優卹復還官誥昭朕惜才旌直之意該  
部知道

再疏上復得奉

聖旨虞廷陞堅持風節屢忤權奸這詔命卽與  
補給凡削奪諸臣給還官誥已有屢旨該部  
查明來說文臣恩款照

祖宗舊制卽宣付史館補入起居註以兼法式  
該衙門知道

張天臚筆卷之十四下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著

起用

黃給諫

公名承昊字履素別號聞齋浙江秀水人舉萬曆丙辰進士初任大理寺評事盡心平反無微不察精心讀律著有律例析微適關中馮公爲大理少卿署寺篆題復考選公遂得選授吏科給事中中立不倚勿逐時趨及逆璫弄權虐焰薰天公秉正不阿一時稱爲中流砥柱疏諫追奪 詔命忤璫幾不免又疏引賢爲喻治病者衰大半而止勿使過劑蓋意在救諸賢也又疏論大帥馬世龍之驕懦時世龍方有寵于璫公絕無顧忌比魏公大中等被逮上魏南樂書責其匡救大中與公爲同里同年大中之子學伊尼父入都向親知求救人多畏禍而不納者獨公時時延欸至卽納之捐重貲代大中完贖寓書其子醫腴田二百畝以助之更力倡仗義

諸公職金以付學泮得免數日之敲朴而終不能免大中之死痛哭者累日逆璫偵知深銜之後公上疏論邊事復忤璫意遂矯 旨削奪今上登極廷臣交薦遂起戶科右給事中疏論國計宜整飭屯鹽錢法有當

上意召對平臺奉

命至淮上商酌鹽政連上二疏談利弊甚詳悉

上採納其言付所司行之卽此可窺其經濟一

斑云

頌天龍筆卷之十四下

附尺牘三首

上政府魏道冲書

敬啓昨在垣中共議公疏救 詔獄吏垣曰

此關刑獄宜刑垣爲首刑垣曰首垣自宜首

列彼此相推公疏無望其出矣敝衙門如此

臺中又可知矣全藉台臺獨力救解庶有挽

回年來朝中水火玄黃一勝一負不過奪其

官阻其進耳今奈何一旦至此人將歸咎台

臺是借人以題而動他日之兵端也被逮諸



與魏廓園給諫

須臾慶金

朱一四一 起

三

人雅負時望卽如魏給事者與吳同郡同年知之最悉此真正清廉之吏真正執法之官吳生平所深畏而敬服者猶將十世宥之今一不免其身台臺爲政而使朝廷有殺忠介之名天下萬世其謂台臺何伏望台臺力爲主持密密救解同朝幸甚此非爲諸人計亦非獨爲世道計實實爲台臺計深遠耳冒昧披肝死罪死罪外史曰逆璫初無殺人意思陷害正人不殺不已惜乎黃公一腔熱血愛人之心猶對虎狼而談道也不亦苦心哉

尊俾至知年兄已近長安我心如擣凡可爲年兄地豈敢有所愛欲圖覓說客游說內庭而心腹難其人通內無其路欲出疏相救徒糜爛其身而無益于年兄計惟有從史公疏及乞救于政府彼雖與年兄非同調然豈不自愛其身名而甘得罪于天下萬世或動其良心未可知也弟當多方以冀萬一有消息當托令郎及尊使密達若使蒼天憐社稷

肯教夫子不生還幸且寬心保重

寄錢御冷大史

須臾腹金

朱一四一 起

四

伏承手教敢不殫心力不謂魏年兄砥礪一生乃罹此禍令人痛心疾首造物豈不可問耶此須舉朝公救方足以憐其膳庶可望挽回若單出一二疏必且指爲邪黨立見壘粉矣從井救人亦何益哉弟當密密多方求解不知有濟萬分一否第念當事者動以追賊陷人喜魏年兄之賊不多似有可爲若完得此賊數不知當事者更以何題殺人或有生機未可知也此中百計設處以助年姪但惟恐走漏消息又不敢顯爲事之所以難也魏年兄室如懸磬度家中亦無可處第有祖遺武塘田二百畝價可值千有餘金已寄信小兒開送年兄作主鬻之富室以助魏年兄完贓如可贖兮弟卽沒齒壘貽所甘心矣

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題爲廢籍賦逢昌  
運臣鄉尚多遺賢敬舉所知仰祈

聖明錄用疏

臣鄉之以媚璫敗者固自有人而爲二奸所  
殺戮及追賊摧折者二人摧殘者凡四十餘  
人即如首擊逆璫甘以身試不測之險者爲  
部臣陸澄源錢元愨貢生錢嘉徵三臣皆臣  
鄉人然則忠義氣節臣鄉亦不乏人也今蒙  
聖主起廢業次第登庸矣而沉淪草莽者尚多  
其非經二奸摧折者臣不叙也其人本賢而  
臣生平未知者亦不敢引也但舉臣所知大  
條如岳元聲者學長洞微才堪任重向曾爭  
國本遂目爲邪黨削奪之今雪消見現矣可  
使久困巖穴乎如劉宗周清貞絕俗恬素逸  
倫首攻客氏與逆璫人服從薪之哲後乃遭  
榮辭位視同敝屣急流勇退卓哉中立不倚  
舊臺臣王業浩曾薦之今又十年所矣可不  
急爲召用乎如沈微煥者當重慶之變力保

危疆曾奉 旨有保全滇境急宜優叙之  
厥後不惟不叙其功而反閹仕則以失逆璫  
之心也可不亟與題叙乎如金世俊者秉銓  
清正無私以得罪于崔呈秀故倪文煥誣以  
追贓極苦起用其可緩乎科臣如陶宗道者  
甫入班行一鳴輒斥讀其疏忠義凜然似當  
蚤與銓補以收忠諫之益者部曹如徐應秋  
作令有聲鄉評共重其父可求死難逆璫故  
奪其卹又并其子而削奪之播虐亦太甚矣  
如吳昌期者督造 惠藩以清核錢糧取怨  
于內監蘇進進以訴逆璫及中書吳懷賢之  
僕首其主私書璫以懷賢與昌期誹謗 朝  
政而遂削之夫敢謗于監謗之時直節亦可  
嘉矣如陳祖苞者具明敏之識饒強幹之才  
往年奴寇寧遠若非祖苞嚴禁逃兵勒稽出  
入閩門晉死衆心不幾搖動乎不肯殺人媚  
璫以致落職業有剖白之者而蒙環召矣然  
當事者屢疏叙功而逆璫悉斬弗與似亦宜

稽舊案以平不平而議優處者也藩臬之臣如楊廷樞者勞蹟夙著直諒不阿貂豎清監李明道欲待以屬禮廷樞毅然不屈竟爲明道劾劾而削奪究其所忝昔偶誣陷此其凜凜風裁堪儲大受如錢士晉者作守督餉所至有聲乃以無影無端之牽涉削官議罪豈不大冤則非門戶二字招之祟也如劉永基者其幹濟東省著績嚴關徒以與馬世龍等不合難于展布自欲求調關臣從而議調原欲以竟其才豈期逆璫竟削奪之乎如蔣英者清正風稱恬退素著徒以周宗建姻婭之故削奪不亦冤乎乃若訪冊所遺者則有沈萃禎其清貞粹美簡重端方世所共知徒以屬吏曹欽程報復而劾降之今欽程竟何如而被忝者可知矣所宜復原官而復優異者也以上數臣皆臣聞見之最確最詳者敢爲詳其本末如此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將岳元聲等分別錄用則白駒

空谷而振驚充廷矣

崇禎元年 月 日具奉

聖旨

陳司馬

公名祖苞字爾翔別號孝威浙之海寧人舉萬曆癸丑進士性介直以孝友聞初仕崑山令下車問疾苦莫繇賦甚卽舉諸弊蠹悉釐之崑田腴者窪者賦相若公出積粟貸窪者築防復以開荒所增糧抵減其額崑計畝而徭奸民巧析漏免公飭歸併仍履畝起貼役法而積困盡蘇江南北漕艘輓粟于崑南衛索贈尤夥公通詳所司裁之歲節米貳萬石糧長歛民什浮二三公令出其一均濟運道竟十八里官民不費而成此數事皆百世利也居三年廉絕一塵其平寬獄卻請托拔髦俊諸異政不具述吳大吏奏治平每首公凡十薦旦夕秉銓矣公執法如山邑要人橫里中力繩之會士民有所訐討公調劑保全要人反陰中公公拂去去領邑民遮道哭竟日車不得前隨公入里者萬餘人公救水七載補京兆叅軍例得內轉要人時益貴卒出公司榆關理居無何逆璫誣遼民六人爲奴謀

屬公讞其獄獄朝以成璫夕以候矣逆秀復馳書啖公公庭裂其紙慨然以身白之杜逆萌也璫怒檄更訊持之如初時經撫秦權公東寧臬僉持不下後止循資以駕部典關公緝奸捕亡朝夕殫力捐公費悉充軍實丙寅春虜大入東寧塞京邊震動難民遁卒競西走關門上下多欲棄城去公全家矢死衆始定啓關納民全活無算適卒無一得入京左以全事平僉議卿秩相酬要人方卑事璫度錄功疏未至聳璫以前

怒逐公適逆秀劾武帥疏入矯旨奪官復計以惹茂謗寘公危法遣還卒偵其歸裝僅驢二輿一隊具一肩而已卒無可陷公公歸仍前色養間遊武夷山中丁卯秋舟至桐江聞

烹廟賓天

今上御極涕泗作爲二詩其一云驚耳皆朝事傷心此客途峰高愁並疊潮落淚同枯風雨催龍遠乾坤伴鶴孤秋江見毫髮此念照來無其二云揚舲乘曉霽初日遂東生衆水仍歸海羣

邦盡荷明薪蒸林邑辨茅茹露將榮萬物應皆  
適沙鷗片片輕公之忠愛可見一斑矣尋上書  
陳前事時自白者競以璫爲詞公曰此亦臣子  
分內事何足自多故其疏止詳言職守叙錄隱  
躍和平尤徵恬品未幾臺省曹公師稷黃公承  
吳吳公煥輩交章訟之得

旨云陳祖苞不肯媚璫誣殺具有風節卽與銓  
補原官當事因卽日填缺適讀禮未出遠近想  
望丰采云

野臣曰閣之逆節極矣顧亦有漸焉金吾滿  
門乃基三爵三爵不已將啓九錫楊陳二公  
皆余鄉循令楊首劾濫蔭遂羅顯禍陳平反  
寃謀阻其茅土者二年卒乃煅鍊武長春始  
竊世券嗟乎人盡如公局至擬尚父僭嵩祝  
也然曲突徙薪一死一生士固有幸不幸耶

原任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陳祖苞謹奏  
爲孤節至苦難伸微功已錄復遇叙履久  
明謹一一披歷以祈 聖鑒疏

伏遇

皇上乾明御世離照當空 太阿握而天地重  
開 大寶登而陰霾盡掃真稱太平之

天子而仰有道之

聖人矣 臣 踰伏田間欣逢

聖作孤踪積鬱有不得不控瀝于

君父之前者 臣 錄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任原

官于天啓五年三月奉

勅管理山海關凡省直關差俱司商稅惟山海  
向係屬夷貢道止司盤詰出入自遼廣淪蹙  
往來遺黎凋耗殆盡一時驍兵悍將掉臂游  
行莫敢呵問 謹司三尺任怨任勞無所不  
至又關制出入一人一騎皆登記年月圖寫  
面貌每日千軍萬馬雜遝往來簿籍充棟舊  
有額設紙劄公費銀兩 臣 念兵興匱乏捐俸

奏辦報助銀二千四百有奇以充軍費至六年正月奴闖寧遠全關震動臣念舉家世受國恩百口悉甘殉難軍民感奮始有固心又羽書絡繹踵至難民襁負叩關每一晝夜啓閉不下數十次臣兩旬目不交睫露立關門親自一一稽察不令真正難民墮于關外奸謀逃兵遂于關內而又外通聲息內促援師於是內變盡消東寧士卒始無退志當日在事諸臣至謂却敵之功繇臣固守之力然臣

分賞應然貪天功以爲己力臣不敢也本年

二月工部右侍郎崔呈秀有法行城存一疏

先是臣性迂執不能殺人媚人致遲權貴封

爵緣此恨臣遂奉

中旨開住隨關臣查勘功次疏叙及臣內有云

關內動搖寧前何所恃而固守主事陳祖苞

牢閉關門不放一逃卒所賞優叙又云其在

關門嚴啓閉而竄逃兵于法者兵部主事陳

祖苞也又云撫臣謂其不放逃卒經臣亦謂

任事未及一載報積紙銀二千四百有奇清慎節省過于舊司又云關內如不放逃兵之主事陳祖苞應陞級酬勞隨奉有查勘甚公從優陞賞之旨是孤節微功已明于叙疏矣迨兵部具覆擬臣准復原職是孤節微功再明于覈疏矣一時諸臣同邀陞陟而

俞旨獨不及臣是果誰爲中格則臣所向隅飲

血而不敢言者也竊念臣抱關一載不惟陞

陞之守尚在口碑而保障危疆庶幾粗自表

見何以微功叙應陞級而覆止復官則兵部

實有大不得已何以

明旨始云甚公而後復中裕則此中恐有大不

可知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從公查覆覈見何罪可指而嚴

譴突加何功難憑而

弘恩獨後儻令風影有據即甘顯伏科條如果

尺寸難磨亦宜略爲採白臣雖伏坤野而歌

太平有餘榮矣臣無任皇悚待

命之至爲此激切具本專差義男陳忠齋捧謹

具奏

天啓七年九月望日拜發十一月初六日通

政司上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陳祖苞奏辯甚明該部即與具覆

南都察院經歷高千光題爲誅奸須窮其

源用人當慎其始懇乞

聖明大振乾綱謹持太阿以永新盛治疏

竊惟自逆璫煽禍以來忠直之士垂首喪氣

諂諛之夫希寵取憐馴至稱尚公建生祠一

時依阿洪認輩如醉如狂向非天心悔禍遲

之歲月稱功頌德者當不減王莽之四十萬

人亦危矣乃其初誰授之柄則閣臣魏廣微

是也聞楊漣二十四罪之疏上魏忠賢懼懼

奔走莫知所措此時廣微誠有爲國之心以

大義責之以大勢休之俾其投閒置散是室

蟻穴而滔天之勢無由作炮煙火而燎原之

焰無自起也卽不然不爲之揚其波而助其

焰忠賢懼外廷之有人亦不至于大肆乃

廣微止欲以獻媚固寵之心爲乘機報怨之

計而復有徐大化者出而從憑之曰老先生

若肯承富忠賢取旨如寄楊左可立去共

保富貴無憂也廣微信之遂與訂盟從此一

意主張倒翻世界試問當日逐楊左而使之去者何人之票擬也逮楊左而使之來者何人之播弄也雖廣徵止飲辱兩臣于縹緲未必有殺之之心然忠賢轉悞轉際殺機已動勢固不能中止也殺考察崔呈秀之臣而後呈秀漸以用事是呈秀特其末流耳有一崔呈秀負嵎而處而後五虎五彪十孩兒相繼而進是羣奸又其支派耳開釁始禍非廣徵導其源而誰哉今之言者皆未嘗遡流窮源

何也此其間有說焉正由廣徵柄政之日考

選者出其門牆彼既借公道以樹私恩人亦顧大體而存雅道所以大魏小魏之謠當時洋溢于國中至今人人能言之而人人若志之若論交結近侍之臣廣徵真罪之魁矣臣非過求于廣徵正以忠良被戮者雖愛猶當議卹則賊害忠良者雖死亦當議處也

皇上誠奮雷霆之威正始禍之罪一以誅奸梟于地下一以慰忠魂于九原其于懲前儆後

關係非淺鮮矣臣所謂誅奸須窮其源者此也夫言路不可不開說者謂考選宜廣其額是已但今之考選亦何嘗考其學問心術操守才望乎選之者欲收爲門生被選者即認爲座師師生之分定而門戶分矣後遇大利大害有寧負國家不忍負座主者國家又何賴焉其行取推知則又惟利是視是以近日談者率曰一入都門不開賢否而問書儀以有無定如蠅以多寡分殿最可謂切中膏肓矣臣愚以爲此後考選祇當以應選之名臚列上請待我

皇上臨軒面試之片詞隻語便可以規忠臣之肝膽而卜異日之建樹昔唐玄宗中主耳循能廷試理人之策取韋府爲第一而况我

皇上堯舜之主哉雖事屬破格似難舉行然皇上厲精圖治則舉此甚無難者欲重官之用不得不重言官之選也卽不然亦錯綜其名而甲乙之使南北省臺須臾而定一以息



紛爭一以杜賄賂被選者無德可報一意事主庶權歸于上而朝廷之肅幹不散焉私門之桃李矣臣所謂用人當慎其始者此也抑臣尤有感焉貞觀之制宰相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所奏不當諫官得而駁正是以上無壅蔽而下無專擅說者以爲此貞觀致治之本其後宋璟復之開元初政亦見清明假令此制至今不廢廣徵忠賢雖有害正之謀必不敢昌言于

頌美應書

宋一四下起用

二九

君父之前卽能贊鼓

君父之聽必不能符制諫官之口何至屠戮制奪旨率中出臺諫徒仰屋竊嘆莫由効涓埃之力哉故諫臣隨宰相入閣議政又臣所謂防奸自奸無可除用人必究其用者也伏願我

皇上堅持初念搜剔遺奸慎選賢良力復古制將見朝政清明永永無弊臣雖閑曹冷局亦復優游太平之世矣

崇禎元年正月十二日上奏

聖旨考選科道自是吏部職掌俱當矢公矢慎以重言路該部知道

崇禎元年正月十二日上奏

崇禎元年正月十二日上奏

崇禎元年正月十二日上奏

崇禎元年正月十二日上奏

崇禎元年正月十二日上奏

崇禎元年正月十二日上奏

工科給事中顏繼祖題爲神人有必雪之  
沉寃貞邪有難掩之公論懇乞

聖明速加優擢立賜處分以光新政以暢輿情  
疏

臣竊觀

皇上秉筭以來大小臣工連篇累牘刺刺不能  
休者惟起廢卹典二事臣以爲卹典宜先而  
後及于起廢蓋草野尚有瞻天之日而夜臺  
永無肉骨之期也且不齊之品尚俟敲推而

已定之案無庸擬議如萬燦之楚斃杖下而  
棺衾不能自給周起元周順昌周宗建李應  
昇黃尊素繆昌期屈死獄中而妻兒不得一  
別丁乾學爲兇棍矯旨嚇財所挫辱而活  
登鬼錄之數臣者受禍獨慘通國共憐所當  
早議贈廕以示激勸者也至典試詞臣規諷  
受譴之陳子壯顧錫疇方逢年所宜立起田  
間以厲文學骨鯁之臣彭汝楠游鳳翔天變  
陳言觸忌被擠二臣資俸並深久已薪積一

則應酬以分內之京卿一則應還以往下之  
故物又如力攻客氏幾罹不測之馬鳴起直  
糾魏忠賢求正典刑之劉其忠當天清日霽  
水落石出之時豈可以致仕閑居林殺二臣  
之風節主持公論守正不阿之陳序掌銓茹  
蔡關節不通之莊欽隣鳩工搏節正色立  
朝之劉麟長兩地甘棠山公推轂之徐應秋  
四牡馳驅一塵不染之徐天衢權關廉惠  
天語褒嘉之馬任遠皆表表名流無端見逐  
不亟爲登庸復其原官何以平銓政而快人  
心耶更有中立不倚東山久卧之張孔教率  
旨調南啓事不及之蔡思克先事見幾超然  
遠舉之邢紹德顧宗孟不拜璫祠拂衣長往  
之梁廷棟棄官將母十三載里居孝感百餘  
壽之袁業泗皆訪冊所不及載而徵書斷不  
可緩者也最可憫者八月運使汪承爵因內  
臣胡良輔索萬金建祠無以應枉遭叅劾坐  
貶十餘萬株連六親僅完三萬之數臣同官

張惟一先已入告乞 勅撫按立爲歸免如  
李師沆以安肅令夙媚忠賢而取 旨點陪  
使汪始亨踉蹌去國聶慎行以五千金入顧  
秉謙之素致陸康履張履端同時解紐及再  
推巧用楊維和作正畢竟點陪今始亨已登  
青瑣之班師沆何處可置顏面則引咎自裁  
不須再計慎行請假奉 旨兩閱月乃濡滯  
都門或謂其候 朝覲之書怕或謂其待頂  
首之苞苴長安有口臣不能爲二臣計考功  
之法恐不能爲二臣寬也臣生平有剛腸而  
無鍊手凡所舉刺皆見聞極確可矢

天日伏惟

皇上鑒臣樸忠俯采芻蕘察諸臣之本末定彰  
瘴之

聖斷庶忠直奮而貪壬儆矣

崇禎二年正月十九日奉

聖旨起廢卹忠是當今急務萬燦周起元等受  
禍獨酷着早與贈廢以慰忠魂陳子壯等已

有旨起用彭汝楠游鳳翔等其有實跡可考  
評註詳確都與議用汪承爵懸坐賍銀行該  
撫按查豁李師沆等已下部議該部一併具  
覆

徐司理

公名日曦初名日晃別號碩菴浙之西安人舉天啓壬戌進士授廬州郡司理宏才壯猷清慎明敏持法平而讞牘無枉當道咸倚爲重甲子同考試應天稱得士焉會有巢無和含四州邑軍民搶劫揭竿逼城店埠而南寇賊如麻行旅斷絕時公先以監兌漕儲出聞變疾趨倉卒定亂檄至傳呼人始啓戶迎謁馬首者肩背相望公隨處下車慰勞安戢躬詣居巢被禍處所省視災黎昭示賞罰城中久罷市亟令開張人心帖然惟夾河人衆猶惴惴思其復仇公謂此必無忍生者之恨應悲泉下之冤飢不得食死不得歸掩之誠是也衆對漂流已盡公手書甫出一屍挺然立于河心循處索之果得五骸相枕藉起而瘞之咸詫爲異州守史公應選以濡須孔棘堅請公臨見潰圩積水佈種無基公爲設隄焉鵠形菜色者疊疊庭下公與史公商酌捐貲瘠饑親歷粥廠嘗啜適口民有起色乃選材

官銳卒八百人于教場訓練分守要害如東關運漕黃洛河與巢衆聯絡以水兵爲游哨佈置已定舟楫始通公渡河會令文武申明約束各鎮居民被害者投詞如雲而諸亂軍自知罪大墮戶奔竄或乞命中途公宣示國家威令數其罪孽開以自新寧寧聽命中有指爲梟獍虎狼魏氏者在兩河之中所云豎黃旗立營棚號令羣雄者也公單車直抵其穴悉出叩頭請死乃諭而遣之感泣辭去公陳善後事宜反覆數千言急請賑濟以全民命靖禍源而人心永懾服矣此一役也不煩兵刃不費帑廩洵間牧

寧立奏人謂定變有機弭變有術皆公之運籌有神而禦暴有膽也公之勞績不亦偉乎於是漕撫呂公兆熊薦公信賞必罰雷霆雨露兼施昭德布威草木豚魚悉化數行飛白勝于萬馬馳驅卑騎揮鞭頓令千郊露湛特以疏聞值崔呈秀內倚逆璫出按淮揚貪穢橫虐士商患之時徐州守汪公心淵孤介挺操有治河

禦賊功呈秀圖其厚賄汪拒不與通故誣多賊  
中以奇禍徹公嚴鞠陷之公稔知州守賢目冤  
不肯殺人媚人以汚心淵呈秀心銜公適總憲  
高公攀龍劾呈秀疑公與聞遂誣疏誅公玩法  
市恩汪尋捏賊下獄而公落職罷歸矣公角巾  
小築讀書恬澹晏如也戊辰

今上御極臺省文章競自公寬復補原官再任  
松江司李守法如初冰蘖自矢會署篆上海值  
歲祲請改折漕儲十三以蘇民困裁抑奸弁致  
遭反噬忽奉

旨鑄級任事焉噫公實 朝家柱石臣滿腔經  
濟報 國恤民而偃蹇一官十年不調惟與歌  
陌頌載道陽春爲公祝乎雖然公之材猷遍宇  
內矣奚止廿棠一郡邑耶

原任直隸廬州府推官今在籍臣徐日曦  
奏爲大姦已殛沉錮宜開謹瀝臣寬仰祈  
聖鑒疏

臣原籍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人繇天啓壬戌  
科進士選授直隸廬州府推官于天啓三年  
六月二十五日到任至天啓五年四月內接  
得邸報有聽勘御史崔呈秀爲 國家欲求  
保泰之策先講禦侮之計謹陳膚見以仰佐  
中興一疏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選將汰兵該部具奏魏忠賢  
捐貲修城急公可嘉着與王繼謨一體敘錄  
忠賢仍于本縣建坊賜勅旌獎廕弟姪一人  
與做都督僉事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竿  
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其鹽屯鑄錢事  
宜聽該部覆行汪心淵着彼處撫按嚴提追  
贓劉貴卿徐日昆俱從重褫斥以儆將來樞  
輔去留關係重大俟九卿科道會議已有旨  
了該部知道欽此臣聞

嚴旨解任歸田經今三載自分永劄恭遇

陛下龍興日月重朗逆璫奸樞相繼伏法凡存

殛究抑咸荷昭明臣戴覆盆何敢忍默是用

披瀝惘恍上干

睿聽臣以愚慙叨任刑官爲按臣耳目相與朝

夕則其舉動纖悉罔有不知維時呈秀貪淫

聲滿江北臣官雖小自矢不敢欺心阿附權

勢仰辜

君父以此行事多見齟齬會代呈秀者爲劉大

受清涇濁渭隔線天壤因呈秀透支本衙門

贖銀四萬餘兩疑有侵盜屬臣拘其吏承程

道輔谷世仲方尚達周儀文等嚴究下落此

輩望風走訴呈秀秀既平素怪臣不與同心

又忌臣悉其底裏適總憲臣高攀龍叅劾聽

勘疑臣發露銜恨切骨夤緣逆璫魏忠賢冒

復原官首圖報復于薦忠賢疏中添挿臣事

謂臣以徐州知州汪心淵一案受賄枉法爲

之開除支銷被旨擬斬未監守臣侵盜逾

萬此誅死之刑也承勘官貪賄故出此登臺

之賊也十九萬贓茫無顯證臣以坐名請

勘親手研查據實申報毫不敢私止念心淵

扞圉却賊有功于徐難以風影懸坐不放殺

人媚人欺世逢世臣心未死奚忍爲茲業經

呈秀往復推駁非一朝夕一手足之力設心

淵之論果出本懷臣勘案不符公道呈秀當

日米離地方何以復

命時不白簡從事至敘功一疏盛稱心淵微有

復職

明旨縱才能節操瑕瑜不掩亦宜言下點破而

隨手翻覆不顧矛盾臣繇具在一字一句可

質鬼神逆鱗難犯屈雙自甘所惜爲人辯賄

而得受賄之名爲朝廷守法而罹枉法之

報近見臺臣龔卒肅宋禎漢等後先論白心

淵功罪一明微臣心跡立判但臣開罪于呈

秀者自有本末觸事借端逞私報怨將闢弓

而擬大受用臣銘鐵思剗烹以要忠賢藉臣

佐鼎跡其生平罪狀盡 國欺

君章滿公車臣語猶贅乃稱功頌德媚結權璫  
自此疏始內援堅深呼吸霜露舉內外大小  
臣工靡然脅息附已者不循資望顛升九霄  
異已者卽有功能永墮淵谷顛倒是非竊弄  
威福亦自此疏始如和含無巢四州縣軍民  
乘飢劫殺聚眾攻城幾爲二東之續臣奉委  
安輯深入賊巢殄叛納降浹旬底定撫臣呂  
兆熊特疏薦臣紀錄徒以呈秀把持齟齬部  
覆久稽歷俸二載薦剝屢上兩值

覃恩擯不得與使垂白之親不沾

一命臣子何心其能堪此從來推知秩滿例當  
考選惟不職露章者格焉臣忤權倖元非獲  
戾官方人品應辨貞表事理亦分曲直縱臣  
駑劣夢絕清華若不剖明慮與不肖同類而  
共棄之隳任事之心短直臣之氣臣不能無  
餘惘矣伏乞

聖慈勅下該部將臣功罪從公勘覆奏內事請

應否矜議臣寬得白誓竭餘生臣無任恐懼  
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三月十七日奉

聖旨徐日曦奏內事情卽與該部從公勘覆該  
部知道

臣元服全

矣一四

臣元

汪刺史

公名心淵字如愚江西弋陽人登乙榜起家縣令有善政庚申遷徐州守性執耿介冒富甲兵潔已奉公嫉惡如仇時內外河水患告急漕艘艱阻公因開濬朝夕經理隄上殫精竭智以籌計不煩帑藏不勞民力爲事凡捐羨餘稿子來不匝月而大工厥成於是餘艘永利焉壬戌山東白蓮變起鄒滕竊據遂南犯徐公堅城力拒登陴戒嚴彎弓架石以破之臥起黃樓上目不交睫者旬日散儲粟布兵仗與民死守又身臨河許盡斂諸船隻敗寇萬人狂奔河許無舟以渡遂殲焉全城亡恙往劉齊之亂直抵江干公以身捍寇逆遇其潰江北

陵寢重地不至蹂躪公力也徐人及過客如出一口賀公治水禦賊勞深心膂功存社稷焉公謂臣子分也何功爲會崔呈秀勒索重賂始登啓事公無以應遂捏詞誣劾并陷賊三萬下獄三載不大寃哉此端黨勢焰熏天道

路以目孰敢控訴

九重乎丁卯冬崔敗獲雪戊辰

聖明更化臺省合訟公寃始復原官尋陞兩淮督同議政搜剔積弊肅除奸宄商民賴之以安諄諄頌德云爾



劉民部

公名貴卿號觀文河南鄆陵人登乙榜仕肅寧令卽逆璫魏進忠梓里也時勢燄熏天威權震主邑中半爲璫娼族悉化豺狼狂噬于道氣凌上官漁食下民而不可遏其冠裳附之者速化倏而拖金曳玉矣公獨秉正自矢中立不倚義憤所激痛加裁抑惟知守朝廷三尺法而不計禍之所及與璫鈞禮左右竊爲公危會璫付二千金托爲斥地建塾收諸亡賴子弟市恩以圖異日稱頌地公逆折其萌堅持不應璫恚甚謂公厭薄之乃益出帑金鉅萬委羣閹董役大築城隍爲郡塢深計誇示閭閻洎欲傾動公而公益字民治事自若初璫建坊嗾公申請兩臺具題而公以爲名義至重交結有律自其守株而復以媚寵導人耶立謝之訖不爲請而璫啗恨入骨矣金吾楊六奇璫之戚也一日公出郊遇其嫁女車馬連亘數里呵殿聲振天地公輿不得前辟易道左意不勝忿隨鎖其婦翁杖之

六奇急爲盾愬于璫傳應星璫之甥也常休沐歸氣燄張皇左右詎公徃拜公曰文不先武且父母無先下部民之理相持久之應星終不一面懷憾徃矣其他豪右惡少市廛衙蠹假借聲靈擇人而食者公悉寘之法不少貸壹意不附權貴不畏強暴而竟爲衆射之的矣于是邪黨崔呈秀條上封事盛逆璫捐貲修城有保障功而劾公不爲經理反誣以垂涎帑金致罪此宵王陷人辣手遂矯旨褫職歸里矣公蒞官三載幾二十萬皆註上考嘗念守身與守官同而好名與好利異未有愛其身以有爲而敢辱其官翹其名以自全而可浼以利者磴磴自守卒被璫禍雖然恥彼速化而身名掃地者今堪爲人鑑也恭逢

聖天子登極臺省交訟公寃復原官尋遷民部而海內益望其風采焉

野史氏曰嘗謂匹夫殉義米萬折而必東亦足愧簪紱之徒庸庸者矣劉公身履虎穴而

巍然獨立法不容假其高視一世志節不移  
人固難及也慨覩嫉賢者走闕實如鷺而闕  
勢亦漸鄰于不臣嗟夫不知作何境界矣噫  
貞臣烈士皎然與日月爭光公其謂乎

頌天臚筆卷之十五上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著

啓事

方侍御

公名震孺字孩未直隸桐城人遷壽春父曰大胤以節俠著聞母孔太孺人誕侍御之夜夢正學先生來因命是名公五六歲肌肉皆香恍忽憶因中事舉萬曆癸丑進士爲福清葉相國門人相國心器重之訂以館選公偶因太孺人小恙一夕遁歸相國驚異贈以詩有竟然拋却鳳凰池之句蓋心知其非尋常科甲中人矣明年謁選授福建沙縣尹縣屠牛有稅歲數千金公悉行禁革其爲政清嚴不可犯然大端以教化簡易爲主故沙之人戶尸祝之滿三年考舉卓異第一明年擢湖廣道御史是時神宗末季諸要人把持朝權橫分區類海內名賢多所禁錮侍御銳意開闢力請開門戶之禁前後所薦起如趙忠毅公南星高忠憲公攀龍

鄭公三俊熊公明遇李公邦華魏公雲中鄒公維璉等皆仕至八座爲一時名臣卽今十五年

後聖天子破格枚卜舉朝共推孫公慎行劉公宗周猶是公當時特疏以請者也其人倫之鑑如此會

光宗皇帝賓天

熹廟以冲年登極逆璫魏忠賢交結客氏表裏爲奸浸浸將不可制公潛察其微上三朝艱危之疏屢以在牀在旁爲言欲

熹廟首逐忠賢併遠客氏忠賢恨之入骨辛酉正月公巡視南城璫甥傳應星強奪人妻公窮治之閉應星南城獄璫踴門長跪以請公咲曰有執法御史無斨法徇璫御史逆璫快快去謂劉相國一璟曰我與南城小方豈宿世冤家耶五月遼陽不守公一日上十三疏凡添設巡撫疏通海運調邊兵換司馬語中竅竅確然以于忠肅自任而一時倚以爲安亦以忠肅共推之

是時遼陽新破河西風鶴皆驚自廣寧至三岔河幾三百里無人煙公痛哭于朝曰諸君遂棄河西耶若以其地爲荒野危險臣請自往犒師臣本柔脆書生當此炎天烈日之中猶有熱血黃沙之想凡以激天下忠臣義士使其心東向耳雖然吉凶悔吝生乎動臣一出都門將不得再覲

天顏矣願

皇上識之是時逆璫旣以公爲釘附璫者又以公爲屑惟恐其一日不出纔至通州而廣寧卽真之議上矣公隨上疏曰當此主憂臣辱之時臣不敢愛死惟是越壯七人而差臣後來必有以攘差中臣者嗟夫臣何差不可攘而攘僅僅一衛之差攘刀頭誓死之差耶願

皇上識之讀者多泣下六月公至河西不居廨宇不修巡方威儀選死士五百人相從偵賊所向卽逐水草以相持老奴擁精騎數萬沿河間渡三岔一葦可航公處處實示以不測旌旗

相望七月有餘而賊不敢渡是時羅一貴劉徵方爲馬前卒公一見奇之卽特疏請爲大將後兩將殺奴兵亡算鎮武城破力盡矢窮猶西向再拜曰吾以此一腔血報方公也其識拔英雄又如壬戌正月公差滿回前屯衛造冊候代奴乘間渡河巡撫迎戰全軍俱歿叛將孫得功將執巡撫以降巡撫棄廣寧走大帥祖大壽擁敗兵駐覺華島觀望老奴遣人招之大壽意未決公在前屯痛矢曰天下安危在此一着矣若

奴借大壽之兵以攻榆關夫豈有幸哉卽月帥都司張國卿沉海往招之握手與大壽語曰將軍歸否耶歸相保以富貴不歸請卽殺我大壽泣下與公俱歸是役也所得兵以數萬計火器以萬計糧豆十萬計具當時塘報至悉而視師者不以聞也于是吳主事淳夫徐主事大化遂璫意乘間疏論公攘差下部院議總憲鄒公元標奮筆曰御史保全山海無過且有社稷功不知大化是何肺腑腸偏從中傷善類罷免之而給

事中郭興治遂借道學以攻總憲爲大化報怨  
正以達璫意也鄒公遜公亦移病歸乙丑逆璫  
勾連南樂相魏廣徵毒焰大張羅織忠良將與  
大獄某叅方御史者賞京堂郭興治再應募追  
論公河西賊私逆璫矯旨遣緹騎逮問而苦于  
對簿無律乃密囑緹騎曰逮死御史更佳緹騎  
至徐州卽先遣人焚公宅第倡言有旨夷三族  
于是家人星散僮僕多焚死共傳公已成灰燼  
而公實在府廨候開讀緹騎無可奈何乃趨就  
公旣至都下法司究問坐賊至六千四百一日  
一比幾斃華楚公有弟曰震仲震鼎亦兩俠士  
乃遁走海內負意氣者之門于是東省則華東  
張公海客房公北直則質公范公性叅李公楚  
黃則武皇黃公共爲輪助僅完賊之半其一半  
則抄札戶族以竣株連之慘極矣擬罪必欲坐  
以死大司寇李公養正三爭之獄屢持不決而  
揚州守劉鐸在獄作青辭告于帝逆璫誣以咀  
呪併誣公與鐸杯酒交通遂擬斬此丙寅九月

事也不數日卽當伏鎖西市公與惠給諫世揚  
慷慨賦詩安之若素臨期

皇長子生得停免公雖暫免而逆璫愈不能釋  
于懷日遣邏卒一人曰馬牌者伺公與惠給諫  
動靜旦必以聞名曰打事件公日坐一土坑上  
屏絕家屬人施與飲食則飲食不則閉目寂然  
其邏卒始而相伺旣而相忘已而感化至日市  
餅餌噉公歲時或一具佳饌公疑其有毒邏卒  
跪泣曰此我妻某氏聞老爺精忠手治以獻者  
也公因賦羅刹成佛詩贈之故一年之內所打  
事件不日惡疾舉發則曰危在旦夕逆璫稍稍  
疎于防與惠給事幸而相延者皆此邏卒力也  
丁卯八月秋審將及公知倖不可再僥乃自著  
年譜易序見志所賦詩有孤臣九死原無恨要  
典三朝幸有名之句已自分必死矣至九月  
今皇帝御極日月重光逆璫以大逆不道族誅  
義子乾孫皆不免于是刑部上疏理公冤十二  
月二十五日爲

惠給事

萬壽聖節上傳旨特釋公及惠給諫于獄兩公策馬出刑部門兒童婦孺擁觀如堵至馬不得前羣北向呼萬歲此亦足以見直道之人心矣亡何給事中曹師稷鄧英陳獻策等御史馬如蛟倪元珙等上疏言天寶留方惠兩臣以遺皇上碩果靈光不可再得其速加以不次之擢爾時長山相國與公同門欲索重賄公咲曰使方子而行賂當魏璿時已九列矣遂被格不用而公亦自謂與楊左同被鍛鍊下獄者共十七

人今纔得兩人在不啻再生矣今卽蔬食水飯疇非天恩若再作宦海汨沒之想便是冥頑不靈男子名其居曰懺菴額其園曰樗園一任淩落自愉快焉

野史氏曰侍御之自愉快誠得矣惟是天固留之而人固棄之魏璿日欲殺而偶然漏之今之君子共以爲當用而忽然錮之其謂天下後世何哉其謂天下後世何哉

三秦之中有所謂惠元孺先生云凡語及先生卽燕褻時無不肅然改容者而兒童走卒直曰延安夫子而不敢姓名也公名世揚父承芳仕至南京工部郎以忠孝世其家公生而穎秀一目十行下弱冠舉萬曆丁未進士令華陽不畏強禦然獨有召父杜母之謫三年入覲清風兩袖而已擬授工科給事中候命八年不下公索米長安靜觀時事見

至尊以厭薄紛囂故慎重言路然人愈少權有所獨歸一局未終又換一局其最役者外連政府內結吮嚅于是四海善類當門者鋤入山者焚幾如一鐵圍城不可搖動矣卽間有一二有心者思一奮筆發摠其不平而外憐羣燭筆戰舌恒而不敢下徒有仰屋私歎公獨毅然曰我得其要領矣因以一疏攻其某而羣謀遂破是時方禁錮名賢題之曰東林題之曰門戶而諸君子多以羽翼

光廟被謫廢于是又題之曰東朝之黨公又毅然上疏曰言東林則東林已耳而又曰東朝夫豈有臣子拱衛君父而可目曰黨乎識者疑之亡何

光宗皇帝賓天一月聖政變生倉卒楊給事逮受

光廟顧命恐以

熹廟托李選侍聖躬未安穩故有移官之議公是其說然亦不過事定之後因衆議紛呶辨言

頃天虛生  
害義爲一割晰其是非耳顧未嘗身先之而身與之也乃後來羅織者至謂公青衣小帽交結內侍王安以成移官之事豈不馬牛其風哉公人品趨向雖大段與楊忠烈漣相合而意見落每自孤行或見諸公汲引太熱必規之曰我輩言官司議論而已至于登進正人雖關係世運然自有主者我等不當與聞人多服其遠見以故公先後省垣在長安不過數月餘皆乞差里居其避勢焰也如此天啓乙丑逆璫魏忠賢

柄政羣小附之教猱升木既矯旨榜死楊左諸公鎮撫獄又逮方侍御震孺論死併遣緹騎逮公過潼關獨吏部郎孫公必顯無改平生爲周旋慰問十一月逮至獄鎮撫許顯純坐公交結內侍搖撼官府罪不赦公抗論不服大呼二祖列宗知臣之心于是先後杖五百一十四櫻無數夾十七遍脛骨俱斷氣息如絲而抗論愈堅呼

二祖列宗愈厲也先是殺楊左時羣小以獄詞未具無以服天下心乃復下公刑部具供狀欲與方侍御駢斬西市是時徐侍御揚先掌河南道主司審徐大化爲僉憲徐兆魁爲大司寇主堂審楊先詰問公曰你說邵尚老崔少老是小人今果是小人否公昏瞶中徐厲聲曰諸公見地高明或以爲君子若世揚愚昧不明到底以爲小人丘御史兆麟曰此人殺機又動矣是日會審御史十餘人獨王御史業浩悽然不言人以爲有禮楊先等怒復欲夾公併杖公扶掖家

屬次日堂審大化問曰尔如此面孔而不死當是何意公又厲聲曰天留之以磨障公等兆魁曰今日當了却磨障趨杖公三十以轉側故加杖又七公舊傷正劇新刑倍慘血肉淋漓不能下炕床寸許獨心內微溫喉間氣息未斷而已司寇更屏絕公家屬不與通方侍御持公大痛曰元孺竟先我而西耶公漸甦侍御親奉饘粥至躬爲服役公瘡楚甚二便皆不能舉侍御負而下炕復負而上至夜半不敢怠或床褥不潔侍御皆手自洗滌越春徂秋如一日也公偶覺必睜目曰世間乃有朋友如方子哉或痛甚呻吟不可忍侍御微言曰真惠元孺恐不受痛公瞿然良久曰此是何意侍御曰此便是吾儒立命之學亦名曰禪于是公言下大醒從侍御問禪相與恩仇平等六合一家矣一夕公受煤裏氣絕侍御爲公治殮具守公側如孝子禮經一日夜復甦故侍御獄中詩有一覺還元萬事平偶然蝴蝶又莊生之句蓋實錄也丙寅秋審決

囚單出共四十二人公居第一次方侍御明旦行刑矣是日大金吾張公懋忠治酒爲公賦別慘然泣數行下公獨笑曰送遠行人而灑淚將無增其離思耶乃顧方侍御曰子云何侍御曰曩與公言矣真元孺恐不受殺公復大笑曰豈有假元孺侍御曰此是隨大千俱壞轉語公未臻此境且防散亂自作主人勿戲論也公頓之遲迴至三鼓下俟傳

皇太子生得侍刑公與方侍御俱得不死公繇是益精心禪觀六時研究每與侍御交相刻責謂我等此時日月正秣叔夜顧視日影時惜叔夜浪費于廣陵散耳明年

聖天子御極逆璫以大逆族誅十二月萬壽聖節公與方侍御特旨釋放此時柄政者猶多魏璫餘孽公雖釋尚謫戍龍西明年御史馬鳴世等再理公寃始還公原官與起用又以有中格者未卽起用也然薦刻爲滿四海九州望公之出不減司馬再相君子得與想亦眉



曉間事矣

野史氏曰世皆畏元孺先生以爲百尺無枝  
太孤冷人耳所謂得其半遺其半非知先生  
者也元孺執手而與人揖似冷而急人患難  
軀命可捐則執持已一介必嚴似冷而友朋  
之莫能自振者必多方區畫使俯仰無累則  
熱大節目處不肯纖毫假借似冷至人有片  
善微長雖素與仇怨者必唏噓歎賞則熱故  
深知元孺者不惟不畏而遠之且瞻就焉以  
舉世未有如其熱者也噫使世界多元孺其  
人君臣朋友之間豈宜落落如此哉

頌元孺

卷之三

三

湖廣道監察御史方震孺題爲備述 三

朝之艱危敬助 九重之警戒懇乞

聖明鑒往察來防微杜漸肅 宮禁慎 起居

以保 宗社無疆

臣惟自古有天下者興亡之故不勝縷指而

獨在牀在旁之彙彙其中人最微其孽禍最

大歷稽史冊古今同痛豈不悲哉我

皇上嗣服方新卽濯 聲靈于 宮府破城社

于貂璫日月雷霆千古無兩而漆室杞人猶

不免惴惴過計何也蓋以危者有其安者也

難者有其易者也往者來之鑒也前者後之

師也臣不敢遠稽瀆聽姑略舉 三朝之近

事仰塵 乙夜可乎昔

神宗皇帝英明天縱誰不知其慈愛

先帝乃

聖心原有獨見而羣下過于私憂于是有以

貴妃不同封而爭者有以閹臣密揭欲違

冊立而爭者有以 儲教宜預忠言被斥而

爭者有以早定大計 國本復搖而爭者有以 三王並封而爭者有以出關講學而爭者有以 冠婚 冊立而爭者諸臣爭之不得至于或降或斥或罷或出甚至戍煙縹緲不歸瘴癘之鬼杖底模糊曾染征衫之血在諸臣所共者一鳴所輕者九死而

皇祖雖顯棄其身而卒陰用其言

主聖臣良照映今古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而不惟是也

公孫龍

朱子山

三

孝端皇后居恒顧復

先帝卽屬毛離裏何以加焉風聞

孝端之沾危科臣王德完有恭請 篤厚中宮

一疏人知其安

孝端也而不知正以安

先帝也科臣毛士龍所謂浴日虞淵豈虛語哉

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尤不惟是也一變而 福藩之剪桐屢經反汗禮臣孫慎行等嘔心補

瘡預傳艘輿之齊集托以文武之同呼而之國如期維城早建此其功誠臣子所不敢居此其心則人臣所獨苦矣又不惟是也再變而有張差之事夫差而癩人也然不癩于他所而癩于 元子之宮

先帝之危且在五步之內矣于是科臣何士晉等有逆謀藉訊等疏惟時

皇祖感動 召諭羣臣立決二豎雖小臣之披

肝不無過計而意外之叵測賴以全消此又

劉天龍

朱子山

二

皇上之所耳聞而目擊者也今先後諸臣存沒

已相半而

泰昌登極一詔存者擢用歿者恤錄生幽谷之

陽春回白日于長夜則諸臣未盡之餘年與

既朽之枯骨業得感風雷而見天日更何言

哉更何言哉痛爭 國本者流落孤臣漸鷗

班之有色而殷憂

先帝竟 龍馭之難還

九廟有靈幸不危于 青宮之癩漢而折肱無

驗反速禍于肘腋之閹人使萬年有道之

聖君僅爲一月太平之

天子此數天共慘卽江河爲流不足以盡臣下

涕泗之縱橫也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乃若

先帝之賓天

皇上之出震其一時景象又有可言者使乾

清而久居 選侍則

至尊當避居于何地使 貴妃而久處 慈寧

卽

孝端且慈惻于無核曾傳 宮闈之線索豈盡

虛空兼以佳冶之薰蒸慘于挺刃雖

皇上以萬靈呵護之身萬萬無他慮然爲

聖躬計萬全正當防危中之危要于求穩中之

穩則始而 請駕而移 宮當亦不再計而

決者傳聞文武捧護

天日之姿慰示羣臣而虎拜歡呼于萬年

龍光朗照于頃刻此雲龍風虎之一奇也卽左

右移 宮之際未免稍至張皇而臣子衛

主之心不妨過于激切乃說者猶欲以慈仁之

無外俾慰在 天湯禍之宏開赦及有罪然

仁義共是一心前後原非兩段所謂合之雙

美離之兩傷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臣所言者一一皆往事然

臣豈言生事哉

皇上試思一一從前光景 宮中之與府中畢

竟孰爲可託宦官宮侍之與賢人君子畢竟

孰爲可親再思

先帝三十年來受盡多少艱辛歷盡多少憂患

今

堯舜未竟之作用端責成于

皇上之一身而再思

孝端皇后

孝和皇太后未正 慈寧相繼早世則

兩宮齋志餘惻惻獨鍾靈于

皇上之一脉葆

聖神之體先使志之清明自然身之強固也而  
尤有欲言不敢竟言者則惟在床與在旁  
矣爭妍取憐卽老成不無眩惑得無有乘情  
竇初開而踵故智爲常者麗色藏劍千古寒  
心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朝夕周旋惟二三內臣而  
頃笑易輕窺矚可慮竊意盲而嘗巧負  
太阿而不覺近以中旨之屢宣恐滋斜封  
之隱禍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乃今日所最急者則莫如  
大婚官闈主一有則乘間進御者既有所畏而  
不敢前非分矯竊者亦有所防閑而不敢肆  
轉眼桃夭爲期已迫當事者宜惟目不足早  
完大典幸勿借口故例而遷延歲月爲也  
他如曉封未見真確則五等之隆重原不厭  
少需賞叅業有煩言則大臣之進退當使其  
有據此皆擬議于內廷者而率致外廷之  
紛綸又何如斟酌于外廷以俟

皇上之獨斷乎故臣慮中旨而併及之臣愚  
不識忌諱芻蕘可採惟

聖明省覽焉

奉昌元年十二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本說三朝事朕心惕然靡寧所請鑒往  
察來知道了

湖廣道御史方震孺題爲掄才宜公程品  
宜確用人宜當鑒紛紜之覆轍陳救時之  
良方伏乞

聖明嚴勅當事諸臣清流品惜人才永破藩籬  
以維泰運疏

臣竊惟自古侈談盛治者必曰天下太平夫  
天下何以不平因人心之不平而生也但使  
人心既平自然議論不煩 國是大定羣下  
無爭鬭之風 宗社享太平之福詎不休哉

然今古不平之氣則莫大于人才進退之關  
矣掄才宜公不公則不平程品宜確不確則  
不平用人宜當不當則不平何言乎掄才之  
當公也夫賢奸之不並立也久矣然不擇地  
而生也亦久矣何地無君子何地無小人以  
爲宜懷巧者而反鎮重以爲宜直率者而反  
深細以爲宜拙樸者而反博雅以爲宜峭急  
者而反宏深故掄才者惟其才而用之而其  
風土之南北剛柔可勿問也各有心知各有

意瞻各有識畧各有造境父不能同之子兄  
不能同之弟故掄才者惟其才而用之而其  
梓里親戚與其知交朋友可勿問也人又有  
脚步初迷而眼光忽亮亦有一行偶合而未  
路全差事業無窮豈止登九層之塔人品難  
定正宜改三日之觀故掄才者但用其足以  
了此事而其前段後段可勿問也蓋必如是  
而後稱公則人心平矣乃若程品豈易言哉  
每見一有好舉動君子偶借之以行胸臆而  
小人亦附之以博名聲一爲談理而着脚一  
爲藏身而借夥其後日復一日繁其臭味之  
近者既欲盡收之而惡其名類之襍者又欲  
盡棄之棄之而人心不平盡收之而人心又  
不平大爭之生皆在于此不知人有一時之  
挺勁亦有徹底之精神合一時與徹底論之  
而後品可程也有偶然之議論合于清流亦  
有向時之生平無慚衾影合議論與生平論  
之而後品可程也有羣議正紛而劃開天之

妙手有局陣已定而拾衆口之殘瀋合開創與蹈襲論之而後品可程也卽如數十年來有攻四明者有攻東林者就其類而求之各有行徑各有始末亦各有瑕瑜面貌不殊精神自別非謂題目一正遂可不問其文章說話不差乃至盡寬其行檢不知同一論察典而畢竟捨死報國者膽氣橫天同一論淮撫而畢竟部郎發端者孤忠可鑒同一論張差之事而垢者自垢淨者自淨同一攬禮卿而招權者反復者肺肝如見若夫坦衷直節寧去官而不肯賣友者豈容並論則臺臣徐揚先之微言爲最肯也以類而推程品者必如是而後確確則人心平矣而若用人則又豈易言哉人知爵祿超擢所以深愛人也而如其用不當反以斷送其平生人知林泉困頓爲不愛人也而不知舍之富儘可保全其聲價士固有雅負清修而難言逐優乎經濟亦有共推蹇諤而未必能任乎邊疆假令劉國

籍而不爲養畫則至今享林忠之譽周永春而不爲遼撫尚可錄慷慨之膽豈其敗裂遂至于乎大抵使人者當因人而授官不當以官而授人因人授官而一人效一官矣以官授人而一官且累一人矣今公論所共推者如李邦華可當煩劇熊明遇深諳邊情旣已共許其才情何必深誅以門戶又如畢懋良廉而能任卽清卿未足盡其才盛世永潔而且恬則林居可以償其品韓光祜立朝有色而假元牽累至今爲不了之局竇子佩居官何罪乃一棺荒草卒難返泉下之冤悲白日之跳九慨英雄之易老若無如不及之思空下不同時之淚蓋天地之生才實難而用才者亦當不違其才者且深可惜而況以不用棄之也乎以類而推用人者必如是而後當當則人心平矣而微臣有感于紛紛之故而更欲暢言之也唯唯靡靡者無所見奇烈烈轟轟者不肯後益而

時事所觸又不無已甚過當者有以激發其不平而議論於是乎起其初亦未嘗不善而無奈逐與者競爲貂之續也始不過因之以當名節而漸固之以取功名又漸固之以博厚實羽翼既成排柵甚密雄鷲者冲鋒深密者遣將同我則雲霄異我則泥土其過當已甚又倍于前于是有心者必厭之而議論又生矣大抵有既成之局則有必破之局亦無十年不敗之局俯仰往事真可嘆哉而細窮紛紛之故又不至于也功名之所集則如生焉能否之相形則忌生焉而意見之求伸則傾軋生焉夫人臣事

堯舜之冲主當休明之世宙自己身上有無限職業何暇照管別人理料閑事卽爲功名計而功外有功名外有名無大之天光無大之地宇日走日逐患我之軀幹不勇氣力不前不患人之隘塞也今欲使之一歸渾同永無爭軋則救時急着又可深長思矣有未勘

破之公案講明卽止而不必重題有抱阮塞之高賢用過卽止而不必感嘆有當糾叅之匪人論過卽止而不必株連自立于四虛之途使已無藩籬自然人無荆棘復留此一隅之地使此無辣手自然彼不傷心無爲後浪之催永戒前車之覆而三代師濟之風可復見于今日矣或曰此正調停之說夫調停者謂其不痛不癢用一半君子又用一半小人此其爲害也滋甚假令不標名自不區類但擇其君子而用之擇其小人而去之而又憐才不至阿私矯枉不爲過當此正所謂如劍揮空如刀砍水永斷葛藤全無掛礙至快至快者也又何調停之足言哉雖然此宰相責也司票擬者拿定進賢黜奸主意將是非毀譽置之度外則衆議自然寧帖此冢卿責也掌銓衡者須具愛惜人才心腸而東西南北歸之渾同則士類誰敢不服夫金之爲物也有稊有銖一鎰以大冶則渾渾蕩蕩皆化而爲精金矣夫

宰相之與家卿司治者也陶鑄善類以保我

子孫黎民能無意乎伏乞

皇上省覽如果臣言不謬

勅下該部採擇施行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湖廣道御史方震孺題爲天下本無一事

人心有三不平源本不清枝蔓無已伏乞

蚤勅部議永消議論之根以享和平之福

疏

竊惟當今之世

主上幼冲邊廷多難爲臣子者將全副精神盡

併之職業之內一切是非一齊放下相與內

贊

聖治外威強虜豈非快事然終日欲省議論而

論之不能省大抵人心不平則鳴因其不平

也而愈遏抑之則愈不平矣火之旺也撲之

而愈張水之決也壅之而愈激欲省議論者

亦猶是矣臣靜思目前紛紛擾攘之根而因

爲根本塞源之論大約不越三事第一曰

國本之事夫張差一案已成既往言之似令

人厭而近議莽莽終不可遏塞也則不容不

平心一言以掃國本之葛藤也善處人骨

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



之調停而遂疑挺擊之奸化爲烏有也不當因已之調停而遂謂發奸者盡小人也又不當因其發奸而遂掃蕩不留種也王之案誠非高品言路者亦知其常也然察典自有處法而中旨奪其勅命可乎陸大受之任撫州幾于吸風飲露彼中鄉紳備能述之而必處于隔歲之後可乎至于李偉之禁錮張庭之鬱死又爲甚奇卽云不剪元良之羽翼然而已見其端矣屈抑無聊繞一開口乃又以一語箝之曰此人無事尋事要發大難不知諸臣一片之血誠幾于不見天日氣且爲虹血且爲碧而仍不許人心開口說一句人心如何得服誠使各還以本等之官則不平之人心已千快萬快又何難可發而顧爲此不必然之慮哉此省議論之第一事也其次則門戶之說夫門戶二字原不當聞之

君父臣言之已自心驚然而不能不莽也則又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掃門戶之葛藤也東林

之中原多依草附木之流奸險貪橫實繁有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肯以及賢而遂爲竭澤之漁也又不當因親以及親友以及友更爲瓜蔓之摘也除諸臣已經奉旨會議及在仕籍者無容再贅如清列之葉茂才朱世守經濟之董應舉趙南星勁挺之魏雲中馬孟禎淨潔之高攀龍劉策練達之李邦華苦節之鮑應鰲劉宗周有何罪過而錮之終身卽云不驅朝士之清流業不幸而露其形矣屈抑無聊繞一開口又以一語箝之曰此人無事尋事要翻局面不如朝廷有用之人才業已摧折無餘珠沉于澤玉老于山仍不許人心開口說一句人心如何得服誠使林下諸賢有出山之色則不平之人心已千快萬快又何局可翻爲此不必然之慮哉此又省議論之一事也又其次則移官之事夫移官始末事關

聖躬同爲

皇上之臣子決不敢先選侍而後

皇上則科臣楊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所以有居功之說將謂其居之以爲貴而未嘗遜會乘機取中旨之闕老將謂其居之以爲富而未嘗驅神使鬼私罪璫之金錢其無功可居也三尺童子亦能辨之矣意者其借以爲話柄平而不知何以有交通之疑也

先帝賓天原出倉卒假令漣能呼吸之間交結官侍聲色不動而置

頃六龍

卷二

事

皇上于祗席之安此固秋梁公所費躊躇者恐漣無此機智無此手段耳而或者謂漣曾忝新輔種禍有根卽微移宮亦且不免此其說或未必然如其然也人心何緣得服今漣且脫然去矣七十年之候命六月之掖垣報主有心去國何罪使漣早知如此只令唯唯諾諾于國事底定後做一篇太平文章豈不穩當而何必報

先帝特達之知至于奮不顧身而併不顧是非

毀譽乎雖然漣小臣也可以留可以去可以

功可以罪未有關係惟是公道不彰羣疑愈熾後來播之史冊傳之天下且謂

皇上堯舜在上真有交通之臣且肘腋之間有敢于矯旨之閹宦而

皇上不及知所關

聖德聖政豈其涉細此臣同官馬逢阜所以慨然而請會議也如僅僅爲科臣一身亦何足會議也近雖奉有忠直之褒恐更添一番

頃六龍

卷二

事

中旨之疑添科臣一層變通之案耳臣竊以謂此事非

皇上召對不可

皇上不召對則從前詔諭一一皆出于中官

皇上一召對則從前之詔諭一一皆出于

聖意所以釋天下之疑而光

聖神之德伸忠良之正氣而平忿激之人情端在于此此又省議論之一事也伏乞勅下

部院從公會議陸大受等果否微忠可錄葉

茂才等果否才品可用一一具單查訪而又嚴勅吏部不須畏避不須延推勿徇人情而兩可其詞勿襲套語而曰姑俟論定務要是是非非明明白白限定日期早爲議覆至于科臣楊漣之去就實係

聖躬早賜召對以釋羣疑則

聖治興

聖孝俱光而人才與世運俱泰矣

天啓元年二月初九日奉

外六歲

卷二

一

聖旨這本說得是欲省議論先平人心疏內受累多官着部院從公會議具覆移宮事屢旨甚明前諭乃朕面發與閣部大臣後諭是朕腹心未竟之言左右不知者有何交通矯旨所請召對知道了

毛給諫

公名士龍字伯高別號禹門直隸宜興人舉萬曆癸丑進士初任杭州司理執法不畏強禦善摘伏政聲籍甚選授刑科給事中時值

光廟一月賓天

熹廟幼冲登極官掖危疑公力持兵科給事中楊公漣移宮之議追論庇護張差挺擊之罪一疏指斥時事朝貴引疾去者五十餘人再疏論功罪三反議論三奇剖折三案鋤斥邪氛奏

題天啓元年

卷二

一

人切齒公以身殉國無所避忌閣務邊籌多所匡救時閣部大臣及大司寇王公紀總憲鄒公元標特契重之姦黨嫉之彌甚時奄逆魏忠賢初弄威福受罪增劉朝等貽數百萬三矯旨釋朝等罪公力行恭駁忠賢竟囑司寇夜入朝等于宮旋掌乳清宮印日夜聚姦黨計以中公適府丞邵輔忠連被劾知不免朝以美官誘之令劾公下九卿科道議計必殺之廷臣爲公稱冤雷動璫勢稍挫得革職去而內外諸姦

之恨未已也噉張訥疏糾再革職旋鈞聯大獄  
初招卽議殺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及公與袁化  
中繆昌期六人以移宮及封疆兩案公俱不涉  
乃改坐李三才賄三千與趙公南星並追賊邊  
遣平陽衛姦黨又噉劉徽劾公謂公一日而在  
則天下一日之隱憂未除也逆魏遂矯旨逮  
詔獄公奉旨怡然公第之望忠義自負以身  
殉公同在戍所公慷慨對第曰此吾順受其正  
時也絕食兩日勸第卮酒從容書平生行狀付  
之與訥至夜半公熟籌逆瑞矯旨天下共曉  
粉身受辱無益也且復懸賊追比覆巢傾卵義  
不可就乃密挈弟之望從太行間道兼程歸里  
棗莢二親攜其子浮江湖無有蹤跡者公遣第  
望先歸望見瑞焰愈熾復隻身芒屨跋涉以殉  
公望凡萬里間關兩至家皆不問妻子云知妻  
子便多瞻顧也至

今上御極公始詣 闕陳寃

上已稔知其忠詔釋公會司冠再爲公具疏昭

雪通

上于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平臺召對特出公  
疏于袖中以被寬故問廷臣廷臣交口稱誣枉  
旨勒急與昭雪會卽留用公急歸省族黨告二  
親墓謂衡門之樂三公不與易也

野臣曰昔一去一歎一死千古共推三仁事  
異而心同也逆魏矯旨屠戮忠良時就詔  
獄而死者楊副憲諸賢身甘萬死以著純忠  
其奉詔不就逮而死者總憲高公義不受辱

以全國體其不奉矯旨用晦以善全者給諫  
毛公幾先高蹈以抗逆鋒此三者生臣死友  
皎皎義足千古與三仁共垂不朽說者方之  
張儉儉標榜處士時曹節侯覽輩簪鼓上意  
逮捕皆出上旨而儉之亡命與給諫之抗傷  
旨殊有間且其內籌閣部外計邊疆隱撼瑞  
鋒顯摧邪焰自甘萬死以殉國及明夷蒙難  
百折善全此尤精義之學卓有不可及者也  
若其第之望萬里相從兩入里門不問妻子

以身殉兄此鵲鶴急難尤隻千古當並著之  
以勵爲人第者

刑科給事中毛士龍爲世道剝極而平人心一明不宜再瞻仰所 聖斷因共明之心成蕩平之治疏

竊親從來亂人國者在功罪淆亂黨錮相濟議論失衡廷臣謂治亂之勢備于萬曆末年臣謂近日亂功罪淆清議者歷建寧太和元祐紹聖列朝所未有至今日而結一暮局然暮局之變到此已是盡頭路臣下儘宜平心對境無負河清而不可翻波覆浪爲

聖明不祥之人也臣請言黨錮之變自四明破東林盡而攻門戶者又分門戶且相排而互責是以初口實于僞君子而後互詆以真小人此黨錮之一變也迄今 東朝尚沿門戶之名扭攻奸差者作 東朝之黨夫 東朝而可言黨乎卽黨亦四皓擁護靈武精忠倘不黨而將爲右袒之肘奸江亢之開囊乎恐臣下不敢言也是黨錮之二變也厥後言厚選侍議寬劉遜輩而

聖上亦疑諸臣爲 選侍之黨夫 選侍而可言黨乎黨則忠亦長門之賣賦邪爲李勣之喪邦臣下不惟不敢居黨之實抑亦不敢居黨之名也只因平時慣說門戶標榜 東朝而

聖上亦選題以 選侍之名因思四明東林賁亦不過紹聖反覆清流貽禍若 東朝義黨春秋 選侍事關 社稷議黨至此而黨禍將不堪言矣所謂黨綱之三變而窮也臣下諱黨之不服此後復可言黨乎此亦黨禍數百年來翻翻覆覆之案而今且憑 社稷之靈杜其禍也臣請言功罪之亂而窮乎自以不必有之事不敢居之功處孫慎行而其莫安 國本在舊輔葉向高知其功

皇祖知其功卽 貴妃震憾危疑亦知其功而韓浚等銀鍊以爲罪十年高臥是功罪之一反也自後以不必有之事巧蔽風癩令批鱗借劍之直竄跡疊烟語言文字之微并危虎

視至今陸夢龍陸大受錢士晉馬德澧王之案等天下知其功 廷臣知其功

皇祖亦不深其罪而韓浚等銀鍊以爲罪今或掛神武之冠或墮九原之淚是功罪之二反也自後又以不敢居之功責移 宮之楊蓮而某誓死定策排闥叩

主額命大臣知其功

皇上深壯其功而責備者又疑其貪功令眼夾春明之血心摧雪路之車但恐 選侍不比

張差而推出擁入又非風癩所以難蔽楊蓮以罪而但議其居功此議罪議功議而窮也臣下既明見其功而又何必深疑其心乎此亦功罪數十年來翻翻覆覆之案而今反借去 國之臣見其公也臣請言議論之變而窮乎自產西北者多詆東南產東南者多詆西北夷路各據其見黑白要無定評此議論之一變也厥後詆西北者聞贊清流以示公而褻其同類詆東南者聞揚淑品以稱平而

蔽其等倫其稱詆者氣而用其水火之術而互薦者亦未必有四海爲公之心此議論之二變也許弘綱孫緯尚掛擲掄孫居相王紹微猶俟論定乃趙興邦劉文炳被論無一字拂拭于燕人元詩教被論無一語不平于齊人官應震被論無一言昭雪于楚人又李三才被論無一言稱枉于秦人江西熊化祝耀祖被論無一語洗刷于江之西粵東徐兆魁被論無一言稱屈抑于粵之東是數人者皆推各地之雄鋒而今日各現本地之公案豈非平時各執牛耳爲人操刀或驅鄉人以獻媚或暴跡迹于事窮而鄉曲亦欲強庇一字而不得乎是議論之三反而窮也臣下旣不能亂已往之定評而又何必亂未來之成議乎所謂議論翻覆覆之案而今且借平昔橫議之人定其公也其從來結黨與亂均非橫議論者總是漢之建寧唐之太和宋之元祐紹聖覆轍具在反覆甚明所謂與亂同道

者之不可治今日黨錮窮橫議廢功罪窮直是天道有復人心有靈知力有盡所謂窮于亂者不可復亂爲人臣子各具肺腑共爲社稷幽有神明明有公論方急急求治之不然今且窮于亂之術而復欲相尋于亂乎以後與諸臣念人拚身家念人拚性命拚身家或效尺寸之助拚性命或矢批鱗之膽者決不可求之苛而貽彼以禍此仁心也念人讀聖賢書負豪傑氣持朝廷公道舒林泉意氣者決不可徇我之私而在彼之公此公道也念人功名有造化冷熱無定局同異相形在直相左決不可虞我之屈而阻彼之伸此慧見也念九重有聖明青天有日月電雷或風影無猶含沙射覆決不可求一時之快貽終身之悔此天理也念平旦有夜氣妻子有家評或無影生奇平空結構決不可以仕途之巧來衮影之慙此人心也微臣生平自矢不敢欺天欺人欺心

又陋澆世薄道每不欲以搏擊示風裁所願  
論直論枉共伸公道而歸于蕩平耳伏祈  
勅下諸臣平心鑒觀選往局之終無造後局  
之始上獲

君下信友而自已亦得心逸日休此社稷之  
福廷臣之福也

天啓元年二月初六日上

年六月  
卷二十一  
名

原任刑科給事中邊道蒙釋臣毛士龍謹  
奏爲

聖主恩深再造孤臣慘極驚天謹瀝血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疏

臣自忤逆瑞魏忠賢兩番削籍兩番追賊既  
成邊復逮殺近于平陽衛所親給指揮使宰  
讓批文及齋南回所查在浙兩印冊遵

恩旨自到部結案途次保定接邸報奉 旨開

釋臣就途次焚香叩首感

皇上再生之恩不啻天高地厚兩無窮極一面  
令原衛差役就部繳批文註銷併呈兩印冊  
立案備照而六月飛霜之怨且隨

皇上異風解雨盡行渙釋臣又何言哉但臣遭  
逆瑞希有之奇亂備嘗千古希有之奇禍幸  
際

堯舜中天之奇遇其所以間關萬死者只望有  
今日見天一言縱淚斷血盡不得不一言披



歷也臣自泰昌元年蒙

先帝授刑科給事中臣師事鄒元標文事楊達

左光斗等歷血矢忠共圖報國

皇天后土所共鑒也於是請劍除姦不避權貴

自知明蹈殺機逆賊魏忠賢矯命亂政實始

于天啓元年六七月間臣奉旨熱審忠賢

納在監大瑞劉朝田詔劉進忠等五人賄百

萬三傳中旨取入司禮監下挈法官之手

而上撓

高皇帝之法實開大亂之端臣誓死抗爭三寢

其僞旨嚴行抄駁忠賢不關本科竟行取進

旋令諸璫分掌司禮監并乾清宮內牌子

事共計殺臣者直欲剪滅而朝食矣忠賢欲

大張威焰廣開廠衛告密之門借交通李永

芳爲名忽逮廢總兵陳天爵一家五十餘人

鎮撫司打問慘動

天地臣糾錦衣駱思恭重究番役官旗告人陳

輔以坐誣論絞廠衛切齒臣一手阻撓而殺

機愈決此時

懿康皇后入中宮纔數月忠賢客氏飛造妖

言誣

聖母係盜犯孫二所出

先帝旨諭莫戢臣義不共天糾斬妖言奸黨并

主使逆徒逆賊與臣勢爭騎虎而殺機更如

弦上矢矣不踰月以美官誘被彈破散之邵

輔忠誣譏臣貪盜淫權下九卿科道會議遷

卒四布緹騎驚天計必殺臣幸九卿周嘉謨

鄒元標王紀馮從吾王佐等及科道諸臣一

百餘人從公確議昌言雷動疏稱臣備位諫

垣錚錚有聲詆輔忠失言取戾耳自非薄議

輔忠所奏欵欵皆坐誣忠賢無可下手但謂

東事方急不宜詰奏矯旨革職爲民夫會

議既明而何以革職則革職奇也再嗾逆黨

張訥疏奏傳中旨復照舊革職爲民夫業

爲民何職可革則再革職尤奇也其後授意

五虎田爾耕許顯純煖鍊鎮撫司招卽欲殺

皇之極而有餘榮矣臣不勝泣血感激之至爲此具本專令義男毛忠齋捧謹具奏

聞

崇禎元年五月

日奉

聖旨毛士龍歷陳受禍之因知道了該部知道

御史王公

公名允成字

別號述文山西澤州人起家

乙科爲北直獲鹿知縣選爲南廣西道御史凡

乙科在仕途多執卑遜公體貌雄偉詞氣英發

願欲凌甲科出其上與公遊者亦多服其氣槩

折節下之故其南臺名聲赫然與南銓王象春

及同官黃公輔涂世業等相得驩甚特論建白

一歸于正奸黨深恨之太宰趙南星深知其賢

調之北臺益異數也甲子冬瑞黨掃除正人公

與南中諸公俱先後削籍

今上登極諸公皆奉 旨起用而忌者多方扼

之尚有井渫不食之嘆唯公天啓間疏請保護

皇弟以壯維城

今上心識其名特 召還北臺然方公上疏時

豈知大統之必集于

皇弟而預爲樹功哉忠愛根性至誠動天公之

免死于瑞世家眷于

聖朝皆非人世所能及也

臣與楊漣等六人乃移宮及封疆兩案臣皆  
不涉改程李三才賄起南京戶部尚書分二  
千於臣遂與趙南星十五人究問追賊夫臣  
削籍在天啓元年二才起用在天啓二年四  
月間而有受賄三千之理乎則追賊奇也臣  
吞聲受罪例擬附近遺忠賢復違例矯 旨  
改問邊遠充軍則遣戍并戍邊遠皆奇也臣  
身負毒疽僉妻衰跣於天啓六年十二月着  
平陽本伍此時逆璫盡殺楊漣諸臣逆謀愈  
著謂臣爲楊漣心腹隱患未除復嗾題祠臺  
臣劉徵參臣及劉弘化房可壯樊尚環四人  
仍扯邵輔忠舊誣奏案矯 旨復逮問追賊  
夫兩番追賊前後追賊諸臣之所無既遣復  
逮亦前後被逮諸臣之所無則追賊逮死至  
臣而更奇也臣久誓一死業其鞭血 禁地  
但事干名節臣念理杭兩卷冊鐵案如山臣  
從戍所親回還八千里齋兩印冊希請 闕  
對簿慷慨自明以死適舊疽迸裂一夕而昏

絕數四途中進退狼狽逆璫遂授意鎮瑞崔  
文昇等四布兵排選卒欲殺臣于途四臣一  
家四十餘人先後死者十二人而受禍之奇  
更不可言矣臣繇間道迂迴輿輓赴平陽原  
伍將詣 闕請死幸  
聖明登極磔誅逆黨廷臣並爲臣陳寃素有自  
到寬恩結案之 旨正于戍所入國待罪而  
皇上且以格天仁德俞廷臣再請立寬釋臣臣  
聞  
命自天驚定杖淚而感泣欲死今且釋父歸里  
歌風詠 德而又何以有此哀鳴也臣於間  
關萬死中每讀  
聖旨欲實按羣臣心術人品始終顛末臣仰天  
泣曰心術人品而不可告諸  
君父是不可爲忠臣亦不可爲良民今臣且二  
爲民不敢不陳其始終顛末而心術人品庶  
在  
皇上一夜之觀矣臣自此沐浴平康共斯民寧

南京廣東道試御史王允成題爲微臣明

日 陸辭寸丹愛

君無已謹陳保身保治之要疏

竊惟

人主一身

天地

祖宗之所憑依也中原外夷之所維繫也

皇躬安則世道常治稍有危疑之機忠臣義士

必且食之而不下咽寢之而不安枕我朝

氣數偶當其否

疊罹大變凡我臣民如喪考

妣然承世及之典似宜帖然于繼承之際奈

皇祖

皇考僅一月間相繼賓天人情洶洶或以爲用

藥所促或以爲妖冶所損不勝危更不勝疑

危者念大位之未正疑者思帷幃之反側

聖上嗣登寶殿漢儀快睹危之端十去其九而

疑之萌至今未化也臣入都數月追隨班行

得以日觀

天顏睟盎之色岐嶺之姿真足爲堯舜念退  
朝之暇

兩宮聖母早已見背岵峙空陟母儀無人形影  
相弔輒爲

主上之孤立慮之閣部卿寺臺省爲

聖躬計者疏幾數十上內廷亦當悚惕而不

敢肆然臣終不敢謂已安已治無可虞也臣

將赴任留都

天顏漸遠瞻觀未卜何時而一念芹曝不能自

已敢以保身保治之要逐款臚列卑卑無甚

高論皆常談也而實可常行是以不避忌諱

謬爲獻納

計開

一慎防範防者何也非僅食息起居之介介

也試觀往事可爲今鑒

神宗爲父止慈而龍羣燕尾幾搖國本

先帝在潛邸時二十餘齡何以不冊立何以

不冠婚何以不講學何以不設東宮

之護衛何以欲斷

孝端皇后之養瞻

聖母郭后何以陵園不守

王太后何以發引不定輔臣王家屏何以封還

詔書而去臺省王德完等何以斥杖無虛

日儀郊王紀何以辭親友備後事而以死

爭悲哉

先帝曾不見爲長子之樂而日有爲太子

之憂今四十年之恩威自在也封后之

奢願未忘也素所狎翼之李進忠田詔等

數百萬家私所追能幾又有安頓之所也

以此思防防可知已先是萬曆元年春正

月

皇祖乘輿出乾清宮有男子僞着內使巾服

由西階趨而前爲守者執搜其衣得劍刀

各一具道其名爲王大臣東廠嚴究的名

章龍伏誅又

先帝在東官時張差持藥木大棍徑入其內

鬼神呵護得免于難說者謂爲風癲然

青宮豈發風之地麗保劉成豈并風之人

皇城排門列戶何獨風入太子之宮讀

何士晉王之案等參疏與刑部爰書良可

寒心是宜防之証也伏乞

聖裁

一壯維城自閣部臺省力主移宮之議分

義明而官闈肅自臺臣左光斗有安

選侍之疏

聖諭出而

主德光且一而再再而三倦倦以諸公主

上皇五弟爲念恩澤周而情意洽

大聖人作用迥出常情但公主各有生母鞠

養撫摩不問而知其篤切聞

皇五弟之母亦已卽世則雖付托得人而飲

食之節出入之防能無萬一之不周乎唐

祿之華萼不釋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

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手足之重也如

此

陛下于

皇五弟天性之愛無解于心凡所爲保護之  
者亦當更加懇至豐枝強幹足消窺竊之  
奸此深根固蒂之道也伏乞

聖裁

一慎內旨邇來章奏疏通多愜人意間有一

二

聖諭忽從中出識者憂之蓋以 中旨而當且

領天牒筆

卷二五 一 疏事

恐開叢假之端萬一不當臣工互爲執爭  
必成 反汗之勢則亦何益之有孰若事  
無小大盡歸閣票之爲愈也票之卽有未  
合

聖心者不妨重發重票 旨悉本于閣擬則左  
右可以謝過而相臣無所推諉或者虞其  
攬權自恣也遠者且不具論獨不聞張居  
正沈一貫之敗轍乎彈章雖未盡 覽獨  
不見鄒元標劉臺陳如訓孫居相之疏雖

削其籍殺其身降其級奪其俸猶然不顧

而請 尚方也卒之身名俱敗爲天下笑

揆路諸臣殷鑒不遠况新泰俱由 廷推

俱

先帝特簡無可顧忌自當以赤心報

君七尺許 國故以票擬專任輔相以糾彈專

責言官而不從 內降是亦制治清濁之

源也伏乞

聖裁

領天牒筆

卷二五 一 疏事

一謹票擬閣臣名爲政本票擬卽屬絲綸寧  
可漫無王持而以模稜爲也事有應部覆  
者而亦有可以徑處者人有宜酌議者而  
亦有可以徑定者但云該部知道豈無礙  
閣之憂豈無紛擾之患日者泰昌紀年一  
事此子不忘親臣不忘君之意何難片言  
立決一經會議幾築道傍之舍今之內閣  
已非單墮之象儘可協贊以成 廟謨自  
今以後某旨係共擬某旨係某擬 旨下

之次日發抄曉然與舉朝共見之其未受者有推諉者臺省得而指摘焉大臣被劾或姑留之以全體面再之謂甚而況三乎糾彈之身既難任事進退維谷反成虛拘至如閹撫王士昌貪婪無厭聞言移鎮巧取愈甚民間屢罷市矣且捐獎薦騙及有司矣豈可不逐之使速去也卽此推之則票擬之當斷可知已伏乞

聖裁

得六厘五

卷五十一

一杜旁落

聖上英姿天授照臨之下忠佞洞燭但自古近習固多乘其卑闇而尤易乘其高明我皇上冲年而臨萬幾事未諳練不得不借聽于貂璫然左右前後未必皆居州也得無有以緩爲急急以爲威者乎以急爲緩緩以爲德者乎臣謂城狐社鼠難難燠灌而批鱗折檻實煩有徒願

皇上爲紀言紀事之法今日某瑞作何事今日

某瑞發何言

上所欲行而某瑞請止

上所欲罷而某瑞請行臨朝一一對臣下言之誰是誰非宜去宜從可以立辨倘有作

奸犯科者自有臺省之白簡在而中涓之邪謀不攻自破卽欲假借以作威福豈可得乎憂時君子無不應其旁落故敢爲此防微杜漸之說也伏乞

聖裁

得六厘五

卷五十一

一嚴部覆言事在臺省行事在閣部邇來章疏隨上隨下在

聖主有從諫如流之懿所以贊襄之而將順其美者則部覆爲重而部之所覆幾何或寢之而不報或報之而不速甚者以言路之彈章爲部臣之薦牘則亦何利焉然司官各有職掌旨下卽爲抄出抄到立限議覆不得仍前延挨以啓辨駁之門以開請托之徑覆一事卽可結一局覆一人卽可

了一案何必待連篇累牘積日累月而後  
爲公論也即如臣前日論遼東失事諸臣  
事極重大而久不見覆疏豈輩金之已入  
手抑畏威而不敢行乎抑中有私昵而不  
能覆乎

聖上納言而部臣不行其言豈社稷之福也  
則部覆不可不速也伏乞

聖裁

一防廉耻元輔方從哲自鄭宗周上糾參之  
疏而明攻暗刺者豈止百章然懸身于刀  
進不退之間攬權于半真半假之地則新  
參反得借口推諉矣而從哲忍恥不肯決  
去者何也抑知其始進之由乎

皇祖時君臣相隔者二十餘年宵人遂多徑  
竇結寵妃爲奧援借李進忠等爲腹心托  
內監書辦爲通使故能爲所欲爲癸丑正  
月中旨突出用以典試

皇祖久不銜朝何由知京城之內有家食之

翰林需次侍郎可以入場而不爽其期乎  
自此而揆路獨據一手握定不疼不痒  
國是日非而不恤向者

皇上于選侍移宮後發一

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耳而封還謂  
何宰相封還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  
是非大典體者也此則何所關也封后  
之命何不封還都督之命何不封還  
降處周朝瑞之命何不封還司馬昭之  
心路人知之矣位極人臣寵冠一時已無  
可加或俟加九錫耳猶不肯自我請下  
九卿一會議之何如不然糾彈不動好官  
自爲傳之後世謂爲頑鈍無恥之相公其  
有愧漢廷之節義多矣伏乞

聖裁

一接羣臣常朝有期御門有日臣工拜  
舞甫畢而即返與視

皇祖之久不視朝雖爲稍愈視先朝之時



勤召對者尚有聞也雖見猶不見也官與民隔則吏重君與臣隔則左右重恐日復一日漸成釜鬻臣謂臨御之時有可商權者面對文武諸臣霽顏下問最爲盛事或召大臣于便殿命坐賜茶從容咨訪治道益面奏一言勝章疏萬言最有開發閣臣亦當時時請見如御門事竣從入後殿面問深宮何事飲食若何寢息若何與誰共語庶幾啓沃有地匡救可施奈何不聞有此舉動乎此機一失後恐以爲例而不可得矣君臣相接之禮宜急行者也伏乞

聖裁

一論和衷和者同心共濟之謂也向來臺省論人論事多至留中久無處分遂借資于同調相繼出疏以爲公論搜索太甚相激而爭愈爭愈激同官操戈分門別戶豈惟人才摧折幾半國家陰受其害而不

知矣然人臣以公正爲忠朝廷以安靜爲福故今之臺省皆厭門戶之惡套化其成心歸于大道總以戴

天王安社稷福蒼生爲念卽有語言之相涉不必辨也卽有形迹之相近不必猜也卽有如虎之殷爭不必失和氣也臣惟一忠忠無二心如

先帝太子也福王愛子也不知致力於太

子者爲忠乎致力於愛子者爲忠乎雖甚

喪心之人私厚福王必不敢告于人曰

我效忠于愛子卽此証之而餘可類推事

有真是雖意見偶岐久當自渙國家和

平之福端在于此則諭諸臣以和衷之美

是保治之大機也伏乞

聖裁

一戒倦心當

主少國疑之際無不以保護

聖躬爲心第始勤終怠人之常情萬一不謹噬

賄何及 日講何以遽輟 郊天何以不親

君得無有倦心乎 頒詔而官員不備 內地

而喧嚷不休臣得無有倦心乎倦則保護

聖躬之道疎係則鞠躬盡瘁之誼少顯

陛下勵精于上臣工恪修于下內如是外亦如

是暫如是久亦如是毋玩心于麴蘖而使

沉酣之餘開人窺伺之隙毋分心于佳冶

而使臥榻之側即有斧斤之施務令毫無

虞生

卷一百一十五

間然俾反側于自安乃為長治久安之道

耳伏乞

聖裁

泰昌元年十二月初三日上奉

聖旨這所奏有關朕躬知道了元輔夙稱端慎

典試原係閑題何得疑為中旨其餘各款有

裨新政該衙門知道

陝西道御史張慎言題為遵旨會議疏

臣惟核罪宜嚴處法宜恕立諫宜明白而直

裁行法宜存國體而養

君德

先皇帝大漸時李可灼原非知醫方從哲以

君父為曾有敢心焉其何說之辭又

先皇虛怯之症崔文昇攻以剋伐之劑嚴于李

而寬于崔非法也

世廟西苑之變工部尚書許紳時掌太醫院事

得已用下血之藥已而下紫血數升而延

紳告人曰當進藥時自分不効必自盡而死

無何紳病告其家人曰病必不起蓋前進藥

時驚憂所致噫許紳可謂忠臣矣從哲視紳

亦有愧心否

先帝登棄羣臣李可灼崔文昇賁促之乃深宮

之中煽處傾城狐媚蠱惑男戎不勝繼之女

戎寶玉大弓賄露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為

通國之人皆知之從哲身秉國成獨不一蒿

目乎若夫封后移宮嘆繫大節一則委臣臣一則爲臺省諸臣嚴而後可至張差之獄從哲之罪更有甚焉逆差挺擊 東宮告變此宜如何震聳乃皆給票曰着法司提了問若 皇城內外失火瑣事于是承風旨者遂以風癩二字結案矣大抵此一獄也鈞致窮究當 官關骨肉之間 君臣父子之際大獄將與深未穩便時羣議沸騰中外震動神祖頃刻御慈寧召百官礫張差于市變麗劉云應 宋二二一 卷四十一 廟號

神宗不虛矣故不煅煉深求亟圖速結者所以全父子之情然亦必摘發邪謀陰穢奸鬼者亦以明 君臣之義卽從哲願使諸臣草草結局別有肺腸未必出于是而姑許其出于是也然陸大受王之策李偉竟以獲罪百計羅織中以不測意何居乎他日國史有秉直筆者曰輔臣方從哲力庇奸邪芟除善類破

壞封疆淆亂國是使後之爲輔臣者知庸與彼不足以藏身懲往戒來則史之力也臣故曰覈罪宜嚴者此也今日是非既明似宜予以寬典必置之誅寃放流事理人情亦有未安蘇軾曰小人自知其負天下之愆君子又從而疾之則其謀必合而交必深其致毒也益忿戾而不可解蘇轍曰奸邪失職居外日益覈關規求復進未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況今日蜀難未平滇黔並告三韓魚潰二東遽起四方中央實有隱憂萬一措置失宜宵人窺伺實借其口一時在事諸臣將何詞以自解臣故曰處法宜恕者是也立論宜明白直截者何曰無株連無蔓引無玉石不分玄黃再構辛亥之察金明時噴有頌言何必生以要挾之罪開日後攻擊之端丁巳之察重繩一狼藉之徐縉芳足當其辜而株連善類芟除殆盡一二豪傑自命者亦墮其雲霧免死狗烹而不悟又近日移宮之爭經撫異同

之爭又伏左右三壘矣廷弼爲封疆受過雖親者不能爲諱然攻廷弼者與憐廷弼者邪正各半焉張鶴鳴老成人也黔之役有榮召焉關門一疏嫌于羅織平穀一疏嫌于福激且開後來戈矛之漸毋乃爾是過與周永春爲遼撫以憂去者也前永春者有楊李後永春者有熊王四臣皆下廷尉矣永春獨脫然事外終無以箝四臣之口然必欲四臣同罪無乃已甚乎封疆之法不得不嚴然鄭之范既伏其辜矣則永春量從末減可也卽如從哲一案懲一從哲足矣如從哲所用與用從哲者第去其太甚是亦點消冰炭之一端也行法宜存國體而養

君德者何語曰刑不上大夫大臣有罪白冠登纓造請室不忍猝辱而繫係之簾遠地則堂高國體應如是耳從哲一人無足深惜遠膏斧鉞國體實傷無已姑如從哲所請曰將臣官階錄廢盡行制奪臣以爲從哲固德

清人也導之出疆先于所往使自收其田里而老于菟裘不失

聖主待舊臣之禮而亦薄示不與同國之義更有一字之鈇鉞以懼後之爲從哲者則國法公議均得之矣伏望

皇上急勅該部酌議施行

天啓元年七月 日奉

聖旨

領天啓事 卷一五二 啓事

五八

戶科給事中鍾价奏爲被鋼人材有偏受之毒幸逢 明聖有必鳴之情軫念全侍宸慈加 恩摠歸公道疏

竊惟臣之于 君猶手足之於腹心均之手足也偏于一處血脉受壅骨節爲痛其相偶手足未必知惟腹心知之則必疏壅摩痛使俱無恙然後百體通泰腹心翁安矣猶兄弟之于父母均之兄弟也偏于一人履境獨苦蹙額含憂同居兄弟未必憐惟父母憐之則必釋苦解憂使俱無故然後一家和樂父母其願矣吳楚西江誰非 王土誰非 王臣誰非

皇上父天母地所覆載之邦推心置腹所懷顧之地乃天啓七年八月以前逆璫播惡視此一方儼然化外異域要衢並無一人可幸托跡山林泉石縲綬邊戍被放被逮被逐被戮踵相接道相望骨爲白血爲碧也 國家二百年來如振如瑾所取其地而鋼之取其人

而殘之肆毒如是其極受毒如是其偏乎哉其廢諸臣之毒部院卿寺一筆都勾官詹臺省以次盡掃是 朝廷要樞使之不得輒登也其陷諸臣之毒因親友以相及株師弟以相連是人間世講使之徒以結禍也其死諸臣之毒備名于

君父而實闢豎所以立威權題擬爲 國憲而實詳小所共恣排陷是疇昔白馬清流不圖復見奇慘也

皇上知萬爆就杖時內閣百餘揪髮拔鬚而毛髮半盡又喝令重杖立斷氣息乎劉鐸典刑莫敢收殮碎身零骨拋棄原壤乎楊連左周等斃于極刑腐尸十餘日發出面目莫識手足異處乎熊明遇黃龍光徐良彥鄒維連鄧漢等脏完家破執受投荒孤軍衣食無倚而術所凌虐頻加乎其見擯于 朝削籍于家杜門斂跡卿寬而莫可告抱齮而誰爲憐翹首河清延頸覲見抑何指不勝屈乎他處不

甚懼逆璫之兇鋒獨數處爲甚他處不甚遭  
逆璫之毒手獨數處爲全日講學日門戶被  
逮以此戍以此殺以此閑住削奪以此寬手  
謂門戶把持 朝政然彼時四方之士無不  
同登于朝自假門戶爲屠戶爲阱門東南士  
夫行殺竟同犬彘芟鋤不啻草菅夫解肢體  
罪妻子沒家產發城旦禁終身以處置門戶  
不平也崔魏焚林燎原之焰偏以灼爛吳楚  
西江而凡諸三台八座之貴豈其極一時驕  
與驚驚 臣同官彭祖壽曹師稷楊時化各疏  
哀鳴思生于其地不同秦越相視詞臣倪元  
璐局外發抒情見乎辭要亦忠誠所激人人  
灑血披心以地方諸臣慘苦上告

君父之前臣陳乞亦猶是也夫

皇上不常動念諸臣乎 首示諄諄人情是平  
解網泣罪瘞骨賜環之仁洋洋露于言表今  
日死者九卹矣更祈贈之以官與廕者則沒

後之榮稍償死時之慘也戍者九釋矣更新  
復其冠帶廟以自新則生還之幸尤戴榮身  
之澤也廢者議用矣更祈

皇上勅注冊擬品此共起見干 國家交抒好  
生民秉但本我

天地之心爲衡量無預防聲氣之左以敲推剔  
藩籬之剖茅茹之連也

皇上試平心虛酌凡罪不至死而死死者之目  
不瞑官不應削而削削者之心不服況一方  
備文應鑒

士氣否極宜開以泰抑極合當以伸兄弟偏  
枯非父母誰憐手足偏痺非腹心誰知乎夫  
門戶之說外廷倡之內璫借其局而用之璫  
惡假之外廷又順其勢而安之抑念人才係  
地方英華所萃天爲 國家而生乃祗以供  
數年暴殄成一方冤抑則天憐之恤之培之  
值之惟恃有

聖明在上主持公道而已矣然臣猶謂此摧折  
者之愚即其賢也義子軋兒濃忍可以媒進

即刻意力學委蛇不難自全乃臣鄉講學之  
僥禍已烈先哲之氣節常存首當杖投首當  
棄市首當戍遺積威逼勒終是剛腸北城兵  
馬彭大科一鄉榜耳以不往肅寧府跪賀上  
梁後題陞工部主政留疏半載不下竟外遷  
一景東不可赴之缺以旋則鄉榜亦有強項  
者也臣鄉之壞類惟曹欽程立糾者即臣同  
鄉至忠賢謂西江並無一好人其所謂好不  
好是何等樣而亦足見臣鄉人品之槩矣于  
是于楚于晉于秦可類推也臣於方隅置論  
想

皇上加恩非過見也特從人情之不平抑求  
其平于

皇上伏惟勅下該部議贈賚于死臣復冠帶  
于戍臣而持大公無我以錄用摧折偏多之  
廢臣則眾鬱宣羣心定矣

崇禎元年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

戶科給事中張承詔謹奏為廢籍欣逢拔  
茹輿情望切彈冠敬附舉知之義以佐銓  
除并申郵贈之請以慰幽忠疏

臣竊見中外喁喁仰望者無如起廢郵忠二  
事蓋當元兇毒焰薰天奸黨廉隅掃地諸臣  
即不屑與媚悅之徒共苟富貴豈不能以脂  
韋唯諾之術自保身家而勁骨難柔捐軀靡  
悔生者固天使磨鍊精誠為

聖主翼中興之景運死者亦天令挺植綱維為  
聖主醒一世之人心茲幸綸音屢渙銳意錄  
真才于銅籍昨銓部仰承睿斷列名上

請從此正人漸進鬱氣漸舒立見師師濟濟  
之風共弘光明俊偉之烈臣何幸而躬逢其  
盛惟是積有真聞真見亦足仰佐平明者敢  
為

皇上陳之臣生長江右待罪吳門兩地至稱仕  
國自魏崔編禍大僚聞其無人即臺省部屬  
晨星落落吳郡止一清貞澹介之陸文獻僅

頌八龍堂

宋王一高

留碩果終厝積薪其他負霖雨濟川之略矢  
回天貫日之忱及折衝兌堪籌邊廉節允堪  
師世者一槩棄擲訪冊姓名數倍他省已蒙  
聖心洞鑒矜憐獨至今兩地名賢已聞登銓除  
候補之列者臣不更臚舉而啟事未及或諮  
訪尚遺者在臣鄉不有畧豫救時望崇調贊  
之鄭以偉乎其知幾勇退超然緝繳不尤高  
乎熊明遇李邦華徐良彥不素著風裁兼饒  
康濟乎易應昌熊德陽李日宣不聲高蹇諤  
志擊鷹鷂乎黃龍光熊化非清絕一塵壁立  
千仞者乎鄒維璉徐大相非有聲銓司無端  
註誤者乎樊尚燝非授崔呈秀之兇鋒而惟  
禍溫國奇非以劉鐸系梓而被鋼者乎在吳  
郡則胸富甲兵名高鎖鑰不有申用懋乎其  
力救有才品之劉永基而暗擠于極狡極克  
之劉詔不尤卓然乎清真絕俗鴻碩匡時不  
有吳默乎其公輔望隆才名賈忌不有姚希  
孟錢謙益乎身遠塵污脩然澹潔不有王志

頌八龍堂

宋王一高

堅劉錫玄乎錫玄絕口貴州之功志堅欲斷  
長安之夢亦可稍被常格以獎恬抑兢乎至  
陸康稷兩邑循良卓冠佐銓允愜輿情辣手  
驅除正陪並削今清論已明尚僅還原官乎  
又有臣所共事而心服者練國事飭漕運  
孫之益鑑空衡平沈萃禎以露冕之風中含  
沙之射不當並還其故物乎楊弘備備兵畿  
甸沉敏當幾請覆率屬令忽掛彈文不疑人  
豈兩截近見余牟志夔者謂趙襲迷心雖察  
典方新而醉夢糊塗之彈文或亦可昭雪乎  
更有臣自南來沿途傳誦如程紹謝井櫻忌  
林居曾其鄉議建逆祠地方官遍勸與各兩  
臣倪力與拒甘心忤奸呂純如遠獲桐封惜  
供億之煩困抑閹使之咆哮幾陷不測而三  
月縣令之田一風一鳳遷怒亦可長鋼乎以  
上諸臣或曾入薦章或未經推轂乃  
上既如天而如日小臣復何疑何嫌而不以入  
告也臣又念死事諸臣如萬燝楊連周順昌



高攀龍周宗建周起元黃尊素李應昇魏大中周朝瑞左光斗繆昌期表化中夏之令劉鐸等盡

累朝培養之正氣而煅鍊于吉網羅錡悲凌于國土榜掠命輕了于半夜之土囊魂難招千萬里之孤魂血肉淋漓蛆蟲臭腐身後聲不能完懸生之多賊子母孤嫠伶仃流丐直堪慘目愁天痛心酸鼻他若鄒元標學探性命才翼倫常聳節概于千尋挺忠猷于百折此

列女傳

卷五十一

二

亦未可靳其易名之典也嗟嗟諸臣死矣九泉之碧既化千秋之骨猶香死復奚憾而聖主勵世磨鈍之機惟令抱忠而死者盡被光華斯使敗類而生者難施面目望

皇上推廣贈卹楊建萬燦之倫乞遍慰忠魂而伸士氣所關世道人心豈渺小哉年來狂瀾既倒廉恥喪盡如翔祠裝像倒身叩祝之黃運泰以戒得之年踞脂膏之地登塲傀儡祝聽不靈鼠腹已盈久當知止津門何地督餉

何官既經自簡豈可視留董茂中察處刑郎蹕跡清秋惟善趨炎他無伎倆然死灰則簡乞憐搖尾之態戀破甕又逞羣噉射影之巧如洒血全城之表崇煥舉朝方延頸以望其來彼獨搖鼓以阻其進反覆機鋒如鬼如蜮或有所中耶此兩臣俱日暮途窮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豈可玷清華辱節猷以悞封疆所當均應斥號以警官邪者也夫如是衆正登庸羣小屏伏門戶東林誰復墮一網網人之

列女傳

卷五十二

三

云霧東西南北且遂被二十年不化之藩籬矣又因是而有世道江河之議也天啟七年八月以前舉朝若狂奉一婦寺事事歸功言言頌美除媚杜媚奸以外別無新文字不可不讀天啟七年十月以後于是請尚方之劍于是問當道之狼取言盈廷章滿公車何向者多鳴晝之梟而後遂多朝陽之鳳哉始知轉移化導之機在皇上不在臣下若夫孤忠植節之士得之甚難

權之甚易愛惜人才

人主自爲社稷計非虛語也伏祈

皇上勅下吏部即將鄭以偉申用懋等速爲起

用萬燦周順昌等卹錄前疏所伏候補諸臣

應否如日同官汪始亨議遇缺新舊簡用內

陸康稷應否如樞臣霍維華疏仍照原推

壘斥黃運泰董茂中以爲寡廉鮮恥妄言清

亂之戒將仕路愈清人心愈奮矣

宗禎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

頌天牖筆卷之十五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啓事

翰林院編修倪元璐奏爲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氣未伸謹瀝愚忱

仰祈 聖鑒疏

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

宗社之靈篤生我

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乾健而妙乎從容大奸

霆驅微猷颺發天如再闢人若更生生平以

堯舜爲極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爲佞也

又仰窺

聖人無我深嫌門戶之名異命重申動以人才

爲念 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

皇衷自著其公虛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

以典試復 命人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

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並案一則曰邪黨再

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爲邪人黨人

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旣邪黨

矣向之首勅忠賢參題呈秀者又邪黨乎哉

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

天下之材數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

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

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

其所引援爲用者亦每多氣鬼之儔才幹之

傑其間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

中則又有泊然無營脩乎自遠謝華靡其若

脫付黜陟于不聞而徒以聲氣心期遙相推

獎此其人尤所謂澹漠寧靜純乎君子者也

今而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

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

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

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于是乎彪

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于

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

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  
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  
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  
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  
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  
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  
名賢多半豪傑參之理數決無沉埋况奉

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  
字封疆四字將爲鐵案雖或薄從溺被未肯

刀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  
事而臣以爲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  
摠爲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牛李爲同心况平  
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即不  
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  
者其人既已喬岳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  
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  
此也臣又從邸抄伏讀

聖旨有韓應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

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  
有異司可爲大怪爐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  
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時與事大臣並  
皆蓄縮悶默而曠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  
孫慎行君子也曠且不附况它人乎迨權奸  
表裏逆焰大張曠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  
其

陛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爲寇萊復生趙鼎  
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

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曠不  
爲無說封疆失事疊疊有徒而當時之議乃  
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曠之所以闕筆  
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而不  
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  
能殺廷弼而曠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  
震孟正學強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  
旦比于陳寔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  
以方之羅倫舒芬與臣同年同官儕輩憚其

身天際等自視則猶糞土也有入如此雅謂千秋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譴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之窩盜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爲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魑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議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摠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臣之論韓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皇上以臣此說申諭諸臣凡于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蒂之心要本公虛以消偏黨其韓爌雖廷推未與而早奉鑒知之旨何難特命召還文震孟雖俞旨已頒而既來不簡之言尚冀

溫文獎雪于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抑臣又思故憲臣鄒元標業蒙明旨優卹矣而易名之典似當一併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宜令該部于二臣之間取衷二字以旌儒碩至于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折毀者併宜令其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爲貞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部臣王守履以進言之急而犯失儀之條皇上慨納其言而薄錮其級仰見皇上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特經三月懲創已深履端更新萬靈共躍倘蒙矜宥召復原官則聖度極于如天而朝儀亦因之愈肅矣臣無任悚仄待命之至崇禎元年正月初八日奉聖旨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酌量議用有何去

隔未化正氣未伸這所奏不當各處書院不  
許倡言創復以滋紛擾王守履混亂朝儀業  
經薄罰豈容薦舉市恩該部知道

明倫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世宗

七

翰林院編修倪元璐奏爲微臣平心入

告臺臣我見未除謹再疏申明以祈聖

鑒以質公論疏

頃臣不揣固陋冒陳世界已清一疏此臣原

爲臺臣楊維垣而發也特以意存微諷語似

含糊致蒙

皇上責臣以不當臣方惕息省愆措躬無地既恭繹

聖旨務秉虛公一言非特教戒臣愚實足警醒

羣寮維垣正人自負度其必無怙心乃接邸

報見維垣有詞臣持論甚謬一疏辯折臣言

甚力則臣請先明前疏之意而後及維垣之所

折臣者可乎夫臣之于維垣非敢苛求之也誠

以難量能乘皇上之明斷繼楊所修後而直糾

罪樞又改離差而佐察荷

皇上之重任則凡一切轉移世局攬羣才而遊

大通者非維垣誰望乃臣竊讀維垣入告諸

疏則深訝其不能仰副

聖心且若與

皇上相反然者蓋

皇上之 論一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微一則曰化異爲同一則曰天下爲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

皇上之于韓煥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着起用而維垣于熾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

皇上之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于方隅實有未化

皇上之于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于正氣實有未伸

皇上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于是深懼維垣以城府之心坐糜成績所以冒昧有言蓋爲

皇上聽啟沃者微而爲維垣效忠告者大不圖維垣之以臣爲甚謬也據維垣折臣盛稱東林以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賍擬戍之高攀龍乎且

當時之議其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而未嘗不指之爲貪於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賢之窮兇極惡積賊無算而維垣猶且尊稱之曰臣廠臣公臣臣不愛錢廠臣爲國爲民而何況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嚴諭初議止於削奪豈不亦如驕兒護之而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于昔人之護廷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煥夫舍熾昭然抵觸逆璫及抗疏嬰禍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爲非定論矣即如廷弼一事熾特票免梟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此爲楊左諸人追賊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宮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爲難于坐賊于是再傳覆訊改爲封疆之案派賊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柰何尚守是說乎至

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予盾蓋慎行清望較與王之家不同議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爲賈直趙盾亦未常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著稱臣不知其與冤死之周朝瑞冤戍之惠世揚踪跡何如而但知紀以泰沈淮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以薦王紀而降削蓋均之得罪乎逆璫者也至以破帽策驢倣驪王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賞出于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整束破帽策驢之輩較之超階躐級之儔誰爲榮辱不特此也宮保蟒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械繫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而于是乎畏破帽策驢者遂相率而爲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驛者遂呼義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歎哉至于批照告公祖之謗吳人盡能辯之益當朱

童蒙官吳時偶一犯斃獄而其妻貧不能飲乞丐里中震孟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爲臣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爲兩截人者以其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詆之爲要錢多歲則又是厥臣不愛錢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敢奉命也故謂都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之念盡出邪謀必不可且當日逆璫之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欲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爲之心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臣宣聖爲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若臣易名之議擬人以倫王文成武以濟文而元標巨擘之能或遜海忠介直而微隘而元標寬大之度更優此爲定論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



夫臣之此言正爲人之誠真狂狷爲假名義

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爲頌德

生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

循賴此人哉而非謂臣之有取于假及東林

賢者之于名義盡假也東林已故及被難諸

賢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之外又如顧

憲成馮從吾陳大綬周順昌魏大中周起元

周宗建等之爲真理學真氣節真清操真吏

治戔道如趙南星之真骨力真擔當其餘被

廢諸臣不敢疏名以冒薦舉之跡而其間

之爲真名賢真豪傑者多有其人凡茲存沒

不同並以真著豈有所矯激假借而然哉維

垣認臣抑揚之詞爲一成之論而曰臣大謬

臣益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所未安

者有三維垣以爲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

去之而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小人之貫滿而

已不知壞天下多少世界殺天下多少正人

雖攻而去之不亦晚乎卽如崔魏之滿貫久

矣使不遇

聖明御極亦誰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

以無可奈何之時爲頌德生祠解嘲而臣以

爲非訓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于逆

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爲不可異同而盡舞蹈

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而

諸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爲適值無可奈何之

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

對案而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意

見不同議論偶異摠不足以定貞邪如宋臣

蘇軾之與程頤交詆爲邪而兩人並自千古

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

節大閑一失遂分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

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其抵觸

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

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之所借而動節不阿

或逐或遠者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

之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于此而別爲中

途溫解之喻將無不東不西半補半下之間  
又卽維垣所稱鄉愿之屬乎至云東林二字  
不當復言臣深服維垣無我然請維垣胸中  
不存四黨之見臣亦絕口不復標東林之目  
矣揔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  
在今日揔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毛舉其  
纖寸之瑕而揭揭焉徒予逆璫以首功反代  
逆璫而分謗斯亦爲不善立論者矣人材不  
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宜羣議  
不可不集

堯舜之主必不可負英雄之績必不可聽忠告  
善道之言必不可指爲生心害政之說願維  
垣之熟計之也若臣鄉中之賢者亮節平心  
臣雖未嘗與謀度其不以爲謬而么麼胡煥  
猷臣何至拾其唾餘哉然而下士一言偶合  
亦豈必盡廢而反之古人有師焉師曩者惟  
是魏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  
奉以爲經守之不失耳臣以維垣持議愈乖

不得不再剖析要于就事言事此外雖有見  
聞不敢旁叅一語惟

聖明裁察

崇禎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朕揔攬人才一秉虛公諸臣亦宜消融意  
見不得互相詆訾至于宜衆鬱集羣議惟在  
起廢一節已下所司着銓臣咨訪的確具奏  
該部知道

翰林院侍講倪元璐奏爲公議自存私書

當毀敬陳膚見以襄蕩平之治疏

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闕于清流而

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

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  
典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 東宮爭挺擊

者計安

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

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

列三案

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爲忠悃則皆

忠悃以爲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

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頃篋此一

局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

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

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

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

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

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緘局于是

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

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

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

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

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

若夫繼卽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

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屑役史臣之筆亘

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

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

賢欲與

六三

卷

一八

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學敬比賢悖逆非

倫當毀二矯誣

先帝僞撰宸篇旣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

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假竊誣

妄當毀三又况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

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

供人唾詈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

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

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晔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不爲苟同既則矯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使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原無濡漆而特以史

公天胤筆

宋王

卷二

元

氏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翻駁之端至于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鑊先懸姜逢元閣筆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于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傳會愛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

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迓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剋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皇上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錄存書板盡行毀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纂信史凡闕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

頌天胤筆

宋王

卷二

三

聖明御極爲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智理前身之業至千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于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統闢大計伏惟

聖斷施行

崇禎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

見前第二卷終諫下

禮科給事中問可陞題爲起廢屢屢明  
旨酌用宜有定衡特因諮訪謬爲敷陳以  
祈聖鑒以惜人才疏

竊聞治天下有道不過親賢遠奸而

皇上于大奸既鏽之後急于求賢不惟使朝

無佞位且欲使野無遺賢一時諸臣遭逢

明聖故薦人之蹟無不報可而酌議起用之

旨不一而足銓臣用是發一訪冊遍爲諮詢

期于得當豈非體無遺賢之旨哉近又有

旨謂往年起廢不無冒濫可見

皇上于起廢一節至切亦至重也臣愚以爲此

起廢亦畧與往年不同何也往諸臣中之廢

者或以黃髮來懸車之高或以恬退耽煙霞

之癖或以羸弱憚鞍韉之勞或以論列伏歸

休之地故當訪其年力譽望與居鄉狀耳而

三四年之廢棄者皆遭崔魏之毒手也彼其

人皆端方直亮秉正嫉邪寧不顧功名身家

而必不肯阿附權奸故崔魏卿之遂橫加陌

害不問生平不分玉石莫不坐以東林門戶

之名色而株連蔓引備極摧殘諸凡慘死者

已不能起九泉而肉白骨矣今之所存者皆

杖殺撻擊之餘也其骨梗介特之致已昭然

在人耳目尚俟訪哉臣前疏所稱先擇其力

叅忠賢及題差推升削奪諸臣早賜蒲輪

還其原職者正指此也

皇上亦以臣言爲然奉

聖旨這本說廢棄諸臣當先擇其力叅姦逆及

題差推升削奪的早與起用說的是至復卓

異廣制額并着該部議覆煌煌

天語豈非憫其無故之濫滯欲還諸盛世之

人文乎知銓臣早脫啟事矣惟是在魏忠賢

未用事之時先經罷免及曾爲撫按所糾叅

又如初聽魏忠賢嫉使擊排等良後無當于

小人無常之喜怒亦遭斥逐者此自當徐爲

商確不得混而言之也若毫無分別一槩以

訪冊之言爲據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心心有主嗾嗾爭鳴愛憎互出毀譽并存臣恐意所欲與將以揄揚之口爲推轂之資意所欲抑將以吹洗之求爲下石之計彼孤踪寡援之士終無瞻天就日之期矣不幾虛起用之屢 旨而負儕才之

聖心乎于是鬱而爲不靖之氣憤而爲不平之鳴相爭不已者未必不坐此也臣願銓衡之

司試查某臣所薦者幾人某省被薦者有幾人取其明白顯著如臣所謂爲忠賢殘害者

頌大慶堂 卷五

奏

三

允用數員以定人情以慰眾望以息紛囂然後漸次酌別庶于無遺無濫之 旨其有合乎若必欲人人道好而始用之此又聞然媚世之鄉愿而後可即孔子且有叔孫之請孟子亦來臧倉之譏況狂狷之間者哉臣非敢於廢棄諸臣求寬也亦非假 上之恩以示德也蓋天之生才不數世之全才實難舍短而用長棄瑕而就瑜盡除前日羅織酷刻之習以昭

聖明山藪江河之量乃予 新政爲有功焉故

曰愛惜人才人主自爲社稷計又聞進賢者相臣之職須有憐念吳楚秦晉之才庶幾開誠布公之道斯亦今日北方隅伸正氣之大端也不無干 綸扉之地有深望焉臣愚無所知識量咨訪而謬陳伏乞

聖明採納施行

崇禎元年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年來人才爲奸逆殘害者自當速起以平臣人情其先經罷免及撫按糾察等官爲後議

說得是朕欲得觀廢棄諸臣進退始末以定權衡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閻可陞奏爲闡黨建祠獻媚

顯干法紀懇乞

聖明立賜處分以暢公論疏

自逆璫僥竊

國柄參糾者一身九死則諂

附者一歲九遷于是乾兒義孫爭先獻媚二

三年來稍功頌德倡和建祠者幾半海內除

臺臣寧光先所劾外據臣所知者尚有數人

敢爲我

皇上陳之創建三祠者李蕃也聞其天津河間

爲三廟

卷之三

三

真定等處倡率士民醵金建祠上梁迎像行

九拜禮呼九千歲目中真不知有

君父矣創建兩祠者李精白也 三王之國

不行迎送而德州建祠親詣上梁何其悖逆

如此且迎忠賢金像旂幟上對聯有云至聖

至神中乾坤而立極多福多壽同日月以常

明若居然以忠賢爲有道天子者稱頌何忍

至此極乎乃若毛一鷺之建祠于應天與潘

汝禎同一作俑姚宗文張翼明之建祠于湖

廣大同皆爲害地方至朱童蒙延緩建祠用

琉璃瓦劉詔蘄鎮建祠用冕旒金像吳淳夫

臨清建祠毀民房萬餘間河南建祠毀民房

一萬七千餘間江西建祠毀先賢潛臺滅明

之祠諸如此輩上得罪于名教下播惡于生

靈處以不救之條當無異同者也此外臣未

的知者尚多獨不可引退以謝清議乎然邪

正不同爭建者固多而剛腸勁骨堅執不肯

首事者亦不乏人臣鄉陝西省城鄉官生員

爲三廟

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無一人請建祠者豈非馮從吾節義廉恥之

教所漸磨者深乎內有一二武弁倡爲創建

據呈撫按批行會議而強項之知縣姜兆張

力寢其事陝民之受禍宏矣又聞山東議建

祠時鄉官謝啟元程紹恥于列名道府中爲

建祠而掛冠者尤有梁廷棟沈琬王堯民其

人也至江夏知縣王爾玉借熊廷弼賊事挾

其子索貂裘帽番布古董等物稍不如意嚇

以嚴刑致廷弼長男自刎于獄及廷弼妻赴

縣堂稱冤復將二婢去衣責四十板天下有  
此貪暴之吏乎至若德安知府李行志爲楊  
連賊事設印信緣簿且作募緣文不避時忌  
應山知縣夏之彥傾家捐俸以助連懸坐之  
賊而保全其妻子爾玉視之當愧死無地矣  
前真定按臣宋師襄馬逢臯京通倉臣楊建  
烈皆以不媚忠賢而降處例轉今逆璫已伏  
誅而忤璫之豸使所當 賜還原職者也臣  
又思逆璫用事時獻媚者爲固寵計諉曰不  
得已也今

領元腹案

卷二五

故事

三

聖明在 上邪正業已分明而尚有譏訕鄒元  
標馮從吾之李中正非宇宙間一怪事乎鄒  
元標馮從吾之理學與楊連之節義當並時  
爲一代斗山豈容輕議今其骨已寒其冤尚  
未雪中正公磨邪類乃敢出位妄言橫肆詆  
毀必欲使逆璫有子而孔孟無徒乃徒爲奸  
人報復之計而自干名教不已甚乎至若起  
廢一事 臣前疏謂當以叅糾逆璫者先與起

用已奉 屢旨而數月來會推卿貳尚多依  
附稱頌之人則今日局面亦槩可知矣其曾  
經疏薦之沈維炳劉懋皆力救楊連力叅忠  
賢者今且淹其啟事各一原官餘尚何望哉  
聖主當陽而群陰尚熾願

皇上深察之也伏乞 立賜施行

崇禎元年三月初二日奉

聖旨國家法紀與臣子身名原自相關這所奏  
義正詞嚴但各官人品懸殊自有公論鄒元  
標馮從吾理學素優楊連節義尤著急當表  
揚其鄉叅逆黨之臣沈維炳劉懋等速與起  
用餘着該部分別議復

領元腹案

卷二五

故事

三



日講官翰林院簡討李明睿奏爲賢奸莫明于要典存毀不必問史官敬遵詳議之旨剖至是以祈

聖斷疏

臣請要典一書內列挺擊紅先移官三案其所是則不啻爲聖人其所非則曰奸黨當作書時而所是者既得美號亦盡享榮華所非者則有死者矣有遣戍追贓者矣有削奪者矣此時作者以爲萬世不刊之經而世之愚人又未免以禍福分是非亦以爲是一成之案也誰敢議其存毀及

聖明在御罪人斯得乃嚮者要典原始論斷之中所首羨其洞厥原委憂深而慮遠者也又其末篇所獨載全疏欲列其槩于簡端者也此

皇上已有不用其書之實矣及至其死于書者

皇上莫不賜之褒嘉而錄其後成者則莫不復

賊者莫不蠲或有賚焉削奪者有賜環焉雖未盡及大勢有然此又似

皇上實用其書而反之以得人鑒者矣是以今之爭者有存毀二說然曰毀則誠宜毀曰存則亦何必不存存而後

皇上之放殛所遺者可盡得于其所是不至稽誅于極辨之朝

皇上之所側席而求者可盡得于其所非不必更勞乎夢卜蓋凡要典之曰奸者即賢也除死者不可復生

皇上卽甚憐之彼亦不能大償其非命之報而獨是斧鑕所餘則天實留以佐中興之治而卽留是書以待披圖之索則既有此書臣何必更曰某爲爭國本宜商山優之而鄴侯倚之者某爲防微漸宜南史直之而撤簾壯之者蓋在

皇上亦次第用之而諸臣亦莫不快其懿德之求而幸其道長之報異日議賞進賢則此書

且不爲無力如以盜憎故反得認其主人所謂可必不存者此也稱此而言要典之曰賢者乃奸也此無煩臣更贅詞矣惟有一種最不可知之人執是書而求其賢則誠賢焉反是書而求其賢則又誠賢焉前後皆爲賢皆不爲奸此何術以致之也蓋彼見作書者之有功則爲功于作書者而得賢于書見作書者之獲罪則亦委罪于作書者而隱其得賢于書故前日爲巨惡大愆之所是而今日又

爲天隱幸

宋十五

卷一

天聰天明之聖也

皇上試求其端于要典是非之中而又蹤跡于其外先得其欲竄入之心後燭其欲脫離之意未嘗息陰而冀絕影猶將掩耳以遂盜鈴則要典一書早以爲自供而不可翻者矣今日論是書不當言存毀當任其存毀而皆有

用之之道毀則順用之而信挾書之禁屏阿私之言存則逆用之而以爲馬之名得指鹿之實然則三朝要典又可不曰私書而直曰公議蓋以爲反觀而公議出焉耳

皇上于倪元璣之疏曰已有實錄不必復增是以爲可毀之說也又曰所請關係甚大着禮部會史館諸臣詳議具奏則又出于必不毀之勢也蓋以爲可毀從未有書實成于史官而可毀者以爲不可毀又未有倒亂是非之書而可不毀者以爲可毀可存聽之今日之史官又未有過則歸人善則歸己之史官者而況今日之史雖萬不如昔日之史今日之官則未必非昔日之官欲明其作之之苦心而書中之兩造未全欲更着其翻之改之之手力而一家言之兩截可慮故史官雖奉明旨未知其何道之從而臣亦史官得參末議設身以處前後之史官亦未知其何說而可也總之議毀則是非得明于一成之書而又

不得明于游奕之疏議存則賢人雖受誣于  
倒亂之詞而奸人亦不難得于自供之案臣  
且欲姑留之而聽是非于萬世反賢奸于此  
書耳臣懷忠未達冀一得便以圖入告之  
日久矣捧讀明綸推求論斷遂敢盡其衷  
言以充不兩存之類而暢難傳信之文臣之  
啓沃莫大乎是故不忍終緘默而使至是之  
理不自于天下萬世也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具五月初三日奉

聖旨邇來要典一書每見諸臣借生枝蔓論辨  
不休國是何由而定况

先帝實錄纂修有期只須憑數年章奏從實紀

載便足傳信不必又留此書爲水火支莖之  
府也燬之誠便還着候勅諭行該部知道

日講官翰林院簡討李明庶奏爲恭謝  
勅諭再竭愚忠以定實錄之權衡以佐清  
平之盛治疏

臣於前月二十九日上疏極論三朝要典不  
止於爭其存毀而必欲辨其賢奸蓋誠謂私  
書萬不可留而毀書非僅以滅跡也隨奉有  
燬之誠便還着候勅諭行之

旨臣時雖有欲盡之言正靜俟而未敢補牘于  
今月初八日禮部接出勅諭盡令焚毀原

書是臣之言既已行矣且勅諭有曰自今  
而後官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才不以此書

定進退是誠有毀之之實臣今所謂非僅以  
滅跡與臣前疏所謂反用之以得人鑒者其

說又行而愈暢矣是役也著萬世之是非辨  
千官之枉直宣三十年久鬱之氣治六七載

矯誣之風天下于是歡聲雷動警聲盡開豈  
特一小臣私負其得請而自慶也哉蓋臣

嘗妄意慈孝者父子之極而忠敬者則入臣

之分也

皇祖

皇考之止于慈孝誠有如

聖諭所謂炳若日星者凡在臣鄰何能爲一辭之贊而況徒有頌無規亦不必爾也使邪人得而頌之又聖人所不受也是以臣雖心懷盛美而決不敢附和于邪人之口以贊美一言恐有欲明慈孝之心而慈孝反晦耳臣同官倪元璐曰惟慈歸孝于

三才

卷一

三

先皇猶夫稱功頌德于義父其先得臣心之所然乎而臣則又謂慈孝可以畧言忠敬獨不可以不詳責也記曰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宋臣朱熹釋之曰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自之大者也未嘗謂至善獨畧于人臣一道也臣近叨值日講敷陳此義頗悉業垂天聽而臣前典試命題獨有取于爲人臣止於

敬一語皆可見臣之所志耳至於忠則孔子

又言之曰臣事君以忠而言忠卽已言敬矣

敬則孟子又言之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恭敬變文其實一理而言敬又已言忠矣故作要典者別有肺腸且無縷指而但就彼專言慈孝不講敬忠已忘其爲人臣之禮矣乃至以責難之人目爲奸黨則將胥人臣而皆出于不敬乎古者舜何如聖人耶而禹之言曰無若丹朱傲何所比不類之

三才

卷一

三

甚而忘稱舜之大孝又曰予劓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又何其自誇詡之甚而反以不慈其子爲美談也此臣獨服其全于爲敬忠而畧于言慈孝也已至如異時有頌無規之文何可令神禹見而滿其一笑也況以言慈孝而于已歸功以陳善責難而于人歸獄此所謂譏說宸師實與共工驩兜相爲始終表裏禹皋陶而在不知何如憂之而今日人臣奈何不存

禹臯心而徒作共驩類也臣前疏曰一種不可知之人正謂今天下有罪狀未露之共驩而且得美號于私書之中實今天下可聖之譏說臣職不得糾彈故未敢臆指其名而數日內竊見

皇上去邪勿疑此輩殆且盡矣臣何必更言以市直顧臣所獨欲致詳者史耳今日所議纂修之實錄者史也而前日妄作今日奉勅焚燬之要典者乃亦自爲史而非史也今日

爲三庫書

卷一五

史事

三

實錄之全文或稍留要典之半義則皆無當于爲史也已蓋史以春秋爲宗而春秋以褒譏爲義臣謹按春秋緯曰聖人得百二國實書以作春秋實書者亦名其國史也而聖人因之以有所取舍焉爾所褒譏而當則取之不當則易之故趙盾之書晉史得其實聖人因焉曰古之良史傳有其文矣許世子之事則未知其國以爲何如也而聖人徒然書之以爲不止于不實棄也凡此可見聖人之于

國史各有所合雖異同也今之要典既非國史義止可與異不可與同止可孤行不可兩救故凡爲執中虛平之言不可以不審慎也中者或在廳或在堂無取于東西南北之際而平者權或在近或在遠非折衡而兩分之也有如異時私書之作起于媚權奸媚權奸之行起于疾正論而害忠良害忠良之心成于爭慈孝論至爭慈孝而是非遂無所大分矣於此曰平雖有識者不甚爲然然言之各有據持之各有理亦未嘗不可平也獨推求于其後而因遯于其前則賢奸斷斷如也雖有恕者豈可得作平等觀耶若曰所見異詞諱莫如隱是出其法也已蓋三案之事君上不必有失德而禍皆起于下是無容諱也責難者但還之以過激之辭而亦難泯其防微之識明慈孝者但被之以頌

君之美名而亦難掩其依附權奸殺戮忠良作爲僞史之諸大罪此皆不得與之爲諱也

聖諭曰各捐成心勿滋異論正欲定其至是不

爲騎牆而臣恐諸臣未喻

聖旨或更以不攻疾謂之養元半參半半島咏謂之平劑傳信之道必不出此是以臣敢竭其任愚以爲史臣言史不宜存一顧惜私史之心而常提一焚毀要典之心卽可得纂修實錄之法耳至于要典所極詆者莫如憚憚行楊漣鄒元標趙南星等異時之獄成于慎行之不得相耳設當其首推卽允重用此守正之人逆折彼未孚之彘禍豈有如曩日哉乃者慎行戍而得復苦勞窮餓心性已忍不能已增且未嘗無簡在

帝心之望天下所稱快者此矣元標與漣各

允易名而更使南星得比此兩人褒之一字

其服人心又何如也凡此諸賢並皆

聖意所垂懸輿論所同然萬古之儀型一時之

砥柱誠用其美事而琰琬錫之政無所辱于

載筆者耳臣因論史不得不詳悉及之臣無

春秋之筆而獨矢忠敬之心故有懷必盡如

此臣望

皇上之用臣言而冀諸臣之善體

聖意也臣無任歡忭奏

謝懇切再陳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五月初九日具十二日奉

聖旨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是非互見

何必皆有領無規原論自明這疏亦足知發

領三虛筆

卷一五 啓事

四下

該部知道

刑科給事中曹以實題爲特陳旌忠  
之議以明 憲典以勗有位疏

臣備員刑垣深推刑獄之失無踰枉縱二字  
其枉之失至崔魏之世而已極其縱之失雖

以

聖明在上而所司猶有未免年來諸臣死刃死

獄死杖慘動

天地從古希聞而一時深文附會者疑若有罪

焉幸

劉天啟

卷二

皇上首鑒楊漣之忠 勅部議卹自是諸臣紛

有哀鳴

皇上諭答如響然猶或以爲冤慘堪憐云爾嗟

嗟憐之一字豈諸臣所甘受哉備觀諸臣當

日立 朝之節或以忠著或以清稱或風采

自持或經濟自命各有一段千載不磨之槩

其開罪逆瑞邁斯奇禍並有昭灼可見之跡

至于從容就逮視死如歸真有塞天地植綱

常之氣假令當時稍肯委蛇屈節寧止保全

性命猶當不失功名夫倪文煥梁夢環等其

始豈不亦怵然驚弓而隨以喪鬼墜魂囚而

吮癰舐痔此固向者諸臣所爲寧碎首滅族

而義不出此者也今諸臣骨朽名香恍然無

憾

皇上褒卹之 旨自是爲萬世旌忠不止爲諸

臣吐氣而惟恐所司不明此義非悠悠而付

之不急則等閒而報以尋常將 國家褒忠

激義之文下同祭厲祀殤之典此固臣之所

劉天啟

卷二

大痛也至若虎彪之爲逆瑞服黨同惡相濟

按以交結之律豈有首從之殊即恭誦

聖諭忠賢串同心腹酷刑嚴拷誣捏私立整

多命豈尋常貪酷武弁者比而牽引以爲諸

奸出脫且監候必于原籍充軍必于附近妻

子田園之奉如故寶山金穴之藏晏然物議

沸騰豈曰無根乎今劉志選梁夢環劉詔李

永貞等並奉 旨提問矣諸奸罪案深重昭

著非有曖昧可用推敲 誠恐法司復祖前

人之故智以護虎彪者護諸奸非惟

王忠文

不作亦何以爲萬世人臣之戒又臣之所大

憤也自枉之一字推之則不惟死者枉被遣

削奪者亦枉

聖諭所云借 旨擅將敢諫忠直之士羅織削

奪慘毒備至者鈇秦也今日起廢非獨愛惜

人材直當辨明冤枉如以典試處枉也而顧

錫疇方逢年等不與陳子壯並用則又枉典

試者起而救典試之御史劉廷佐不得起則

又枉曹學佺文人也以文見擯枉矣而借題

以錮按臣王政新則又枉通內宜禁也而錮

首參客氏之王心一等則又枉以封爵媚瑞

而誣平人爲奸細枉也乃守關主事陳祖苞

不肯昧心誣殺六命竟忤忠賢從呈秀疏中

落職則又枉他如守正無罪之唐紹堯搜括

被誣之楊嘉祥樊尚燦房可壯封還無與之

方震孺薦主牽害之徐在中等俱備苦毒幾

經勘明而終置投閒則又枉大抵矯情傾陷

與言者何關而欲固守崔魏之法牢不可破

此臣之所不解也以縱之一字推之則不惟

寬虎彪爲縱其寬建祠者亦縱臺臣寧光先

所云 國法天理人情三不容者公論也然

在逆璫用事時或曰獻嬭耳至

聖主當陽誰不同心易慮而楊邦憲姚宗文敢

奏無將之贖及通政司不敢以聞家人竟入

直房挾璫勢以肆欺慢視

皇上爲何如主今奉 旨處分而不先罷斥失

頃天膽筆

卷三

聖事

90

三

刑莫甚又臣之所大懼也伏乞 勅下所司

各秉公心持以定力褒忠于已往必有以發

其幽光輝惡于生前務有以成其確案冤抑

顯著千秋何待私家之評注撫臣係重一省

寧堪邪媚之久居至于在京在外監禁多人

曾奉會審確議之 旨而臣以爲在獄諸囚

有原係厥衙緝獲者有他事掛網不關緝獲

者有深文陷害者有事繇自取者摠之按律

依情輕則換以寬條重則還其本罪無枉無



縱則人心平而國法不失矣臣在刑言刑大義如是伏惟

聖慈裁察焉

崇禎元年 月 日奉

聖旨慘死諸臣皆以清忠幹濟自持朕用特嘉獎優卹李永貞等既付法司當依律問擬顧錫嘒等王政新等已經起用陳祖苞不肯媚權誣殺具有風節即與銓補原官臣唐紹堯無罪繫獄准起原官餘着該部酌用所奏楊邦憲姚宗文奏牘情節即勘明來說在京在外監禁多人務要按律酌情分別具奏該部知道

列三服筆

卷二十三

三

三

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臧熙如奏爲聖世作新當首崇易名之典明綸求舊宜獨持正論之衡謹陳芻蕘末議伏祈

聖鑒採擇仰佐平明以振

中興鴻烈疏

臣叨中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授行人司行人尸素八載碌碌牛馬塵土間未有纖介報効恭遇我

皇上龍飛御極廓清逆黨開門籲俊海宇咸慶

列三服筆

卷三十五

四一

千載一時謫分如臣荷蒙拔授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謹循職掌擬效涓埃伏睹卹忠起廢屢屢明旨竊思卹以彰

主恩止慰九原究抑證以定臣品實垂萬世型模用舍在諸臣係一身之出處猶輕是非在天下關公道之顯晦甚大以卹忠論項楊連特恩出自

聖斷通國額手稱頌此外慘死如周順昌高攀龍魏大中周起元左光斗李應昇等並蒙

聖諭分別褒卹矣第二三碩儒大賢士林又仰

太山北斗者猶一世趨向所以時籍易名

華表何以鼓舞人心撥轉維新世界臣謹採

輿論得應該三人鄒元標高攀龍越南星是

已元標劾權相張居正奪情幾斃廷杖立

朝終始一節闡道淵源正傳其仰儒宗獨標

臣鵠攀龍抗疏忤時謫典史幾三十年諱道

讀書潛心二程性命之學晚歲始出晉秉憲

紀首劾崔呈秀旋被誣陷自投汨羅觸邪懷

列三處全

卷一五

三六

慨洵是天植忠貞就義從容猶徵學問得力

南星秉正執法爲

昭代第一考功追陟統均簡拔正人謝絕僥賂

近遭崔魏捏構家破身殞品單當世節聳千

秋追思崔魏擅柄時使三君子中得一人秉

銓總憲豈坐視濁亂至此臣查大明會典

一款凡大臣節概爲朝野具瞻公論允服

者其請諡號三賢允乎公論乞勅下該部

議覆於文清忠介節愍諸謚中酌擬二字上

候

聖裁當此羣心波靡之後借此鉅典判是非

定案使曉然知

聖衷加意名碩耳目登而碩儒立振準的定而

紛囂自消固今日作新第一義也以起廢論

卿東如李邦華孫賁相詞臣如姚希孟錢謙

益科道如許譽卿吳桂侯恂劉芳部臣如孫

必顯鄒維璉徐大相華允誠並著風節多列

薦刺獨二三孤介爲時論未剖者如劉宗周

列

卷一五

三六

首劾客氏魏忠賢幾致廷杖賴閣臣葉向

高力救獲免嗣轉光祿丞時題籍逾二十年

猶嫌速化遽引疾去後陞通政隨乞骸骨疏

中以進禮退義降諷當時之主寺人者竟忤

璫削奪海內推清介第一流今未聞言及之

且有譏之爲鬼域者夫宗周而鬼域也彼有

覲面目輩顧反得自命爲人耶孫慎行清修

介操品望昭著乃聞訪冊中欲削其名至不

得與么廢李可灼並存賴有力爭者始得附

載文震孟疏救鄒元標忤旨謫降復加削奪近猶有苛繩者三臣本末昭然乃爾異同

不能解也况摠論叅劾崔魏當錄叅劾之最

先者摠論崔魏摧折當錄摧折之最先者譬之禦盜者必以盜初入門街鋒被傷爲首功

又譬之評貞婦者必以初挑即拒守死不從

爲貞節乃近年被處未煖林泉之席者先登

啓事而首攫兇鋒又錮丘壑之賢翻費推敵

輿論不平莫此爲甚且崔魏借東林傾人今

言東林未已崔魏借門戶錮人今言門戶未

已盜賊殺人之戈矛仍挾之以芟良善豈崔

魏餘習一時未易湔洗耶諸臣中獨耿如杞

大節不撓虛中無我真可稱中立不倚賈繼

春向時意見間有同異近能撤去畛域疏語

持平可謂真能仰體虛公明旨者其他非

臣所知未識公論之何時定也伏願

皇上俯加鑒察如果言不謬乞早俞謚典嚴

促訪冊庶上昭摩勵下化蠶爭若周順昌魏

大中一生冰蘗家徒四壁坐賦林果孤嫠朝不謀夕倘如楊漣例給銀贍家此又出口

聖恩優渥非臣之所敢言矣幸值昌言無諱

之朝方將遠辭闕廷職掌相關倘不一

抒微忱仰負

聖明俯慚無隱敢爾披瀝冒瀆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八日奉

聖旨易名重典非官評考覈極真不以輕

畀鄒元標等三臣品行着該部博集羣議確

明具奏以憑朕裁起廢核實已有屢旨凡爲

逆璫摧折所最先之人與首劾逆璫之人允

宜起用不得苛求耿如杞賈繼春之大節知

道了周順昌等慘死可憐思邱宜優着該部

酌復

江西道御史葉成章題爲真才當求實用  
舉賢要在真知謹據見聞之最確者開列  
上請懇祈破格大用以光盛治以固封疆  
疏

我

皇上御極以來手握太阿破權奸之黨一時媚  
端諸建生祠及稱功頌德者不啻百餘今具  
疏進呈

御覽諸臣夜氣自在計常披靡而退士路澄汰  
御覽諸臣夜氣自在計常披靡而退士路澄汰  
御覽諸臣夜氣自在計常披靡而退士路澄汰

御覽諸臣

夜氣自在

計常披靡

而退士路

澄汰

衆正漸次登庸何俟臣贊惟是一二真才真  
品者有不與世事浮沉祇爲國家効實用  
人所不及舉而臣獨知之者如原任湖廣左  
布政李叔元掄才齊魯而羣無留良督儲西  
越而糧有餘積其轄楚也力爭貴州運夫一  
事活楚數萬家辛勤拮据節省帑藏三十餘  
萬尚足供蔡伏一入黔之費而下手者反以  
楚餉不繼爲辭亦奇冤矣今部覆已明有  
調之旨而尚爾投閒也原任福建參政沈

萃蒞初督荆關幾座不染惠及商人出守姑  
蘇時臣爲屬吏相戒以撫字相勗以恬澹未  
嘗取蘇人寸絲尺帛蘇人至今尸祝之分符  
入閩適當以海夷之變經理輯安指揮旬月  
而海氛漸息叙閩功與焉乃當逆璫用事之  
日爲通內之屬官曹欽程所誣陷坐以降級  
而身甘林樾以待時清原任太常寺少卿莊  
欽鄰先任銓部掌選時關節不到甚得銓選  
之公科臣李恒茂之參疏也但曰乞加罰治  
以爲不管六選者戒而已及逆惡魏忠賢因  
不得干以私也矯旨削奪之然其人品原  
不可掩也向者大工煩興錢糧出入通瑞之  
手莫敢過而問焉原任工部員外劉礪長以  
該部職掌疏人力爭裁減起運子街石工費  
輕撥虎鬚矯旨降用未已也乃因其填補  
潮州府推而併削奪之節省何罪而遭此冤  
抑哉此四臣者或爲臣同里或爲臣舊同官  
知之最真在司道則無負于司道在部寺則

無負于部寺皆能以實心任 國家艱鉅者  
使之游優丘終焉野有遺賢我

皇上側席而求可使若臣終廢于

聖世乎至于封疆多故遼土未復近復以收降  
一事沿邊諸鎮在在告急此時師中之寄更  
須得人如見任口北道張宗衡向守松江捉  
得葉朗生之黨逃跡于江湖者地方賴之又  
內監李實恣肆妄行懲其虎役即遭毒手而  
不懼也葛九思巡邊吹毛求疵無所不至卒  
無一毫可爲口實雖九思不得不一面矣此  
又一段獨立萬仞之槩不畏強兇不辭勞瘁  
昇以節鉞爲北地長城矣又如見任懷隆兵  
備道項夢原旣文經而兼以武偉允爲萬邦  
之仰與夫修議邊事之申用懋懷慨談兵之  
須之彥功在滇南之傳宗龍繇令遷守習懋  
薊門要害之寺臣張廷拱其在南職方考核  
軍政能杜絕漕犯之王象春皆負邊才重望  
者申用懋旦夕當入啓事楚項夢原須之彥

領天監

卷十五

卷十五

卷十五

等亦當置之夾袋中以儲闔外之寄者也伏

乞

皇上鑒

臣

所舉皆出真知諸臣皆抱實用非市

恩以阿所好者即將起廢李叔元邊才張宗

衡等

勅下吏部破格擢用則師師于朝桓桓于野內

安外攘在指顧間耳

崇禎元年 月 日奉

聖旨

領天監

卷十五

卷十五

卷十五

卷十五

山西道御史侯恂題爲 國運方亨時事

堪憂敢竭狂愚伏乞 聖鑒早杜危亂之

萌永維泰寧之祚疏

臣蒙 恩拔置臺班蓋實責職以言也區區

私憂所願陳于

皇上者有四焉曰防在廷之奸消在邊之釁漢

在 朝之小羣培在野之元氣而已蓋開治

天下者以天下爲身內而在廷肘腋也憑戎

倚社之蠱藏于左右而肘腋病矣外而在邊

有卷之五失卷之二崇樹也養癰潰痼之虞中于封疆而榮衛病

矣上而在 朝心膂股肱也凌兢摧折之端

乘于榮榮而心膂股肱病矣下而在野精神

命脉也凋殘剝落之景乘于間閭而精神命

脉病矣故

帝王御世必攝官府于一體而策安撫于萬全

區區私念猶願勞

皇上之神者非過計也

皇上亦知今日在廷之情形乎從古宦官濁亂

人國多矣蓋假

人主之嘖笑以爲權則不可間也何

人主之醉飽以爲計則不可防也而其深謀秘

訣尤在不令

人主讀書親近儒臣每讀前史至仇士良數語

輒恨若輩陰狡一至于此今

皇上臨朝開講銳精治理而畢竟居外殿時少

居內廷時多對朝士時少對寺人時多宴安

感溺之說一入則知憂知懼之念荒矣聲色

誘引之術一投則勤學勤政之心淡矣顧

皇上急防其漸一意與賢士大夫商榷義務探

討古今 朝講之暇將軍國大事時時着想

又取 帝鑑圖說及 祖訓錄等書或列之

屏或書之几朝夕觀省如是則

聖德日崇

聖志日清

宸斷迥出羣人自富又何 中肯

之足慮乎不然稍爲所蠱臣憂夫左右之蔽

明也而叢枯于僭神此所謂肘腋之患也亦

如今日在邊之情形乎慨自款市告成武備全弛債帥使尅常例邊吏蒙蔽其故習也邊事之廢良繇邊臣無事業已欺罔有事不當追論耶祇緣上下相徂是以戎索日壞邊左之敗已見于前事矣卽舉遼事言之逆酋舊毒藏者知其必叛而蘊禍挑釁馴有今日妖氛無就撲之期廟堂鮮必勝之畫臣請與內外當事一爲商量聚十餘萬之師而瓜期茫然又戍長征能無他愛乎通昌練兵已報竣事然間左亡命徒耳恐不堪備一旅也可不早酌處法以爲應急之令着乎多夷投降降草草收納彼有臨矣遣之失中國之體留之結殺虜之仇且慮安插之無方也何以處置得宜乎虜憤我之枉殺也起而拔我則我困走而合奴以攻我則我益困何以弭戢之使無生心乎危急之地需人最亟那慎言輩已蓋負乘趨那清等又慮憤藪何不特訪真寶過材令無誤推轂乎牛車措辦如何勞費

御六庫書

卷五

五十六

顧乃盡數倒損復議人選也職典守者可漫不究處乎每歎三韓報警當事之臣種種失筭着着敗局近則張皇緩則困循夫今天下豈無事之時哉一隅發難已覺擾攘諸虜蠢動何以撐持而猶然泄泄耳燕雀之嬉處在桃蟲之翻飛臣憂遼左已潰之瘡其禍方殷而各遼風養之癰其發倍烈也此所謂榮衛之患也亦知今日在朝之情形乎臣子共立一國共戴一

御六庫書

卷五

五十七

君本無楚凡孰爲鑿觸咎在意見一分畛域隨

判始以相左之故疑而相搆卒以相角之故

挺而相殘人不諱其本色而株連旁坐翻今

李代桃僵事不據其定案而枝節橫生致使

火因風烈迴觀廿年所反反覆覆造多少事

端錮多少人才不謂今日又蹈前車如起廢

一節九年棄塊一旦賜環本欲觀其後効

乃更翻其故窠品目憑心推敲任口條依據

賢豈屑屑之無定一樹一枝想肺腑之各存

山中之旌帛未加室內之戈矛先起近登單  
咨訪奉有 明綸固以主持責部院而期歸  
于畫一矣竊謂有共矢之虛公乃可贊其主  
持有共安之和平乃能成其畫一願同事者  
以平恕心愛惜人才以空明心照管公論以  
定靜心解息煩囂各舉所知徐聽衆酌無苛  
索于先無拘繫于後節有可錄不妨取其偏  
鋒才果堪收無更摘其寸朽而總主于搜羅  
遺賢弘濟時艱庶于盛舉爲有光耳而有如  
成心不化狹路相尋玄黃之戰邇交水火之  
煎轉甚剪除多則傷善類格擊過則傷 國  
脉釀成傾險之仕途弄壞清夷之世界言路  
諸臣誠不得辭其責矣蓋漢之甘陵唐之牛  
李宋之蜀洛皆與其國相終始國卒受其敝  
臣憂三季之危症再見于

聖朝也此所謂心膂股肱之患也亦知今日在  
野之情形乎天下有亂象有亂機有亂本魚  
書狐火亂之象也土裂瓦解亂之機也民窮

財盡亂之本也今日者內潰外訐所在駭然  
驟虜憑陵悍卒鼓噪甚至都門之外剽劫橫  
行亂象已就亂機已著所恃者

祖宗德澤一綫遺留本根或未撥耳而天災之  
不時也民生之日促也 國步方艱用民之  
力吸民之髓者源源而來未可已也臣目擊  
中州事痛念水旱頻仍溝瘠載道乃其存活  
者一蔬半粒又不得安享也招軍調兵驚擾  
者幾何郡買牛助餉苦累者幾何邑派賦稅  
契傾蕩者幾何家骨立形銷嗟皮毛之欲盡  
差煩賦重美莠楚之無知一方如此四藩可  
知民力竭矣顧不亟亟收拾實實拊循使握  
粟者作無聊之計駭輿者還不軌之謀皇人  
欲宴然輟軒得乎夫

人主之大柄法度德澤而已矣今紀綱既不足  
以振刷德澤復不足以固結臣憂鳥窮則啄  
獸窮則擾而覆舟斷索之禍不旋踵也此所  
謂精神命脉之患也嘗譬今天下大勢如一



巨丈夫焉體質空存精脉鏹亡肝脈處處受病其耳目手足又自相疑忌自相批折不知尚有完人否時事之舛不幸類此善治病者察其氣色則針砭湯熨加焉故無膏肓之疾今亦針砭湯熨之時也區區之私憂願勞皇上之神者非過計也抑臣并責于相臣焉性者虎豹重關造膝無路則諍之曰勢不能回天誠不能格

君今已 御朝講矣常承 召對矣一時寵任

千載遭逢有何要務不可以 面陳有何疵政不可以力挽况 昂神聿開海宇望治正宜乘好機會打真精神一切閭閻明白訓判議覆既定斷在必行以振積習以佐新治道無踰此餘今後邊方之顛顛如故民生之凋瘁如故羣議紛拏而票擬之職復拱手而委之中涓相奉無色

主恩重負不知輔臣何以答昇平而對天下矣敢言時事而并箴之

天啓元年二月初一日

陳都諫

公名獻策字明俞號雲韓又稱梅因山人直隸深陽籍武進人天啓壬戌計偕之役旅寓太清官有香霧蕭騰三日之兆是榜果登進士廷試三甲傳臚余過燕邸見一時名流多于太清禪寺留詩額云是歲館選公才名籍甚當事暨同鄉前輩莫不首推公公接家報知母氏偶恙終夜不寐遂決意歸省不肯與館選之舉都人士爭奇之傳臚例授常博間有就中翰者指不一二屈公獨恬然讓捷足者甲子起家行人奔走四載有奇值江北銓部缺出彼時必通崔魏方取銓衡如寄公內外資俸居第一若將免焉是歲公又例應分閏北闈且公習戴記大京北方移文行人司查聘孤輕公毅然奉 差就道井塲事不與焉迨戊辰年始考授兵科給事中已已復因其尊人有恙請假歸省忽傳聞虜薄城下不敢俟假滿星夜叱馭還 朝嗣轉工科右給事中同侍御張鳳翽巡視廠庫並矢虛公

盡絕情面當

嘉廟時大工商價因估料冒濫尚多歷欠奸商欲巧借清汰之名復陰行冒領之計部司移文再四商確公堅執不允其議乃寢計省 朝廷金錢十數萬他如禁兌支禁混支查透支銀貳千肆百有奇節省并裁減銀共壹千柒百有奇無纖微不釐剔者

上特命盤查盛甲廠公謹防猾竊寢食不遑同部院掌廠貼廠內臣查出庫籍所不載者刀以

數萬計布以數千計造冊進呈事將竣轉兵科左給事中清別郵符益極任怨焉辛未侍

上御經筵捧 節冊封伊府萬安王壬申陞刑

科都給事中會工垣許公國榮西臺羅公世錦以巡視外解掛號之役制職調外有差公蒙

聖恩奉降二級照舊管事之 旨正報 命抵

河南湯陰縣患病不能前公乃具疏繳 節乞

歸養病

上旋下其疏部議冢卿閱公洪學等覆議得科

臣矢心忠赤樹品端方在垣夙夜恪共還 暑雨閑避合行今同籍調理侯病痊之日赴部聽補疏上奉

聖旨是公乃自河南旋里大約公居垣中耿介自持抗疏披瀝肝膽俱關賢奸消長民社安危每具奏輒蒙

聖天子嘉納其疏可歷歷按也點功川功等案蒙 欽賞者凡有三公家居孝友特著鍵戶茹藥鄉評共推適宜與土賊變起深邑接壤信題

效尤偏地恣掠其囊起于同邑宦族之爭產爭繼以及公族人族僕之交構煽禍遂波及公李

代桃僵自古歎之公義命自安不發同輩案端合邑士民數百人咸爲憤惋不平出呈代額按

邸抄各臺識案據實剖析公絕無相涉且亟稱公里居澹泊與衆無忤疏上奉

旨免議先是公不免于計與人成駭爲土賊貽禍隨蒙

聖鑒得奉免議之旨公確有歸命于

聖明而已吁嗟乎天下事半壞于借題乃效尤構禍之賊多屬隔府盜棍而亦可借題也耶小人乘君子焚掠幾遍天下世道安危攸繫衰朽野農有慨于風俗之一變故特聞而筆之如此

兵科給事中陳獻策謹題爲忠臣候

聖主而益彰曠典際清時而大備懇乞

皇上旌忠直以勵風化核名實以重謚典疏

臣聞一時之誅賞帝王之大權也千秋之褒

鉞國家之大法也迭稽哲后惟是天縱首出

者以誅賞再造乾坤必且以褒鉞永垂法戒

則謚典一節所以彰善阻惡誠重之也我

皇上登明選公除奸剔佞治天下之本源已獨

挈于誅賞之中乃尚有 先朝忠直九死不

磨萬載尤馨者留以待

大聖人乘輅御錄之時 特賜褒嘉則革除死

難諸臣如王良方孝孺顏國璋等是也諸臣

之捐軀殉節天日爲昭鬼神可泣我

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必已默鑒其忠卽

成祖文皇帝登極之後得奏章千餘通有干犯

者問解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未及對修撰

李貫進曰臣實無之

成祖文皇帝曰爾獨以無爲賢耶食其祿則忍

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  
乎由此觀之則死難諸臣之忠

文皇帝亦心鑒之矣及

仁宗昭皇帝卽位之初卽詔齊泰方孝孺等俱  
是忠臣並赦其子孫親識垂之史冊真足昭  
示來茲今遇我

皇上仁明天縱千古間出方且表忠直而端風  
化正當以諸臣教萬世之忠決不宜于諸臣  
斬一字之褒正當以諸臣之應謚合

祖宗共鑒之靈決不宜以諸臣之未謚留忠貞  
不了之局近臺臣梁子璠具忠義關于世風  
一疏現奉有這革除死難諸臣忠義可風之  
旨臣已伏觀

皇上首重綱常之念真 廟社所式憑而天下  
臣子之所感激涕泣也懇乞 睿斷卽賜允  
行明示後世以人臣之盡忠報國者其不朽  
有如此是真

聖明激勸之大典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又何疑

焉馴至

世宗肅皇帝朝亦有忠直應謚而未謚者先臣  
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專權亂政私擅爵賞  
又先臣林潤劾嚴嵩私人鄧懋卿五大罪仍  
劾嚴世蕃乘軒衣蟒負險不臣誹謗朝政假  
以治第聚衆數千乞正刑章以絕禍本逮至  
京世蕃就戮自此而後大奸旣殛 朝宁肅  
清鄒應龍林潤之忠三尺童子亦皆知之臣  
于訪單中見其姓名不覺三歎是安可不亟  
加華袞以光先正邇來逆璫煽燄諸臣相繼  
慘斃其位尊而禍烈者更僕難數如萬燦以  
曹署微臣抗疏昌言遂致首罹兇鋒丁軋學  
且以詞林清秩借鄉試錄文洩其筆伐口誅  
之憤卒亦竟死非命分位未隆忠直已著自  
應共 賜褒嘉者也嗟乎泉臺夜泣一謚難  
償九死正氣朝升千秋更勝百年惟謚乃足  
爲諸臣重而濫謚則又不足重諸臣矣古來  
謚不應法者坐如選舉不以實論宋時陳執

中不當謚恭韓維三上章爭之夏竦不當謚  
文正司馬光兩上疏沮之不緣其位之尊而  
寬之也邵康節之在元祐徐節孝之在政和  
官不過學較幕屬耳俱已得謚亦不緣其位  
之卑而遺之也論名實不論分位乃足以別  
流品而光史冊今禮部已具謚典愆期一疏  
奉有易名重典不得久稽之 旨現已發單  
諮訪部臣何如寵必欲明註行實恪襄大典  
真表忠聞幽之一會也更祈

天語申飭寧核毋濫此又臣一念詳慎之微忱  
耳統候

陛下裁斷施行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兵科給事中陳獻策題爲擊奸當伸大法  
用人務核真品懇祈

聖斷立賜彰瘡以快輿情疏

臣聞親賢遠奸治天下之第一義也自逆璫  
罪樞內外擅權爾時死者成者削奪者殆無  
虛日此固逆璫肆毒而實人面獸心之奸臣  
有以助之焰也如刑部尚書薛貞者心同蛇  
蝎首逆逆璫之惡不難重泰李柱明以獻媚  
續進救火奇功一疏長安傳爲笑柄未幾而

儼然司寇矣當劉鐸被魏忠賢矯 上旨逮問

既知無辜仍捏呪咀一時狼心狗行如谷應  
還輩之羅織已堪食肉寢皮爲大司寇者宜  
何如執法以爭而乃引祖父律以擬重辟竟  
令無辜郡守屍橫西市耶嗟乎薛貞爲逆璫  
之義子乾孫謂爲貞之祖父則可劉鐸英英  
丰骨卽丰心供刀鋸之慘必不甘以七尺壯  
軀千秋浩氣爲妄引祖父二字所辱且劉鐸  
階下就鞠時以大義責之曰一時功名有數

萬古清議難逃貞遂拍案大怒加責二十五板喪心病狂抑至于此而其餘誅夷之人俱屬貞所結證于是法曹無生還之骨獄戶多夜泣之冤矣兇魁惡首急宜正法乃忽然颺去近臺臣李柄具疏嚴糾奉有姑念大臣着冠帶閒住之 旨

皇上亦豈念此助逆殺人之大臣而不快四海之積怨明天道之好還耶至曹欽程管大工時賍私狼藉錢糧未經清楚逆瑞念其平昔阿附不肯直窮到底聽其優游回籍久稽勘議之旨合早勘覆以除奸蠹白太始一貴郎耳因附逆瑞躡致同卿猶得馳驛歸里國法不幾盡裂乎黃山一案惡焰彌天吳養春受禍最慘業已身亡家破矣且貽累于徽民株連蔓引散而之四方矣復貽累于詞臣吳孔嘉以風影之疑給假回籍矣摠之禍繇權瑞借名助工妄邀封爵始差呂下問沿途騷擾至河南杞縣因沐去冗夫四名遂將察院中

椅座帳幔盡行捲去啖破人口比至徽郡白牌朱書使火役夜入嫠婦之家遂致焚弃勅書隻身遠遁豈不辱 朝廷羞當世耶尤可恨拒扇進狼之詩志吉派價以納賄嚴刑以作威今雖奉 旨沒追渠男僕挾賞遠遁成何法紀則急宜追賍盡法斷不可聽其客館之優游者也諸奸漸去泰運方開小人借名起廢希圖復燃者不可用而實有真品昭然耳目者不可不用尤不可不大用如介節

自持請裁恩蔭之薛三省勁骨高標即日引退之鄭以偉指不易一二屈也鄭三俊貢大經濟恐南司農未足展其厚抱陳于廷具真氣節卽立優擢差足償其淹抑他如朗識弘才則有顧宗孟文翔鳳其人抗志砥節則有倪應春錢春高推其人皆當卽與起用者也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兵科給事中陳獻策題爲

聖主天開已收撥亂之功敬陳當務之急以冀

泰運疏

臣一介草茅備員使署荷蒙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拔置掖垣遭逢如此報稱

實難臣仰觀我

皇上手握太阿衷懸天鏡除巨奸以洩神人之

憤標風節以吐忠直之氣巖谷無留良朝

端多正論種種新猷一洗積習卽以之駕唐

介

八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啓事

卷一百一十五

軼虞何難焉臣尚有愚悃仰禪治安敬列欸

爲

皇上陳之一曰勤政之宵旰宜節也一身而統

六宇一日而蒞萬幾自必勵精圖治乃稱克

艱厥后我

皇上朝乾夕惕銳意平康真同天行之健矣然

治體首提居敬久道還歸職要務使目前之

精神常留其有餘而庶幾日後之精神不患

其不足卽貼黃一事省幾許目力類而推之

勿過焦勞若明鏡之不疲于屢照所謂無逸

在此不息在此而徵臣汲汲保護

聖躬之愚忠端有望焉一曰舉直之盛典宜速

也當魏崔客氏表裏擅權兇鋒毒焰不可向

邇自非丹衷揭日之臣安能瀝血抗疏甘心

撻庸而曾不爲之少挫哉如倪思輝朱欽相

劉宗周馬鳴起等直叅客氏魏忠賢致罹削

奪尚可久淹啓事不卽優擢乎如胡良機杜

三策梁元柱吳姓侯恂等侃直自矢不爲忠

介

八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啓事

賢屈先已例轉仍加削奪又如胡士奇之忤

崔呈秀也例轉且在制中矣吳國華之糾曹

欽程也削奪更屬矯旨矣此數臣者俸深

不可優以京堂俸淺不可亟從環召乎一日

戍獄之留良宜拔也臣思臣品非忠則佞

國法非奪則予斷斷不兩立者今

皇恩浩蕩雨露沛于囹圄若非經非撫之方震

孺座主牽害之李柱明俱蒙恩赦則是已

明燭其無罪矣無罪而仍令列在編氓從前

之鬱結痛憤何由大暢亮

皇上之所必不忍也懇乞

聖明照唐紹堯例一體起用以上數款俯瀝蟻

忱雖無甚崇議其于

皇上勤政用人之弘猷未必無小補矣統唯

聖明採擇施行臣不勝悚息激切待

命之至

頌天虛李

卷十五

啓事

三

工科右給事中陳獻策題爲圖治必先宣務之急以濟時艱以襄盛理疏

臣伏見

聖明御宇宵旰勵精羣工俱有振起之色謂宜天下晏如今尚何脊脊多事也夷虜之窺邊未已軍伍之庚癸頻呼四方搜括已窮太倉金錢若洗賊寇到處竊發士民所在暴凌目前若不急圖而浸成悠悠泛泛之局卽臨政願治未見其可翹足竢也臣請以今日之財用言之國儲旣虛民力亦竭臣以爲量入爲出乃周官制國用之善經也我

頌天虛李

卷十五

啓事

三

皇上特勅該部科留心查核則凡屬惟正之供已可按籍而稽一清原額矣然不直革其起解那移之弊則數目欸項非不明白究竟墨吏恣意通融猾胥任情侵冒如縣令之起解移彼項以代此項郡守之轉解又移彼縣以代此縣而猶未也有那緩以應急者如措處遼餉之類猶曰畏功令之嚴也又有假公以



濟私者如借給工食之類將誰爲抵補之日乎殊不思朝廷經費各有定額而府州縣催收亦各有定規請自崇禎四年爲始永著爲令凡見徵錢糧除災傷蠲免外逋負錢糧除遠年恩赦外必使逐項清查按月徵比誰爲急誰爲緩誰爲先誰爲後其旣已清楚者不使張冠李戴其尚多掛欠者亦不致李代桃僵旣無掛一漏萬之虞亦寓用一緩二之意除遇軍興大事費至鉅萬者奉有明旨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移用方許通融起解倘一槩那移牽抵該部科卽行糾參處治是亦清蠹足用之要法也吏治日弛貪風浸熾撫按已有不時叅劾之疏一時守令亦決當自愛其鼎然此法非徒行于文而不可行于武也茲值戎馬生郊之日邊塞安危關係不淺其中果有請輟略善騎射能撫恤士卒以捍奴虜者朝廷原時懸通侯之賞以待不次之勲倘或宿習未除軍政未肅虐兵則如庖剝餉則如狼畏奴則

如鼠而徒令之優游于行伍萬一有警誰爲捍禦况武弁寄跡邊方耳目最遠亦必勅令總戎不時開報經督不時糾叅使知朝廷功令森嚴則賢者益鼓其廉勇不肖者漸更其覆轍而舉直措枉合文武以兼收之矣日來民窮盜起秦中已成斬木揭竿之形議撫恐招之不來議勦又恐誅之不勝所恨向來守令不早撫循不亟捕戢以釀成此禍耳由此推之飢軍不止于秦窮民亦不止于秦水旱地方所時有奸宄又遐陬所易集今入觀官吏鱗集闕下合宜勅諭觀畢刻期到任不許私自旋里其本地方無盜則益加撫字有盜則急行緝獲保甲連坐實實講求勿徒使署印者久坐親民之堂反滋地方之害未必非弭盜急者也士風與世道相表裏三代之世比屋可封西漢尚忠厚東漢尚名節魏晉則流于清談矣李唐則波乎華靡矣宋則戒欺誕疾奔競而以誠實恬退爲士鵠

矣我

皇上加意學校高出千古近 命禮臣品題學  
臣而加之優劣真足提作人之綱領矣而臣  
竊謂教諭訓導之官亦不可不慎擇也教諭  
起家乙榜每多借途首宿轉盼已到春明訓  
導皓首窮經崦嵫云暮以故視明倫一席等  
之蘧廬而教士一節付之說夢也法莫若  
勅令提學諸臣時時體訪士氣有委靡士習  
有叫囂教諭訓導均罪不宥其有加意甄陶  
者乙榜優以六館明經特以縣正即時奏薦  
特拔其于士風必有補矣以上數款臣見爲  
目前之急務敬瀝愚忠以襄上理如此伏惟  
皇上俯賜施行臣不勝激切仰祈之至

兵科給事中陳獻策題爲修省之實政無  
如痛懲欺飾力振因循使天下知功罪必  
不可淆以佐新猷以迓 天眷疏

臣惟天之于人一氣相感者也况大君係天  
之子嘘吸尤爲立應責六事以禱其霖發善  
言以退災惑修德政以弭祥桑皆所以善承  
天心之仁愛也我

皇上勵精求治宵旰不遑謂宜三才効靈五行  
循軌乃邇來地震雷鳴星變風霾甚至兩浙  
之海嘯浮尸蔽江三秦之旱魃啼飢滿道思  
之真可痛心幸遇我

皇上銳意消弭且不厭葑菲 詔諸臣以言凡  
諸臣之言吏治言吏情邊備者統蒙

聖鑒不徒求言而求行是已握治平第一義矣  
臣伏而思之前此何以不行則欺飾宜懲也  
後此何以能行則因循宜振也懲欺飾以何  
術振因循以何法則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激  
勸天下之大機括全在于此願

皇上一垂察焉臣謂以今日之守令言之誰不謂清徹一介節凜四知試問其催科之火耗能盡革去乎火耗在西北爲甚而火耗之徵收不得不寄權于糧里且有因之而鼠竊者矣罪犯之贖銀能悉解助乎贖銀在東南爲甚而贖銀之追比不得不假手于卑快且有乘之而扇噬者矣義倉原以備荒非以潤橐其積穀也既欲餘無以爲有稅契雖無成數可憑當有印尾可據其收銀也又欲匿者以爲無凡此皆民命所關國計所係撫按加意清查位分雖尊尚恐鞭長不及乃撫按所爲寄耳目者非推官乎推官例有查盤之役親歷郡縣如僅僅以討冊了故事今日下焉明日行香下庫後日上城隨即投刺鄉紳已發損出城矣查盤之能事畢矣亦何用此查盤爲當今倉庫錢糧身經徹底清查隨地禁火耗隨地減贖銀如郡縣有貪冒者卽申誅按立登白簡果有卓異立加薦擢孰此以定

郡縣之功罪吏治不其肅清乎臣請以今日之邊地言之逆奴犯順恨不能繫以尺組尚聽貪弁懦卒互相欺隱以誤

皇上之封疆一點血忱之謂何臣以爲兵伍之欺飾不可不清也說者曰清兵恐致激變然則兵終不可清乎大抵欺飾皆縣參游千百戶等官或借名家丁或招致無賴或雇覓代點僅借腰牌應數遂致糜餉難詰試問統此參游諸弁者則總兵是也總兵誠能廉以持已恩以撫卒使諸弁朝夕操練按季造冊每衛逐一開報現存堪用兵若干汰去兵若干務使老弱悉退諸弁中有不遵行者急以三尺從事自然奉法唯謹欲清兵丁先清武弁法莫善焉倘總兵悠悠忽忽兩觀三稀決不輕貸又誰敢冒匪也哉至于夷情緩急塘報乃其緊關而奴兵之東西異向則偵卒之功今當嚴水旱爲災弭盜實其急着而延邊之行劫罔忌則撫按之剪滅宜早敕酋之擒犯

永寧屠戮不可謂不慘矣何以不先申報昌鎮之降夷越出防守不可謂不疎矣何以不急處分凡此皆罪之林罰之藪也轉罪爲功在我

皇上一整刷之而已摠之積廢已久從前欺飾一念決當伐髓洗心更可慮者日復一日向後因循兩字語曰亡羊補牢未爲晚也所恃以整肅而鼓舞之者全在功必賞罪必罰內地責成撫按尤必定勸懲于

督撫尤必嚴刑賞于總兵大

日振

起精神如救焚拯溺一清宿習庶吏治邊防兼得之矣于以轉異爲祥又何難哉臣應詔陳言謹竭其愚忠如此伏惟

皇上採擇施行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頌天臚筆卷之十六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啓事

史科都給事中沈惟炳題爲微臣奉簡

首垣恭陳一得以襄王道之蕩平解朋

黨之網羅疏

臣蒙

皇上不以臣不肖拔自銅籍尋長六垣臣自思

授任非據無能報答但矢公

儼獻每見諸臣相怨一方各不得

意便起黨同實異之今政出於一大道爲

公臣寮又何同何異但公是公非之所歸即

好義者不能避之此而論之曰黨非也臣謂

原無異同但有邪正當日之附庸者爲邪則

件增者爲正此而擠之以黨則崔魏諸兇之

日黨于朝耶黨于野耶諸臣不見漢唐宋

之已事乎當時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

正人爲邪何從分別然顧厨俊父諸名流及

雜蜀朔諸孤傳之史冊終不得自爲邪人致

白馬清流之禍遂與國運相終始此可爲痛

哭耳

先朝諸奸又變其名曰門戶曰東林以致禁逐

死徒傷盡元氣則黨禍又倍于前代矣自

皇上御宇撥弃不談乃幸得一年清淨同寅協

恭今何可再構此端以開

聖意之格而布從前之網臣原與諸臣約共事

聖君各陳意見方隅之介勿盡盡東西南北皆

是盛世之臣今昔之怨宜忘若報復往還

安有窮極之日議論不必其盡同總期爲

國家起見但消客氣而伸正氣可全收其益

也行徑又何必其類合要于職業規人即化

小人而爲君子亦吾儕之事也大凡廉恥風

微只因貪戀心熱即如媚嫉討狠亦因捨懷

念濃人生無百年之功名而有千秋之品望

當任不任與當讓不讓皆非所以自處願諸

臣之深思也臣更有感焉數百年來阿比成

風見衰闕而不敢補但伸威于驚擊代姦黨  
爲驅除 朝廷幾乎無諫官矣當楊左之世  
即崔魏之人亦變而爲楊左之言當崔魏之  
世即楊左之人亦變而行崔魏之人心善  
幻世界轉逢 歷覽流風每爲浩歎迄今乃  
見有能捐官職性命爲 清朝諱臣者

主聖臣直于斯爲盛

皇上作人之効不彰彰乎至舉 朝皆慮有不  
測而 睿鑒獨與嘉納可見

明主可與忠言

聖心原喜受善特言者不無激射故

聖怒亦時有裁抑耳章允儒過激于 廷爭誠

覺有未融之意見然持論未始不正則言官

職掌自存房可壯昔且甘爲罪民在今何難

于降級然孽非自作則公怒亦或可原此二

臣者以百折餘生仰承用舊之 旨而再罹

錮衡不克其用時論惜之若瞿式耜則新進

小臣誠未諳封駁之體而輕議大臣去留然

遇事陳言心實無他 今三臣旣被處分

何敢代求 環賜但一時而逐三言官恐此

後會議會推諸大政竟無敢爲冢臣佐未議

者耳若三臣自審則用舍皆屬

天恩而貧賤何所不得其又何求焉 旣受事

吏垣諠不容嘿敢循職守以副言責即云不

得其言則去 且甘之伏乞

皇上施行

臣等謹將  
奏稿  
附呈  
伏乞  
聖鑒  
訓示  
謹奏

浙江道御史王道直題爲徵臣 陛辭有  
日憂時無窮懇乞

皇上嚴邪正之防屢制復之關以力持世道永

奠泰寧疏

該臣備員臺班失心言路已乃決歲頃者循  
次輪差承乏蘇松受命飲冰行將

陛辭而往竭蹶受任顧慨忖時事有不能已于  
言者臣竊見今日之天下非無事者也其以

爲太平無虞皆釀近喜者也即如奴雛未剪

竊三虛室

卷二六 啓事

二

桶患方殷流賊披猖于關陝海寇跳梁于閩

越奢蘭諸酋尚復鷄張于川黔征兵就餉是

可容緩圖而臣所謂此有形之憂顯在疆場

者也邊徼督撫得人合師武臣之力可立圖

廓清者也其最隱憂者乃在大姦脫距之餘

當國法既伸之後嘗苦于正人之無所容

而恒患釁隙之巧有所借蓋數年來附逆賊

臣屢經 廷論交稿

聖斷迅決諸罪逮問微辟黜逐遣戍諸案已合

雷電之章而伸斧鉞之威矣取彼奸人投畀

有北投畀豺虎詎足云苛而臣切虞此輩若

霍維華楊維垣等實煩有徒其伺隙密而圖

復最巧也彼夫名利之心未斷窺覷之術斯

工或引憐于兔死狐悲或聯類于遠交近攻

一隙可乘輒藉爲反案之圖片瑕可攻便借

爲營壘之窟已不必以身出而張羅設械有

轉展布置之方事不必與已類而緣引附合

有層疊脫卸之計招類呼朋曉曉思逞其心

頌三虛室

卷二六 啓事

六

何嘗須臾不欲歛駁正論仇害正人哉臣思

宋臣蘇軾之言曰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

怨而君子之莫我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

卒然不可測之患既敗矣尤欲維其墜而挽

其絕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

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潰決而不可解連控

而轉相尋此亦千古奸邪之鏡也倘于邪流

除之不盡者萬一根連蔓引能無排陷正類

梃杌 國社所謂小人之害甚于戎寇者也

逃稽有虞之世放流竄殛以禦四凶厥後共工驩兜諸人不聞當明刑之 朝終穆幽州崇山之法則以去邪勿疑自古帝王見之明處之斷而且持之久而不變耳邇者附逆諸奸百倍于四凶

皇上執法芟除無一可假借即有未盡餘黨見今 計典在即主察者從公處分當自無遺類乃 臣 欵欵之愚則惟愿

皇上終始廷決勿使既燼之灰以煽于復然勿

頌天牘筆

卷十六

卷十六

使請張之幻妄附于名流已經逐者勿令伏莽而巧爲中下司寇者勿令借題而說爲脫要使衆正各安其位而盡其職永肩一心以維此寧謐之世即而南北交警奴虜未靖而捷伐四張 廟謨神筭應之裕如羣力翕然輻輳不難轉有故之秋爲無事之時也不然猜疑之端生則反覆之舉開反覆之舉開則傾險之毒深恐在仕路之紛囂其害尤小而在世道之治亂其害更大夫獨不思今天下

乃

皇上獨攬河魁撥盡重氛陰翳之宇始得揭而重明于斥邪反正從剝得復不知何如屢屢虐恩則崇正以防邪由復而處剝使世宙嘗有泰而無否哉

皇上英明剛正因知其持之審也 臣 之殷憂靡極不揣蠹測妄干

聖聽如此 臣 不勝悚仄待

命之至

頌天牘筆

卷十六

卷十六

八

崇禎二年二月十六日奉

聖旨



福建道御史張三模題爲圖治貴于有方  
上下道宜交盡備述治亂之形任事用人  
之法仰祈

聖明採擇疏

伏惟天下大勢不過治亂治亂之形決于君  
臣而願治之君世不嘗有治少亂多理有固  
然三代而下若漢唐諸君其間勵精求治聰  
明絕世益亦不乏夷考其時卒未太平者何  
也或輔導無人或操術未審或時勢多艱或  
始終有二往往虛愿不至空談無補良可深  
恨由斯以觀非其欲治即治明矣今以

皇上神聖矢志唐虞海內治平固翹首可俟火  
然泉達不無賴于引伸循環倚伏當下培植  
謹凜即今民生浸計已處其極人心物情多  
有可慮欲預防之益邪正不明是非不審雖  
堯舜不能以治天下則夫雪冤起廢驅佞膺  
邪雖屢經陳奏幾至厭弃而褒往勸今懲前  
毖後方今急務誠無過此迨具綱舉目在人

存政行于以辨有位之貪廉懲職守之勤惰  
議撫字之良方務戰守之實着則太平可望  
也治亂之形非洞然于

皇上之心了然于

皇上之目不可者夫其所謂治者何也野有安  
養之風 朝有順適之象君子進而小人退  
道理勝而勢利衰者是也其所謂亂者何也  
士民愁苦縉紳痛毒小人操君子之命勢利  
居道理之先者是也乃其治亂之故則有數  
端 臣請畧言其槩總之上下交修則治交謬

則亂上下相合則治相離則亂人君用人則  
治獨用則亂任理則治任情則亂共任則治  
偏任則亂課實則治循名則亂精明渾厚則  
治委頓操切則亂尚德則治倚法則亂納忠  
受諫則治喜佞好諛則亂大臣責難陳善則  
治諧諂傾側則亂進賢用人則治妬善嫉能  
則亂過時迭理則治不學無術則亂開誠布  
公則治懷私任已則亂主持擔當則治波靡

依阿則亂赤心白意則治包藏隱伏則亂小臣奉法進業則治謀進營利則亂直節敢言則治緘默固位則亂

皇上試以此觀之爲政不在多言取舍自可立決矣至于最切要緊關于治亂之大者則無如輔臣臺諫夫輔臣者任天下之事者也臺諫者言天下之事者也

皇上有意興治勢不能不與士大夫共之則不能不與輔臣臺諫共之以今因循成風積玩既久我

皇上嚴明振勵提挈于上誠爲至急臣伏觀人心士氣關于國運寬猛刑德貴于因時三四年來海內士大夫構遭崔魏之禍心志俱喪意氣摧折于國家陽明之脉不無有虧幸逢天日有若更生

皇上御極之初宜去其煩苛陵許之習示以寬大優容之意赦小過細言以存大體道德齊禮培養正氣振勵風節庶尹百司自不弱路

于天地輔弼臺諫當使并重于朝廷至于緘默成風有識所歎頃年以來人思自効公正發憤蓋不爲少方卜中興之有機慶嘉言之罔伏然當玄黃交戰之時邪正互爭之際不無煩干章奏喬乎筆舌說者以爲不諱事體實開

皇上厭薄之端近見平臺記註每多切責之語紛囂固難自有人而通傳海內泛登史冊一時言路點然無色臣竊疑焉蓋人臣忠非天

文服筆

卷二六

歐陽

一二

植本易容默一經消沮其氣將竭言路漸輕恐或偏重萬一是非可否之間有所倒持誰爲爭者以臣思之天下治亂之數非言之患而不言之患也非禁之使不言之貴而導之使言之貴也獨其人多則不能者當言即言不能無疵然好問察過隱惡揚善大舜大智度越千古不出此道惟望

皇上以舜爲法舍短取長猶有裨補臣聞君德無爲臣道代終罔知罔兼君德所貴

皇上陛下以簡御衆以寬宜總其大指以責成  
功專令關臣盡心輔導調燮諸務稟擬一切  
務以成就君德符合輿論或有所失諸言官  
不時爭執事關一節無干清議惟當就事論  
事固不得爲輕薄詆毀之言以傷大臣之體  
大臣亦不得凡因小言輒求引去務秉虛公  
以成休容之風蓋人衆言多固易紛囂而知  
者必言言者必盡則公論常伸清議不泯雖  
有私心不敢顯行其非大奸大詐必無所容  
以致大亂如此則事無掣肘之虞臣無專擅  
之亂

皇上可以不勞而理無爲而成方將設爲鐘鼓  
磬鐸以求天下之言豈厭章奏之多批答之

難有煩

聖躬哉臣奉命按閩將爲萬里之行日遠關門

敬竭芻蕘上干

天聽伏冀

聖明省覽臣謨幸甚

崇禎元年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治亂大關在輔導臺諫各得其職良是若  
輔臣盡化成心臺諫不爲謬論于治何有當  
釋斯言該部知道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諸事

一四

河南道御史范復粹題爲仰遵 明旨舉

用真才以襄盛治疏

臣恭逢

皇上求賢圖治集思廣益當

明聖之朝而不盡以人事君之義則羞班聯愧

金影矣臣曾爲理官任開封五年奔走兩河

諸郡一時人才彬彬蔚起不意忠謹爲逆黨

所摧正士爲奸臣所擠今載名訪冊者皆有

品之臣也臣因其品而臚列之補其所遺陳

頌天履筆卷十六 一王

胤叢注輝端雅純正之品也周之綱裔允升

正直剛方之品也周士樸彭鮓化方正純良

之品也李若星熊奮渭振文奮武之品也呂

維祺清貞孝友之品也侯恂侯恪弘毅清貞

之品也練國事劉之鳳楊玉珂直亮卓磊之

品也袁可立胡克儉劉可法馬從龍特重老

成之品也周汝弼清貞不阿之品也訪冊中

可覆視矣又富學聲古之品無如蔡毅中老

成正大之品無如侯韓蒲梁克從而訪冊未

載豈一代之文獻典型不當收錄耶夏之令

其斃甚慘蘇繼歐其經堪涕 優卹宜渥矣

以上諸臣皆臣目擊故敢入告臣夙夜籌思

惟邊疆爲重舉邊疆之臣無如李長庚袁崇

煥崇煥有保城殺虜之功長庚有鎖鑰司馬

之望宜馬上速催萬難再緩而無識之臣且

欲禁崇煥之出何也又原任道臣王弘祖夙

著績于嚴邊汾陽望重又藩臣曹文衡又平

妖而勘亂韓范名高宜急用以儲節鉞之選

頌天履筆卷十六 一王

一與臣共事一官于臣鄉臣知之故敢舉耳

然臣猶有進焉國運之隆也必須清節之臣

以壯 廟堂之色服藩屬之心 家居讀禮

時詞臣姜曰廣科臣王夢尹奉 命朝鮮當

奴焰方張鯨波正惡彼鮮人憚毛文龍逼處

陰懷携貳兩臣泛海濤中出島嶼外潛維其

心迄今猶不敢稍携者二臣力也二臣何以

得此于朝鮮哉以彼因徃例逢天使至則供

億苦于奔命物力竭于誅求二臣兩袖清風

秋毫無犯鮮人羣相驚服頌天朝有人即小  
童下卒無不知名至今香祝可謂不辱

君命有功邊疆者矣詎意持節甫還而奪逐立  
見耶王夢尹已赴召矣姜曰廣宜速催供職  
令鮮人聞之勿生二心所關非細也臣居東  
海知之最悉臣不言則二臣之清節不顯且  
無以厲世而磨鈍臣之所不敢隱也今督師  
王之臣議去矣之臣亦夙負品望但收降非  
策臣恐留之城中爲奴爪牙處于近地爲奴  
布局勢蓋從封疆起見點破數言令督臣聞  
之早爲區處勿爲紙上安插姑爲支吾之計  
而西虜難恃降夷難用正貽代之者又難措  
手也臺臣袁弘勛安邊定畫一疏舉樞臣間  
鳴泰以代之隨舉王永光以代鳴泰是目前  
緊急願會推酌定勿候封疆也若恢復大計  
之疏樞臣須實行之訪者速與啓事若蔡毅  
中侯執蒲梁克從彭維城梅之煥併議起用  
而李若星尤悉兵機王弘祖曹文衡宜推邊

撫袁崇煥李長庚姜曰廣速催前來以備緩  
急以資彈壓而非職劾一官者所可比及也  
邊關重大宜速會推更祈

皇上嚴諭諸臣各修職業共砥清節凡奉命者  
當以姜曰廣王夢尹二臣爲式品望矯矯無  
爲靡靡明垂 睿斷而獨持 太阿之權輔  
臣和衷而共轉元化之軸至 廟堂有折衝  
之精神而奴患不足平矣

崇禎元年 月 日奉

聖上  
頌天履運  
卷六十六  
奏事  
一八

江西道御史郁成治題爲共躋登言之路  
首明立言之心務以大義相維勉圖報稱  
疏

竊惟臣以一介書生備官楚徼遞觀往事之  
變徒結感憤之忱茲幸

聖主龍飛小臣雀起

皇上既親簡六十八人之雋而課之言敢不畢  
殫六十八人之心而獻之 寧願臣於此輒  
有餘慮者何也庶臣方新之氣議論各有披

陳

聖主虛受之懷肝膽不妨並露願茲諸臣先自  
告戒曰登泰有體毋繁詞納約以規毋貢諛  
言必本其所獨信毋膏疑事必伸其所共明  
毋執臆小人每敗于私智之相援毋黨同君  
子類傷于意氣之相激毋伐異業比肩以事  
聖明曾何分于南北東西誠磨勵以見生平須  
決向乎正直忠厚要歸立言之心正而後表  
言進於言平小臣謀大臣斷願我

皇上虛中以察之卽 論閣臣端確以擬之是  
非有真毋徒避紛更之名而置不論可否易  
見毋偶因譸張之舌而姑兩持夫引伸觸類  
事在迎機而乘時致

主人各有志大臣若一力擔任小臣自萬口皆  
齊此臣於諸臣進言之始而尤惓惓于大臣  
之善決也願臣猶有慮焉如言或爭于一時  
之用舍而事乃關乎大臣之行藏議論既有  
掣肘嫌疑何以着筆是唯徑歸 宸斷而後  
衆喙自平書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事有  
大疑惟從其言之多者決之足矣輔臣何不  
以是進而徒總總焉于事勢相持之際乎抑  
臣于

皇上鼓舞忠孝之 德意而深感于易名之典  
也夫易名寵以一字而不朽及于千秋作者  
作忠所關甚重茲聞有 明旨既昭而該部  
十年不覆者此何以故得無子孫式微不能  
載贊而先容于當事乎竊慨公典奉有 絲

綸而阻抑反出臣下以私害公莫此爲甚  
撰擬職在詞林而議覆先在禮部安得藉口  
鄭重而稽滯王章且今奸逆既除有何疑  
忌而復若驚枝病葉掩口藏身夫公道旁昭  
名義爲重伏乞

皇上嚴勅該部速簡積年未覆之謚盡數開覆  
以待

聖裁至若孤忠周宗建等

聖恩全卹雖死猶生獨謚典猶稽人心未快矣

頌天服等

卷十一

三十一

考先臣楊繼盛擊奸而死今古爲昭其職不  
過部郎而謚特予以忠愍矧今忠烈如宗  
建者三疏觸逆蚤決幾于曲突徙薪之時一  
死迴濶豈僅同于焦頭爛額之客雖盡忠死  
節固臣子立朝所當然而顯忠遂良則  
天子持世之大柄諒該部誼切同心決不忍置  
公道于淹沒者但恐積年徃習一旦難除故  
臣感時事而併及此臣非敢妄進也與新  
選諸臣立言既有斷金之盟立心聊效他山

之石茅願今而後小臣無所爲而言大臣有  
所持而決百職開誠布公于下而

聖主勵世磨鈍于先人心共明太平未有不立  
奏矣臣狂瞽不識忌諱伏乞

聖明俯鑒一得之愚而永作敢言之氣臣不勝  
悚息祈禱之至

崇禎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這疏自勉勉人具見虛平今後言官立言  
務端心術皆從國家起見閣臣票擬宜斷或

頌天服等

卷十一

三十二

有難劄奏朕親裁易名風教所關其積年未  
覆之謚着與速結周宗建孤忠可憫作何表  
揚禮部確議具奏

崇禎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刑部等衙門爲遵

旨會議事據

河南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禮部尚書溫體仁題前事內稱錢謙益辛酉典試臣鄉受錢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每篇一字作結尾因而中式繼經論劾自知罪難追陰使千秋脫逃沉閣不結謙益告病引避未幾朦朧起陞今官且儼然附于崔魏摧折之人枚卜大典一手握定謙益可以枚卜千秋亦應會試矣乞勅法司將錢千秋一案速行提結則謙益自有應得之罪等因崇禎元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聖旨錢謙益關節有據受賄是實又且濫及枚卜有黨可知

祖法凜在朕不能私着革了職九卿科道從公依律會議具奏不得徇私黨比以取罪責其錢千秋着法司嚴提究問擬罪具奏欽此抄

出到部送司奉此除錢謙益聽吏部等衙門

會勘外其錢千秋一面牌行五城兵馬司及

咨行原籍撫按嚴提去後隨據中城兵馬司

毛呈蔚將千秋拘解到部送司監候聽勘審

問案查本犯原招內稱被先在官原在城監

病故積棍徐時敏金保玄假稱考官來賣關

節捏有一朝平步上青天之句哄誘千秋立

有合同文契比于秋聽信在心入場遂于七

篇大結內安插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俾中

領天臚筆

朱共

四十二名舉人以致合省喧傳于二年正月

內禮部抄出前弊覺發隨該主考錢謙益具

本奏奉 欽依又該刑科抄參各等因到部

送司行提問千秋自知關節是真自京逃回

原籍隨該本部咨該省撫按提解千秋徐時

敏金保玄到部先該本部會同院寺審問千

秋等前情明白問擬千秋有事以財行求律

徐時敏金保玄引故違誣騙生員財物指稱

買求中式俱問罪不分首從于該衙門門首



枷號三個月發煙瘴地面充軍事例錢千秋  
故違決免管幹致被誣騙免其枷號照前發  
遣事例將各供情由及參酌罪名緣由題奉  
欽依錢千秋等俱依擬錢謙益鄭履祥俱失  
于覺察各罰俸三個月該部知道欽此在案  
今該本司郎中王永圖題奉

明旨內其錢千秋着嚴提究問擬罪具奏遵奉  
卽案呈本部咨行都察院照會大理寺諸官  
會審外一面移文兵部職方司查錢千秋于

有文庫

卷二六

卷二六

何年月日先發何衛所着伍克軍等因去後  
隨據回稱查得錢千秋于天啓三年五月定  
發北直隸東勝右衛前所充軍終身于六月  
初八日起解于閏六月廿四日獲有該衛收  
管存案及查有撫按赦帖又查行西城兵馬  
司查得徐時敏于天啓二年七月廿九日已  
時病故金保玄于十二月廿二日戌時病故  
各等因回覆在案又奉本部題准都察院咨  
開查得事干重大應札委十三道各御史前

去公同會審會審之日各道魏光緒吳之仁  
吳牲樊尚燦劉廷佐各摘取口詞一紙提授  
蔣允儀參酌經審看語成招等因大理寺委  
右寺丞石文器各職名前來會審又該本司  
設堂該委各司官公同會審蒙批都察院改  
委十三道會審該司亦公同十三司掌印官  
會審蒙此該本司郎中王永圖同員外萬象  
新會同掌河南道蔣允儀協理河南道劉廷  
佐掌浙江道魏光緒掌山東道吳之仁掌江  
西道吳牲掌山西道樊尚燦大理寺右寺丞  
石文器浙江司郎中徐臣忠四川司郎中劉  
其遠湖廣司郎中高默廣西司郎中林居雲  
南司郎中陳蓋山西司郎中趙善鳴山東司  
郎中鄭時舉江西司郎中楊訥福建司郎中  
馬珍廣西司員外趙三極貴州司主事吳從  
魯齊諸京畿道公所將錢千秋行提到官公  
同會審得錢千秋辛酉之中式也部科之磨  
勘止摘其結尾之七字主考之糾察始發其

有文庫

卷二六

卷二六

居間之二人而金保玄徐時敏俱從閱卷泰  
摘甚明一疏得 旨詳訊千秋亦始逃而終  
獲依律遣戍遇有申詳兩院批允給帖赦回  
復來京師教書爲生此前事之本末也今謂  
此案沉閣不結千秋從未到官則昔之撫按  
之起解會審之對簿西城之監候東勝衛之  
着伍者是爲何人俱有批文在卷時日可考  
事理甚明無煩復說受賄一節前審三面執  
對既未供招今保玄時敏俱已物故止憑錢

得之虛妄

卷二

家範

千秋一人之口更難窮詰再三刑訊吐稱天  
啓元年八月初五日千秋在杭州應試寓錢  
塘門關王廟內保玄以居停主人時敏以表  
親特來相訪說稱有的當關節傳道主考親  
戚只因時迫索價頗廉你家事不足只須立  
一空券俟中後處償千秋一時迷惑遂依前  
言至說二千金傳授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  
每篇安入結尾畢倖得中後見硃卷本房取  
在第二主考反抑在第四千秋心悟詭騙因

欲負約保玄時敏揚言恐嚇不得已將女許  
聘人家得銀二百兩又當銀一百兩付保玄  
兩人不滿所欲以致爭鬧事洩流傳都門千  
秋會試到京適部科磨勘摘發主考錢謙益  
喚至詰問前情遂發怒參泰是取中千秋者  
謙益而先疏請究千秋者亦謙益也再審主  
考親戚是何姓名曾否親面講事供稱但據  
保玄時敏指稱如是實未見有人因親相托  
故遂信之至三百金之與保玄原在格外卽

明知詭騙亦畏其挾詐不得不從與主考無  
干今日師生之誼已絕尚何顧惜拚自己性  
命爲人遮飾只良心不死公道難泯耳衆官  
又問千秋曰從來關節最爲秘密居間之人  
亦不得聞恐其私授他人也彼二人既明白  
說出七字卽是破綻如何輕信則是一時迷  
惑不及詳情應是生寬孽再審金保玄徐  
時敏爲何等人在科一爲道士一爲訪革書  
手卽其行徑則知指官詭騙乃二犯倘之使

歸而科場禁約每每致嚴于撞太歲者良有以也今二犯不可訊問獨恨千秋既誇文藻何慮數奇而僥倖于七字之關節卽曰孤寒何不安分妄意于中後之貸償既伏辜而遇赦何不餬口四方而以京師爲安樂之窩按律例凡問發充軍來京潛住者逆例改發千秋似應從此但已經遇宥難以擅擬應候奏請定奪等因案呈到部臣等謹會同都察院曹于忭大理寺康新民等會看得錢千秋之倖中也以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明明關節實駭聽者事經部科磨勘矣主考糾參矣本部拘提到官拷問遣戍矣然前之審案雖確不若今日之刑鞠尤詳也初鞠止于定券輒于七字之符中之後罄其囊橐且入二奸之手本犯明知挾詐祇懼事情之宣揚二奸明是攫金亦姑少取而遂已若真出于主考之弊實房考不取主考何由見卷且也二千金之賄必不以空券信人也三百金之外必不以

義讓不取也主考手忙而膽怯又不敢參也金保玄徐時敏能代人支吾必不代人死也本犯以主考一參而荷戈邊塞師生而仇矣今者多官在前拷掠在後呼吸存亡必不能代謙益受毒也本犯罪不勝誅而法止于戍既着伍有批赦回有案似難再擬以潛住改衛之例所可恨者何地不可舌耕而招搖以來衆口再羅刑楚夫復何辭未敢擅便相應復請定奪既經該司會同寺院等官問明前來相應題

請恭候

聖明裁定

命下臣等遵奉施行

頌天臚筆卷之十七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戮瑞

兵部等衙門奏爲權瑞罪狀已著 天討

難容懇乞

聖明亟奮乾斷以彰 國法以除禍本疏

臣等聞之書曰去邪勿疑又曰除惡務本自

古聖帝明王御世之大權大法也蓋從來姦

宄亂賊之萌爰除宜早况在 掖廷密邇之

頌天臚筆

卷之十七

戮瑞

一

間關係猶大過未彰而容之其發尤緩惡已

著而縱之其毒滋烈東廠太監魏忠賢竊弄

威福誣陷善良狠毒異常奸貪無比京城內

外謂之胥讒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蓋已

積有歲月矣今夫地震一日三告而 乾清

宮猶甚皆陰氣之蒙

上帝震怒亦以明示譴責矣特

皇上未知如副都御史楊漣列其二十四大罪

以 聞疏上之日京師億萬人手額稱慶歎

呼動天意

皇上一見必赫然震怒亟下所司鞠逮以振法

紀不則亦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乃乞憐之詞

先邀 溫旨而于楊漣疏反加切責豈以罪

無將法所不貸者猶念供事日久屈法寬假

皇上聰明天縱其于欺黨之狀嘗自燭照抑此

時尤敢蒙蔽耳目而弄神通以致姑息養奸

耶夫奸惡未經摘發尤早微隱蔽以求自全

一至摘發則無復顧忌如馬之卸轡一往而

頌天臚筆

卷之十七

戮瑞

一

不可馭如水之決潰四出而不可救勢則然

耳今前後左右靡非其所布置萬一內外交

構包藏禍心陰肆荼毒以逞異謀其將何以

待之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宗社安危之機

陛下不可不痛也 臣等備員股肱惟事關重大

義不容嘿乃敢合詞上 請伏乞

皇上大奮乾綱早賜

聖斷將魏忠賢比照馮保張鯨事例如法重處

明正其罪則奸謀可消人心可安神人共快而

宗社無虞矣

天啓四年六月初七日奉

聖旨這事情屢有旨自明你每大臣公疏論奏忠愛激切知非得已但官闕嚴肅朕躬親政事御下嚴明豈容左右專擅一切風聞附會之言何得盡信中外多事卿等還當協心奮力勤修職業共濟時艱不得以此過計該部知道

領天啓事

卷十一

表

撫寧侯朱國弼奏爲奸宦之罪甚明斧鉞之誅尚緩懇乞 聖明赫然震怒立賜處分以清蕭牆大禍疏

臣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自近而至遠自腹心而及四肢今

宸居之內腹心之中而有至惡至險大許大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可令一日容于

堯舜之世耶 臣請盡其罪狀之九于

君父之前可乎忠賢一聞宦豎子耳灑掃司門乃

祖宗舊制 歷代禮若輩過優典兵預政幾危

社稷即我 朝劉瑾曹吉祥馮保等之變非列宗英斷即時誅戮有不似漢唐之禍社稷者幾希亦未若

皇上體忠賢更優可不以此爲殷鑒也 臣以爲非

皇上之優忠賢乃忠賢惑蔽

聖聰自爲優地耳擅侵票擬出 明旨于袖中

假托 絲綸玩

人君于掌上 不但閹臣無權恐

皇上亦不及知黑白不分 太阿倒置百僚無以措手足萬姓無以保身家忠賢之罪豈勝誅也孔子有云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皇上冲齡登九五理萬幾可爲勞矣有 三宮有諸妃可爲足矣忠賢逢

皇上以色喜迷

聖心以色障千金不惜百計圖維今日竟美人明日獻美人豈不陰損

聖躬之精神顯加

聖德之瑕類耶凡有一德于忠賢者出格寵用有一怨于忠賢者矯 旨逐懲以

皇上之官祿爲已之報功以

皇上之刑法爲已之修怨辱去方正之鍾羽正掩殺貞靜之妃嬪忠賢之戚不但辱大臣而且震 宮闈矣宮闈之中止知有忠賢不知

有

皇上萬一謀爲不軌操戈上殿人莫不從言念及此大可寒心

皇上真孤立于上忠賢之家雕樑畫棟樓閣飛雲馬成雲錦田連阡陌歌兒百數十餘及其往碧雲寺也隨從不下三千人遇庵遇廟無不施捨不遇市惠沽名耳小民畏其威勢有設香案以迎之者砲聲震地鼓角驚天食前方丈內丁下營恐王者無以加矣人言所費一二萬金 臣想忠賢無賴棍徒困窮至極中年閹割赤手進內此等金錢非侵盜庫藏即吞噬官民皆萬姓之膏脂忠賢用之如泥沙抄沒入官何止百萬以爲關門將士之餉亦可少緩司農之仰屋前者憲臣楊連捷身骨鯁首踈糾之數以二十四大罪字字真誠欬欬有據

皇上不允行而更切責之朝野駭愕謂奸宦之計得矣嗣後臺省部寺諸臣疏滿公車正孟子所謂大夫皆曰可殺也都中人民聞忠賢

遷東廠無不接耳相告曰仔細魏閻王他不  
管你好歹拿去就是大枷民不聊生大可憂  
也卽婦人穉子亦畏忠賢正孟子所謂國人  
皆曰可殺也至于四海九州傳聞忠賢赫赫  
之名炎炎之勢無不戰慄有奸宦如此

皇上不速誅鋤更加優寵養虎遺患冠在門庭  
履霜堅冰其來有漸今日之忠賢猶可知也  
異日之忠賢不可必也但軍民利弊許諸人  
直言無隱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况

領三虎

卷一

一

一

一

受

屢朝之恩列五等之爵休戚相關義難緘  
默該臣忝看得奸宦魏忠賢昔者賭博之窮  
徒今日蟒玉之貴宦不思効勤勞以答

聖恩專欲竊神器以快己意惡叢枝節書南山  
之竹而莫聲禍水奔流血東海之波而有餘  
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勅下法司將忠賢依律治罪以  
謝神人之憤以除腹心之憂臣一腔忠赤不  
避兇鋒亦知忠賢手能障天蔽日矯傳明

旨卽殺臣則臣何足惜然使普天之下千  
古而後謂

皇上英明之主制于奸險之人誠足羞也更望  
皇上自爲社稷計自爲

聖躬計自爲后妃計自爲百僚萬姓計臣愚  
不勝祈懇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齎奏  
聞

天啓四年六月十二日奉

領三虎

卷一

一

一

一

一

聖旨日來言官章疏煩瀆念係職掌每過優容  
朱國弼勲臣掌府不思宣力分獻輒敢妄行  
瀆奏且方纔奏慰復來聒激好生狂肆着革  
了任冠帶閑住還住祿米三年仍着錦衣衛  
嚴查代筆書寫人役并掌家拏來刑究不許  
縱容回護該部知道

撫寧侯朱國弼奏爲仰遵 恩詔直述

情伏乞 聖鑒以信綸綍并糾賊臣罪狀

以祈處分以光

聖治事

臣自束髮事

神祖以歷

先帝不以 臣爲不肖擢掌中府印務凜凜奉職

三載于茲因看得原任東廠太監魏忠賢神

奸換日敗壞

領天庖室

昭代之紀綱霸政獵權生殺百僚之性命卽

歷朝權惡惡未斯若 臣世受 國恩攸關茅

土忍見猖狂無忌遂緘默不言乎因陳其罪

于

先帝之前蒙

先帝深恩不加 斧鉞革任罰俸三年逮 僕

并寫本人等下錦衣衛獄又革 臣玉帶當

具跡之時但知有 國而不知有身卽忠賢

置 臣死地皆弗計也今 臣之俸本年六月已

經過期三年矣該司畏其權焰燦天不敢具  
題開復延至于今恭遇

皇上御極日月

聖明乾坤朗照頒布 恩詔內一款公侯駙馬

伯并內外文武官員旗士人等其有因事革

去罰仕祿米俸糧准照舊開支其千係內供

邊餉仕俸者不在此例 詔內又一款武官

五品以上爲民與冠帶欽此 臣之俸遵

先帝之旨久已應開又奉

領天庖室

皇上之詔載在明悉該司復自邊巡司農猶今

臣自題爲便計且武官爲民者

皇上尚念其祖父軍功不忍其子孫爲布素而

臣罪未嘗爲民益爵叨五品之上 臣俸帶應

復又載在明悉矣况 臣祖先臣明等歷五世

自

太祖高皇帝以至

武廟共百七十餘載皆抱開疆擒獲血汗元功

止得侯封一爵今忠賢何人視五等爲兒戲



耶頃者

皇上乾綱獨斷遂忠賢歸第而又立奪其爵一時長安歎聲雷動莫不頌

大聖人作用直可駕堯舜而起禹湯而密勿講

臣休休斷斷啓沃收功甚速一時有君有臣卽古之鹽梅舟楫何以加焉惟是忠賢之惡

雖前後諸臣娓娓言之然或止陳其梗槩或未數其條件臣苦心既久冷眼頗真敬臚列

其實事庶執法者勘問有據而忠賢亦展轉

頌天臚

無詞夫忠賢惡之大者在勇于嗜殺人而

又思古之奸賊未有不殺人而敢竊窺神器者也人有不愛功名者矣有不愛性命家族

者乎愛性命家族遂不得不爲忠賢用卽間有謬言皆非得已啞子吞藥苦對誰言

皇上倘亦欲聞忠賢殺人之毒焰不可嚮邇乎臣請直言無隱 朝廷之設鎮撫司也原以

察非常之變伸不測之威自忠賢當權而鎮撫司遂爲忠賢洩忿倖功之衙門矣卽如吏

部員外郎周順昌等一十二命諸臣旣罪當

死明付司寇與天下共棄之豈不堂堂正正

乎夜半片紙骨化形銷夫人命亦重矣而況乎若干大臣之命此何等事而可以一二獄卒朦朧了却自

祖宗朝以來曾有一事否耶則部臣所云誅鋤士類者此其實迹也 朝廷之設三法司也

原以伸冤理枉持天下之平自忠賢當權而三法司又爲忠賢願指氣使之衙門矣卽

先帝明明有不從重之論而忠賢不聽也卽法司時有持平之請而忠賢不許也且如知府

劉鐸其曾呪忠賢與否不可知就使果呪忠賢亦自有本等之律而以謀殺祖父母與方

景陽等同日棄市豈忠賢安然以君父自處耶又如武進士顧同寅戲爲文一篇以諷忠

賢

聖朝寬政從不以文字罪人何至與孫文才等賊斬而寸磔其屍乎自

祖宗朝以來曾有此事否耶則部臣所云誅鋤士類者此又其實跡也嗟嗟死者不可復生矣卽今南冠三木尚多繫臣雖諸臣被罪各有原委或事屬曖昧或律無重科在言官原自虛平且法律炳如星日但一經忠賢所羅織便屬快心已甚之事法司執律而不敢爭繫臣茹荼而不敢辭亦慘動

天地矣若夫視朝紳如寇仇屠大吏如犬豕堂堂緇紳而執戈城旦者以數百計編氓削籍者以數千計其死于雉經如蘇繼歐等者不

少矣此則摧折人才之實奪小民之利而開罅黃山使徽州之知府削髮爲僧兩縣之富民空邑他徙此則鑿削元氣之實緹騎遍天下搜括及遠年以致蘇州之毆官旗句容之逐縣尹歙縣之驅部臣此則褻越 國體之實五月之方司因應募而受司空之賞

青宮之保傅繇告密而理東廠之刑此則荼亂官制之實奴賊興我深仇而及其死也忠賢

乃遣人弔孝白送却無數金珠反取嫚書一紙邊臣不奉忠賢之命敢徑爲之耶此則敗壞邊事之實又不惟是也喜則升九天則柳河之敗將以鑽刺而喬遷羨乾父一認之有靈怒則沉九淵則巡方之御史以封疆而論死雖法司三爭而無益見塑像而叩頭則統鎮可登時而總任在薊門而強項則監司且幾至于殺身凡此皆忠賢任喜任怨而不知其顛倒錯亂遂至于此若 臣之所驚悸而不

敢言者則忠賢以人臣而脾睨王封用天子禮樂之事

皇上試問禮科給事中葉有聲何以削奪夫非爲人所逼不肯上封王之疏者乎再問翰林院庶吉士楊汝成何以制奪夫非勸葉給事不上疏者乎卽

九廟神靈在上忠賢或未敢有此心而翼戴忠賢者乃公然實有其事至于李映日李承祚等又何惟其然乎伏乞

皇上速將臣疏下法司事事勘驗如一事不實

臣甘認說謊之罪若夫處分忠賢明正其罪神聖自有妙用臣亦不敢贅言惟錄其惡跡之實以備

聖覽至于臣罰俸之期已滿且奉 詔應開王

帶奉 詔應復故敢冒昧以

請恭候

勅旨臣草疏既畢遍覓寫本人因前次書辦下

獄無有應者臣如不言恐曠沾

勉臣草

卷十七

恩之詔臣不得已勉自繕寫其行頭字畫或有

差誤伏乞

聖慈垂宥臣不勝惶悚竊視之至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三日奉

聖旨朱國弼俸帶即與開復這所奏魏忠賢罪

惡多端朕已洞鑒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工部都水司主事陸登源題爲恭應 賜

詔直陳利弊疏

臣伏讀 詔書一款云一應政務 詔內開

載未盡者其續議條奏其正士習糾官邪安

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

大哉

王言想見

皇上勵精圖治宏開言路遠宗堯舜近邁

列聖臣雖新進世受 國恩恭逢

聖王龍飛正是抒誠之日謹遵 明旨條列四

款惟采擇焉首曰正士習國有四民惟士稱

首以其明綱常知分誼也必 朝廷加意愛

惜養其氣節後可望其助勦比來士氣漸降

士節漸卑臺省庶僚不問廷諫惟稱功頌德

爲事如厥臣魏忠賢服事

先帝贊籌邊務拮据大工亦人臣分內事 朝

廷論功行賞自有常典卽欲攸厚加等官至

都督廕及子孫至矣盡矣何至 寵逾開國

爵列三等蟒衣遍宗親京堂濫乳臭也

先帝聖不自聖每詔旨批答必歸功厥臣而厥臣居之不疑外廷奏疏不敢明書忠賢姓名以盡廢

君前臣名之禮至祝釐過于海內奔走狂干域中譽之以卑夔尊之以周孔且卑夔周公當時亦未嘗有是讚美惟漢代王莽稱功頌德者至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忠賢既賢必不屑與之合轍而無奈身爲士大夫者首上建祠之疏以至市靈儒梟在在效尤士習漸降漸卑莫此爲甚卽如大工敘功查得永樂十八年北京宮殿新成

成祖臨御受賀惟陞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其木瓦匠頭金衍等諸人止授所丞而已今俱爲卿貳儼然乘輿開棍反欲臺省諸臣引馬遊路陵轅馭踏繒紳士大夫之戀官畏禍者亦甘心下之是夫匠之不若矣又如

欽差內臣總理庫藏不過稽查出入之數原與

別項部務無干乃體統相臨儼然在堂官之上竟使戶工二部司官羅拜堂下侍立竟日有識者爲之寒心至如外鎮內臣其待方面有司之體更甚于此者士未嘗負朝廷朝廷何苦以奴隸待士且重以勅諭森嚴束之使不得不然也臣所謂正士習者此也糾官邪者言路之責也乃近來言官緘嘿置奸佞于不問如兵部尚書崔呈秀貪穢無耻僅臺臣略悉實槩呈秀之惡罄竹難盡而以奪情一事言之其

先帝時尤可藉口曰大工未竟也今大工竟矣尚復竊據本兵彈射不顧此意欲何爲耶卽皇上天語煌煌亦曰先帝念殿工未竣屢旨自明是亦未以兵柄假呈秀矣且從來近例未有兼官呈秀初以御史監工帶左都銜猶之可也今已晉司馬矣尚不棄舊銜更何意乎臣竊料之不過欲

藉柏臺之威重壓制言官耳既竊兵柄復涉紀綱兇鋒可竊邇耶且奪情之制原以墨綬視事况

喜宗皇帝在殯百官隨朝尤自素服而呈秀

公然紅袍玉帶坐明轎入衙門安忍無

君親一至于此推其心又何事不可爲夫天下

有綱常而後朝廷有法紀三綱絕矣安望

法紀之立乎臣所謂糾官邪者此也何爲安

民生則莫如慎刑罰

三原堂

卷一 刑賞

九

祖宗設立三法司專理刑獄凡徒流以上必覆

審詳讞而後定罪蓋重之也今立枷之法罪

狀未明爰書未定而三四日內命已斃矣借

名輕刑置人必死豈朝廷立法初意乎

皇上體如天之仁稟好生之念當必有惻然不

寧者臣謂宜一切報罷有罪者必下之法司

應斬應絞自有定律何至以未應罪之人立

斃之桁楊也又如設五城緝事衙門原爲京

師四方雜處奸宄易生欲以防奸之法止奸

而因以止奸之法安民有一經嚴衛捕風捉影株連蔓引且嚴刑酷拷有目不忍視有口不忍言者更甚立枷之慘自今

聖主當陽無幽不燭謂宜亟照先朝舊制以緝事專責五城臣所謂安民生者此也至于

國用告匱極矣大工興建以來百方搜括近

以

先帝陵工又新開事例賣官鬻爵議捐議助大

損國體括及胥役加派窮民更非長策語

三原堂

卷一 刑賞

二

云省費不若省官今之勲蔭冒濫極矣因一

殿工廕及百執事定一任虜賞及中朝今

之籍金吾而佩銀黃者充街塞路此不甚費

乎又如厥臣魏忠賢在

先帝時士大夫獻諛者倡生祠之說海內效尤

在在泐立計其費不下百萬忠賢既以身許

國何苦以有用之財糜無用之役及今變賣

尚可得數十萬金臣爲忠賢計决宜出此雖

曾奉明旨云係

先帝賜額者照舊遵行然以

皇上轉圜厥臣謙讓當不難翻然易慮也臣所

謂足國用者此也凡此四端皆明詔宣布之款亦

先帝所欲改而未及改之緒留以待

皇上者

皇上毅然立改不惟于天下甚幸亦宜于

先帝有光此微臣所以忘出位之禁而願以陳

之

堯舜之前者伏乞

皇上勅下所司施行

天啓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陸澄源新進小臣如何出位多言且言之不當本當重處姑不究以後再有干擾的定行重處該部知道

兵部武選司主事錢元慈題爲聖治維新羣陽見睟謹陳一得以消隱慮以息紛囂疏

臣一介艸茅蒙

先帝廁之賢書授之課士臣自惟駑下株守一

經尤懼不堪茲又蒙恩擢之曹署踵頂可

捐敢有自惜近者恭遇

皇上勵精圖治講筵日親大奸斯拔中外懽呼

謂堯舜復出臣雖微眇豈忍自負明時不

爲芻蕘之獻臣嘗誦詩至棣棣之章曰奉璋

莪莪髦士攸宜至假樂之章曰百辟卿士媚

于天子夫曰髦士攸宜則場冗掃除之役不

得而與也曰媚于天子則奔走權要之事無

自而階也此成周有道之象也乃邇年以來

百辟卿士不媚

天子而媚奸臣以至與廝賤隸賁緣扳附立躋

顯要玷列卿行污濫朝署常伯有積邪之請

爛羊與關內之譏甚非盛世所宜有也綱

維既陳廉恥日喪于是有滅倫絕義傷敗名教如崔呈秀者幸

皇上大奮乾斷普昭離明鋤而去之曾不終日人心世道煥然一洗然根源未淨竊恐夏將復生且滋蔓不除又慮禍機潛伏此微臣所以寢食不安而願一曝其愚忱者夫呈秀之敢于貪橫無忌者皆緣藉廠臣魏忠賢之權勢呈秀去忠賢尤在臣所謂根源未淨者此也忠賢以葑菲之材供綴衣之役

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權第出身微細目不識丁不明上下之定分未知禍害之倚伏威權所在羣小蟻附極重之勢漸成難返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昇于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遍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與珍輦寶藏積肅寧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動輒傳旨鉗制百僚幾如趙高之指鹿爲馬誅鋤士類傷殘元氣幾如節甫之勾黨連衆

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複壁置人廣開告訐道路以目幾如則天之羅鉗吉網書不云乎臣有作福作威凶于有家害于有國賴天祐國家誕啓

聖明廓然大正然羽翼未除陰謀未散山禹涕泣之謀吉祥狂逞之變可漫焉不加意乎茲者外議紛紜每相揣度有謂

皇上恐割股之傷肌徐閣而未發者有謂

皇上念

順天臚事

卷一

四

三

先帝付託之恩欲曲全其所信者夫割股固足以傷肌而養癰又足以貽患利害所倚有若發機願

皇上夾之而已若夫繼承之緒繼述之孝更則立更改則立改固不在區區形迹間也往事不具論即如

孝廟繼

憲廟而萬安尹旻輩斥不待日海宇頌之史冊昭昭曾不以此損孝德也且

皇上之念

先帝執若與念

列祖在天之靈乎即

先帝挈

列祖無疆之洪業誕授

聖躬亦欲

皇上闡澤紹休以光

先烈原非爲忠賢一人之私寄也且

先帝念忠賢有驅使之微勞聞譽言之日至豈

料其趨附之至此威權之至此使

先帝而蚤知其假竊之若是亦必有以處忠賢

矣即忠賢蒙不世之遭受非望之福亦不料

事勢之至此使忠賢而轉念及此亦必有以

自處矣昔徐福請殺霍氏之權以全其宗使

漢宣早聽之必無山禹之變曲突徙薪之言

是爲千載口實今日

皇上念忠賢之微勞而貸其不死亦宜勅歸私

第散死士輸蓄藏使

內廷無厝火之憂外

廷無尾大之慮彼魏良卿輩旣非開國之勲

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茲茅土汚此彝章亦

宜速令解組褫紳長爲農夫以沒世俾其家

人父子擁陶白之貲而享喬松之壽是

皇上浩蕩之恩忠賢自全之策矣至如告訐獲

賞之張體乾煇鍊驟賁之楊震夫頭乘輜之

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同號稱以兄之田

爾耕寧國契友之白太始龔翼明等凡爲忠

賢之爪牙鷹犬者俱令 廷臣明暴其罪或

加誅殛或行屏放令奸黨肅清九流澄澈人

情安士氣振如此而復有讒言竇聽市美邀

利者惟

皇上譴斥之又誰敢怨苟巨慝未去隱禍未除

而欲臣子避貽賄之誅遠出位之請容身固

位則得矣其如仰負

聖主何抑臣又有說焉古者君臣喜起一堂賡

歌迭唱民隱國郵俱得以清晏陳之晚世金

門九關遂有黎丘之詭狐蜮之假茲遇



皇上銳精圖治臣竊以爲宜復

祖宗舊制平臺優閑不時宜召大臣軍國利弊

臣下賢否咸得而陳俾假托者無所售其奸

以示重立威而上下之血脉長流矣臣不勝

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這說崔呈秀等朕自有獨斷前已有旨了

錢元愬小臣如何又來多言姑不究該部知

道

浙江嘉興府嘉興縣恩貢生錢嘉徵題爲

請清官府之奸以肅中興之治以扶三百

年來士氣疏

臣嘉徵草茅賤士世受國恩讀聖賢書傳

家惟忠孝二字可以上報

君親竊見權奸肘腋道路寒心如東廠太監魏

忠賢者可容一日追四凶之誅寬魑魅之投

昇哉臣雖么麼敢不避斧鉞爲我

皇上陳之

一日並帝

大行皇帝六龍在御天無二日而阿附諸臣凡

有封章必先關白忠賢至頌養功德必以上

配

先帝及奉俞旨必曰朕與厥臣從來有此素

體否滔天之罪一也

二曰蔑后

大行皇帝之中宮天下臣民之母后也皇親張

國紀未懼不赦之條聞之

先帝令忠賢宣

皇后而忠賢滅 肯不傳至

皇后當

先帝御前面折逆奸遂羅織皇親多方欲置之

死類

先帝仁明祇膺薄譴不然幾危中宮滔天之罪

二也

三日弄兵

祖宗朝不聞有內操之制忠賢外有臣民內逼

得三應集

宮闈操刀厲刃砲石雷擊謀圖不軌賴

九廟有靈潛消睚眦滔天之罪三也

四曰無君伏讀

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蓋鑒前代之

失垂後世之戒至法程也乃忠賢軍國重事

一手障天立仗之馬必斥吠堯之犬必庸薑

毒籍紳蔓連士類凡錢穀衙門邊腹重地漕

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爲滔天之罪四也

五日剋剝藩封夫桐封大典皆金枝玉葉自

宜從厚所以體

祖宗之心以光

先帝孝治者也今瑞藩惠藩桂藩一時之國其

莊田賜資合三藩不及福藩之一而忠賢封

公侯伯之士田揀選膏腴不下萬頃是

祖宗本枝百世之親又不若一豪悍之家奴滔

天之罪五也

六曰無聖

至聖先師爲萬世名教主配天而享太牢雖歷

須云應集

代帝王踐祚必先躬親釋奠忠賢何人而敢

建祠太學之側乎實逼處此以刀鋸之餘孽

而擬洙泗之俎豆至八月二十一日陸萬齡

等起工營祠而

先帝遂以次日賓天亦可爲稟稟矣滔天之罪

六也

七曰監爵夫非軍功不侯官制凜然

祖宗朝封公者除魏國定國英國成國黔國之

外雖開平之偉績尚止一侯今忠賢竭天下

之物力而佐成三殿以致激變江南幾成斬木揭竿禍 朝廷威望而公然襲上公之封

覲不知省滔天之罪七也

入曰掩邊功自奴酋犯順以來墮名城俘士女殺大將神人共憤今未恢復尺寸地即寧遠之捷差強人意袁崇煥快十年未雪之忿功未克終席不及暖而忠賢虛冒邊功封侯封伯假使遼陽廣寧開鐵復歸故籍又將何以酬忠賢功乎且諸文武臣出死力以捍圉忠賢居樽俎以冒賞致豪傑爲之短氣滔天之罪八也

九曰股氏夫 國課額不過四百九十萬况經連年水旱東西交訌或流離轉徙或哨聚荏蒨以至仰屋司農告竭水府而天下府州縣之 請建祠不下百餘所計一祠之費不下五萬金豈四民所樂輸皆阿附之奸排門比戶敲骨剝膚而出之者鄭俠之圖可憐揚雄之頌日上即此糜費之金錢孰非 國家

之膏血滔天之罪九也

十曰通同關節夫設科取士慎重關防而揭榜在二十六日拆卷在二十四日爲忠賢所私者帖出之名復上賢書竄緣要請不可勝數此下第之劉賁所籲天叩關莫援

祖宗朝考官劉三吾等故事翹首

皇上覆閱而逡巡踟躕者滔天之罪十也凡此十罪有一于此駢首夷族而况種種無法無天某傭灶養叨世襲于

皇家乾兒廕子聯袂于紳族魏撫民乳臭而班冠京堂田爾耕武弁而富過公室

皇上試問忠賢彌留之旨何人偽傳太府之藏何故若掃其何說之辭雖疊南山之竹不足以書其奸狀決東海之波難以洗其罪惡伏乞

皇上獨斷于心 勅下法司將魏忠賢明正典刑以雪天下之憤以彰正始之治庶

二祖列宗欣慰于在天千秋萬世頌徽于彤管

政治之美與天無極臣自知冒觸兇鋒勢同  
壓卵願將一介微命仰答涓埃使後世讀史  
者謂

聖主當陽有敢言之士萬死何辭

天啓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魏忠賢事體廷臣自有公論朕心亦有獨  
斷青衿書生不諳規矩本當重處姑饒一遭  
該部知道

卷之八

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刑部員外史躬盛題爲直發欺君候嗣  
之奸惡祈速正典刑以光聖治跡

竊惟上所馭下者權權不容輕假下所自安  
者分分不可僭諭故臣嘗讀書至洪範曰惟  
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蓋凜然見統一  
之權毫不可倒置焉乃有弄權越分如東廠  
魏忠賢者蓋自忠賢以閹宦竊國靈而朝野  
並歸決裂舉天下之廉恥漸滅盡矣舉天下  
之元氣剝削盡矣舉天下之官方紊亂盡矣  
舉天下之生靈魚肉盡矣舉天下之物力消  
耗盡矣何爲漸滅廉恥夫賞足勸善罰足懲  
惡則廉恥生迺忠賢意所可者不次之擢立  
應之意所否者非常之譴立應之矣既擅其  
途以爲招伏嚴其繩以相嚇彼以羽毛瘡痍  
供其飾喜飾怒之資人遂婢膝奴顏爭效趨  
榮避禍之計試想今日官僚行徑其畫可告  
妻子夜不愧影貪者曾幾人幾事邪世寧復  
有廉恥也何謂剝削元氣國之有才品其源

委則

祖宗培植之其起家則科名策勵之其入仕路也則爵祿功名以鼓舞之古云喬木世臣正自難得即云大小官職賢不肖不等而我國家功令考核年例森然或降或褫亦宜還以應得之名目迺忠賢意少不合蔡曰久依門戶削籍爲民追奪 諸命矣問其門戶何人所依何事無論旁觀駭然即身受削奪者亦莫不自訝無因此不過懸坐之題陷人之局也孝子傷心勞臣喪氣莫甚于此不幾令士品不光 朝端無色乎而寧復有元氣也何謂紊亂官方 讀 大明會典嘉靖十年題准兵部堂官必推曾按歷邊陲練達軍務或曾任兵備等官有將畧才望者疏 請簡用彼崔呈秀果曾按歷邊陲否曾練達軍務否曾任兵備等官否一聽勸之臺官驟列崇階司馬得自何來至母死已經半年而仍懸鷹犬于權門任逍遙于姦玉笑罵由人禽

行自甘長安三尺兒童誰不掩口至若京卿等官其不遵例循資者更不足道夫車載斗量充衢塞路矣即如 臣所知者陳大同一書辦丘集鳳一白丁張凌雲一夫匠耳大肆貪鑽公然開棍與九列齊驅矣彼縱藉口大工若輩何功可錄以至沐猴而冠令一部縉紳幾成戲諾也所以濫觴至此者良由忠賢欲自爲地假 朝廷之名器爲招權納賄之媒而即借破例之私思成其僭踰亡等之志試問忠賢有何開國元勳有何奉

天大烈而乘

先帝大漸之時急急分茅索券歷族封侯將列聖章程委之無用耶而官方寧不隕越也何謂魚肉生靈 國家設三法司之職置刑以懲不軌原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明允曰欽恤曰軫念曰簡孚古之帝王並于萬死之中求一生之路乃忠賢則大有異焉廣布戕害託名訪緝彼會功罔利者大都捉影捕風迨至

參送刑曹而苦拷之下羅織既成肢體殘毀  
臣每于訊鞫間見罪應遣戍者反求斬絞蓋  
謂斬絞監候尚有生時而戍者百棍之加竟  
無死所矣今幸

皇恩肆赦無辜者共快餘生矣然猶有攝于威  
壓阻于避嫌抑或有脂腠于前 旨之森嚴  
而未敢輕議者三尺鋼入于

聖世羈臣豈乏覆盆入議不及于懿親

皇祖能無抱慟論至此夫且冤慘通天而生靈  
頌天慶堂 卷一 賦寄 三十一

焉得有寧宇也何謂消耗物力自邊圉多警  
大工建典以來財用萬分告匱矣加派不已  
繼以捐助又加之搜括抽扣甚至不得已而  
通事例以濟燃眉小民剝肉醫瘡當事捉襟  
露肘此何等時候何等景象忠賢果有爲  
國爲民之心宜痛加節省迺妄自尊功希圖  
尸祝而無恥之崔呈秀輒首于上言德政之  
禁以建祠之說申之從此海內如驚如狂竭  
萬姓之筋力脂膏各爭勝于祠宇啓聖可名

射園可拆計一祠之費不下數千金總計環  
海內外之祠何止數十百萬金有較 三殿  
之經營而費更不貲工更神速者今天下尚  
堪此糜費耶况又不寧惟是外鎮之差驛騷  
旁午里遞疲于車馬有司困于應酬地方苦  
于添派所過處雖犬不寧所住處人民思竄  
此際蕭條離散之象真有鄭監門不盡于繪  
圖賈太傅難摹其痛哭者時事尚忍聞尚忍  
見邪而物力寧無消耗殆盡也嗟嗟自有忠  
賢以來而數百年堅齊之世界翻爲混沌之  
世界數百年休養之生靈變爲愁怨之生靈  
一時蠅營蟻附輩但知有忠賢呈秀而竟不  
知有

先帝此兩奸者以爲

先帝之功臣乎實

先帝之罪人乎豈惟

先帝之罪人亦

聖祖神宗之罪人天下萬世之罪人也恭遇

皇上聰明睿智日月重朗天地重寬且夫共游  
正直之途仰見唐虞之盛矣但呈秀已去業  
大慰天下之心而忠賢未除尚伏清時之  
大憂臣以小臣分司法紀幸逢不諱之朝自  
忘越位之罪不覺冒昧直陳如此伏乞

聖明天斷施行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聖旨魏忠賢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三

三

上林苑監典簿樊維城題爲逆璫反狀宜  
誅衆正沉寃宜白懇祈 聖明急賜裁斷  
大破藩籬以杜亂萌以新 泰運疏  
臣伏覩

皇上月朔頒曆陰靈立散瑞日呈輝且爲

聖天子當陽除舊布新之象即稔惡逆璫魏忠

賢呼吸斥逐并降其公侯伯之冒爵且撤回

各處內鎮除其盤據黨援此亦何異大舜四

凶之殛孔子兩觀之誅宜得 天心效順人

類

類

類

願服從薄海臣民共慶有道萬年之長祚也

然臣愚以爲忠賢專擅多年羽翼牢固比

先朝逆瑾之蓄謀幸未及反而磔死于市吉祥

之反側因奸黨石亨之誅而危疑決裂者也

今首附忠賢之奸曰呈秀雖未誅而已逐矣

而如呈秀者不止一人也諸臣攻忠賢者又

章滿公車而度忠賢此時之心必搖搖如懸

旌不能頃刻安者也夫吉祥之所與反者止

一昭武伯曹欽耳而忠賢則親任新參三爵假

見偏金吾

皇上不立賜誅夷止出之私宅使得徐爲布置  
又魏良卿良棟魏鵬翼雖奪爵土尤襲弁衣  
況忠賢私養甲士近者有萬人外不立名于  
樞密內非屬籍于團營都中橫行鮮衣怒馬  
臣誠慮其一旦且憤奪爵之多失職之速與  
夫親侄假見邪謀非望用其敵國之財誘其  
敢死之士將有吉祥曹欽夜火長安門之變  
一而倉卒忽發者也故臣竊爲

皇上計莫若著其罪而早戮之

臣非欲

皇上殺不辜也第據法而正刑耳

臣按大明律

內一款凡文臣非有大功勲于國家而朦

朧奏請輒封公侯者當誅官吏及管封之

人皆斬况良卿良棟鵬翼一白丁乳臭之兒

又非有官職者此何功何勲而忠賢朦朧請

先帝之命又不啻官吏之蔽也又謹按律內一

款詐傳詔旨乃斬首今年八月二十一日

二十二兩日正

先帝彌留之際一切批答既非中傳

懿旨而誰爲出令也忠賢在此百口難辯矣姑  
就其大者論之凡謀害皇親致死者律當  
何罪若而忠賢于

熹廟皇親張國紀則擠之不死而勒令

神廟皇親李承恩則誣以不法而羅織論死矣

其律無罪殺人者應得何罪而忠賢紐証語

扇頭之詩入劉鐸以誹謗既誅之不得又聽

私人張體乾之譖而謂其咀咒大臣使立一面

斬之律有此罪名乎又按律奸邪進讒言左

使殺人者其罪矣若乃忠賢使鎮撫司許顯

純楊寰等杖死諸臣非讒言乎以二十四罪

之疏而殺楊璉繆昌期矣繼而萬燝疏請廢

銅觴其貪婪之忌密捕而擯殺之亦已甚矣

何至于楊繆株連若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

顧大章高攀龍左光斗而并殺之也尤未已

也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科求不遂捏奏多

人而遂緹騎四出捉拿周起元周順昌黃尊



素李應昇周宗建等而一案并命矣則何刑也耿如杞不拜忠賢生祠而遂陷以大辟胡士容觸怒差過內使而亦坐以貪贓姑無論坐入其幕卽憲臣大體驛遞蒙驗有之理乎前高陽知縣唐紹堯執法定冉世魁之罪而忠賢獲世魁暮夜之萬金誣清平之吏爲受賄下獄拷追趣令其死向非輔臣深察其寃而出之亦爲國土之鬼矣 天道神明一人不可以殺而况殺十餘命仗節守義之臣乎

續金瓶梅

卷一百一十五

四

今未死者尚可原而釋囚有才者或見而在位獨死者不可復生寃者莫之或伸愚以爲皇上欲激天下忠烈之忱勵士紳譴直之氣莫若速將楊璉萬燦諸臣分別優卹布告中外以慰忠魂以振士節而忠賢良卿良棟鵬翼張體乾許顯純楊震賞罰之公以洩神人之憤至若忠賢當日欲擅大權先除善類創爲東林黨人之說幾同宋世元祐之碑以陷舉朝不附已者以誣罪欲去正人唯一則曰門

續金瓶梅

卷一百一十五

四

戶再則曰邪黨更無事故致之以楚蜀之才如楊鶴賀逢聖梅之煥晏清汪如亨石萬程趙維岳李長庚蕭毅中去矣吳越之才陳仁錫文震孟姚希孟張鶴齡謙益蔣允儀錢士升方達年虞廷陞去矣秦隴之才如劉茂劉芳孫必顯楊世芳去矣豫章閩廣之才如姜曰廣章允儒黃道周鄭以倬蕭命官劉先春樊尚燦陳熙昌陳子壯袁崇煥亦去矣此皆所及知者也而不及知者又未得悉數也最可笑者發策所以取士而議切宦寺可加削奪乎乃遂廢程文誡一字不識者矣黜陟自是兩途而銓部遷差可矣斥免乎乃遂阻嚮用誠獨一手障天者矣况乎卿貳之疏及于輿倖節孝之高列于開納私軍白晝而肱篋市棍無端而錦衣其壞朝綱而亂風紀又亘古僅有者乎昔逆瑾既誅凡所改正者吏部奏二十四事戶部奏三十餘事兵部奏十八事工部奏十三事今忠賢瀆亂典常虧損

國體吳香逆瑾故態是又所當速 詔六卿  
條 奏登華者也夫無仁賢則國旣屏技彥  
當庸權奸既誅法紀宜振誠加意于此數者  
而 宇宙煥然一新伏見 唐虞中天之盛  
際矣抑 臣 又有說焉忠賢所積之財雖董卓  
郿塢莫加者也而聞其半益公帑致 歷朝  
寶玩盡在其家誠得籍而還之大有足以裕  
九邊數歲之餉寬三農加派之征軍民矯首  
頓足誦

頌

頌

頌

皇仁之浩蕩矣忠賢所養之兵自魚朝恩監軍

未有者也而聞屢劫禁城至京兆信牌久緝  
不獲誠得驅而散之邊陲足禦醜虜鹿梁之  
虞免 神京豕突之變大小樂業安居仰  
神武之不殺矣至若忠賢假借遼警設內操引  
用私人自爲防衛不知

天子守在四夷何陳兵于殿陛 盛世不生成  
馬敢輒射于 宮闈所當以次調遣南京及  
諸王府邊郡宿衛巡邏之用者也 臣 再願

皇上法

祖宗舊典于平臺煖閣不時 召見大僚儒臣

面商軍國重務無但票擬傳宣使左右爲陰  
陽之市而外廷模稜影響得卸其擔也 臣 么  
麼無識不足以恭膺 明詔然都中又傳欲  
疏逆璫喜忌不同 臣 恥于未告

君而妄受題名且 臣 又爲直陳遷謫晉太常輒  
敢獻其狂瞽伏乞

皇上俯垂 睿覽倘其言可採擇願速 勅閣

部科院酌議施行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本說魏忠賢擅威憑權諸惡狀甚悉已  
經處分落籍諸臣已有旨從公分別具覆該  
部知道

頌天臚筆卷之十八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文集

劄黨

山東道御史吳尚默題爲賊臣之身已去  
賊臣之惡未暴謹據一時 國政以定賊

臣罪案疏

嘗聞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少正卯誅此惟  
仁人能好人能惡人之大分也我

皇上冲聖御極魁柄獨握勤政勤學嘉與維新

頌天臚筆

卷一八

劄黨

未兩月而首 允樞臣崔呈秀之去即與魯

司寇兩觀之誅何異 同官其首發其奸而

速其去亦曠古埋輪破竈遺風焉呈秀衛身

與援之門入賓閣寺之幕煬竈者每假大權

以作威作福呈秀假其所假而復爲附翼復

爲張吻叢樹者猶盜大柄以攘功攘名呈秀

盜其所盜而且以市私且以蔽賢凡負罪譴

而獲免者未有不夤緣于呈秀而免者也凡

覬顯擢而說得者未有不夤緣于呈秀而得

者也黃金白銀未厭而羅異珍以進明珠寶

玉未厭而市麗姬以獻大開奔競之徑廣鑿

苞苴之實陰修恩怨之私明快寇仇之隙顯

倒任意翻覆在手聞有以討課而行罷斥者

矣未有以銓司之推擢而輒行罷斥者不知

幾千人也聞有以彈劾而罷斥者矣未有以

卿貳會同之會推而輒行罷斥者不知幾十

人也即 臣衙門或有差回考察而以不職議

罷者矣未有以循次 題差而輒行罷斥者

頌天臚筆

卷一八

劄黨

不知幾十人也一人不顧笑罵侈稱功頌德

之章而吹影吠聲人習以爲固然而恬不爲

怪而天下幾不知有廉耻立馬之呼屢斥朝

陽之音罕聞一時臺諫結舌忠正緘口人習

爲容容以圖苟免于禍而天下幾不知有名

節疏揭一入家籍沒而身蓋粉人人重足而

立側目而視而天下幾不知有身家之樂將

作何事乃與奪情又悲人之口實之也部臣

李養德等寺臣陳殷邊臣朱童蒙重遂相繼

以奪情留而天下幾不知有倫理且臣衙門

法紀之司也曾未有一院而四憲臣者而有

之自呈秀始若左都獨坐之位也曾未有獨

坐而兩設座者而有之自呈秀始而天下幾

不知有名位之秩又其甚者

先帝不豫中外旁皇尤且嘵嘵爭論功次爲飭

喜之舉且凭几一論易窮且及明知不親政

務而問斥陟及連章累牘頒爵賞而列封廕

而羣臣謝恩之日即

先帝賓天之日而天下幾不知有改革之大故

臣論及此而賊臣罪案可定臣以此定賊臣

之罪案而厥臣魏忠賢之功案亦可復閱乎

列爵惟五而三據之茅土傳于一時此尸視

而被俎豆廟食遍于天下誠從賊臣以問厥

臣能無視顏愧心否賊臣去矣且朝廷優

禮大臣之意馳驛以去臣恐罪狀未列顯戮

不加無以服諸臣橫被削奪之心而杜諸臣

橫遭死沒之口也故不避陟鑊且附臣同官

之未以上塵

天聽惟

皇上少垂察焉

天啓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崔呈秀已准回籍厥臣魏忠賢事先帝有

功豈容輕議已有旨了各不必牽扯該部知

道

山東道御史吳尚黜題爲廢籍諸臣甄錄  
有漸論劾諸臣本末宜明謹略爲剖白以  
仰祈 聖鑒疏

竊照起廢一案議滋聚訟已經半載迄無成  
論蓋數年罷黜幾至空籍欲就所黜槩錄之  
難分別錄之又難也于今一時薦舉又幾滿  
公車欲就所薦徑起之難分別起之又難也  
該部因彙三四年來會推陞轉題差被黜者  
槩具疏上 請又續查考滿典試條議請告  
薦揚諸臣列名復其官詒以俟填補庶幾導  
滯通鬱爲 國憐才苦心乃曾經彈核別項  
尚在查明候題夫諸臣以陞降等項被遺者  
十之二三以彈核被遺者十之六七錄其二  
三遺其六七不乃挂漏多而隅泣益衆平安  
得無說而處于此從來言者彈核又不少諸  
臣遭彈核者亦不少大臣一被人言則引身  
而退以需論定小臣身櫻物論則守覆議以  
定處分未有偶挂彈章便一筆勾抹其生平

擯之削之竟同永錮者也就事論事則核其  
事而止就人論人則及其人而止未有一疏  
而臚列若干人莫引若干人盡從擯削一槩  
抹殺其生平者也逆璫憤怒諸臣之意不盡  
削其籍不快每巧借題目以爲下石逆璫甘  
心諸臣之意不盡空其類不快每博招言者  
以爲假手于是有投璫而爲從者彈一二人  
焉以爲容朝疏上而夕 嚴譴下矣如曹欽  
程之論李應昇是也有忤璫而莫釋者彈一  
二人焉以爲解夕疏上而朝 嚴譴下矣如  
倪文煥一疏而論夏之令等是也知其彈核  
人之圖則知其彈核人之品如是而所核之  
人爲門戶爲邪黨者摯邪乎媚邪乎破門戶  
乎倚門戶乎知其彈核之人則知其所核之  
人如是而所遭彈核爲門戶爲邪黨者孰正  
孰邪乎孰爲門戶中人非門戶中人乎  
皇上試取前後章疏始終行跡合觀而參論之  
昔日能爲排忠擠良之疏卽後日能爲稱功

頌德之疏者也。昔日其爲逆璫，擯門戶，斥邪黨之人，卽今日其爲逆璫，作乾兒義孫之人也。今日稱之頌之者，未可爲功德之口碑。昔日斥之擯之者，可爲公忠之銅黨乎？五廟十見四十孫，一切逆璫私人，未可一日置于位，則爲私人妄加擠排者，可容一日沉淪于野乎？諸臣當先觸其兇鋒，故遭其竄逐，獨早諸臣顯忤其意，言故展轉而驅除之，必力則又以内批去，以人言去，總之受摧折于逆璫一也。未可作分別見也。近閱諸臣入部啓事者多矣，如詞臣錢謙益、文震孟、姚希孟、科臣許譽卿、葉有聲、寺臣倪思輝、倪應春、臺臣方大任、王政新、劉有源，一經拔擢，輿論翕然稱快，敢又舉其所遺及臣所知者在九列如鄭之偉、余茂衡、畢懋康、趙時用、畢懋良、徐夢麟、須之彥、臺省如解學龍、劉芳張鵬雲、胡永明、李玄陳必謙、蔣允儀、李徵儀、李日宣在部臣如唐暉、李自春、孫必顯、方孔炤，皆當並復其

官誥以需起補，蓋欲盡蒐遺弃之賢，必須劈破論核一門，欲大闢登進之階，須撥弃東林門戶四字。東林何罪？乃以銅天下嚮用之路，楊左何罪？乃以被東林不韙之名，竊以今之東林卽漢之所謂耳陵汝南也。今之楊左諸人卽漢之所謂李杜范滂等也。禍雖烈于一時，名實重于千古，乃屢旨昭雪而未見昭雪也。屢旨卹錄而未見卹錄也。正氣久鬱，忠魂上薄，昨者陰霾蔽天，暴風終夕，無非厲鬼憑之而冤氣作沴者，卽當再歷明旨立賜施行，以舒衆憤。雪幽冤者也。臣草疏已成，適奉明旨，邊才關係封疆，科道官各舉所知，以備采擇。臣閱年來拮据關上，勞苦功多，無如閣臣孫承宗入則臯夔之選，出則韓范之亞，以之握兵樞而控中外，可乎？次則李邦華之撫天津，尹同臯之撫蜀閬，夢得之督黔，皆以實精神爲實經濟，侍甲兵數萬，鎖鑰一方，勅以行邊壯虎豹之勢，而寒鴟鵂之膽。

其庶幾焉若藩臣吳國仕仙克謹吳光義皆以特達之才抱丹赤之衷並當授之節鉞以儲邊關之需者也邊才之難尤難于將將難于膽而有略勇而能廉臣嘗執此以提衡諸弁流臣同邑人副總兵查國寧昔年經營海上精兵如虎利器如霜孫受閣臣知遇足當秉鉞之任者乃實心任事殫弁投閒封疆安得真才而用之敢并及之以充樞部夾袋之資臣銜使粵東不日且

聖旨  
陛辭矣敢不避忌諱陳所見以備採擇惟

皇上少裁察焉

崇禎元年四月十二日奉

聖旨

都察院司務許九臯謹題爲久鬱之輿情不可不盡舒漏網之巨奸不可不急誅更乞駕懿親惜名器而根要在善保聖躬疏

蓋自門戶謗興濁亂朝政禍害忠良舉世所切齒側目敢怒而不敢言者必魏忠賢田爾耕崔呈秀三巨賊耳此給事中陳維新所論忠賢擅恣威福恐喝朝野恃厥衛兇威羅織殺煉令人悚息實錦衣衛掌印官田爾耕也而爾耕又借忠賢偷天換日之手大開告訐株連之門實其貪婪無厭之腹告狀不問虛實但或百金或數十金隨狀投入准狀出時旂尉一差任無罪者多大家產一掃盡矣此猶在士民也至天津兵道錢士晉非爾耕之公祖乎乃寵一木販陳雲漢擢爲天津守備大開旗鼓號詞訟吞富饒之貲財騙良家之子女士晉訪知責其門役此亦兵憲持正之體也乃雲漢一語于爾耕輒差旂尉

數十人將士晉并衙役一齊鎖拏衛所百般  
索詐始放回覆問又奪其官而追其賊矣夫  
兩司之官非卑也上司公祖非不尊也不待  
疏聞擅拏擅放摧殘憲司若土豈是何威福  
且錦衣衛官 朝廷世臣也非有大功勞者  
不得與即南京兵書田珪有征南之績止得  
一世襲百戶李化龍有平播之勲止得兩世  
襲指揮爾耕數年間諸男冒濫錦衣世襲無  
數又使婢妾之兄弟指使之奴僕並列錦衣  
美官以 天朝之金吾爲婢妾飾喜快意之  
具以非常之爵賞爲廝役粧門點戶之資斯  
不亦輕 朝廷茂憲章也哉臣以爲凡五六  
年間田客魏三姓與其親屬濫叨錦衣俱宜  
清查追奪正罪所以惜名器也且爾耕之貪  
狠甚無厭矣彼其膏腴肥饒之田二三千頃  
不惟不多甲第連雲之業數十餘所不惟不  
盛而又平空霸占生員高鯨值三千餘金之  
宅產封奪春元楊廷休戶部主事周京兩家

新置之田宅又其小者也至李時以爲  
世廟之賢相曾蒙 欽賜書院一所乃爾耕利  
其子孫微弱與其住宅一槩鯨吞將時當日  
神像推翻沉溺而不惜將 聖旨御碑擅倒  
打碎而無忌憚是可忍也就不可忍也被害  
者方欲食其肉而飲其血矣近聞每日差役  
在京打探魏崔消息有謂其地窖裏藏金寶  
者有謂其轉投于親戚者蓋爾耕敵國之富  
不在崔魏客三家之下孰非民膏孰非剝盜  
于 國家者哉及今不爲勦沒是使薰天灼  
地之奸雄父子尚享不義之豐腴肆志東陵  
之樂土也而覆盆久沉之冤何日舒無辜籲  
天之慘何日洗哉惟願  
皇上除惡必盡一面會九卿科道提拏會勘明  
正其罪一面差官封鎖家資清查籍沒乃還  
內帑豈不舒發久鬱之輿情大張一代之威  
令也哉至若李承恩一事  
聖旨云李承恩僭用緒黃袍等器家人告發事



有的據陳設之具尚屬廟庇惟係寧安長公主之子應在八議之條請謫

皇上真仁義兼盡情法兩全矣然聞之故宦之家嘗以在任之衣服分付子孫孝親者必收儲于箱以明無忘先人之澤也今試審承恩之袍若出自作則寘之妄其何全免者從長公主受來則金枝玉葉之裔又何罪焉不然即承恩罪矣長公主無罪也爲何奪其宅而滅其祀且長公主所建玉帝神祠亦無罪也爲何携其像而暴之街者此固徐文輔之過舉憑忠賢之寵愛而不覺其恣肆無忌之極也此其罪爲高閣不問而傳

皇上親親之仁也耶至如張我續贓銀十二萬固聽勘之罪臣也乃數萬金之賄入呈秀之私宅即一起用乃赴任至京即大拜忠賢之祠忠賢甚喜招之相會人人共知自是尚書宮保腰玉恩廕取異數如拾芥及戶部主事劉鼎卿之奏劾猶且以殺賊飾詞將誰欺乎

彈天履筆

卷十八

三

彈天履筆

卷十八

四

不去蒙面一至此乎伏惟

皇上早爲罷斥無令玷辱鵷班此亦不輕名器之大道也

皇上誠慨然行此數者將萬代瞻仰千載華夷共頌

大聖人之作爲超出尋常萬萬者矣要之握乾綱除賊奸篤懿親惜名器盛世舉也時不運自

聖躬則善保之道宜先矣節飲食忍嗜欲養生

之末耳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則古聖格言

聖明諒聞之矣惟唐時宦官仇士良語其屬以自固云策曰無令主上讀正書親正人惟日以聲色貨利引其心迷其念吾屬自可得志矣蓋不讀古書則不知興亡之懼不親正人則不諳得失之規而一爲聲色貨利所惑則羣邪交攻身不能自主矣故惟

皇上善保

頌夫應筆

卷十八

雜著

聖躬討惟是古書在御賢良相親舉歷代治亂興亡之數探討講究處宜寺宮妾之時不妄其處矣賢士大夫之時自是靈心耿徹去讒遠色賤貨貴德于總軋綱消奸萌駕懿親重名器有餘矣即媲美

五帝三王允昭

二祖

列宗何有哉臣非御史第御史員少每每侍御史之班則言御史之言或免出位之咎乎即

不然惟

聖上行之有裨 新政有益 國家即處責有

餘榮矣

天啓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

見第二卷 鈔藏下

新金應筆

卷十八

雜著

原任尚寶司少卿今致仕黃正賓謹奏爲  
聖世除惡務本微臣因事納忠敬上陳一得  
以深維 社稷重計疏

臣昔以 國本建言拜杖而歸再以權奸傾  
陷遠戍荒塞荷蒙

皇上恩放生還中途控疏昭雪欽奉

恤旨憐臣屢經摧折不勝感激涕泣但念受  
四朝國恩犬馬未報苟計

社稷敢有懷而嘿嘿乎竊惟從古閣禍漢唐宋  
類有之 國朝如王振劉瑾輩數人爲禍亦

烈獨未有魏忠賢最甚者忠賢欲攘邊功以  
徵勸進故分遣內鎮遍握兵權使智深勇沈

之袁崇煥遠斥數千里外緩急不得以其用  
去年 臣戍大同目擊內鎮剋減馬匹銀兩陽

和各軍鼓譟毀官署劫典舖將吏叩頭求免  
此時撫按劫內鎮之威莫敢據實奏

聞邊防迄今壞盡卽一鎮可推各鎮也及如邊  
臣熊廷弼與楊鎬王化貞同罪耳然奴畏廷

弼不聞畏化貞奴誘化貞不敢誘廷弼斬卽

可矣必傳首九邊是何必盡忠賢畏惡其能  
又終不附已爲用也不然鎬與化貞無恙而

急急獨斬廷弼耶恐復數月後亦將欲甘心  
崇煥矣一時如理學氣節功名才幹之英賢

一網打盡日與義子乾孫加銜討磨而 國  
家事倚賴何人 臣故曰閣宦者天下禍本也

先朝閣宦高拱欲傲周禮以閣寺領之冢宰  
考陟賢否巨璫馮保惡其議遂令去位至今

惜之哉  
皇上今日懲前毖後正可仰稽

祖制著定約束之法此輩勿踰額數勿預事權  
以爲貽謀萬世規此微臣所願清閣宦之源

也至交結近侍明律森然乃虎彪肆行而子  
孫螭集究其作俑者魏廣徵發縱指示者徐

大化也

皇上試問楊漣等六人初借移官爲案何復改  
爲封疆乎移官但屬楊左耳於顧大章等無

與也封疆但周朝瑞薦延弼而顧大章與楊維垣屢疏爭辯耳楊左等四人又無與也蓋忠賢報二十四罪之恨廣徵修糾論失儀之讎而改封疆以殺朝瑞大章者此出誰本意乎今日不誅大化所以天下禍本未清也夫大化浙產也冒籍京師以三次考察部郎不二年而驟躡尚書始以攻熊廷弼爲媚璫賢見既而逢惡魏廣徵以擔當共煤富貴某宜遠某宜成某宜削奪一一疏記與廣徵使大肆其排擠忠良之毒手夤緣督理大工日奉魏忠賢色笑減刻工銀無算最後私受銅商厚賄那借幣新司錢糧二十餘萬程呈芬妬其專利始力詆于忠賢罷今閑住原疏可按也大化以此觖望不平逆睹璫局必敗遂與表侄楊維垣密謀令首叅呈秀以爲翻身轉局地耳試問尚書何官而驟躡之 大工何衙門而與崔呈秀並踞之惜薪司何錢糧而力能那借之大化雖百喙何解乎孟子曰

觀遠臣以其所爲主若秦晉吳楚權折諸臣一斥卽去春明門外卽天涯矣惟徐大化楊維垣等伏戎

輦轂日與閹宦爲通家非香火之情卽瓜葛之脉耳世界翻雲覆雨已三轉于大化之一手線索何叵測也臣愚以諸臣罷官投閑者皆宜速令回籍遠退私第勿復深根固蒂千長安投刺通賄以關涉 官府大政如徐大化輩包藏禍心許科道指名叅處此又徵臣所願清閹宦之流也所謂除惡務本者也伏乞皇上奮然獨斷著定

祖制約束閹宦之法并嚴禁廢臣潛住京師之防仍立將徐大化穢奪驟躡之逆官驅逐回籍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天啓七年十二月 日奉

聖旨楊維垣不許潛住京師徐大化着原籍去本內潛通宦官着指名具奏該衙門知道

頌天臚筆卷之十九

吳門布衣金日升編次

訟寃

戶部廣西司郎中劉應遇題爲天下有六  
大苦情神人共憤謹據實畧陳仰祈

聖明矜竒處分以快人心以光朝政疏

竊自權璫煽虐以來彼以爲魁柄在手可保  
神叢無恙不料今日有殄滅也自内外交毒  
以來海内臣民亦以爲湯火益熱必無旦夕  
之生不料今日有歡呼也天祚

聖明龍飛繼震以磐石 社稷衽席生靈而翦

極元兇出自

庚申十月二十六日以前尤

溫詞雨露絕其睥睨之奸二十七日以後遂  
立奮雷霆掃其輿援之路累年所不能去之

大奸不兩日間正法千真

大聖人神機遠畧非外廷臣工所能管窺萬一  
矣今昌言日納仕路漸清臣等惟有歌詠太  
平復何陳乞但臣本楚人孤蹤寥落幸以乙

榜部郎爲逆璫所不屑斧鉞之人而

先帝彌留之日首惡權臣猶以私揭株陷註臣

爲楊璉親家幾遭廝口然臣實與璉爲姻親

進退維谷廷臣中多憐臣危臣者幸

皇上御極票擬歸閣頂踵餘生得延今日皆

皇上之賜也

皇上而不念枉死諸臣則寧嚙口忍血以埃公

評

皇上如垂念乎則臣亦習知其畧辭

仁主所不忍聞臣固不忍言者也謹追情苦狀

爲

皇上陳之

一曰諸臣逮繫之苦自楊璉二十四罪之疏

請斬逆璫魏忠賢而海內縉紳之禍從此始

彼時羣奸合謀殺璉尚苦無題目也復因高

攀龍有叅屬官賍私聽勘之疏而奸臣翻身

入幕一手障天逆璫殺機遂至膠附而不可

解尋且借題封疆而緹騎四出矣璉身事

三朝親受

光宗皇帝顧命輔

先帝爲堯舜豈料直言未納而身已爲膏斧哉  
且璉在朝正直居鄉廉謹天下所共知一聞  
逮繫郡縣震驚士民仗義欲奪璉而禁官旂  
德安城外衆集至數萬幾成揭竿之變府道  
開諭不能散璉帶刑具出城叩乞父老勿諱  
恐累族誅然後得解各州縣村市爲璉設醮  
祈禱生還者至數百處比就繫車士民送璉  
就道者以萬計下至老嫗萊傭警蹙乞見亦  
爭持一錢以贈璉官旂感泣爲具資設醮禱  
于關帝廟河南州邑無不爲璉請禱自備資  
糧送璉至黃河者以千計而八十老母及三  
子僅出城永訣尤恐見繫乃璉果不生還矣  
無端羅織骨化形銷望斷倚閭之老母冤慘  
至此璉安能瞑目乎璉行次許州有舊識吏  
部郎中蘇繼歐持名帖送飯一席遂被偵探  
尋以楊璉死黨削奪懼禍自經矣忝屬官之

高攀龍以被逮登舟投江不起矣此推之激  
變者不止一蘇州慘毒者不止一璉臣所爲  
告苦者一也

一曰諸臣獄死之苦自楊璉被逮下鎮撫司  
而諸臣之續逮者皆不付司寇矣僭賊加刑  
因逮其斃楊璉之死體無完膚童僕驚散得  
旨而後敢殮又值暑月屍供蠅蛆身被重傷  
僅以血濺舊衣裹置棺內此則其受顧命  
斃奸邪一場結果也有人心者獨不憐平門  
生宰相四字尤激逆璉之怒于是有發其點  
竄疏稿而被誣殺者詞臣繆昌期是也有爲  
友募貲許友結姻而被誣殺者銓臣周順昌  
是也尤可恨者太監李實一疏污璉數賢俱  
至殺身此逆璉威劫廷臣所萬不能得而串  
同類腹心爲之者

祖宗朝有此法紀乎

累代培植之忠臣義士盡冤沉于文網天地腐  
心鬼神飲泣王恭厥稀有之變豈非此稀有

之寃致之哉臣所謂告苦者二也

一曰諸臣追賊之苦自借題封疆以殺善類而楊璉坐賊二萬矣顧大章懸坐賊四萬矣天下誰不知爲莫須有之案而威權所劫即一二強項之臣亦咋舌不敢爭矣諸臣坐賊皆寃而二臣爲最二臣皆極苦而璉又爲最璉生平砥礪名節家產止數百金不足供官旂犒賞旅食之費況于賊乎遂使妻子囚于獄卒云硯書亦充官貴有司不得已而親友之產盡矣又不得已而富民之產盡半矣又不得已議設印信緣簿通募郡縣矣至佛寺道觀之錢糧多爲充賊矣而好義士民但願助金不願書名恐一涉偵伺遂罹顯禍

皇上以爲何等景象何等威靈乎今璉老母住于城樓男婦棲于客店既無寸土可置遺骸亦無一人敢于借貸暴露何堪結紳掩覆而猶有未完之賊囚于勒比地方官姑爲虛數報完冀全孤免族亦苦之極矣況完賊諸臣

有辜族盡逃海濱爲彈鴈之民者諸臣之子有死于獄死于途爲晝號之鬼者殺其身破其家復絕其祀而乃邀反正之奇勲開國公之上爵資緣捷徑以殺戮爲富貴之媒倘諸臣忠魂不泯謁見

先帝于在天當不知如何悔悼也臣所謂告苦者三也

一曰仕途去就之苦自門戶株連如火燎原不獨被謫者旣無樂生之意雖陳列者亦無安枕之情至請假請病之臣竟有被削奪格死者即如臣兩度入京足前心却勉就班聯不敢乞去刀山劍海冤夢皆驚萬苦千辛幸逃食息如臣一人之苦可知諸臣之苦矣三

年來四方孔道民間無敢偶語者驛使停驂即臥榻間無敢提一魏字者身在京華童僕往來無敢帶一家書者去國諸臣典衣覓騎蕭條狼狽全無士氣而一經削奪門無敢謁郊無敢餞者雖師生戚友之誼亦蕩然掃絕

豈道路以目之世界乎臣所謂告苦者四也  
一曰新進禁錮之苦凡推陞題差株連被累  
削去者諸臣已纏纏申雪勅令銓次起用  
矣乃有初列班行或未經授職據遭斥者  
不尤可矜原乎臣奉差吳中諭知詞臣文震  
孟陳仁錫姚希孟鄭鄭裕名砥行博學宏詞  
震孟廷對策內有 中肯針封之語早爲逆  
璫所陷後疏陳日講故套少所啓沃遂爲逐  
客而鄭鄭疏陳留中恐有假竊亦并斥去程  
良籌中乙丑會試此未啗一 命之士也當  
日恭疏原無名目何以借 旨除名又非當  
官溺職何以永不叙用乎且  
聖謨洋洋謂分門別戶已非治後乃放棄名儒  
阻抑新進孝子無事親之歡忠臣無報  
主之路臣所謂告苦者五也  
一曰廷臣被劫之苦自忠良陷殺以來比舍  
生取義者惟勲臣朱國弼一疏而已逆璫寵  
勢積重客氏又暗行恐嚇即

先帝亦且被劫至不能保官妃全姑親又何難  
奪爵綱吏預懾鳳鳴之氣乎惠文珥筆之儒  
無鐵券金章可護身免死而欲以家族易名  
節亦人情所難矣諸臣之留身事  
主守口待時不爲無意頃京師乃有三楊之號  
然皆裂襦而無益今止輦而有餘則所遇幸  
不幸也生祠一事孫如剝傳雖不一諸臣恐  
騰謗蒙禍無敢後者則駢語核結諛言日至  
豈果皆忠賢之私人乎臺臣云疏揭一入家  
籍沒而身盡粉勲臣所云啞子茹蘖者亦實  
情也臣所謂告苦者六也臣言止此矣不敢  
復言矣抑臣猶有請焉臣所司者餉也今邊  
餉匱乏臣與堂官焦思束手逆璫懷獲私第  
者籍沒既盡自當還之大內但鳳陽蒙遣之  
日向買布袋千餘所裝何物南來商民見其  
車載百輛驟載千騎此非內帑積貯亦民間  
膏血乎聞忠賢欲歸河間彼造有磚城萬雉  
第宅連雲恐以飽燬之鷹爲負隅之虎是以



重資借寇者也臣請

皇上次第籍沒并將原籍家產變價充餉亦足濟邊燃眉之急消內外叵測之憂矣至于諸臣含冤始末臣不能知其萬一但畧述冤苦如此然伏讀

聖諭一則曰借 旨擅殺敢諫忠直之臣一則曰誣捏賊私立斃多命朝野臣民所囁嚅未敢言者

聖明先電照之矣今楊璉二十四罪之疏具在忠耶邪耶直耶媚耶當得有辨之者伏乞皇上沛發德音將逮死諸臣免其未完贓銀釋其囚徵家屬以慰天下臣民念恨憐憫之意耳并將文震孟陳仁錫姚希孟鄭鄮程良籌起用聽選以彰大公之治將太監李實與魏忠賢明正典刑以稍慰諸臣不瞑之鬼亦前旨所云丕煥新猷之快事也伏望

聖明裁察如果臣言不謬即乞

勅下該部施行

天啓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奉

聖旨權奸竊柄煽害慘毒異常覽奏諸臣告狀朕爲惻然逆惡魏忠賢原籍房產盡沒入官已有旨了其逮死各官已徵在官既經奏報者該撫按查實解進未完的都與豁免家屬悉與釋放所薦諸臣分別錄用俱有旨了該部知道

刑部主事耿應昌題爲乾綱御極 至德

難逢敬獻刑官一得之思以廣

聖主如天之澤疏

臣竊惟古之至聖極神必稱堯舜而尼父贊之則曰蕩蕩無能名非不欲爲實有不能名者蓋舉所謂聖神文武爲謨擬今而終不足盡其變化遊于覆載之內遂不覺望洋而嘆耳臣比來見

皇上處置魏忠賢及崔呈秀等始而量同天地若不欲驟拂

先帝之心既而迅若風霆正所以善述

先帝之事舉七年盤踞之神奸于古肘腋之大

蠹羽翼已成根株難拔者一旦而去之如孤

雛腐鼠非特

九廟有靈實係一心獨斷且所以處置者又

不先不後不緩不急使其有口而不能噤有

爪而不能攫密勿之上剛柔競求之妙小

臣已不能贊一詞矣而又見比來九邊盡撤

內增徽歸晉羣臣益加頌而祝曰

天子萬年蕩蕩難名哉蓋曩者神堯之炫爍必

待於虞舜之繼而張文忠手敬之撫鎮守也

亦在嘉靖十年今

皇上御極纔兩月耳而作用已如此矣以今觀

昔不啻過之

君德至此遂爲第一君德

相業亦遂至爲第一相業臣雖起家蔭胄而

先臣曾以立官侍

聖主佩服先訓遭際

聖明竊思以塵露之微仰裨滄海以螢火之光

上濟

日月然今在刑言刑終不敢啻及一語列爲四

款惟

皇上垂聽焉

一曰擇累臣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千古

聖神祈

大永命之道近年以來自忠賢弄權摧折縉紳

而累朝培植之冠紳且不如番夷債帥之  
罪今圖圖中累累多人臣昨視事提牢目擊  
情形之慘細悉招案益逾縹緲之冤邇來蒙  
皇恩詔釋重囚幾二百人而諸臣尤未沾曠濫  
無非憚于威勢阻于避嫌耳昨臣堂官請  
肯擬釋有五人焉真幽谷生春長安歡聲雷  
動矣臣得擬以五人寬狀爲

皇上細陳之如

原任遵化道耿如杞等才望素彰當邊事擾  
攘之時而

先帝擢之重地莫必有富于疆場而以不申建  
祠不迎塑像遂捏扣糧獵冒違擬重辟豈兵  
道而有監守乎此臺臣李應薦疏爲虧枉而  
臣堂官請釋于

皇上者也如

原任蘇州道胡士容夙負節鉞之才且爲賢  
勞之首惟其治臨呈秀之鄉而呈秀之宗族  
門客無不撓法瀆請而士容絕之呈秀袒視

騷擾驛遞侵欺錢糧之條逮而重擬夫監司  
而有錢糧之責乎此固臺臣李應薦疏爲虧  
枉而臣堂官數以請釋于

皇上者也如

原任御史方震孺巡按河南不能調停經撫  
不爲無過然法司之招不出乎震孺但能口  
言之耳能代經撫而身爲之耶當大瑞束濕  
之時中旨之駁而法司三爭震孺之案明  
矣忠賢深求羅織即坐震孺以逃而且非逃  
古今有無律之罪乎况前任御史毛未損  
其俸望而嗣如震孺便幾殺身故科臣霍維  
華之疏以爲定論而視師尚書張鶴鳴原勘  
之疏豈俱黨震孺者乎此臣堂官所以請釋  
于

皇上者也如

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者狂妄多事目中  
無人猶皆自取而臣細閱世揚招案交通之  
事原無實證如世揚而以交通論死則今之

爲權勢所迫而譽忠賢者亦多矣法可繫加乎即或世揚之罪與孫慎行趙南星等同項者南星等已蒙恩詔遂首丘矣而徑欲獨殺世揚耶此臣堂官所以請釋于

皇上者也如

原任戶部主事李柱明倉差牛載萬里孤踪止因爲惠世揚門生查世揚爲忠賢入逮奏明柱明以師生之誼差長班一帖迎囚師于宜武門外偵卒以事件者聞之忠賢而掎撻領天慶堂監守律坐之不亦冤乎此臣堂官所以請釋于

于

皇上者也臣鞠五臣之冤而請釋累臣亦敢以候恩詔也伏候

聖裁

一曰遵法律古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

君亮奔終無術則律也者固

聖君賢相所以平治天下而畫一守之者也况

高皇帝律令損益百王猶爲千古定案

聖子神孫所宜世守之者舊年因王恭賑之先帝勅諭有云以後子孫永不許下從重擬之旨者爲令大哉王言爲

高皇媲美矣而竟爲忠賢所阻抑不一月而從重如故于是國土之中有間重罪而無律者有不用律而任意一加再以快忠賢之意則可耳遠何以服天下萬世近何以服被罪者之心乎今後似當盡洗陋規惟律是守查諸累臣有與律不合而爲忠賢所故加者盡救之是亦廣

皇仁而遵

祖制也伏乞

聖裁

一曰重詔獄鎮撫司係朝廷詔獄原不輕用前朝縉紳下獄者即罪所當懲尚有優卹之意自忠賢用事非鎮撫司朦朧殺人不足快其意而掌北司許顯純者則忠賢義子也所誅殺一取忠賢之口而士紳之命如大

豕不如矣殺之未已也又欲支解腐其體故淹留其屍即奉有至親領埋之旨而殘骸業已寸碎嗟夫此誰非

皇上之臣子而荼毒若是語及至此夫受寬而顯純又加慘惡而征收比賦諸臣現在刑部可問也伏乞

聖明洞照北司之爲鬼窟一切事情俱無輕付詔獄亦所以旆

皇仁也伏候

聖裁

一 飭禁告密者今當

堯舜之世風聞言事有諸臣矣巡緝禁旅有京營科道矣申理冤枉有五城御史及法司矣用告密何爲而忠賢之爲此者蓋亦知自己攬權殺人恐人心不服所爲膽虛也故借告密之舉動輒制人于危法不曰妖言則曰咀呪無貴無賤呼爲祖爺而閉門嚴閉之間俱不得安其性命矣且于各衙門中火者公然

說事其未允當未有不色變者也今忠賢既已正法則弊政亦當革之番役事件似當永杜且瑣細塵瀆之事何足以塵

天聽也伏候

聖裁

以上四款平平無奇然天下之事致于平而已矣至如

原任參政胡維寧舊當邊事亂爲波及之時而維寧獨超免于許論之外止因忠賢坐派

游士任賊銀苛至巨萬維寧奮然烈士之舉

一肩替死今絕產敲髓而未暢忠賢欲殺之機且雙盲錮疾已奉恩詔比之建奇勛實

承武猶可原也若刑曹應罪合律者不過二三合冤無律者十有八九不能盡爲

皇上陳之并祈

聖明萬機之暇置重囚刑策一本存于舖座之旁天下自此無冤矣伏乞

聖明留神俯賜採擇施行奉  
聖旨見第二卷莊忠下

工部員外王振奇奏爲軫恤寬臣懇乞

聖明亟賜優錄以普 皇仁疏

臣伏見郎中身故萬燬者前以疏言職掌指斥權璫致干

聖怒杖削爲民閭臣申救無及臣堂官疏請矜

宥不得致燬以苦楚慘殞族櫬血肉淋漓衾

棺不具白髮無依士庶童叟共爲雪涕我

皇上聞之必有惻然感動者矣至燬垂殛語

陵工未竣 國恩未酬忠貞心事九死不回

我

皇上聞之必有翻然嘉獎者矣夫燬豈不知交

歡內侍僅得好官尸素優悠儘可無歸而恪

遵職守仰成

聖孝

皇上雖罪其懇必鑒其忠杖削旋示從輕

皇上憐其才以終其用而不虞遂至此極也孽

閹叢風先已碎身痛餘受杖何堪殘喘

皇上不欲燬死而權璫偏欲燬死廷杖不致燬

死羣殿先致燬死雖燬氣壯山河鬼歸霄漢

燬得死所但傳之海內垂之後世史冊曰天

啓四年爲觸忤宦官杖斃郎中萬燬以

聖祖

列宗二百餘年未有之慘殊駭聽聞虧損

聖德今燬已矣幽冥負此人矣我

皇上褒忠獎直先後收錄遷謫諸臣以迨

先朝遺直悉荷旌揚豈現前死忠顧靳帷蓋

之卹卽 陵工刻期告竣惟燬宣力實多公

聖祖

忠旣在應褒勞績又所宜軫倘荷

皇慈憫念嘉與追復贈錄以明轉圜之度至聖

也以垂勵忠之典至仁也以昭日月之更至

明也以作靖獻之風至義也一舉而數美備

臣等敢不効愚忱于分內耶伏乞

聖明垂察焉

奉

聖上

戶科給事中羅式超題爲特表忠中之忠  
清中之清慘中之慘懇特賜殊旌以風類  
運并乞 優卹寃獄幽魂以回天和疏  
蓋嘗聞褒忠獎直乃帝王勵世磨鈍之大權  
拔異旌善尤聖人顯德開幽之妙用自聞賊  
魏忠賢與姦相魏廣微表裏爲奸羅織忠臣  
誅錫義士一時慘死諸臣詎可置短長于其  
間哉願就其中屋漏盟心純乎

君父家如懸磔節比秋霜詔獄之際開千古廷  
尉所未有之刑畢命之時受千古忠臣所未  
經之痛則于諸臣中獨揭三人焉曰楊漣魏  
大中周順昌三臣以公忠發憤而遇禍災天  
下亦了了見之矣然亦混跡于同死諸臣之  
中而未有能發其幽光者夫漣何如人也自  
爲諸生孝友端方慨然以澄清天下爲已任  
家徒四壁志氣軒如其篋任 臣 鄉常熟也仁  
面冰稜吏胥不敢仰視而愛民如子即嬰兒  
婦媼咸得自盡其情蓋虞五年不名一錢百

廢具舉錢糧之絕 火耗

上下百年

僅見漣一人耳入計時止餘兩袖清風欲送  
其老母歸楚至不能治裝以去及居言路揚  
清激濁屏絕饋遺寒素之風依然白屋但言  
及 國家之事未有不耳熱而面赤如念其  
祖宗父母牽腸刺心談及

神祖

光宗未有不涕泗交下故其臨死之日亦旁無

一語但呼

高皇帝陛下而已漣繫之日漣自湖廣達京師  
三千餘里隻身策蹇未嘗一日肩輿未嘗一  
日騎馬偕入都門小民有歎息楊都御史清  
官今日何至于此詰朝而歎息之人斃命于  
厥術矣誰復敢私語稱其寃者漣死于海暑  
踰四日方奏聞比領尸骸手指腫爛欲斷足  
之聯于脛緣毫耳迨下令湖廣追賍漣傾斜  
一屋所值幾何漣母棲城樓諸子乞食以養  
之縣官無可奈何爲設櫃于四門遠近士民

爭來投櫃納至萬餘金矣夫應山非其富饒也惟正之供猶自難完而爭爲漣納者豈能征發期會哉夫人臣抗節直言慷慨殺身歷代史書常亦有之如漣之貧不言清勞不言功從容就死無怨無尤方之宋岳飛本知十二金牌出自秦檜之手而俯首就戮斯亦可謂人臣之特矣若大中何如人也大中爲孝廉十餘年足跡不一至郡縣之門設館餬口欣然自足自成進士以至授職行人擢選諫職從未嘗受人一錢官至吏垣猶賃屋以居無一椽一瓦邑中豪強與縉紳家凜然畏如嚴師而獨于閭里小民如家人父子逮之日微臣與南京吏部主事魏浣初往送之見合邑哭聲震天提臂踊地黃童白叟無不皆然又覓追贓之蹤不過里老代完銀若干而士大夫代完銀若干大中書劍賣質銀若干而已當魏鴻虐焰熏天耳目布滿之日使大中不真賢豈能號召士民爲之還贓使大中不

真賢豈至此時而有司之政如此上聞乎大中同官旂過常州知府曾櫻見之潸然淚下大中顏色不變慰之曰臣子死于王家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櫻捐俸奉百金托詞臣鄭鄂轉致大中堅持不受曰譬如發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簪華而皖不敢以此易也嗚呼櫻固賢大中猶不易矣至其請鎮撫也大中受殊刑未死獄吏以藁席捲其肢體倒豎于地如是三日啓而視之中目精猶穀之轉輪既死魏賊令獄卒毀其尸故大中骸骨未全初大中之下獄也嚴戒其子學泚曰吾當死子不當死子死而寡母誰侍幼弟誰教因不令其子之至獄門一步比學泚扶柩而歸猶未知大中之死狀至病中忽聞之一號而慟再號而絕嗟夫子孝臣忠萃于一門矣若順昌之死則又異焉順昌賦性清嚴嫉惡如仇即親朋不少假借官福州司理墨吏望風咸解綬去值稅嗜高家肆



毒順昌方署府篆挺身抗其鋒民賴以靜忤  
璫之聲喧播 朝野權居吏部一洗蔽習四  
方始順絕不敢通 請告歸籍止用肩輿乘  
行李撻而已里居時徵臣時一過訪之見其  
田無數畝屋無數楹蕭然如老衲寒僧意豁  
如也魏大中逮過閨門順昌以大中必死親  
詣其船樓樓問其家事遂以女許大中之孫  
緹騎以聞璫銜之最毒遂假手李實一疏逮  
矣賢臣七人而順昌與焉順昌居鄉不畏高  
門不侮鰥寡等之大中以故俄頃之間吳閭  
數萬士民狂號亂哭衆憤所激擊死官旂幾  
成大變順昌跪而哀求謂爾殺官旂而又不  
散貽我不忠且滅我族小民無奈順昌之哀  
詞而後散去民誠無知而順昌之生平亦略  
可見矣初諸臣之逮至也魏賊使人給左光  
斗曰爾輩弟不辯一言當俾爾等生還于是  
光斗誠謂諸臣曰我輩留此身異日尚可爲  
朝廷用今日徒死何益是以諸臣無一言然

終以死順昌實憤之故王鎮撫司而唾罵者  
唯昌耳而昌因此被刑尤烈昌已死踰牆而  
擲其尸于夾道中巡卒撫其屍以磁鋒割其  
股血漬而甦復荷械至錦衣堂上昌觸石碎  
首血濺凡索罵魏賊不絕復加重刑立時殞  
命使諸臣之死盡如昌魏賊或亦爲寒心也  
此三臣者其清風高節無愧于高攀龍鄒元  
標而死事之奇慘過之死事之奇慘諸臣多  
有相同而清之至極忠之至純三臣似尤覺  
振衣千仞之上今楊漣旣已蒙謚祠祭葬無  
勿兼舉天下感 國家待大臣之禮不薄而  
大中順昌僅蒙贈厝祭葬而未有謚祠臣以  
爲  
聖上御宇必有一番越格超常之典以優忠節  
之士如漣如大中如順昌者方之前代則楊  
震范滂之流即求之 本朝亦海瑞劉球之  
匹此即得一人焉已足砥峙頽波乃三人旣  
並生于一時而三人被禍之慘亦并集于一

時上下古今指可多屈似應將三臣特加表千贖官廕諡之外總 勅賜一祠仍給一扁額俾三臣生前爲第一清忠之品死後亦邀第一褒卹之恩且三臣臭味一同英靈不散其盡忠以報

皇上固不以有效而殊恩且使薄海內外知

大聖人待純忠亮節如此其殊異優崇孰不劉

賜瀝血以圖報稱其所爲鼓舞激勸之方猶

遠出于尋常旌典萬萬也抑臣于是而有感

有云虞書 卷一上 忠賢

于天時之驟旱不雨也豈以

皇上之精誠而不能格之冥鑒有匹婦含冤而

六月飛霜者今魏忠賢之冤獄豈止匹婦而

已乎其已蒙

皇上之恤錄者祇皆官僚也而青衿之立斃窮

民之橫死獨非

天地生之

君父育之者乎其斃于鎮撫司者或猶聞而知

之其無端而斃于東廠者不但人不知其事

抑不知其姓名矣杳杳幽鬼其肯瞑目乎臣

以爲宜下令鎮撫司與東廠衙門凡魏忠賢

六七年所殺之人盡數查出或有其夫已死而

其妻不能存或其父已死而其子不能存或

其子已死而其父不能存其有活者皆令所

在有司略與優卹或竟有父子兄弟盡無所

存而鬼鬼茫無所歸者則下禮部爲壇以招

諭之昔鄭伯有爲厲子產立後而厲息况

帝王之臨天下也明以治臣民而幽以治鬼神

頃虞書 卷一上 忠賢

其道不能殛且昔日無辜之臣民橫受魏賊

之慘死而今日無辜之百姓又以死者之怨

氣而受天災之早疫是何魏賊之流毒無窮

期也故弔死理冤又今日挽回 天意之要

義也伏乞

皇上臣所請即 勅該部速議 卹典具覆

立賜施行

崇禎元年 月 日奉

聖旨 見第二卷 忠賢

耿兵憲

公名如杞字樸公山東館陶人登萬曆丙辰進士初授戶部主事已未陞兵部職方司郎中甲子出副藩憲性鯁直有志節高標才立海內仰止時逆璫竊柄久虐餒赫赫逼人所在建祠樹碑悞恐後公備兵遵化獨持不申請璫所遣視師二璫出關邊堡一開府大帽戎裝尾其後公獨強項不一見及懸像喜峰總鎮以下皆五拜三叩呼千歲如嵩祝禮公屹不動覩冕旒狀益憤甚曰天無二日吾頭可斷豈屈膝闔豎之前乎偵騎聞客以告璫璫大怒立授旨開府者劾之矯旨逮公萬民號呼扳轅塞道及下鎮撫獄時彪弁許顯純希璫旨必欲置之死公骨斷肉消死復甦甦復死者數矣丁卯冬

聖天子御極臺省部署文章訟公寃得旨復原秩不兩月晉僉都御史公具疏力請歸田而愈荷

天眷倚任焉

原任遵化道兵備副使今復職耿如杞奏為聖主殊恩難報累臣萬苦堪憐謹述當日強項始末并下獄荼毒仰懇天慈矜察准臣回籍調理以便圖報稱塞疏

臣竊惟逆璫魏忠賢非王振劉瑾之比也三四年來禮樂征代生殺斥陟隻手握定內府劫盜一空私人徧置中外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久矣要且包藏禍心籠罩一世則自頌功德建生祠始去年冬舊撫臣劉詔繼濟汝

顧而上建祠之疏惟臣不肯呈詳密商陶文

取忠賢畫像懸在喜峰欲以脅臣之門下官

稟臣云此趙高指鹿為馬之意昨撫院與副總兵來俱五拜三叩頭呼千歲今不可以不拜臣叱之曰天無二日吾頭可斷吾膝必不可屈已見其像又冕旒也氣益憤甚半揖而止文怒乃馳報忠賢忠賢大怒立傳塘報劉鳳翔一夜馳至遵化勒令劉詔劾臣詔遂不會總督及按關兩御史而特出糾疏矣隨

附密泉金孟玉器投忠賢忠賢賞鳳翔錢十千而出告詔家人曰太祖甚喜遵化道逮矣明日旨不果遣緹騎速治嗟乎當是時臣豈不知一強項禍遂巨測也哉弟念魯仲連以游談布衣義不帝秦秦兵爲却四十里孔融高志正氣以抗曹瞞雖爲所殺終操之世睥睨漢家神器不敢動何哉忠臣義士有以斬奸雄之心而奪其氣也以故慨然就道視死如歸語云士可殺而不可辱孰知臣既被逮而臣之侮辱慘甚乃不可勝言也臣登檻車滿城官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外臣子扳綏號泣臣以鞭擊馬首遂與永訣及入北鎮撫司則忠賢兩矯嚴旨而許顯純酷虐士人甚於盜賊反叛臣皮盡血枯筋絕骨露展轉上炕者兩三月懸坐賊銀六千三百兩需索甚苦臣田廬賣盡與馬暖盡冠帶簪珥書劍無不變盡於是鄉親年友舊治士紳驛金走關道代臣完贓又爲臣宛轉稱

貨而臣乃得送刑部刑部審臣當得大辟蓋欲以殺劉鐸者殺臣是時押赴市曹者日日有聞命危朝露觀番之徒不時詰語臣之子侍乃扮作廝役以避踪跡朝審之日荷械通衢文武士庶莫不掩面酸鼻誰敢開口爲臣鳴冤幽囚九月無復人形徐問臣家而家之伶仃蕩析愈不可勝言也臣出遵化城時劉詔不容臣妻孥在衙隄居民舍又聲言并逮籍羈留月餘典衣糊口止餘一馬又令中軍奪去乞一火牌不可得乞一步卒護送不可得少婦嬰兒雇脚驢宿野店千里長途顛屢萬狀臣里中訛言亦謂劉太監籍沒臣家舉家之人戰驚鳥散以致臣兄先亡臣妻服毒傷哉念臣身非叛逆家屬非逆孽何遽被禍如此數欲飲藥吞刀又以自經溝瀆爲恥諫諍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得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夫一往之痛易忍耳千死萬死以至求死不得豈不痛哉幸賴

宗社有靈篤生我

皇上千古一大聖人不動聲色神奸胆慄以絕

巨惡各被天誅劉詔許顯純等姑行罷斥立

允臺省部署諸臣之請有旨出臣於獄准

復原職

天語鄭重謂臣情罪可原謂臣具見風節嗚呼

臣何人斯荷此寬典臣常做國朝二百

六十年罪臣釋放者固多復官者絕少即如

先臣瑄不拜王振之誣以受賄論死及其解

網亦只放歸田里從容起用乃知我

皇上回堯舜以來未有之經臣蒙天恩亦

祖宗朝以來所僅見之思也臣餘息殘軀肯

我

皇上生之矣不盡捐糜以報我

皇上雖犬馬堪比哉故臣所欲致者身也臣肢

體漸廢鬼蜮銷亡安能蒞官受事至于妻子

待人舉火債主叫號其門而令臣歸家再上

祖先墳墓蘇息沉疴與罪孥抱頭痛哭一場

亦人情之所必至而

天心之所大矜也臣小臣不宜具疏控辭奈今

方候補無撫按官爲臣代題不得不自行陳

乞伏懇

聖明始終擴好生之心憐臣異常痛楚容臣回

籍調理倘不即填溝壑所以報

陛下者日正長矣臣無任迫切待

命之至

胡憲副

公名士容字仁常湖廣之廣濟人登萬曆庚戌進士除蘇之嘉定知縣均役清賦革去煩苛以化民成俗課最江南值長洲缺令當事者難其人調公任甫下車輒擒衙訪衙憲打行數十人荷械通衢伏法致死闔郡稱爲神明舉賢獎善唯恐不及事詳文太史震孟兩邑治行記邑之東曰婁江自宋丘主簿與權墨有石塘久爲水所齧塌頽殆盡公于舟次見行人病涉溝洫無得牽輓之夫向農家悲涕公心惻惻焉廼捐措節省贖銀薪羨共若干畧樹以堅木甃以大石築堤四十五里接壤崑界行旅日夜頌德不去口先是嘉定有巨奸恨公執法知公秋滿需次銓垣入覲時以流言尼沮公遂請改教職不與世就天啓癸亥以服闋補戶部主事歷郎中專理新餉節奉明旨紀錄優擢乙丑陞薊州兵備叅議時有奴警猖獗倉忙就任適枝奸樞崔呈秀桑梓之鄉呈秀挾魏璫之勢炫赫薰天無敢忤者公獨強

項不阿其黨族家監眈眈于里中多不逞事公一一按之法又銜公以不請立齋祠而羣小據捏浮詞以激呈秀之怒會轉官過都城忽內降旨坐公驕驕煩擾濫侵倉儲冒試武士矯詔遣親騎逮公下詔獄彪弁許顯純嚴刑拷訊者三死而復甦者再懸賊七千有奇而擬辟矣薊鎮士民聞之而匍匐百里哭泣于前通灣商旅見之而憤懣不平呼捨于側代輸金錢完贖公以孱弱書生雞肋脆質當其酷法體無完膚誣坐非辜吞聲飲痛于獄底九死一生含悲忍辱于圓扉其能復報

天日覆盆獲照也戊辰辛際

聖明御世鑒其沉寃特加憐惜尋復原職得伸

其志焉正人君子翊贊

中興于萬禩云爾

原任薊州兵備陞江西按察司副使胡士容奏爲謹明得罪之因并陳無罪之實以仰祈 聖鑒疏

臣以一介謏陋以去歲正月奴圍寧遠適薊州兵備員缺吏部特疏推臣時事孔棘朝上夕下臣遂舍仕抵任料理一切兵馬凡在任十越月一時督師總督餉部巡方諸臣若王之臣黃運泰閻鳴泰洪如鐘何廷樞劉述祖等先後舉劾邊道皆謬叙臣勞勩宜膺節鉞

有二三建

宋一元

疏覽

三七

討賊討賊三

然僅僅量移亦既行矣乃臣生平齷齪不善逢迎因忤權奸薊人崔呈秀遂嗾逆璫魏忠賢矯 旨逮臣于途繫鎮撫司許顯純嚴刑拷訊備諸苦毒臣難肋脆質死而復甦者再銀鍊成獄懸坐重賦叅送刑部呈秀又矯 旨從重擬罪刑部附會擬臣斬辟今蒙

聖恩釋臣之繯臣於萬死一生之中乃幸蒙皇上高天厚地之賜俾臣一日得全首領再上先人丘隴臣感泣涕淋即捐糜無以爲報惟

有與耕鑿之民嬉游

聖世日夕焚香以祝

萬壽于無疆耳然臣本無罪刑部既不爲臣昭雪而仍用嚴衛羅織懸擬革職此自關臣名節臣是以不避斧鉞謹披忱瀝血一自鳴于君父之前伏惟

聖明洞鑒焉蓋自呈秀倚勢逆璫橫淫貪暴其武斷鄉曲更甚凡官于薊者必出其意所欲用之人以爲爪牙臣非其人心既不快然且

須三應查

宋一元

疏覽

三八

討賊討賊三

今日說一事明日薦一人如其妾弟宗珏蕭惟中梁惟卿等則恨臣不詳請爲守備其私人李時鄭冲宇路養吾等則恨臣不錄用爲中軍以巨壺路冲霄爲膺犬則恨臣之置彼于法廣占草場田連萬頃則恨臣之派及其差諸如此類難以悉數獨其獻媚逆璫欲建生祠于薊恨臣不聽則遂以此激怒逆璫臣行次潞河時而嗾黨璫許秉彝一旦構誣臣以發授罪連刑部以此懸坐臣罪則臣不

容不辨者凡監司官例得乘驛臣備員司道  
安得捏稱騷擾比臣至潞河有迎新道臣之  
馬適與臣會而遂繫誣爲臣之馬又臣有門  
下官丁平日感臣撫馭之恩相率遠近送  
自騎其馬臣曾再三嚴拒其來而不得即彼  
隨臣後行臣亦不知是在官下方以爲感臣  
之德而在誣者以此按臣之罪豈不冤哉即  
呈秀矯令兵部回奏兵部亦稱馬在潞河若  
千良鄉即少一百至涿州又少數十此言雖

續三原集

卷一元

論

三才制卷五

尚多附會而要其構誣之情已窮臣之原無  
騷擾亦甚明矣設令臣果有騷擾則當時該  
地方撫按何以不見參論而僅執此暗入之  
流言權奸之矯臣謂可據以罪臣乎伏見

我

皇上聖慈神武明並日月昨臣恩詔內云不許  
戮番之徒妄拿誣陷此殆若爲臣發矣今又  
伏奉臣明旨云嚴衛深文附會鍛鍊深可痛  
恨豈非明見臣等之含冤被屈而庸是矜恤

哉如刑部所言是尚用嚴衛誣陷之詞而背  
痛恨深文之臣旨矣此不過畏呈秀之餘醜  
謂呈秀一日在即尚可以制臣一日之命故  
明知臣無罪而不敢並以矜全請耳若呈秀  
早死臣固知刑部之亦必以不附權勢爲臣  
獎借也蓋臣在薊凡臣前後左右誰非呈秀  
所以伺察臣而制臣之人如臣別有不肖不  
知幾時爲呈秀之所發矣乃能待及臣瀕行  
時而始構此無端之誣陷哉伏乞

續三原集

卷一元

論

四一制卷六

皇上俯賜慈營試問薊州士民臣以二月離任  
而後來道臣即以三月建祠繪像褒覲彼宗  
珏文忠輩非開府之材官則巖關之將領而  
微臣所以得罪之因益可見也不然者臣原  
無騷擾之事而懸坐臣以革職之科無論非  
持法之平無以服臣心亦甚仰負

皇上所以培士節而廣臣浩蕩之德意矣臣行  
矣循分不敢言當茲  
聖明在宥人人競自耀于光明臣有冤未剖乃



冒不明不白之罪而行又義之所不容默也  
第荷

聖明鑒

臣

之誣憐其無罪臣既幸生得爲艸莽

之臣從長林豐卉倘不即填溝壑皆臣詠歌

德化之日拜舞祝

聖之年也

臣

無任惶悚感激之至

伏讀劉春卿疏云崔呈秀挾魏忠賢之權

以重者也故夫忤之者必君子附之者必

小人又云當今賢奸之辨第以魏忠賢崔

呈秀爲公衆而忤者附者之衆亦定至哉

言乎士容不敢膏于君子然而竊受忤者

之摧折廢滅矣

原任福建道管章奏御史李應昇父江陰  
縣學生員累封御史李鵬翮謹奏爲頂戴  
皇仁再陳苦情仰祈

聖鑒俯賜優恤以榮生慰幽疏

臣男應昇自得第以至刑官荷

先帝選拔西臺隨巡北城管章奏臣男之守官

一清如水人人能口之何敢復贅就臣男觸

魏廣徵魏忠賢之兇鋒及致崔呈秀之飲恨

因以削奪因以被逮又逮後之萬苦于辛臣

孫遜之入告尚未悉其詳臣敢復爲剖之方

臣男之就縛而手實不持一錢臣爲官旗審

厚需索狼狽顛連不可名狀至送臣男常州

滿城士民執香逮護殆與周順昌之得于姑

蘇士民者然臣男之大槩可知奈天地爲黑

童僕驚散同官之與臣男爲姻者攜手避路

同官之受臣男噓植者談笑下石臣男當此

景象亦無懼色惟坐檻車以賦詩隨至鎮撫

奸黨許顯純鎖紐文敲誣賊勒限家窘路遙

卒應莫及同志現官懼禍開戶僅有不畏波累之科臣陸文獻羅尚忠時時往視轉移以濟又有慷慨仗義之同門湯道衡曹文衡田時春韓琳不遠千里捐俸以助乃得緩死須臾而完賊之半然顯純猶張牙敲比今撫臣耿如杞所謂加刑慘于加盜賊迫呈秀出片紙臣男登鬼籙矣臣男死之慘部臣李若愚已入告于

皇上謂

皇上謂

皇上謂

皇上謂

皇上謂

皇上謂

皇上在潛邸或有聞其一二臣且有不忍出口者乃顯純恣狼毒以快魏崔之心此其一種殺人媚人科臣李覺斯臺臣葉成章等請于皇上立斬之西市者此也賊完未竣移屬追棍旅視方歸吏胥交迫臣則鬻產質衣而不足復哀懇于骨肉而未有以應臣時皮骨僅存寸心欲碎賴臣男房師禮臣周延儒臺臣蔣允儀超格周恤兩省門人舉人江右饒元璣余忠宸熊士愷東粵李夢雷倡義糾扶而陷

賊始克勉完且餬口無資臣泣孫啼進退維谷向與臣歡熟者視臣若虎矣幸得同邑參政臣蔣謹參議臣陳繼芳時加慰藉護保祖孫有今日以躬逢

聖明睿照當空巨姦斯剔又蒙

皇上憫念寬臣備隆卹典今臣男賜贈太僕卿矣臣蒙

旨准給新銜官誥矣臣孫遜之蒙

旨准送監讀書矣循省踰涯捐生難報乃臣更

領天恩

皇上

皇上

皇上

抱苦情竊不自揣請于

皇上臣父果臣母陶氏自臣育臣男謂臣男生曾有日光耀室之夢即抱養于懷甫就外傳日提耳勗以顯揚樹立今死于擊瑄而臣父母已無所憾惟臣所鬻之產非臣之產乃父母拮据之產今償臣男之陷賊異日何面目見父母于地下伏念

皇上寶位初登先不遑追崇

聖母明乎懿德性成而以孝治天下也惻楊漣

諸臣之死已蒙 恩給原贖贍及老母有及家屬者臣伏讀 大明會典凡三品諸臣例得贈及其祖父母臣今不敢援同難御史夏之令男例請給還原贖惟願

皇上矜臣男之祖父母則臣之榮榮于 恩給原贖念臣男已蒙贈太僕卿使臣男屈節以保全性命如科臣曹思稷之疏曰猶且不失功名凡與臣男同入西臺者實有已晉官保則臣父母原可澄明

領天恩

臣

皇上之推恩臣不識忌諱遣長男生員應是躬

陳謝悃并祈

皇上俯俞臣請 准給臣父母誥命直世世銜結無疆也臣不勝隕越祈懇之至

吏部一本爲恭謝

天恩并陳私悃懇 賜殊褒以安忠魂事奉

聖旨高攀龍李應昇等准給與

計十九家

何岡卿

公名棟如字子極直隸無錫人登萬曆戊戌科進士筮仕湖廣襄陽府推官清正自持不隨上官俯仰一切大獄多所平反值礦稅事起中官陳奉奉

旨搜括庫藏令府佐以下行屬官禮公執不可其委官參隨人等劫殺城縣庫公擒拏盡置之法被參奉

旨逮問長繫詔獄四載

領三度生

宋九

臣

臣

神宗感客星之變釋放爲民家居十八載至

熹宗登極詔起南兵部職方司添註主事蒞任三日卽有奴酋攻陷遼陽之報南都大小九卿科道會議募兵入援時正郎孟紹康以疾辭副郎洪聲遠以妻喪歸無一人肯任者公慨然請往時論壯之抵浙募兵六千七百有奇浙宦孫杰張汝懋奉差在籍索賄不得銜之與科臣傅槐阮大鍼等相繼參論矣公入京

朝見畢奴酋復攻陷廣寧京師戒嚴無一人敢

言出關者公又慨然請往時逆黨勢盛諸當事者多出其門下賄賂公行廉耻道喪公以起廢整然不顧出疏揭與爭朱童豪遂嗾逆黨矯旨逮問一櫻五十敲一夾三十邊損責三十棍死而復甦無耻可問後十餘日遼撫竟以坐賍四百兩奏覆遂下法司追賍遣戍賍已完矣而司官又受意旨不發遣至天啓五年冬十月皇子生大赦天下始遣戍滁陽遣後公引

恩詔例請赦鳳陽太守不敢申請至

領三原書

卷一九

法意

四二

今上登極御史鄧啓隆具奏凡逆黨問遣諸臣俱奉

旨復原官公以骯髒不屑求人薦人亦無薦之者安貧樂道若將終身焉然公自大才習知兵事在闕恩威並著得人心裁廢欵拏姦細劉得功等十二人絕其投獻邏城之計厥功不小大京兆劉宗周以邊才薦爲當事者所格良可惜也

太僕寺少卿贊畫何棟如奏爲時事愈危人心愈險懇乞考察京官以清朋黨以延國脉疏

臣觀漢唐宋三季之末皆以朋黨紛爭致小人日盛君子日衰而國社隨之末嘗不歎息痛恨十斯言何意今日身親見之且身親當之也臣生平特力獨行從不入人門戶是曰是非曰非絕無顧忌于其間而信與疑者各半亦絕不與較以人臣事主當公爾忘私必至公而無私乃能得好惡之正爲天下後世法也邇以熊廷弼王化貞將遼事大壞不可收拾不勝痛心疾首草上兩疏并出一揭使大小臣工知兩人是非如指諸掌不至顛倒錯亂又復誤用匪人斷送山海與京師貽冲主驚憂無已時耳就中雖不識忌諱有侵及閭部與科道者亦身在中流遇風之際不得不借力于同舟實無他意也乃兵科蔡思克忽起錢糧自收自放與募兵逃盡之說戶科

從而抄參臣不欲置辨謂兵到過堂有樞督  
二臣與監軍贊畫衆人屬目錢糧除去年內  
臣舊堂官報部科有冊外十一月以至二月  
錢糧將造冊報部科自當一一磨算耳豈意  
又有御史陳保泰一疏爲貪穢邪臣久稽天  
誅謹就事摘參正法事自登撫陶朗先山東  
監軍道梁之垣以及千臣也內開臣領南部  
錢糧不知幾何何不問之部科至云酣歌嫖  
賭輸銀三千餘兩與鄉官柴應楠則大異矣  
母論臣講學二十餘年生徒數百人不屑爲  
此等事卽在梳募兵帶南京營將官一二十  
員家丁數十名出入擁導門卑頗多何處可  
爲此等事浙省有保泰同鄉蘇巡撫孫知府  
在可一一覆問也又云拿富商爲兵改商船  
爲戰船則又大可異矣臣雖具疏欲募海船  
卽用其水手爲兵原未奉 旨安得擅行保  
泰所稱同鄉商人張棟洪喬宇等共三十餘  
船請執此兩人面質于朝可乎又云賈廖將

吳錦衣募兵幾致激變則又大可異矣臣募  
兵各官現在領兵有冊報部科請以主名質  
對有此兩弁否青天白日之下說鬼說夢真  
可發一大笑雖然此非保泰之言浙中士夫  
之言也亦非浙中長進士夫之言有求不遂  
者之言也有大力者假手于保泰爲修怨之  
地耳然臣生平以謙虛自牧何嘗敢結怨于  
人但以稟性正直不便于羣小恐臣官秩日  
高或思報復耳嗟嗟天下安有醜人羊叔子  
哉況目下東虜要來山海關危如累卵恐非  
王在晉力所能辦必至爲廷弼之續貽  
宗社莫大之憂保泰欲使其私人布滿中邊獨  
不思若輩一黨中如李維翰楊鎬袁應泰王  
化貞趙興邦 諸人伎倆已見于前事  
矣豈保泰有冒無心不一反照耶抑爲親朋  
之念重而忘其國恤耶至如臣矯矯自好一  
介不取反冒以貪穢之名或見惡人以避咎  
而疑其心或與嬖笑乘範我馳驅而疑其迹

或事難昌言僅告之閹臣而疑其祕或勢難  
推諉欲一意擔當而疑其專臣願爲 國家  
受惡不願與諸人鬪勝如斯而已獨恨 本  
朝大典凡遇更革之際必令考察京官以舊  
習汚淖之垂非一大創不可就中原有深意  
乃舊輔方從哲蔽護私人兩次皆免以致奸  
黨充斥朝端巧言變亂國是每一用人行政  
必彼此相持如中國之與夷狄及至人政大  
壞又彼此相救如子弟之衛父兄只顧自家  
門戶不管

皇上國家只快一己私心不恤安危大計若不  
嚴行考察一番必至大壞東事卽云明春例  
當舉行然自今春至明春尚有一載之遙不  
知害了許多好人誤了許多正務況兵家之  
事項刻變幻間不容髮待議論定而虜騎已  
過河矣可不爲寒心哉伏乞

皇上大振軋綱立賜宸斷下部施行仍先斥臣  
以爲奉職無狀者之戒息煩猥而載清淨變

穢濁而爲清明端在此舉所培 國脉豈眇

小耶

天啓二年四月 日奉

聖旨

楚事紀略 自序

余自己亥秋七月赴襄陽司李之任行至黃州卽聞有

旨逮荊州司李華鉅黃州經歷卓任重降襄陽太守李商耕黃州太守趙文燁荊門州守高則賓翻然有回車之想時余母周太恭人在舟中勉以君臣大義乃行至襄而太守果閉門謝客矣余目擊時艱思有以拯救之而權不在手無能爲也至庚子春杪余自長沙隨巡歸入夏而稅監將自承天按襄時人心洶洶思挈家逃竄以避其鋒余下令勸止之適有陝西木商劉自強等爲稅監巡攔搜索不遂誣以漏稅行新太守盧學禮問盡繫之獄以俟起解余憐而求審審其無辜釋之而稅監始快快不樂矣于是有強項府佐陽欺陰藐之徵得太守調停姑記聽參將各商嚴刑拷掠倒囊而劫之矣無何稅監由承天至東陽將有事青山磯洞棗陽固襄之屬邑而青

山正

顯陵發脉地也余繪圖具疏以

聞爲銀臺所格且稅監在承天用銅樓樓婦人乳用蠶夾棍夾折生員腿囊民間之實怒且憎在在思亂稅監疑余爲之主盟移文撫按出示禁止余亦勉隨其後有內外相安于無事彼此帖然以無虞等語又觸稅監怒思有以中之矣及至襄以直指命欲府佐行見監笏禮一跪一揖余謂此膝一屈不可復伸一與兩無以異也爭之直指前直指云能如是自爲之余因誦人言中使強自我視之如貪羊一詩直指領之不計也余以一名帖投之不受遂不復見次日稅監行票仰余查盤襄陽縣錢糧造冊明早親自投遞始猶書理刑廳次則書何推官再次則直以推官何其呼之每日一通來促最後余手書一票答之有云推官之設端爲巡按御史理刑其餘錢糧衙門不得一舉公委此

高皇帝令也誰敢以意踰越之今稅監雖寵榮不過

朝廷一掃除職耳安得以錢糧相委且直呼本廳之名是何法紀姑以聽人指使不深究等語益怒不可解乃先遣參隨數十人拿通判邸宅示威以恐嚇余邸恚甚嘔血滿地欲解任去余亦申文各上司願與同歸有唇亡齒寒義不受辱等語至十月初十日太守赴鄆州憲副任余當承乏交代後即借守備兵三百名分布于府庫大盈倉與六門人帶兵器如對敵狀及太守起程道出北門稅監餞于城上集打手數百人欲與余大鬪余整隊從小北門渡江儀衛頗盛稅監氣懾而返當是時礦盜乘間而入地方屢屢失事余下令客傳各地方以捕盜爲名各備器械火藥將就其署而焚之如滇中故事又下令明諭各店家下許容留面生歹人即稱稅監委官參隨亦須摘腰牌看驗有不合者網拿解府不服

拿解者許諸人登時打死勿論內外戒嚴各委官參隨始促稅監行舟次樊城逗留不進余聲言于城上架砲擊之乃解維去去之日有楚臣上下朋謀展舒甚難一疏疏中參余聽按院主使不允賣大盈倉積穀及不奉查襄陽縣錢糧等事且私語縣令曰何司李我有本奉他若要官做拿千金來解縣令走告余余笑而不答又一檄仰余追本府十年未完錢糧該銀五萬八千兩解監余答曰十年內不知多少荒歉前官多人欠去欲署印官一人追完斷無此理無已請一

告下從事庶千百姓有讎稅監亦置之不問有告狀稅府投獻人家財及公報私仇者若而人余一一擒拏問遣有告穀城遍地產黃金者余拿杖一百斃之不少貸至十二月廿二日各參委以設城縣開礦烏有稱貸于署篆王主簿不得遂裂其冠裳肆行毆打挾之開庫不從各參委竟用刀斧劈開庫門劫取銀



戰各參委戰敗援城而下前後左右皆江僅得一小舟委官荊州衛指揮王某同兩參隨掉去餘多墮江水中僅獲廿五人解府先是宜城署某祁主簿以參隨索賄馬錢不遂持刀上堂要殺本官送銀三兩乃免拿之不獲心甚恨之遂陞堂究問各吐前情是實余痛責人數十問強盜主庫應斬招詳三院兩道皆送巡不敢批有勸令改招者余曰刑者型也一成而不可易是以君子刻心焉若可改也亦可假也盡下郡獄時天寒食乏相繼死者十四人稅監移文求解不得知其必有參疏也乃先具揭投內閣與東廠司禮及戶部都察院白其事揭以辛丑正月初四日到京而稅監參疏初十日始到時司禮陳矩大嗾中賢人也以余揭爲主稅監疏次之進呈

御覽

神宗大怒令司禮票 旨司禮票彼處撫按查

明表報

神宗醉後立碑之至廿三日催疏又上亦復如是而司禮遣一小璫三枝尉詰楚廉其事楚人不察以爲參隨也而投之江時會省以馮僉憲應京之去人心不平遂閉各城門特挺與稅監從事幾斃之刀下幸值 楚王府門稅監闖入關者閭門百姓不得逞乃遍索諸委參盡投江中說者謂稅監被殺聲聞于

大內

神宗復大恚怒欲多逮楚官吏示法命文書房檢舊日參疏首得楚臣上下朋謀疏遂遣官按首逮余而

聖怒未已復檢得參馮應京邸宅王之翰疏逮之猶未已又檢得參卞孔時疏逮之余有一月三傳檄全荆五繫囚之什至四月初一日緹騎始至省城撫按檄召余余從舟就逮士民哭送者數萬人揚塵蔽天聞讀之日哭聲震地有天瞀了眼之號衆士民排闥直入幾

致大變緹騎覓余手書白牌止之乃稽稱退時楚中大雨者百日高岸爲谷平地水深數尺跋涉良苦有日行二三十里不及驛遞與飯店則就宿民居或小菴中衣囊濕盡各官技倒靴出泥水浪浪有聲不絕也過黃河大旱者又幾百日熱風如焚餓莩滿野各官校多病瘡痂余憐而撫循之有水旱吟之什至六月初五日入錦衣衛舍上辯疏不下至廿三日午時余父以補官入京甫見

朝畢來看余而打問之

旨下矣父含淚而去余更衣受縛至北鎮撫司問問刑官周嘉慶亦至遂對簿問者曰爾何故不與稅監賣大盈倉穀余對曰積穀原以備荒非正項錢糧也且積之數年甚難去之一旦何忍卒有荒歉小民何以過活問者叫撻起來衆校尉拿余手加項上一撻敲一百廿若甚又問曰爾何不奉稅監差查盤解銀與他余對曰大明會典開載明白說推官

之設原爲巡按御史理刑其餘錢糧衙門不得一槩公委稅監怎委得推官問者叫夾起來衆校尉行夾余痛甚大呼乃釋又云這個不是他的本本是你的辯本

朝廷怪你強辯叫好生着實打着問不許朦朧賣法哩余對曰天王原自聖明公論亦自明白我多了這一辯激怒

皇上我實有罪問者曰如是便好回奏又痛責四十棍幾登鬼錄死而復甦乃下獄長繫者四年就中或臥病而形影相弔與死爲鄰或遇節而回想家園遠隔人世雖有僕輩在外送飯食寄書信如子孫燒紙逼說于靈座前而音容不可即雖或寫字傳出取討衣物問家中消息如公竟托夢與子孫童僕而境界都非實際荷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至于風雨之夕霜雪之辰水積污下寒威如割一登廁不下數百武有跌入水中泥坑中者人共苦之不獨一何生爲然乃何生始下獄

無一條可棲夜臥獄神馬前僅容一刺已風雨不避者二年痔漏大作伶仃欲死者數次則較諸人獨異耳至甲辰年九月廿二日已時奉

旨放回爲民先兩日夢馮僉憲送同難諸人出一衙門門之中爲大河流水湯湯而逝次夜又夢在山中讀書打死一大黑虎背之棋盤街上跳躍示人以爲李存孝武松不及皆告之馮僉憲僉憲曰流水出門自是好兆只我不當作主人意者諸兄去而我留乎又曰此間是虎頭門校尉皆稱虎旅打死了他便好出門去言未終而報者殷殷如雷至矣始而驚以爲有異變旣而聞之有喜色出至理刑指揮李公大房間是晚一校尉守獄門至早喚之不應啓門視之已物故矣馮僉憲相顧笑曰是兄打死怪矣哉總之在獄凡一千二百日時刻不差真是人生一大厄數而獄中受書演易得聞最上一着事則馮僉憲喫緊

額天慶筆

卷十九

記

空

爲人循循善誘真有義不可忘恩不忍忘者矣吾師乎吾師乎肯以生前未及一拜而廢壯面之禮乎向使余無此一厄究竟功名之士止耳烏知道德況生平踞蹠不檢得罪于大吏暨僚友有欲得而甘心焉者亦且問遺不絕卒成好相識至于今而楚人在在尸視余賢人之間又安敢忘

聖主恩師宮鄰益友哉

萬曆三十二年十月間當居士何棟如識

額天慶筆

卷二十九

記

空

遼事紀略

余自甲辰秋九月

神宗感客星之變詔釋繫臣生還故里至戊午  
家居十五年矣屬有奴酋之亂敗軍殺將墮  
諸名城勢甚猖獗至庚申兵連禍結而未已  
予是以有請纓之舉疏上不報辛酉奴攻陷  
遼陽京師戒嚴報至留都大小九卿科道會  
議募兵入援時予起廢纔三日耳郎中孟紹  
虞以病不能任員外洪聲遠以送妻喪歸不  
願天廬事

卷九

說苑

六三

及任諸君相顧錯愕不敢出聲予乃慷慨請  
行蓋四月十四日事也廿八日登舟五月十  
四日抵杭城會浙撫蘇茂相奉有

嚴旨勒限募兵一萬無一應者必待畢募而後  
許且云三吳素多豪傑曷往先焉予唯唯至  
六月廿日乃始出示令各將官分途召募得  
六千七百餘名每名安家衣甲銀十四兩三  
月行糧銀四兩五錢俱當堂面給於九月初  
十日起程訖時孫科長求張道長汝懋奉差

在籍咸來惠顧孫云聞專刻頗多乞見教一

二予往拜以所攜數種贈之然意不在書也  
張召予參謀徐亂意有所屬而亂不肯往亦  
不向予言兩人入京後侵疏參此其始基之  
矣又行人韓敬爲其乃岳揭新泰沈淮以數  
十通見委伐國問仁人予不敢任舊青浦令  
許惠一騙予表妹吳氏爲妾吳即探花澤峰  
公女孫嚴州守求峰公姪其父上舍爲予姑  
夫即先祖參議公婿也予欲上疏劾之惠一

願天廬事

卷九

說苑

六四

懼退還吳氏轉嫁馮司成長孫羅室兩人懷  
恨合謀出揭令惠一入京遍遞諸常路諸當  
路所參無影可笑之事皆兩人所爲也予以  
餉銀不敷沿途守候揭借總河陳彝源公祖  
銀一千兩至十一月初旬抵臨清河凍不可  
行又揭借管倉及鈔關主事銀二千兩僱車  
登陸於天啓二年正月兵抵通州候領  
皇賞衆將官先至京者來云各衙門等候書帕  
甚切舊規不可不送予答曰此習弊惡套何

加予銜贊畫正月廿七日奉

旨以太僕寺少卿往二月初一日倉猝到任初四日起程十三日抵關而各兵已陸續至矣先是見各營兵潰歸充斥道路勢如流水不可遏止又全遼士民挾妻子老幼車步騾馬絡繹不絕有顛連不能行者心甚傷之於是有直陳遼事敗壞一疏請治經撫袁師辱國罪抵關見王化貞逮問居民猶有送者及熊廷弼撤回沿途軍民撻其將官慘甚甚者收

繫縣獄縣官不能禁已聞復來經略人心洶洶欲行逃散予思再來無益于遼徒以剛復壞國家大事耳於是有經撫定案一揭時巡關御史梁之棟見之謂一字不可移易當事者第依此定罪足矣何必他求而較廷弼者謂予要作經略乃出此揭諸黨人既恨書怕之不至又見崔呈秀修怨于高大中丞以予爲東林人且同邑年家子也可得而甘心焉御史陳保泰首發大難之端予有考察京官之疏又疏恭王在晉不堪經略語甚切直爲在晉所銜將予在關諸所行事如招遼人強者爲兵弱者屯田選馬步車兵四萬四千親帥總兵王國棟守寧遠以孫謙吳自勉兩副將分守前屯中前所三方鼎立爲恢復廣寧之計盡革不行予見幾而作拜表輒行行至通州孫相國移書令人京復任予以進退大義不可爲辭至天津又有請誅姦黨一疏爲同鄉仕者所留不得上而兵科朱童蒙聞之

飛報呈秀呈秀令其合科交章奏劾傳樞吳之仁梁夢環等牽合附會章滿公車不可窮詰矣奉

旨下部查勘時大司農汪澄源公覆本謂從來募兵支放文冊無清干何主事者反溢出銀三千餘兩應補還而傳樞必欲票

旨拿問汪公殿言于

朝云何主事向因礦稅已逮一次豈可再乎傳樞劾其庇護同鄉遂上疏乞休奉

旨放回仍加散官

跡玉是

朝廷之上明知汪公之無他而予之捐產賠助可禁見矣乃閣臣葉向高畏言官如扇毫無執持先回籍聽勘次京察冠帶閑住次行本處撫按對質次行山海關撫院提問業四奉旨矣最後科臣楊炳泰順天巡撫鄧漢因及予名復奉

旨逮問然予自天啓三年十月抵關至五年三

月就逮已聽勘一年有半撫院張鳳翼行山

石道袁崇煥轉行山海關通判宋廷諤逐一

磨勘該找還銀三千三百兩復行永平府管

糧通判郭崇憲推官王策清算該找還銀一

千一百四十二兩有奇卽袁兵道覆查尚該

找還銀二百一十六兩有奇申詳撫院諭安

性而御史吳之仁謀差巡關曾三劾予而欲

劾呈秀首功者見詳知厚誣善類爲天下笑

不肯批行乃殿言予用銀二萬兩復謀經略

倣以此脅安性毋遽覆安性遂不敢具題改

行關內道劉詔會同新山石道劉永基詳核

而永基聞報過歸之任正未有期可借此作

不了局耳及楊炳疏上奉

旨逮問并切責安性乃始守催劉詔轉行推官

陳祖苞必欲坐臧仰副言者意以催船銀四

千四百六十兩太多減去四百六十兩爲入

已贓矣不知催船事借重揚州太守楊嘉祚

原未經手其人見在可問也三月初六日就

逮十八日下鎮撫司究問一搜五十畝一夾三十邊損三十棍身無完膚血流滿地死去復蘇而問官許顯純尤以爲輕將行杖人各責二十棍示儆而予抱各冊質對惟有找還之數實無贓可坐也延半月餘安性疏始到顯純依樣畫葫蘆奏送法司奉

旨多官會問主者河南道御史李嵩忠直人也聞予言慷慨切情悲愴面有戚容幾至淚下且曰此處不宜久留早去爲愈不日太平自當昭雪又查予原買木料現堆靖海縣移文變價銀二百餘兩始問附近軍罪不則已在永軍之列矣今觀其參語言言是貶實言言是褒而刑部招詞出自山東司官汪喬年之手委曲回旋寓寬情于清讞之內君子哉若人卽罪至刑何敢怨焉今幸

新天子御極

恩詔肆赦又以御史鄧啓隆言有

旨禁復原官德莫大焉恩莫加焉夫萬死一生

予與榮難諸君子所同也而兩下詔獄一下法司

四朝三赦則國史僅見予之所獨也從此未盡之年敢忘

天地君父之報乎至于在關贊畫五十三日平市價以恤窮軍清營房以駐客兵西兵爲民大害網打割耳穿箭游營不少貸至有解視師尚書斬首者朵顏三衛夷人來脅撫賞令其統領兵馬爲我守杏山一帶方准照例給與又拿獲真正奸細劉得功等十二人絕其裏應外合以還城獻虜之計至四月初六夜虜兵駐鐵場堡煙火不斷者約十五里以無內應而返一時關內肅清居民已逃而來復業外夷知警奴兵近城而不敢攻似此保全危關大功絕不一錄則入朝見嫉自古已然且迫于魏崔之勢無可奈何亦付之公論而已其餘險阻艱難無不備嘗五刑三木無不身受所欠僅一死耳初歸家作一聯貼廳事

中云九死一生臣節風霜獨苦三朝再赦

主恩歲月偏深誠不圖今日

聖明在宥復見漢官威儀之盛也說者謂此一役也原于諸逆黨欲害東林正人君子而無其因會予有募兵之舉可借錢糧重處而事關錢糧人不得救又逆黨之所深惡也遂嗾其黨人參劾逮問欲置之死地而後處東林爲一網打盡之計心甚毒而謀甚遠今以前後疏參如梁夢環傳魁李春煒朱童蒙等皆以從逆同受嚴譴不幸有其迹矣當事者可無詳咎而令永衡冤抑耶

崇禎元年冬十月朔旦閭當居士何棟如謹識

惠給諫

公名世揚字元儒陝西清澗人舉萬曆丁未科進士己酉授華陽尹清慎愛民不避權貴甲寅考選入諫垣爲工科給事中凡首摘發大事如庚戌科場數語竟成鐵案庚申陞太常寺少卿獨參臺臣劉廷元

上嘉納其言遂以此疏處之壬戌連臺省十人首攻次輔沈烏程之黨魏忠賢客氏語最嚴峻時稱快論奸人嚮之甲子轉大理少卿公奉使出乙丑爲逆閹誣以交通內侍之罪論死矯旨逮入屢經廷訊被奸黨拷掠甚酷鎖頭凌虐無狀於是同方公震孺有煤熏壁挺之慘烈公摘詞紀其荼毒丁卯秋朝審後傳出公與方公詰朝必行刑矣是夕公與列人張金吾懋忠同在園中相對六弄意極從容呼酒賦詩與張敘別至丙夜倦始就寢若無事者時方公遽料理

縫身紅衣公止之曰生死定矣何用如是質明忽傳旨停刑矣張金吾所深歎服其生死之



際了了不憚不媿古王昭略稽叔夜風迫戊辰奉

恩詔放歸屢登啓事而餘孽猶忌公直言多事勇敢負氣節目中無人陰賊王冢宰置公及毛給諫方侍御三人名于屏左欲永錮林泉人皆歎息景仰之凡受誅者皆召起顯擢而三公愜然高臥其何如哉

王給諫

公名元翰字伯舉別號聚洲其先鳳陽亳州人占籍雲南臨安府寧州爲寧州人祖紅巖隱居脩德夢日輪墜于其母黃氏臥室遂生公垂髫讀書卽有大志聞首輔江陵張相國不奔喪卽擬草疏糾之識者知其不凡器也萬曆戊子舉于鄉辛丑登進士第選庶吉士以不阿閣師四明沈相國特取門生改爲省中公任職不避權貴懇直敢言疏詞壯烈多指摘時弊因樹敵益多已酉遂與鄭繼芳王紹徽喬應甲諸人力諍不諧拜 闕回籍迄甲子冢宰趙南星知公論久推起工部虞衡司主事又爲逆孽張訥誣劾削籍公歸讀書課耕杜門不與塵事時安酋作難會城告警公出穀千石募兵五百以衛地方民賴以安月旦推賢在 朝爲直臣居鄉稱仁人戊辰

今天子更化 廟堂知其爲正人預訪冊已已寓和州親賢好禮日與諸士子談稅講學州守

孫克明願爲執鞭於是從游者日衆有潞洛之風焉 朝野望重卽起南戶部未幾又爲餘孽交構于時宰王永尤乃其線索呼吸相通特忌公之直言敢諫也遂

中旨不容履任公隨上直陳冤鬱一疏不蒙下部浮雲蔽日沉淪永錮桂玉不敷進退維谷其得學力以肅然自處者夙與顧端文憲成鄒莊毅元標高忠憲攀龍輩切劘砥礪節義自矢雖閉居一念不忘忠

君愛國之心惜乎

明室在上而有遺負于下也矧夫小人手策甚棘君子肝膽不膠公每歌憂懼安樂之什欲自寬于遠方已耳於公何損焉公質秉清素氣仍翫憐不輕干請生平硯守耻與居間沾潤盖天性也且以直道忤時棄金門之步而薄遊名山巨海詩篇浩瀚品題精核勝情彩筆相爲輝映桃宮唐孟長頌公以中秘書發爲名奏議指奸鋤佞聲振 朝端一自桂冠神武幾二十年不

及入長安何玄纒蒲輪之杳然乎是爲公望也公乃天成大器神情峻發孳孳于世道人心寰海內咸仰其風采焉

附劉京兆投贈詩

宗周

天涯浪跡去匆匆萬里清秋託冥鴻東下望門誰破產西歸變服任投傭晨星數子兄還在萍水交情命不同若向瀟湘逢屈史卜居何似故鄉中

次韻答京兆詩

元翰

秋動湖頭悵斷鴻來無握手別匆匆釀成新法皆吾黨謝却浮名走彼傭一水縈盈人自遠萬山迢遞月相同黃冠白衲堪逃世珍重交情一紙中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

五湖耄叟朽來補

訟寃

吏部等衙門爲奉

旨會看疏

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謹題爲

聖恩無涯父仇必報敬拜血疏請伸兩觀之誅

以順九泉之目事吏科抄出原任吏科都給

事中今贈太常寺卿魏大中次男生員魏學

廉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魏學濂瀝血上書情殊可憫奏內阮大鍼

傳擲事情該部院看議來說欽此又該原任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男生員左國柱

奏爲逆謀萬的千真父冤一字一淚事等因

奉

聖旨傳槐阮大鍼已有旨下部看議這奏并看

了來說欽此欽遵通抄到部該臣等會同都

察院曹于汴等看得左國柱魏學濂俱以爲

父被極寃陳誠

傳槐阮大鍼傳槐阮大鍼傳槐阮大鍼

而所指下手寃對則

應募明作兇魁

借汪文言爲諸賢併命之

機託傳應星爲內外交通之線榮過染指好

官寃且殺人取媚遂致朝廷統憲掖省

忠臣苦極析楊慘同鬻割乃今

聖明御宇大愍肅清而大鍼猶肆口合算之疏

傳槐尚靦顏列卿之席細考前後合覈公評

豈容復玷官聯尚襲冠帶當盡考功之法以

伸孝子之情俱當削籍爲民永不叙用者也

臣等無任激切行

命之至

奉

聖旨是

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男生員

周廷祚周廷祉謹奏爲父首折逆鋒

被禍尤慘瑣罪既彰父冤宜雪謹瀝血上

籲仰祈

聖鑒疏

臣父周宗建職居言路性秉孤忠首發逆璫

魏忠賢必至之禍橫罹陷賊慘訊殞命在

父殺身報國無負夙心獨等痛父之冤

血淚迸竭延喘旦夕萬苦難言今幸遇

聖門御極離照當天盡燭逆璫大惡深憫諸臣

極寬屢奉

聖諭憐及詔獄幽冤一則曰借旨擅殺敢

諫忠直之臣一則曰串同心腹酷刑嚴拷誣

捏賊私立斃多命近科臣祖重輝疏稱父

首攻魏忠賢客氏在楊漣之先禍慘功烈奉

有明旨內云周宗建擊邪慘死着與優卹

科臣顏繼祖疏稱父冤死獄中復奉明

旨內云受禍獨酷着早與贈卹以慰忠冤

等捧誦繪音拊心感涕猶不披瀝控陳則

臣父于諸臣中糾逆獨先之忠于諸冤死臣

中被禍獨慘之狀于立身居官極清極直之

操俱含泣九泉無以自白等尚得爲人子

乎敢冒死爲

皇上陳之臣父直隸蘇州府吳江縣人中萬曆

癸丑進士甲寅授浙江武康知縣兼攝德清

丙辰以異等調繁仁和飲水勵職潔已愛民

歲舉卓異三邑尸祝廉明之稱遠走海內已

未留部考選辛酉荷蒙

先帝簡擢御史維時逆惡魏忠賢原名進忠竊

弄太阿浸擅生殺要結客氏表裏爲奸一時

廷臣惕懾其威卽有懷忠抱憤者相顧莫敢

先發臣父義激于中謂

九廟神靈呵護之

熹皇何忍爲逆璫狎侮

二祖

列宗珍重之絲綸何忍爲逆璫矯竊二百六

十餘年培植之士氣何忍爲逆璫摧殘及今不急請誅鋤勢必上累

聖治下毒衣冠貽禍

宗社追悔無及于是因雨電示警首發其奸此

壬戌四月二十九日疏也忠賢恨父值

先帝文華殿撤講後摘疏中干人所指一丁不

識兩語詬詈之聲直達

宸聽即欲殺父下賴輔臣葉向高韓爌等

申救以免而忠賢固未肯須臾忘也自是忠

賢威福日甚于是父決以死爭之癸亥二

月二十七日復有直請鋤斥以清宮禁以

絕禍本一疏忠賢益恨父入髓至請削髮

爲僧以激

先帝之怒遂矯嚴旨責令回話父隨于本

月二十九日據實直言毫無顧忌自誓一日

在朝必當一日盡言擊賊不與俱生又見

關通線索俱錄客氏則父又在諸臣一字

未及時先于辛酉九月二十八日有請罷入

宮之疏忠賢于父誠不兩立之勢矣隨奉

差按楚旋丁艱在籍迨後兩載甲子六月楊

璉劾忠賢二十四罪相繼補贖不下數十餘

人每引父疏語爲証于是忠賢之恨臣父

欲殺臣父九不能一朝待矣遂通囑所私中

臣父以奇禍一時清議尚在無肯應者乃首

募極貪極邪士類不齒之曹欽程結爲義子

咬以美官無端傾陷指及作令賊私而削奪

勸追之

命下矣父五年縣令一介不污乃欲于八年

離任之久考選七年之後駕空証爲狼籍安

所據乎撫臣毛一鷺承望風旨移文搜索而

藩臬有司百口昭雪三邑士民聚萬訟冤案

墨具在足憑也一鷺無隙可尋勉強坐賠該

縣公費并奪俸貲追銀一千二百五十兩而

臣家三世百畝之傳盡矣忠賢猶以勸問未

足殺臣父又授意腹璫李實巧撻惡噴恨下

殺機旋即矯旨扭解來京究問提騎縱橫

多人威詐而臣家寸絲尺縷無不充官旗之  
橐者及下鎮撫司逆黨許顯純崔應元等首  
責臣父云汝是首發禍種又辦着極刑待汝  
遂炮烙酷加筋脉斷絕較之夾拶棍杖倍極  
慘毒更可異者拷掠時乃有名爲聽記者儼  
侃堂上指揮授意又有名爲打事件者絡繹  
道路每一打問必得忠賢命然後發落萬千  
威逼臣父寧死不屈而顯純等竟懸坐賊銀  
五千二百五十兩然忠賢猶未快也更矯

頌天牘

卷二

旨盡數窮追昨日傷殘剩骨復遭慘訊奇兇  
再訊之酷臣言之而腸已寸裂矣尤可痛者  
煅煉羅織無處下手橫判云但其作賄未久  
再坐追贓七千兩隨勒限追比子身莫措幸  
仗義者共憐臣父清貧各相奏助僅完銀三  
千三百六兩三錢仍復五日一嚴刑追臣父  
立就鬼錄酷暑蒸腐肢體殘落且臣父于六  
月十八日斃獄獨至二十四日方許領埋身  
塋牢尸屍供蛇蛆視諸臣猶得以血淚囚服

裴置棺內而臣父一絲不掛身首零落此則  
半生忠直首折逆奸之結果也臣等扶輓歸  
家李實捏造抄斬之說臣八旬祖母號痛立  
絕九齡幼妹驚仆隨殞方無以備衣食而部  
劄追贓星火下矣有司希奉忠賢追呼百出  
勢同剪滅臣母寄跡親族親族懼禍不敢收  
等流散客舍客舍畏威不容入命懸呼吸  
危苦無申未了遺賊析骸莫應于是身不自  
主行乞求憐波累親知聚族苦湊又陸續共  
完銀六千五百六十兩分毫之積奚啻血髓  
哉幸在未經素

頌天牘

卷二

聞之列望

皇上以憐萬燬者憐臣父釋此誣捏之賊也嗟乎  
逆奸播毒殺其身不快必極其求死不得而  
後殺之殺其父不快又及其子之求完不得  
而欲盡殺之臣非逆族何以有此自古仗節  
死義者指斥奸佞碎首何辭獨臣父于忠賢  
威焰方張之日當先摘發爾時倘邀

先帝採擇立 賜諡戮應不至虐害忠良幾危  
宗社一至于斯是 臣父實曲突徙薪之見殺其  
身至此極矣 臣父前後奏疏具在

御前

皇上試一 庠覽當知 臣父之鋤逆首倡于諸

臣 父之受禍亦倍烈于諸臣今日荷蒙

聖諭議褒贈議廕 臣父亦望有倍出于諸臣  
之列者查得

武宗朝吏科給事中周璽疏劾逆瑞劉瑾專權

擅政罔上行私瑾恨之遂計串錦衣指揮楊

玉誣璽蔑視使臣矯制下獄處死後瑾伏誅

南蒙

諭祭至

世宗肅皇帝又特賜諭祭證忠愍建專祠廕子

廕孫 臣父事體委與相同而首發逆奸孤忠

較著兩月酷訊百慘備嘗伏乞

皇上俯憐未瞑忠鬼 特下該部查照前例卽

將 臣父從優具覆庶

皇上表忠之典不致下鬱而舉 朝秉義之公

共有同心也 臣祖 臣父原受

勅命四道向經追奪并祈

皇上給還其魏忠賢罪惡通天逆謀顯露更當

闔門寸斬以謝天下其未殲逆黨曹欽程李

實許顯純崔應元等立

賜諡夷以彰大罪以正 國法此非 臣等私仇

所當言實則人人之所共憤也 臣等無任歷

血哀懇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三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周宗建首拆逆奸慘死可憫着該部從優

卹廕誣坐賊銀准與豁免仍補還勅命以旌

忠直附惡諸奸已有旨處分該部知道

原任福建道御史贈太僕寺卿周宗建男

生員臣周廷祚周廷祉謹奏爲懇矜首忠

俯賜全卹以光泉壤以順忠目疏

臣等于前月初九有臣父首折逆鋒被旤

尤慘一疏奉

聖旨周宗建首折逆奸慘死可憫着該部從優

卹廕誣坐賊銀准典豁免仍補還勅命以旌

忠直附惡諸奸已有旨處分該部知道欽此

臣等恭誦 綸音感激涕下而猶不得不哀

陳三禮堂 卷二

控于

皇上之前者誠以臣父之殺身實倍有苦焉臣

父三疏攻大逆極惡禍 國震主之魏忠賢

一疏斥潛通線索蠱惑作奸之客氏一疏糾

典兵賁威蟠結羽翼之劉朝俱在諸臣一字

未及之先前後五疏歷數其必至之禍因已

言言皆驗豈不知逆謀已集毒焰方張擊之

者碎犯之者死而臣父身首藿粉攻之惟恐

後者實冀

先帝洞察有裨

君國持此赤心以見

二祖

烈宗于地下可無愧矣豈期有今日之昭雪哉

一旦天開

聖明驟逆誅兇卹忠起廢見吏部覆疏內已懸

叙臣父于諸冤死臣中贈官錄後其應得祭

葬具有成例諸移禮工二部

皇恩浩蕩生死共沾顧臣等含哀邱次深有餘

陳三禮堂 卷二

惻則以臣父之死也當兩月酷訊百慘備嘗

之後氣僅一絲未斷猶柳之夜半覆以沙囊

更墜重石兇卒猙獰環立取命且時極暑炎

故遲多日拋屍犴竇肢體敗殘未整遺骸慌

投朽木迨至負骨遠歸已罹誣賊苛比正苦

立錘無地有誰寬宥可安憑棺萬痛借頓荒

肝視彼一坏得覆尚有夜臺足泣而臣父冤

淒風雨忍使冤鬼終飄更以臣父清絕一塵

家空四壁臣祖數年未厝祖母痛難殞身三



棺在暴此願盡心此誠無告之孤焚而

皇上之所不忍聞者也

皇上于起廢諸臣猶重以首遭瑞擯而亟予登

庸矧臣父當先擊賊以義殉身乃不沐

皇上全卹之典哉查得

世廟時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忤奸輔嚴嵩繫獄

殪死

武廟時吏科給事中周璽疏忤逆瑞劉瑾逮獄

處死後皆得 欽賜祭葬贈廕建專祠謚忠

順公卷二十

愍又伏讀 大明會典內一款凡以死勤事

若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犯顏諫爭身死圖

是者開具實蹟卹典取自

上裁夫臣父孤忠抗疏首發逆謀逮獄誣職致

成慘殺此先機遭禍其心有最苦者伏乞

勅下禮工二部准照例予以應得祭葬專祠卽

賜具覆庶首忠得以自表而貞魂不致無依

矣至易名之典則鄉有輿評 朝有公論臣

父生平當耿耿人心也又捧誦

明旨誣坐賊銀准與豁免計臣父于鎮撫司陪

追銀三千三百六兩三錢父死之後又于本

籍嚴比現追銀七千六百十兩在萬燦有解

到全給之例在楊璉于蠲免外現追數內又

閤給銀五百兩憐卹臣父惟在

聖明臣等無任瀝血哀懇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四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周宗建三疏發逆忠鯁尤著所請全卹着

該部酌給仍於贖銀蠲免外准給銀五百兩

以昭憐憫該部知道

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今贈太僕寺卿黃尊素長男生員臣黃宗義謹奉爲恭謝

聖恩哀陳父節仰祈

聖鑒垂憐并殛造謀二逆以伸孝思以快公憤疏

臣父黃尊素秉正嫉邪攻發逆璫魏忠賢罪惡被逮死獄臣從舞象之年招覓歸里泣血至今靡寧朝夕伏觀

皇上踐祚離照富天大奸距脫此直臣冤卽見

順天

伸千載一時也立起赴關訟臣父冤比至

則已奉明旨下部議臣父冤死直節贈官

錄後生死蒙恩感泣何能自己第念臣父

抱痛九泉臣痛心三載敢無一言哀控于

皇上之前臣父中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

官壬戌考選除山東道監察御史侃侃直節

自持入班未踰一載而疏凡十三上悉中逆

奸之隱時魏逆與客氏表裏爲奸形已厝火

勢必燎原臣父預抱隱憂因災異示警直陳

時政得失謂阿保重於趙嬖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當奉嚴旨切責此甲子三月初六日疏也至

毒箴方張漸不可制于六月初九日復上

聖斷不可不蚤一疏謂忠賢與其私人柴柵既

深螫辣誰何勢必臺諫折之不足即于戈取

之亦難請

先帝嘿察人情自爲國計即日罷忠賢職務

于是忠賢不殺臣父不已臣父亦自分必死

而後已也至七月初十日業已杖死工部郎

中萬燦臣父育上士氣已竭一疏論奸人必

借廷杖以快其私將爲所欲爲莫有顧忌

而禍移諸國且曰生臣死臣勿敢計而魏

逆殺臣父之心益不能須臾待矣時尚衆寇

朝雖達所甚怒得不即同燬死者皆諸正臣

救護力也未幾彪虎縱橫有希旨逆徒爲忘

賢義子曹欽程首發大難於內腹心李實羅

織無端於外交口讎誣取

中旨如寄便而削奪候而逮繫矣時值緹騎激

變於姑蘇爾滯不前臣父聞之即拊心自念

忠良總人臣之義生死皆

君父之恩即日投呈按臣齋本步行至京就繫

一段慷慨不避之繫臣言之而未盡也迨下

鎮撫司打問詩顯純崔應元承順逆指酷刑

嚴拷體無完膚誣坐賊銀二千八百兩臣痛

父血比過貨臣鄉之商于京者并父之同年

門至差足交賊將完而殺機遂決矣一日獄

頌臣父曰內傳今夜取汝命汝有後事可

即書以遺寄臣父乃于三木囊身之時北向

叩頭謝恩從容賦絕命詩一首中有正氣

長留海嶽愁浩然一往復何求等語自是而

臣父命畢於是夕矣噫黑盆蒙面巨索縛胸

何等奇慘而猶以病故欺

先帝此臣辛酸酷烈日夜悲憤不能不哀控于

我

皇上者也然臣父之慘死雖絲逆瑤恣擅實附

逆之欽程李實借以希榮同謀殺人有律尚

可爲大奸遲一日死乎且曹欽程管陵工

神木廠二役侵匿不下數十萬李實蘇杭織

造侵盜不啻百餘萬坐擁巨貲殺人草菅誠

舉朝公憤所不容者乃李實欲卸罪於李

永貞嗾孫昇出爲質辨豈明明三尺可爲逆

瑤詭脫地耶伏乞

勅下部院查臣父前後奏疏果否預折逆萌臣

父殺身果否欽程李實陷害逮逆欽程與李

實立正典刑上扶國憲仍將兩奸貲產沒

入助邊使臣父清節直氣大著於時則願忠

者衆小人之兇鋒惡釁明肆諸市則爲不肯

者誓亦以禪聖政於萬一也臣無任瀝血

哀陳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三月 日具題奉

聖旨黃宗義奏謝知道了曹欽程李實等已屢

有旨處分該衙門知道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楊漣男楊之易奏  
爲恭謝 天恩泣稱冤苦伏乞 聖鑒以

明臣節疏

臣父楊漣孤介性成忠貞自勵初任常熟縣  
知縣考察天下清官第一人選授戶科給事  
中候 命七年實補兵垣當

皇考光宗朝三蒙 特召親承 顧命隨

先帝鼎成以移官一事杜漸防微憂危六月髮

鬚頓是皤然不敢居功因 請歸田里越二

年以禮科

召還由太常寺卿陞副都御史

每思 恩重身輕誓圖仰報遂以逆璫一擊

遭羣奸百計朋殺荷蒙

皇上特賜矜憐屢諭優卹起既死于九原俾餘

生于再造是知 臣父之苦者惟我

皇上而 臣父之冤苦敢不爲我

皇上告乎自二十四罪之疏上首破逆璫之膽

日夜合算思死 臣父故狼狽歸里束身待斃

而逆璫之怒不休果借封疆題目而逮繫之

旨下矣時值酷暑鉤鎖銀鑰慘如炮烙城郭  
士民聞然激變 臣父四向叩頭告以

君臣大義始得解散入別孀母出就檻車明知  
必死輿輓偕行雖沿途村居城市焚香設醮  
保其生還而匹夫匹婦之心安能回在廷在

內之計乎及至 都城竟下鎮撫拷打鍛鍊

皮綻骨斷懸賊二萬不時研比死而復甦

臣父大叱許顯純曰熊廷弼初在遼陽我有叅

疏及廣寧陷後我爲奉

命而出失事而入

敢辭一死之語廷弼恨欲殺我此豈受賄爲

營脫者若夫移官始末曲突徙薪

皇天后土鑒臣熱腸昧心殺人狗彘不食汝肉

顯純大怒竟將頭面亂打齒頰盡脫 臣父罵

不絕口仍加鐵釘貫胃立刻處死挨延七日

始得領埋止存血衣數片殘骨一具傷哉

父止爲 社稷鋤姦何苦遭此極慘乃遊魂

孤子奄奄旅舍而撫按追贓之 旨又下

臣父家世清貧平日尚多稱貸并 伯父楊清

分產盡沒入官不足千金祖母漂寄于城樓  
父棺暴露于荒野母子兄弟計惟駢死知府  
李行志不避偵邏親書募文知縣夏之令四  
門設櫃捐俸育倡士民憐忠傾家樂助完及  
一萬餘兩後欠之數周應秋巧逢瑞惡勒限  
四月催繳如火羅織無休老僕笞死幼弟驚  
疽誣賊總欲汚名合郡慘過抄沒

皇上試念諸臣追賍何以尚有未辦未完者俱

叨

頌天鑑

宋二

金鑑

聖恩錫免而臣赤貧之家何獨報解如期止緣

臣父觸兇最早追迫之苦百倍諸臣自難逃

于

聖鑒矣尤不忍見聞者爰書之媚疏一出赤族

之誅傳聞風起偵邏四布人避如疫豈止臣

家鬼哭神號凡屬姻親妻竄子離以致臣伯

楊清數日殞命種種積苦心痛難言即

聖明御宇之初而臣不敢匍匐叩聞者彼時

護璫餘黨布列在位臣等未敢稱冤今覩

日月重明魑魅潛形臣敢苦次瀝血兩疏上陳  
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慈鑒臣父報國始終受禍緣歸急

勅法司將附逆殺人之罪明正典刑始申

朝廷三尺之法得瞑冤臣九泉之目爲此激

切控訴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一月初八日奉

聖旨

宋二

金鑑

聖旨

原任左副都御史楊漣男生員楊之易楊之斌奏爲羣兇搆陷千般孤臣冤死萬狀冒死籲 天懇乞 聖明大彰 國法以慰冤冤疏

竊惟人臣致身報 國何惜一死惟死而不明死之故及致死之人更當

堯舜在上 優卹特加而死不明子又隱忍畏

禍不敢出一言以明之豈惟可惜真可痛耳

從來亂臣賊子欲舉天下第一等事必先除

天下第一礙手之人故逆黨蓄謀無將人第

知于甲子數年以後

父知于天啓元年以

前思患預防在兵科時即有疏恭覲進忠進

忠者忠賢之原名也自 父去國三年忠賢

羽翼已成殺機浸露不得已弃身家拚性命

直陳逆惡二十四罪一以冀

先帝之悟一以解中外之變庶幾仰副

光宗報几前受 命再起田間之 大恩耳乃

擊賊不勝而賊謀轉毒魏廣徵以門生秦士

文偵知 父復有恭疎投柄佐逆而通天

稍殺人最狠之徐大化正欲投權又有貴孽

田弘滋乘機挑激于是深怨積恨居間串合

教之升木教之同心教之放開手眼廣募死

士而 父無死所矣命梁夢環舉汪文言舊

網而 詔獄復興創謀之楊維垣應募入幕

感恩圖報一出封疆之計一出移宮之計徐

大化遂兩收之以受賄逮移宮殺爲身亡家

破之計又乘未到預捏口單當先一疏奉

旨逮問霍維華即隨疏倡和諸奸協力政府

集成忠賢喜其事情重大鍛鍊周詳特調許

顯純崔應元主其疏賍指掌緹騎網羅先殺

文言以滅活口又勒限獄官以索死命 父

既死廣徵膽落而賈繼春復出獻奇策曰我

有一計能欺天下後世皆以楊漣爲該殺蓋

不以恭忠賢爲借題則楊漣之殺爲非法不

粗定移宮貫串王安在內則楊漣之死爲無

名于是盡反向疏之所云居間書札之所云

借攻倒戈橫劇請創爰書此非諸奸朋謀設  
奔通內殺人之罪案哉罪案自完又值

皇上秦鏡當空稽奸安所逃罪轉生一計曰不  
若堅持新說但不死于法吏而死于詔獄  
死處難赦慘處誰憐既不悖優卹 明旨又  
不露攢殺本相更有忠賢顯純塞責仍思縱  
橫顛倒作事外假公道之人故維垣借泰罪  
樞之名邀 旨站脚既下王安一着以巧當  
于先又恐公道漸著獨力難支則借起廢之  
明旨急引朋謀殺人之徐大化霍維華阮大  
鉞而用之于繼春且不次陞遷焉繼春自揣  
幻術已破清議難容急薦多人奮身兩截遠  
倡近和曰此前後忤璫者也此不入門戶者  
也嗟乎冤哉首擊元兇身亡家破生死低離  
者橫目爲通內之人內外呼應好官由我殺  
人如麻者反指爲忤璫之人

聖明在上尚作如此舉動則當年之加刃臣父  
尚待臣言之畢哉通內殺人無可調停之法

大逆不道無分首從之法伏乞

皇上大奮乾綱將主謀導逆下石加功諸奸照

律定罪並振 天誅以爲屠戮忠良傾危

宗社者之戒外臣父獄中絕筆一書悉移官始

末遺字一紙述徐大化銜恨緣繇血肉淋漓

中原草不敢輕呈謹抄謄恭 進

御覽更祈

勅下史館以備採擇施行

崇禎元年十一月初八日奉

公三庭堂 卷二

望吉

原任左命都御史左光斗男生員左國柱

奏爲逆謀萬的千真父寬一字一淚疏

臣父之死阮大鍼傳棍其主謀者也魏廣微其下手者也楊維垣霍維華其加工下石者也臣請畢陳其孽東廠理刑傳繼教認魏忠賢野子傳應阮大鍼以異姓兄弟招搖權貴傳棍以同姓兄弟應阮大鍼以異姓兄弟應顯肆驅除陰圖位置巧停工科周士樸之陞遷以那阮大鍼更垣之序轉事洩喧傳則疑臣父之同

公天龍年 卷二 論竟 二十七

鄉發其論而嗾傳棍以雙鵬之箭臣父與魏大中俱不免矣棍誣疏之日正逆璫進香泳州大鍼叩首馬前密謀幕內之臣一時中旨迭出臺省文章楊連二十四罪疏所云叩馬獻策那移叙陞蓋指大鍼而內授外發外呼內應蓋指傳棍也自後殺者殺戎者戎配者配削奪者削奪傳棍以止曜一疏開殺人之端大鍼以合算一疏結殺人之局着着關通矢矢可中此阮大鍼傳棍結忠賢主謀殺

臣父之一案也忠賢疑楊連疏與聞臣父魏

廣微切齒門生宰相四字兩魏同心密計以今日不殺楊左則後日大事不成不狃定題目則楊左難殺不先行削奪廣開招募則殺楊左之人不來殺楊左之計不出于是月費千金散兩家門役打探動定適以矯旨逐趙南星等臣父顧天草疏參魏忠賢魏廣微交通不法狀述預借會推制奪而徐大化楊維垣霍維華等來矣封疆移宮之奇禍

公三龍室 卷三 論二

出矣議誰發難仍用詔獄之汪文言議誰主獄必須心腹之許顯純欲逮即逮欲殺即殺案詞不必面供對簿不必活口又恐命難速斷則借脏毒比勒限時日此魏廣微結忠賢下手殺臣父之一案也臣父死非其罪諸奸愈不得于心又相與創立爰書刊布要典口口傾危官闈而原疏加恩等語則削除不載口口株連侍從而殺楊連等疏則一筆勾消使非就裏調護臣家幾無噍類此楊維垣霍維華賈繼



春等結忠賢加工下石殺臣父之一案也三案昭然而

聖明御宇諸奸心膽墮地與其辨已之非朋殺不若硬坐臣父之當殺故楊維垣攘參罪極之蹟藏殺人之身而大鉞等惟恐始謀之發力收後勁之功千言萬語題目總是受賄移官精神却在通內

皇上試拘大鉞等而問之臣父受廷弼之賄何以不救廷弼一字移官陞何官邀何賞通王

領三體聖

卷二

餘覽

三

安做何事且忠賢殺戮之人何以爲通忠賢之人臣父言四年三下詔獄之人何以爲臣父

用以通忠賢之人更問大鉞若不通內同鄉并掃時何獨穩步京堂加銜太僕李魯生倪文煥之薦何芥相投

先帝弼留時之溫旨何途得出周士樸之陞遷何以停吏垣之手眼何以換若不通內殺入何大鉞所欲殺者忠賢盡殺忠賢所已殺者大鉞抵死以爲該殺忠賢之檐誰迫之而

使不得不挑優師之旨誰迫之而使不得

不反中途之疏誰迫之而使不得不爭局于

旦夕前此鐵面剛腸之薦誰迫之而使不得

不自爲矛盾此亦情見乎詞不訊自供矣

乞

皇上大奮軀剛將主謀之阮大鉞傳繼直窮到

底急正典刑更將下手加工下石諸奸用正

厥辜元凶得情不誅孤臣百叩不反臣無任

哀痛號泣待

領三體聖

卷二

餘覽

三

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月

日奉

聖旨傳繼阮大鉞已有旨下部看議這奏并看

了來說該部知道

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今贈右副都御史左光斗男廕生左國柱謹奏爲罪狀既昭典刑未正謹瀝血再陳不敢鳴孤臣之冤但祈伸 祖宗之法疏

臣聞罪莫大于殺人法莫嚴于通內况夥璫助逆不分首從之律又在通內殺人之上此祖宗之法也

聖子神孫相傳未改卽諸姦攢殺先臣亦曰犯法則法也者先臣與諸姦之所共也是以伏闕陳情不敢哀籲臣父之慘苦先剖法之當死不當死然後及致死之人謹將主謀之阮大鍼傳梃下手之魏廣微加功下石之徐大化霍維華楊維垣等緣情核實泣血 上請 奉

聖旨傳梃阮大鍼已有旨下部看議這奏并看了來說該部知道欽此今部隨將通內殺人情節細考前後合覈公評削籍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臣思理無兩可法惟一定使部覆

而非是也則諸姦所以誣先臣者爲是先臣當付戮屍之條臣當坐加等之律旣以阮大鍼授意中人潛胎隱禍爲是矣則授意胎禍當得何罪旣以傳梃挺身應募明作兇魁爲是矣則應募兇魁當得何罪旣以借汪文言爲諸賢併命之機托傳應星爲內外交通之線爲是矣則文言當日之罪如彼應星今日之罪如此而借之托之者當得何罪旣以始不過涂指好官究且殺人取媚爲是矣則被殺者苦極析楊條同鑄劍而殺人者當得何罪旣不比浮躁又不類不謹罪犯司寇罰加考功是當年以忠義之性命博亂賊之功名今復以亂賊之功名抵忠義之性命乎若云皇仁浩蕩九原如作是旣死之榮遂可了冤死之案諸姦填命之券竟取償 朝廷錄死之符乎且削其官而官仍在卽無官而家仍在考功之法貪酷者削奪追贓今羣兇獨人之親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覆人之廬舍傾人之

宗族而已且親榮妻貴金穴銅林揚揚間里驕人白日殺人之報若是豈不痛哉我

皇上八柄在懸三尺無私自政府及百司罔不凜凜豈其誅見在有法而懲已往無法豈其受賄有法而通內殺人無法况

皇上之鋤逆增而崇優卹不過曰交結朝臣

屠戮忠良豈其褒忠有法而除奸無法豈其

內之通外有法而外之通內無法若曰有抵

命之許顯純在是殺劊子而縱主使也蓋必

公天應

卷二

論

七

有線索而始有參劾有參劾而始有逮問有

逮問而始有拷掠臣以言官不授意旨不尋

題目雖百顯純先臣必無死法既授意旨又

有題目即無顯純先臣斷無生理臣非爲顯

純求寬也忠賢有忠賢之罪顯純有顯純之

罪大鍼傳櫪諸姦有諸姦之罪且張體乾不

殺劉鐸乎何以薛貞終不免許顯純不殺周

順昌李應昇黃尊素周宗建乎何以倪文煥

曹欽程俱不免同死異抵同罪異律不惟父

寃海底卽忠賢顯純何以瞑目地下薛貞倪

文煥曹欽程又何以俛首獄中哉懇乞

皇上赫然斯怒將阮大鍼傳櫪併魏廣徵徐大

化霍維華楊維垣等照律定罪立正典刑斬

其首以還命併籍其家以還財庶上伸

祖法下快輿情而沉寃之昭雪其小小者也臣

無任哀號待命之至

崇禎二年二月 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臣等謹將

奏

七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今贈太常寺卿魏大  
中次男生員魏學謙謹奏爲恭謝 天恩

并陳家難仰祈 聖鑒跪

逆瑞肆禍最毒先臣大中蒙禍尤先

聖明在上奸惡忠昭頻傳

聖諭優卹慘死維時先臣之寃未盡前雪臣迫

欲登 聞歷血 闕下第恐蹟涉陳乞反旃

皇上自行卹忠之意且失先臣生時恬退之心

故在疚嬛嬛靜聽 明旨而

皇上先後俞臺省之請部院之覆先臣蒙 贈

廕祭葬又奉 旨全給謚廕建祠賜額是先

臣生而心丹死而血碧

皇上廉其生愍其死而寬白先臣雖不可作必

銜

天恩於地下臣視留餘生者哉顧先臣之

卹殊優正以先臣之死殊慘

皇上且以慘死而卹之臣忍不以慘死者籲之

皇上先臣自少貧孤惻惻靡托賴萊爲縻紉

就道君不爲蠶會大風雨屋瓦皆飛父老子

爲被雖四壁無有也通籍之後不改窮素居

鄉每絕干及奉 使輒謝贈貽督浚城濠巡

視節慎剔蠹減費靡弗殫心巡青則省價存

美約計四萬餘金一生經硜類如此至發霍

丘縣官之餽則苞苴之及門尤恥而必卻者

也死竟坐賄三千三百餘金遼陽之陷楊鎬

等奉 旨從寬議處先臣疏爭鎬卒長繫後

鎬及熊廷弼等奉 旨貸以不死先臣於

朝審日堅不盡題且爲刑垣具公疏而議定

則口辟諸縣臣天下共耳目也死竟坐楊

鎬熊廷弼賄三千三百餘金天平冤哉蓋先

臣廷奸者百端奸人殺先臣者亦百端 奏

短憾長臣不敢違式入告試且以先臣之死

與臣兄學泚之殉先臣以死者陳之而臣讐

已見弗可弗報矣先臣之被逮也舉家驚痛

臣母屢絕屢甦諸孤訣於水許絞腸如輪恨

不得父子兄弟相抱一慟俱盡而先臣怡怡

就道君不爲蠶會大風雨屋瓦皆飛父老子

就道君不爲蠶會大風雨屋瓦皆飛父老子

就道君不爲蠶會大風雨屋瓦皆飛父老子

弟送者數萬綿繹於途呼聲動地忽然緹騎亦爲弟零<sub>臣</sub>兄鄭駒赴難不敢同行變易姓名夜趨晝伏得不死於邏卒手者幾希先臣擲下詔獄則受窘奸弁且詬且訶弛柙受拶楚錄受夾弛拶與夾仍錄扭受棍暑日炎炎煖熾竟日先臣有死不承如明心堂豈是昧心堂數語即東廠聽記者也許顯純崔應元竟爲誣服詞具奏而不時追比之嚴旨下矣先臣指斷脛裂股大於腰疊棍所中結爲黑丁漸爲深坎不一再宿復棍棍擊亦肉肉敗蛆生淋漓零落墮堦上者魂如斗蓋嚴刑之下既無力圖生且無力圖死顯純等既酷掠以促之而微喘猶屬則使管事官二人入獄不知何以掄殺而徐以病故聞殷雷濟暑旨下遲遲越六七日出屍牢穴骸漲而黑面與鼻平幾不成殮爾時邑人尚爭爲先臣設醮諸孤日冀父生還亡何而<sub>臣</sub>兄已扶輓歸矣兄弟相見焦府寸裂<sub>臣</sub>兄曰侍

生父往竟侍死父還視父死杖下不能救不如死於是斯夕號咷水不入口哭而病病復哭每至丙夜淚盡舌枯<sub>臣</sub>以漿進<sub>臣</sub>之曰父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漿者乃號咷至千死嗟乎甫悲父亡不踰月而兄續<sub>臣</sub>血耗神悸自分死亡而追比復迫將欲傾家以償而無家也服物徧鬻細及七箸弗抵萬一幸里中助以贖錢縣官多方補措二三交好不避餘沫之濺而竭其忠始得承不孥之恩既經蕩析纖子靡遺兩棍並暴郊原數口分餬親故殘孤自計此生飽煖已難再得矣幸遇聖明於慘死諸臣恩無不深於慘死諸臣子孫憤無不洩先臣特蒙優異故<sub>臣</sub>行乞入都謝

皇上而告其哀竊痛先臣刻苦一生伶仃九死<sub>臣</sub>兄以身殉父禍更浩臻

先帝得什死忠之臣獨先臣得一死孝之子

皇上忠無不卹孝自當旌<sub>臣</sub>烏敢請弟先臣兄

奉 旨祭葬建祠倘得酌於墓祭配於祠則臣之私也

崇禎元年十月初十日上

十四日奉

聖旨覽奏魏大中慘死情狀殊惻朕心魏學洵殉孝捐軀不愧忠後耐葬配祭聽從所請昭朕孝治天下之意該部知道

行三肅

卷六十一

公

三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今贈太常寺卿魏大中次男生員魏學廉謹奏爲恭謝

聖恩無涯父讐必報敬拜血疏請伸兩觀之誅以順九原之目眦

臣家難較諸臣倍慘

聖恩較諸臣亦倍優使非逆璫煽禍而義甥義子義孫教以殺人之法予以殺人之券則先臣之忠不於死著又何有臣兄之孝故臣念聖恩之所以優彌痛家難之所以慘父兄有讐矢不共戴能禁嚙血長號啓啓

行六肅

卷三十一

公

三

皇上之前哉先臣潔已循法動而懷忌凡題冒濫之恩節虛靡之費皆不避有力有口而滋衆怨衆怒者也至請辟繫囚則懟需獄之王德完請簡卿寺則懟覆撫之王紹微攻媚客氏之沈淮則因懟客氏攻庇崔文昇之方從哲則因懟文昇先臣之嫉奸者既甚奸人之嫉先臣者亦從此眈眈而傾危之阮大鍼遂兄事忠賢之甥情應星傳繼教以固援於內

并率傳樞兄事應星繼教以植黨於外既夜  
叩忠賢於涿州進百官鬪旁簽王振劉瑾故  
事導之殺人以肆毒於外又喉傳樞道傷伏  
謁忠賢借長安共往共來之汪文言爲阱於  
國中以授題於內而先臣適見逆謀不靖  
先帝孤立 皇子 列嬪之死生悉寄於忠賢

客氏之喜怒禍釀於密非所忍言故疏列

懷冲太子 祿妃胡貴人三事入 告且連

引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諸逆孽既觸忠賢

續天監錄 卷三 忠賢

客氏之機正入大鉞傳樞之殺疏 奏立順

卽傳下獄輔臣韓廣封還得擬罰俸而忠賢

殺先臣之心已甘之矣崔呈秀則又疑先臣

與聞其革職魏廣微則又銜先臣直糾其失

儀所以廣微之姻家陳九疇以寺臣謝應祥

之推撫攻述先臣於前呈秀之私人倪文煥

以銓臣周順昌之訂姻促殺先臣於後總之

殺機既發不過兒女之姻師友之雅俱可坐

爲死罪然亦以見先臣之竊竊而殺先臣者

之窮於策也獨阮大鉞傳樞終以攘缺譬先

臣此其故先臣原疏甚辯大鉞移疾未幾兼

行人都不難遲劉弘化之艱使弗聞不難尼

周士樸之陞使弗下迨弘化去而大鉞補大

鉞去而先臣補夫亦先臣之缺大鉞攘之而

大鉞之缺先臣特補之云爾乃既圖先臣于

生前又欲戮先臣于死後先臣苟非大鉞等

之讐彼何必如是下手大鉞等苟非先臣之

讐臣又何必如是痛心第觀借一汪文言以

續天監錄 卷三 忠賢

殺諸臣梁夢環實應傳樞之着而鎮撫追賊

諸臣家傾而身頑魏忠賢實按阮大鉞之圖

計及此而諸臣之怨對忠賢呈秀其從而大

鉞傳樞其首矣故 臣非不願

皇上籍魏廣微之家亟棄倪文煥梁夢環於市

陳九疇從重處分逮崔應元究何以拚殺諸

臣而 臣恨未及讐阮大鉞傳樞之內茲且弗

遑問也伏乞 勅下部院提阮大鉞傳樞鞠

其入幕獨先實衍義子義孫之派而下石有

據當償殺兄殺父之冤魏忠賢許顯純既已

正刑幸以首賜臣俾臣借慘死諸臣子孫

於鎮撫司牢穴前呼其先人哭踊澆奠若臣

不孝不弟既不能殉父兄九原又不能尋警

於逆焰燼天之日願當諸奸既敗復懇

聖明赫焉斯怒庸豎子

聖世所不容并乞

皇上殛臣以謝臣父兄與父兄之讐蓋

皇上縱不殛臣亦終不免於阬大鉞傳梃而

反不得死地也臣泣血三年停血萬斛今始

灑向

聖明無任痛哭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月初十日上

十四日奉

聖旨魏學濂瀝血上書情殊可憫奏內阬大鉞

傳梃事情部院有議來說

原任左春坊左諭德今贈詹事府詹事繆

昌期男生員繆虛白爲恭謝

天恩并陳先臣慘死顛末懇乞 聖鑒以表忠

節跪

臣竊思逆璫魏忠賢兆殺忠義株連及賴

宗社之靈篤生

皇上誅逆褒忠臣一門生全皆

皇上之賜也感激流涕臣復何言但天下知先

臣之慘死而未知所以死者大節未明難死

銜恨敢瀝血陳之臣父繆昌期繇萬曆癸丑

進士授簡討歷陞左春坊左諭德生平正直

不顧嫌怨爲吉士時見時事不平輒憤慨昌

言以故忌者擠歸迨復職未幾目擊逆璫魏

忠賢矯竊 詔旨擅作威福先臣早爲寒心

適副院楊漣貪院左光斗過先臣旅邸相顧

歎息共圖剪惡二臣曰不去此賊無以報國

先臣曰首輔葉向高見家

先帝委任力能驅除大慙若外庭先抗疏列其



罪狀而後輔臣援外庭公論面奏

先帝立黜忠賢便消陰禍連亦首肯曰吾蓄此

志久矣議定而連疏上先臣因以大義責輔

臣輔臣畏逆璫兇譏遷就不決乃巧趨捷徑

者借先臣爲贊獻媚逆璫謂楊漣二十四罪

疏屬先臣代草夫漣忠憤有素先臣寧以此

居功但同心除惡捐軀赴義實與共之所以

忠賢恨先臣最深始閹住繼爲民旋又矯

旨被逮之日邏卒逼布或疑先臣死於家先

天賦筆 卷二十 四七

臣曰我不怖死必就獄以明志於是從容赴

難慷慨賦詩有一死無餘事 三朝未報恩

之句逮下鎮撫許顯純授意獄卒先臣手上

比諸臣獨加一租實仇其代草也勒時顯純

考曰你江南才子如何與楊左往來幹此通

天大事先臣曰漣爲常熟令即相傾蓋光斗

爲同年幸同臭味何能不往來實不知何爲

通天大事又考曰你賊私從實招出先臣曰

翰林冷局又着守清節賊私何處得來顯純

兩問詰塞因受榜笞極其嚴酷三次鍛鍊骨

節盡斷膚肉不留先臣並不作凄楚聲但曰

二祖

十宗有靈臣死不恨因誣坐賊三千家貧路過

不能應限顯純隨授內意僅十有八日先諸

臣斃于獄旅櫬還家未及停棺追賊符下承

望風旨且監且責勒限追比破產不足連及

親故又不足本府推官劉典秀見臣囚首控

哀不勝惋惜捐俸倡助僅而充數不然臣已

天賦筆 卷二十 四八

斃於筆楚之下矣酷哉忠義之受禍也先臣

少獲文譽名播海內晚而登第立 朝僅六

七年且官非臺諫職無事權假令稍爲依回

循資而進在今日已躋清華得事

明主惟是一生忠盡直欲爲 國家寢奸於未

成而勢不從心死而後已寧爲愚爲拙不

爲媚爲奸耿耿之忠真足以貫白虹而耀青

史臣不敢一字緣飾謹備陳頭末仰塵

摩覽念先臣之受慘禍實與楊漣事體相連天

下共知而孤忠未達公論猶鬱臣所以痛心  
搏穎額

天而呼也懇乞

皇上特加憐憫准照楊達周順昌魏大中等事

例 賜額建祠早定易名之典使天下曉然

知詞臣內忘身殉節繼劉忠愍而起者獨有

先臣一人實風勵人心之大端也又臣母李

氏備嘗辛苦更遭多難并乞

皇上照 大明會典例給與新銜 誥命是

公去順事 卷二十 公 世世效死結者也臣無

皇上普錫類之仁而臣世世效死結者也臣無

任哀號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月 日本

聖旨繆虛白爲父繆昌期奏謝知道了昌期忤

奸賈禍慘死可憫已經贈賡還與他謚及妻

李氏新銜誥命該部知道

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今贈太常寺卿  
周順昌男生員周茂蘭奏爲孤忠已被

恩褒沉寃尚未剖析謹控額號 天懇報

父仇以彰 國法疏

臣父順昌中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始仕福州

府推官勺水自嘗纖塵不染值稅監高家擅

行威福臣父不屑一見時有監司假名調停

實左右之致變羈囚恬不知恥者臣父鄙之

每事相左幾爲其所中幸公道彰明得入銓

署計供職十有五年弊絕風清未嘗受一粒

一緡即尋常一竿牘謹勿輕投退食之餘惟

與同鄉一二相知切摩道義而已壬戌之受

事署銓政與一科道不合拂衣竟歸歸裝惟

有布被一牀殘書數卷抵家杜門半刺不入

公府正色力持者獨鄉紳大體至地方利弊

猶嘔心區畫以其身隱係維桑之重迫逆璫

煽禍臣父攢眉扼腕恨不從楊漣諸臣後請

尚方之劍會科臣魏大中逮過吳門臣父痛

其介特孤蹤橫羅網間及身後遂與締婚  
有次憂危談及 中朝事輒拍案怒罵緹騎  
還京具告逆璫痛恨 臣父不減楊漣大中五  
虎倪文煥瞞璫微指首先操戈而 臣父削簪  
矣前此撫臣毛一鷺多炎凉市態 臣父微致  
反唇一鷺遂從杭州敦請織監李實至蘇州  
促膝獻計更有同鄉破甌希進之人借 臣父  
以媚文煥殺機既發罪罟斯張而 臣父逮矣  
逮命既至萬人憤攻爭毆得殺 臣父者而甘  
頌天腹註 卷三 公覽

按直據情形連章入告逆璫或能悔禍乃抹  
殺公論主在周順昌植黨附邪仰干  
聖怒向與諸人互相標榜習氣高自矜詡陰承  
漏網之旨明種株連之禍何忍心辣手至此  
顏佩章等五人駢首就戮其臨刑痛罵者爲  
誰迄今在人齒頰也 臣父身死追匪矣窮無  
抵藉藉親故捐俸捐貲勉完三千之數恭遇  
聖明御極逆黨次第殲夷當年挑釁撰謀之人  
借桐封以頌忠賢甘入幕以悅文煥者皆倖  
頌天腹註 卷三 公覽

逃指摘 臣本欲暢言之而上有朝論下有鄉  
評且因 臣父生平嫉惡而宅心忠厚 臣姑隱  
忍以承先臣之遺教獨文煥以責治門軍開  
罪逆璫一攻 臣父其寵嬖不下崔呈秀倏而  
順天巡按倏而河南掌道遂以元功受上賞  
不得不爲剪艸除根之計而一鷺輩又捷投  
之此 臣父所由殞身畢命而 臣三年立廷臥  
苦膏膽誓不與諸奸戴履  
天地者聞文煥在 鼎湖之際首先効功贊成

不軌真

九廟神靈所必殛而一驚頌璫建祠罪狀具在  
豈容以湑先首丘免其追削伏乞

勅下部院將新提到倪文煥照崔呈秀田爾耕  
等斬首并之西市俟遺孤得分鬻踐血呼告  
先靈并將毛一驚盡法被戮以爲戕賊賢士  
大夫者之戒則復仇之義稍伸臣即下從臣  
父永無憾矣臣無任痛哭待  
命之至

頌璫

卷三

崇禎

崇禎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聖旨周茂蘭所奏事情知道了倪文煥旣已解  
到着究擬正罪毛一驚媚奸建祠本當追究  
姑念已故不必再求血書原非奏體以後悉  
行禁止該衙門知道

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男李遜之  
謹奏爲恭謝

天恩併陳冤苦懇乞

聖明廣錫類之仁以彰崇報疏

臣父應昇一生忠孝十載清廉爲御史時獨  
首擊三大賊曰魏忠賢曰魏廣微曰崔呈秀  
其劾忠賢也有罪璫巧于護身一疏其劾廣  
微也有閹臣負罪愈驕一疏其管理章奏代  
堂官高攀龍草疏劾崔呈秀也有貪汙御史  
一疏皆發其穢惡著其無將鐵筆誅心血丹  
負日三賊銜恨入骨朋謀構陷必欲殺而後  
已首劾曹欽程誣論臣父擁戴高攀龍以報  
呈秀代草之恨臣父削奪斤歸臣祖父母  
請命遂併追奪矣賊黨李永貞等復授計李實  
誣劾撫臣周起元牽入臣父矯旨逮獄臣  
父卽日就繫過郡城聞攀龍已赴水死有諷  
臣父自裁者臣父泣然曰昇尚有老親如草  
草畢命陷吾親縶綫卽死不瞑目歸死詔

獄吾分也郡城士民萬餘執香號哭欲甘心  
綬騎臣父踞諭解散牽衣別臣祖父曰楊左  
諸臣之累累妻累子今昇妻弱子幼是遠同  
而累親獨也聞者泣下露襟比至鎮撫司逆  
黨許顯純極刑拶拷骨肉飛臣父毅然不  
屈惟大呼

天地祖宗鑒臨在上而巳是時天變地震火災

都門皇皇洵洵天實示警逆黨猶不知畏至

六月初三日呈秀夜出片紙令殺臣父臣父

領天胤筆

朱二

已知必死援筆賦詩云十年未敢負

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

願誦法華經書畢望闕叩首就死梟牀之

上時方溽暑死越兩日顯純祕不奏待屍身

分爛然後擲出以快崔魏之心蓋慘死至臣

父爲極而臣父瀕死不忘

君親有如此其至也臣父死年止三十四歲歷

任囊無一錢田無半頃飛陷多賊移屬追比

旅視無歸聞者腸斷見者魂銷盡鬻祖父之

產不及三分之一賴臣父房師禮臣周延儒

科臣許譽卿陸文獻臺臣蔣允儀等及同門

湯道衡曹文衡諸臣不懼波累倡義糾扶始

克勉完而臣祖父之產蕩然無遺矣忤逢我

皇上聖明神武立除大逆臣父捐生報國之

心九原含笑更且憫念寬臣備加

卹典臣父贈太僕寺卿臣之愚屏亦叨

恩廕惟臣祖父母前此追奪官

誥奉

領天胤筆

朱二

松寬

旨補給未領臣伏讀大明會典一款文官死

于忠諫已經追贈廕敘者其父母妻室不限

存歿俱授封贈給與誥命夫曰已經追贈

是誥命即係追贈之本銜且廕從贈階而

封不從新誥豈封贈有二義乎臣伏見我

皇上旌獎諸臣忠義不難開從前未有之

特恩況臣父殉國國忘家死忠盡節首犯三兇

尤在諸臣之上而臣祖父辛勤教子破產危

身老病貧難慘若萬狀倖有昭明之日未霑

曠蕩之恩臣父捧

恩綸于地下必有愀然飲泣者伏望

皇上特賜矜憫照會典事例准以臣父新贈

官銜改給臣祖父母

誥命臣舉家世世銜結

皇上勸忠廣孝之仁矣其或憫臣祖父母衰病

貧苦如楊漣例量給

恩贍此又

皇上之特恩非臣所敢望妄干也奉

聖旨李選之奏謝知道了應昇父請給誥命本

內如何無名着再奏來該部知道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贈太子少保兵

部尚書高攀龍男原廕恩生高世儒奏爲

恭謝天恩兼陳哀憫懇乞

聖明俯鑒遺忠疏

臣痛自魏忠賢崔呈秀肆毒忠直諸臣人人

慘死而以九列大臣被禍則臣父獨也

皇上登極優卹臣父居首賜贈賜謚賜廕賜

祭葬臣原廕雖經問擬亦蒙開釋加恩

至矣臣頂踵可捐高深難報敢併以臣父

生平梗槩究陷始末發姦早得酷禍者澌血

陳之臣父萬曆十七年進士官行人直言忤

權相遠竄潮陽萬里風波幾死瘁癘在鋼籍

三十年日從事學問杜門著述奉

光考遺詔起官光祿勤勞節省悉清浮費遁陞

御史知官府多姦

先帝孤立侃侃陳言發方從哲鄭養性之罪幾

得禍輔臣葉向高救免晉左都御史榜絕饒

道揚清激濁丰裁益稟值魏崔朋謀漸露首

料呈秀穉職剪忠賢黨忠賢義兄魏廣微原  
方鄭心腹素仇正直恨魏大中李應昇劾其  
失儀呈秀投間入幕謂臣父主使借會推事  
矯旨驅逐臣父罷官輔韓爌申救亦罷科  
臣許譽卿疏救被謫呈秀倚仗二魏營謀復  
職與顧秉謙陳九疇游鳳翔張訥百計欲殺  
臣父始而削籍繼而拆毀書院逼令破家賠  
值竟以李實疏被逮臣父孤忠耿耿叩關  
無路念身為風紀大臣義難受辱有傷國  
體焚香告

領三應聖

卷二十一

魏克

三

天告

君告祖宗屏人赴水遺表云臣雖削奪舊係大  
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  
之遺則

君思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  
執此報

皇上臣父在水中拱立北向肅若對

君是日天雨雪鬼夜號雖死猶生幽明共鑒死

後緹騎索財縣官借勢勒父暴尸逼臣代解  
死者無以為殮亦不容其殮存者無以為生  
必欲盡其生非府臣曾櫻保全一門立斃竊  
痛臣父與故銓臣趙南星推賢為國天日  
共矢九疇謂其黨比與故撫臣周起元道誼  
相成竿牘盡絕李實疏其干求城東數椽疎  
席敝床聊供講習張訥誣其刻剝民脂田產  
無數解組歸田蕭然四壁方屏居待罪鳳翔  
指為陰養死士圖謀報復有心有口何影何  
形諸人說謊欺

領三應聖

卷二十一

魏克

三

君難逃

聖鑒然皆廣微造謀秉謙捏旨佐魏崔行私  
代方鄭洩憤今魏崔極矣廣微九疇俱始禍  
之人廣微死僅削籍九疇優游病終秉謙鳳  
翔訥尤黨逆之首秉謙擁貲潛匿鳳翔賄薦  
恩然訥晏居鄉里臣父雖慘死于李實一疏  
無非諸姦借兵籍諸姦之家可佐軍國正  
諸姦之罪斯快神人臣有冤欲吐久矣因人

亡家破死無葬生無養冀冀待稿謝

恩獨後今冒死赴 關告哀誠以臣父四十年

清操苦節正學純修平居放法聖賢臨難不

忘忠愛顧慘死諸姦之手不獲一日立清明

之 朝故

皇上之驅策此臣刺血刺心號呼

聖聽亟望嘿鑒遺忠以殲姦黨者也臣父所著

有周易孔義正蒙註語說奏疏議揭數千言

皆一生學問與一腔忠悃所寄倘得

皇上留神庠覽或宣付史館于

沃諱猷似可少裨萬一謹繕寫另筒封進

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奉

聖旨

見前第二卷陸忠下

原任 誥勅房辦中書舍人事吳懷賢長

男廩例監生吳道昇謹奏爲先臣忠憤觸

兇合家慘殺堪憫懇乞

皇上俯垂憐鑒准照例 優卹以雪奇冤以勵

士節疏

臣父懷賢幼列青衿補入胄監七因鄉闈恭

遇纂修

兩朝實錄臣父以文學夙名預選編輯天啓四

年三月內蒙以積勞轉授辦中書舍人事疏

兢奉職罔敢失墜時值逆璫魏忠賢竊窺神

器中禍 宮闈傾陷忠良市威箝網臣父叨

官 禁近目擊齒齟居恒杞憂食不下咽每

閱邸報有摘發逆謀者及楊連二十四大罪

疏擊節痛快速加圈評旁註當如任守忠卽

時安置等語適有工部吳昌期糾劾侵冒忤

璫撤回臣父以同鄉服其不阿遺書稱之有

事極必反反正不遠之句詞多激烈凡對同

官及縉紳親友并手札往來輒寓感憤義形



于色詎意同官傳應星卽逆璫嬖嬖也聞之  
切齒入告忠賢而奮役募置臣父左右矣陰  
構逆僕程遠德暗以東廠富貴將臣父平日  
園註疏稿及書底盡送逆璫璫大怒曰甚等  
官兒敢如此犯我速處他死臣父亦屬禁  
掖近臣徑不繇中旨擅差旗尉百餘席捲  
臣寓將臣父鄉拷臣及庶母丘氏俱桎梏到  
厥嚴刑箠掠體鮮完膚顧臣父素守清白無  
贓可證無律可坐逆彪楊寰孫雲鶴無計獻  
媚誣砌投結東林賄納左光斗等妄談朝  
政矯旨拏送鎮撫司臣父之命更迫須臾  
逆彪許顯純非刑炮烙進血裂肌臣父昏瞶  
垂危恣憑羅織僅旬餘日而臣父已斃杖下  
矣寬哉臣母程氏在籍驚鬱而死臣姊及臣  
第道照痛慟而死舉家公散臣奉領埋明  
旨扶櫬南歸伶仃數載日坐覆盆幸逢  
皇上聖神首出扶正芟邪逆璫伏誅逆彪許顯  
純業已明辟楊寰孫雲鶴已經提問日月

照臨之下必無漏網之姦且屢需綸音年  
來枉死詔獄者宜加卹贈而被害諸臣如  
楊漣等俱蒙褒錄雷震雨露並用至公  
真千載一時矣竊念臣父官雖未秩忠義共  
殷其以筆墨賈禍事蹟有同劉鐸而罪及妻  
孥慘殺更倍諸臣迄今尚以忠覓銜怨九原  
臣不乘時瀝血仰請  
天恩生無以容面顏死無以對丘墓用敢哀鳴  
泣籲伏乞  
勅下該部准照成例俾得一體贈卹補  
予恩誥  
皇仁浩蕩貴彩松楸存歿銜結共祝無疆不惟  
慰忠魂于既往亦以激義氣于將來臣無任  
惶悚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吳懷賢忤姦逮掠慘死可憫所請卹典該  
部查例具覆

吏部覆疏 附語附

看得吳懷賢抒忠無路孤憤時形見直臣疏則感激贊歎爲之手箋與同志言或慷慨悲嗟爲之色變慄沸檻泉寧自今矣如彼邇風亦孔之僂當年卽時安置之語恨無其人此日事極必反之言既有其驗身雖慘死于逆瑞氣若再生于

聖世比之劉鐸以筆墨賈禍略同官秩雖殊其

應得贈級可例既經伊男具奏奉有

明旨合無

卷二

疏覽

四三

准贈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

崇禎元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是

原任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今贈光祿寺卿萬燭男生員萬燭奏爲

聖明憐軫孤忠先臣疊承異數謹請 闕叩謝

并述慘狀以祈 宸鑒疏

竊自逆瑞肆惡必欲擅殺人以威天下臣父工部郎中也毅然抗疏首觸兇鋒遂罹廷杖而死臣等扶棺還里泣血含冤重陰之下欲復見 天日而不得幸 宗社有靈

聖明御極廓宇宙于重新殲茲邪于孔熾褒忠獎直之典大第頒行憐死恤孤之綸先後渙

頒云龍註

卷二

四三

發且軫念臣父慘死嘉以清忠正直還以誣坐贓銀凡贈祭葬諸 大典又無不與死事諸臣並下九原有知當不知如何感激矣第念臣父之死

皇上固已燭照無遺而當日情形微臣不一拂淚披陳恐烏鳥之私所不忍也臣父任屯司督理 慶陵親見魏忠賢所造墳塋于霄極漢耀日連雲制作規模髣髴 陵寢又見

陵工急需備極艱難忠憤所激特疏糾參語語刺心字字指實忠賢于是矯旨廷杖百棍不俟駕帖增差內官百十成羣猛擁肆出將臣父繫頸倒拖自寓所至午門約十餘里拳飛棍擊蹴踏摧殘迨受杖時僅存一息止呼

高皇帝有靈數聲而已忠賢復噴杖輕杖行杖之人以重杖之兩股潰糜遍身腫黑數日號楚不沾水米而死夫杖及兩股止耳通身腫

獨天龍聖

卷二

盜覽

五

黑傷自有來則不死于杖而死于叢毆明矣此臺省諸臣先後文章具在御前可按也不特此也又于天啓丙寅年嗾奸商汪宗禹懸坐贓私三百兩以爲身後汙鱗之計中旨一出催比如庭使寡母藐孤又蕩然其家產矣發難最先受禍最慘衾棺不備膚髮無存狠手毒腸究欲妻孥泣殉如此冤慘有不惻佈聞見而動天地者乎邇蒙

皇恩再造贈廕有加微臣匍匐三千里趨詣

闕廷恭陳謝悃頃臣入都門伏讀邸報見

皇上俯允銓臣之請死事諸臣俱照贈官新銜

給與三代詔命褒死臣以及死臣之祖先

白楊哀艸謬被榮光寒祚單門驚傳盛事况

臣曾祖恭

肅皇帝朝叨列兵左居恒惟以忠孝二字訓課

子孫今蒙恩進階臣父政得欣從地下卽

微臣叨承錄蔭幸備犬馬求無負于國恩

卽無愧于家乘倘非世效捐糜猶未易言報

塞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奉

聖旨

原任四川道御史夏之令長男生員夏承謹奏爲臣父枉死非刑奇冤莫白謹瀝血陳情仰祈

聖明俯賜昭雪以正國法以伸公道疏

臣父由萬曆丁未科進士兩任知縣數年卓異荷

神祖拔置言路禍因天啓三年巡視皇城奏

發帑千府盜草一事首觸逆璫魏忠賢之忌

繼又拿獲大奸細傅應春王茂芳等而應春

卽崔呈秀疏薦之私人也忠賢客氏呈秀以

故切齒臣父日夜思中以奇禍臣父卽于是

年三月告病回籍以避兇鋒及呈秀忠賢矯

旨用事表裡爲奸遂授意于倪文煥卓邁交

口誣曠逮治慘死自古忠臣死諫死節或以

讒死處死不同後皆見白痛父赤心爲國無

以竟大用于生前又無以暴冤狀于身後此

臣所爲仰天泣血不敢偷視息于人間也漢

世綬第一女子尚能爲父上書臣欣逢

聖世敢避斧鉞不一諂言乎先是內臣馮忠等盜草攜往奶子府至北安門爲臣父所詰實已罰俸三月而怒猶未已也奸細傅應春在遼陽燒火藥反獄應奴密雲督臣移文捕治未幾見獲良鄉以千金賄呈秀得脫呈秀且

特疏薦之及臣父巡視中城而藩一龍具狀

首發搜出書揭獻九龍山俱屬不法而李永

芳圖書副勝鑿鑿可據傳應春正其所推爲

謀臣也謂呈秀與奸細別有密謀或未可知

然貪其重餌一時濫荐誠難自解獨謂臣父

鞠發應春大不便于荐主深恨入髓不殺臣

父不止矣迨交結忠賢大恣威福而殺人婦

人之卓邁遂誣臣父以荐熊廷弼突遭訓奪

矣倪文煥以責門弁觸怒忠賢求解于呈秀

爲之出死力相救而因誣臣父以極詆毛文

龍幾誤封疆被逮矣臣父固極不滿是爾老

關外逃歸卽出疏奏劾中府勘問詔語獨重

何時曾薦薦章何在文龍孤軍糜餉虛張功

伐實國家一大蠹今廷臣猶以撤還入告柰  
何獨以臣父之言爲罪案臣父以言官建白  
言之得失罪不至死原疏不過商略何以謂  
之計陷當日經撫爲事啓蒙一疏及孤軍客  
海外一疏具在 御前可按也臣父下獄備  
極五刑終不承服許顯純崔應元裝捏招詞  
坐罪一萬二千六十兩三日一比非法刑具  
夜以繼日血肉淋漓竟斃杖下十日之後方  
得收殮仍勒限嚴追奉家收繫變盡貲產不  
足完半持鉢乞貸苦難竣局臣父入臺班僅  
四月外則圖封疆重計內則再奸細隱憂不  
幸爲逆黨所陷罰俸未已旋即回籍回籍未  
已旋復削奪則奪未已旋死筆楚殺入臣殺  
身成仁死有不避亦不應埋沒生干甘爲逆  
瑯殺人媚人也懇乞

皇上勅下廷臣從公勘議果若廷弼果極誠文  
龍果以舉盜爲奸細致陷殺身之禍如臣虛  
言卽甘伏斧鑕查丁乾學子具疏鳴冤已蒙

下部議覆臣父慘死萬倍乾學而臣更與倪  
文煥卓邁不共戴天近張體乾以枉死劉鐸  
奉 旨決抵文煥五處之最狠者以潛謀不  
軌陷殺諫官其與體乾情律相同再查同謀  
殺人卓邁亦有應得之律叩乞

皇上分別首從以正國法以慰忠魂臣無任瀝  
血哀鳴之至

崇禎二年二月十四日上奉

聖旨

領天騰筆

失

公

三

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男趙清衡奏爲臣父孤忠抗直首觸兇鋒舉家寃死謹瀝血上籲以祈

聖鑒憫卹疏

竊念臣父南星秉性剛方叨中萬曆二年進士選授河南汝寧推官五年初轉戶曹後調銓司癸巳管內察堅正不撓忤權削籍公論稱爲從來考功第一林居三十載閉門著書薦無虛歲至天啓元年起陞太常寺少卿遷

頌天牘筆

卷二

訟覽

十二

通政司左通政太常寺卿工部協右侍郎上疏力辭時輔臣葉向高韓爌等憲臣鄒元標部臣王紀等責以大義感激赴召管理陵工拮据勞瘁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有申明憲職諸疏癸亥京察不顧情面天啓三年十月改吏部尚書見部事大壞具有再剖良心等疏凡用人行政務核實跡破常格禁賄賂絕請託如調鄒維璉劉廷諫夏嘉遇入銓曹及用張光前程國祥等皆極一時之選總憲則推

高攀龍左副都則推楊漣巡撫則推王洽李成名等至左光斗魏大中等並皆臣父所用者衆正登朝羣奸側目值楊漣疏叅逆璫忠賢二十四大罪逆璫恨之入骨一日在弘正

頌天牘筆

卷二

訟覽

十三

門選通叅舊例與司禮監同事則逆璫在焉臣父訟言針砭璫恨益深時輔臣魏廣徵正認逆璫爲伯叔方將借刀殺入而臣父與其父允貞素以節義相砥廣徵執尊稱相信不疑每干部政正色謝却久已快快後臺省交糾廣徵頒朝後至乃疑臣父主使必欲甘心竟暗挑魏忠賢謂楊漣疏臣父改定此已足殺臣父又值高攀龍論崔呈秀淮揚贓私臣父覆疏引視大舟遣戍之例呈秀向拜逆璫爲義父叩頭流涕訴其見斥於是同惡交煽不殺臣父不已後因郭尚友巧營晉撫臣父薄其爲人不與會推而推恬靜之謝應祥廣微喉姻親陳九疇叅之與夏嘉遇互相辯奏奉旨看議覆疏既上三奸捏旨嚴責臣父與

高攀龍朋謀結黨臣父及攀龍隨上疏告病  
稟擬不由內閣竟逐兩臣首輔韓爌面奏

先帝極言臣父負天下望不宜輕去而三奸遷  
怒并逐輔臣一時臺省薦留者亦悉爲所罷  
斥又以楊漣諸臣皆以臣父之黨復捏旨指  
臣父爲元兇嗾張訥梁夢環等追論臣父及  
楊漣等于去後楊漣等被逮論死臣父奉  
旨撫按提問追賊其撫臣卽用臣父未推之  
郭尚友其按臣卽用臣父例轉之馬逢臯望

頌天廬

卷二

三

三

風承旨假威報怨臣父曾冒冢卿百般詈辱  
懸坐賊欸臣與臣甥二日之內各受責四十  
板枷號二月非知府蔡官治委曲調護性命  
萬不能保賊完臣父子及甥俱擬遣戍臣父  
年屆八十不准收贖於酷暑淫潦中立摧臣  
父赴振武臣赴莊浪臣甥赴永昌同日出門  
竟成永訣臣母馮氏追比時驚逼而死生母  
李氏牽衣號泣絕而復甦隨以殯命家門離  
散骨肉摧殘奇冤異苦古今罕見幸

聖明踐祚殄滅權奸舉家欣望再見 天日然  
蒙

恩詔于去年十月十二日到振武衛瑞黨山西  
巡撫牟志夔以臣父察處不謹積恨挨至十  
二月十五日始給回文臣父憂鬱憤惋至十  
七日遂歿旁無次子暴露顛連遠近墮淚幸  
主事黃元功及彼處一二賢紳維持資助始  
得殮與櫬還鄉臣以萬死餘生間關抵里三  
喪慘累家業盡空卽石人當爲腸斷而一日  
亦難視息切念臣父在昔旣爲羣奸首指之  
元兇在今卽當爲

頌天廬

卷二

三

三

聖朝首卹之忠耿然尚復于楊左諸臣者則以  
楊維垣輩旣扼輔臣韓爌之進復以臣父爲  
黨從中阻抑氣焰方隆未敢代爲臣父一言  
今幸公論大張

聖明獨斷臺省史官部寺諸臣請諡請卹業蒙  
皇上灼知洞鑒頒此卹典宜優之 旨而父骸  
未葬父冤未明臣不敢不瀝血備陳于

聖明之前其賦欵除另疏剖明外伏乞俯念臣父生平清貞守正一意盡忠與楊連鄒元標馮從吾等實同一體而情事更爲可憐物望原已素定懇乞

聖慈早給祭葬贈諡卹廕以慰忠魂臣父有知

當必感恩結草于地下矣

崇禎元年七月十八日奉

聖旨趙南星復原官給與祭葬已與他諡趙清

衡准復應該部知道

野史氏曰三復此疏敘次詳明其攢禍始末

歷歷証據不旁誣一人以伸父冤以洩公憤

確乎可質諸

天地而告子

君父者也抑奸黨苟圖富貴喪心若是之慘胡

洵洵不知今日有

聖天子在焉嘻忠毅公雖死猶生芳名香骨固

不朽矣

原任應天巡撫今增兵部右侍郎周起元

男周彥陞謹奏爲孤忠被禍極慘

聖旨施恩非常匍陳謝悃兼乞同仁以示激勸

疏

臣父起元繇萬曆辛丑進士歷任浮梁南昌

二縣令以清廉行取選授湖廣道御史奉

命巡漕宿弊盡革趨運衙先出爲桂平叅議救

荒緝盜全活數萬辛酉入賀值遼事告急

留爲通州兵備時徵援驟然恩威並用人無

敢犯以功陞太僕寺少卿尋轉應天巡撫適

水患頻仍民不堪命臣父勞心撫字染病乞

休奉

先帝溫綸着照舊供職臣父感激圖報冰蔡自

持爲民造福會織監李實倚魏忠賢聲勢流

毒一方誣劾蘇州府同知楊姜臣父以申救

啓屢又嚴阻額外橫索益中其忌比叅結璫

貪酷道臣朱童蒙童蒙優擢京卿而臣父革

任削奪李實忿已洩而心未厭乘姦輔顧秉



謙囑薦墨吏王忠陸臣父秉正不阿仍爲泰處秉謙恨臣父入骨李實乘機假手張翼與秉謙崔魏呼吸相通與李魯生旗鼓相應借驚天動地之題肆其破家滅門之毒自欺君蔑旨疏發而緹騎四出矣臣父與周順昌等六臣卽從此畢命矣嗟乎以周順昌等之端方耿介而誣爲私事謁見言必承順以臣父之節省軫恤而誣爲阻抑上供冒破鼓鑄指鹿可混覆盆誰照據李實疏辯魏忠賢差役到杭迫要空印奏本夫印信何等重大可漫索而漫應耶李實謂與臣父無干涉此疏非出其手亦將謂向與臣父爭加派互駁諸疏非出其手乎又謂皆李朝欽李永貞之造諱夫李實與臣父有隙朝欽永貞於臣父何仇乃故擠臣父而死地耶又云不敢奏于先帝之前則自皇上登極以後何不急剖心迹直至今年三月始作此遁辭以欺

天耶總之恨臣父者李實而朋謀殺臣父者實出于顧秉謙朱童蒙李魯生之手臣父宦囊如洗被逮之日上自紳衿下及輿僮無不鑄金以助檻車之費遮道以乞官旂之憐者萬里間關苟延殘喘冀獲伸冤不謂一入囚圍白晝如昏坐獄十萬餘不容啓口夾棍交加只得吞聲飲泣三日一比安能點鐵成金桑梓所貸親朋所賑簪珥帶裳之所鬻田廬書籍之所廢僅完二千八百兩追迫無措五刑畢具死之日流血成淋微臣獨何心能不痛哉歿後追賊愈迫株連蔓及六親尚不自保八口敢復求生幸堯天再造納諫卹忠贈廢波及臣聞命卽當赴闕稱謝緣海寇披猖慘遭焚掠覆巢孤雛裹糧而來復遇暴客喪其資斧日夕戒心積愁成病行行且止閱四月始抵都門追昔撫今悲喜交集謹布始末仰祈聖鑒臣竊思父讎不共戴天臣父已死不可復

生而殺臣父之人皆得不死父目不瞑臣心難灰今惟有邀

皇上浩蕩之恩以慰臣父而已近聞邸報捧讀明旨一則曰楊漣魏大中周順昌之死最慘宜全給廕謚建祠賜額著該部議覆一則曰楊漣准加贈太子太保以旌忠烈臣父忠節不減楊漣臣父慘死實同諸臣且撫吳俸深久已應轉亞卿今所贈官尚屬生前分內未爲殺後殊榮伏乞

有夫廕書

卷二

公事

皇上垂憫臣父奇冤量爲加贈仍賜謚建祠

賜額以尤泉壤庶枯骨再霑雨露而奕世共效犬馬矣臣一字一血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周彥陞爲父局起元奏謝知道了起元歷任著勞慘死可憫着與他謚已後曾經贈廕過的不得再來陳賁該部知道

維

崇禎二年歲次己巳四月己巳朔越九日

乙未不孝孤子繆虛白哀懇周茂蘭左國柱周命寧魏學濂周彥陞等因

今皇帝登極優卹死事賜贈廕祭葬或更賜祠賜謚孤等上疏陳情亦並蒙嘉納孤等始得各持酒一樽飯一盂香一炷紙一束同造鎮撫司前并爲楊之易等具祭而哀告曰此地何地乃人子在此哭父天乎痛哉孤等於

有夫廕書

卷二

公事

公事

府君未殺不能救既殺不能殉即有時痛不欲生然亦究竟不能死自羞自恨正無顏對吾

府君冥冥中而向每過此足不能前含淚悲想以爲此門之內便當是明心堂吾

府君受授受夾受棍於此堂之旁便當是獄吾

府君血流肉爛蠅蛆最蛆攢鑽頭凌虐從而捐

殺於此又轉出此術之後則見生大扁於  
穢汚中爾時孤等雖習於不孝總無計頑  
此心矣天乎痛哉今日所以相率哭祭又  
非爲下招歸來也忠魂義鬼登臨

二祖

列宗在

帝左右而孤等一腔積血嗚咽未酒

聖恩浩蕩使孤悲從痛生抑又泣從感下

靈爽不昧當知諸孤不孝亦嘗來此哭祭而

頌天賦筆

卷三

三年之內并哭亦不敢今得而來此又爲

誰之

深恩

府君其識之矣天乎痛哉尚

饗

頌天臚筆卷二十一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編次

附紀篇

朝野紀聞

天啓丙寅六月靈丘縣離城三十里去南山五里有猛扁七个止見三扁在山伏臥傷人三口傷驢二頭傷犬三隻地方爲害狩人不能制

廣昌縣于六月初五日四鼓地震搖倒城牆開

三大縫有大小妖魔日夜闖帝廟焚毀廟令

齊戒沐浴請僧道百人于爲崇民心驚怖娘娘

廟誦經設醮旬日漸息

易州志

京師有一番僧進廣慶門入十方寺鬚髮卷結

面目怪異身披青紅紫服察其言辭開口滯澀

宛若烏聲使之書寫持筆橫斜碗蜒如蛇跡驗

其隨身褰裏祇有番經數十張茫然莫辨就其

原領四川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軍民宣慰司

批文一紙內稱大西天羅漢啞咯喲願遊漢地

而號帖紛紛或以印鈴或以朱標飲食起居如

常人無生奇疏

聞經之行游 御史王時英疏

大同府于六月初五日丑時地震從西北起東

南而去其聲如雷播塌城樓城牆二十八處潭

源州從西起城城山播聲如巨雷將城垣大牆

并四面官牆震倒甚多王家莊堡天飛雲氣一

塊明如星色從乾地起聲如巨雷之狀連震二

十餘頃至辰時仍不時搖動本堡男婦羣集涕

泣之聲遍野播倒內外女牆及裏大牆二十餘

丈倉庫公署軍民廬舍十額八九壓死多命積

尸匝地穢氣熏天慘惻不忍見聞

朝天宮回祿時天未曙昏暗中忽聞有聲烈燄

冲天紅光映地遙望紫衣神排空而起大殿兩

層及金剛殿迴廊周匝火起以四方輻輳之地

半屬丘墟十官呼祝之壇盡爲灰燼羽士冉乾

升稱正殿向自鎖閉不焚香火不期六月二十

一日丑時突然火從正殿起延燒燬前後兩殿

併廊房金剛殿共一百十一間甚矣祝融爲虐

國之災也 朝廷下詔修省所廢之

御史李燦然疏

天啓壬戌四月初四日北京德勝門甕城內玄帝廟前大槐樹內火起燒二顆因年久枯朽本日西邊樹心煙起至稍頭當時潑救聞東邊樹心亦煙起難以措救管門內相見風勢甚大恐致延燒地方鋸倒方止

北城御史疏

丙寅六月十六日登萊州五鼓時分有紅雲一片自西南起直至北角樓內聲似巨雷頃刻時猛火衝天壓死守宿餘丁徐二等二名

巡撫疏

十月二十六日禁城煙起不見火光延西一路

行六疏全

文三

特七

講經樓後基趾騰騰有煙火用水灌澆漸息惟見土堆廣數丈高數尺荆棘成叢隨將刀斧刈除纔見分明有煙數從上隙出尋隙挖掘上下多瓦石木柱堆積朽腐無算集者如炭欲燃未燃氣熱如炊守候兩日盡滅

中書太監劉疏  
右次災

六月二十八日至閏六月初三日北京大雨傾盆城中水長五六尺新舊房屋倒塌不計其數壓死人口甚多朝中內臣數百至宮口奏因水淹平子門各要探親 皇上准容各內官去西

山橫水發數丈至蘆溝橋人家被水推去 又

良鄉縣陰雨無分晝夜數日不止至初一日半夜水由西城門灌入將本縣倉廩吏舍登時傾塌舍穀漂流文卷泥爛居民房屋倒塌田禾衝入江內尸橫遍野悲聲載道耳目不忍聞見

武清縣大雨如注晝夜不絕七八日平地深數尺田禾盡行淹沒 東安縣洋河泛漲水勢滔天人民禾黍盡充魚鱉之腹 大興縣渾河水

決高湧數丈頭畜人財房屋盡從流水

俱六月廿八日

行六疏全

文三

特七

至閏六月初三日奉  
見順天府尹疏

七月初二日山海關大雨如注初三日勢若傾盆夜繼以風伯厲威鳴條有聲田禾漂沒舟楫擊破公衙私舍傾圮無存以致人亡馬死惟倒馬關一路猶甚焉

山海太監疏  
右水災

天啓辛酉二月初三日遼東日暈兩傍有耳如月狀內紅白光焰閃爍倏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形影如連環狀其西南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日但其色道慘澹如月之在籠其日暈之上

大圖之中約有數丈許其光彩青紅如平常虹狀似弓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

見雜錄

甲子二月二十八日天黃日淡無光次日亦然見日旁有黑日盪磨是晚鐘鳴時聞空中叫嘯如千軍萬馬突臨之狀又若干石萬砲競放之聲震天動地舉邑驚惶齊登西關倚女牆觀望四野火光遍地城下萬民叩關求入時有潮賊殺長興石知縣之警縣是人心大恐訛傳餘黨

公入府錄

卷二

附記

五

冠掠來此移時肅靜越二日知是從蘇州由嘉興經海鹽其聲更甚亦漸過海南去老人云是天愁也

廣海見聞錄  
右象異

壬戌九月二十二日陝西臨洮丑時地震自西北方起至東南巽方移時不散二十四二十九日連震三次搖倒房屋壓傷民命夾山嶺堡天鼓響海空火光一天皆赤從西南起斗大火塊落東北方忽然天鼓大鳴從西南起向東北方去訖

雜錄

癸亥四月初六日雲南洱海衛地震三月初七日復震二次十二日午時大震一次響甚如雷官房民舍俱倒大理府亦然北來南去有聲如吼時旱魃爲災

十二月二十二日應天府申時地震聲如巨雷兩箇時方止常鎮揚泰州俱然搖倒民房無數壓死多命

甲子二月三十日北京欽天監呈稱巳時地震從西北乾方來有聲如雷往東南巽方去未申

公入府錄

卷二

附記

六

時又震二次

六月初五日保定各州縣地震有聲如雷官民房屋城牆傾倒打死人口無數

丙寅十一月十八日南京陵寢于本日午時地震

忽震動二十五日寧夏地震微動無聲從西北方起東南方止六月九月俱震半年三震災

變異常

寧夏巡撫史疏

丁卯正月十八日卯時京師地震有聲起自西南方來往東北方徐徐而止官民房屋傾倒傷

人無數以上俱見陸章

貴州道御史徐題爲地震變出非常事

云

地震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承中國之兆耳年來地震不次而徵應相繼亦若操鼓之三期三韓之地震也致東奴人犯有撫順清河開鐵潘陽之變四川之地震也致奢酋殺官戮民圍城脅號之變山東之地震也致白蓮教妖黨蹂躪鄒滕動搖三省之變揔未有一日而三四震每震而掀翻簸蕩似在漏舟中

至舉國錯愕又有巨鼠飛食于鳳縣妖狐煽惑于灤州此物怪也鴟鵂操戈于長興奸人捏號于彌勒澄清坊一日而殺十二命此人妖也仁壽縣長山一帶忽大聲震如雷山各逆裂長約七里濶約三尺深不可測此山異也

右地震

天啓癸亥陝西鳳縣東關外村民何秀等入山收割雜糧忽見異常能飛大鼠一羣在地剪食穀豆速即趕打狀若捕雞無色自首至尾約長

一尺八寸橫濶一尺兩旁肉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止有四後爪止有五毛乃細軟深長若鹿之黃黑色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甚速若覺能飛特不甚高屠戶破其腹黍粟穀豆飽滿幾有一升稱重三斤先是瓜洲儀真江北一帶羣鼠銜尾貫遊波心蔽江而來盡投江南壑圩穴隱狀如常稍肥大虎船邏卒逐之不散如是半月而止不入民居不傷田禾江南無恙而江北旱災有饑民烏合之亂

甲子三月初四日延綏榆林衛正兵營家丁賀榮家有猪生十四口內一猪一頭二身二尾八足巡撫瞿之臣不知占驗姑以臆度一首也分身爲二分尾爲二又分足而爲八有始合終離之象焉有四分五裂之意焉因查載記晉元帝建武二年一豕八足有劉隗之變武帝太元三年京都人家生子一頭二身八足併與建武同妖是後近侍川事漸亂國柄

六月二十日山西霍州高時正家猪生小猪一

頭二身二眼象鼻四耳四乳卽死 岢嵐州王良興家猪生小猪一頭四耳八足兩尾滿口尖牙卽死 陽城縣馬進孝家牛產犢一身兩頭四耳兩脊一尾兩分

乙丑六月初四日濟南府有飛蝗自東南遮天蔽日合境落集隨捕旋飛凡有落處秋禾一時蕩盡 兗州府三春不雨二麥枯焦惟望秋禾又被大蝗食毀大半今又孽生小蝗東來西去臭可止遏殘禾盡食無存 巡撫疏

鳳陽府春夏無雨蝗蝻蔽天人民無食 臨淮縣又多水雹蝗乃滅 鳳陽太監兼右物徑

丁卯正月廿一日桃源縣白洋河賊嘯聚猖獗各帶刀斧往來搶掠殺人典史林天相督衆奮勇爭先隨擒獲逆賊劉奎吾等九名押解到縣審問本日酉時餘黨百人從西門擁入縣連劈重門四面放火延燒捕衙殺死家屬一人割去耳鼻一人罄搶家財卽擊破公衙宅門四圍火焰冲天殺聲震地與快人等扶掖知縣管九功

并眷屬越牆避入民家被殺死親屬三人劫掠縣印衣飾及毀焚庫藏監舖殺傷兵民獲賊盡被劫逃直出南門又放火焚劫數家 總捕疏

陝西澄城縣于二月十五日黃昏時知縣張斗耀坐堂比糧被百姓各持利器從西門擁入公堂斗耀退避亂民直入私宅亂砍卽死打開銀櫃劫去大銀七錠印務庫獄無虞 陝西巡撫疏

徽州府爲工部官查勘黃山凌虐地方于三月初一日起更時有數千人圍繞公署吶喊鼓譟

打門蜂擁本部家眷驚惶無措各欲投井自盡因與李同知公署相鄰遂踰牆潛匿本部見周遭火焰冲天隨即易衣逃避此輩劈門數重開聲振地四鼓方散 初書關防冊籍文卷金帛

服飾悉成煨燼矣 工部疏 右民變

以上俱天啓辛酉至丁卯年事



詔獄條言

天啓乙丑  
左六君子事

燕客具草

善言天者必驗之于人人而事而不能徵實于天則七政亦具文矣客少嗜象緯之學長而彌篤披霜沐露幾歷分至遂能于渾蓋二家會其微眇乙丑春冬旅泊都下目擊天人之異爲記其本末以徵天人合一之符使後之言災祥者採而擇焉

季春旬有三日月入太微垣犯左執法客大詫曰執法大臣常有非辜被禍者奈何友人聞之

勾天摩筆

卷二十一

月七

二

躍然曰此甚善事也今天下操重輕之衡者璫耳璫禍而衡復歸于所司清明之治行復見矣客曰非也璫小臣不入紫微垣不列二十八次第于天市中占其微星此禍最大亦最毒楊左故司衡者也其當之乎踰月而六君子逮赴詔獄

孟秋下旬四日鼓後客露坐中庭見白氣如匹布長數百丈起尾箕間貫紫宮掩天樞五星不覺淚涔涔下同坐者竊問故客曰紫宮爲帝庭

尾箕燕墟也白者金祥按占當有急兵起輦轂

下然國家福祚如天保無他慮其寃微乎楊左行死矣翌日而三君子之凶問至矻白氣竟天之時獄卒承璫命之時也於乎又三日月蝕太白客指以示友人曰月爲陰爲刑刑人之象也太白主西方主義誼士之象也周袁顧二君子又將不免按京房易傳占曰刑人執政殺誼士厥妖月食其太白春秋潛潭巴占曰國無政刑人用月奄太白天定矣可若何不兩月而三君子又俱被難

勾天摩筆

卷二十一

三

仲秋下旬七日太白午經天客曰星與日爭明下與上爭權之象今璫之權至矣何庸爭乎豈將殺周顧二公邪翌午而周卒死顏賊之手顧絕命之疏遂入嗚呼寃哉

周袁二公俱于五月初到北司顧公五月廿六日到南鎮撫廿八日送北司魏公六月廿四日到南鎮撫廿六日送北司楊左二公六月廿六日到南鎮撫次日送北司又次日之暮嚴刑拷

問諸君子雖各辯對甚正而堂官許顯純袖中已有成案第據之直書具疏以進是日諸君子各打四十棍撻敲一百夾杠五十

七月初四日比較六君子從獄中出各兩獄卒挾扶左右手捫樓而東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

客不覺大慟諸君子俱色墨而頭禿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染楊公鬚白爲最頃之至廳事

前俱俯伏簷溜下楊居中左在楊之左魏在楊之右顧在魏之右周在左之左袁在周之左顯

純處分單還獄顯純猶作爾汝聲嗣後則呼名咤叱如趨走吏矣五君子各打十棍以出袁以

病故免

十三日比較午飯後六君子到堂顯純辭色頗厲勒五日二限限輸銀四百兩不如數與痛棍

左顧曉曉置辯魏周袁伏地不語楊呼家人至腋下大聲曰汝輩歸好生伏侍太奶奶分付各

位相公不要讀書是日各毒打三十棍棍聲動地嗣後受杖諸君子股肉俱腐各以帛急纏其

上而楊公獨甚

十五日爲楊公誕辰諸君子各裹巾揖賀是日公始知璫意不同每晨起多飲凉水以求速死

兼貽書家人索腦子甚苦前此猶望生還也十七日比較楊左各三十棍是日顯純辭色更

惡勒五限各完名下所坐賊數不中程受全刑夫授棍

十九日比較楊左魏俱用全刑楊公大號而無回聲左公聲啾啾如小兒啼周顧各受二十棍

撻敲五十袁撻敲五十魏呼家人至前謂之曰吾十五日已後聞穀食之氣則嘔每日只飲寒

水一器蘋果半隻而已命盡想在旦夕速爲吾具棺然家甚貧無能得其美者差足掩骼可也

家人守其言以十五金買柏棺以殮二十日楊公家人送飯茶葉中雜金屑以進爲

獄吏所覺俱嚙逃去楊公嗣後遂絕傳單者矣二十一日比較楊左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顧

各二十棍顯純呼楊公之名叱曰爾令奴輩潛

匿不交賊銀是典 旨抗也罪當云何楊公舉  
頭欲辯而不能遂俱昇出彼時諸君子俱已進  
獄獨楊左投戶限之外臂血流離伏地若死人  
已而楊大聲曰可憐後仍昇入左公轉面而東  
顧其家人是日雨棍濕重倍常且儘力狠打故  
號呼之聲甚慘

二十四日比較楊左魏各受全刑顧撈敵五十  
刑畢顯純呼獄卒前張目曰六人不得宿一處  
遂將楊左魏發大監客關之以問獄吏吏嗟呼  
顧天腹爭

今日晚大老爺當有壁挺言者是舊三君子  
果俱死于鎖頭葉文仲之手葉文仲爲獄卒之

類業又次則郭元

二十七日比較顧公獨受二十棍是日獄吏猶  
稱犯官顯純怒罵曰此等俱犯人也何官之有  
嗣後遂呼犯人

二十九日比較三君子之屍俱從詔獄後戶出  
戶在牆之下以石爲之如梁狀大可容一人匍  
匍是日刑曹驗畢籍以布褥裹以葦席束以草

索扶至牆外臭遍街衢屍蟲沾沾墮地

八月初一日比較

初四日比較顧公用夾刑杠十五下周撈敵三

十

初七日比較

初九日比較顧公用撈刑詔三十

十四日比較袁公賊完公安饒出案中故特易

十六日比較

十八日比較

十九日袁故未死時先暗注大監實孤身在關  
廟詔獄中向有此廟鎖頭顏崇手斃之是日顯

純上疏云周朝瑞病劇上命撥醫調治次日

醫來顯純呵之以出彼時周公自以賊完裹巾

結襪逍遙獄中方怨顧賊相累不得速發西曹

未嘗有恙也

二十二日比較袁屍出

二十四日比較

二十六日比較顧公用拶刑敲八十

二十七日獄吏具揭報顯純顧大章大病客雜與人中竊窺之不覺涕淚霑衣曰一網盡矣次日顯純遂以顧公病疏上蓋獄吏揭報時太白適經天嗚呼顧公亦不凡矣

二十八日周故是日之午周顧二君子與孟舟三人共飯飯未畢鎖頭郭姓者疾呼曰堂上請二位爺講話遂着械而出行不數武劉鎖頭後挈顧公之衣曰且還今日不干爺事內裏要周爺命耳押周公至大監不半時許遂斃郭賊之手

二十九日比較

九月初二日比較周屍出是日劉卒密語客曰堂上已勒顧爺死期矣期甚迫奈何客曰能緩五日乎曰能厚賄之而去

初四日比較顧公加棍三十拶敲八十

初六日顧公發部之 旨已下閣中客知之躡蹻竟夕恐入顯純之耳不能留公至明晨也

初七之晨劉卒復至曰五日之期足矣今晚恐不能相全如何客曰然會當有變卒竊笑而去已而西曹之 命下是日顯純復比較踞案厲色如前呼顧公曰爾十日後復當至此追賊蓋

六君子之禍顯純頗有力暨用刑之楚酷死期之緩促又顯純獨爲之畏顧公到部發揚其惡故以追賊之說相嚇欲令其不敢言此日不西理劉卒誠實可信非妄談也

十三日會審都城隍廟御史及司官共十人公座俱南向在簷溜之下上承以葦席顧公北面跪反覆辯論甚直而諸人承瑞命竟以斬刑坐公又責公十五竹板嗚呼瑞之虐焰一至于此是日瑞遣聽計人立司官之後審畢十人旋以連名帖及獄辭送去禮貌甚恭

十四日顧公勺水不飲鼓後服毒不殊次夜投繯而逝

十九日顧公屍出于獄衣冠俱如禮

楊公有遺藁二千餘言又親筆磨真一通叩首

牀蓐以托顧公獄中耳目嚴密無安放處賊之  
關聖畫像之後已而埋臥室北壁下蓋以大磚  
後公發別房望向北壁真如天上倩孟弁竊之  
以還隨寄弁弟持歸

楊公又有血書二百八十字藏之枕中冀死後  
枕出家人拆而得之竟爲顏紫所竊紫亦號于  
人曰異日者吾持此贖死

詔獄諸公入獄後意氣皆不減獨袁周二公以  
爲瑞深恨楊公楊元餘猶可望免累迫顧公勸  
之速絕以舒禍顧正色曰人故自有張主且死  
生之際豈朋友所宜勸諸兄必相強不已弟當  
先絞頸以謝嗣後乃不復言

魏公性不嗜食尤不喜血肉之物每日所供惟  
雜菜一把扁豆羹斤許及蘋果五六箇而已

魏公受刑之數較之楊左爲少而困憊獨先七  
月十三日加刑叫聲便不能明十七日以後兩  
足直挺如死蛙不能屈伸

袁公素善病到北司後遂殭臥不能起陰囊大

如三斗器行履頗有所妨然以病故竟死不受  
一棍惟拶夾二刑加三五番而已

袁公賊止六千而每限輸納倍于他人故受刑  
爲少周公亦善病面黃白色入獄中終日與孟  
弁對弈以自遣家亦饒弟姪輩又悉心幹理故  
萬金不四十日而具

周公賊完日鎮撫匿其五十金公必欲清算且  
出累限納銀私籍以相質左右管事者亦支辭  
爲解或云公死之速係此一算也

公文肅堂 卷三十一 附記 二

周公固慙直之士居獄中常大言曰死亦何難  
只須尺布便了又念贓銀已完可望生路不思  
處置家事顧公與孟弁竊哂之而不敢明言八  
月初顧公張目視日久之不已笑謂孟曰常聞  
鬼不得見日今幸片時未死當快觀之未幾周  
至孟正色曰顧先生到此地位不思大事終日  
浪談何益周問故顧公曰所謂大事者身後事  
也吾自七月中便知無生理訣別家人書作之  
已久無便付出故向留榻下何至瞢瞢乃爾周

慨然曰吾亦作數行可乎死後其家人所得遺書蓋顧孟二公合詞以促之云

周公家書一通向藏顧公處周死獄情加嚴無從得出顧作蠅字帖密付客客持金俟詔獄後戶至周屍出日厚賂獄卒獲之後客南還托友人寄其家前此周氏合宗竟不知遺墨也

顧公對簿後遂病創臥至七月中方能行履右股瘡潰中墮腐血一塊如小鼠

顧公發刑部日謂客曰吾向在詔獄中如有人

扼吾之吭不令吐一語自分從來鬱勃之氣無從得伸今來西曹雖無多日然顯純之兇惡及下毒手者之姓名播之天下傳之同調者之耳異日世道復清此曹斷無遺種吾瞑目矣

顧公平生佞佛於生死之際了無畏怖見家人啼哭輒大笑曰淚緣情生任情則爲人天種子不能上蓮花寶座汝輩慎勿作兒女子態

每鎮撫比較日侵晨各家屬持銀伺候大門內當事者到後衙役出問各屬本日納贓多少報

數訖方出手牌喚家屬入二門隨跪門之左右以次交贓

鎮撫納贓如以石投水不敢爭輕重之衡亦不敢問多寡之數納已急驅而下

顧公到西曹一意求死客勸之從容觀變公曰吾自八月初已作處置家事一二紙函之又開凡五六次思無刺語第易署封時日彼時已寘革囊于度外矣且丈夫不再辱吾忍再見顯純輩乎惟速盡爲快

鎮撫用刑之具凡五一械也堅木爲之長尺五寸濶四寸許中鑿兩孔著臂上雖受刑時亦不脫入獄則否凡殺人惟械手則甚便故周公之死郭賊誘之上堂上堂理應著此物也

一鐐鐵爲之卽銀鐐也長五六尺盤左足上以右足受刑不便故也

一棍削楊榆條爲之長五尺曲如七執手處大如人小指着肉處徑可八九分每用棍以繩急束其腰二人踏繩之兩端使不得轉側又用繩

繫兩足一人負之背立使不得伸縮

一撈楊木爲之長尺餘徑四五分每用撈兩人扶受撈者起跪以索力束木之兩端隨以棍左右敲之使撈上下則加痛

一夾棍楊木爲之二根長三尺餘去地五寸許貫以鐵條每根中間各幫撈三副凡夾人則直豎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急束以繩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移動又用大杠一根長六七尺圍四寸已上者從右畔猛力敲足經吁可畏哉宜諸君子之足皆流血灑地也此客習見之非關警說

楊公屍棺之歸負以二騾其次子從一二蒼頭踰嶺道上知者皆爲之飲泣

顧公云撈夾雖爲極苦猶自可忍惟棍則痛入心脾每一下着骨便神魂飛越矣不知公自有爲之地者故夾撈差緩非棍之獨苦也

楊左魏同時絕命顯純慮物議沸騰基異日之禍故于楊左分其先後時魏復緩疏一日

鎮撫每當比較日瑞遣聽計人坐顯純後棍數之多寡及刑之輕重惟其意所指而顯純又加之以虐一日聽計者以他事出顯純袖手至晚抵幕方來始敢審問

鎮撫中惟比較日家屬因交贓得伏脅下細語顯純猶恐密露其惡勒令跪一丈外高聲問答仍不許爲方言

鎮撫爲朝家禁獄列聖頒旨極嚴凡漏洩獄情者處以斬刑擅入獄中者卽刑其足故片紙隻字及單辭半語出入最爲不易自非極慎極密往來其間鮮有不敗者矣

諸君子初入詔獄獄卒持上下之禮頗嚴後知諸君子不免於禍遂席地對談既而坐諸君子之左右笑語如友朋

顧公向官刑曹移獄之日故吏卒見之皆叩首掩泣蓋感公之寬仁也

孟弁楚人亦有心計之士以違事繫獄與諸君子善顯純知之恐渠不死異日討附瑞殺正人

之罪援爲口實併欲盡其命已而顧公西曹之  
旨下顯純惡逆遂爲遠近所傳

野臣曰讀宋終篇類使人髮指背裂氣塞淚  
淋按古之獄吏張湯來俊臣諸惡孽未有今  
日許顯純之慘毒也真虎狼之肆威狗彘之  
不食恨不磔其體而醢其肉以饗六君子之  
忠竟以雪天下人之公憤謹筆誅之以傳千  
百世之罵名聊爲六君子追痛耳第又不知  
六君子之子孫讀之更當何如也

右詔獄慘言一卷今乾氏刊爲知不足齋叢書  
之一種易其名曰碧血錄即此書也燕客不何人  
考復姓姓氏有張萬字燕客紹興山陰人未  
知即此人否姑記于此

緹騎紀略

天啓丙寅 詔逮故左都御史高攀龍翁都御  
史周起元論德繆昌期御史周宗建李應昇黃  
尊素及吏部員外郎周順昌時逆璫魏忠賢竊  
柄任愛憎爲生殺緹騎四出海內騷然而有端  
方鯁直尤惴惴虎尾春冰不寧寢食者順昌謁  
告家居嘗切齒唾罵又夙著廉潔聲爲士人仰  
止郡有疑事不平事得周吏部一言而是非曲  
直立剖于是賢者敬服之而不肖者亦稍忌之  
領天啓錄 卷二 第廿七  
矣會給事魏大中先期被逮所過郡邑無敢與  
之通順昌輕舳候見于吳門相持痛哭與之約  
婚姻素酒炙而別去又府丞楊姜以疆項不協  
于織造監李實誣奏罷官故事內臣無奉劾郡  
邑吏牟撫按權者起元爲撫臣爲之申救併罷  
起元其去吳之日順昌爲文以餞感慨淋漓數  
百言指斥無少避以是忤忠賢意授指新撫臣  
毛一鷺陰伺順昌短絕一切干楨請托蕭然不  
事營殖所居委巷數椽蔽風雨身飯脫粟夫人



吳生平不識金與珠惟銀釵一二一歲中強半在質庫故久不能得其隙族其黨倪文煥論之無所據問同鄉某甲某甲被察處留都下嘗爲順昌所規思報復而捏詞以進遂奪順昌官人心以扼腕不平矣而此屬意猶未嫌必欲論殺之然後快復追論起元巡撫時稽停上供金錢并文致順昌等疏藁旣成使李實署名上之遣官旗張應龍文之炳等分逮其被論攀龍諸人詔至蘇三月十五日也縣令奉檄至順昌

順昌

順昌

順昌

家舉家號哭昏仆而順昌神色自若慨然將出所知泣謂之曰昔孟博屬子數言千古酸鼻今觀諸郎君環地牽衣路人不忍公獨嘿然長往邪順昌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榜徐曰此龍樹菴僧屬我書者我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命筆題小雲棲三字書法遒勁後識年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百姓號冤擁送者已不下千人至軍門士民狂奔而來聚而號且哭者踵相接也撫臣自度不協輿

情檄有司數易置順昌一日四五遷而遠近愈相搖惑至于填巷塞途負擔者息肩列肆者罷市十百爲伍奔走詢訪或議或泣或怒罵或搏額籲天或買卜推吉凶垂白村老雪涕相語朝廷何事殺好人或又言何關朝廷自是魏太監欲殺耳或言吾儕小人何惜一死不爲吏部請命或具呈哀祈上官或欲趣裝走京師訟冤有不識吏部面得一見叩頭如賭頑瑞其擠塞不前者從門外呼名再拜皆歔歔垂淚不忍去帶星而出復帶星而歸自十五日至十八日通國皇皇猶赴父母之難也諸生有識者相與計曰人心怒矣開讀之際事未可知吾輩當代爲請無貽桑梓憂乃與二三父老遍慰百姓曰朝廷聖明君等皆忠義欲活吏部當爲吏部計萬全項當乞命兩臺慎毋過激生事端百姓皆曰諾于是皆執香自吳縣至西察院從順昌而行者數萬人哭聲振天揮淚成雨縣官馬不能前日以當午矣陰雲慘黯無色同于飛霜無不

人人心動神沮諸牛五百餘人公服候兩臺于門外檮梟相戒無譁頃之兩臺至百姓伏地號呼如奔雷瀉川轟轟不辨一語諸生王節劉羽儀文震亨等前跪陳曰周吏部人品令望士民師表一旦觸忤權璫不由臺省論列據刑臣李實風影之辭遂煩詔使百姓冤痛萬口一心願爲之死諸生誦法孔孟所習者名節廉耻若今日之事則是朝廷所棄者賢良所用者邪佞諸生何顏復列青衿居汙濁之世明公爲東

嶺天賦筆

卷二十一

附記

三九

不意避堂後百姓隨之入勢不可遏尉二千餘人匿壁踰牆脫走其一人死焉撫臣大怖急麾兵自衛介士一人舞刀而入百姓辟易叫曰都爺調兵將盡殺我輩爭擲瓦石如飛蝗勢復大張道臣張孝繹介士而捷之適定知府寇慎素得民心再三諭解至夜深方稍稍散去順昌徬徨立久之無所屬徒步詣撫臣撫臣方治饌調藥酒遣人候應龍之炳而餽之無暇可否以問縣令縣令置順昌公署中乃過索羣尉羣尉自出長安妄自尊大謂天子不敢望東廠何論郡邑故所至凌轢長吏剽奪民財二千石以下莫敢誰何其視吳民不啻螻蟻也一旦見訕辱恒懼不知所出向人羅拜但言東廠累我東廠累我是日也尉之逮尊素者亦從胥江將至浙泊舟驛下橫索供應強搜市人雞豕市人爭之被毆行路人皆怒不呼而集者數百牽其兩舟燔之尉皆負傷獨身跳駕帖盡矣又聞郡中有變不敢入郡門竟乞食

至浙浙撫臣爲諭尊素遣至京亦竟不成聞謫  
禮吳民既憤激一時驟張而後甚悔慮重順昌  
罪也又不測上官意云何故驚然之形似息而  
實人人自危撫臣十日三拜疏初謂變出士民  
最後分列顏佩章等十一人竟不忘情于痛哭  
之子衿矣或微言諷順昌覆水勢成矣何徒自  
苦順昌歎曰順昌小臣也敢引大臣不辱之義  
以自裁乎知此行必死死見

高皇帝請殛元兇以肅清 朝廷此願畢矣諸

頌天龍筆

宋三二

卷七

君第記吾言他日爲作傳可也又手書別相知  
中有云惟有豎起脊梁鍊成一鐵漢期不負知  
已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間行人無知者獨諸生  
朱祖文策蹇從之所以左右維護者無遺力其  
後竟以勞悴且不勝憤懣發病死順昌既行而  
詆言日起士民抗捏不安轉相告語有言盡洗  
一鄉民者至扶攜奔竄自通津以北相載相望  
巷無居人官府禁而愈置凡一月餘始得

旨收佩章等付獄黜降生員王節劉羽儀王景

臯般獻臣沙舜臣凡五人當是時賴冠郡侯慎  
陳大令文瑞金司訓一鰲委務積誠以死爭于  
兩臺得不成大獄徐太常如珂又力爭于

朝故得從薄罰撫臣意殊快快繇是民莫厥居  
不至鳥飛獸潰而于順昌庶幾生還之望矣順  
昌初就詔獄京師地震水溢王恭廠災天變屢  
告而逆璫愈肆酷鍛鍊順昌受刑倍慘身無完  
膚罵不絕口賊臣許顯純梃擊其齒齒盡落顯  
純自起問曰能復罵否順昌噴血濺其頭面罵

頌天龍筆

宋三二

卷七

三二

益爲因觸石碎首復送至獄獄卒顏紫手殞之  
擗屍牆外夾巷中三日乃出喪至吳遠近吞聲  
咽淚大風拔木飛石三日夜乃息佩章等聞之  
大哭曰我輩死無所憾願從吏部共殛賊幸矣  
五人咸慷慨就刑越明年天地清寧恭膺

今上卽位神武天挺元兇親忠賢崔呈秀等寘  
諸法籍其家玉帛珍奇金銀無算二兇亦相繼  
自縊 詔剖棺磔斬又逮虎彪倪文煥等擬磔  
贈順昌太常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尋 賜謚建

祠而諸生王節等亦得還列疊序逆璫僭祠遍海內其在蘇者虎丘之南數百武垂成而奉

旨拆毀矣之籍紳因廢基斂五人遺骸以葬並峙五塚樹碑嵒然表之曰五人之墓撫臣者以遷秩還家對客讀邸報嘿然入內容未別而聞哭聲撫臣暴卒矣又廣陵人士言文煥白晝見五人嚴裝仗劍容狀甚厲馳入中堂已而旌旗衛從數十人導順昌朱冠服儼然而坐文煥大懼率妻孥叩頭祈哀庭下石井欄自起舞空中良久墜地震如霹靂乃騰空去史記灌將軍事自昔有之今吏部節烈過將軍文煥陰賊甚于武安其言當信然耳抑余深有慨焉東南澤國中吳號爲怯數佩韋亦孱然市人耳生平見縣簿尉面赤聲顛不成語一旦臨難氣雄百夫搯虎吮而徒手辱之竟使摧璫挂焰縱騎不復出都門昔何以懦今何以壯也青衿赴義解難幾及于難而義卒歸之青衿初不識五人五人非藉手青衿近追葛義士上不愧陸少保誰謂吳

儂輕薄哉至于祖文捐軀數千里外尤人情所難昔繆彤戴就陸績數君子有慘被五毒而口無異辭者有托身卒伍以周旋終事者彼其俠骨勁氣至今猶在人間然猶曰功曹所以報太守也今此諸君非有不解之誼反兵之讎孰執殿而爲此設使吏部有絲毫之矯僞諸君有絲毫之顧慮其孰能之哉不出二年其間倚禍倚福降災降祥古未有捷而不爽若斯之甚者虎丘百畝之官候焉畫棟朱甍使貴游子弟不敢睨于門候焉荒塚寒原使村翁牧豎相顧而歎息每見破壁棄柱輒笑阜城之骨不得與五人分一杯之土也噫嘻九月霜岸長芙蓉抱香死誰不死者誰得死者五湖波臣紀

戡審案鈔

逆璫魏忠賢掌東廠事廣置番役突陷平人號打事件冤死公算至如揚州知府劉鐸以扇頭詩刺璫番役獲以獻忠賢立逮朝貴有之尋復原官後于丙寅八月初二日有家人劉福身藏銀二百五十兩進北京彰義門被假番趙三等獲住挾詐銀一百五十兩隨有鐸親彭文炳具告南城內獲間又被捕番孫守貴將劉福趙三巡捉到官此時總巡叅將張體軫心知魏忠賢素恨鐸乘機嚴刑拷逼劉福誣招家主劉鐸賄買衛士方景陽行術咀呪魏忠賢情詞藉此邀功希圖超陞富貴故向東廠刑官處會取番役一人來認明使魏忠賢聞知體軫即令把總谷應選緝拏方景陽等應選不合故逮誣告人因而致死者被誣之人委係無辜體軫誣捏行術符呪令牌等物前來體軫隨不合將方景陽等非刑苦拷逼令妄招始終不曾與劉鐸面質羅織情由立定罪案于天啓六年八月初六日誣

奏爲神奸賄囑左道術害重臣伏乞

聖明亟正國典以剪人妖以昭天理事隨奉

欽依劉鐸居間擬戍又賄囑妖人鎮魔咀呪重臣并妖犯方景陽曾雲龍彭文炳家人辛雲劉福等都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嚴行究問具奏欽此隨該錦衣衛將劉鐸方景陽等綁送北鎮撫司打問成招于天啓六年八月初十日具題十一日奉

欽依劉鐸賦性奸貪設心險毒旣以營謀擬戍復圖鎮魔重臣方景陽因妾殺妻已干大辟今又肆行邪術咀呪典妖一千人犯都送刑部從重擬罪張體軫緝捕有功陞都督同知把總谷應選加陞叅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叅將中軍等官着兵部照例優敘該部知道欽此將劉鐸等一千人犯解部送司該本司郎中高默會同湖廣司員外郎徐日葵福建司主事陳振豪山東司主事湯本沛問擬劉鐸合依書符呪水左道爲首者律絞秋後處決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

合依爲從者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減等徒罪  
辛雲合依不應事理減等杖罪具招呈堂隨該  
刑部尚書薛貞于天啓六年八月二十日具題  
二十一日奉

欽依劉鐸左道與妖罪上加罪擬絞未盡厥辜  
曾雲龍彭文炳劉福辛雲明係同謀豈止徒杖  
司官高黠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不遵堂批徇  
情賣法本當處治姑着再審依律從重擬罪具  
奏欽此該司復擬劉鐸合依早幼謀尊長律斬  
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合依書符呪水左道律  
絞具招呈堂八月二十六日具題二十七日奉  
欽依劉鐸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依擬即便會  
官處決辛雲姑遣戍方景陽雖已物故還當戮  
尸司官高黠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先係徇情  
賣法及奉嚴旨纔行改正着降三級調外任該  
部知道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十日都察院等衙門查出  
張體軫因番役詐騙誣陷劉鐸獻媚一案題奉

聖旨下刑部會看得張體軫蓄媚權之奸心逞  
害良之毒手知魏忠賢素憾劉鐸輒與谷應選  
同謀捏造符書誣坐呪咀而黃堂郡守與曾雲  
龍彭文炳劉福等一時駢戮西市體軫應選且  
揚揚以殺人媚人冒非常之擢矣道路爲之咨  
傷天日爲之黯澹從來橫誣冤慘未有如是之  
甚者也借五人之腰領博一身之富貴卽戮二  
人于市猶未足以償五命之冤查當日拷審劉  
福令誣供劉鐸呪咀的係張體軫有原疏可據  
而谷應選爲捕方景陽假搜黃紙牒文以成之  
二犯雖共謀誣殺獻媚邀功而體軫之罪爲尤  
重張體軫擬反坐斬不待時谷應選引例秋絞  
庶情罪各當孫守貴緝獲假番事委可原免究  
既經多官會議前來相應題 請恭候  
聖斷立賜施行二十七日奉  
聖旨 見前第二卷錄奏下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一

頌天驢筆卷之二十二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附紀

開讀傳信 蘇州

魏大中之被逮也故吏部郎周順昌家居吳門順昌素清介慷慨負大節生平以忠義自矢當大中過吳順昌周旋累日與同卧起臨別泛瀾即以女許配其孫而間談及中朝新貴輒切齒痛詈人人皆目屬之逆璫每遣緹騎出必使人

頁三

卷二十二

附紀

尾而陰誦其後既目睹順昌與大中握手縋絳狀而以逗留既久緹騎促大中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而語忠賢我即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呼忠賢名罵不絕口觀者相傾咋舌其語聞忠賢後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即以締婚一事叅順昌削籍矣忠賢恨未已而先是御史按吳及中丞之撫吳者毛一鷺皆以禮文間與順昌有却前撫臣周起元疏叅一兵備憲臣托疾請告

得 旨啓元削職乃謂疏實順昌爲之于是織造內臣李實以擅減原題袍段數目追論起元之候運且謂其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而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等爲之于請吳民深恨切齒先已因山西巡撫柯景楨成張慎言疏忠賢矯 旨謂周宗建賊私狼藉及行撫按追比久不同奏而聽其逍遙無忌繆昌期已經削奪仍補服黃蓋開館招賓皆遣緹騎逮問實疏上忠賢復謀之崔呈秀等謂不盡逮無以立威于是乃復逮起元等五人實之上疏也從浙至吳傳聞中丞張筵爲款水陸珍異以數百品計實不一下箸中丞頗愧而最後乃啜茗一甌中丞歡始以順昌事進且旁及吳中二三縉紳欲一網盡之而實但聞忠賢之恨順昌故不敢有所蔓引或云疏乃中朝借實名爲之實與中丞皆不與聞其事秘莫知也是時緹騎皆挾忠賢叱咤風生所至守令爲之除館治餼丞尉以下小不當意即廷咎之至

與撫臣抗禮撫臣事之惟謹而其所逮繫家索金錢動數千計皆立破昌期宗建等行未三日而縱騎之逮順昌者復至吳吳中沸然順昌之里居也樂爲小民申冤理抑達于當路諸凡輕徭緩征之事必順昌爲之倡首至窮交寒士游揚援引不惜齒頰以故士民深德之驟聞其被禍不勝冤憤欲以身代口語藉藉皆各中丞聞報之日晝晦怪風暴雨連五日夕如注平地水深數尺順昌家居城外委巷中華門蕭寂使命至吳邑令陳文瑞素賢重順昌屏驕從員兩夜往告之故順昌顏色不變坐談良久令請順昌入治裝順昌自被放後好學書喜爲人揮灑不倦比入簡視圖籍爲僧濡筆書一署額妻子環而相向哭順昌不爲動語亦不及私質明順昌對令盡粥二盂始改囚服呼肩輿入觀者枳道皆失聲旣入公署候命署都督府中丞密遣人覘之見百姓無少長蟻附而至皆願一識周吏部有詔有祝其誣者目中丞爲奸黨青衿之士

奔走泥淖自朝至于日中吳絡繹載途中丞恐投意邑令請順昌至邑飭署具飲食洗沐士民則亦從之邑署署隘不能容皆淋漓庭中不忍言退順昌家固貧無擔石儲而縱騎勒索不已順昌又善不與一錢乃士民皆願爲傾貲以助卽居平非奸義者咸無所吝至有不言姓名投金而去者貧士貸修脯不足解敝衣質庫中得少直卽以爲貽縱騎聞之愈益欲壓其案遲三日始宣詔是日復大雨衆聞宣詔後順昌且就檻車傾城而赴皆執香以送煙漲蔽天號冤之聲震聞數十里邑令偕順昌出邑署衆遮道車不得前順昌塞帷好謂之曰勞苦諸父兄之愛我而顧我少留此國法也不可須臾緩吾與諸父兄從此訣矣衆乃益大慄自邑門至使署不一里而遙每數步衆必尼之使不前踰時乃達旣至使署衆益集署門未啓署遍週城闌衆登城環立雉堞皆滿香焚雨中如列炬城上人呼則城下人應之城下入呼則城上人亦應之聲



愈震順昌亦出不意再拜請解散而衆不爲動時師儒耆老咸會稍有昌言欲走闕下上書爲順昌稱寃者錦衣之千夫長及緹騎居署內皆惴惴欲速中丞入以自強時兵使者張孝守冠慎及令文瑞皆心知順昌寃相顧作慘然色又以民心洶洶故先以告巡按御史徐吉御史至前驅呵殿如平時御史見景色稍異戒無辟人比中丞至衆三呼奇寃皆迭應署門左設兩使者位諸生將待其入坐朝守令後欲申伏闕上

仰天長號有呼

太祖高皇帝者語雖不能辨然尚未有抗言執詞以申所欲請比兩使者入一太學生文震亨迎而告之曰今日民情士心如此明公獨不爲

青史計思所以自愛乎中丞羣蹙而語曰固常思之今且柰何生曰爲今之計惟有請緩開讀明公據實上聞謂士民所以迫切號呼者非有他意欲徵曠蕩之恩以吏部下撫按行勘如干請有據而後令就逮即死且不恨中丞固無意聽之而以其言直遂強露款曲態曰爲吏部上疏固當但諸生特未審耳以

聖怒如此即上疏能保其有濟乎生曰固也若

聖怒則何辭之有今者實出忠賢矯詔而殺天下賢士大夫以快其私憤夫忠賢流毒不止一方受禍不止一人特吏部爲諸生素所心服實見其第以口語賈禍故不避斧鑕爲之請命今者疏上明公稍爲愷切其言幸而得請則吏部再生之日卽明公不朽之年即不得請而直道猶存人心不死明公獨不可留此一畧清議以逆折奸人之膽令稍知所顧忌乎中丞無以應第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不聞君臣之義實無

所逃今 詔旨在即

君父在也羣聚而譁豈人臣禮耶生日夫豈惟詔旨在即

二祖

十宗實式焉焉時忠賢矯竊至此必且速殛之且明公固諸生曩日所北面事者儻奉明公之教得立玉階方寸地有如今日之事必以死爭批鱗折檻豈異人任明公奈何教人語耶聞諸道路微知事所自起故欲明公始終之今日之

舉爲明公非爲吏部也時御史傾聽久見生言激烈徐語之曰諸生第無譁當商所以善後者而中丞曰若然且開讀生日明公之言直相紿耳開讀之後惟有一去去則惟有一死何且爲時縱騎以目相視耳語謂生何爲者而訝中丞不以法繩諸生生乃語中丞曰諸生今日業以多殉矣明公棄一官諸生棄一身事將有不可知者明公不聞吳中往事耶當汪直橫時遣內臣王敬乘傳至吳令諸生抄錄方伎書諸生不

聽敬令有司逮至驛欲辱之諸生持挺伺而擊諸途敬走匿僅以身免尚書王恕時巡撫江南疏奏歸曲于敬敬正法諸生獲免而生又聞王振之橫也惡祭酒李時勉守正傳旨荷枷國學門國子生數千人走闕下欲得振而甘心焉振懼時勉得釋今此曹縱虎而翼將衆怒如水火何恃而不忌正爲明公故保全之耳縱騎聞之皆靡退而中丞復語曰即欲上疏當俟入臺具草生日明公一人臺猶得令諸生望見顏色耶

何三處

卷二十一

附記

八

必此地拜疏而後可御史乃顧中丞慨然曰龍逢比干亦人耳今日吾兩人當勉爲之而兵使者從傍慙慙亦甚力事業有緒矣時生與兩使者語相往復衆環聽如堵牆兩使者直立泥塗中上則肩相摩而下至足不能履地不復具威儀矣甚焉衆竟不審使者與生作何語日已亭午縱騎見議久不決手銀鐺擲之地有聲琅然大呼囚安在衆怒忽如山崩潮湧差然而登禁折欄楯奮擊一轉瞬間已見縱騎及于夫長皆

抱頭東西鼠竄升木登屋或匿廁中或以荆棘自蔽衆撲捕之皆搏額乞命身被重傷無一得免其踰牆而出者牆外人復痛箠之或蹤以屐屐齒入其腦立斃于是中丞御史臺察守令不復相顧諸生見事已敗皆廢然出而當搶攘間中丞幕府將佐統騎士至一卒以刃恫喝衆遂欲奪刃刃中丞兵使者立捕此卒鞭之以徇衆稍定而守慎令文瑞素能得民爲溫言解諭衆乃聽中丞出是日也微守令與兵使者中丞幾殆時衆皆出一時憤激非有部署成算亦不審事已決裂將不知所終會日已昏而緹騎之至浙逮黃尊素者舟過城下乘傳至驛道聞城中有變不信謂然挾勢需索如故而驛卒已心易之皆偃蹇不應緹騎怒而詈則亦詈怒而擊則亦擊而其至市中市酒脯者強賈市中人亦執而擊之且周呼于城上曰緹騎復至矣于是衆皆乘勢走胥江城下焚其舟役其橐于河而所齎駕帖遂失不知所在緹騎迫皆泗水過西岸

西岸多田父以獲鋤代挺逐之緹騎生長北地素不習水抱片木浮沉數里外至僻處乃敢登皆困甚而衆亦已散則日抵暮矣是夕天乃霽月色皎然如白晝郡邑遣人入署從血肉中扶傷疾者起皆奄奄氣息僅屬聞人聲稍厲則股栗求救中丞乃發符召衛士介而環使署以護之而順昌亦一夕再徙之別署中順昌至是已無生還之望第一死足千古矣次日稍辨色吳中鄉大夫以非常舉動素服而謁兩臺及兵使者求所以校安地方計中丞則已夜要御史入臺從燈下草疏告變五鼓過發而出對鄉大夫意色甚惡曰鼓亂之衆諸老先生蚤出一言即鎮定矣蓋意謂鄉大夫實使之也疏既上密行有司必欲得首事者以報乃以疑似捕顏佩韋等十三人下獄而速具爰書謂誰爲聲梆號召者誰爲傳香盟衆者誰爲閭里驍雄同惡相濟者誰爲張皇狂叫聲聞遠邇者皆子虛烏有之案甚至有先期出後事歸而亦被執諸人當訊

無一語自辨第曰以周吏部之賢而受禍若此吾儕小人當爲之死又何言皆談笑入獄中丞遂十日三上疏欲以擒獲首亂功自解疏益秘而御史徵洩之謂此曹皆徇私倡率非有公憤以實吳民切齒痛恨之語而竟不及號冤一字僉謂中丞之心死已久矣時衆尚誓死不肯令順昌就逮謠言四布且大書而揭之通衢謂衆必與俱命于是守令皆就順昌謀揚言候旨乃發而俄以一夕調兵水陸振旅密遣就道千夫長及緹騎之倖存者皆以得生出金閨門爲慶守令與順昌乘舴艋小舟先行渡關泊曠野間乃敢宣詔從草莽畢事比明而衆覺之則順昌出已久矣時忠賢所遣詞事人之在吳者跟蹌從間道星馳入長安上變曰江南反矣盡殺諸緹騎矣次至者曰已劫順昌而堅旌城門門晝閉矣又次至者曰已殺都御史矣絕運道而劫運艘矣忠賢聞則大恐以咎呈秀跪而數之曰若語我盡逮五人而今且激變東南東南財

賦地也失之異日吾何以成大事呈秀惶怖叩頭請死忠賢叱之出呈秀追欲自縊家人環守之而李實聞變亦閉門哭目盡腫比中丞疏至首揆故吳人病悸不能出次輔當代擬而忠賢至閣尚強爲厲色語曰上震怒甚必欲盡誅爲亂者次輔語之曰公候矣夫京師仰江南漕粟以百萬計今運期在邇地方有變正當示以寬大而復以嚴旨激之脫果有他故誰任其咎忠賢不應而入而閣臣之從政新者意獨不謂然當票擬從次輔手攘疏握筆欲書而意緒忽茫然不能措一語忠賢促之迫次輔乃復取擬得旨謂順昌逮至朝廷自有酌量處分小民無知何得擁衆號呼幾成鼓噪如本日解散姑不深究等語蓋已明示撫按可以寬政結局比中丞再疏至得旨謂愚民狂逞致擠傷旂尉則不欲以殺使者名也而中丞三疏至乃云緝獲首難狂民地方帖服且有天網不漏輿情共憤等語忠賢遂謂信

然不復有激變之憂而會次輔以病卒首揆出視事有所受指于是漏網渠魁之 旨下錦衣大帥田爾耕亦遂疏及諸生而前御史戲語吳人之宦于都者曰周吏部遂真爲扶餘國主耶蓋深恨之也時吳中曰夕狂駭謂將有坑戮之事富家皆盡室徙 中朝之議亦必欲于三吳起大獄先及諸生之抗言者緹騎亦具書姓名以入業行逮矣而忠賢方與其黨密謀 宮中時地忽震動當坐處賜吻無故自墜所幸二小

續通志

卷一百一十一

時

瑞皆擊死俄頃有聲如震雷西北起振撼

天地黑雲乘之簾蕩壞民居室數里無存巨石從空飛注如雨男女死者以數萬計驢馬雜犬皆盡斷臂折足破額扶鼻者枕籍街衢咸滿王恭厥舊置火藥發驚象象狂走民人遭踐踏死者又無算時司天占候據實以告曰地中洶洶有聲是爲凶象其地有狹地中有聲混混其邑必亡又曰地鳴者天下兵起相攻婦寺大亂忠賢即杖殺之時以司天小臣而能執藝事以諫

賢于稱頌功德者遠矣變小定錦衣大帥復以吳中事請忠賢以變故心畏命奸 而順昌竟盆死獄中至死罵不絕口潤而出其屍糜爛不可復辨傷感行道復傳 旨密令中丞即殺顏佩章等五人餘各戍遣督學使者亦降斥諸生有差姓名俱別有記中丞復恐生變不敢顯戮于市給而縛之以屬兵使者使者流涕而斬于使署前行刑前一日復暴風大雨如連順昌時拔木殺禾稼搏激太湖水漂沒民廬溺死者無數大江泛溢者數日夕人皆謂怨氣所致而且知忠賢與呈秀謀欲盡逮諸黨人殺之實以吳中爲首故緹騎先行全數于錦衣大帥欲以次收捕冀得遣而苛歛不貲自吳中事起天怒人怨相爲感召忠賢既有戒心而緹騎亦相戒不敢南指即黃尊素駕帖已失第行撫按逮而已天下皆謂吳中一擊實比博浪椎云

續通志

卷一百一十一

時

無數

且知

以吳

億曩者余昧如瓶之戒幾蹈不測誠不自意全既全矣欲絕口不談往事而墜戶既久復

理廟緣四方故人見輒以更生相慰勞所聞  
有與當日極戾者夫余且不欲居昌言之實  
而肯居草野之名乎因簡故牋有所紀聞讀  
傳信一事重錄而出之盧生枕上次律甕中  
余乃更愧其言之贅也吳市門畸人識

天變邸抄 京都

天啓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  
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華街夾氣湧起屋  
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  
室平沉東自順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  
里週圍十三里盡爲齏粉屋以數萬計人以萬  
計王恭廠一帶廉棚尤甚僵屍層疊穢氣熏天  
瓦礫盈空而下無從辨別街道門戶傷心慘目  
筆所難述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  
雲昌平告變相同城中卽不被害者屋宇無不  
震烈狂奔肆行之狀舉國如狂象房傾圮象俱  
逸出遙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五色者有如靈  
芝黑色者衝天而起經時方散合科道意火藥  
局失火緝拏奸細而報傷甚多此真天變大可  
畏也

欽天監占語曰候得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如  
霹靂之聲從東北艮位上來行至西南方有雲  
氣障天良久未散占曰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

婦寺大亂又曰地中洶洶有聲是謂凶象其地

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邑必亡

魏忠賢即時打死此官

後宰門火神廟棟宇殊巍煥初六日早守門內侍忽聞音樂之聲一番粗樂過又一番細樂如此三疊衆內侍驚怪巡緝其聲出自廟中方推殿門跳入忽見有物如紅毯從殿中滾出騰空而上衆共矚目俄而東城震聲發矣

哈喇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殿風行動勢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

走動火神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在推阻間而震聲旋舉矣

張家灣亦有火神廟積年局銅不開此日鎖鑰俱斷

有一喬老兒騎一馬行至泊子街地動墮馬此老頭旋眼間自疑痰暈曰不好了我中風也急

覓路傍一酒櫃靠定少頃明亮搔頭見左右伙兩人一人紗帽無翅一人紗帽益眉細看之俱

是矛補各面面相覷而走散去此老方知不是

痰暈

屯院何廷樞全家覆入土中長班俱死屯院內書辦當該相與持銀無立瓦礫上呼曰底下有人可答應忽應聲救我諸人問曰你是誰曰我是小二姐書辦知是本官之愛妾急救出身無寸縷一書辦脫大襪裹之身無裙褲騎驢而去不知所之

前門上一賣棺店初七日有一人買棺二十四口訝其多又有一人至曰吾要買五十二口主

人曰沒有許多其人曰沒有便小的也搭上幾口罷主人曰你要幾口大幾口小其人曰你

要管只與我五十二口我回去自配

皇上此時方在乾清宮進膳殿震急奔交泰殿內侍俱不及隨止一近侍掖之而行建極殿檯

駕瓦飛墮此近侍腦裂而乾清宮御座御案俱

翻倒

有一紹興周吏目之弟殊貧因兄榮選思做公

第到京纔兩日從蔡市口買一藍紗褶搖擺途

遇六人拜揖尚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無恙

有一部官家眷于私宅中因天黑地動倚卓傾  
欄舉家驚惶無措妻妾抱柱而泣隨仆于地亂  
相擊觸逾時天漸明俱蓬頭泥面若病也

大殿做工之人因是震而墜下者約有二千人  
俱成肉袋

潘雲翼夫人雖同來京已十年夫妻不相見夫  
人獨住後房一帶日事持齋誦佛變起之時夫  
人抱一銅佛跪于中庭其房片瓦不動前房十  
妾俱壓重土之下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  
冠赤髮持劍坐一麒麟近在頭上大驚墮馬傷  
額方在喧嚷間東城忽震

嘉興項氏寓不損牆屋壓死一兒養一駿馬騰  
空而去客來唁者問其僕曰你家無傷損否僕  
曰一個官官一個媽媽

有一人王姓者在寓臨池忽心動出位一聲響  
曉椅卓迸碎拾一鐵彈九人如鶴卵秤重三斤

#### 四兩

粵西會館路口有蒙師開學童子三十二人一  
響之後師徒俱無蹤跡

初六日五鼓時東城有一赤脚僧沿街大呼曰  
快走快走

草廠在東城巡更邏卒見一白鬚老人忽出忽  
入知是草場土地

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掛不知何故有一長  
班千響之時驗帽衣褲鞋襪一雲俱無生者如  
此死者可知

有一人因壓傷一腿臥于地見婦人赤體而過  
有以瓦遮陰戶者有以半條腳帶掩者有披半  
邊褥子者有牽一幅被單者頃刻得數十人是  
人又痛又咲

屋宇凡至東華門棚顏稍緩其間內閣格憲傾  
毀殊甚

宣府新推總兵拜客行至玄弘寺街一響連人  
和馬同長班共七人並無踪影聞其馬買以千



金者

一相公夫人車殍走出街心相公從閣內步奔回來親救得免家中古董毀傷殆盡

都城隍廟中道士初五夜聞殿中喧嚷叫呼絕似唱名之聲

王恭厥二小太監初五日給假城外省親初六日早至厥見團團軍馬圍住聽得內邊云米一個縛一個疑是駕上拿人此太監飛遶回家行出城響聲大震

大輜在路打壞者薛鳳翔房壯麗吳中偉縉紳傷者甚多而董可威丘兆麟牟志夔蕭命官爲甚但無致死者其壓死家眷者難以枚舉嗟乎此變幸出白日間儻若發于暮夜寤寐中當無噍類矣

五月初一日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廟門忽然官吏輿從俱各昏迷有一皂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已多年乃在廟管門前夫曰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冊

四月廿七日午後有雲氣似旗又似關刀見在東北角上其長亘天光彩初白色後變紅紫經時而滅五月初三日又見于京北方形如繡其色紅赤初四日又見類如音其色黑占者曰此太白蚩尤旗之變幻總一物也

五月初二夜鬼火見于前門之樓角青色熒熒如數百螢火俄而合併大如車輪

紹興周姓者同數人夜飲歸共見正陽門上有

人呵曰小鬼輒敢如此

京師鬼車易晝夜叫及月餘其聲甚哀更聚鳴于觀象臺尤異

長安街一帶時從空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街有五千斤大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

承恩寺街有女轎八扇來過震後止見轎俱打壞在街心婦女輿人都不見

圓弘寺街有女轎過一響掀去轎頂女人衣飾盡去赤體在轎竟亦無恙

新選陳州吏目紀姓者寓石駟馬街與一陳姓者相交好初五夜陳忽得一夢爲金甲神呼去至一大衙門繫累者相屬紀吏目亦在其內聞內呼曰無脚的俱斬忽點名至陳傍一人曰此人無罪堂上主者曰可放去陳行數步忽呼轉曰便宜了他與他腰下着二鎖鬼卒把鎖託夢醒明日陳正與紀同飯地動陳憶昨夢急走出戶外房倒紀已壓死矣陳無恙二鎖之故尚未驗也

震後有人來告衣服俱飄至西山掛于樹梢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人家器皿衣服首飾銀錢俱有戶部張鳳達使長班往驗果然

德勝門外墮落人臂人腿更多  
薊州城東角震塌壞屋數百間是州離京一百八十里初十日地中掘出二人尚活問之云如醉夢又掘出一老兒亦活

以上俱天啓丙寅五月初六一日事

### 任俠傳

汪文言字士光歙郡人也初名守泰少爲縣吏非所樂棄之游因其鄉黃正寅得交諸縉紳一日偕里僧來京中途念僧非解事者謝去隻身入長安時萬曆癸丑甲寅之際正人漸被排擊日以消鑠文言游諸賢豪間恂恂若無知聞揣摩籌畫多所奇中至丙寅丁巳正人一掃盡矣而局中諸大有力者亦漸相攜肅文言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齊楚者客兵也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乘間用搆天狀平治天下也後果如其言諸正人甚奇之而嫉正者遂借爲兵端每有傾陷必以文言爲題且紐入王安以匹士中官啓口有碍人亦不便訟言耳於是辛酉用以傾毛公士龍其冬被逮壬戌春至賴有左右之于福清者乃得下法未減或勸宜且歸文言厲聲曰普天率土有罪不得歸無罪又何歸焉甲子復以傾毛公者傾左公光斗魏公大中兩公仍下詔獄時猶惕于清議

一無所坐卒 中旨廷杖之百而逐之文言謂禍止此矣無何逆璫及黨璫者謀殺楊左諸君子急謂舍却文言別無題目且不能一網彌天故矯 旨復逮拷掠備至卒亦不誣正人一言今之招詞泛蔓羅織遍天下者皆主者自爲之也文言痛楚中大聲質主者曰你勿妄言吾後當與諸人面質斯言出而文言遂畢命矣嗟乎殺人者止爲富貴對簿數語且輕性命于一擲文言亦人傑也哉

野史氏曰烈士殉名李者死權文言其兼之

者哉

### 朱文學

文學諱祖文字

完天其別號也世爲僑李

人祖先應募禦倭功最累陞都督大將軍世襲

蘇州衛指揮以廉勇聞文學幼孤母勵節樵

之備集荼苦文學長而端方穎異雅不好武被

服躬行有古人之風弱冠補博士弟子痛母志

節未揚不遑寢食吏部周公順昌初未識文學

會文太史字震孟爲孝廉時與文學習談其母

貞操特詳吏部聞而憐之慨然爲白當道得類

題取

旨部牒下郡而文學始知乃爲之感泣搏額願

爲公死無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卒都人士

惶懼不知所爲文學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

視其後事以圖報慮家人或相勸阻遂不復歸

與吏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麗然

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

當先往爲地吏部首肯良久曰除銀臺

肝膽如雪必能相濟顧侍御名宗孟新入臺中

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與之鹿

名善繼號執岳

吳橋之范

名景文字質公

熱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皆可告者文學遂別去先走都下比吏部未

至有以減門事中吏部者得銀臺力辯而解至索體薄鳩之事侍御已先爲之所矣已而懸賦

數千文學私幸旦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丐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與定與不足則走吳橋

冒暑卑騎間關千餘里逗遛數十日捥撫稍就而吏部已斃獄矣吏部畢命之日文學夜宿野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店有聲魂然精誠相感豈其誣耶文學微服僻

處偵察動靜每一感慟聞者凄惻凡往來津渡

出入禁門時遭邏卒徼倖獲免亦危矣然以身

滯長途弗復視險有違初心遂至鬱以死彌留

之際猶以吏部後人爲念嗟乎文學之所以報

吏部者不已至乎而抱爲一念孝思所激夫以

文學之至性篤行固足不朽矧其附青雲之士

哉

五人傳

顏佩章

馬傑

沈揚

五人伊何皆吳門閭巷人死殉周吏部者也曷

爲乎殉之枉論主于死也吏部清剛得人語在

本傳及諸紀事中時有顏佩章者家千金聽父

兄賈已獨從諸少年游遇不平事及豪惡有所

魚肉輒代直之或率衆共擊里中咄咄然未嘗

習吏部也吏部被逮爲丙寅三月望士民震駭

喧聚競割貨贈行而緹騎因遲之以釐索自是

衆日益聚十八日吏部因服出候宣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詔佩章傳香盟衆涕于市曰欲衛周吏部者從

我其素所與有力人馬傑已每晨擊柝號召一

時執香從者萬餘雨中如列炬至西署見陳械

具金吾氣張甚章卽率先向兩臺使訟吏部寬

願以身代而楊念如故業鬻衣及牙僧沈揚雖

素好義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章時亦偕衆求

疏免逮哭聲幾崩城隅跪乞至午不起緹騎怒

傑復從旁攘臂罵魏忠賢不去口緹騎叱曰斷

而舌遂手銀鐐擲階作聲大呼囚安在衆大譟

曰此東廠矯

旨安得爾爾緹騎猶以械擊沈揚而吏部與夫周文元聞難泣誓三日不食至是直前奪械緹騎復傷其額于是衆如山奔海立競呼毆阜丞者而若輩出不意咸負傷鼠竄矣一人匿署閣驚墮念如立格殺之一人踰垣仆或以展職其腦亦斃中丞不能制至調兵自衛是日矯逮黃御史尊素者亦過吳門驛驛郵傳橫擾民間物河干聞城內之毆緹騎也亦毆緹騎烏散燔其舟駕帖爐焉是時逆奄選卒相望于道聞變聞歸白奄或言蘇殺大吏或言蘇人據城截漕奄亦消阻中丞兩疏猶傳票

寬旨諭安而中丞獻媚不止捕諸無辜屬吏五人挺身自承卒疏姓名請誅首揆遂擬漏網渠魁之

旨竟論決西署前然自是金吾亦絕遣矣方五月初繫園中人慰之曰當國者吾鄉貴若必無患佩章歎曰鄉貴方父事奄試觀諸指紳從行

判剔尸血狼籍吾儕足當承歡一獨乎吾寧從吏部死不願向此姦得生也園中皆泣下未幾吏部計至五人哭失聲嗣後每聞落獄鍵輒喜曰取我輩赴市矣比臨刑相顧笑別延頸以受上下爲之流涕前一日暴風大雨太湖水溢久之劫吏部倪御史敗嘗畫見五人戎裝帶劍入其室須臾旌旆數十導吏部來庭中石井欄忽自飛起轟聲大震而去咸謂伯有灌夫未足比異也五人死年餘而中丞暴死逆奄伏誅虎丘僧祠廢吳之賢士大夫請五人首葬其址碑爲五人之墓焉

外史氏曰人情貴則公之賢則君之龍門之壯刺劍也則客之賢之壯之而人之惟五人著也嗚呼人之義大矣予嘗遊吳要離專諸尚衆人口然猶死知己耳五人公正發憤何所爲而爲乎其可以爲人矣不然彼脂韋事奄珮玉鳴履者若若也人耶否耶

五人碑記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急于義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賢士大夫請于當道即除魏闡廢祠之北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爾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况艸野之無聞者與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歛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

天地提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繇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誅而相逐中丞噤不敢出聲而提騎有死者既而以吳民之亂請于

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儼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

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譁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

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遠巡氣奪非常之謀難以猝發符

聖人之出而投縲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繇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于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行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于

朝廷贈謚美顯榮于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有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

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  
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  
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  
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生死之大匹  
夫之有重干

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  
文公孟長姚公也婁東張溥記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明史

卷一百一十五

祭文

維

崇禎二年四月己巳越丙戌朔二十一日丙午  
渤海漁人謹以逆璫魏忠賢首級一辨致祭  
于

五人之靈曰嗚呼閭豎之禍酷矣海內諸君子  
駢首五木天地慘變檻車朝人緹騎夕出非  
五人博浪一椎逮繫有已時哉或曰使諸君  
子藉口明哲將沒世不稱使五人縮胸閭井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明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卒與紳木同腐三代以下患不好名耳嗟夫  
此豈知五人者哉當逆璫時呼吸生死非明  
義見道顧能寔奮厥發一往不顧如是耶丈  
夫至性勃發五體塗地豈復爲身後名而身  
後卒以名報好事者亦震其名而相與表出  
之此忠臣烈士之心所以閭復而不盡白于  
世也五人之名彰彰在人耳目吳賢士大夫  
顧題之曰五人之墓不賢之義之而人之不  
名之氏之而五人之嗟夫是真知五人者矣

余人也五人死而不推心扼腕裂背流血者  
非人也逆璫磔死河間余間行取其頭屬在  
官府不能得則斬浙祠偶像首以祀諸君子  
耳鼻口目人各一齋餘一目以祀五人咄哉  
逆閹今而後見五人矣逆閹之目抉矣五人  
之目瞑矣余目五人之死如昨日耳不旋踵  
而目忠賢磔河間目良卿斬西市余無愧乎  
人哉敢薦一齋于五人尚

饗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三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纂輯

附紀

閣錄

甲子科主考以觸齋破題者令摘其詞夢昭禍本以彰謬論也

湖廣

考試官

方逢年

字壽剛浙江遂安人壬戌進士翰林院編修

章允儒

字珍甫江西南昌人丙辰進士兵科左給事中

程策第一問

方

召對之典尚遲遲未舉說者謂一權璫實陰

公三肅全

沮之過且竊弄威福

宮府漸廢舉朝交擊之而莫能去矣夫以

皇上英明天縱豈終為此輩所蒙但時事多艱

斷之蚤則恭交易而世現清明斷之遲則

否隔滋而世仍晦塞一內一外之際決機

甚微而所關于世運固甚亟也

第一問

方逢年作

謝錫賢

蓋聞天閭而地不迂雲應之地閭而天不

決霧應之惟是陽交于陰陰交于陽物登

明堂喬喬皇皇此大易泰交之說也泰者

通也天地間有必交之陰陽別而不交則

中斷其精既觴于異而不得通亦有必別

之陰陽交而不別則共爭其所又渥于同

而不得通易通志之書也故于上下之交

穆然慶幸若有神游其盛之想焉易又定

分之書也故于內外之辨凜然深防更有

間不容髮之虞焉良以陽之象如旭日和

風康莊靜浪具丈夫氣肯乾之健毅然而

蛟龍翔鏗然而鸞鳳鳴是君子品也不宜

擯之外者也陰之象如盲風妬雨峭壁崩

湍多婦寺流襲坤之順謹身媚土類尾狐

蓄情伺釁類首鼠真小人輩也不宜昵之

內者也但攷之天象人主法紫薇以居中

羣臣法衆曜以拱外而宦者四星顛反在

宮門側乃知其不能不內內臣而外外臣

者勢也而其必當內外臣而外內臣者則

致泰之機也內而內之將內曜而必與外

爲市惟內而外之則宵人窮于意之無所  
借而內不敢外矚矣外而外之將外孤而  
必與內爲嘗惟外而內之則衆正安于誼  
之有所託而外反足攝內矣此泰寧之世  
不必以陽絕陰以徒絕順以君子絕小人  
而卒能使陰化爲陽順化爲德小人人化爲  
君子則惟此內外之際能識其機而逆持  
之也試觀書載賡歌更致微夫僕御贊從  
詩咏訪落且託刺于寺伯巷人則外親賢  
而若引之內內遠佞而若推之外固帝王  
圖泰一大關鍵已是以三代而下願治之  
主每留心召對如建武中數引公卿郎將  
講論夜分貞觀中命宰相入閣議事諫官  
隨其後慶曆間龍圖天章閣降手詔給筆  
札使諸臣條對率以虛心延訪故治亦爛  
然一時迨其衰也或以張父趙母取誚或  
以國老門生貽議或以真王媼相賈敗此  
類未易殫述夫國梟獍不神天與之昏亦

當斷不斷自貽伊戚耳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猶日與帷幄諸臣講求  
致素之術所作

大誥首重君臣同游曰歷代帝王同心一德  
立綱陳紀爲民造福是以感格天地時和  
年豐至于內豎則獨嚴典兵預政之防且  
謂御之道在使之畏法而不可使之有  
功煌煌

遺訓

列聖永遵故讀楊士奇與李東陽李時輩所輯  
三朝聖諭錄燕對錄召對錄其待臣之誼固極  
殷殷載觀

章皇重儒臣教誨之命

肅皇罷各路鎮守之權振瑾不戒于前保鯨隨  
覆于後嚴明御下之家法又何凜凜也迨  
皇上在宥祚志敬

天勵精法

祖用人若渴從諫如圓海內喁喁竊欲旦暮見

太平邇邇來

天聽之寢高也

中旨之頻傳也或疑

皇上有厭薄羣臣之漸而愚曰否蓋閱歷久而精光呈如出匣之鋒隱躍欲試此殆出而

欲通者機至重臣乞身之迭請也元輔

予告之暫旋也或疑老成有携手同行之漸而

愚亦曰否彼沐

恩已深豈忍卸責抑河清難俟姑以一去悟

劉上

卷三十一 月已

主心耳此殆入而欲通者機至重則削秩輕則

奪俸言官亦覺無色然拊鑲之呼莫應請

劍之志彌堅是仰通一機也至災異頻仍

妖怪迭現天心亦似靡寧然寵以祥瑞爲

固然惕之儆戒爲獨至尤俯通一機也際

此天人上下脉脉欲啓之時而一洗淵默

尊嚴格格難融之套于以面商重務弘濟

時艱豈非致泰第一義邇牘滿公車而

庭遲召對將謂

聖躬不宜過勞耶則千矢射鵠萬物的尊不更

當爲深宮燕閒處耶抑謂密地別有各讓

耶則舍日于庭就火于室豈真欲資獻納

于紫貂綠黛手耶抑謂疑義難詰爭端紛

起不宜輕示人短耶則處暗漸明更事長

智姑節略緊要機宜暫撰處分語意寧患

落落難入耶舉朝揣摩不得其解始爭切

齒于奧窔間一巨璫大壺矣夫已氏以匪

教匪誨之身結在跡在旁之勢乃

劉上

卷三十一 月已

皇上過憐其小忠小信之跡竟忘其大姦大詐

之謀昔之蠱惑其君者至聞聲稱朕深拱

禁中之說極矣茲則更翻一局亦勸之

句臚肅仗傳長樂之曉鐘獨不勸之

煖閣疇咨前宣室之夜席昔之潛囑其黨者

至不令人主親儒生讀書史之說極矣茲

則又翻一局亦請之緇帙遙披牙籤偶觸

修

文華殿琳琅展誦之文獨不請之蓬山暫

幸蓮炬頻分復

弘文館更番宿直之典寮宋亦充署也而鉉口監謗直欲人爲仗馬轅駒

批答亦如流也而墨勅斜封豈真出之鸞臺鳳

閣封椿已竭止宜泣衣惜藏胡潛營董賊

之郿塢時事當規正須擲硯悲陳何笑逐

韓嫣之金彈秩已盈于中常侍而祿在金浴

鐵復圖觀軍容之尊勛未著于大長秋而

紆綬鳴璫愈添謁者監之塵刺久在背想

類辭不敢言癭已蒙咽恐踉蹌更難去寬

臣擊之不動言臣擊之不動併部院卿寺

擊之俱不動矣公疏弗省單疏弗省併閣

臣揭帖亦弗省矣甚且奪勲臣之精職部

郎之杖併因事立威薦史未伸破柱之誅

而長安天下撲匱之令矣在

皇上或玩爲鷹緣之在手在諸臣深虞夫恙蠹

之攻心齒之固不避路馬之嫌當之且立

遭國狗之瘼使其爲戀棧駕據巢鳩害國

不可言也使其爲魚脫鉤鹿走險害更不

可言也從此怙恩席寵令南北司如水火

害固不可言也從此借叢煬竈令官府間

分釜鬻害更不可言也天下大患莫過于

版章未裂而人心先睽迺今赤羽交馳黃

紙皮閣邊吏呼而內庭莫應

明旨切而外解不前所恃荃宰一心關梁不開

庶幾同舟共濟耳萬一綫脉復斷天下事

尚忍言哉蓋此輩殘氣不剛夙饒陰毒貌

示柔順而實小人之國最不樂有泰交者

也舉國求通而不足一夫潛隔而有餘既

隔之後于戈取之而不足方隔之時臺諫

攻之而有餘況于產云美惡周必復令亦

皇上必復之候也但復而蚤則宇內即與河清

鳳見頓睹泰寧復而遲則宇內仍與陰靈

地震物怪星妖終歸否塞所望復隍垂憂

罪河致決破包承之詭計啓茅茹之亨途

于常朝外復

內朝遺制令閣部大臣及臺諫等官五日一輪

對一切兵餉用人諸大政做

先朝于奉天門面取進止寧不足省會議之紛紜往題覆之稽滯防邸報之漏傳乎或事體有當裁酌做

先朝于左順門出諸司章奏面令議旨而可否行之或更數字或削數語或執奏移晷寧不足隆票擬之權杜

內批之漸革傳奉之弊乎至情誼既洽做

先朝頗召時雖內侍亦不知卒致劉大夏戴璚輩感恩終身不忍言去寧不足回懸車之想激叱馭之忠鼓當關之氣乎倘有瀝血披忱轉喉觸忌做

先朝虛懷矜釋如赦李夢陽全海忠介故事寧不足挽削籍之慘抑

駕帖之橫霄

廷杖之威乎諸如此種種善政皆自外內臣而內外臣始蓋惟外其內內其外審異以

致同而後上者下下者上常通而不隔機有逆之而乃以順者此類是也先機而發如養由基矢未抽而猿已號隨機而應如猿善傳矢而中以括備後機而較不爲飛衛之捍棘則舍啗鐵無法矣矧

先帝堯舜之訓猶在耳也宇內豈無人寧有薄視士大夫而覓臯夔稷高于蒿衣閭尹之流者况善法堯舜無如周成彼以冲人際并蜂挑蟲之虞祇是風夜敬止肘以旦肩以冀賴羣臣之佛肩以答顯命耳至周禮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戒一以大冢宰領之此又愚所謂內不敢外矚而外反足懾內之說也故爲今日諸君子計誠不能頓復周制然亦何必蠲蟾沸而螭蚌持錮人以不肖之名令占風候氣者流潛添虎翼惟是小臣平氣而諄大臣積愜以逆共矢血忱于交戟間何渠無感風雷回天日時乎蓋

皇上固不世出之主也一旦提陽精而掃陰翳則頑雲滯霧不覺頓釋寧復有鬼魅敢竊嘯于晴空皎日下者宦官夷狄勢相盛衰內蠹既除則外侮自絕正類邪黨道分消長內之小既往則外之大愈來然後吾

君吾臣優游伴奭于一堂可從容而講登咸上理矣明良喜起之歌天保卷阿之什愚生請借爲交泰頌以

獻

福建

考試官

顧錫疇 字九疇直隸崑山人貢曆已未進士翰林院蘭計

董承業 字紹休山西介休人萬曆癸丑進士兵科右給事中

程策第一問 顧錫疇作 程祥曾

內臣少未知學長不聞政

皇上之輦笑風冒之於焉偵注向而懷當又恐人共習之於焉傾儔偶而自容以忠誠爲悅媚之良媒以幹謹爲憑竊之捷徑以恩澤爲權力之便翼蓋至預章奏而盈庭之

榮惟所短長矣士良草詔慎由所以忤忤也預逮繫而疑赦之罪惟所上下矣輒奴內鞠李晟所以憊憊也欲拒諫則隱都俞而陳吁咈欲峭法則舍明揚咨卜而譚寘流殄放無一不可托之乎帝王而

皇上之情日以勝術日以任以爲

皇上之情與術哉握爪而公爪者君也惡鼻而

刺鼻者非君也酸甘鹹淡決于宰尹則輕

君而重于宰尹矣鼓櫂于囑決于樂正則

輕君而重于樂正矣是非枉直決于寵人

則輕君而重于寵人矣是薄媼之決蔡姬

也將必爲君治鄴者罪爲左右治鄴者拜

則學有甚于不學而政特甚于無政

茂齡猶然後將若之何其在今日更有隱慮焉

皇甫規平定諸羌降者以數十萬而痛絕

中官不與交通中官遂共誣譖以爲規貨

賂羣羌令其人降元豐征夏之師舉數十

萬衆以宦者李憲統之神宗謀不出于公

卿而出于奄寺以鄙執政復遣李舜舉往  
議西事舜舉面折王珪詞義并不嚴且正  
置士大夫將吏于何地蓋厭薄鈎察之漸  
未有不至于是者萬一有是誰敢有負貌  
類藝祖宅枕乾闥之謗自請討賊如王德  
用者乎誰敢有仁愿往代表陳便宜自請  
留鎮海東如劉仁軌者是之爲隱慮愚謂  
不可不思其所自者此也

右二省主考以此觸端俱被訕奪  
戊辰與蒙環召

### 浙江

#### 考試官

陳子壯 字集生廣東南海人萬曆  
已未進士翰林院編修  
周之綱 字振之河南南華人萬曆  
甲辰進士吏科給事中

#### 論

天下事制之在始 陳子壯作 翁鴻業

漢武帝之雄也田蚡驕恣鼎權除吏非人帝罷  
蚡後遂不任宰相而左右寵幸反得闢薦天下  
士論者謂厥後政歸閹宦皆武帝始之甚矣其  
青備英主也夫自宰相以至寵幸自寵幸以至

閹宦其權愈失其失愈下雖英主不覺勢有必  
然故曰天下事制之在始

### 江西

#### 考試官

丁乾學 字天行順天宛平人萬曆  
已未進士翰林院簡討  
郝士膏 字臣水陝西郿縣人萬曆  
癸丑進士吏科給事中

#### 前序

丁乾學作

邇來舉國有所抵適未卽下又有所摧折傾  
聖人之心忽而雲翳忽而虛明其何可測

程兼第二問 郝士膏作 艾南英

今天下夷狄盜賊奄豎以及兵患民患莫

不灼然衆著

#### 第三問

丁乾學作

雷穀

中肯頻頻緹騎時下今且以通國爭而不勝凡  
再辱士大夫而天下亦旣虞寺人且天下  
事變寧可豫料漢攘夷狄曹節王甫與張  
角兩亂之唐苦藩鎮仇士良劉季述與王  
仙芝兩亂之  
當時汪直劉瑾之禍釀之有端去之有術

其不可用昭明甚東陽之委蛇既未可爲  
徙遷之潔已亦豈得策韓文之聲大義固  
未可盡非乎顧何以如楊一清卒清君側  
耶則彰之往而乎號有厲此一豫也

山東

考試官

熊奮渭

字佐文河南商城縣人萬曆丙辰進士工部左給事中

李繼貞

字敬尹直隸太倉州人萬曆癸丑進士兵部職方司主事

程策第一問

易言天地之泰而著上下之志同明乎君

須知此意

卷之三

三

臣之際有交道矣夫臣之與君分不啻隔  
而獨曰志同豈非以古之帝王親則腹心  
尊則師保有所交于喜起之先歟乃名法  
家有言人主之患在于信人則爲人所制  
又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夫不信則  
疑人自聖則輕且賤人而狐假者中竊焉  
斯言毋乃階厲歟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不世出主也諱

大誥同遊首以君臣一心昭示天下可揚厲之

歟

皇上臨御以來

朝有期

講有時嘉與百執事共圖太平然邇者官府

之間微有壅闕者何也得非以中外之地

隔而

召對之典曠非開之以泰不可歟今上下不可

謂無事矣內寧外憂執重執輕歟第盡臣

事君必有機焉以通之諸士矢明良之咏

須知此意

卷之三

四

久矣其遵何道而可

第一問

熊奮渭作

劉正衡

陋哉名法家之言也韓非曰人主之患在  
信人信人則制于人左右前後皆疑實也  
夫疑非明主不能用也然盡人肝膽而水  
火之不幾舟中爲敵而輦下有羌也哉鼂  
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夫  
親事亦英主所時有也然槩屏羣下而惟  
莫予違得無代大匠以斲而謂月不能借



日之光耶故曰危莫危于用疑孤其孤于  
自恃人主方欲神其智尊其權以明得意  
而其究君疑宰執則內史重君疑內史則  
中官重疑者如濃霧之難開信者如積燭  
之易售重者在左右之線索輕且賤者在  
通國之議論卽以地節建武之君勵精刻  
覈而陰爲恭顯輩開一便梯畢竟一人之  
權反若繩之縛風劍之斬影蕩然不知誰  
操誰縱誰叢誰借且奈之何哉猶龍氏有  
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疑信輕重之間上委之下受之而中爲穴  
焉無怪乎情與叢脞之釀成于末世也  
有勢隔中外漸釀金幣之壅塞者如趙高  
之對二世言人主當幽居稱朕令羣下不  
得聞聲仇士良告同列宜引上爲聲色狗  
馬之務以蠱惑心志然後吾輩可以爲所  
欲爲

皇上耆俊時親而

旒纓不蔽孰與授色笑于中涓外臆之爲霧霧

內竊之爲風電乎此泰之三也

表 李維貞作

擬

上以六科廊殿所有原貯文冊係

累朝典章見行例規

傳諭在外府部等衙門各照職掌通查副纂刻

期開送備考廷臣謝表 天啓四年

伏以

天心仁愛垂告誠于炎赫之餘

聖慮弘深修典刑于煨燼之末行微沴而文無

害籍盡去而法彌明百度聿新羣工胥肅

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燧人

之政因離傳薪吐燄續日月之照于幽昏

書契之興取夫代繩司權揭肺肝之情于

毫楮總之驅寒助燠造物原以亭毒爲心

法古監今聖王非以簿書爲事故稽火德

者象順爲明象逆爲怒但怒過而明已虧

循舊章焉前事爲例後事爲規儻例減而  
規安做故晉焚藏室公子東帛以賀災秦  
火阿房鄭侯收圖以資漢彼具臣經畫尚  
輕重之有倫況  
哲辟謨謀豈必懲之不遠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

冲齡風慧

天授心師

際多難以興邦

懷殷憂而啓聖

園丘舉三十年之曠典敬天正爲勤民

封椿沛數百萬于危疆懷外本圖安內雖阿

保愛御不免惟蓋承

恩而公卿大夫未嘗倉卒廢禮前者

賜環之詔屢及齒馬之忠何今補

袞之誠頓受櫻鱗之忌蓋端居

神聖或

統緒有所不聞而竊弄太阿或城社因之爲

厲威斯赫矣天則表之玄穹授意于祝融  
烈焰飛聲于夏廡侍衛無禁已之道衛誰  
能喫酒爲霖司烜非劉今之循良敢望迓  
風滅火百年掌故化爲劫灰六案科條問  
諸焦土魯諸生含毫而不斷漢博士仰屋  
而空思於是

帝曰吁哉其有副本在耳綴葺恐後因緣爲姦

文法之譌舛猶輕風愆之靡墜乃大

予一人守府是懼予大夫補牘爲煩錄穀兵刑

禮樂之司宜條分而縷析

官府部寺監衛之局但綱舉而目隨毋謂漫

漑難稽故因循以糜歲莫言較讎不暇聽

顛倒于猾胥苟并日而營之可刻期而上

矣臣等學慙溫故識昧徒薪同慕燕之嬉

嬉竝游大厦類壁魚之碌碌空老殘編當

楊龜初然亦見幾于焚玉而束緼未遑殆

燎原旣熾徒致羨于焦頭而濡衣難效紙

飛黃蝶微軀便擬從風墨散青霓凡骨何

能吸水滋厚

鼎新之異命益深軋惕之困衡敢不詳蘭塵

函窮慘廢麓使咨詢可據卽傾側理而何

辭繕寫惟勤縱竭階廉而不吝然此老書

佐事耳詎止一督責云乎

成憲旣昭羣下無敢舞文以杆禁芳規具在

皇躬亦宜

主善而尊聞伏願

顧謨答

天  
領天牘卷  
卷三  
附已  
三

幾康法

祖

明如果日偏照龍比之忠肝

怒若迅雷必破梟狐之伎膽戲干戈於

禁聞按故實僉曰無徵何不報罷濫金帛如

泥沙稽典常皆云可已何不議裁

召對平臺不獨徵文而且考獻

勤開講幄非徒彰往而以察來則六府孔修

積案風清蠹粉五行攸序

黃屋日遶丹鳥

聖天子長享親賢納諫之休而愚小臣亦邀

君仁臣直之譽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領天牘卷  
卷三  
附已  
三

祠額		南京 十三省	
案丙丁兩年廣興祠額在在建祠古來希觀之事第野臣深伏紳士聞見寡陋不能悉述今據邱錦標存數十處用資譚塵統俟博雅君子補正		北京	
茂勛祠	宣武門外	廣仁祠	崇文門內
隆恩祠	盛清橋左	存仁祠	良牧署中
洽恩祠	嘉慶署中	永愛祠	林衡署中
配聖祠	國子監側	南京	
懋猷祠	聚寶門外	普惠祠	蘇州虎丘東
德馨祠	松江	瞻德祠	淮安
浙江		沾恩祠	
普德祠	杭州西湖上左右坊題	湖廣	
隆仁祠	日功高社發威震華夷	崇德祠	
江西		福建	
隆德祠	崇德祠	山東	
褒勛祠		昭德祠	
河東	齊寧	山西	
報功祠	成德祠	河南	
戴德祠	祝恩祠	陝西	

四川 顯德祠 房山	
大同 嘉猷祠	
附祠額	
厥臣心勤爲國念切恤民宜從衆請用建生祠○厥臣志安社稷慮切封疆功高籌虜猷炳丹心建祠致祝宜協輿情○厥臣捐貲撫軍壁壘生色發粟助賑災黎更生賜額建祠致祝具見輿情歡躍○厥臣謀國忠心籌邊偉績其遺內鎮之清勤德出厥臣之勞率請于五臺山建祠○厥臣掀天經濟矢口精誠豐功偉烈兼摠六官愷澤湛恩聲被萬姓謹請于宜武門外擇地鳩工建祠○至德莫可名言下情惟有祝釐○親上公間出名世以澄清世道爲任翊戴 聖明爲心○建聰明目居高瞻卑安即安社稷之安平非平一方之平○掃逆如雷如霆翼正爲雨爲露弘德無涯大功無並○赤心中天日月熱腸特地乾坤成兩朝大慈大孝佐九重允武允文○	

皇上開億萬載靈長之祚尚公特應五百年名  
世之期○股肱良弼社稷元勳扶聖主于  
中興煥宸居于大壯○丹淵浴日靈腕補天  
德耀乾坤勲在社稷○德著廟堂中外享有  
道之福功扶社稷遐邇承無疆之休○上公  
帝簡爲生佐興間出九九五之元臣洵五百之  
名世○魏上公精誠謀國勅法鋤奸轉陰靈  
之日月爲晃朗之乾坤○丹心真可貫日巨  
手直自擎天克軫時艱曲調物力○殿臣功  
既高于鼎彝報宜列于俎豆所請密雲Y髻  
山建祠

阻封事略

陳司馬祖苞子孝廉陳之遵述

敘事

逆增魏忠賢竊柄既久漸睨九錫甲子歲  
遶父司理山海適水將金冠等渡遼民三  
千人歸中有巨猾吳國秉與同舟聶廷瑾  
輩六人有隙走東廠以奴謀告逆增即假  
此爲茅土計移樞輔屬父識定其辭甚  
厲復令罪樞崔呈秀貽父書以顯秩相啖  
父庭裂其書榆關將吏咸咋舌爲父危父  
慨然曰履霜堅冰至吾寧以一身易六命  
不爲奄人啓異志也遂盡釋之璫大怒檄  
覆訊辭愈厲父執如初坐是推寧前僉憲  
持不下後改推前職典關迨丙寅春奴以  
十萬騎圍寧遠使兒奔潰關下西虜諸部  
復乘間闢入烽火燭天將吏爭遣其孥歸  
父與母吳氏慷慨誓殉出入手一短刀每  
指關城語諸將曰吾受

命與此與此共爲存亡百口俱在賊至卽闔室

死不令諸君獨死也衆皆感泣願死守父

日夜露立關門悉力防禦捕逃卒數十百

人真之理東寧士卒始無退志全關以安

又發憤効逆迺援帥語在 王大司馬代

題疏中於是軍聲大震鐵奴萬人是役也在

事諸公謂關外則 袁撫功第一關內則

遼父功第一逆瑞卿父甚忌者復嗾之遂

乘叙疏未上於

先帝講筵宣言曰陳某壞事該處如何没人論

他不拘批在那本上罷通呈秀疏効邊帥

嬌

旨竟落父職通國愕然及 洪關臺歷叙父績

章下所司時同覆者多

俞延世之賞父僅還原秩獨格不下父歸後瑞

始將武長春羅織奸細冒竊肅寧世券矣

至丁卯秋

今上御極瑞時尙踞禁庭中外觀望未敢發父

從里中上書畧陳阻封之概冀以此試虎

口開天下言路不意得

旨頗優復屢叨薦舉

環召

聖朝高厚世世何酬但遼竊見逆瑞三爵之祿

贊

皇上幾許苦心煩當路幾許彈墨向令人盡執

法如遼父寧至是哉且父之同官有與父

同此遼功亦有與父同觸瑞焰者先後並

晉卿秋而父首阻冒爵躬扞危疆其勞其

節似不在諸公之下遼敢訟言之以著一

時曲徙之意焉

識情

直隸永平府山海查數理刑推官陳祖苞

爲緝獲事天啓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蒙

督師閣部孫 憲牌前事准東廠太監魏

手本前事內開據首狀人吳國秉稱有回

鄉遼人聶廷瑾等六名原係奴酋遣來奸

細現有多金攜帶在身謀入

京城糾黨內應關外將領候收干係匪輕等情到廠據此爲照逆奴破我遼廣俱用內應本廠方痛前車殫力嚴緝今廷瑾等果帶多金謀變

肇下事關

宗社爲此合行 貴閣部煩卽轉發嚴審正法以靖巨變以憑奏

閣等因爲此牌仰本官卽便密提聶廷瑾等細

領入庫查

卷三十三 附記

宗社

加研鞠毋枉毋縱確詳本閣部以憑轉覆等因蒙此該本職密提各犯到廳隔別刑審細查國秉與各犯同船渡海東來因借貸不遂挾仇首告今國秉既留在京細簡各犯行囊止廷瑜廷珍曾克遼東管兵把總果帶已費三百餘金在身其餘並無可疑字跡物件有在關遼東武職生員一百餘員名具保前來稱如果奸細願甘同罪等情隨經看得聶廷瑾等或戴弁而被羈

囚或素封而遭蕩析備受奴毒同念

天朝彼其宗族妻孥並膏刀斧使非喪心病狂誰肯受我接渡得一生千萬死而猶爲仇讎役者况回鄉分發邊堡數犯星散于數百里之內身在樊籠縱懷不軌隻手寧掩合鎮之日邪且原告單詞未經面質眾口公保確有可憑則囊金非作奸之媒而上刑無懸坐之法悉惟 上臺主持他非下吏所敢議也等因詳蒙

領入庫查

卷三十三 附記

宗社

閣部依擬轉覆東廠復駁行手本內開奸犯聶廷瑾等攜金既真遼廣覆轍不遠況入

京內應一節全不訊實問官故開一面事關宗社責有所歸爲此合行 貴閣部煩卽再行嚴訊務期鞠實正法以

秦蕩平等因致蒙又行本職覆審得聶廷瑾等久陷虜穴效順西歸爾時同來者幾數千人矣夫飛鴉食甚尚懷好音况若輩捐

所愛憐終不忘其落葉歸根之意而歸後妻孥並戮縱有妄念誰不斬除乎惟是廷瑾轉沒西夷身無長物廷瑜廷珍數百金之在橐則致疑之根也藏覆加刑訊入

京內應之說抵死不服法無可以臆加矧歸者囊或繫繫亦自不乏廷瑜等獨不幸而爲仇所首耳應擬量發居庸關外以塞憤口以白初心俟三韓稍定再還故壤其廷瑾與劉八等四人同載月明絕無弓影宜

各界之寧宇大廣懷柔要之逆奴匪茹在事者咸思食肉寢皮豈有知爲間諜尚開一面之網總以罪疑難入故寧旣來則安若乃多方楚飭邊吏固所服膺而亦自不居人後也詳蒙

閣部孫批如議轉覆各犯卽行分發通

取收管緘

撫院喻批各犯率衆歸復自應昭雪聶

廷瑜兄弟同來奸細無據但

匹夫懷璧致啓衆端卽其罪也量發安置旣以塞疑謗之口又不失歸附之心處置得宜遠人自服如議蚤結前案仍候閣部示行繳



冒爵辨真

自羣邪曲媚逆璫稱頌遍于野祠祝滿

于妄區

絲綸票擬動輒

至尊並稱瑞心志日廣先國封拜因肆逆謀時

言邊事者必謂嚴臣壯猷神算卽邊臣歸

功不曰祕授方略則曰嚴臣發縱真言言

欲嘔字字遺羞乃始以奸細誣殺聶廷璫

陳司馬力阻之後卒殺武長春竊伯爵未

有二十八卷之三

幾撫錦州之捷晉位上公尤古今一大怪

事也謹敘東事確略如左

天啓六年正月奴酋大舉渡河衆至數萬其

最勁者人被鐵鎧二重號鐵頭子驚悍尤不

可當三垒至寧遠四百餘里列城六七皆料

不敵盡歛士馬入寧遠城遼兵遼將爲多恨

如入骨以故決意死守廿三日虜列營城下

次日疾攻東門俱推堅車薄城車用數寸厚

板冒以生牛革斜蓋其上藏健酋于下鎚擊

壞城十餘處矢石不能制後擁鐵騎其酋長

督率嚴酷勢頗張寧前道袁公崇煥與諸將

議架西洋大砲十一門從城上擊週而不停

每砲所中糜爛可數里而諸火器無不盡發

發亦必傷獨城下未有以施急束葛枯灌脂

滲以銳藥燃之用鐵鉤投下車鱗疊不得開

焚死甚衆斃其錦服者十餘人卽彼所謂孤

山牛鹿者也虜號哭昇屍而去是日自辰至

晡殺虜二三千人虜少却廿五日轉攻西門

卷之三

其勢更悍先登者更衆城中禦之如前虜冒

死攻益力而我兵所擊殺更倍于昨未晡虜

却兩日來城中卒盡登陴用命士女傳餐飽

之每中虜咸鼓掌歡呼其勇可賈虜自此竟

退袁公卽夕募敢死士五十人絕城而下悉

焚其遺棄車械次日拾虜矢得十餘萬枚見

城上大小穴至七十餘而查確黃庫亦已盡

咸驚喜不置遼民適有虜中歸者始知彼廿

二日督陣者李永芳廿四日修養性也先是

虜訊日急袁貽書典關陳公祖苞言關外兵將或畏怯改服潛逃必嚴戮勿納庶幾可守否則去如逝波必無幸矣陳答以晝夜殫精不漏一卒卽公親至關門必不容入也自是凡逃者悉捕正法將士聞之皆無退志說者咸謂關外之功得守關者而成然逆璫終以聶事銜陳矯

旨逐之勦功及部敘皆優處格不行璫竟冒肅寧伯袁公大捷功僅晉巡撫而已是秋老奴憤鬱疽發背死蓋犯順以來所向奔潰未有如此大挫也後內臣劉應坤紀用陶文出而督師虜騎雖三窺錦州兵不滿萬所擊殺不過數百人餉稱一月三捷璫復進侯而公紀用又以偶駐錦城遇虜怖甚憾袁不早援惡之于璫凡私人莫不加憐玉世爵袁獨不及又嗾言官擠之移病而歸非

聖明踐祚賜環重任良事安知所終耶

附示諭

督撫袁 示諭遼東官兵士民及金白東西

各忠義等夷知悉奴酋暴虐逆天壞我遼土遼民幾此附近各夷天人共憤今遼天冒暑犯我封疆西城一戰是天亡奴賊但中有所傷者多是我遼人我屬夷我心深爲憫惻王奴酋不量力遠攻寧遠又被我兵殺死無數如錦州城南亦被我兵殺死無數奴氣喪盡進退兩難連日他的動靜我豈不知欲加兵于巢穴慮恐玉石不分所以稍緩以待西南之大兵到日同你們約定的機關裏應外合豈能逃哉你們得便下手不必太速東西恭順屬夷速去寧遠投降我遼東之衆不必赴寧遠投降可在此共圖滅賊不失封侯之爵當如被奴逼死于矢石之下乎奴如輕視錦州錦州官兵無不用命殺賊他若速臨城速死遲臨城遲死只恐他原望錦州他的巢穴到被我水兵陸兵剿得空了那時奴賊有家

難奔後悔何及你等有忠義者速圖之勿

失前言特諭

五瑞

黃河清 麒麟生 玉璽出 甘露降

鳳凰見

黃河清

萬曆辛亥天啓辛酉間自河南至陝西界黃河

清兩次每經三日

蘭州于庚申八月十五日巳時河流忽泛上

白色至申時水清戶部郎中黃襄親詣河邊

觀看果見黃河之水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

一望無際至十七日復渾 華山老人歌頌

云黃河清聖人生易言乎黃河清聖人生生

頌天監錄

卷三十一

附記

三八

有所開真元亭毓盈而來重光 淵獻亥月

癸卯十二月萬壽胎

龍躍五行五祥初孩不見正德之季河一清

世廟嘉靖當年實應真于今誰協惟

崇禎

麒麟

鞏昌府會寧縣寔有氏忽于天啓元年二

月初一夜夢一人身穿綠袍向人借宿驚覺

次日天起霧家有一黑牛產憤遍身鱗甲頭

蹄各異紅麻色微毛連叫數聲其音不似牛  
犢至初三日沒氏又夢一大龍入庄後隨醒  
將牛所產異物隱匿鄰人李春陽報縣取獲  
看驗果係頭角俱全鱗甲膚身似鱗

青州府王九嘗家于天啓丁卯三月初八日  
辰時有耕牛產犢一隻遍身鱗甲形似麒麟  
產時燁然火焰母牛驚跳吼叫其犢不逾時  
而隱將原物呈送到州驗得本犢碧皮朱唇  
鱗甲分明宛然一麒麟也

鳳凰見

開封府禹州紫金里有大隗山一座離城四  
十里于天啓二年十月初九日午時有大鳥  
高六七尺渾身綠色頭上豎毛一撮集于山  
上卽有大小羣鳥不計其數俱來相隨四面  
旋繞東西占三里長南北一山邊集十二日  
申時飛去各鳥仍隨之人俱指是鳳皇

玉璽出

彰德府臨漳縣有鄉民那一泰于天啓四年

九月初四日辰時經本縣務本庄東去磁州  
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風大起旋轉半晌隨  
見河崖灘場聲震如雷祥光圍繞直騰而上  
一奉就而視之閃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  
視有篆文不能辨識隨報本縣儒學生員王  
思桓王燦同視料爲至寶不敢隱匿理合呈  
縣知縣何可及當堂淨拭見其晶潔異常光  
燦陸離龍紐斗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  
一十餘兩隨審視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  
永昌覽讀駭異此歷代相傳國璽數千年未  
構之奇寶何以沉沒于茲土而發現于今日  
也卽設香案叩拜兩院具疏恭進

朝廷

甘露降

蘇州府吳縣華山于天啓乙丑冬十月二十  
八日甘露降山巒若冰林木徧乳二旬不散  
丙寅秋九月二十八日甘露降雲端晝夜紛  
如白珠艸木均布匝月不散 丁卯秋八月

二十四日甘露降霏灑天淵膏泥其美五旬不散正應

今上卽位之日記曰王者德至天則甘露降德及艸木則甘露降抱朴子曰何知天上不有甘露淵須太平而灑之

華山老人歌頌云符瑞并王道亨曷言乎符瑞并王道亨亨有所爲知微知彰柔剛宜燭亂萌姦姦玩股掌色聲不動劬已施不見甘露朝溥重夜呈一角九苞迭獻靈于今徵得顯

崇禎



五奇

艸木兵 風波柱 黃澤通  
明月夢 曲安書

艸木兵

天啓間逆璫魏忠賢兇謀叵測密遣心腹廣布金錢凡輿臺隸卒皆其耳目所謂打事件者初繇都門漸遍海內卽重閨縈幙之內不敢題一魏字人心皇皇都無生趣時嘉禾一鉅卿素懷忠義先以直諫被黜棲遲林泉幾三十年折節下士能急人之難屢廢屢起號爲江東二民甲子復以上言觸璫落職杜門講易而感切時事憂形于色爲姦黨所忌深懼不免里曲貴人之附權門者長箋索賄誑以保全而每受其欺也時傳緹騎迭出某某逮矣心忤忤若羣鹿之擊遂病忤忤卽家監闖入入啓事亦般觥錯愕疑駕帖之至是謂艸木皆兵也

風波柱

丙丁兩年天地翻覆忠良塗炭有一木天貴人學行俱優以忤璫削籍而附逆者不容時

聞惡音旦夕不保愀然長歎有出世之思緣  
親老子幼不能遠離乃攜一蒼頭夜半辭家  
道裝潛迹至京口買扁舟往來于金焦之間  
身若浮鷗與波上下日則遣奴登岸探聽北  
音夜則維舳蘆渚僵臥終宵每于清風皓月  
之下詩酒遣懷時矚兩山之爲長風巨浪撼  
擊不休而突兀孤峙居然天表不覺相對黯  
然念此孱眇之軀迄無定泊何似此山之屹  
立凶恙乎戊辰

環召復渡此江絳鷁中流簫鼓繼發冠蓋爭迎  
回視兩山如故無炎涼態雲門研史爲作風  
波柱

震澤漁此爲利科第事已上祀見卷十五

嘉宗朝閹禍慘毒一罹其羅罔不蓋粉亦有潛  
機倖免者時有一黃門常以侃直爲奸逆不  
容誣賊遣戍而惡黨信信必加戕害出都門  
時厚托一死友曰公如憐我乞煩密探有凶  
耗卽覓急足馳報當日試不爲奄豎所摧殘

也乃叩首泣別攜一侍兒兩蒼頭竟赴戍所  
諸武弁知其賢紳深相禮敬迭爲飲譙必至  
丙夜酩酊而罷黃門置密室二間各設一榻  
每醉必獨寢至日下春方起盥沐一日得長  
安密信僞稱憲差他往爲諸弁後計又欲釋  
其防嫌乃陽逡巡不行會飲如常忽一日夜  
深酒散獨與一蒼頭從室後壞牆而出雞鳴  
度關侍兒守至日晡扃戶不起且不聞鼾息  
聲方怪異錯愕武弁適來訂酌乃排闥視之  
但餘空牀剩簡屋壁有穴莫跡其蹤矣黃門  
間行抵家已預戒家人備漁舳數隻泊于太  
湖之濱網罟畢具遂攜眷屬居焉數日後逆  
瑞矯

旨遣緹騎拘逮至衛所諸弁謂奉差去矣復至  
本籍又云着伍矣黃門巧免慘禍乃日泛遊  
清流間天空水濶把釣自娛閒看奴子張網  
捕魚沽酒烹鮮以遣日幸逢

聖天子踐祚祔察寃臣下不罪之旨黃門乃出

具疏謝

恩尋有言路文章薦引行將復職爲

清時耳目之司于是湖天逸叟拈筆作震澤漁

以紀之

明月夢

慨自闖禍作而能捐生徇國者固難其能謝  
榮而恬退者誠亦不易也吳門有一繡衣清  
操絕俗仁德普被瑞知其名而招之繡衣每  
託疾不見目覩舉國若狂度不能獨立于是

列人附錄

卷三

附錄

卷三

思愛其身以有爲矣每書空浩歎念少孤子  
立烏易之私未遂太夫人漸老以瑞饑叵測  
不敢迎養清夜展側心惻惻若痛一似母之  
嚙指念子時也太夫人家居嘗于明月之下  
焚香籲天曰我止一子靈直不阿今奄寺作  
亂豈能相容何日離扇口歸林下母子重懽  
倘素娥有靈賜我一夢以卜休咎是夕果夢  
繡衣執簡而拜于堂下也繡衣于長安旅邸  
亦常夢如之每驚覺而明月在窻餘香一篆

因思之我母寧無夢乎繡衣元配錢孺人賢  
孝有德極意承懼奉養以代子職朝夕拮据  
勞悴自諳不幸暴卒未免以尸褻煩太夫人  
繡衣力疏歸養幾觸瑞怒賴天變震動  
通得

俞旨星夜馳還母子噓嘘相慰良久太夫人仍  
于明月之下焚香叩蒼念夢之靈因曰常聞  
日有所思夜形于夢自今以後我無夢矣弟  
蘭聞無人奈何繡衣曰我婦相安于寒素而  
不及同享榮祿且子女成立寧敢相負誓不  
再娶矣詰朝捧觴稱慶太夫人曰汝不附逆  
瑞是不負

列人附錄

卷三

附錄

卷三

君忠也作令五年囊無長物廉也棄官養母孝  
也壯年不要義也貧而好施仁也五者人之  
所難而汝兼之一身榮幸極矣今日見汝衣  
冠楚楚恍若夢中所見我樂何如鄰右老  
農聞之爲書明月夢

曲突書

甲子歲暮漢一太學生高才洞識名振詞林  
三十年矣就試北雍鉅卿勝流莫不與之游  
秋闈登乙榜選人擬授孔目協修

國史以璫禍起而謝去先是讀楊都憲連擊璫  
疏知其叵測因謁首輔福唐福唐攬眉稱病  
甚不能久談其孫中祕君馨密與太學言兩  
日聞內情形不善又蒲州相國從閣中見揭  
卽報福唐曰此事我輩不能言而楊大洪言  
之我輩當愧死矣福唐則拍案叫曰誤誤禍  
自此起矣而楚人有雅不善福唐者過餽其  
詞應山聞而弗憚好事者甚欲以義旗廻指  
福唐太學感福唐國士之知欲以古大臣去  
權璫如宋王沂公我

朝楊文襄盛事相感諷迫烏程相國赴內召出  
過太學邸中述其事太學心訝此璫之狡包  
藏禍心但勢伏耳遂扼腕發憤上福唐書書見  
大學士葉介君馨投之大有感動俄而萬郎  
公傳後中以摘廢銅事杖斃林御史以杖小璫衝節

事公命 駕帖紛出而士大夫氣日索向之  
勢伏者咆吼奮威不可遏已福唐遂不能擔  
當決意去矣嗚呼福唐能領略太學之議而  
悉力調停 國是逆璫豈至此肆惡哉思夫  
太學之書誠然曲突之見也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三

頌天臚筆 卷之二十三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四

吳門布衣金日升彙次

附紀

旌忠卹典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攀龍忠惟報主智足辨奸留播遷未盡之身挫貪逆方張之焰煬竈熏天處辦從容于止水亭綬騎動地來祗憑弔于汨羅澤

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烈楊廷冰心鐵面義膽忠肝首發大逆二十四罪日星同懸身繫檻車五千餘里道途掩泣就逮通拜君親垂死不屈獄吏家于何有世實賴之

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今贈右副都御史謚左光斗士欽斗岳世共安危封事直陳姦狀生氣時凜桁楊竟斃忠鯁死骨必磬

原任應天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贈兵部左侍郎周起元以庇民而忤璫逮焚詔而補牘三吳繫兩畿之命灑淚千家八閩餘萬古之輝其心九死

原任工部屯田司郎中今贈光祿寺卿萬燝抗章斥逆聲振郎曹矯詔立殺冤銷士類原任翰林院右諭德今贈詹事府正詹事繆昌期盡地對簿問罪水天人望堪憐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今贈太常寺卿魏大中首垣直節風生慘繫貞心日皎

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今贈太常寺卿周順昌余影無慙心曲桎梏亦是全歸

原任福建道御史今贈太僕寺卿周宗建生前五疏足推逆膽身後全卹已奉綸音原任福建道御史今贈太僕寺卿李應升昌言可泣鬼神瀕死不忘君父

原任山東道御史今贈太僕寺卿黃尊素擊璫誓不俱生累忠何辭一死

原任太僕寺少卿今贈本寺卿周朝瑞獄底  
冤沉永夜殿爭氣奪層霄

原任河南道御史今贈太僕寺卿袁化中秉  
憲心如砥石捐軀節凜冰霜

原任陝西按察司副使今贈太僕寺卿顧太  
章直道橫死何辭誣服林連莫訴

原任山西道御史今贈太僕寺卿吳裕中自  
簡五夜霜飛丹闕一時雲暗

原任四川道御史今贈太僕寺卿夏之令觸

閹盡是剛腸斃獄終無繞指

原任吏部考功司郎中今贈太常寺卿蘇繼  
歐冰鑑祗懸照膽鐫籍尚逼投繯

原任揚州府知府今贈太僕寺卿劉鐸加以  
語言文字之罪何忝綱常節義之身西市

慘聞長安心動

原任翰林院簡討今贈侍讀學士丁軫學忠  
臣因事獻規逆璫恣意脅殺既特恩辯講  
讀之班應照例擬祭葬之典

原任後軍都督府經歷今贈刑部員外郎張  
汶既以義憤誣戍又從例外加刑殺之非  
辜卹之宜亟

領元履重

卷三十四

明史

四

誅逆爰書

刑部等衙門

題爲遵

旨會議事河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

出本部等衙門題前事抄部送司該本司

署司事主事楊鳳翥同本司主事袁文鼎

王汝寧會同湖廣道監察御史曹谷山東

道監察御史吳尚默大理寺左寺左寺正

何京右寺右寺副喻思慥貴州清吏司司署

有文庫書

司事福建清吏司員外郎康承祖會議得

犯人三名口魏忠賢年六十歲係直隸河

間府肅寧縣人係淨身男子於萬曆十七

年間選入皇城歷轉司禮監太監總督

東廠官旗辦事客氏年四十八歲係定興

縣人侯二妻選乳進

內封奉聖夫人崔呈秀年五十五歲係順天

府薊州人中萬曆癸丑進士歷陞兵部尚

書該魏忠賢先存冒爵寧國公今問斬已

處決侄魏良卿客氏先存冒濫都督今問

斬已處決男侯國興崔呈秀在官男崔鍾

各前後招稱魏忠賢平生狡險異常先年

伏侍

先帝青宮此小慝慝巧結寵愛

登大寶側身禁密就不合踞掌東廠印信恣意

作惡又不合串合阿孔客氏關通線索百

般煽惑任憑出入

詔旨官閣外廷事權隻手握定敢有觸忤應時

殄滅又不合具怒左都御史楊漣等同工

部郎中萬燝露章交攻罪惡先將萬燝

旨廷杖一百棍爪牙內監多人擁門揪髮棍毆

雖刺不日身死鉗制九卿科道緘口吞聲

廣布戳番四處捉打事件無端風聞小事

動輒擅用數百斤大枷立枷九門等處枷

死不下百十餘人復遣緹騎逮繫楊漣左

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王之

案周宗建繆昌期夏之今等着令錦衣衛

田爾耕鎮撫司許顯純等非刑酷拷羅織成招先後斃命身無完膚備極慘毒又唆蘇杭織造心腹內監李實捏疏奏論都御史高攀龍巡撫周起元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飛遣驍悍縱騎激變地方高攀龍投水身死起元等四命刑斃詔獄又將無影詩句逮繫揚州知府劉鐸百計誣害密串腹弁張體乾谷應選飄空捏坐呪咀斬絞立殺五命又將番役搜拏顧同寅孫文才舊書詩章內有譏諷忠賢字樣硬坐妖書梟斬又誘吳養春義男首計黃山課稅坐陷養春全家斃獄又將吏部尚書等官張問達等捏坐贓私追比又將守法無罪官員耿如杞唐紹堯等無辜逮問坐賊懸罪又串客氏索取皇親張國紀朱石不遂捏占皇店將國紀家人立枷斃死數命多方搖動

中宮竟唆腹黨劉志選梁夢環誣劾國紀徑逐

回籍致遺  
國母憂憤時忠賢兇狠熾發日唆捕弁楊豪孫雲鶴將平民平空捉拿斬絞立枷致死千命惡焰熏天震動  
宮闈爲因客氏悍妬與  
懷寧公主母  
成妃李貴人及  
裕妃馮貴人不睦忠賢諷恐二妃漏泄奸諂事情不思主母分尊輒敢大逆不道欺  
聯  
先帝即時矯傳假旨將  
成妃革奪  
裕妃逼令自盡冤慘彌天又不合借名內操身典禁兵蓄養死士千餘陰謀不軌擅將山海宜大等鎮設立心腹內監數十員役鎮守所有咽喉地方兵馬錢糧漕運處處布置私人李明道等便其呼應又不合同客氏將

一四府財物

乘輿服御及

祖宗朝歷代傳國鎮庫奇珍異寶令伊恒魏良

卿與客氏男侯國興搬盜一空堆積私家

填屋充棟見奉

旨抄沒各城陸續進

內冊籍可據又假

旨傳客氏廢子部擬一蔭尚嫌其少再添一蔭

比崔呈秀先任淮揚巡鹽御史貪污被先

任左都御史高攀龍參論罷職勘問追贓

見得魏忠賢專權擅政亦不合青衣小帽

哀求庇歸忠賢即矯

旨召復原官又不合故違交結近侍侍奴顏婢

膝結拜忠賢爲義父身爲義子尊稱忠賢

尚公祖爺等名號出入

禁闈招權納賄引用匪人把持

朝政謀洩私怨與忠賢計殺高攀龍等多命

假借門戶名色排陷善類重刑辟遣輕則

削奪以背後讖議怒吏部中蘇繼歐嚇

令自縊以布政丘志充買官銀三千誣卸

之禮部尚書李思誠削籍追贓抵寃莫訴

賁錄巡視工程驟職工部尚書兼銜左都

御史計聞毋憂不肯回籍奔喪機乘

先帝彌留兵部員缺不縣會推藉忠賢矯

旨陞補又不合將今華任未到官伊弟崔凝秀

冒陞浙江總兵又將先存今故娼賤樂戶

蕭惟中濫推

欽點密雲車營都司呈秀兄弟奸黨中外掌握

兵權要做忠賢外應先期安排串同別案

問斬孫如列曹代何等稱頌忠賢功德朔

建生祠偕與文廟並時傾動海內人心又

令其廩黨叅將靳廷桂爲天津守祠官遊

擊錢體乾爲河間府守祠官都司張夢吉

爲蔚州守祠官百戶沈尚文爲浙江守祠

官到處獻媚勞民傷財動費百萬有忠賢

孽侄魏良卿初授錦衣衛指揮歷陞都督

封肅寧侯伯尋封太師寧國公敝建府  
第廣振莊田頒給

誥券又將伊任四歲乳臭魏良棟封太子  
太保東安侯三歲乳臭魏鵬翼封太子  
少師安平伯魏志德都督同知魏希舜左  
都督魏希孔世襲左都督魏撫民尚寶司  
卿魏希孟世襲指揮同知伊親楊文昌太  
子太保左都督楊胤昌都督僉事馮繼先  
都督同知傅之琮都督同知董芳名都督  
僉事楊昌祚都指揮使王祿都指揮使俱  
皆冒支俸祿輒敢勒石立碑安豎司禮監  
公署心猶未厭又唆使腹黨豐城侯李承  
祚疏請止徐達例封兩公世爵崔呈秀在  
官長男崔鐸冒側生員侍中順天鄉試又  
將在官次男崔鏗濫授錦衣衛指揮使三  
男崔鏞濫陞錦衣衛指揮僉事猶復藉口  
叙功等項名色與忠賢冒濫陞襲恩賞不  
計其數種種不法惡跡貫盈隨該禮科都

給事中吳弘業雲南道監察御史楊維垣  
前後交章叅劾該兵部接出

聖諭朕御極已來深思治理乃有逆惡魏忠賢  
擅竊國柄蠹盜內帑誣詆忠直草菅多僉狼  
如虎狼本當肆市以重衆冤姑已從輕降發  
鳳陽矧巨惡不思自愆輒敢將素蓄亡命之  
徒身帶兇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  
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旗前去扭  
解押赴彼處交訓明白其經過地方着各該  
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從華  
奸即時擒拏具奏勿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  
責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  
衙門遵行特諭欽此欽遵又該司禮監傳出  
聖諭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  
位之綱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慈典至  
重也朕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  
罪狀具已洞悉竊思  
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

國以酬隆遇專一逞私植黨怙惡作奸盜弄  
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收舉畧數其槩將

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至今  
合寃未雪咸逼已封裕妃張氏立致捐生雖  
死九泉其目未瞑借旨擅將敢諫忠直之臣  
羅織削奪慘毒而至又復串同心腹酷刑嚴  
傳誣捏賊私立變多命他若謬謬痛於杖下  
柔良枯於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奸惡  
乃身受三爵並崇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  
有天子虛名宋王四附記

同客氏表裏爲奸當

先帝彌留之時猶復叨恩晉秩無有紀極今賴  
祖宗在天之靈海內蒼天有幸天厭巨惡神奪  
其魄二犯罪狀次第畢露朕又思忠賢等不  
止竄攘名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庫貯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朋比  
盜竊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乃爾本當寸  
磔念梓宮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產  
着錦衣衛會同五城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

將一應家貲莊田及違禁等物盡數籍沒入  
官逐件從實開列來看其原籍違式服舍等  
項着落有司清查的確具奏如有隱匿蒙蔽  
等情許據實糾叅一併連坐亦有不得株累  
無辜其冒濫弟侄親屬俱發煙瘴地面永遠  
充軍嗚呼大奸脫距國典用章事麗于辟情  
罪允孚特諭欽此欽遵又該吏部等衙門太

子太師尚書等官房壯麗等題爲遵

旨會議事奉

有天子虛名宋王四附記

一日

聖旨逆黨崔呈秀賣國忘親通內擅權雖死尚  
有餘辜着法司按律確擬暴着其罪以垂永  
戒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又該刑部等衙門  
太子太傅尚書等官蘇茂相等題爲遵

旨會議事奉

聖旨奸惡魏忠賢串通逆婦客氏恣威擅權逼  
死裕妃馮貴人矯旨革奪成妃名號慘毒異  
常神人共憤朕與昭雪復號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其戕害緝紳盜匿珍寶未易枚

舉皆繇崔呈秀表裏爲奸包藏禍心謀爲不軌仰賴宗社有福陰謀隨破二兇天殛人心差快乃五虎李夔龍等附權驟握機鋒勢焰赫奕逼人五彪田爾耕等受指怙威殺人草菅幽圖累囚沉寃莫白其元兇客氏魏忠賢崔呈秀早定爰書虎彪俱照各官前後恭奉着法司再行依律擬罪以伸國法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河南司又該保定撫按拏解逃犯魏志德魏良棟等到部批送貴州司收問聞又該順天撫按奏稱蕭惟中病故緣繇在案應該本司牌行薊州提解崔呈秀冒濫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次子崔鏜到司該本司呈堂移咨都察院照會大理寺請官會審間蒙批河南司會同貴州司行奉此案呈本部咨行都察院照會大理寺委官去後隨准都察院劄委湖廣道監察御史曹谷山東道監察御史吳尚默大理寺劄委左寺左寺正何京右

寺右寺副喻思慥各職名前來該本司署司事主事楊鳳翥同本司主事袁文新王汝受會同湖廣道監察御史曹谷山東道監察御史吳尚默大理寺左寺正何京右寺副喻思慥貴州司署司事福建司員外郎康承祖行提魏良棟等并崔鏜一千人犯於都城隍廟逐一研審各犯招與魏良卿等初招無異會議得魏良卿掃除官奴客氏與臺穰婢也一微扈蹕之寵親臣自命一恃青宮之愛祿姆爲功忠賢藉客氏以窺伺禁閨客氏藉忠賢以立威外庭於是謀合連環奸同狼狽怙勢弄權無所不至口傳詔旨手握斜封逢之則富貴立得犯之則玉石俱焚塞諫諍之路仗馬不留杜指摘之門戚畹頻剪緹騎四出海宇驛警幾成反汗之勢鉗網橫加忠良駢首頓結飛霜之慘寶玉大弓盜歸私室銅符鐵券盡付傭奴



甚且矯革責嬪甚且逼死賢妃甚且搖動中宮罪狀如斯已不勝誅矣乃各位適於尚父祠宇逼於素王忠賢之無將也

冊號雖曰奉聖擅寵幾於稱尊客氏之無等也借操練之名乘釁取於肝臟假整飭之說擁重鎮於要津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如聖諭所云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兇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此其包藏禍心尤爲巨測豈臣子所忍言耶昔趙高煽虐不聞倚長古之奸王聖恃恩未有腊刑餘之毒此二兇者陰謀相濟幾令

廟社危疑逆惡並逞已見神天震怒于紀犯順罪莫大焉信稱千古之窮奇允當一朝而並磔者也合引謀大逆律二犯同謀凌遲處死崔呈秀梟獍其心大豕其行士類比爲跼蹐班行稱爲偏狃始以呈身入幕暫覓饕餮之誅旣而蒙面還臺益肆魑魅之氣借門戶之混名剪除異已仰逆璫之鼻

息引用壬人奔競自是而成風譴亮因之而避色苞苴充斥肺腑昏迷請托公行紀綱掃地踞相臺之長箱銅言官擅樞密之尊把持軍府金穴擬郭况之藏豪奢丐鄙通之寵呼吸潛通於禁地頻笑必窺線索暗度于掖庭威福立見斯爲乞靈播惡之尤矣夫非稱功頌德之首歟母死不聞濁亂數年之

朝政乾兒作孽驚惶一世之人心人知呈秀之穢跡醜形見忠賢而畢露而不知忠賢之兇鋒毒焰因呈秀而益張也虎噬賈云盈貫雉經猶未蔽辜相應比照交結近侍官員律斬至如魏良棟魏鵬翼魏志德希舜魏希孔楊文昌魏撫民楊胤昌馮繼先傳之琮董芳名楊祚昌王祿魏希孟一十四名身同廝養機毫無効于公家冠類沐猴恩膺濫膺於下賤碑名臚列逆惡彌彰又如崔鐸身爲敗種名玷賢書席權勢

而幾諫不聞受養而改圖安在崔鏗崔  
鎰黃口孺子冒濫錦衣逆孽之禍未央厚  
毒之報甚速以上各犯賡緣有禁投畀何  
疑俱應仰遵

聖諭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第其中魏良棟年  
僅四歲魏鵬翼年僅三歲崔鏗年僅七歲  
崔鎰年僅三歲蒙蒙未視買賣無知加之  
世襲忽若富貴之逼人惟彼元兇實害無  
辜之赤子倘於此四犯者憫彼無知寬其  
一面是尤

聖朝浩蕩之仁施於法外非等所敢輕議也  
將魏志德等取問罪犯十七名魏志德年  
六十五歲魏良棟年四歲魏鵬翼年三歲  
魏希舜年二十一歲魏希孔年三十一歲  
魏撫民年十一歲魏希孟年十二歲楊文  
昌年十六歲楊胤昌年十二歲楊祚昌年  
九歲馮繼先年十九歲傳之琮年十二歲  
董芳名年九歲王祿年三十歲俱河間府

肅寧縣人崔鐸年二十五歲崔鏗年七歲  
崔鎰年三歲俱順天府薊州人各招同議  
得魏忠賢等所犯魏忠賢客氏俱依謀大  
逆者律皆凌遲處死決不待時崔呈秀依  
諸衙門官與各官交結賡緣作弊扶同奏  
啓者律斬魏志德魏良棟魏鵬翼魏希舜  
魏希孔魏撫民魏希孟楊文昌楊胤昌楊  
祚昌馮繼先傳之琮董芳名王祿崔鐸崔  
鏗崔鎰俱係冒濫弟侄親族各遵

明旨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招送兵部定衛  
拘會妻解發遣照出魏忠賢崔呈秀俱已  
自縊魏忠賢仍應戮屍凌遲崔呈秀仍應  
斬首合行原籍各撫按于河間府及薊州  
各行刑客氏身屍無憑查戮聽候  
明旨發落未到崔擬秀候

旨另結魏志德等通取批迴附卷餘無照該本  
司會同道寺等官將逆犯魏忠賢等各招  
罪議擬明白并將魏志德崔鐸等行提前

來問擬各前罪案呈到部該臣等會同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曹聖誠大理寺署寺事左少卿臣姚士慎等魏忠賢等議擬前招并審魏志德崔鐸等各招前情明白會看得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况刀鋸之餘役乎魏忠賢挾

先帝寵靈箝制中外交結客氏睥睨

宮闈其大者如真怒張國紀則立枷而殺數

命且連縱鷹犬必搖動乎

中宮私憾

成妃

裕妃則矯詔而革封御至擁抑難堪竟甘心

于非命夫且不知上有

君父矣其于臣僚何有于是言官死杖大臣死

獄守臣死于市曹緩騎四出道路驚鬼告

密一開都民重足生祠遍海內半割素王

之宮諛頌滿公車如同新莽之世

至尊在上而自命尚公開國何勲而數分茅土

尚嗾無恥之穢侯欲駢九命疊出心腹之

內黨遍踞雄邊至于出入禁門陳兵自衛

戰馬死士充滿私家此則路人知司馬之

心蓄謀非指鹿之下者也天討首加寸磔

爲快客氏妖孽食月翼虎生風

輦上聲息必聞禁中搖手相戒使

國母常懷乎憂憤致

二妃久抱乎沉寃且

先帝稱留之且詐傳陰子尚以除一爲嫌私藏

見籍之賍絕代珍奇皆出

尚方之積通天是罪盜

國難容若崔呈秀則天顏賜衣冠狗彘誰

無母子而金縷紫玉忍不奔喪自有親父

而婢膝奴顏作閹乾子握中樞而推弟總

鎮兵柄盡出其家司馬而仍總蘭臺

立威欲箝乎言路雖砒之仇必執威福之

焰日薰總憲夙仇追爲池中之鬼銓郎乍

赫驚懸梁上之蠅凡逆豎之屠戮士紳皆

本犯之預謀帷幄遙緝扶妓歌舞達於朝  
昏驚爵賣官黃金高於北斗假山水浮遊  
釜覓消難已幽快於鬼誅仍當明章於  
國法其餘魏良棟魏鵬翼魏志德等十四名  
及崔鐸崔鎰等或赤身袒僧或黃口嬰兒  
濟惡而玷賢書無功而嬰世爵均應投於  
荒裔以大快夫羣情既經該司會同道  
等官議擬前來相應題

請合候

命下本部將逆犯魏忠賢崔呈秀行原籍撫按

魏忠賢於河間府戮尸凌遲崔呈秀於薊  
州斬首各行刑訖撫按具本奏

聞客氏身屍併請

勅示發落仍將問過罪案川定爰書頒布中外  
曉諭其魏志德等俱遵照前旨發煙瘴地  
面永遠充軍各犯

諭命通行追奪奏繳高魏良棟魏鵬翼崔鎰崔  
鑰四名統候

聖明裁奪施行緣係逆犯蚤定爰書事理等  
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正月二十六日具題二十七日  
奉

聖旨覽奏逆惡魏忠賢掃除廝役馮籍龍靈脾  
魏官聞茶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  
尊而自命尚公盜弑弄兵陰謀不軌串同逆  
婦客氏傳遞聲息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奸  
閹無君無親明攘威福之權大開縉紳之禍  
無將之誅國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  
撫按魏忠賢于河間府戮屍凌遲崔呈秀于  
薊州斬首其客氏身屍亦着查出斬首示衆  
仍將爰書刊布中外曉諭以爲奸惡亂政之  
戒魏志德等俱依前旨發煙瘴地面永遠充  
軍諭命槩行追奪其魏良棟魏鵬翼崔鎰崔  
鑰既係孩稚無知准釋放以彰朝廷法外之  
仁

刑部等衙門題爲遵

旨會議事河南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本

部等衙門會題前事案照先該戶科給事

中李覺斯題權奸難殄天刑權黨未正

國憲伏惟

皇上大怒以暢

仁明之懷以洪

堯舜之量事內參魏忠賢干孩兒五虎五彪用

心比弟侄更狡造惡比弟侄更大緣由題

領天牋

奉

聖旨云欽此欽遵隨該戶科給事中李覺斯

題爲遵

旨指名參奏事奉

聖旨云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該本司案

呈該臣等會議得吳淳夫倪文煥俱革職

爲民仍奉

諭命田吉李夔龍俱革職田爾耕許顯純崔應

元俱問正罪楊寰孫雲鶴俱削奪統候

聖明裁奪等因題奉

聖旨云欽此欽遵臣等會同都察院曹思誠

大理寺左少卿姚士慎等竊惟

國之有法

帝王所以律世即臣子所以律身故奉法惟謹

必不趨權門而開納賄之路守法不阿何

至殺人命以當媚寵之資乃有身居文武

之列名號虎彪之兇若李夔龍田爾耕等

其人者臣等欽奉

領天牋

明旨再將諸臣等前後糾參之疏備細查閱除

崔呈秀魏忠賢客氏具招另題外其參五

虎各犯有謂他人典銓人人不能自越李

夔龍典銓立地便作僉堂且謂挾買官之

貴所致者有謂吳淳夫一郎官不數月也

已躋卿貳雖董卓之蔡邕一歲九遷速不

是過又與崔呈秀受孫織錦六千金者有

謂河南掌道御史報陸崔呈秀欲越十餘

人用其心腹倪文煥必俟文煥差竣回道

然後具題又與崔呈秀植黨騙財贓盈鉅萬者有謂田吉被懷挾之參瓦全已幸乃二載曹郎而尚書極品叨名器若承朝又滿載而歸家累陶石之富總之

明旨云附權驟擢機鋒勢焰赫奕逼人足以蔽其罪矣按律云官受財枉法有祿以八十貫絞雜犯准徒五年例云文職官受財枉法至滿貫絞罪者發附近衛所充軍謹按諸犯被參各有入已之贓正合受財枉法

類天龍筆

卷三

三

三

之律如吳淳夫以六千計倪文煥則以盈萬計皆明明分受列于參疏可照數追者李夔龍田吉雖疏中贓數未經開坐然一稱挾買官之貲一稱累陶石之富非納賄何以得此既經論劾難以輕宥二犯合行各追銀一千兩各犯事同一體俱應遣戍以儆官邪併乞

勅行原籍撫按就近嚴追以助邊餉完日發遣無容緩者也其參五處各犯有謂田爾耕

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狐假鴟張狀害多命皆忠賢門下劄子手有謂田爾耕掌錦衣衛許顯純掌鎮撫司忠賢帥管人命皆出兩人之手者有謂許顯純敲朴緝紳皮開肉綻死腐蟲蝕目不一瞬者有謂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網羅煅煉鉤棘株連榜掠慘于炮烙泣冤寃于夜半片紙者如楊漣周順昌周起元等一十餘人俱斃衛司之獄總之

類天龍筆

卷三

三

三

明旨云受指怙威殺人帥管幽園疊囚沉寃其曰足以蔽其罪矣按律云官故勘平人因而致死死者斬同僚官知情共勘者與同罪至死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例云酷刑官不論情罪輕重輒用慘刻刑具亂打若致死至三命者武官發邊衛充軍田爾耕許顯純係掌印故勘之官應議斬律崔應元楊寰孫雲鶴係共勘之官減流尚有餘罪所當照例究遣投諸邊裔以禦魘魅者

也恭候

命下本部臣等將李夢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  
谷行各原籍撫按追贓倪文煥五千兩吳  
淳夫三千兩李夢龍田吉各一千兩解助  
邊餉完日發附近衛所充軍田爾耕許顯  
純行提至日監候處決崔應元楊寰孫雲  
鶴各行各原籍撫按發落邊衛充軍各犯  
詰命通行追奪

奏繳

崇禎元年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

見第二卷鍾姦下

逆黨審語

一劉志選 梁夢環

看得逆焰方張之時舉國若狂非稱功頌  
德獻媚以爲容則挑釁構禍逢惡以肆毒  
大率操戈矛于儕輩開羅網于縉紳或假  
手以快其所仇或害人以規脫已禍則釘  
在眼而不得不除矢在弦而不得不發塗  
面喪心不顧得罪于天下後世然至此極  
矣未有窺伺

官闈之隙敢發大難之端一疏再疏此呼彼  
應借搏擊貴戚之名行離間

國母之實如劉志選梁夢環所爲者夫

嘉廟之世恩禮備濫豈在椒房宮中府中但知

有客姆不復知有

懿安皇后志選官居京兆果如所云見影察形  
折萌剪蔓則請劍擊奸固宜在彼不在此  
而獨甘心于張國紀何也卽其羅織事端  
並不過數款而鬻獄輒稱

懿旨法司幾于無權二語則明目張膽直侵  
母后矣又曰普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是于正  
位母儀之後議其鍾祥毓質之先也而夢  
環之疏踵至互相發明若惟恐志選之居  
首功者至以丹山藍田二語爲所未解請  
勅志選明白具奏是欲重申宋繼成等舊日誣  
囂之詞而志選所未敢深言者夢環且挑  
之使言也夫客魏朋逆能使

元帝不自保其嬪嬙而猶以名分嚴憚于

備文庫

卷二

三

三

母后故忿無所洩欲借國紀以示威而二奸窺  
其意指輒劾剪除之合力當時兩疏繼入  
內傳洵洵國紀幾不保首領閣臣以去就  
死生爭之方徵回籍之寬政不然果令  
天子不得庇其外戚

誦

國母不能全其生父即寸斬二奸不足贖矣莊  
明旨有曰劉志選奔競權門離間國母又曰劉  
志選深慶環兩人前疏具在罪無可逃已

爲二奸定一死案而志選乃以鳳儀玉璽  
之祥爲鍾靈奮跡之地諱誹謗爲稱頌則  
原疏頌璫所云推心肘腋重臣協贊中興  
盛治者豈反爲忠賢之彈文耶而夢環所  
持爲護身之符不過以昔日論璫兩疏不  
知昌言滿朝之時占風吹聲何足以定人  
品假令夢環果能忤璫何人皆叫逐竄死  
彼獨總據西臺躡躡同卿也至計斯伊邇  
一疏開忠良陷阱之前茅誣劾追賊屢疏  
幾盡善類僅存之血裔頌德建祠備諸醜  
態爲人人所切齒又百喙無以自解矣諸  
臣參疏義正詞嚴而志選潑口兇鋒脅持  
問官曰薛貞枉殺劉鐸致有今日之反坐  
前車可鑒此無論盈廷討賊與告密羅織  
大不相同而以譏刺逆璫者與譏謗

國母者相提而論其不道無人臣禮莫此爲甚  
矣宋臣孔道輔可言曰人臣之于帝后猶  
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顧



父出母夫父母不和尚須諱止況本無不和反欲構隙離間乎順父出母猶爲不可况順强奴悍僕之意而進譏媒孽

主母乎此二犯者以奸邪而兼之悖逆罪在十惡之條應從屬母之律庶無枉縱耳

### 一 劉詔

劉詔起家縣令不十載躡躡官保建節近圻其爲逆璫私人不問可知建祠稱頌以媚璫也參劾强項道臣耿如杞亦以媚璫

劉詔

卷三十一

附記

三十一

也二事情最可恨但媚臣比比皆是而道臣猶幸得生則法不能加于侵餉此前議所以有永成之擬也夫詔身膺節鉞不思潔已奉公風勵將領乃侵剋餉價至五千八百有奇蓋以剝削爲獻媚之資不復知有封疆之寄萬一脫巾反戈先寧遠而發難詔且無死所矣雖科歛扣減之律似亦得情而計賊二百兩以上則有邊海錢糧之條例在不能爲詔寬也其下文續朱來

相應仍照原擬各當厥辜

一倪文煥 田吉 崔應元 孫雲鶴

看得虎彪一案前讞曲從輕典比擬失律以致公論不平言官交章參駁

聖明赫怒屢

旨解訊遷延一載始得執罪人而問之何與擬

騎朝臨檻車夕上不得與妻孥訣別者霄

壤也今就旋鞠之人情觀之不但被害者

捨地呼天而旁觀者亦痛心切齒道路洵

洵無不欲食其肉則當日之炙手熏天煨

煉荼毒兇鋒虐焰不知當何如者論劾脏

私固百千之十一耳姑就其大者論之如

倪文煥以巡城御史責治門弁觸忤魏忠

賢拚一削奪歸田自有河清之日卽懼禍

不測然死而流芳與生而貽臭較若黑白

何文煥喪心塗面搖尾呈身知崔呈秀之

入幕遂叩頭而乞哀引進璫門亦爲義子

于是爲之剪除所忌則首論清忠之周順

劉詔

卷三十一

附記

三十一

昌以獻媚而削奪不已繼之逮訊慘死矣  
問順昌何罪則以結婚魏大中怒罵忠賢  
而代爲報仇也再論伉直之夏之令以獻  
功則封疆借題立就詔獄慘死矣問之令  
何罪則以糾參傳孟春觸怒呈秀而代爲  
推刃也自此結歡勢傾中外如順天按差  
河南掌道皆破格越大竊據津要而呈秀  
之言曰裏邊要用他幹一件事不知此爲  
何事豈滿朝諧媚猶有不敢從者獨文煥  
無不如意乎至其頌瑞諸疏爲交結左證  
又不待言矣今文煥嘵嘵致辯不過以已  
爲假虎而霍維華爲真虎然終不能以已  
傾陷扶同之章疏以已亂政竊權之行事  
而并委之于人則罪真而虎亦真更何說  
焉

田吉以庚戌 廷對懷挾罰科至壬戌殿  
試三甲原議以雜職選時因鄆城爲遵妖  
所陷吉願請纓遂授知縣鄆城之變闔城

官民以家貲埋藏土窖中出走吉徧攝得  
之滿載而歸田土之無主者盡賣入官流  
民來歸一無所藉轉徙溝壑不可勝計是  
宜論罪如何言功乃以逆瑞之肺親遂微  
經略之汲引戶部未任而調兵部贊畫矣  
又未幾而陞太常少卿管職方矣傳衣鉢  
于吳淳夫聽順指于崔呈秀倪文煥啓事  
無非債帥各邊遍置私人如所推用副總  
叅遊高應毓陳壯猷歐陽瑞曾倪本虹吉  
迪董明舒等非權門之厮養卽市販之白  
丁是以官爵爲市而以封疆爲戲也故以  
八月之職方而冒濫加級至于太保尚書  
是與三等分茅之逆孽同一轍也誅其意  
豈徒羨目前之速化實爲後日之元勲而  
尚欲諱其交結黃緣之罪乎

崔應元則鎮撫理刑而許顯純之亞也向  
在東廠爲瑞門廝役乃忽逐北司之吳孟  
明而奪其位自此詔獄諸臣無不死其毒

手當會審時諸臣之後人泣問當時致死情形訊供斷指折足扳齒破肋及濕紙蒙面土袋壓口等刑慘動天地而應元以無賴白棍倏而蟒玉官保是以羅鉗吉網爲佐逆之首功也夫故勦平人因而致死者律斬况忠臣義士乎劉鐸一人失刑尚爲辟張體乾谷應遷而并及薛貞何况楊左諸臣十餘輩豈一許顯純之死足雪其冤乎

列三

宋二

明四

三

孫雲鶴則東廠貼刑而楊震之亞也舊制貼刑官不過千百戶而雲鶴起家旗役職以驛官保蟒玉何功何能不過告密羅織以他人之頭顱博自己之富貴耳今楊震卒于戍未及正法而雲鶴就訊其被害之家如邵輔李時燦等呼冤訴苦令人心膽俱裂蓋計所殺有冤對者別案且十餘人而無所控告者又不知其幾矣非交結符同而何以每有訪據緝獲雲鶴輒歸功于忠

賢忠賢卽加恩于雲鶴互相酬答冤濫日甚天地爲慘也蓋總四犯而論之應元雲鶴文煥皆忠賢假手殺人之劊子田吉則忠賢弄兵應元之私人而雲鶴所殺者猶是平民至應元所殺者盡皆忠義則罪同而情有輕重矣然應元雲鶴不過廝養小人但知

列三

宋二

明四

三

朝廷威福出自忠賢已之富貴由于忠賢卽傾心附逆亦何足深怪而文煥田吉讀聖賢朝廷之爵祿而投身璫幕入則爲義子乾孫出則爲長蛇封豕爲虎爲龍同是一家骨肉蓋人心士氣至此盡矣雖田吉猶未至于殺人而總無逃于交結之罪莊誦

明旨各犯罪狀自有正律豈得意爲輕重則斷案已定更不煩于擬議矣

一吳淳夫 李夔龍

審得吳淳夫以察處部郎藉崔呈秀一薦

妄引敘功之例復原官起用則李春燁爲之引手也此再入樞曹卽覲職方一席嫌前人之礙手或喉人論斥之或內批削逐之遂得起乘而上爲所欲爲于是各邊將領非爲呈秀樹私人卽爲自己營囊橐如近日本兵所參那六陳宗仁陶伯登等皆其啓事者也又因呈秀與馮銓爭權探知內意首効驅除而郭興治遂有動骨孤貞之薦取京堂之

頌文

卷三

明

三

旨如寄從此權勢益張富貴相逼不數月以郎中驥跡侍郎旋加保傳尚書從來速化未有若斯之甚者非交結之左驗乎文選職方兩者並重淳夫旣握樞衡李夔龍復濫典劇又引田吉爲後身燈燈相續倖門如市狼狽相依如援引姻帥俞咨臯通賄逆璫致其跋扈自雄不受撫臣節制媚賊養寇釀成桑梓之禍而不顧臨清催輓往返不過四月卽倡建祠之舉請萃德之名因

頌文

卷三

明

三

恨東昌知府王堯民守正不屈立論逐之又非其交結之左驗乎此一犯者本是破甑巧借輿援前此十六載之甲科何以尚羈郎署後此兩年之灰焰何以遽列上卿蓋得力始于呈秀之吹噓而倒身附逆竊弄威權幾于虎而翼矣李夔龍初入銓部卽掛彈章而歸及逆璫用事貪緣復出典選六月所推轂者大率皆附逆之人如霍維華劉志選陳九疇楊邦憲等雖破格起選無不朝上夕報而稍稍見迂者卽以推陞削奪蓋受意于增借啓事爲處分之地此雖暗裏機關其實肺肝如見人心所共爲不平者也况旣考主簿之貢生厚賄入而仍得改教廣鼎幸售之納貢有大力便利雄都大壞銓法至今貽爲口實當時長安議論騰沸東廠邏卒載途詎無耳目而始焉請假反獲清正有執之褒繼焉復陳更荷司選平明之獎夔龍卽自辨未嘗頌

璫而反爲璫所領非交結有素何以得此  
且常少之擢不繇推陞而出自

內肯倘有人心寧不自恥而欣然拜

命陪推僉院卽蒙黜用試問其土下手之選郎  
何以多遭摧折閩省新舊之司官何以盡  
被驅逐當日正推之倫肇修何以竟遭削  
奪獨夔龍遽此非常之遇真百口無以自  
解矣此一犯者參疏未見臚列辯口尚多  
嘵嘵但據其形跡之昭彰無如雨

免于獵者也摠之淳夫因呈秀以進身而  
夔龍又藉淳夫以固寵轉轉相附根蒂益  
深私門之黨與日多則公室之威權日去  
紊朝政而亂天下職此之繇律以交結之  
條難開一面之網

掌河南道事監察御史蔣允儀主筆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四終

頌天牖筆跋

余讀甫竟。不覺掀髯仰天大嘯。咄  
嗟斯時。有斯人而有斯刻。永使千  
百世仰止諸君子。精忠大節。碧血  
丹心。凜々如生也。于是乎一編具  
稱三不朽焉。夫闡揚諸君子。誠悉  
畢陳。而隱晦諸璫黨。穢行不聞立  
德也。追念我

朝。璫璫如振如瑾。寃殺多人。厥歲未  
久。泯歿不知其誰何。孰忤孰附者。  
惟是時無血性男子。畏避不敢紀  
述也。今是編。一字一淚。歷々備舉。

立言也。所關世道人心。最鉅且烈。  
其能褒而勿貶。化邪媚以歸正道。  
盡得為忠臣孝子。立功也。是為三  
不朽。以質諸天下後世云。

董叟朱萬祚識



崇禎朝記事四卷

〔明〕李遜之撰

清光緒武進盛氏刻常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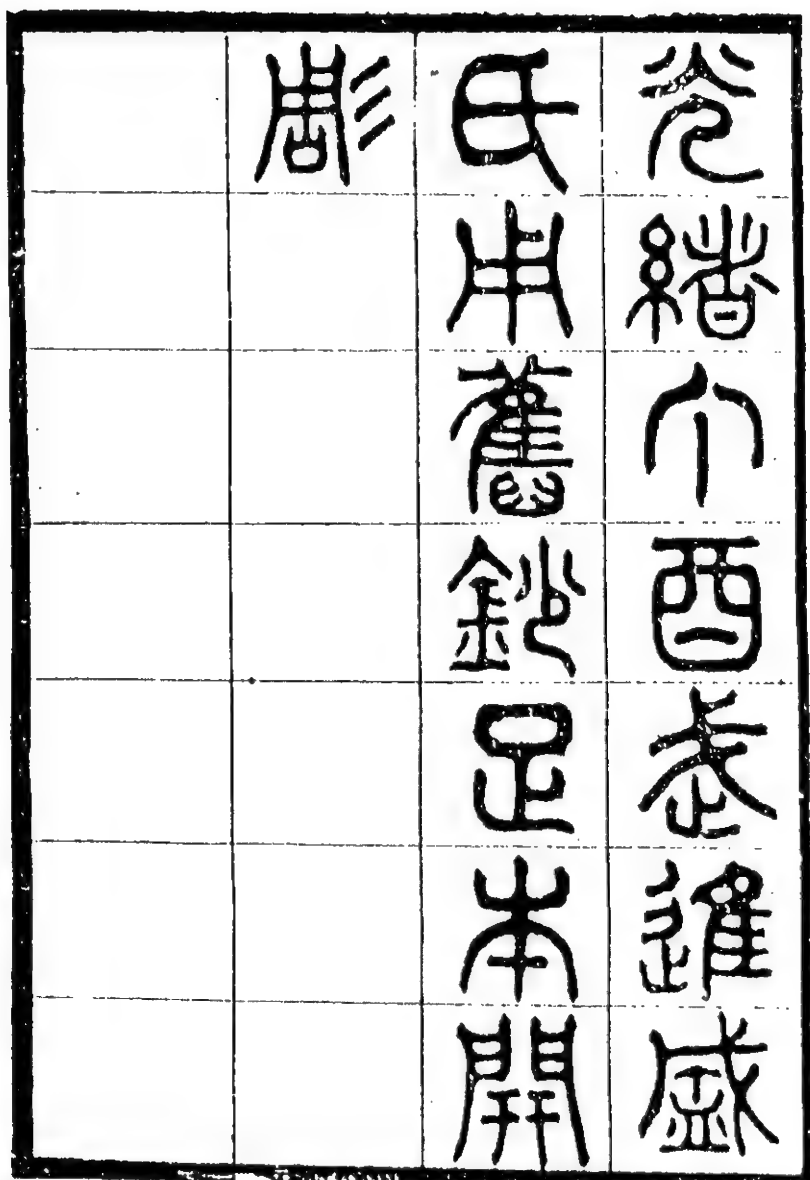
先哲遺書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崇禎朝

記夷四裔





之勳蔭左奉滿路祿費不支又如忠賢生祠在在創立費不下百萬及今變賣尚可得數十萬金樞密主事錢元愬直言曰奸佞呈秀雖已鋤去然呈秀之惡百倍韓忠肅之權勢忠賢以梟獍之姿秀繼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勳假以事權羣小蟻附新功頌德徧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明符命列爵三等界於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布要津幾如王行之狡免三窟與珍革實藏指鹿爲馬誅劉氏類傷殘元氣幾如節節之鉤竄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燬後置人處開首許道路以目幾如則天之羅鉗吉稠天佑國家誕啟聖明然羽翼未除陰謀未敢可慢焉不加意乎至魏良卿車旣非開國之勳又非從後之寵安得封茅茅土又如告許復喪之張德乾銳鍊祿資之楊實夫頭乘輪之張茂雲受官問祀之陳大同號稱大兒之田畝研室固頌友之白太始等凡爲忠賢之爪牙鷹犬俱亘正其罪或殛或放則奸黨肅清

御史吳尚默疏言賊臣之身已去賊臣之惡未暴呈秀鬻身與援師之門入寶閣寺之幕不顧災駕稱功頌德天下幾不知有康竊立萬之呼應拜朝陽之音罕聞天下幾不知有名竊疏爲一人竊竊立沒而身應粉人重足天下幾不知有身家將作何事乃與奪情情臣天下幾不知有倫理都察一院而設四憲臣左都一秩而設兩憲臣庶天下幾不知有位名臣先帝易賈將乃連章累牘願爵賞而列封廕羣臣謝恩之日卽先帝賞天之日天下幾不可有改革之大政論及此而賊臣之罪案定竊臣魏忠賢之罪案亦可定矣賈士錢嘉徵疏劾勅忠賢十大罪曰並帝內外印章必先關白稱功頌德上配先帝及奉命常有必族與廢臣二曰茂后皇親張璠國祀未祔不赦之條恨皇前當愆而前逆奸遂竊賊國紀故忠賢外脅臣之死幾罹中宮三曰弄兵祖宗朝不聞有內掖之制忠賢外脅臣民內逼宮閹操刀厲刃敬石雷擊探可寒心四曰無祖二祖列宗

皇皇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於軍國重事一手摩天凡  
處軍田賜賞運籌帷幄多置腹心意欲何爲五丁剋劍藩封三王之  
國莊田賜賞甚教而之忠賢何人收建祠太學之側七丁監爵古  
先師爲萬世名教之主忠賢何人收建祠太學之側七丁監爵古  
制非軍功不侯忠賢有何功績而襲上公之封八丁邀邊功邀左  
失陷木柅寸土而封侯封伯聯鑾冒賞九丁傷民財尉字獨天下  
廩費金錢萬萬版布制疆裁小民之脂膏十丁斲名器制科取  
士頓重關防忠賢所私崔星秀之字鐸目不識丁竟聘書執事  
俱報聞先是已往崔星秀爲守制同時情者又有工部尚書  
李養德廷經巡撫蘇童輩俱崔丁發去忠賢再疏引疾求退准回  
私宅調理監國公親見卿改瑞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改指  
揮同知安平伯魏鵬應元改指揮僉事尋有旨安置忠賢于賜陽安  
置候應元于顯應縣元改指揮承奉以從罷升司禮得忠賢賜焉  
之左右上知之故升得罪

十一月初四日肅兵部逆寇魏忠賢擅竊國柄竊盜內帑陷誣忠直草菅人命當據市以雪冤冤始乃環擁衛衛勞苦若然朕心自改輒敢將索當株亡之徒身帶枷杻乃環擁衛衛勞苦若然朕心甚惡者錦衣衛副憲的營營旅前去扭解押赴夜處交劉明白其經過地方各該督撫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羣奸即擒拿具奏勿得縱令遺失時所官方出京忠賢至阜城縣聞信卽自縊於飯店其名下遺時所行李朝京同經死祠崔星秀亦報縊死于家旋奉旨各犯家產俱籍沒入官各處生祠盡行拆毀變價解京其忠賢在京原賜第宅一所命不必變賣畱俟東西底定以賜有功之臣榜曰策勳府

夏允彝曰烈皇不勦聲色遂元兇處奸黨宗社再安旁無一人之助較之世宗爲更難時在朝皆宵鷺良發其奸維垣首糾呈秀始自相攝貳然於璫仍不敢啟議澄源元愆乃直指璫罪至嘉徵所言更詳盡獨不勝憤哭訴于上愈觸上怒即放之出至

中途偵知上必重處遂自縊死呈秀列嫌委并羅列珍異酒器  
纔飲飲一林即擲壞之飲已自盡天地再辟皆上獨斷也嘉  
徵循循大難以貢爲縣令元愨權司銓選源廣與東林反骨所  
行多不簡以京察錮之爲善不幸惜哉  
楊維垣又疏參魏良卿奉旨逆孽魏良卿法當誅沒著內外官將  
有名人犯拘究循俗光嚴緝務在必獲其原籍籍監家產撫按嚴  
加封固查明具奏

當逆瑞盛時曾以十萬金攜一佛制延浴光爲主僧瑞既敗平  
時往來者俱絕迹矣浴光獨延之一飯俄而維垣參疏詞及浴  
光人盡爲危之浴光曰吾不出無以安此法屬挺身赴京維垣  
見之大驚曰不意即師業上疏矣奈何前此維垣督求光薦引  
子璿光卻之至是色沮恐其吐實光殊無此意也夫以出家學  
道之人而受逆瑞供養其人固無足取然脫維垣輩身列衣冠  
而前後反覆始則鑽穴呈身繼則參論以博名高其人之賢不  
肖相去又何如哉

刑部爲遵旨會議事奉旨逆惡魏忠賢掃除斯役微稽龍靈睥睨  
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尙公盜帑者  
兵陰謀不軌逆歸客氏傳遞消息把持內外往呈秀委身奸閹無  
君無親明撰威福之權大開縉紳之禍無將之詠自有常刑既會  
議明確著行原籍忠賢於河開府戮屍凌遲呈秀於薊州戮屍斯  
首仍將奏書刊布中外魏志德等俱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  
罷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繁重朕甚憫焉不忍以衣被組  
纁之工重困此一方民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  
恤民之意  
撤回各邊鎮守內官諭兵部曰軍旅大事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  
知臣官親兵古來有戒今于各鎮守內官盡行撤回一切相度機  
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御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  
不專體統相制各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仍舉鴻忠謹以副朕懷

諭吏部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忿稍舒而詔獄游魂猶  
然響錮官冤未伸著部院并九卿科道將已前斥革諸臣從公酌  
議采擇官評有不法禁斃情最可憫者應量起卹與聚贈應卹廢  
卹與卹廢其刑奪牽連者應復官卹與復官應起用卹與起用有  
身故坦職難給家屬波累竊因者應開釋卹與開釋致久淹傷  
朕好生之心至元年三月吏部始以死事諸臣列名上請贈卹有  
加減詳奏

刑部奉旨肅衛深文附會鉅鍊狀深爲痛恨耿如杞著與復原  
職胡士容李柱明俱改擬發落方震瑞惠世揚著九卿科道會議  
耿以不拜逆祠得罪胡任薊州兵備爲崔呈秀所陷李任戶部管  
倉誣以盜米被獲逆瑞以此敘功方以封疆惠以移官皆誣生太  
辟至是俱得釋而部院初猶擬方惠二人改斬爲戍再擬始復官  
起用云如杞疏言撫臣劉紹上建祠疏怪臣不肯呈詳乃取忠賢  
像懸之喜峰見者俱五拜三叩頭呼九千歲臣見其像寬旅也牛

抵而行詔即馳報忠賢參臣逮問矣臣入撫撫司許顯純配刑所  
加甚於盜賊反叛懸坐職六三百兩家資變盡遺友代乞乃得  
送刑部問成大辟押赴市曹者日有聞幸遇皇上出臣於獄在  
復原職乞容臣回籍調理奉旨著即銓補俟缺以旌直氣不必陳  
請乃爰濡亦具疏陳被誣始末略云縉紳之禍至臣等而極今即  
荷雨露之恩宜永銷報復之念若機作藩籬之因便又種園隲之  
果願以之爲報被罪諸人現既遇聖主攀龍鳳者建賢固奇狎  
驚者夢魂亦穩假使逆瑞不遁即燬伏金山得建賢固奇狎  
以之爲廢棄諸臣現猶有請焉逆瑞秉政最善深文經嚴衛者冤  
苦固多卽不經嚴衛者冤苦亦復不少且思詔減等齊民得之猶  
易縉紳得之反難臣在獄與諸臣累言儻異日榮生必以此情控  
于皇上臣既既高厚敢負此心故乞敕下法司從公盡數公審一  
番此又臣附於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鼎圖李國楷當忠賢  
監生胡煥獻疏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鼎圖李國楷當忠賢

專攬機密意旨專事逢迎省直建祠各機神稱頌宜急罷去并糾各撫按之請建祠者奉旨下刑部問刑部侍郎李若柱輒引臥碑生以禁言事律論杖除名四輔各具疏辨託旨罷碑文使其游士食客自爲之至於取旨褒貶則文書官稱上命票擬文等不能盡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徘徊其間冀有毫髮之益於國亦少盡區區之心耳并引陳平周勃狄仁傑事上優容之未幾四輔相繼去位惟國樞密詳疏言煥猷書生義憤勃然自今觀之其言有不行者用其言而棄其人何以發忠義之氣順遠之自監以作敢言從之時謂高陽此舉猶見相度勝同事諸人多矣四輔既被劾義難入閣因合疏請枚上允之令部院會推以十人名具題是時逆璫餘孽未滅邪謀尚存上明聖知列名前後不無意議爲貯名金瓶中對天焚告行一拜三叩頭禮以飭災之首得錢龍錫次李標次來宗道次楊景震輔臣以天下多事求賢一二上乃復夾得二則周道登劉鴻訓也未幾來以署部時爲崔呈秀之母請卹有在

天之靈語爲言路所糾楊在堂院時有頌疏上蓋疑會推之不足信始從衆望特諭召起舊輔韓蒲州矣御史楊維垣既疏參崔呈秀擬與羣奸共收餘燼力持殘局時已差河東巡撫矣掌道安伸疏請留作大計凡開稱諸臣雖屢奉起用之旨維垣一手攬定百方阻遏其游移兩歧及本邪惡而偶被逐者始爲推較於是編修倪元璐上方軀未化正氣未伸疏略言曰凡攻崔魏者必列東林爲對案名曰邪黨以東林諸臣爲邪人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効忠實爲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論議蓋涉假借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行己盡任矯激必不可不單諸廉隅自以假借微嫌深咎前人而虎彪之徒公然裂腹罵背叛名義於非乎連名頌德生祠而地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且呼嵩稱寬之日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爲鐵案深防

報復竊以爲過計也未因爲舊輔韓煥詞臣文震孟辭雪淨諂諂賜召用又古鄆元標宜易名海內書院宜修復維垣出詞臣持論其謬生心否政可虞疏劾之倪復出微臣平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略云詎道折臣盛稱東林以東林之護李三才熊廷弼也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之楊遠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賊擬成之高攀龍平且當時之議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略未嘗不指之爲貪於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未嘗不稱之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今以忠賢之躬凶極惡維垣猶再稱之日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爲國民何悅三才以虎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初擬止於削奪豈不驕兒護之維垣不聞駁正又何尤昔人之設館廷游至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此爲楊左諸臣追賈地耳初擬以移宮一案殺諸臣及獄上而以爲難十坐賊再傳覆訊改爲封疆派賊毒比此文天其知者奈何尙守是說乎王紀以參沈淮忤逆播而謫斥文震孟以薦王紀而降卹均得罪於璫

者耳試觀數年來破帽簷驪之輩較起階級者就爲榮辱自此義不勝於是畏被帽簷驪者相率爲頌德建祠而希蟒玉馳驛者遂呼天呼九千歲而不顧矣逆璫毀書院逐正人鉗學士大夫之口鄭元標以爲學見驅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指宣聖爲平交使議學諸臣在豈遂至此維垣以無可奈何之心爲頌德建祠解嘲假令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諸臣便以爲無可奈何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俛首從叛乎初疏入平湖施鳳來擬票有持論未當之旨蓋猶堅持璫局也至再疏入上親覽心動得奉諭旨維垣毒網始無所施入謂二疏實爲廓清百功也御史高弘圖疏言魏忠賢亂政權謀爲不軌廷臣但指爲奸皇上暴其罪狀名曰逆從此後逆璫屍須布爰書而案始定虎彪怕龍毒害忠良法可初擬未減皇上列其罪惡敕用重典從此論斬逆成明者諷詞而案始定若夫傾危社稷搖動官閣顯稱擁衛之

干戈爭作反叛之羽翼如劉鄩志趨東夢者非實浮於虎鹿  
詔以天子寵臣于忠賢嗚呼九千歲行五拜三叩頭應非倡逆九  
邊使效尤乎又於先帝滿門日遭化教場兵更置將領相繼  
馬皆忠賢所賜家丁直接都門非大聖人出而內外應合非詔而  
誰先帝在官無憂之龍凡魚貴而進者非忠賢所賞概行殘害  
俾後父張國紀志趨夢遺章糾劾一旦易后謀成兩賊為幸歟  
矣志趨德與潘汝慎同削夢瑋與倪文煥同逮則先行革職  
校非所以為訓也奉旨志趨夢瑋與倪文煥同逮則先行革職  
御史葉成章疏言李實督造蘇松參楊姜生賊逆撫周起元力救  
之起元參道臣朱章實遂贊于忠賢擢起元橫生以關說公  
事申入周順昌高攀龍周宗座李應昇移昌期黃尊素而一網之  
網羅四出械繫相續概送鎮撫司而許顯純操其生殺之權矣李  
實橫於外李永貞繼於內顯純下此辣手即舉三凶立磔於西市  
未足償七臣之命也

上既命蔡魏忠賢客氏斬崔呈秀即命定附逆諸臣罪給事中李  
爾瞻疏參忠賢有十孩兒五虎五彪奉旨法司會議具奏虎為吳  
淳夫李襄龍田吉倪文煥其一則霍維華也維華廣布神通遂以  
已死之崔呈秀代之彪為田爾瞻許顯純崔應元楊寶孫雲鶴時  
刑部尚書蘇茂相左都御史曹思誠大理寺署事少卿姚士慎皆  
與黨黨者香火情深曲加護持引聯司受財枉法律故附近各  
充軍終身倪文煥追職五千兩吳淳夫三千兩李應龍田吉各一  
千兩解助邊餉田爾瞻許顯純引職官故勒平人因而致死律斬  
監候處決崔應元楊寶孫雲鶴引同僚官知情共助賊等發覺衛  
充軍職上與論不平甚性時到志趨夢瑋以誣論張國紀傾搖  
國母許貞以枉殺劉鄩皆相繼論列逮而內外蒙伯交結無期  
給事中曹思誠疏言虎彪為逆痞心腹同惡相濟按以交結之律  
監有首從之殊乃牽引尋常貪酷職官律例巧為諸奸出脫其監  
候必於原籍充軍必於附近物議沸騰豈曰無因今劉志趨榮夢

環李永貞並奉旨提問竊恐法司復視前人故智以謀虎彪者譴  
諸奸也御史吳煥疏言昔年被禍諸臣朝聞命而夕就道至不赦  
入與妻孥訣今虎彪諸奸雖屢奉明旨而詔書挂壁遊辭任意如  
劉志趨榮夢瑋曹欽程輩或燕處家園或潛藏京邸與接有靈朝  
廷無法許貞以堂堂司寇為逆瑋創子抗不赴道公然疏辨法  
基矣於是再奉嚴旨勒限嚴催起解云時新咨科道考選命下彈  
擊魏黨無虛日瑋所拔用之大僚黃立極周應秋郭九厚孫杰陳  
九鸞阮大鋮呂純如等咸次第撤回虎彪與諸奸始得逮問正法  
次年遂定逆案頒行天下  
吏部疏題贈卹死事諸臣高攀龍兵部尚書後加贈太楊澐右都  
御史左光斗右副都御史周起元兵部侍郎周順  
昌魏大中俱太常寺卿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袁化中吳裕中夏  
之令俱太僕寺卿周朝瑞大理寺卿移昌期正德事尚崇光祿寺  
卿各廕一子入監讀書照品級賜祭葬丁乾學侍讀學士顧大章

劉鐸太僕寺少卿張汶羽部員外郎俱賜祭葬奉旨高攀龍等守  
正捐生忠魂久鬱既經分別贈賻惟如議行以昭朕顯忠勵世之  
意  
以嘉廟梓官發引廷試進士改於四月初二日上畱心策士是日  
顧天祥得真才又將進呈三十六卷並貯金甌中以金筋夾之首  
得劉若幸遂定為拔元  
按弘治乙丑科廷試進士孝宗皇帝帝亦焚香額天於後宮是科  
所得名臣惟顧鼎臣崔鉅黃塗魏校四人以文章品望著方獻  
夫以議大禮頗嚴高以貪奸敗今戊辰科所得如汪偉金鉉王  
章吳甘來周鳳翔徐汧李夢庚胡守恆史科所法金聲劉之綸徐  
澤皆以死節著於弘治弘治而是科亦有宋金聲劉之綸徐  
聞敗聞其他失節敗類者亦尙有人也是科以登極恩中進士  
三百五十人房考二十人科臣有帶副都銜者在逆璫亂政時  
所加然序列仍在翰林編簡後

三朝要典一書乃逆黨顧業謙崔呈秀馮銓等迎合魏璫舊意題以入諸正人罪者也其所指罪冠紅九則以孫慎行為首移宮則以楊捷為首梃擊則以王之案為首當日名賢一網俱盡至是倪元璫請毀之疏云梃擊紅九移宮三案關於清流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義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發蓋當時起謀與盛廷互訟爭梃擊者力護東官爭輒顧者計安神祖主紅九者仗義之言爭紅九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辨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各有其是是不可偏非既而楊捷二十四罪之疏發魏璫此輩門戶之說與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恩歸李於先皇則其須德稱功於義父網已密而猶疑有遺疑勢極重而或愛其朝局於是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崇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論要典者魏氏之私書夫以閣寺之權屈役史臣之筆互古未聞當毀一未

要典

五

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哲呈秀可與張學敵比賢悖逆非偷官毀二編延先帝偽撰宸篇假竊詔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鈔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奏入上即欲將要典焚燬內閣奉宗道振具奏下所奏關係重大著禮部會同史館諸臣詳議具奏御筆於其奏下增懸朕獨斷行五字既而眾議食同奉旨即行焚燬矣待諸孫之解籍東閣力爭不可毀繼以痛哭復上疏極言不可毀之故於是張承詔吳煥吳玉等連疏參之齟齬皆絕快而蕭山輩居中極力調護僅票旨回籍至大年定入逆案中

朱文肅曰甚哉小人之意自供罪案又代為他人發揚盛美也要典一書先列爭者之疏附以史斷曲詆妄誓無所不至然後附以駁者之疏其人則楊捷垣趙興邦徐大化劉志選崔呈秀也由今而觀五人之肉足食乎骨之臭可洗乎前之爭者或死

或廢其疏稿未必盡存其子孫未必一搜棄而要典收之略盡借天子威靈既藏內府又偏散民間未幾內府散而散者不可收人皆得而見之予爭者無不歎其駁者無不唾罵而史臣數語段段可蓋可恨魏莫加焉筆勢執甚焉天奪其魄自投獄廟中沒頂而不可拔也五人既坐大誅其二又擲大戮此外又如劉廷元岳駿聲霍維華才皆有為皆入其中吾惜逆賊既害多少善人又累多少才人故立身者不可不慎總之功名之念按則思過半矣

按文肅此論暢矣然似微為劉霍致惜者亦知倡輒頌二字以護梃擊者廷元也首開通內之徑陰導逆播股善類者維華也即謂之才亦小人之才耳何足言

御史毛羽健疏參阮大鋮先後舉主前則五虎之倪文煥後則十孫之長李魯生非黨邪邪誰乎甲子歲營吏垣之長恨趙南星是與而與魏大中遂拜忠賢為義父而南星成死大中慘殺非害正

要典

三

確證乎若通算一疏力詆左光斗極罵周嘉謨等臣言過當一疏復力薦之非陽附正人以掩其黨邪害良之證乎至屈指待皇祖鼎湖一語此何事而今日屈一指明曰屈一指以待皇祖之龍升非大逆不追乎初大鋮以附瑞升光緒卿見瑞敗因上合葬七年通內諸臣一疏以惠世揚舉汪文言通王安井及諸人冀掩其詔附之醜至是被劾即奉阮大鋮前後反覆陰陽閃爍者開仕之言蓋長山所票也大鋮因恨長山遂私通內庭暗布出語以搗之不久即得罪去

御史任贊化吳玉都疏昨鄭英毛羽健等連疏參楊維垣把持朝政黨邪害正諸罪已奉下部議處斥革矣至是而原任尚寶卿黃正賓上除惡務本疏略云結交內侍明律森嚴乃虎彪肆行而子孫端究其為作俑者魏璫微發繼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始以政熊廷弼為端璫發見既而逢迎廣徽以欺瞞其謀賈貴某宜成某宜削一一疏記與廣徽使大肆其排擠之毒手實緣督理大工



日奉魏忠賢色笑刈滅工銀無算最後私受銅商厚賄那借借薪  
司錢糧二十萬兩神忠賢之意罷令閒住及諸逆局將敗令表姪  
楊維垣疏參崔呈秀為翻身轉局地目今大化維垣雖奉議斥詹  
居赫穀曰與閣臣往來世界翻雲覆雨已三轉於大化之機索何  
巨測也時蕭山票旨有不必苛求句御批楊維垣不許潛住京師  
徐大化者回原籍去

先忠毅與周宗建輩七公之遺也由於鐵監李賈之疏李賈已逃  
問大辟矣一日上召對時監刑部侍郎丁啟睿問曰李賈一  
案有疑誠無疑或有暗昧無暗昧昧容對九卿科道會問據實回  
奏上曰李賈何以當決不待時啟睿對賈與李永貞構殺七命不  
刑自招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因問吏部尚書王永光永光對  
李賈初亦不肯承及用刑然後承認上曰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李  
賈為魏忠賢追取印信空本令李永貞填寫如何含糊定罪收磨  
對威福出于朝廷一憑聖裁上曰持法要平朕豈為李賈五虎五

彪緣何不問他決不待時後一日召對上特攜李賈原疏示閣臣  
曰此李賈參七臣原疏也卿等可詳細看是係在硃上寫在硃上  
諸臣筆覽久之俱對以果是墨在硃上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復命  
傳諭九卿科道還閱畢於是宣閣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待時劉若  
愚次一等李賈又次一等

按李賈空印本是矣安知非賈預為後口和罪地故作此硃硃  
後墨之伎倆耶時為賈賄奏者司房孫升何不即批之諸問窮  
究到底耶又何不取賈平日入奏之本較對跡跡異同耶縷云  
填寫出於永貞次一等足矣何至又次一等也王永光俯順上  
意小人故態不必言丁啟睿身列司寇不能執法廷爭乃以威  
福出於朝廷一語卸責閣部科道又俱無一言糾正此廷臣所  
以見輕也明主可以理格時退之尚在當年同進諸子亦無一  
人在京執奏者使冤對未愆大法未正痛哉至虎彪何以不問  
決不待時天語琅琅諸臣置面頰于何地當時以此案為司寇

蘇茂相稱謂其罪不減虎彪也厥後三法司會審虎彪諸奸始

正大辟者主稿屬掌道蔣公允儀肇始無失刑矣

李永貞在忠賢名下用事三年十月升玉帶隨堂筆墨坐蟒

謀實由外廷縶索永貞實非助逆殺人之入然其心地可概見

也七年八月上即位告病未允至九月初七日始准辭十月初

二即自砌于私宅小院穴牆以通飲食二十六日閣逆賢允辭

始出牆見人惹初求退原欲與徐應元合成一局擯退逆賢從

新月做世界至應元亦退永貞始手忙脚亂密託心腹掌班丁

紹呂等饋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每人銀五萬兩三人畏永貞

反覆揮上英明都不敢收十一月十七日各進獻御前是日晚

永貞不自安密具鞍馬逃走二十六日奉旨降淨軍發承天顯

陵安置舉家驚惶無覓處至十二月初九日永貞外宅得報信

人持永貞親筆帖取盤費即擊獲奏聞著押赴穀陵二月又調

發鳳陽三月以御史劉重慶疏參提解赴京六月二十日會審

引奸邪進讒言倖使殺人律斬決不待時二十七日召對云李

賈空本永貞填寫驗是墨壓硃上遂於十六日結赴正義街斬

訖

御史吳煥疏參漕運太監崔文昇引進李可灼漫投藥以致光

廟實天寶生不救之條而甘為逆賢心腹總督漕運控扼江淮要

害與劉志選虎踞南北遂為聲援貪污慘刻人人切齒文昇在淮

尤為縱肆剝軍虐民應行逮問疏入文昇拉同伴伏宮門哭聲達

帝座上立掌首倡二暨同文昇各杖一百俱降罪軍往李慶煥

疏遂留中

應天巡撫李待問疏為地方死難諸臣高攀龍左光斗穆昌期周

順昌李應昇周宗建顧大章請建祠尸祝言諸臣生平各有本末

櫟樹威著朝端致禍非攀魏逆之奸萌即魏崔賊之貪魄不

然獨抗抗忌播端以陷之者也彼時處獄四張孽鬼羅織殞身破

家之慘無不為之號霜泣。早冤憤實有同情。此時天日重開。發露賜廢之恩。無不幸其潤枯。噓福昭揭。尤有同志。此各府士民相繼以尸祝請也。乞下該部。具覆。特允。本地建祠。崇祀。庶忠魂大慰。泉臺直節。永光來禔。奉旨。郡邑鄉賢祠。原以俎豆。示風勸。近來濫入太多。褻越巨典。殊非舊制。這修死諸臣。風節較著。著有司道。旨送祀。使士子。曉然知忠孝之義。不必建祠。擬此旨者。次補吳江周道登也。貴欲阻鄉人之建祠。故以送祀。鄉賢為詞。試觀當時。精神即肅。致位考終。牘下者。何一不入賢祠。且入賢祠。止須地方官批行。何必奉旨哉。聞之前輩云。吳江本與瑞黨。吳氏頗倖。族諸正人情。及死。故不吾同。鄉有此盛事也。後經臺臣王道直。劉士禎。論列。亦指及此。可見公論有在矣。故穆公移柩時。是時先祖父有云。朝政日見清明。邪黨尚守瑞局。如聖應皇。皇求舊。復必肆力。擢排。皇憂。懸懸。恤恤。免彼必痛加沈抑。有君無臣。直使人扼腕。太息耳。噫。向非聖主。獨斷。即

一切卹典。亦安能如此之優渥哉。  
御史黃宗昌疏言。逆瑞竊柄。陰謀巨測。皆由懷祿罔龍輩。當先逢迎。有以生其矯竊。問鼎之漸。如監錦報捷。不過解圍自去。乃命爵論賞。卹一毫無與者。皆升官。廕子。蓋至百餘人。國家名器。盡為逆奄收買。心腹之物。此距先帝升遐時。尚有旬日。或為或否。半屬疑端。至三殿不日之成。尤尤古所無。先帝賓天。在八月二十二日。敘功行賞。在二十一日。先帝久已不豫。此正大漸之時。豈有安閑出詔之理。不聞此時。召我皇上付託大寶。願順大臣。申論國事。乃以不要緊之事。為大願命。平益遊賢。此時雄心正熱。故預先覓命。巧結腹心。此皆魏氏官非皇上。官也。今日猶帶舊官。奏來堂堂之朝。亦良心盡喪矣。奉旨。宗昌知矯僞。有人不妨指名。奏來。宗昌因復疏言。臣只糾其事。不能盡憶其人。使宜即報列名。直指之。因舉黃克積。羅維華。邵輔忠。呂純如等六十人。以對大約。先帝上仙之日。即諸臣謝恩之日。揚揚得意。以假為真。總之。皆所謂僞官也。於

是奉旨下部查核。凡殷功邊功。所加恩典。一概扣除。不敘而爵賞始一清矣。

戶科韓一良疏言。皇帝平臺召對。有文臣不愛錢之語。然今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察令居官之路。以官言之。則縣令為行賄之首。給事乃納賄之魁。今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可督取。既多過客。動有舊儀。至考選朝覲。動費四五千金。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令守令之不愛錢乎。至於科道。人號為林布。言只要他人淨。不管自己污也。臣兩月來。辭卻書帕五百餘金。臣寡父猶然。餘可若矣。此二愛錢之心。則流水至矣。乞大為懲創。使諸臣視錢為汙。懼錢為禍。庶不愛錢之風。可視至聞之。有原導之有流。猶未敢深言也。疏入。上嘉之。因召對。出此疏。命一良。章聲朗誦。畢。付閣臣互閱。劉鴻訓奏。這弊有兩端。有交際有納賄。上問曰。何謂交際。鴻訓

奏。交際如親友。能遺情。有可原。納賄則希榮求寵。便不可以數計。上曰。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諭吏部破格。擢用。吏部尚書王永光奏曰。科臣露章。必有所指。乞令指出。一重處。以為貪官戒。上召一良。指疏中聞之。有源導之有流。等語。可據實具奏。一良對臣。今未敢深言。待捕遠平復後。具奏。上又令指名。一良曰。此二語。盡指事。例言若納賄等事。臣疏中原說。風聞上怒。曰。難道一人不知。速有此疏。限五日。內指名來。一良回奏。參周應麟。鳴奏。張翼。明稽。太初。上又召一良。面詰曰。周應麟。奏參周應麟。與明已下部議。何待爾參。復取前疏。反覆展視。御旨。明誦至此。金非從天降。及辭卻五百餘金。一段。擊節歎賞。聲震殿屋。臣鄰聞一良此五百金。何人所徵。一良對臣。有交際。簿在上。閣聞終以風聞。對上。遂震怒。即諭閣臣曰。韓一良所奏。前後矛盾。前疏。明有。人今乃以屬應秋等。塞責。劉鴻訓等。合詞奏請。再三上。曰。都御史。不是輕易投的。要有實功。鴻訓再奏曰。臣不為皇上惜。此官。但為皇上惜。此一

言上曰分明替他說話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箇都御史復召一夏而叱曰所奏前後矛盾顯是臆腸大換本當學問結條這道錦督師缺廷推袁崇煥赴任陛辭上召問曰封疆倚閣邊民塗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方略可具實奏聞崇煥奏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受皇上特恩願假以便宣計五年而東可平遼可復上曰五年誠可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謝恩暫退時上亦蓄想便殿給事中許譽卿面叩五年之略崇煥言卿欲上意耳譽卿言上英明豈可復對異日按期實功奈何崇煥自覺失言頃之上再御便殿崇煥即奏東口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皇上關心封疆宵旰於上臣何忍言難此五年中須行三手首先錢糧上即召戶部署事王家楨令竭力措辦毋致不充於用崇煥又請器械凡解邊甲甲等項必須稍利上即諭工部署事張維樞所解各項須鑄定監造司官及匠作姓名有不堪者核查究治崇煥又奏五年之中事變不一必須更兵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即為選授不當用者勿為虛推上即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諭以崇煥意崇煥又奏以臣之力制全遼而有餘調眾口而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忘功嫉能夫豈無人即深嘆於皇上法度不以權舉臣之肘亦能以意亂臣之方略上起立於藩久之尋諭曰卿條奏井井不必謹退朕自有主持閣臣劉鶴訓等俱奏請假崇煥便宜賜之方至如王之臣滿桂之尚方應行撤回以一事權一然之遂命傳示該部遵行

王象乾以原官起用總督宣大陞見上召同閣臣俱入檻內去御案咫尺益異數也上曰卿三朝元老忠獻素著見卿變態知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方略可面奏來象乾奏臣年踰八旬齒疏不能詳奏所有方略具在疏中上固問之象乾先言播漢卜哈諸酋難合始末因奏朵顏等三十六家今日應當與哈慎等一同連絡可

得數萬安插鎮沿邊駐牧為我藩籬似亦可以敵口上曰觀插意似不肯安撫者象乾奏從容格撫亦可成上曰禦夷當恩威兼濟不可專恃羈縻閣臣劉鴻訓奏聞插酋知王象乾去退去北莽營里上即問退去在何地方鴻訓不答對象乾乾退去直北沙磧中上又問撫款事不成如何象乾密奏虜情數百言上皆色喜諭曰卿雖年逾八旬精力尚壯卿撫插於西袁崇煥禦口於東恢復功成皆卿等之力也百官俱叩首退

按崇煥原知邊事難為冀以款羈廢廢月故舉象乾專主撫也象乾既赴任專任撫插撫實事宜舊例屬夷出山頂駒從下一驢互相貿易名曰馬市房中駒初生繫其母於山頂駒從下一驢而上者皆充驅驅躍至半而蹄者殺以為食備不能驅者則以與中國市象乾建議彼既以驚馬相欺不若御其馬以償之半與之少司馬申用懇謂所市馬誠不堪用然每歲徵馬以萬計於彼不無少損且以幣易馬尚為有名若無故斂幣與之主歲幣幾何又插索款甚著若還損其數彼未必聽命塞外舊棄地甚多盡以秦監等地為諸餉驅我舊疆我嘗如所索不能然後減損其數則我為有辭矣時象乾年耄無遠圖當事俱急欲成功苟且從事不半年而內犯闖入大同殺戮甚慘撫卒不敵浪擲金錢幾十萬云

袁崇煥甫至錦州即運疏請簡上御文筆殿召諸臣諭曰前崇煥云安插鎮州兵變可弭今又云欲鼓誘求發內帑與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來時諸臣有請允發者上詰問戶部尚書畢自嚴自嚴極言戶部關之容當陸續撥給給上曰據崇煥疏云至初三日即變今已初二日即發去已過何救於鼓誘又曰內帑外庫俱係萬民脂膏用之以保封疆安社稷若發去實有厭足豈此且委實不足有人盜去卿等那得如禮部侍郎周延儒奏國家最忌開門首防口變今又防兵變前巡鼓誘未嘗慮及今因鼓誘發帑儲各邊款尤將何底止上曰卿以為何如是儒奏臣非敢阻皇上

發帑此時安危在呼吸間固當與之然非常策須還盡一經久之計上又曰此說良是若事急專一請發內帑而稍欠之源何以應之上又曰爾等不肯大破情面極力擔當則稱幾餉缺之每下旨通不見解來即如屬銀充餉至今不到頭解行查亦不回奏如此種通錢糧何時得足又曰你們每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推猶然事如故將召對都成舊套商推俱爲空文何曾做得一件實事又曰朕卽位以來孜孜求治以爲卿等富有嘉謨奇策召對而推未及周知者悉爲朕告乃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時天威震遐憂形於色諸臣皆戰懼稽首而退時元十月初二日也越數日復召對論缺餉事須請求長策遣兵動輒鼓譟各邊效尤將何底止廷儒奏軍士要挾畢竟別有隱情古人還有難掘鼠軍心不變的今各兵只少他折色銀兩如何動輒鼓譟上曰正是如此古人還有難掘鼠軍心不變的今難缺餉豈遂至此廷儒又奏安知非不肖將官造出恐嚇言語搖惑軍心上稱善者再自此兩

番召對而廷儒遂閉在帝心矣  
插入犯大同總兵巢家頑閉門不出任其殺掠上召百官諭云朝廷養士費許多兵餉一旦有警便束手無策只曉得請兵請餉又曰插首殺戮人民巡撫不能防禦是功是罪止仗一喇嘛僧講款不令輕中國耶又曰邊疆失事只參總兵等官難道敵功不升文官嫌偏護朕甚惡之後家頑疏至上示閣臣俱言大同失事家頑據兵坐視豈能逃罪上曰督撫如何令千餘兵馬便要去敵插十萬餘眾家頑既有罪督撫作何事到鴻訓奏武臣在外調兵文臣在內調度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而今督撫一向不行操練平日虛冒臨敵震皇以千餘弱軍抵十萬強敵如何抵得鴻訓奏皇上責備文臣極是但自皇祖靜攝以來至先帝時已二十年邊備廢弛已久一時猝難整頓上曰而今何如輔臣等俱奏而今比前大不相同上曰此皆是贊揚之辭尚未見行一實事如何便見大不相同諸臣默無以對又一日御膳進問閣臣曰宰相須用

讀書人當作何解周道登對曰容臣等到閣中查明回奏上始有溫色既而微哂之又問近來諸臣本內多有情面二字何謂情面道登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左右皆爲匿笑噫有君無臣之概已於此數事見之矣  
工科黃承昊奏言東南時患水災因水利不修上問水利爲何不修閣臣錢龍錫周道登同奏水利是東南第一大事但修理要錢糧前已擬旨督撫按議上沈思久之曰要修水利可擾民否龍錫奏臣等惟恐擾民故行撫按酌議  
御史毛羽健疏請蘇縣巡上卽令羽健自讀因諭閣臣曰驛遞疲困已極小民敲骨吸髓馬不遑馳人不息肩朕甚恨之若不痛革民困何由得蘇卿等卽擬票來及票至上以內有撫按司道公務外俱不許違白牌語屬含糊命改票  
御史梁子璠請汰兵清餉內有邊臣虛冒等語上召戶兵二部問何冒蓋至此戶部署事王家禎兵部尚書王在晉奏兵餉虛冒已

久各邊有事督撫屢次請添兵餉情弊已非一日又讀至老弱之人曾荷戈而勿克上變然曰荷戈皆老弱如何不查隨教戶兵二部差廉幹司官按年挨月查核具奏  
又一日召對特召科道官上前諭曰朕思進賢退不肖故令爾等爲耳目司舉劾就中不無鑑爾等試一思之所舉者果人人皆賢所劾者果人人皆不肖乎朕特降諭切責有反生二字以求直言今又面論爾等又鉅口不言要科道官何用蓋上孜孜求治朝夕靡寧竟無一人能仰慰聖意者至蘇驛遞清兵餉尤屬救時良策而奉行不善反以開流荒之禍悲夫  
召御史吳玉讀所劾權臣王在晉疏至在晉何如人也命高聲讀至公子親家等語上問親家姓名又問疏中幾斷字面王曰是斷是市人登高處望左右聞取刺之意又讀至時局等語上問何爲時局王曰卽當時是魏忠賢的局面今日是皇上的局面上怒曰如何以他比朕又讀至妄自矜誇等語上問輔臣何如李標奏在

晉慶被人言宜放他去上曰事有簡是非如何只教他去便了又問張慶臻一事如何改敕閣臣奏先見兵部手本慶臻揭帖在後上問慶臻如何敢送私揭慶臻奏以小事不敢覆奏上曰改敕如何是小事又令諸臣及科道官奏王道直等俱乞慶臻用賄改赦是實吳王又奏劉鴻訓主使慶臻奏改赦是中書臣只多了一揭上怒其妄辨叱之因以擅改敕書罪下九卿科道會議議上奉旨劉鴻訓擅增赦書欺君說謊發邊衛充軍王在晉仰私受賄并司官苗思順俱革職張慶臻行賄鑽營念係勳臣罰俸三年中書田佳璧等法司定罪其吳王王道直等參劾有據各加一級先是慶臻奉命提督京營救內增有兼管捕營四字提督鄭其心以侵職掌論之上命查京營救內增有兼管捕營四字提督鄭其心以會推開臣以成基命錢謙益鄭以倖孫慎行李騰芳何如龍辭三省盛以弘維翰義九八名上溫體仁慎具不得與也因疏計錢謙益於辛酉科主試浙江期中考錢千秋不宜與推上召廷臣面問

體仁謙益辨良久上問體仁所稱神奸結黨誰體仁奏謙益之黨甚多臣不敢盡言至此播枚下俱是謙益主持吏科章允儒奏錢千秋一事已經問結體仁資雖深望甚輕因會推不與遂爾熱中如糾謙益何不利於未推之先體仁奏科臣此言正見其黨益前猶冷局參他何用糾於此時正為皇上慎用人耳允儒奏從來小人陷君子皆以黨之一字當日魏廣微欲逐趙南星等於會推疏中使魏忠賢加一黨字盡行削奪至今為小人害君子之榜樣上怒叱曰胡說御前奏事恁這樣胡扯擊了錦衣衛將允儒扶出體仁又奏皇上試問家臣王永光履奉溫旨何以不問罷式租有言直待完了枚下然後聽其去皇上方看注家臣如何命他又有奏謙益熱中枚下先是使梁子璠上疏令侍郎張鳳翔代行會推此從來未有之事上召諸臣問曰枚下大典會推要公如何推這樣人是公不是公諸臣奏來閣臣李標等俱奏關節與謙益無干前已相問明白上曰招也極閃爍不可憑據禮部侍郎周延儒奏

皇上再三下問諸臣不敢奏者一則懼于天威一則牽於情面總之錢千秋一案開節是真不必又問上又詰問曰九卿科道會推便推這樣人就是會議今後要公不公不知不識會議等如何不奏延儒又奏大凡會議會推明旨下九卿科道以為極公不知外廷只是一二人把持定了諸臣多不敢開口就開口也不行徒然言出禍隨上命再奏延儒復奏如前上曰朕問卿等別無言答應何貴召對因目視延儒曰適二班官中只這官奏了數句又謂稱臣曰諸臣如此反不如歌功頌德之時還防也完同用也充稱今枚下且暫停時議伏地待罪命出外候旨次日奉旨錢謙益關節有據又監與枚下有黨可知著革職回籍錢千秋法司提問又旨章允儒徇私減公肆言無忌革職為民耿志焯樂子璠罰俸一年罷式紀房可壯降級調外先是兩次召對上以力阻宜興與不宜興不堪也許公霞城欲為兩恐兩人不能並相因力阻宜興與不宜興不堪也許公霞城欲為兩

解之商之掌垣章公章亦唯唯再遣虞山寓則瞿公稼軒在坐執意堅拒且以擁戴宜興與謙許公矣虞山且云彼與涿州相知非吾臭味若推宜興可不推我許公遂不置家官與見絕之已甚因與烏程合謀烏程既出疏忽蒙召對虞山猶不知以為拜相定於此日揚揚得意及入對方知有疏虞山廷辨烏程言如浦泉虞山出於不意言頗屈科道諸臣又多為虞山左袒者於是黨同之疑中上意不可解矣宜興雖與涿州同年相好當涿州附奄拜相時宜興正居憂在籍未嘗附之升官也丙寅之獄諸賢以沓瑣被難者宜興皆力為拯援貽書涿州規以大義一時同志皆稱之為獨遷之一人之私也乃虞山輩獨絕之已甚激成一番水火反使烏程得志惜哉御史毛九華糾溫體仁逆祠獻媚詩冊任贊化參體仁居鄉不法諸事上復召對命宣九華疏以問體仁體仁奏若有獻媚瑣屑詩

必手書爲贊無木刻之理既刻洗傳廣布豈有九華獨得之途中京師及無刻冊且何不發於籍後逆鑑之時而待於九華之表若以刻本爲據則匠匠偏滿都中於錢謙益之日何所不假捏上言詔九華十月考選上問閣臣知何說首輔韓爌奏體仁平日碑九華對臣十月考選上問閣臣知何說首輔韓爌奏體仁平日碑經自守亦有品望止以參論枚上疏忿激過當致仇衆聚上展冊指後四人俱杭州人定是此四人所爲只問此四人便知又召翰林官宣讀任贊化疏問體仁體仁奏臣之居鄉惟知奉公守法贊化不參臣居官之事而參臣居鄉之事以爲誣臣居官之事懼皇上下問廷臣敢問立見敢以居鄉之事以爲誣里遂遠耳目易眩因參贊化爲錢謙益死黨代謙益首攻陳以瑞以瑞徐堪搶前率臣上陽道因贊謙益盜科場之事贊化反以瑯琊刻之把持銓部復之爲民又贊化相才一疏稱謙益爲伊周班行此皆爲謙益死黨之證上曰不必多說自此體仁偏以孤忠見知於上而

結黨之說深起聖疑攻者愈力而聖疑愈深矣

御史劉世珩言舊制六年京察爲諸臣一不肖職業者謂之六等或罰或陞官者皆在此例如劉瑾之輩一時附麗用事者或誅或宥或貶或降官不待京察以此輩罪大多人多考功法所不載也忠賢之免惡倍於瑾附忠賢之罪惡亦甚於附瑾之徒大略有四如附瑾遇殺入獄劾竊國母還封三王廢彪義子上公封爵名曰任逆祖題殺入獄引我忠良門戶封疆一網打盡名曰害正權柄頌德榮徵建祠厲行戮類要典詆謫名曰媚權通權奸入幕竊謀禍加嚴銜一歲九遷名曰速化此皆不知有朝廷唾罵由人廉恥盡喪務須澈底澄濁斬斷根株若混入奏典則名目不分額數有限挂一漏萬何以示懲奉命旨下疏本機迭奉特諭有違奏之意實自此疏啟之御史侯朝言有疏言除奸察吏不可並行語俱暢快

大計科朝官南京吏部尚書鄭三俊右都御史陳于廷公疏於察典外舉南京詹瑞之八人大理寺謝啟光科科如閩御史

何早李時督夏敬臣劉漢徐復陽戶部魏芳胡芳桂張家垣趙都  
威大復鎮鶴葉天體兵部周宇李際明邱存性工部魏弘政馮大  
同歐陽充村應天府夏之鼎或甘心附逆或懼禍中變律以順逆  
之理無可貸簿資奏聞奉俞旨下此亦在末奉諭定逆案之前  
也

上御平遙閣臣韓誠錢龍錫李樞吏部王永光左都曹干忤命定附逆諸臣罪聞臣上僅以四五人列案乞請上曰不然再命廣德又益以數十人上怒其不稱旨且曰此輩皆當依律法誅諸臣以未習刑名對乃召刑部尚書喬允升同事又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入對曰二臣無事實上曰瑞圖以善書爲逆瑞書祠額神文宗道題煙犀旁卿典稱在天之靈其罪更重又問賈樟春何人不入閣臣對繼春言善待選侍不厚道後雖反覆其持論亦有可取上曰惟及覆故爲真小人於是復將御前刑瑄紅本發下令據實定罪分別擄戴詔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款首冠以大

逆魏忠賢客氏令刊布中外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惟帝王憲  
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事君先明逆順經綏人臣無將之戒  
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常刑法罔攸赦逆順賢忠賢佞狡不才  
僞員給使傾倒巧智冀藉羽翼何初不過規媚笑以同陰廢外臺  
而饒富貴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漸得肆其毒痛乃一時外靈  
朋奸設國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格或陰謀指授肆羅  
織以愚善良或秘密合圖扼利權而管兵柄甚至廣興祠頌明效  
首功倡和已極於三封誨逆擬於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及  
朕大寶嗣登嚴禍屢霽元兇逆孽次第受除尚有飾罪邀功倒身  
獻正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竊其矯誣烏容錯  
貨朕察院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大臣將發下祠頌紅本參以先後  
論劾奏章臚列移戴詔附建祠稱頌發導諸款據律推情再三訂  
擬首奸逆之案麗於五刑稍寬舊從之誅及茲三褫其情罪輕  
減者月疏處分姑開一面此外原心有過縱有漏遺亦赦不究自

今德治之後爾大小臣工宜洗滌肺腸恪遵職業共遵王路悉新  
葛藤無曠官守而假事端張無忌恩仇而借題刺舉朕就是非以  
衡論奏程功實以課官方有一於斯必罪不宥尚各懲愆乃亦有  
終欽哉故諭

一首逆 魏忠賢 客氏 依謀大逆律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

已經正法

一首逆同謀 崔呈秀 李永貞 李朝欽 魏良卿 侯國興

劉若愚 依謀大逆但其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律減

等擬斬

一交結近侍 劉志選 梁夢環 倪文煥 田吉 劉詔

孫如列 許志吉 薛貞 曹欽程 吳淳夫 李藥龍

陸萬齡 李永祚 田爾曄 許顯純 崔應元 張體乾

孫雲鶴 楊宸 以上依諸衙門官吏與內官互相交結

泄漏事情貨祿作弊扶同奏欺律斬秋後處決

一交結近侍次等 魏廣徵 徐大化 霍維華 張詒

閻鳴泰 周應秋 李曾生 楊維垣 潘汝楨 郭欽

李三才 以上依交結近侍官員律減等充軍仍行各擬按

一逆孽軍犯 魏志德 魏良棟 魏鵬翼 魏謙民 魏希孔

魏希堯 魏希舜 魏希孟 魏鵬程 傅應星 楊六奇

客先 徐應元 劉應坤 王朝鼎 徐文輔 徐九思

王國泰 石雅元 趙秉彝 高欽 王朝用 萬九思

司雲禮 陶文 馮銓 顧承謙 張瑞圖 來宗道

一交結近侍又次等 郭允厚 薛鳳翔 李蕃 孫杰 張我積 朱重家

楊夢袁 李春茂 李春庭 徐兆魁 劉廷世

謝啟光 徐和吉 邵輔忠 楊所修 賈繼春 范濟世

李養德 阮大誠 姚宗文 陳九聘 元詩教 趙興邦

傅樞 安伸 孫國楨 郭棠 馮嘉賓 曹恩誠

孟鵬 張樸 石恆茂 郭倫友 張文熙 盧承欽

卓爾 陳爾翼 許三畏 郭倫友 張文熙 盧承欽

何廷樞 陳爾翼 許三畏 郭倫友 張文熙 盧承欽

王珙 汪若極 陳維新 智鉅 游鳳翔 田景新

呂純如 吳殿邦 門克新 李從心 楊邦憲 郭增光

單明珩 黃運泰 周維新 李嵩 張三傑 曹爾慎

王點 張文郁 周維新 徐復陽 黃愈卿 毛一鷲

張養素 汪裕 梁克順 劉弘光 許其孝 顧奇謨

陳以瑞 莊謙 梁克順 劉弘光 許其孝 顧奇謨

李時馨 劉漢 王大年 余合中 徐吉 宋順漢

張汝慈 許可徵 劉述祖 李燦然 張元芳 阮鼎鉉

吳光嘉 李萬庸 潘士周 王應泰 張元芳 阮鼎鉉

李若琳 張永祚 周良才 曾國順 張化愚 李桂芳

張一經 陳股 夏敦承 周宇 魏勇 郭希禹

顧鵬 李際明 魏弘政 岳駿聲 郭士望 張聚垣

周錫 徐四岳 辛恩齊 胡芳桂 以上依結交近侍

一詔附擁戴 李實 李希哲 胡良輔 崔文昇 李明道

劉敬 徐進 梁棟 楊朝 高承德 孟進賢

又疏列次等四十四人 黃立極 施鳳來 楊景度 房壯麗

董可威 李思聰 王之臣 胡廷賢 張九德 馮元三

喬應甲 楊維新 王國盛 馮時行 呂鳳雲 董慈中

周昌晉 虞廷陞 楊春盛 徐景薰 陳保泰 郭興言

何早 虞大復 陳序 曹谷 葛大同 夏之鼎



張九賢 李宜培 譚謙益 歐陽亮 吳士備 徐溶  
潘舜應 李三楚 童舜臣 陳守貴 以上照考察不謹

擬冠帶閒住御筆抹去冠帶二字

此案王筆者首輔韓參定者次輔錢李暨部院三人也首輔持正有條剛斷不足況家宰身曾領過而與定附逆之案有私庇同黨聖明當事者乎所賴聖明嚴申論再四諸臣惕於明倫不敢不遵命以從事然欲上副聖天子錯枉之權下昭萬世臣民之戒者尚有未盡也自此以後下之謀爾者伺之七年如一日上之堅持者亦十七年如一日直至南渡後馬阮用事案翻而國運隨之以盡尚得謂小人之進退不關興亡大數哉

命給慘死諸臣高攀龍楊漣左光斗周起元周朝瑞繆昌期魏大中周順昌李應昇周宗建袁化中黃尊素夏之令吳裕中萬燦等三代誥命從吏部驗封司郎中徐大相之誥也

先是袁卹命下各家諸子赴闕謝恩一訴先臣受冤始末因各有所陳乞如楊之易周廷待夏承請給還原職即各奉命給五百金魏學廉沈其兄學海死李請附葬附祭高世儒經虛白請母氏封諸逆之請祖父母封諸皆奉旨允至是周茂蘭疏援會典覆允矣封司徐公謂各臣事同一體不宜有異封典該部議掌不須子孫一自陳遂合諸臣姓名稟題同請即奉命旨斯直從前未有曠典敢備記之以志聖恩并見當事善推上意表揚先忠之盛美時政府司臬擬者為首輔韓蒲州次輔錢華亭二公云

鹿善繼敘同難錄略云皇上神聖其用意深遠每非臣下所能窺知言及逆黨人孰不習之恨之未幾而漸平矣言及諸忠功臣孰不憐之痛之未幾而亦漸平矣漸平漸忘且託於見善不喜聞惡不怒之說而復厚誣吾君於逆案欲從寬於竄忠欲從薄也至欽定逆案稟然天譴而三代誥命之給卹在此時然後

知望主善善惡不為眾清不以久儼且不因煩生厭也肯持忠不望報之論使為惡者畢竟得利為善者畢竟不利也耶

御史方大任疏奏會審曹欽程事欽程面出揭言馮錫為其房師召欽程使論周宗建四人以周在先張慎言次之張曾論其父也必附以李應昇黃尊素則南樂深仇也數日復復召至其寓李傳生先在袖出疏稿馮欽程上矣次年冬田仰以浙東鄉舉入京與馮言吳越之會有七人一黨周順昌周宗建高攀龍黃尊素繆昌期李應昇交通周起元私謀亂局馮即欲謀致七人於死復欲迫欽程再上疏欽程力拒之馮大怒即投意本房門生潘士開上疏薦仰而論欽程仰立轉宗欽程立遭削奪是首逆意專生其事者亦涿州成其謀者田仰也其言鑿鑿如此鈐媚害人章奏屢見即臣亦鈐使其門生王拱所參臣去年已入告其詳矣今總裁皇上之睿斷云田仰隨有疏辨言欽程參臣於乙丑之二月臣

不在京七臣被逮於丙寅之七月臣人賀事峻久赴粵矣欽程且謂於彼無干何以反謂臣造惡乎時逆案已定聖旨遂不深究止欽程坐大辟

欽程之疏出於馮鈐確矣至丙寅李實之疏據實辨為李永貞誘空頭印本入京填寫則亦有鈐等與謀何疑惜當事僅以永貞欽程抵罪竟未窮究其事也若田仰辨疏云七臣死於丙寅七月時已事竣赴粵然實疏之上實在二月諸臣被逮皆在三月被害在六月正仰在京時謬云七月道詞情見矣況仰與馮鈐僞生本至交即非造謀之人也與謀之人也竟得脫然事外僅以京察拾遺奪職幸矣至竊伏數年弘光南渡實緣然來復起准楊總督兵至投降降小人故態如是又何言哉  
二年二月十四日皇長子生中宮周后出水樂以後惟自武宗奉皇帝為孝宗正宮張皇后所出其餘中宮並無生子者  
后父周奎餘蘇州府長洲縣人后生於對門內今有坤儀通廟坊



尙存后幼隨父居京師以天啟七年選爲儲王妃旋正位中宮后父封嘉定伯有賜第在封門

聖躬無虞之所爲屋三間而不並列由第一間而後第二間第三間其第三間聖躬無恙處也第二間中設大簾龍置金欄之屬凡召幸宮眷至第一間則盡卸諸衣裳褻體至第二間取金襴被身乃進第三間也所謂抱衾與禍也中宮與東西兩宮不敢不遵行此禮惟先后以藩邸同甘苦不肯赴召又獨至中宮后必趨出宮門外接駕先后亦以禮辭改廢此禮不用

應天巡撫曹文衡奏解進罪輔順乘謙密藏銀三萬八千餘兩請顯充該府本年兵餉奉旨允行乘謙素行貪鄙天啟中以投身逆黨得大拜在閣四年唯以婪賄爲事至乘謙黑擬一奉逆瑞之惡旨然貪鄙之甚瑞亦漸厭之於是准其請告歸家瑞後臺省交章劾其庸惡無恥媚附張居正其子懋修量復職銜該部從公里贖貨無厭崑山合邑士民積怨不平羣起攻之登門辱督乘謙

於昏夜率貨潛遁其居室遂搶奪一空州縣力爲禁衛士民相安旅奉旨搜其家中所遺已爲人藏匿及地方搶散殆盡止得其密藏見銀尙有此數蓋僅存十之一耳

詹事羅喻義等公疏爲故輔張居正陳情乞恩奉旨居正佐我皇祖肩承勞心力振紀綱勸懲舉廢多有可紀難以奪情及身後家議然過不掩功委當垂卹張居正其子懋修量復職銜該部從公

工部節慎庫主給發商人上供顏料銀兩最稱繁夥設有監督主事一員巡視科道二員皆爲整奸剔弊計而諸臣奸弊更甚二年四月尙書張鳳陽發其事有發銀一千兩賞給四百五十百上特御下獄究問又追諭元年同事諸臣祖重華吳阿衡二人狼籍最著者俱下獄後以邊才出爲監軍御史餘分別疏請

命收葬熊廷弼從其子兆璽請也先是御史饒京疏中言及閣中

已擬批行而御筆抹去之至是因北壁上疏閣臣卽具揭爲辨白略云廷弼初任巡按任總督其功狀皆有可言至遼陽既失再起經略與巡撫王化貞戰守異議廷臣又爲之分左右袒致殺嚴愼敗與化貞並馬入關被殺味陳衷謀竊圖大計以此殺身無辭公論今傳首遼東廷弼足爲戾矣然使當日按封疆失陷之作偕同事諸臣一體伏法自當自贖乃先以無影形賄賂等律情流之陷附既又以刊書惑眾藉端偏殺身死贓賄等及妄尋長子自刎斯則廷弼死未心服也且自遼東以來職官營私不知凡幾廷弼再任不取一錢不過一饌終日焦勞營公爭百大計以猶此善於彼魏忠賢竊柄人俱靡然從風廷弼一長繫待快之人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以致屠戮頗衆慷慨赴出欺欺俠陽陰未盡恨今傳首已逾三載收葬原無禁例且茲事緣屬封疆於邪奉旨允行至四年秋後行刑化貞亦卽處決矣

四月十七日上讀讀既竣出一疏示輔臣荆山東益都縣有驛丞黃道妻爲夫須覓益都神唐煥之弟行馬驛不厭意撫覽驛丞巡之子以觸柱死父以叩關死都中其妻官氏復上書訴冤也上曰驛遞申飭屢矣何從橫取爾子弟如此本官可知鄉官如此地方可知一府同知代爲申詳不能寬宥府縣不報督當懲懲爾臣承旨退上方欲清驛遞故爾意如此而爾氣仍安和不追也上親讀讀凡講書史過詞旨無甚關係及以暴不祥言避者悉體勿講或過過一二章或數章舊例也一日講官丁進講中藉越鬼神章講辭其大率二節上卽展前一節環視欲問未果已而李孫宸講君子無所爭一節則自子張問十世以下至季氏族於泰山越七章講將半上復展前數葉煥然有聲講竣遂問前幾章何以不講孫宸婉轉對曰此數章無甚妙理上又問復對曰是開中派定也上指旅泰山節曰恐爲季氏僭分耶旋宣講官丁進進出班跪上命之起遂問鬼神之神爲德章無甚忌憚何以不講進遂巡未

史 6-490

對上願輔臣輔臣皆趨近御案首輔韓爌對曰鬼神之事頗能辨  
吳上曰還要補講起來進承旨叩頭而退聖心留意典學如此  
六月初九日召對廷臣於午臺上曰天華秋早雨澤愆期朕日夜  
焦憂所以召卿等面論從今日御文筆殿齋宿可傳示大小臣工  
竭誠祈禱無事虛文或刑獄失平都要清理歸結朕擬一諭卿等  
參酌輔臣起立案傍上指示諭中款次正色言曰如此大旱皆因  
政事失當是朕不德所致輔臣韓爌奏皆臣等奉職無狀以致皇  
上焦勞上曰也不是只是等說還須上下交修修舉實事卿等傳  
俱是小事脂膏見此荒災心豈能忍又曰各衙門事多沈閣科道  
官通不言他們於外事誰不知只是礙於賄賂情面如御史樂子  
瑋條陳汰冗官先上二疏後又催二疏只幾不是虛文仍以聖諭  
授輔臣曰未盡事情還再參酌復召諸科道勉以該言即言  
七月督師袁崇煥斬總兵毛文龍於皮島奏報文龍逆跡昭然機  
不容失使宜從事席蓀待罪奉旨文龍庸懦冒功通口有跡事關

封疆安危關外原不中制不必引奏  
按文龍向為遼東參將遼陽陷逃至海濱適有難民數千文龍  
以術籠絡之同航海至皮島蓋皮島居遼東朝鮮登萊之中稱  
孔道文龍斬刑棘具募用招集流民通行商賈凡南北貨咸於  
毛處挂號乃得發不數年遂稱雄鎮又掠沿海零丁或指為奸  
細或稱臨陣斬提以是積功官都督挂平遼將軍印逆賢時內  
奄出鎮名邊文龍疏請監其軍上即位嚴汰冗兵裁下山東  
撫按檄登萊兵備王廷試往廷試受賄遂稱文龍兵可用絕  
無冒破文龍亦傳上英明思自立功遂與口通誠願捐金  
二百萬易金復二衛地奏候復功遼上賞已成約矣袁崇煥以  
實師出上召問復以五年平口為期及履任規知毛有成約陸  
道喇嘛僧嘆以厚利冀解毛約以就袁口最重誓約堅持不可  
喇嘛僧曰今惟有新毛文龍在彼不為其約在我可以成功袁  
遂以閩武為名直達皮島大閱軍士毛置酒高會大日文龍謂

袁亦置酒留宴酒半伏甲起稱有密旨即座上擒文龍斬於轅  
門外時崇煥布陣嚴整眾亦不敢犯毛部下千餘人散往他處  
餘眾悉就擒事定然後入告朝廷亦姑容之先是崇煥既入  
都閣臣錢龍錫即以變事必以當從東邊做起錢謂貪地而  
問海道何也且毛帥亦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用則用之不可  
用則殺之至是疏中即入錢語錢後竟以此得罪文龍既赦  
袁疏請增餉三百萬謂五年之後遼事平并前所加各項皆可  
蠲除此一勞永逸計也上令廷臣議皆報稱不可袁計窮至十  
月遂致北兵入口矣  
九月二十六日新決重罪二十人內田吉倪文煥吳淳夫梁夢環  
李燾龍皆逆案也楊鍾梁家楨張翼明封疆失事也高道素殿工  
侵欺也故事謂開決囚畢必以民犯強盜叛逆及正人命列於前  
通上句決幾名而止若官犯則列名於後是年疏上上御筆獨將  
後開逆案諸人句決先是中宮以皇子大慶請免行刑上曰生子

固大慶事誅有罪亦大慶事當並行而不悖旨下政府揭抹面抹  
再三上曰不殺此輩則逆案為無名政府曰此輩不過患得患失  
之鄙夫耳上曰既是患失便可以無所不至政府不敢言時方久  
旱行刑後大雨  
高道素督造桂王府第侵欺錢糧無算諸工俱湮草率實即棟  
梁皆極不堪者一夕大風雨後殿數帶俱傾壓死宮眷百餘人  
以後每遇風雨王必露立廷中深座獲壓之懼也上以是句及  
之閣臣以為請上曰朕若出就藩封就是只榜樣高道素監造  
府第使數百宮人死於非命即寸斬道素尚未赦辜又何請焉  
道素自謂必無虞沈醉出獄門臨刑方醒倉皇不能出一語但  
連呼如何如何而已  
北兵從長城下大安口直抵遵化時新令汰冗兵被汰者謀作亂  
至城下開門迎入遼撫王元雅死於亂軍中同死者知縣徐澤以  
新任推官何天球已升未去保定推官李獻明以查盤來教諭田

統帥守備劉聯芳時十月二十四日也總署三屯營總兵李國棟自離山海總兵趙率親帥兵赴援兵營於七家嶺猝遇敵全軍覆沒將攻前州袁崇煥親帥部將齊遠兵萬騎自山海直入前州守護口固舍衛而掠三河豐潤玉田三屯馬蘭諸處有內守不堅而殘破者有邑令嚴守而無恙者其死難如卹者良將令完還醇清河令任光裕也固安令劉仲淮任方十日聞報先還藏倉庫身帶印家出走家人被殺者二十口寬以城陷不徇問大辟監固安獄中十年方得還成

命滿桂爲武經略總理援兵諸鎮總帥制桂鞍安定門外袁崇煥戰廣門殺其王子一人初袁自關門入援中外廷望捷音追駐兵郊外訛言繁興上意方急退敵待之有加遽召見文華殿自起慰勞呼以督師問禦敵之策賜御膳解上貂裘賜之文與祖大壽各賜盔甲一副及東便門之戰殺傷相當○錄少挂督師兵亦疲甚有入城休息之請先是郊外微侯中貴之園圍墳墓爲兵

踐踏毀折各中貴因環訴督師責好不肯力戰上已心動矣及奏上上慢然心動復召對詰問良久言及援兵入城上聲色俱厲遂縛崇煥下獄聞臣謂敵易將兵家所忌上曰勢已至此不得不然袁既下獄開兵之在城外者聞然稱亂幾欲集矢城上命兵部從獄中出崇煥手書慰止之祖帥亦竟擁其重兵歸去

楊士聰曰己巳之變袁崇煥初至一戰人心始定迨後鈐制諸將不爲無見而責爲人嫌直於大壙少所結好幾言日至遂羅極刑厥後滿桂一戰而敗安見鈐制諸將爲非宜哉乃京城小民寧然以爲實好而書之矣袁既下獄遠兵東潰皆言以督師之忠尚不免我輩在此何爲上乃出諭暫令解任聽勸而先入言深竟不可解矣

富本王在晉被譴後上召對羣臣升工部侍郎王治爲兵部尚書治山東人悅直無私援相貌極雄偉上私語云好似門神有衍士卽上其在任不久以門神一年一換也至是口入十一月十六

孫承宗

通

日召對羣臣多言中樞備禦疏虞調度乖張先既不能預授方略今又不能整頓兵馬簡討項煜又引度順庚成故事云斬一丁汝襲將士震懼上遂下治於獄以左侍郎申用懋代之升口北兵備梁廷棟爲順天巡撫起舊帥楊學基爲副總兵又起舊帥王威尤爲輔御善孫祖壽出罪帥馬世龍於獄俱以原官立功起舊輔孫承宗督師通州仍入朝陛見十月十五日弘治政門上召召入論曰守禦百無一備如何爲朕調度承宗曰臣聞袁崇煥駐薊州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此爲得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上曰卿欲守三河何意承宗曰守三河可以阻西奔可以遏南下上曰卿即爲朕調度京師承宗曰皇上當緩急之際不惟軍士性命而使之飢寒恐非萬全之策上曰卿言是卿不須往通面諭旨輔草救賜劄出朝即周閣都城草揭回奏畢次日出閱重城乘月巡濠度險阻哲明又奉後命督報通星馳通州料理蓋上意謂守近不如守遠故仍行守通初命也時倉場總督孫居相保定巡撫解經傳皆駐通州不受調度都城已傳通州三河等處皆失孫到通州遣人齎奏至上始喜曰通州固無恙乎卽奉旨大小官員俱聽督師輔臣節制孫承宗奏初三日通州守城者眼見遼兵紛紛南下初四日知祖大壽全軍東潰自通州南二十里以趨張家灣渡河臣以手字慰大壽并傳一檄以撫三軍令游擊石岡柱飛騎追之極力開諭軍校亦多流涕但曰主將已戮又將以大礮盡殲我軍故不得已至此國柱又前追而大壽已遠去矣時詔言大壽且與口合反戈相向承宗因密奏大壽危疑既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乘一軍驚駭又以放礮洗軍之說激而東潰非諸將卒盡叛也遂將大半爲馬世龍部曲臣謹遵便宜行事之旨密遣世龍往撫苟見世龍必有所解甲而歸者又密札諭大壽教以自上列衆兵殺賊乃如指還報師之罪仍許代爲別白大壽得諭大哭其部曲皆哭乃如指還報而前事已過永平矣

祖大壽率所統兵至山海關城南較場列營。鎮梅同監軍道王楫赴營勸其反戈自效。言未畢。眾兵擁大壽上馬。奪關而出。隨有馬世龍。捧旨由正閣出。招諭多時。大壽乃率諸將叩關。世龍即諭之云。諸將既感聖恩。當鼓全旅進關。再遇未去。古步萬餘。以繼後用。保宗社則聖恩可酬。督師可生汝等可成千古人品。否則終於大義未安。委曲撫導。諸將皆說。大壽乃受封束。暫歸。況地承宗丞使。世龍報命。隨旨移駐關門防守。

清桂勇悍敢戰。而矜己自用。督諸將出陣。軍無統令。不能約束。以十二月十六日。誓師而南。十八遇敵於蘆溝橋。一戰而全軍殲焉。桂與孫祖壽皆死。黑雲龍麻登雲。房去黑後於四年九月反。正逃歸上。獨念滿孫二將血戰捐軀。命禮部官出城致祭。祭子孫優卹。庶吉士劉之綸。金聲俱上疏。請優卹。效并薦奇士中甫。可為大將。上卽升之綸兵部右侍郎。為戎政訓協理。申甫特授副總兵。捐內

崇禎紀事

崇禎紀事

崇禎紀事

經既既。且恐巡沿路掠掠。以不敢軍士。逃聞大辟。次年。乘市耿在天啟年間。官薊州兵備。以不拜。逆璫生祠。為撫臣劉詔誣劾。聞辟幸。遇也。自如。紀述後。五千人。聞然各散。浪歸山西。而晉中流賊深。此起矣。

丙外城守。以口。退往三河一帶。方少寬。二十六日。夜刑部獄囚。盡逐。幾為大患。次日。城門復閉。為捕四也。刑部奉旨。時方戒嚴。獄囚逃。遂典守官。所何事。尚書舊允。升侍郎。胡也。賞抵平。放。繼宗俱革職。著錦衣衛監禁。

元年。校十一事。以鳥程。許虞山。故達高閣。不行。至是。清州。將乞休。力請。點用。十一月初六。遂欽點。大名。成基。命。入閣。又於十二月二十一日。特命。宜興。周延儒。會稽。錢象坤。桐城。何如寵。蒲州。忠厚。拘。遣。不能。仰副。聖意。騎說。退中。書原。抱奇。逃出。疏。參。首輔。與袁崇煥。通謀。誤國。右庶子。丁進。以升。轉。愆。期。亦出。彈章。工部主事

李選。申繼之。蒲州。遂請。告回。籍。其禮。尚從。優。厚。云。抱奇。固。貨。郎。不足。言。丁與。李皆。蒲州。己未。所取。士也。丁奉。旨。以。陰。陽。開。燦。降。二級。李以。監督。火藥。失事。下獄。遣戍。蒲州。後。以。北兵。被城。死。難。其事。未詳。故。欠記。

上時。銳意。功業。本兵。申用。懋。老成。持重。無所。作為。梁廷棟。智巧。人也。初。自。邊。道。起。升。巡撫。旋。進。兵部。尚書。督師。劉通。為。上。所倚。任。三年。正月初五日。內旨。申用。懋。著。解任。回。籍。梁廷棟。回。部。管事。

北兵。雖。東。歸。復。破。永平。瀾州。盤。踞。不退。永平。鄉官。白。養。粹。首先。迎降。獻。女。以。行。如。孫。孫。閣。部。事。師。東。行。嚴。戒。各。將。其。攻。堡。永。有。善。承。平。兵。備。張。春。素。得。民心。智。練。有。鄉。勇。二。萬。皆。精。銳。可。用。逆。璫。時。張。春。被。劾。罷。歸。鄉。勇。皆。散。至。是。復。起。春。為。太。僕。少。卿。整。飭。永。平。兵。備。永。民。聞。之。皆。率。先。來。迎。向。所。練。鄉。勇。亦。皆。來。會。軍。聲。大。振。邸。亦。嘉。兵。備。劉。可。訓。甫。破。安。舊。奏。捷。遂。率。勝。師。入。援。兵。部。司。務。郎。永。嘉。監。軍。入。祖。大。壽。募。徵。以。忠。義。於。是。各。帥。起。營。直。隸。州。張。春。劉。可

訓馬世龍等皆身被矢石誓不反顧○見勢逼遂開東門而出而  
城中心變一夕屠城而去所存者十之四五而已大兵入城○見  
將已死其母向存張春先至盡封所有而出絕無私指世龍盡取  
之大露至空無所有遂將白母用嚴刑乃盡出積藏甚幾百萬云  
簡司陳此心鄉紳郭華俱以刺髮投降逮問鞫因逆案問從向以  
首編瑞為周忠毅參論者也是始以大逆論斬先是遵化之破  
有原任兵備黃維翰率眾投降即授為巡撫之職至是亦同擒治  
正法凌遲并同事十人俱傳首九邊

隆萬以來除海忠介外從未有以乙科躋節鉞者庚午恢復後  
後升四川副使劉可訓巡撫順天兵部司務郎永鼎巡撫山永  
前屯兵備孫元化巡撫登萊漢中兵備劉應遇巡撫甘肅皆乙  
科也一時其得四人即以九品末郎直躋中丞尤屬異數自後超  
用甚多至陳新甲直正中樞之席然究無一人建功立節足副破

格之特恩者

三年二月初十日封立皇太子以上以戒嚴免升殿百官跪宮掖於  
午門外行十二拜禮賜三品以上及日講花紅一匹三品以下  
皆半紅花枝用角日講官紅全匹花枝用銀加恩恩輔臣及督臣皇  
親周李及司禮監有差禮部尚書李騰芳加太子少保儀制司郎  
中賈世壽升光祿寺少卿  
袁崇煥連問後御史高捷疏參錢龍錫即指袁疏中輔臣錢某和  
商之語指為同謀時同志者勸錢於辨疏中當痛言一番明主可  
為忠言而錢竟不能從也引罪疏甫奉溫旨隨即入閣高捷再疏  
遂得旨著致仕至是方悔不用前言則已晚矣  
御史袁華高捷袁弘勳三人皆附楊維垣力持黨局方瑞勢初敗  
維垣既斥三人連疏參劉鴻訓之特正稟擬又力阻舊輔韓爌之  
召用以此得罪公論奉旨革職時主票擬者錢龍錫也迫劉以改  
敕事敗家宰王永光遂力為三人求復官科道交章論之上方注

意承光竟因其言用筵捷二人弘勳則令俟勘問事結乃擬以  
崇煥以報龍錫因錢以及諸人亦成一逆案為翻前案池溫體仁  
主之欲發自兵部尚書梁廷棟初以外任被特簡擢上英明不能  
遠起大獄不敢發其事韓卒以此去錢竟逮下獄問辟  
刑部越獄之變奉旨拿問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提半款繼宗於  
錦衣衛時內外戒嚴故上怒甚欲重懲之至次年三月初十日御  
講筵請臣文震孟進講君使臣以禮章勸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  
勿從嚴刑峻法以啟猜疑語極剴切上為改容節錄講畢退上傳  
諭諸臣暫爾初疑有所召對後殿門俱開退至閣中則聖諭已宣  
諸臣既下刑部尚書韓繼思復以勘問從輕革職吏部都察院  
易應昌定罪易旗以法止當杖展旨駁問易欽奏再三上大怒下  
易錦衣衛司官徐元嘏廷杖五十梟後部擬喬以年老篤疾准遣

成胡擬杖放亦遣戍  
易既下獄錦衣衛卒嚴旨打問兩次以為執法庇私無人臣等令  
法司從重擬罪部擬易罪以寬擬喬允升今允升已從寬論戍應  
昌之罪亦不能加又奉嚴旨以允升自以老病減等應昌違制徇  
私當依律加等論不得惜以求寬再駁再問竟坐大辟繫獄時京  
師雷雹大震會審之日雷擊衙官案於是上警悟緩獄并停入下  
行刑至次年始以天旱齋禱方得釋放

崇禎朝記事卷一

崇禎朝記事卷一

崇禎朝記事卷二

四年正月召廷臣及各省監司官於平臺上召浙江副使周汝弼問浙閩相去海寇備禦之策汝弼曰去秋寇犯海上五日即去問江西布政何應瑞宗祿何以不報應瑞曰江西山多田少瘠而貧撫按查覆有司尚未報耳問湖廣布政杜詩爾楚去夏民變樹幟何也詩曰樹幟之後地方仍安開福建布政吳賜陞之賊海寇備禦若何賜曰海寇與陸寇不同故權撫之上曰李魁奇何又殺之賜曰魁奇非鄭芝龍比即撫不為我用今鍾斌又反則不可保上問賈計安在之賜曰多練鄉兵多設火耗以數為守此上策也問周市布政楊公幹賈鴻洙以有司收稅耗重宜參奏處治鴻洙曰近日已革去矣問山東布政陳應元無元薄曰衛省負重兵餉數十萬何也應元曰近已解納問其數曰七十兩上少之曰官大兵多而餉甚急其毋玩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寇被猖是

崇禎朝記事卷二

耳上曰前報已蕩平何復生發喬林曰山陝界河係來倭住故河曲被出問河曲之陷對曰失於內應問句引何人對曰大抵出於飢民問陝西參政劉嘉遇寇與飢民相煽地方如何科連嘉遇曰寇見官兵即散退復聚聚上曰寇亦見赤子可撫即撫之對曰今方用撫上曰前王上挂子既降何又殺之對曰彼雖受撫仍行劫掠是以殺之問近日情形如何對曰一在延平一在雲崖宜川間廣東布政陸問鼎已升南贛巡撫了該地方多盜若何對曰南贛在島山中接壤四省當行保甲練兵上曰此火器只是把守海寇若何問鼎曰廣東多至自編建舟大而多火器只是把守海寇勿容登陸方不為害問廣西布政鄭茂華靖江王府事繼若何茂華曰憲定王三子履祥履祚祥早王請立祚為世子而祥有朱泰選之姜生子今已長是以爭三位久定未敢輕議問四川布政華敦復曰遠方州縣多科貢故不能時雲南布政費九德已經

陝西布政朱序安位撫事何并曰督撫實安位四事一撫實自贖已獻獎虎者實妻馬氏一實送撫臣王三善柩已送出一實修理九驛已漸報完一實削地安位不能從故議未決對畢召各官諭以正己率屬愛養百姓用命有顯擢如或有貪贓壞法國法嚴明決不輕貸諸臣叩頭先退又召左都閤弘學副愈張慶論回道須嚴駁考核以斷不可輕徇又曰卿與吏部實心任事天下不難為諸臣承旨退

日講官文震孟奏臣見小合謀欲借邊才以補逆案離意持之甚堅并黨圖之愈急故於子語魯大師樂章願皇上判斷是非辨別邪正茲一音繼而眾皆皆亂一小人進而眾君子皆廢天下容有無才試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莫援而思辨害又見王永光無事不專而濟之以復發念必欺而飾之以詐深計巧謀無所不中變亂祖制

崇禎朝記事卷二

摘斥庸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故於五子之歌章言識稱明則環而向者莫敢售其欺心純一則巧於中者無所放其原為此語者實憂治危明之極思願大小臣工當一國如家除凶惡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也奉旨寓規時事知道了所指呂純如慘殺名賢年別變稱等語著據實奏明雲孟回奏純如為福建守道詔補稅監高崇周順昌時為福州推官前除稅純如恨之後純如殺身逆黨取詔錄順昌為言攻之純如遂挑巡撫毛一鷺構成卒實之疏而順昌被逮慘死矣其致死之由全首倡邊才之說而純如之疏即繼之呼吸通靈提援如響至於會推年例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誰為開通商訂不過以其將秉公道每事參駁乃借外轉以除礙手耳至考選新資度無所施其籠絡乃獨斥一才名案著之陳士奇而十年冷署之潘有功亦以猜疑見棄大臣之心術如此亦不忠之尤者矣永光疏辨前閣部定

案時臣被言注籍純如入案臣不及知何自援而出之至惜連才以翻逆案或指王之臣一事然之臣在三等之列從考功一法注有涉惡邊疆稍寬一黜之語何嘗必欲信之必欲翻之至願其誦監刑首垣與參廷議人言噴噴夫豈無因至考選過堂十六人內選授科道十四人部屬二人此二人單各有名徒以前途正遠因才備用期待殊不薄也時永光已密結大瑞為之地謂文有私於三人於是聖意拂然內批還有挾私奉社不堪諫官之語閣臣擢進為諫官存體改批云諫官循職自可敷陳不得任意筆貶此疏在三年因序王永光事故并書於此

呂純如吳江人天啟中任部侍郎護遼遼藩之國其復命疏於護送太監劉興與乘輿皆極極揚褒美有云其愛地方也即一草一木之恐傷其自愛也又一薪一水之若視仁聲還布清館可師至歸美逆賢一則曰版臣之選才良再則曰版臣之率屬嚴云云此係邸報鈔傳四海其時當鼎湖之位純如見任佐

樞密弄神通潛行改換乘邊警方息之後擬借邊才以翻逆案王永光等為之臭主純如遂首先上疏訟冤謂後命疏未嘗歸美願臣不贊列名欽案且引聖諭云須有憑據不許借題又謂紅本在御前副本在通政司鈔案在禮科其時為天啟七年九月必有說說以欺諸臣因說說以欺皇上臣始不盡言等語通政章光岳即為封進時呂氣憤張甚言路盡暗故文文肅特出疏糾之云

簡永光於天啟癸亥任南總憲比匪徒得志多處南臺王允成李希孔因得罪公論先忠殺時初任西臺特疏參其陰陽內燦奸狀永光始以病歸至乙丑春逆璫既誅正人去崔呈秀徐大化薦之起位大司馬即有兩疏頌璫四海鈔傳邸報其賄內實以非變修省司屬王陞張履端二人力勸其疏救大獄因之去任然非彼意也崇禎元年起位家宰獨護持璫局至上命同輔臣據發出自紅本定逆案諸臣永光因已亦有疏在內力為諸人庇覆以自為

掩飾地廷臣交章劾之以為永光身係璫瑄之人不可以定從逆之案又言永光為逆臣崔呈秀徐大化諸人所薦為正人李應昇所參邪正已自了然今雪消現見終抱猜覷之悲雖換面改妝尚存鷹眼之疾等語前後疏參者如吳廷錫周維陳良辰李長春王翊廉毛羽健馬鳴世顧其國王象雲王永吉張繼孟公疏璫疏殺有百餘永光既以年例解刑科道復薦起吏部高選弘勳以為羽翼又因邊警議逆案則薦呂純如王之臣之邊才故文公於講意中言之又再疏論劾薦上其明聖持之不能動也至辛未二月科臣萬應平糾發弘勳受參將胡宗明主事趙建極賄有據二人皆永光私人也兵部奏廷錫亦發弘勳與張道藩招權納賄事弘勳等俱下獄論成吳廷錫復論永光誨食崇墨奉旨詰責永光始認罪去位則宜與當國已悟其奸邪而遠之矣

蔣允儀曰始永光與馬程比陽附宜與其質兩人自相為黨用一人則居功於己黜一人則委咎於內宜與不覺也辛未春宜與以主考入闈兩人在外遂顯然示異且以兩年不協公論俱歸咎於一人如薦之臣純如事絕未嘗謀之於周而告人則曰首輔意也宜與出閣覺之適上詢及之臣可用與否宜與即對曰若以之臣問住者可用諸與逆案者俱可賜環忠賢呈秀亦可漸次昭雪矣上乃大悟堅執如初稱公丁丑年又序先忠殺疏稿中一段云首肇潛逆者楊忠烈繼之者仲達也首肇逆貪者高忠憲代草者又仲達也若夫有一人焉當情明之時執澄汰之柄以好惡之拂違清亂之私初忱嚴威名於逆而仲達純奸一經邊警輒借題而謀翻案流毒至今尚未有底而仲達純中彈文獨發於數十年之前吾知應山梁魯兩先生亦必以獻可先見諫仲達以易名之先愧仲達矣此數語皆指論永光事也竟又殺公謂先忠殺有山巨源郭汾陽之先見也又贊其私人長垣既去御史水佳胤疏攻梁廷棟璫為袁張報復又贊其私人沈欽與劉鶴劉可訓往來請託狀下部欲則梁贊授之以險且贊





某處斬首若干若云款云句則臣所得首級何來若云不戰為退則此能戰者何人流入下都擬其人誦成復上疏曰崇煥若通口實國則臣為逆黨當與袁同誅若袁非賣國則臣言無罪

胡廣撫按奏三月初二日有胡陽州鄉官譚世謙焚死據州申稱百戶趙欽因防寨事本官陪假他人名告陷押解按院世謙先提欽歸後殿是夜欽潛入譚家見世謙在堂飲酒扭住不放世謙家人即放火截其路不意天忽反風倒燒房屋欽因將世謙殺死投屍火中合州士民因之羣起為難捕官登城愕視至次日登白布旗上書四十三里軍民人等被害報仇等語又奏六月初一日鍾祥縣申報道旁豈有紅旗上書九關七反招賢令七字時承天襄陽荊州武昌岳州所獲紅旗或教場或衙門上書七字

庚子年五月

七

諫本甲科惡官賈側曾請任江陰縣教諭貪戾之狀至今傳之

宜其居鄉暴橫致罹慘禍而亂民之起即是流寇三楚自此驟動矣  
曰諫官羅翰義進書經譴章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一節中及時事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句頗傷政府正譴寥寥數言後譴聖駕大閱似一篇長奏疏又多用列聖朝號恐禍弼頻頻不便為程寶志其隱刺借詞使正字官傳改羅羅之正字請羅至閤面商此至閤門鳥程坐房中高呼他事久不出迎羅待久之憤憤直至閤中隔板相詰前此未有也為程遂具疏參云舊例惟經進規多於下議日諫則正多規少今翰義以日諫而用經進例較改不聽乃正不遇借題處羅耳若知部議安用諸書為也可謂一諫  
後家居以寇禍死節  
四年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序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忠往山西各監視兵簡十

月命大監王應朝往關隘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韶西協各監軍十一月命太監李奇茂監陝西茶馬吳直監視登魯兵餉初上就罷內臣外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監視行營自後外臣多不稱任使者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監視行營自是衛憲四出動以威傷上官體加於庶司蓋羣相壅蔽矣  
從來文場有會試廷試有傳臚禮武場則否四年武舉試有董某者以勇力聞先達上聽時主武試者詞林楊世芳劉必達董以策不中程被格上諭諸臣放擄聖意也下兩主考及監試御史余文燾如較於獄命改期重試另點方逢年倪元璐主試命內臣監視於十月廿三日首場試技勇廿五試馬箭廿八試步箭初二試策論初七揭曉初十傳臚悉照文場事例特拔王來聘為狀元賜宴兵部命閣臣主席自此遂為故事  
十一月廿四日召對聖臣於文華殿先召戶部尚書畢自嚴問錢糧舊加派若干新加派若干自嚴對舊五百餘萬新一百六十餘萬

庚子年五月

八

萬上曰援兵未出之先稱出浮於人者一百餘萬援兵已撤如何尚未入完自嚴對前此積欠甚多上曰上緊催督還須從長打算按月給發召兵部尚書嚴明遇問各邊新兵若干養兵要為有事之備須是守也守得戰也戰得今日果能守得嚴明遇對還是守得的又諭戶兵二部須是同心做一件事不可爭執召左都御史陳子廷諭以御史考核須嚴考核嚴自然盡職天下自然無事了又文選司蔡安琛李元鼎職方可李繼貞王宇論以文選官官俱是爾等經手推用必須得人因問英琛用劉宇烈選何推他邊才安琛奏科道薦舉上曰只要肯做熟手做得生手也做得方一漢是熟手麼安琛對以選才實難望賢寬文法上又問劉源清何人以推山海總兵極員劉源清快復有功臣且見在薊鎮就近推稱又問三屯總兵王維城何如人極員曰亦是被復有功文選國擬總員對國拔原保推皇上點用上曰正賠兵要堪用繼貞曰年來邊事查點愈多使費愈煩上曰畢竟官不廉官若廉吏胥豈敢

作弊又召吏部尚書閔弘學等俱出班跪上曰諸臣公疏選用內臣太祖明訓朕豈不知只成祖以來也有開用的皆出一時權宜其天啟年用的朕已撤回宣如今反用朕何嘗不信文武士諸臣年來做事不堪萬不得已權宜用他若諸臣肯實心在事要撤也不難即如馬政一節如何解馬不堪即行變賣這等解他何用有言防禁當嚴前奏孫元化奏他使說等海須撤易明是不肯實心做事要督撫官何用又重申再三曰文武官肯齊心替國家做事這內臣要撤也不難

卷一百一十五

九

鄭友玄俱以完不及格謫調并責戶部尚書畢自嚴不行糾舉革職下獄吏科類職疏救上并切責之自是考選將及先核錢糧不問撫字專於催科而戶曹胥吏俱得以操官箴之短長矣畢固先朝名碩然年齒已衰錢糧繁劇非所長也先已屢疏請告不得竟致負重而去公論惜之

五年壬申四月兵部員外華允誠上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言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借皇上綜核而聘其重通擬算之能以皇上圖治之盛心為諸臣圖利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展采止此精氣日以窺微指為盡忠摘細瑕為快意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以問錢糧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為小夫趨辦之能事可惜者二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本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見以興邪欺聖之日為即驚從昧之景可惜者三國家所據以總一天下者法也王化貞已與楊錦異辭余大成又與孫元化并連使輕滑者不以擇

卷一百一十六

十

宋居則武斷察機委選則抗延侵欺有司不得司其長短惟巡方衙門天子之命有戒飭之成密創一警百暴橫知縣且所犯細故若必一一奏聞天威懼其或褻隱忍則又長惡不悛天下之衛官將益其驕肆莫可誰何矣奉旨軍官不許擅自勾問律例甚明且救書亦無懲責字而再行駁議于廷堅執如初至第三疏因從旁請旨以徇情市恩革職為民時上方有意重武抑文烏程又從旁請之故以總憲重臣遣趙應龍陳在天啟朝與趙楊高諸公同事以忤逆瑤被逐至此復以抗節不阿得罪去國蓋見大臣風節矣工部侍郎高弘圖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向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僭臨其上不亦辱朝廷國體乎臣今日之為侍郎侍衛皆非侍內臣國家大體臣不容不慎故謹延之川堂相質主而公座毋置已之雖大拂彝憲意不願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上以軍國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弘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前前後後

網為懼矜矜者且以對吏為榮刑罰不中并錢無威可畏也國家所恃為示儆者公論也直言敢陳之士一鳴輒斥指侯薦賢之章非貶則黨是非共蔽忠義互消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微者羞恥也大臣握重權而有徒隸之心小臣惟望風而鮮特之使一違妄自尊倍與之抗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期會詭曲趨承貪競成風蓋惡盡其可憂也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使今次輔與家臣以同邑為朋比惟異己之驅除統鈞大臣甘作承行之吏雖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皇上惡諸臣之欺擅欺欺於此擅吏擅於此矣疏上責令回奏又極言溫體仁閻弘學比交為奸私沈寔唐世濟等上怒命奪允誠俸一年

浙直巡鹽嚴徵廣西巡鹽畢佐周各以成貢武弁奉旨都察院參看以會典軍官等樣具奏方許取問豈得三品軍職擅行懲賞掌院限于送覆疏惡引憲綱有戒飭之條謂非自兩人始且言外衛諸武官目不知詩書口不誦韻略無弓馬之長技無過人之膂力

內臣不遺者南北諸臣如呂維祺李日輔吳叔御魏星周金鉉馮元祿周繼不下數十疏疏上或降或黜今錄其疏語剴切者摘錄一二於後

工部主事金鉉疏云昨見太監張彝憲牌開本監公署已完擇十七日上任兩部司屬官更等謁見照部堂體制行臣不勝駭異是明欲驅清署之臣屈處於奄寺教諭中曾是有平彝憲衙門司禮職則監視原與巡視體制相等惟貪墨侵欺一體覺察若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過聞之臣于令其督折僣倖自有之堂屬別行僭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從此結納奔趨彼則日驕此則日詭干憲典而壞士風可勝言乎

工部馮元祿疏言聖諭以張彝憲總理戶工事務諸臣單詞合詞爭之而不能得夫爭之而不得惟在諸臣深體而善承之以為內察外犯祖宗交結之條近必無負皇上麓剔之意皇上以為以內察外其弊可得然苟不先為無弊則其弊終不可得臣以為其道其如

禁交謁蓋有交謁則酬酢有情面情面漸熟格套彌堅乞立垂嚴禁凡在廷諸臣並不許一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室與部臣密邇若部臣錢糧所關均有弊端內臣即得糾參若其循職奉公自關人臣分內內臣不得藉舉不然本欲別弊弊乃愈滋使外臣莫內臣之不來以自便私固猶可言也使外臣莫內臣之來以羣為聚蔽不可言也

南京禮部主事周繼言內臣用易而差此從來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但見因內臣而疑廷臣者屢屢矣因廷臣而疑內臣者無一焉如張彝憲用而高弘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抗直初雖免究竟以他事中矣王坤用而魏星調以教胡良機處矣趙東曉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節用而賈文衡以直許投間矣王弘祖以禮教苛斥矣若夫孫華與之激直李日輔能開元之慷慨無不罷斥矣若夫孫華與之激直李日輔能開以後草莽臣子委棄天言祇徇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嗟乎

瑤雖巧佞祇是官聞之趨使響繼雖廷懸終屬帝王之心背願皇上之深思也疏人率冒削籍趙部員外袁繼咸救之不聽

勳言舊文衡懷僥倖任事動直不阿與總監鄧希節抗不相下具疏互訐因稱病乞歸奉旨著彈力幹濟以副委任科臣黃相柅因有監督不和疏云古來未有反顏相視猶可觀面其事毋論擊肘當前雖豪傑不能展手文衡以節鉞重臣慷慨烈士無因而受監軍之點綴將何顏立於三軍之上猶貴之以任事可乎然文衡去文衡之人而後可置何也此番玄黃人嘆息若欲委蛇附和必非明矣且廷臣向所慮者不止此今皆已肆然無忌矣祖制不容典兵廷臣言之頃且幾於立標營地不堪騷擾廷臣言之今已穢迹自敗露廷臣言仗節負氣之士定遭毒整今果仗節遇見矣廷臣言寡廉鮮恥之夫將開詔附今果有噴噴稱頌甘為薦主門生不率旨而擅發營兵者矣前轍非遠漸何可長世界至此豈不寒心

同時御史宋賢又有疏劾山永巡撫邱禾嘉云皇上遣內臣監視原屬權宜無奈小人逢迎無所不至若馬雲程請兵自衛邱禾嘉先為派定六百名猶自欺不能措置其吮癰舐痔之意可見乃部復議殺而禾嘉復為之請必欲以兵柄授之殷勤若此不可蓋哉御史高倬又有監督相權可虞疏皆奉旨議處文衡因復具疏為言官求寬不聽未幾賢以聞往去

豐城侯李承祚天啟元年兩疏稱頌進瑞功傳請如中山王例封兩公並列兩都瑞樑後定逆案議大群繁祿矣其子上疏引八議乞寬刑部疏亦為之地給事中吳彥若有疏論之上手批諭內閣云此案情最可恨法原當誅但世勳與流官有開劾文苑死之條疏議革爵遠戍足抵一死否閣揭因為之力請引券文苑死之條遂改從寬典然上意極嚴附逆難追念世勳相間一面奉誦御札濫於愛書矣是年逆案劾附逆難追念世勳相間一面奉誦御札臣中又有翼城伯李守鈞靈壁侯湯國祚皆有疏頌寬竟得滿網

七月新登萊巡撫孫元化元化蘇州嘉定人慷慨好談兵以乙科  
恩官監前兵備遼海氛不靖以元化知海軍起升爲登萊巡撫大  
凌河告急部議調孔有德等率兵防護孔故毛文龍部將因文龍  
之被原有二心至是奉調往來海島幾犯艱弱以改而從陸不勝  
怨者前隊已至夾橋後隊尙滿新城奪取王氏莊僕一雞王氏大  
族勢凌東省隨葉領兵官必欲正法領兵官不得已查奪難者穿  
箭游營衆大譁遂殺守莊僕報知前隊改轍而南時統者左步營  
則參將孔有德右步營則都司陳有時東江副總兵毛承祿登州  
參將李九成連兵三千人皆歎血立誓擁德以飯改破城邑數  
處距登數十里於馬塘店孔營日爲王所逼非敢戰也元化令參  
將耿仲明傳諭孔營城外教場候撫教場固有三千營房援還將  
卒家屬居焉欲令移入城出房以舍步兵城中拒不納孔說耿亦  
反尙有遊人在城中者結民必欲搜殺之遊人遂開門迎師登城  
告陷時壬申正月初三日也元化始知被始誤事抽刀自刎爲耿

仲明救之逼之具疏言狀已復繼之航海歸以二月抵津就還問  
下鎮撫司打問驗其自刎非傷乃下部議罪而上遣侍郎劉子烈  
督師既許招撫復誘新撫謝庭知府朱萬年并徐翟二內使殺之  
事聞上大怒遂斬元化當日城破被斬者有鎮臣張可受鄉官張  
瑞王象復舉人王興義皆以盡節稱山東巡撫余大成亦以失事  
逮下獄論戍  
孫余二撫既被逮後遂推以徐從治撫山東謝庭撫登萊俱同日  
受事賊已抵萊州二月至四月內薄攻城不捨晝夜費盡主事張  
國臣原奉撫議以出援兵皆畏賊主者姑亦聽之以爲撫事成則  
乘圍自解且以援爲名耳三月之初國臣遣使人城議撫從治抗  
疏言其非中朝以爲不德而賊攻國益急四月十六日萊西洋大  
徽擊西南城圍從治方備開丁壯指揮出戰左右請少避從治不  
可發語未畢而城中輒顯身仆而絕矣從治既死萊撫謝庭又爲  
賊所誘殺督師劉子烈連聞下獄更調翰林各邊兵特用朱大興

爲巡撫以禦之至八月中方解圍有德竟自棄入海被朝鮮救誠  
於口矣  
上召吏部尚書閔弘舉兵部尚書張鳳翼論曰吏部用人根本近  
聞選官動借京債到任便要還償這債出自何人身上定自刻民  
了德得有好官肯愛百姓朕前日費幾許推敲論用卿二人須草  
去碧驛爲國家任事又召左都張延登論曰風紀重任表率諸御  
史須是嚴加考核不可徇私又召吏科劉斯球河南道李日宣論  
曰爾等以言爲職若直言讜論朕甚樂聞如何動稱言路閉塞你  
們議論不管理行不得只係陳一本奏實多爲卻情面而略略成  
何言官斯球奏臣等有聞必告一毫不敢欺皇上上日有聞必告  
是你心裏說出來的不是你口裏說出來的你們有一疏定有一謬  
故與疏中所說之事不相關以後如有把持屬託行賄的發覺出  
來自有祖宗之法在又諭錦衣衛王世盛清理刑獄不許賄徇又  
復諭羣臣曰既做一官就有一官職條件件都該打算天下方能

治平如何一事不做專圖箇名色好聽嚴諭再三皆悚懼而退  
先是有疏參論監觀宣府太監王坤坤坤遂抗疏指修撰陳于泰發  
端謂于泰盜竊科名希建言之名爲自固之術席首補周延儒比  
之勢借端賈備反餉狀果否內臣不識一字有類沈同和之  
曳白云云是借于泰上僉首輔也首輔則自効求罷不允廷臣交  
論不已至則都王志道因上內臣越職輔臣失職疏謂內臣論劾  
漸廣內則科道六曹外則方面督撫又內則卿貳今則糾輔臣矣  
國家設輔臣官府點點皆其職守內臣科劾侵權而輔臣不問駁  
駁口銜天憲手持朝綱而輔臣不問將焉用彼相哉奉旨責其  
又召對於平臺謂志道曰進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爲  
內臣耶志道曰王坤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爲紀綱法度憂爲紀綱  
法度惜非爲諸臣但疏不能詳實語多謬誤上曰在朕前便多謬  
誤書之史冊便不謬誤了國家大計不言惟因內臣在集不利奸

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候也結實者再周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貴臣等溺職上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注紀命卿籍去

給事中陳贊化諭周延儒招權納賄游客李元功借勢威人延儒嘗語去輔李標曰上先允放余封還原疏即改回頗有回天之力今上義豈以上人也此是何語豈徒小人之輕遇乎且引刑科李世祺爲證世祺奏延儒有言詔問六月延儒予告始溫體仁將奪其位王坤疏參周時體仁無一語相助於是贊化屢疏即義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體仁知上意已移凡與周爲難者必除助之而助周者皆黜周遂放歸

烏程齊宜興去位宜興不堪乃謀召桐城何如龍以壓之桐城疏辭不允勉強就道中途復以病堅辭始蒙俞允烏程竭力邀首輔之稱不可得甲戌中秋閣臣例有賜餼大瑞傳諭始稱首輔時烏程方在告病痊入直即開首輔之室以居之當宜興在事又薦用上饒鄭以偉上海徐光啟二人皆老成宿望也不久相繼告亡至是請枚卜上既點嘉善錢士升又特用巴縣王應熊香山何吾驥二人嘉善雖浙人與諸君子頗相周全唐世濟力言於烏程程令收之無爲他人用遂由南禮侍入巴縣宜興亦所注意而烏程援以自助者也命既下給事中章正宸疏劾應熊剛愎自用縱橫爲習小才足以覆短小養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妄除異己驅鋤舊吏報復恩仇混淆毀譽且訛言何所不謂是左右爲緣故爾他途以進將使天下薰心捷足之徒紛馳而起因自附於陽城裂麻之義有旨革職逮問時正宸方以館職外授遂著塞諤之聲云

張應朝調南京與胡承詔協同守備  
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大監陳大金聞思印謝文舉孫茂林爲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尋復以關思印何總兵張應昌合勦汾陽知縣費甲錫以逼追苦供億投并死六月命太監高起潛監視錦靈張國元監觀山西石塘等路綠核兵餉命太監魏相監視登舟兵餉  
順天巡撫按報三河縣知縣劉夢璋自縊死先是有解餉銀過本縣者被盜竊去三千餘兩奉旨令本縣官賠補夢璋初任清苦憂懼無措遂於私衙自縊當時上司與官人衙相駁行囊蕭索合邑爲之歎息  
刑部奏官處決蘇有功即毛有功文龍營將降東被擒解京在檻車中飲酒放歌及旦下處決其夜自演案所逃去究其故乃解後每夜放出說書是夜忘收禁也  
癸酉秋決之日上素服坐廷極殿與諸輔臣相商極其虛懷時溫體仁當國無所平反內有一人徐兆麟遼東人以舉人任陝西華陰知縣到任僅七日而城陷於賊上以此頗躊躇體仁無一言爲之救解遂致之死人皆寬之  
兵部主事賀王盛論烏程私其鄉人考試官丁進摘葵西南開黃美中後場者閩奴刀青山綠樹語爲關節青山綠樹出朱子心學詩人猶易知者閩奴刀青山綠樹語云閩奴刀者莫之媒己娘母刀父是之喜也大約是善惡顛倒之意上欲查究此四字閣中不能對委之部科大宗伯李騰芳屢費翻尋嚴旨以其不字閣中不問住去已而部科其擬省直題舉舉人七名又罰科者數人各考官降調有差福建顏及猷會試全作五經題外簾以爲異知貢舉林紆爲之題請奉旨念其該博准錄送內簾主考不知上之屬意也置副榜第一出場亦具疏請之上會試錄中列在第一名之前准與廷試技置第二甲第二名皆異數也  
顏中天啟甲子鄉試亦全作五經監臨喬承詔以其越格令止

錄本經進內爲主者願錫房考彭彪佳所拔其人故博學篤行爲士林推重登第後授禮部主事不久即故或傳其爲仙去云是科場中皆推爲一房文公謂孟所取陳際泰爲第一周考項煜欲令會元出其門計誘文公謂渠所取乃楊廷樞也楊爲同鄉名士文遂讓之及折就則李育也項向有項黑之稱一時遂笑傳有項黑得李育之號自後以五經得楊者又有丁丑楊重熙矣未滿元

殿試故事內閣擬策問二條請上點用其一無所竄改是科問知人安民上更其大半曰所與其天下者士大夫也今士習不端欲速見小茲欲正士習以復古道何術而可本屬口地罕人少一且稱兵而三韓不守其故何歟自今三協關隘以及登津等處各宿重兵防口也口不兵不可撤餉不可今欲口恢復如何作用且流寇久蔓錢糧缺額言者不體國計每欲竊賊民爲邦本朝廷豈不知之豈不恤之但欲恤民又欲飽軍何道可能兩濟即

田鹽法

誠生財之源

經條議申飭不見實效其故何歟至於

追可復今雖口口猖獗河套有可復之機邊外儘可作之事但難

於口賊窺伺朝野區之近降口即至作何安插捕套連合作何開被流賊漸逸即廣海寇時擾斷閘口不速民難未已兼之水旱頻仍直多故作何挽回消弭又唐來曾以武臣爲中書令樞密使文武似不甚分我太祖曾以直屬爲布政典史爲參都今奈何牢不可破爾多士關心世務久矣其逐款條答無諱朕將親覽焉以上皆宸翰親押語意淋漓求治之殷具可想見

文故事諸卷官擬上卷十六卷珠圍句讀進呈御批定一甲三名今上命再呈十二卷無向讀者特拔劉理順爲第一甲後兩甲第二甲而以前原擬第二者爲第三甲擬第一者爲第二甲第一者爲第三者爲第二甲第三者爲第三甲御批四卷皆嘉意遺士之譽謚也給事中吳家周疏論溫體仁杜門兩月入閣吳試不先不後有私

望斷而左右望之迹臣乃得以朝廷大典禮問之夫聖壽萬元且輯瑞體仁獨託病不出矣給祭太廟春祀社稷亦託病不出矣經筵開講所以崇聖學獻俘太廟所以昭武功皆託病不出即皇太子千秋令節終託病如故獨至入場主試則棄家就之無他朝賀係臣子恪恭之誼所關在朝廷取士有私門桃李之籍所利在身家也尤可異者會場題目歷來與君德政治相關未有大臣敢妄自稱比者今首題以子產自許不思鄭以衰國房主有難乎其擬上者若敢民於水火之中尤屬不倫堯舜在上雖小醜未靖何至比吾民於放逐之季況取錄甲伐亦不宜談於今日奉旨以其詆諆牽引若降謂先是易一房添嘉祉首篇未有不敬不義之臣云云本房文長洲取之意烏程必見教當有一番實辨及是卷即批允比撤察烏程於閣中揚言曰外人說我們要進場取門生今日地位也靠不著門生了況場中即有人罵我新書曰場中如何罵得烏程曰他文章實說不敬之臣如何不義之臣如何豈不是

罵嘉善曰如何打發他烏程曰本房批伸肩抗手想見其人敢不中耶是科烏程雖爲主考力行阻抑榜額每科三百五十名止取三百會元多扶入鼎甲而李青不得入每科考館獨是後兩科不考至倡議欲令三甲選縣佐貳舉察以爲不可而止

以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命天下貳舉官將會計冊繳發送查其完欠以爲殿最仍照原部堂體行禮禮部即回袁繼成已升山西提學將出京上疏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風俗然後有事功如總理內臣有親官癩冊之令皇上從之特以剔釐奸弊非欲尋臣朋賄也乃上意一出靡然從風舊舉守令參謁屏息得免苛責爲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觀天下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尙得有廉恥乎逆裔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自以爲羞今且自書公庭恬不知怪國家有自棄二百餘年未有此事可爲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彝憲亦疏官癩官參謁乃尊朝廷威復上疏言尊朝廷自有典例知府見蓬萊行屬屬典例也見內

臣而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典例也先謁內臣亦  
典例乎事本典例雖生受猶以為安事創無憲即長揖職增其辱  
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與外事若必以內臣視外臣此意與所不  
載上切責之時有大同知府蔡屏周持冊投進獨長揖而退內臣  
呼而語之曰此朝廷命誰敢抗蔡答曰朝廷止命查錢糧不命查  
體統蔡意默然蔡亦不願後借他事參論公論不平隨有以大府  
薦者上亦不允而罷天下之為都縣者多矣抗節不屈止蔡一  
人且又出於乙榜其骨挺出直起出尋常矣

刑科給事中李世祺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請於外復罪文  
選司郎中吳鳴虞以考選非人并請之袁繼成復言曰養風欲為  
養鷹欲擊今鳴而錯其舌擊而避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  
今考選在即銓臣必將偏問諸臣曰汝必不參大臣然後授之筆  
諫將使言官括囊無答為大臣者終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  
忠臣所甚憂也且皇上築障者諫言使天下誤以攻擊責近為皇

崇禎朝事

尤

上所厭聞其勢將疲靡不止上以越職言事罪之先召舊輔何如  
龍入朝屢引疾不到給事中黃紹泰奏言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  
立如龍徘徊瞻顧則次輔體仁當知所以自處矣自體仁在位水  
早游竊盜賊滿路變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窺見必熱諸臣奉承  
其意用一人則以此與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以此體仁所不樂  
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民望上責  
其李安命降調體仁疏辨紹泰復連三疏劾之其言愈厲曰體  
仁奸欺其說不過兩端一曰朋黨一曰票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蓋  
鉗言官之口挑善類之禍上而票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蓋  
誤國禍延陵寢再奉旨降雜職用  
總憲家宰俱獻上命公舉堪者來看特御平臺召五府六部九卿  
科道面諭曰吏部尚書乃用人的官須要第一等才品若據會推  
故套不過稍心定力兩語混題止須一二二人把持足矣何名會推

卿等各舉所知來吏科盧兆龍奏科道例無保薦凡舉有不當方  
行糾參上深然之吏部侍郎張捷奏年來諸臣黨同伐異在外會  
推自然瞻顧情面執敢犯忌今皇上面諭各舉所知移得天下第  
一等才品須不論方隅上曰立賢不以方卿等奏來定國公徐允  
禎大學士溫體仁等共舉謝陞唐世濟等十餘人張捷獨舉呂純  
如唐世濟諸臣舉訖捷奏舉二人皆舉朝所不欲用者上隨取  
疏閱訖諭曰呂純如是逆案有名者為何舉他捷奏者上隨取  
知逆案列名為其頌美逆賢今紅本見在並無一字相及豈可輕  
坐上曰他已曾辨過但不可開端因以目視科道曰如何說盧兆  
龍奏諸臣薦舉各有本末至張捷所舉呂純如欽案有名臣等正  
擬糾參適聯聖前已明故不敢復奏捷又奏臣實知純如真清義  
可用故從公推舉即在案中亦須別分儻用之不效甘與同罪大  
臣言小民作奸犯科朝廷五年大審每年熟審惟恐其冤何況大臣  
如何冤得工科孫晉即奏此是如何比擬今日皇上鄭重家臣特

崇禎朝事

尤

召諸臣公同咨訪乃以開釋罪囚相喻乎兆龍奏臣任清江縣時  
記得純如謫送憲藩之國沿途騷擾即此已見無才況屈身遊賢  
其品可知時科道將德瑗金光宸韓一光楊繩武俱奏純如斷不  
可用遲猶吹噓不休刑科姜應甲叱之曰張捷所舉如此心事可  
知還敢在皇上前巧辨上即令捷下去隨諭首輔溫體仁曰謝陞  
可明日旨下以南吏部尚書謝陞為吏部尚書南右都唐世濟為  
左都御史時八月二十一日也時王應熊故善純如又與體仁相  
比故體仁陰主之而今發自張捷不虞上之堅持也給事吳甘來  
范淑泰交章劾應熊捷同謀黨附莫輔逆案上不聽捷亦屢疏乞  
休體仁與捷俱還溫旨十二月間已奉任計方殷之頃正擬辭  
其兇鋒未幾有劉宗祥之疏宗祥先任金壇知縣與捷相善也以  
御史巡按四川成都知縣賈儼修者捷之姻戚因作東莊宗祥修  
得卓異一舉東中有忠言不入朝事日乖之語宗祥入川見儼修  
復籍特甚折於公論儼例糾劾有旨革職逮問捷大恨之值宗祥



回道考核捷一力把持擬加重議宗祥據實剖辨且以捷手書上  
閱達章職下獄都察院擬宗祥降三級調外任上抹去之御批  
到宗祥著回道督事後部議提配贖

張捷乙丑同初官御史疏論三案即與諸正人有忤矣奏例轉  
外藩之丑同初官御史疏論三案即與諸正人有忤矣奏例轉  
柄政同事附之者皆稱功頌德殺人婦人提獨介然自持不苟  
阿附且周旋周忠毅公于詔獄友誼甚篤彼黨偵知之竟出中  
旨指為阿附黨人為李某死友著削奪為民蓋以誤周公為先  
公也是其入可謂中立不倚之君子也至是又以保薦純如疏  
翻迎案而敗弘光南渡馬阮用事起位家宰又堅執邪說方謀  
請追卹諸逆臣重刊要典頒行天下而國已亡矣國亡之日卻  
能不降不逃潔身自盡同鄉之人亦稱其居家孝友律已清廉  
則於棺論定大義皎然獨惜其意見之偏為邪黨所中深不可  
解至不惜甘與同污也使死而有知推原諷諫何人正邪何辨

此時水落石出亦自悔其生前之持論否  
文震孟請改修實錄疏略云臣因纂修實錄從閣中恭請光  
廟實錄較對見其間乖謬甚多如先帝冊立及挺擊紅丸諸大事  
皆祖三朝要典耶說而應和之蓋天啟三年七月實錄進呈禮臣  
周炳儀等所纂修閣臣葉向高薛燦等所總裁者也天啟六年逆  
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所進今皇  
史成之所藏者也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幾遺案未成閣臣  
黃立極等不行奏明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所痛心也摘其  
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所痛心也摘其  
悖謬宜改正者上聞喜甚票擬要典已錄是非已明據奏皇考實  
錄是否與要典同異并天啟三年所進該部逐一查議具覆時八  
月十三日也票入不費直至九月二十七日上御平臺手出此疏  
面諭輔臣曰皇考潛德育宮二十年憂勤惕厲靡有怠曠雖長幼  
固有定分皇祖意無偏尚然備載大事諸臣上疏催請自有職掌

如何說他浮議說他好事溫體仁奏無端立長皇祖歷旨申明諸  
臣不行靜聽屢疏擢演致大興久稽實諸臣之罪上曰雖如此  
說催請之跡自不可少又如張差持棍闖入東宮此何等大事  
之案揭揭其不類瘋癲請集多官會審正是他欲憤處如何反說  
他親提王應熊奏之案原係官箴有玷知不能免故以此一段以  
圖自全上曰張差直至殿簪簪本用聚眾擄奪可是之案捏造的  
後多官會審張差口供應是瘋癲不是瘋癲體仁奏之案此揭  
紅丸以致實天諸臣還是付之不開的是還是據法執奏的是應  
體仁奏可灼本意原欲皇考速愈因皇考久病之後一時挽回不轉  
上曰君父有疾豈是臣子可以嘗試邀功的當時諸臣不行執奏  
已自差丁反說執奏者不是有此理否體仁奏此皆是逆瑾輩小  
附會造為此論今要典已焚是非已明又屢奉皇上勅使可垂  
示萬古上乃將此疏付閣臣改票二十九日奉旨冊立大典皇祖

湖廣默定外庭未知故屢有讀請然諸臣羽翼國本忠貞難民張  
差實係瘋癲雖無別情然挺擊與變法應重究紅丸輕進諸臣無  
一執奏殊欠敬慎但其意亦忠愛論旨申明即有定案實錄不必  
議改該部知道已縣所撰也同時諸士柔亦有系不可略考詳補  
順兩疏繼文疏執爭之文疏請刊定改錄所著許疏則摘決改  
錄所別者俱承不必煩議之旨雖有正論無救邪說皆由閣臣護  
好已安得有作史哉  
自己已之善所調援兵以糧不給脫巾一呼中原游民又以罪遞  
裁減無所得食皆挺而走險潰兵與飢民合而流賊起秦晉二省  
無處非賊始謂總兵曹文詔專剿山西之賊所殺獲頗多可以奏  
功未免有自矜之意既而賊勢漸張時有小挫因復調宜大兵剿  
之賊復趨秦中總督楊鶴以無功被逮升洪承疇代之洪能撫綏  
得軍心剿賊頗著績於是賊復渡河入晉督撫許鼎臣不能禦賊  
南走河南遂闖入即陽撫柏蔣允儀以兵力單寡速就叩關時烏



程柄國修御構之被逮賊遂驟剿奔竄直入四川矣

按則陽原以村鎮故縣治以其介湖陝河南三省之交山川縣

互盜賊易起故設重臣鎮撫之又以撫綏流民故易巡撫為撫

治然所轄地方各宜有巡撫主之治臺不能專也萬曆初年

額納猶有一萬六千王世貞在事以六千改充巡撫以四千發

荆襄兩道自備操兵而數止六千矣操兵三百餘僅止十兩有

奇皆各縣有身家者買頂首以免門戶而覓人充當又義勇二

百歲糧六兩且餉口不足而南下之賊動數十萬難使武侯復

生亦安能施其堵禦哉蔣公在事屢有疏請切言之閣部俱不

能照管宜其得罪也代將者為虛公泉昇幸以才名素著不數

年即升總理此後俱無善全者也

流賊初入荆襄廷議設五省總督時有添設少司馬原以備總督

之選彭汝楠汪履百二人不願行烏程力庇之遂置總督不設至

賊勢燎原始以陳奇瑜為之專任勦賊賊漸入四川誤涉棧道南

北以兵堵塞路口可束手就斃矣賊首乃求撫密遣人賄奇瑜奇

瑜利其賄許之代為上疏准其自新押回原籍每十人以一安撫

官押送及出險口至草涼樓地方一夜聚賊盡稱諸安撫官或殺

或割耳或委諸道旁復大肆猖獗奇瑜以撫局大壞因請各撫鎮

分地責成欲假此以分過也奉旨總督原以調度各鎮撫道不得

藉口分任地即取軍旋革職逮問以烏程之庇僅得遣戍時泰賊

數十萬出關分為三一自陝州上平陽入晉一自武關開襄陽入

楚一自廣氏東向分犯河南河北河南河一自葉縣南圍汝監一

伊汝陷梁汜東北入鄭州復分道犯商州一自葉縣南圍汝監一

自懷慶東渡河掠歸德睢汝陳許等州其襄陽賊與汝監賊合十

五營眾數十萬由固始薄霍邱破之焚壽州正陽鎮破潁州知州

尹夢齡通判趙士寬開門死鄉紳兵部尚書張鶴鳴年八十餘突

賊就而倒懸諸樹引滿射之逼索金帛有賊至持刀勢之入還至

頂且罵曰若復能生而離吾輩耶人始知其總督時有宿憾者也

時各邑鄉紳死難者不能詳記

鷄鳴天啟初任中樞左祖遼撫王化貞與經略熊廷弼構難致

有遼陽之陷又起奸細一獄為御罪移解地經撫皆得罪言路

攻之僅能免官幸矣逆奪用事貪緣起南司空黔賊未平逆案

李鑾龍薦之逆奄於朝中大言曰黔事非檄鳴不辦雖老可用

也遂改兵部尚書督川湖雲貴軍務賜蟒玉尚方問其所以獻

媚逆奄者至醜穢不可道崇禎初為言路程式相胡永順輩論

其剋削冒功與媚奄諸罪則職家居至是年已八十餘矣賊之

皆相繼正法西市彼獨老而不死安享富貴乃竟戕於流賊之

手慘毒加甚誰謂天道無知乎然繼繼鳴鶴督雲貴為朱變元又

言因其遺略得平安氏甚其人大賂有才而貪貪而部用為督

撫或可收效一喝用之中樞不免貽害國事矣

八年六月十六日賊自潁州至陷陽陽陵皇陵享殿其明樓鐘簾

皆燬毀高牆放罪宗執知府顏容題杖殺之固守朱國相指揮包

文達俱力戰不屈死軍民死者凡四千二十五人

自稱古元真龍皇帝掠慶監所遺響手小奄繼酒奏伎劉孕始注

嬰兒向來有賊守備太監楊澤貪殘苛刻商民苦之巡按吳振纓

鳳陽向來有賊守備太監楊澤貪殘苛刻商民苦之巡按吳振纓

至商民往懇振纓懼太監不肯受詞閉門以拒商民集其門者三

日日益以眾遂執澤用事武弁侯定國殺之一擁入太監署吳亦

乘間走矣眾遂焚太監署劫掠城中亂民無主乃集隊執者往迎

流賊蓋土入之亂十五日先發和寇以十六日始到激發糧餉實

起於澤與振纓撫臣楊一鵬不能彈治又以隱匿遲報俱奉旨革

問下鎮撫司一鵬為輔臣王應熊座師振纓則溫體仁兒女姻也

兩輔臣力庇之外以皇陵失事重大竟從嚴處一鵬以決不待時

東市振纓發口外充軍然起變時楊實任數百里外吳見在鳳陽

因亂而逃乃輕重若此蓋以烏程之庇云

文秉曰烏程為吳故新哀大瑞至於屈膝問體真掃地矣

先是賊自河南將逼安慶有爲樞臣張鳳翼言者鳳翼諳科臣孫晉日賊走南已入絕地此賊不食大賊馬不食相草行自斃矣聞者無不掩口竟不預爲設防卒致有鳳陽之變上以陵寢之變痛憤雖殿御青袍下詔罪己命大小臣工其加修省詔曰朕倚任非人遂至口倡寇讎以全盛之天下若肯實心爲國何難滅此朝食奈許日開實巧新辭視口三次入邊邊七年不滅國幣廣儲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施中夜思維不勝慨然乃至今年正月皇上皇陵祖廟民仇責實在朕茲擇十月初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以青袍視事示與行間士卒甘苦相同之意馳諭督撫獨告行開仰體朕心其救民命署應部侍郎陳子壯因條議寬恤實政蠲租清獄赦罪使過省工東兵部議部宗改折冤驛旌敘事例七十二款款內請復祖制盡撤內監則不利於諸奄議東兵官督撫則不利於諸鎮政府持之欲狹小其事徒事虛文彌飾於是雖有主上勤恤美意實政終不能下究也

寬卹詔下議及罪諸臣嘉善謂刑部宜具各招情節列名疏請先釋罪而後起廢方有次第家宰謝陞曰此敝衙門職掌疏不可緩疏上駭列無遺并當日得罪情形悉爲粉飾上大怒切責下選即吳羽文於獄而事不可爲已及覆請一百員舉擬僅僅以楊都楊世芳余文增馬思理高倬劉必達章正宸胡良機楊弘廖大亭張燦垣十一人局皆屬程一手擬定使寬卹德意竟成屯膏其伎如此

給事許崇卿疏論輔臣樞臣云民家邱壠傷傷亦必飲痛今仰惟至尊之痛恨假借臣位失事輔臣死遠速賜耳版在案晉議設總督侍郎彭汝楠規避不行樞臣則謂日政府不肯設也賊入豫楚故相被論再議督而任慶百猶故相也乃推轂過之陳奇瑜又誤於撫之一說心持兩端而賊已蹂躪東南矣昨冬東南震驚始有淮撫操江移鎮之疏及旨下又曰不必議移以滋煩擾輔臣遂視瘡痍爲孤注也又疏曰論輔臣者皆庇私病期一身一家

之事其於誤國猶小獨此皇陵震驚祖宗忽何致聖心有在天之隱痛臣謹有率土之公憤此之誤國更孰有大焉者前後連上五疏皆極其痛切同時科道又有何楷范祖泰徐耀吳履中張盛美張竹宣郭維經等臣則實世盛胡江鄭爾悅相繼抗章不下數十疏而體仁悉以門戶坐之於是聖聰終爲所蔽矣

河劉榮嗣軍職提問時以駱馬河潰決創挽黃之議起宿至徐分黃水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淤土尺餘其下皆沙每挑清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不可以舟到遂得罪下獄坐贓父子俱死於獄人皆惜之郎中吳舜分工獨多亦引監守律坐死庚戌秋以魏景瑞監決之漢寬致典刑人尤冤之

劉公北直曲周人丙辰進士與先忠毅同年相好也工書善詩好交游頗以經濟自任其門下多遊客未免失於輕信東光霍維華者以逆案遣戍徐州冀立功贖罪前議實倡於彼也劉方

好奇略遂信之致罹大禍小人之不可作緣如此

禮部署侍郎陳子壯請寬釋河南巡按盧經學道胡游不聽先是津城萊陽王與許州貢生蘇輔宸爭田屢具詞有司不能聽適學道考試開封萊陽家奴擒蘇族一秀才至家毆之此生原不與輔宸事諸生咸爲不平先訴之胡繼訴之盧時三月五日門司公議按臺萊陽王同八王子亦昇一人來訴以期抵塞在院門外大聲以與杜亂打諸生有飛石相擊者諸生不敢動輒乃愈甚萊陽復在門首裂其衣冠噴血面爲圖額計院道出示歸各諸生明日傳蘇生已死王亦稱教股傷令其母訴按道又府憲於周王周王嚴旨提騎逮按道及蘇輔宸等下錦衣衛鞫登上方崇聖齋體故經藩王疏參者必行重處時盧胡俱到任方兩月竟得嚴議蘇生竟死獄中入皆冤之上以兩國學之士雖而多端無以甄才品施教化乃停止入貢提

例一逆命各提學官彙試各學廩膳生員每學拔取一人充貢入  
國學巡按爲監臨道臣爲提調分試兩場有分考有磨錄彌封等  
官一如鄉試法行之貢入禮部廷試闕下分送兩難肄業一時與  
貢者皆自誇爲奇遇然亦未嘗特拔一人進用也次年又命順李  
經賢朱子小學於學宮令士子誦習督學官取以命題試士又命  
士子兼習射於文試學後又試馬步弓箭鄉會試亦於榜後試  
一時不能文者歲以此爲媒進之階矣  
論監修實錄等官朕躬閱史考前錄頗有失實之處蓋時政子奪  
或志在激揚矯抑不得辭言得失即張疏數陳亦有風聞臆見難  
保盡出公確惟略存當日始末備載所奉明旨一聽後來評議庶  
幾初意不晦今於意合者存其美不同者去其貳或突載一節或  
單標數語成心偏見滋惑傳疑其於實錄之義何在目今皇兄  
甚以目擊耳聞之事既要欺人以說鬼說夢之言敢於奏上才難

自古記之何近時之多賢耶賢人多而天下治何宇宙之多故耶  
祇足貽誤後世兄笑識者亦當禁之二條皆御筆親撰此節漢昭  
之佳者不能幾及後經閣擬反不如矣

前手經廷議書置春秋弗講上獨以春秋有關於撥亂反正傳旨  
令選專經者進講時首補溫故以春秋起家詞臣文震孟亦以春  
秋著者首輔恐文進講必如前年有諷諫或當上意故孟亦以春  
爲搜索狀大暢嘉善指及之首輔伴儒習幾失其人即以名進十  
月二十四日講至祭伯傳而宰嚭貶傳爾以醜也當缺不進講  
上特令補進文乃誦咀以六卿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焉用  
彼相上頌之既奉御筆宣諭云幸嘔一章正見當時朝政之失所  
以當講後以此類推已又講內君子外小人及人臣義無私交一  
段大愜聖意爰立之命基於此矣  
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傳大小九卿詹詹等官召對上御門兩傍  
置桌于筆研諸臣行禮畢上諭曰諸臣才品朕未徧知今一試票

擬補臣六部尚書站於階上其餘分班試於階下兩中官持本一  
帙各分一本并二小東傳諭將內本票擬書東內一藥一勝試完  
命退次日上傳姜逢元陳子壯文震孟張至發蔡奕琛周仲儼馬  
之驥張元佐張居著吏部將履歷年貌開寫來看其在籍諸臣有  
堪任開員者也著從公推幾員吏部郎將九臣年歷開寫官推  
在籍吏部侍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  
在籍文震孟張至發俱升禮部侍郎人開辦事先是召對文以病  
在告不與官尙爲少詹事張以刑部改入皆漸致云自此以後凡  
校上閣臣必內外兼用亦不論官階大小矣召起三臣係以病  
卒於途未及陛見林以原官入閣卒於位劉升工部侍郎不久以  
建言去

故事新參入直後以名脫及禮部政掌司禮大瑞瑞亦來答時  
大瑞習化淳係王安名下素附正人託安之姪中書某轉致許

公設城盛稱曹依之意且云舊例固不可失相週一番此後  
有事亦可相問并於上前說話許轉達之文公曰無論素不善  
與若輩往來且同事者方虎視眈眈若稍有二隙反與以口實  
何以自解卒不與相週未兩月頓失帝眷而見逐矣許公曾爲  
子述其事深服文公之特正而歎當時揆地之難居如此  
撤回各鎮監視內臣諭戶兵工三部略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臣  
一應事悉以委之諸臣不意舊尙久非營私制過甚有從而剝削  
爲升官肥家計者此士大夫負國家也不得已查照成祖監視之  
例分遣各鎮添派兩部總理亦欲諸臣自艾數年來經制稍立錢糧  
稍清諸臣亦有省於其中矣今將總理監視酌量撤回以信朕之  
初心惟開監逼邊高起潛乘監兩鎮京營原有內臣提督照常內  
而部司外而撫按務要共濟時艱慎始保終永識朕意是論適在  
文入閣後一日於是遂有新參居功之說漸於上前矣  
補臣王應熊回籍先是六月初十科臣何楷以皇陵失事參溫體

吏部尚書陸贄參工部計畧麻廐進布政司計畧於光祿寺中  
許削職申逮問許在天祐時以疏參已罷官冢而許在垣中資  
亦以不附會能崇禎初殿頂瑛召謝已罷官冢而許在垣中資  
望最孤猶守故官以母老欲乞南太常以便養同人不不可文擬留  
之升太常少卿亦非專分謝與官輔故難之適養會同時攻冢者  
及總贊計謂須舍謝而專攻唐屠參謝一人張固同鄒謝乃疑此疏  
御史憲賡督不通商擇特疏唐屠參謝一人張固同鄒謝乃疑此疏  
出文計意又山東布政使承嘉營升登萊巡撫勞苦逆案漏網

諸臺者擬合力攻之謝三過戶科宋學顯曲致殷勸求稍徐之俟  
旨下而攻之未晚且云勞君之座卽申君之座也申故文之姻戚  
時任福建右轄待次蓋以此相挾而臺省不能待交章連續有旨  
登撫乃推東省諸人又懷恨矣兵科宋之潛力德謝文許決不  
相容適以銓席待南家遂三俊及大司農侯何豈能久留故耶謝  
已心動而有張之疏遂具疏參許與申坐以官筆譏缺有恚怨耶  
援議發罪時首輔已定意故示商推於同官纂善謂所奏必當有  
據宜行劾或令回奏首輔不從遂票旨云大干法紀者降調夫既  
云大干法紀則不僅降調矣次日果發票削籍爲民文爭之不得  
乃作色曰科道削籍乃極榮之事許陞許疏復優首輔首輔疏瑛  
遂及文何一輔卽爲民極榮語曰皇上所以獎勵天下者止此耶  
祿位號而震臺所見是以股肱心膂之上爲降削滅法之語疏人  
上頗怒得吾舌驕傲孟不宜徇私撓亂各具疏列罪何致仕文閒  
住未數日復以減倫二字參庶吉士鄭鄭以鄭爲文同鄉同年相

善逆賢時同以建言謫官故借以引寵批根也鄧居鄉實有機行謂可以錯謫正人之口鄧丁刑部獄屢問屢駁同鄉亦不直之竟以士民公疏再下鄉衣衾遂致極典而一時株連者甚多總由溫之險心每手構成大禍云

河南監紀推官湯開堂由乙科以知兵授是官於五年冬已有一兩河關時事至是復議言爲皇上分任劾寇莫如撫臣乃於撫則用懲則於鎮則用優過諸臣受事之始已爲不終朝之計有盜甘穢革必不肯做者以做亦罪不做亦罪也不做罪輕做罪重也即有肯做者而反爲不肯做者掣肘也有旨責其妄言做亦罪等語何所措乎回奏因復奏言皇上爲辦定而誅督臣一逮督臣撫臣一罷撫臣二并逮兩按臣道臣州縣不可勝紀前後諸臣有一違旦誅者乎即以中州言之按臣曾國損資濟荒未嘗愆愆竟從逮配將來無肯做敢做之按臣矣祝萬齡拮据兵食親率兵馳救武安逮引別籍無肯做敢做之道臣矣史洪謨令宜陽巡撫敢謂城六

安之全獨力爲多竟以罪擯無旨做敢做之州縣矣永寧縣紳張論指金弑兵其子聞是乞卹並奪其職無旨做敢做之鄉紳又如鈐司薛敷翼羽文竭力搜剋乃以起廢千怒竟致長聚無旨做敢做之部曹矣皇上不留意分別一二鈐司即誅薛諸軍一丁法司卽議杖誅逆配有旨執奏爲不當者乎竊見晏樂誅臣賢者不復以逮爲憾不肖者無復有自誓之心且以行兇殺身人品與封疆兩盡可不爲寒心哉奉旨革職李開河河南巡按金光宸爲之代請以其戮力行間殺賊有功准釋放還職

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官職其選除如常名曰換授著禮部陳子壯充宗秩核授過間僥倖之門其事有不便者三不可行者五上怒甚有非祖親親之旨遂下陳於刑部擬贖往放歸先已有宗藩儀衛之議始於唐王上疏部議殿上屢駁至是上益怒欲加廷杖曹璫跪諫乃止未幾唐王杖殺二郡王上不得已因邊警請統兵勤王

上遂密敕撫按押發鳳陽高牆至十七年以淮撫路振飛疏保赦  
出乙酉南都失守鄭鴻逵等據至閩中登大位號隆武閩破被執  
策應宗室以科目起家始自天啟辛酉其能文者江右爲最楚  
蜀次之寧藩宗室有朱統帥中辛酉戊辰兩榜選庶常有言宗室  
不便入館者改中書卽告假去至宜興當國閱弘學秉銓以其疏  
請改館職壬午爲南畿副考又有甲戌進士朱寶符賜名統鏗朱  
鍾賜名奉鐸皆庶宗未諸名麻者中式後賜名皆出符官庚辰年  
又有朝觀縣令朱露上疏逢迎時事召對授給事中賜名統鏘此  
其最著者自換授法行皆是親王保舉優者得中書次則府佐州  
縣官諸宗在仕途者幾八十矣大都以當謀得之換授易而科目  
難使諸宗不務讀書專務鑽刺及入仕途益多不法公私苦之  
乙亥十二月二十六日賊犯和州知州黎弘業嬰城固守二十八  
日賊用梯攻城上發礮擊殺數百人賊復頂上方桌搗城城上鄉  
朝燒之已而風雪漸急城上人不能支有散走者賊遂得城附而

崇禎朝記事二

登黎時有母隨任知事不可爲視其母自縊死大書於壁曰爲臣  
不負君爲官不負民忠孝誠已盡生死安足論嘗舉自縊而死一  
門死者十有餘人有幼子以先隨母還家得免同死者又有學正  
康正諫鄉紳侍御馬如蛟事聞黎贈光祿寺卿賜祭賜葬廬子餘  
各贈卹有差

黎公鼎東順德人天啟辛酉舉人先忠毅時以南康推官應聘  
分考本房其得士七人黎公其一也工詩善書淹博風雅時稱  
名士尤爲於氣誼所以周視師門者甚至乃竟與先忠毅同以  
節義傳真無愧及門矣



崇禎朝記事卷三

九年丙子正月內閣溫體仁奏建問知縣成德之母憂居長安門又持本奔寓於朝上命下德錦衣衛打問已於午門前被殺十發成初德為滋陽令耿介絕俗不善事上官偶處府廳後府廳怒之揭於巡按馬好善開列多端惡以貪酷致被提問及到京士民俱為之訟冤長洲在閩時亦言之至是好善再疏直言德舊補之私人矣賴上之聖而德母各處夜得至隨體仁與郭晉於別門體仁畏之乃具揭奏聞竟罹重譴至十六年起廢升兵部主事甲申之難母子俱殉節死

曹欽存者以逆案問辟繫獄將十年同案諸人俱已正法獨欽存遂為獄中牛頭顱橫無恥每指紳入獄即需索萬端成入欽程亦如法索詐成大怒拳毆之數百一無所得而身被傷人皆快之欽程後以聞減破京釋放即拜降賊庭從賊西去不知所終

寧夏巡撫王極取少恩一日於教場點兵下操適聞有解到賞軍餉銀軍士遂紛紛求發糧不許比夜樞入城至北門內軍士闖路求索軍命鎖之象軍遂鼓噪持刀砍樞氣絕仆地而死事在丙子正月從來邊軍多跋扈當年甘肅兵變已戕殺巡撫畢自肅矣至是凡再見

淮安武舉陳放新上獨違時尚疏瀝陳言其大指則極詆進士之橫縣令之貪至發憤於腐爛無倫欲并科日廢之專舉孝廉行漢法跪於午門奏進上方行不測之威感遂致契上意幸旨以爲宗周可嘉巡按吏科給事中吏部不能執奏舉朝無敢言者惟劉詠言於條奏疏末及之言啟新言有而近旁情似要而有缺未可遽定其品一言投契立置清華雖稱一時盛事將如名器可惜何後啟新官諫垣三年肅清雖稱一時盛事將如名器可惜議得罪真覺名器可惜也

時有候選庫大使程品疏斥啟漸之虛誕欲廢祖宗科目之制

是絕孔孟君臣之脈上怒著刑部提問擬罪其人雖未必端品然此疏則足愧舉朝之容默者矣

命南京三品以上於進士舉人貢監中舉堪任知府一員五品以下及翰林科道在外兩司知府於貢監吏民中舉堪任知州知縣一員量吏部除授部中先舉在京各官所舉其二百餘員開列上呈命吏部選用初旨命即授州縣正官遵大半以營謀得之及部中類考又復以賄爲高下至有考授丞簿者諸人始各廢然於是有志者俱不屑就之亦未能得一人也

劉宗周以特召至拜工部右侍郎即上痛憤時艱疏略曰朝廷有積弊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武夫治術尙以刑名政體歸之輟脫嚴衛司訊訪而告許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廡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轉甚事仰承獨斷而詔倖日長三尺法不卑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而奸生之德意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藝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及

錢糧而官進貪吏逾赦賦過嚴刑與重徵交困而盜賊滋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製造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驕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弱於督撫朝廷勒假盡賊而行開日殺良以報級以幸無罪求治愈殷紛更四出致市井維流咸得操詭抵賴以希進用皇上過亂爲治之一端而積漸之勢釀爲厲階幾於莫可收拾則今日專制爲治之機斷可識矣奉旨大臣論事當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已閣臣以馬價空虛應請捐助宗周獨言不放懷利以事君并請禁天下之言利者得旨切責遂引疾罷歸至天津知北兵自昌平深入憤甚復上書切時弊疏略曰往日己之愛有天津人起而修門戶之怨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庭浸流入人解體事規制文法日繁取問轉甚朝廷日驕邊防日壞以有今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予之專征何以服王治之死丁魁楚等之失事而予之戴罪何以服劉

策之死諸鎮勤王爭先入衛者幾何人不問以返舊蹟實何以服  
欺如祀之死今幸以二州八縣生靈結一飽騰之局廷臣若可幸  
無罪者又何以謝韓張鳳翔李邦華諸人之或成或去豈昔之  
爲異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隱耶且臬私交而臣  
下多以告許進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崇勵精而臣下奔走  
承順以爲恭向絲綬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此似忠似信之  
類無任不出於身家利祿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堂上亦有所  
不覺矣又言小入與中官每相比以相爲引重而君子獨然有  
以自異故古有用小入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未又及時  
政最乖者數事以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責備首輔體仁謂其大奸  
似忠大佞似信且引崇德宗之不覺適犯奸邪爲現奉旨責以此  
私亂政顛倒是非革職爲民已又上書體仁規其勿蹈江陵分宜  
之覆轍體仁不省  
劉公前後立朝不腐一年而諫草甚多皆鑒鑒名論懇懇懇惻

不減賈長沙陸敬輿也已盡選入名臣奏疏中但擇其切時  
事者錄一二於此云

大學士錢士升疏進四箴一曰寬以御眾如天之覆賢愚并包功  
過在大絃毋急六轡毋驟不競不棘世務仁萬難難獨善大哉  
吾后一口簡以臨下若網在綱要領獨擊條目畢張無爲守正垂  
拱明堂執要則通好詳則荒程書衡石徒蔽章光一曰虛以宅心  
如鑑斯空無嫌好醜畢懸形容寂然不動愷而遂通以意察庶幾  
道遠胸鄉鐵石虎載見張弓一曰平以出政如衡斯準輕重庶  
寘益必允碎貫執中孔成已甚救弊獨偏參調詳新展卒惟始罔  
或不虞時上已不說未幾遂以論駁武生李邦華疏援揭富戶事  
去位自武舉陳啟新上疏懇特恩一時長安游說章滿公車至有  
從諸召對者武生李邦一疏至欽江南指紳富戶報名輸官行手  
實籍沒之法疏下閣署嘉善惡之遂擬刑部提問以進御批改票  
烏程曰上方欲通言路當以所擬太速耳遂改擬始不究嘉善曰

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即具疏言此衰世亂政是使亡命無賴  
之徒相率與富家爲難不驅天下之民膏而爲流寇不止乞屏賴  
權議毋使小人因陳啟新之進以言利窺朝廷疏上而環疏已抵  
下法司提問矣是疏則批云改票原欲申飭通政何相疑至此即  
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遂請告辭去其官而用其言一疏之有造  
於生民者大矣

先是行經歷吳龍化上疏論雲南巡撫錢士晉貪婪爲臣部擬  
職旨行巡按究問回奏士晉係嘉善嫡弟茲欲借其官以還兄  
皆烏程之機械也旨下而士晉報病故事乃得解嘉善卒以是  
去  
錢已去位御史詹爾選先有疏論陳啟新之用資備補臣家幸不  
能盡言執事至是復疏言大臣所以不肯言者以不肯去耳今士  
升皆言矣肯去矣以去就停明主以氣節風百僚皇上不即嘉許  
而疑其要譽耶且天下之疑上者不少矣將卒驚懼日甚聖德感

禮過渥則疑過於右武宵札與操筆並謀人見樞密而齊力則疑  
幾於數文免親說行或疑明宗大義不值數萬路費之金錢駁問  
日煩或疑明啟之刑書不當幾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駭策之  
無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則知一切苟且之政或耐心愧恨或對  
眾唾罵種種隱情有難殫述上怒甚命錦衣衛軍問特御門召對  
而詰問如何是荷且詹即即指助一事也是荷且侃侃數言抗  
對無屈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言言固可爲今日之用即不  
聽臣言亦可重爲他日之思中靖在旁亦噴噴數服上益怒命繫  
朝房候旨內閣揭救翌日旨下言不當重處念輔臣申救姑著放  
了都察院議處初上議罰俸以議語涉謗并處主稿御史張三稜  
乃改議爲民  
上以邊警仍分命太監盧維寧等總監通津臨德等處兵馬糧餉  
御史金光宸疏請罷遣上大怒於八月十六日召對廷臣是日下  
午恰值風雨驟至閣臣部院侍立雨中至以補摩南上召兵工各

部堂入屬聲云而今要練兵買馬製器械諸臣唯唯上云平時都說口子是好的而今卻從口子入了平時都說有兵馬準備而今卻沒有這是怎麼上聲色俱厲風雨聲亦復難齊久之獨召金來前上云你疏是甚麼主意你們科道官到這時候還不說何利害與何害當除還說這套話光發云皇上因文武官員無一實心任事所以有這番委任但這些事體別有委任文武官員一發好仰權子上屬聲云事到如今你們文武官員可差可差金云臣巡按河南時見皇上罷撤內遣以爲是聖明第一美政諱未完上卽云不要是這等說連說數聲金又將文武官員話頭申說一遍上云本該重處以後再有這樣的定妄拿問徐云該部議處諸臣仍賜茶果而退

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同時遣內臣提督天壽山者皆卽日往上詔閣臣曰內臣卽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閣臣默然於是年昌平陷乃內臣納假兵而起爲內應

者命調各鎮兵入援總兵劉澤清至河間擁眾不前疏言東撫李繼芳格標兵不發上怒下部議懲芳革職其實標兵三千而劉兵萬餘不相涉也自此以後總兵非復督撫可制而澤清更爲跋扈云至壬午之警王永吉爲東撫陷至七十餘城而以兵僅三千爲上所原反得升薊遼總督不知三千兵從來如此當時撫臣所值有幸有不幸也

本兵張鳳翼自請以身當敵督援兵出師而以舊本兵葉廷棟爲總督梁由南至張自京出北兵至雄縣而返偏謀破數十城二人俱尾其後而已北兵將出沿途剽掠大書各官免送四字二人度敵退後且罹重罪因日服大黃藥取瀉死北兵以八月十九日出口張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日梁亦卒後下刑部議罪梁議斬張免議以烏程之庇故時謂張死亦不幸矣北兵入至天壽山將諸陵殘殿拆毀兵退後撫按秦稱忽有怪風

從東北起祖寢門扇海馬獸頭神路樹枝悉行刮損有旨著估價修理上下相禁不復究竟而閣臣反以事平敘功加恩時新三參句容孔貞運江夏黃達聖南海黃士俊俱加太子太保

邊警時適當鄉試屆期遂停不舉至事平後改十月初二日爲初場

誠意伯劉孔昭疏論倪元璐奏制當翻借明倫以媚婢媼妻陳氏見存而王氏居然冒封許重顯傷士非祖敢居下以誦上實錄未成而五陵注略先刊行世益顯仁乘文何二相既去以倪爲二相臭味必欲擠去之而後快言路部僚真有感者因以京營總督缺

請劉孔昭令之出疏奉旨下部看議倪前妻陳氏有故而后再娶王氏皆名家女非以姜冒封竟坐冠帶開仕讓許除名革職不足

明罰宜下法司窮究體仁擬旨三上不允徑批許重顯著革職革後孔昭不得京營缺特復擢江缺以償之孔昭前此已參戶尚侯恂以媚溫矣

時上銳意取法世宗令近侍備買坊間刻本如見閒錄等項適

注略初刻亦買進登御覽中有誠意伯襲爵事頗致譏貶上覽而賞之孔昭聞而懼遂因參倪疏而并及故閣部俱議窮究上終不允云當時謂倪爲今之趙愈許乃得與之比類同毀耶人之視許已不輕矣許後年將大薨猶留心史事下榻荒齋者三年堤頭小楷手不絕書惜未竟其事而齋志以沒也

黃景昉主北闕試以馬之驥爲解元下第者吹索字句投揭陳啟新出疏參之景昉辨疏言吏科無衡文之責敢新非能文之人上以御筆塗吏科何意可知矣部議竟以覆試文字不雅議罪停四

科制景昉級具進啟新如此

方流賊蹂躪中原官兵攻之總兵曹文詔斬獲獨多然以勇而驕

爲賊所陷復升盧象昇總理五省孫傳廷巡撫陝西與三邊總督

洪承疇協力御賊孫久居邊疆習行閒事盧身先士卒忠勇有爲

宰關外兵一再破賊而孫洪亦時以捷聞時闕王已薨諸子塊



已爲盧追逐入秦河南稍留自澤經河南北者三年來河千里  
難大無聲賊即無可掠盧又合大軍於中原繼而覺之寇已稍衰  
及以邊警調各兵入援事平即改用爲宣大總督洪爲副總  
督而寇寇延矣老回回等盤踞即襄陽休養馬秋高足食乃  
以全軍合曹振閣天諸賊兵二十萬沿江長驅而下斬黃六霍  
懷望望江江浦所在告警烽火且及儀揚已自尉氏至登封至汝  
南復入河南豫撫陳必謙輕撫被誘幾以身殉爲按臣楊繩武糾  
勅解任前職以王家旗代之兼總理川湖山西陝甘事務後亦以  
無功而罷

邊將祖寬勇敢善戰滁州五里橋之戰從賊近萬人總理盧楚多  
平民獲其中有無辜之款祖大怒盧以異語謝亦不能釋然也後  
洪調祖入陝勅賊祖擒逆高迎祥并其妻以獻其部下李自成  
收其餘衆復自稱關王關部下有張獻忠者榆林人初號黃虎至  
是自稱八大王而天下事自此竟盡於二賊矣

山西巡按張孫振參學臣賁繼威婪肆厥職有旨筆解來京究問  
兼賁撫臣吳注何以薦劾互異吳回奏言繼威清公自矢學行兼  
優舉薦自出公論繼威到京因號許按臣之徇私屬託事事有據  
三晉士民亦羣爲哀訟寬上察其誣命復繼威官逮孫振下獄問  
遣後繼威官至江廣總督國亡被復全節而死可謂不負上恩矣  
孫振以南渡時詔馬阮復官御史諫翻進案誅鋤正人與袁弘  
勳同爲一時之巨惡云

左都唐世濟疏薦羅維華邊才戶科宋學顏科之奉旨進案中  
不許舉用屢有嚴旨唐世濟乃敢借邊才薦學大臣如此欺蒙小  
臣如何底止著革職刑部提問吏部謝陞因奏惠臣謬薦匪人  
臣在病榻失於查參蓋二人原同心阿所首後爲維華原出懷仁  
意使世濟先言嘗試險僞爲不知其狡如此及奉嚴旨問罪遣成  
體仁亦憚上威不能爲之地謝亦以此失上眷去位矣未幾羅建  
巡按應喜臣薦地方人才中及逆案中周昌督因大理寺副孫

杰疏劾亦命逮喜臣問遣刑部王都又劾侍郎章光岳在通政時  
請逆案中有一枉者辨疏許其封進御史水佳消有疏請吏部將逆  
案中有不平者明告二人皆當究處部覆光岳引趙鼎以別事  
處免議都又劾吏向田唯嘉當王永光借題進才唯嘉即薦楊維  
垣賈繼春二人光岳屬臣純如霍維華傳楊光岳延陸隆慶天  
陸六人夫世濟喜臣薦一人而華薦二人六人者宜何居時田  
方新經開任春遇正切名辭出疏示之論不必再辨

蘇松學臣倪元珙回奏據道臣馮元慶知州周仲瑛申文大約言  
復社之士文行相表裏無把持武斷之事陸文聲作奸犯科憲檄  
拘提連逃在外懷恨入都借復社發難耳有旨復社特黨恣行所  
關世道人心不小倪元珙徇州道申文扶同誹謗都署議處元珙  
等各降調是時復社主盟首推二張張溥張采貌意燃俗俗結精聲  
氣聞有依附倡名者未免與論稍有異同烏程當國因惡諸正人  
欲爲一網清流計正思借題生事文聲本一無賴見陳啟新之拔

用遂效尤建言希圖進身故借復社爲題迎合政府而蘇州推官  
周之襲業以清事罷官恨及二張亦疏評復社生徒妄立四配十  
哲名目濁亂一時皆溥采爲之倡政府徇其意皆累片疏究大開  
告訐之門同時又有常熟奸民張漢儒奏許錢莊二宦事  
張漢儒者常熟邑民奔走於諸大家爲門幹後又投充糧衙書  
手以事犯革逐并不容於鄉里不得已棄家入京遇有同邑陳  
展謙亦以事犯在京出入招紳之門因相謀議欲許奏孫陳  
必謙暨鄉紳數人以報怨而錢謙益罷式相二人爲首輔深仇  
遂草成奏疏開列多款先於朝房呈之體仁體仁首肯顧其注  
毒在錢瞿且恐人多則啟上疑因去陳與紳而不行糾參責令回籍  
政上之體仁竟擬嚴旨若無按提解且以不行糾參責令回籍  
既下刑部究問賊款又發撫按詳鞫屢問屢駁株連不已虞山  
因營謀求解於曹璫曹改王安名下也以所作安律文爲證曹  
覽之泣下乃盡力爲之營救而陳履謙復獻詭賊出首之計先

具一匿名揭有款曹擊溫等語。隨令王藩出首云：處山齋四萬金託周應璧求款於曹烏程，即具密揭入奏，上以其揭示曹曹。懼甚，自請窮究其事。先是，衛帥董璘通供招以匿揭為根據，以王藩為確證。應璧堅執不認，董璘逼勒成招。事頗昭著，曹璘奉旨嚴究。大加搜訪，備悉履歷。父子奸狀，猶到厥旨，問招出漢儒草疏，王藩出首，伊父子捏造款曹擒陳和溫六字，又改和為擊等情。歷歷有據。獄上張陳王俱廷杖一百，立柳死烏程。亦放歸。益由曹盡發其奸知漢儒之疏，匿名之揭，王藩之首皆其主謀。前此總憲薦崔謙嗣逆案，尤其指使也。烏程每與大獄必稱病以聚謀，謀定而後出。是時修理湖州會館，方擇日移居疏上，邀意論即日出矣。淄川已票留御筆書放他去，問曹有人夫祿米等項，御筆林去疏下，出不意方食，飭失人心，頗快錢搜旋各坐贖徒去。

烏程既去，又復枚卜。蘇竹劉宇亮進賢傳冠升禮部尚書，韓城韓

九

國觀都御史升禮部侍郎，各兼東閣大學士。自云著與輔臣至發協同辦事，不稱首輔，有與至發密者，勒且稱病至發入無交。腰薦康直至半年後，一日偶有宣賜稱首臣至發，遂即日廷謝。編修吳傳業疏言：願至發以體仁為鑒，體仁學無經術，則當達朝章體仁，性習諛諛，則富天志，光明體仁，狎昵小人，則信嚴杜謫。此體仁護逆黨，則富天志，光明體仁，狎昵小人，則信嚴杜謫。此體仁近日辨辨盛稱體仁之美，曰孤執曰不欺，夫體仁有唐世濟吳振纓之徒，參贊密謀，有陳服諫諍文聲之徒，聖除異己，何謂孤庇樞貳則總理可不設而事敗乃設，何謂執私因私，踵陋盡襲前人，所為將公忠正直之風，何以復見也。

南祭酒許士柔以提原任左都高舉龍閣官，詰命為輔臣，張至發糾其違式，命降二級，調用故事。兩制專閣詞臣而贈官，詰文則詰救房中書，據為職掌。大臣子弟欲表章先德，以中書撰文未盡善也，每請詞林名公為之，崇禎初元，張贈元鼎諸家詰文，燕出詞林。

手獨高忠憲詰文，雖作而以軸軸未領，至是已八年矣。其家請補給仍錄許原撰文，以進時已奉旨申飭，不許用駢語，煩文中書官速扶摘其制語。戲之中堂，至發以許為倪黃之同年友，為時忌正欲引繩批根，特揭參之。遂奉嚴旨，忠憲詰命亦遲回不敢請矣。今寇霸三節，給諫何楷各疏言旨，自處撰文違式者，其非謂高攀龍之清忠，勳節有煩，擬議也始得旨，另撰文補給。

東廠緝獲福建泉州府吏員許贊來京打點為興泉道督糧謀升浙江按察司，央考功為主事文選來郎中說分上有元寶八銖奉旨各犯下鎮撫司嚴究。曾樸革職逮問，曾樸官清執忽有此事，眾共疑欽御史葉初春為詔言之，撫按亦為之稱冤。漳潮總兵鄭芝龍疏稟廉明，公正龍威，其德代為之營升其賞，實與樸無干，願以官職罪上已鑒。恐軍令模復官起用，芝龍圖功自贖。

鄭芝龍疏：南安人，其父故泉州府吏也，曾受知府蔡善繼恩。芝龍聚眾雄行海中，時浙有李魁奇，廣有劉香，異芝龍為三蔡

芝龍聚眾雄行海中時浙有李魁奇廣有劉香異芝龍為三蔡

再起為兵巡道，以巡撫熊文燾命招撫之。芝龍以蔡故，屈意投降，題授副總兵，鎮守漳泉惠潮地方。魁奇為香所誘，犯浙江及南直，芝龍用計擒斬之，香亦相繼為芝龍擊，敗走。九

特起楊嗣昌為兵部尚書，時方守制疏辭，不允。令督撫視事，舉熊文燾為四省總制，專物流賊文樂無聞，以招鄭芝龍成功。至是亦主議撫張獻忠等，遂計降投誠。又燾信之授之以首，獻忠感扈基助教，自如撫議卒散文燾，遂以庚辰年伏法死。

河南巡按張任學疏云：臣書生也，於龍威文人之祕，無所窺而。以二十五年之學問，為皇上練此勘亂之經綸，以答祖宗養士之報，誠自信於中矣。皇上不以臣為不肖，乞下都院集議，將臣改為總兵官，行當四征，荒虜雪國恥而復生民之仇云云。奉旨：下監兵部都察院，集議以為御史改總兵，實從來未有之事，請仍以監軍御史兼署總兵，銜為便。聖旨：以任學忠勇可嘉，准改授都督，兼事充河南總兵官。

拔張係乙丑科進士四川保寧人由知縣考選御史先巡鹽浙直再差巡按河南自請從戎可謂慷慨前之丈夫或者謂其本欲謀得巡撫故請從戎不知此時中州無缺人皆視為畏途竟可不謀而得何必改武衛然自改任後仍未見有較賊奇功竟以失事逮問亦見當日任事之難矣

上以任邱清苑涿水遼安大城宛興通州各有司不法命逮問賈撫按不効為弱職先是有固安知縣蔡士奇撫按遣官奉旨搜私宅得銀七百兩生羅論成大同貪事到彝鼎因撫臣薦疏批旨云彝鼎貪污狼籍著會同監視參來重處遂遠聞道成益皆由中瑣毀之也自此外任官皆不得不以調停大璫為事矣先是丁丑年又有潘益達白慧光皆近畿縣令中旨命御史參奏提問十一年戊寅二月初七日皇太子出園講學閣中先期巡侍班官四人姜達元姚明恭王鐸屈可伸講讀六人方達年項煥劉理順吳偉業楊廷麟林增志校書二人楊士聰胡守恆侍讀二人中書

光緒二十三年

三

朱國詔黃應恩舊制日講官東宮講官無相兼者恐上與東宮同日御講筵不能兼也且應恩既充正字又充侍講皆以至微不諳衙門規則故為應恩撰之耳項煥楊廷麟各上疏願讓黃道周奉旨不得矯讓至發揭辨云道周清品意見少偏如近疏有不和鄭鄭語夫私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為元良輔導乎時鄭欲向未成草此揭者應恩也給事馮元慶疏言道周至精無徒數件執政項楊二臣退然目下為大臣者正宜嘉敬而主發一揭大不快其言并遷怒道周何也至發出揭辨又上世風宜戒疏數百言內云道周出山緣愛母之心借一言以周旋鄭鄭豈曰非孝但不宜以朝廷是非之公為之一環草之私又云有一二人焉建瓴站執牛耳自命於人曰吾將主持世風已而自命者與之附者入主出奴了不得其何緣何故末又謂禁投刺往來自今士大夫門盡可羅席盡可壓夫人而能為廉也夫人而能為顯也終推重於溫體仁頌其孤執不欺稱願學之云云或言此疏亦出應恩代草者

本兵楊嗣昌之父鶴以三邊總督遠聞遣成至是宦賢敘功復官給諭命暫例贈卹詔諭命中書撰文章者為之應恩為楊鶴撰文極力洗發進呈上遂採發下令查職名議處潘川欲上公楊申救孔句容曰去年許士柔事正與此同彼時未申救今奈何救之潘川憤曰難追閣中少得此人我自救之連上三揭上不允批云云觀文自注職名新經申飭應恩供役閣中首先違玩人臣功罪各不相掩家冤等語視當日處分為何如應恩者革職為民嗣昌亦上疏救不聽詔而大理寺副曹奎疏參首輔并應恩納賄諸事件奉旨首輔素欠清慎何得牽誣應恩刑部提問

鄭三俊為刑部尚書適當科臣宋之普以馬豆事參戶部尚書侯恂下獄先有謠言謂三俊與侯恂皆東林契友必且風法徇私上入其言獄上果多為恂罪上大怒并三俊亦下獄宣大總督盧象昇先具疏稱冤盧晉為鄭司屬素服其清公者也繼嚴者不下十餘疏應天府丞徐石麒疏尤剴切開張回語發改開張為民又

光緒二十三年

三

發改開張提問御批云可將三俊罪狀一一講明不必更處奏事官閣中擬旨進劄批出時當考選行取官概集推敲詞林登省雖據官評而亦別有營私者陳啟新疏論其事奉旨據實回奏又旨下吏部將訪冊進覽特處園多監拘者卿貳中姜達元王業浩閔任科道中傅元初等六人閒任孫晉等三人降調劉含輝等十一人降級照舊啟新回奏指涇縣尹民與江都顏眉紹及同鄉預定之陸自獄部覆各降處田唯嘉乃請先推卸屬所推二十二人選論譚然與推者各懷不平獨成勇恬然無惡不數日辭朝赴南吏部任去矣二月十一日御經筵畢召詹倉諭講讀臣趙錫時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考選二者孰為得人諸臣各以大意虛對黃景昉獨以三俊兼衡下獄及朱天麟成勇不得與考選對上嗣詔良久諭以三俊兼衡徒消亦不能濟事至成朱二人則李廷泰以下同聲為之稱屈上命起序立有言者獨奏諸臣各陳所見上曰言須可用如先年請

官姚希孟欲將漕米改折一年道循行得行不得楊廷麟奏自溫體仁之薦唐世濟王應熊之薦王維章今二臣皆敗而體仁應熊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欲求收保舉之效得乎上爲色動久之無所言項煜乃奏成勇不得考選以任濟爲閣臣至發見女親家前任審判煜二後以有議以成勇易之閣臣不欲勇獨得考選若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云爾上曰誰沒有兒女親家也不在此至發奏請數擬按勘臣與清結親或見在或已往有一於此則治臣罪上諭以不必與辨對畢出次日黃道周余煌黃景昉楊士聰各有疏而田雅嘉亦有疏直攻楊廷麟云成勇革各爲同鄉所引臣一旦推之部屬安得不觸諸臣之怒廷麟以惟部之涂必弘係江西人特借成勇天爵爲口實耳至雅明借保伊同鄉薦殺春保舉臣且參革并殺春降處是以恨臣以保舉考選爲不公也奉旨接引主持有何憑據且原奏爲黃景昉何訛爲楊廷麟還著明白具奏十六日御日講面諭景昉昨原切實鄭三俊豈是杌亮又

諭余煜昨諭有姚希孟全折漕糧一年之語煜對行不得此數語如何不載又越日御門學諭百官數百皆內官鄭三俊一案也立瞻穴情弊顯然有何可疑而欺罔推諉巧爲竊捷肆奉批駁駁法愈甚但念別無贓賄站著回家聽候擬蓋聖明本樂受言特不欲恩歸於下耳  
姚宗典曰凡日講講章附論時事一段猶臺壘之條條也先文殺進講在乙巳庚午間時入夏始兒糧阻東河須待來春始得交納京倉較之祖制十二月兌糧二月開折五月到京交納七八月回空何啻天淵偶引及之或不妨改折一年以通其窮亦作商量語耳若使斯言果拂聖意亦必面賜譴議如余煜矣乃歷庚午至壬申直講又三年景愚如一日何既贊之於生前反繩之於身後益當時諸帥快先臣者實多何以例無可駁乃摘其講讀之謬駁之異以此斥先臣也  
王維章所至以貪墨著備兵西陲以剋削致軍變應能力護之

舉爲四川巡撫至公然形之揭奏云維章臣畏友益友也等語及四川復以賄敗時無敢言者之者  
楊士聰回奏疏下又參及史廷巡按匪徒楊署巡鹽事侵匿銀二萬一萬有旨著回話廷聖奏臣孤立寡援屢奏奸惡向年文震孟姚希孟爲詞臣之雄死者死矣孟孟借虛名以入閣入閣便行私去後復草疏稿募成德代上曾有翰屏之錄索一斷談論之風兩寂然二語故士聰借考選之事硬以錢索二字誣陷臣也士聰復上聖主神明燭弊疏列惟嘉納賄事故奉旨提其家人下錦衣衛究問惟嘉施以此去已又還其子敬宗下獄同家人田登第等俱問邊衛充軍仍追贖充餉  
南科張煜芳復疏參史廷巡鹽藏私漏箱等事御批云史廷鹽弊多端比匪獲利大干法紀與汪機俱革職并吏承吾俱革解來京究問望以十月十二日得報隨卽赴京潛入薛國樞寓謀定乃投獄上疏辨謂首年以參劾鴻訓錢龍錫爲朋黨構陷并及楊士

聰揭元屬諸人又言煜芳爲中書炳芳之兄向來旨意洩露皆炳芳爲之疏下開擬票上發改再三最後擬楊鴻俱革職煜芳提問上不許御批云不欲牽累多人乃鼎煜芳革職候訊止提督史余伯和問此疏實出黃應思構造欲謀相陷也並奉旨行查後巡鹽太監楊顯名爲之彌縫惟於交際六萬兩則云臣不能爲之諱以故坐久稽獄中未幾邀譽至此案遂不結竟竟死而而事始張至發因曹奎疏參連疏請勒奉旨賜進疏請勒心跡愈昭何足與辨云云張乃上疏求罷楊顯名臣任理無能當去諸世無術當去病位妨賢當去一去而於地清羣權息期議不至紛紜天譴見之奉旨有回籍調理語時人傳笑以爲遵旨患病云然以首臣去位成例而百金之賞半載行人之送復罷授席漸輕在規又一雙夾張去而孔爲首至六月亦卽放歸奏旨亦同僅賜路費五十金彩段二表裏而已

四月十二日上御經筵畢召對六部問邊事本兵楊嗣昌奏有善戰者服上刊等語上諭曰此是孟子言六國兵爭事今大司馬彰九伐之威當明春秋大一統之義奈何云云隨戒以今後勿復爾時上聲色俱厲又言楚撫余應桂用將官事嗣昌言應桂任御史時曾有疏參臣父臣不敢以私心較其所用之人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未幾嗣昌入閣應桂就逮其轉移秘人不得而測矣

二十八日上御中左門召候考諸臣親賜策問勦寇需兵養兵需餉屯鹽采鑛難取近效搜括加派民力已竭將何策以處此又曰口抵還不犯而退是何狡謀各悉心以意見條對欽定取旨就義朱天麟等五員為編修張縉彥汪偉等五員為檢討王調鼎熊維典等一十二員為給事中李嗣京等二十六員為御史閣嗣科葉樹聲林蘭友詹兆恆為南道御史其餘并授各部主事時沈迅張若麒但授刑部蘇壯已升問知成勇升南吏部俱先出京不與考

施以涂必弘吉拔成勇為南御史後以論楊嗣昌奪情入閣並職連問題數口上又傳諭吏部將曾戴義等條陳擇可行者各酌議具覆曾戴義江西人作縣頗著清名對策中言百姓之苦皆由吏之不良使守吏盡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為不可上喜其說遂擢第一入詞林未幾即有練餉餉之加

五月火星示變上於宮中齋沐祈禱青服破膽并諭各衙門素服修省繼臣楊嗣昌時方借款議遂借星變援引前代事疏奏云云科臣何繼疏駁之云嗣昌引建武款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販之說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其附會諛巧至承平二年一條所述皇后馬氏等語更不知其意所指斥何在且前官后妃後言陰教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是何為者也得旨不必深求其時傳田貴妃與中宮不相能上亦久不見中宮故嗣昌疏中隱伏挑激語為何疏奏破嗣昌遂有辨疏其詞甚危而於市價招撫之說絕

不及蓋前召對善殿上刊之說其機括已陰轉矣說者謂楊之大用實借徑於田貴妃以後有悼靈王事嗣昌疏請持誦華嚴經時方在楚中督師僅隔旬日而疏至益信其交結在云云

六月十八日召府部卿寺院官集于極殿考閱員親命題云天象頻仍今年為災甚烈金星晝見已逾五旬四月大雷驟驚人畜朝廷腹心耳目寄託臣工有司舉劾尤易起枉直難分冠尚未減勳局難更口口生心邊餉久欠民貧既甚正供猶難催剝秀出如火益熱至操守謹者又多自傲遂非須臾得宜禁嚴有法意等忠能體國才足濟時其悉心條對先因會推三次俱不愜上意至是故兵部尚書楊嗣昌戶部尚書程國祥禮部侍郎年工部侍郎鄭崇國大理寺卿范復祥俱入閣辦事嗣昌仍帶營兵部事尚在制中也當日與對者三十餘人天方大雨對畢命題已近一鼓多草草了事繼上意已定特以考為名所最注意者楊嗣昌程則以房號察則以耳名二事得上心范與方不過其攜帶者耳

崇禎朝紀事三

房號者得合京貨居一季之租及天下會館住者亦出修理若干初謂可得五十萬其後成說勦臣巨瑞輒從隱匿所得僅十三萬而已石者崇文宣武兩大街列之於中以窮獨出而除道者時培修外難城也及取石蔡建議用此然用力艱而工費浩所得不償所失也二臣之受知止以此

宣大總督盧象昇疏報丁憂上命料理候代員缺該部速推有不拘在籍守制之旨因推陳新甲往代時新甲亦在制中嗣昌欲援以自解也於是詹事黃道周連上三疏其一言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臣衛問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殺狗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共指為人鳥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自有嗣昌而海內無行絮垢貽禍其親者皆鄉塊投杖思節節鉞之柄今盧象昇隄心泣血以候奔喪又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為子者可以不父為臣者可以不忠也夫人遺其親必不利其

君壞於家必不成就於國嗣昌在事張網濫地之談疑市樂天之說才智畢現矣更起一不祥之人予之表裏指鼻貶說夢捕風猶狼狽之獸荷肩並走亦何益於負重乎其二疏言頃會推陳新甲聞其丁憂猶未終制而又聞其走邪徑攫足天下即無才未宜惜及此也凡論人子難則知其易批龍鱗之難難於履虎尾諸輿美之難難於冒鋒鏑今諸負氣節敢直言者半棄不錄欲使臣等容說者叩頭折枝以建非常之功豈可得乎亦多有忠臣孝子無濟匪義之用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於功名之門者也天下即無人願解清華以執銳鎗何必使被林負塗者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遠撫方一落引陸慶通事故今日情形之不同者有五事之不同者亦有五即款已成矣以視宣錦遼衛宣大之師何處可撤者而謂款口之後可撤兵以討寇乎因又言兵之不可撤者有十乃諸臣其為款局陰設不得不款之情惘疑望哀陽設不得不款之形搖惑眾志遠撫既無成謀而內受算於

樞臣樞臣又無成謀外受算於遼帥三額分營鬼技下出不幸而成則逃奔於朝夕之間貽誤於三年之後掠辦士以賒奔幸而不成則委過朝端謬稱榮舍安受禍敗以自為是豈臣子所為乎是時內外合謀已陰遣賄者周元忠往來商此事矣惟此一疏始盡斥之

七月初五日上召對廷臣於平臺先召吏部署侍郎周蔚侍郎董羽宸賁以會推閣臣多遜徇次召兵部署侍郎許世藻論以備邊要務備儲樞再召兵部楊嗣昌問邊報各路情形嗣昌對此時或無大舉又問流賊情形嗣昌對洪承疇用兵久漸有成效孫傳庭亦有才用兵動支貲課不待餉餉尤為難得兵刑刑部尚書劉之鳳侍郎王命誥論以利獄之事只是循法理虛公愼又論獄情宜速通候各犯宜速審結次召工部尚書劉遵憲侍郎李燾斯論以南外城等工宜速完次召都察院左都御史俞都徐廣論以考核諸御史宜嚴實積懲綱未見遵行次召少詹事黃道周上

曰朕幼而失學長而無聞時從經筵中略知一二無所為而為之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之人欲爾三疏適償杖上不用之時可謂無所為乎道周奏天人只是義利之辨臣三疏皆足天下國家綱常名教不啻為一己之私所以自信初無所為上曰前月二十八日推陳新甲何能當日成疏且說既於時會何也道周奏因同鄉御史林爾友科臣何楷皆有疏恐涉嫌疑上曰今遂無嫌疑乎道周奏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上曰清原是不德但不可做物遂不如伯夷是聖人之清若小廉曲謹止以廉仁義齊大節可觀所以說他是仁上曰你說仁智勇就是清仁和多牽強道周將仁智勇誠明之義辨說一番因言綱常名教禮義廉恥皆根本上事如無根本豈做得事業奏未畢輔臣嗣昌曰班昭奏道周論臣止為奪情起復原非常理臣曾具疏再辭若綱常二字臣不敢不剖明白若為臣綱父為子綱君臣還在父子之

前古來列國君臣可以去此適彼今一統君臣為臣子者無所逃乎天地即臣父母皆受君恩而無所逃臣又逃於何所祖宗朝非其人不得情臣控辭不獲命意詞臣中必有博通經義者可以代臣力言回天閣道周為人所宗意必有持正之言今謂不如鄭師臣始歎息絕望鄭師杖母禽獸不如此周又不加彼還講是麼綱常道周奏大臣聞言義當退避未有跪在上前爭辨不容臣盡言者嗣昌奏臣為綱常名教不容不剖委屬非體望皇上用道周而放臣上曰這疏也不為奪情近日人情各有所為道周奏臣為一人之私只用絀職自取富貴何苦與他對辨上曰你無端污詆大臣又以大題目說他不得不辨道周奏臣與嗣昌比肩事主比不得詆毀大臣臣自少讀鄭道周五十年無一事不可對君親上曰既如此何以說不如鄭師道周奏臣原說文章不如鄭師上曰你說除新甲走邪徑壞提足何為邪邪疏中概美容說叩頭折杖者是誰道周奏人心正則行徑皆正邪則行徑皆邪新甲在蜀中

聞命辭謝往復須八九月不得來慮象昇又不得去嗣昌在司馬  
堂則可政府則不可嗣昌一人爲之則可呼朋引類使成羣情世  
界則不可上曰朕正要再問鄭鄋五倫皆絕許議等說他罪狀甚  
明華職到有公論道周奏臣若有功名富貴只當附和說鄭鄋  
不孝豈不能取說正是臣無所爲古今獨立敢言之人少議論面  
談之人多故臣不得不言上曰少正卯當時亦稱閭閻人心逆而險  
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順非而譁記醜而不免私于上曰以前以爾偏  
類此道周奏少正卯心術不好臣心正無一毫私上曰以前以爾偏  
激稱示裁抑後聞操守隨即賜環前日暑天仍成一篇文字才亦  
可愛不圖這樣恣肆道周奏臣今日不盡言負陛下陛下校臣則  
陛下負臣上曰你說的都是空話一生學問學得這張後口起去  
罷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遺將忠倭二字奏明人臣在君父之前  
獨立敢言者爲倭是在君父前幾語面諛爲忠耶忠倭不分邪正  
不明矣何以致治上曰不是輕易加你倭字說你這邊便迫在那

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不知嗣昌所引  
者何古所指者何臣所據者何代之經何國之典豈非聖訓所謂  
另一邪說者邪信如其言是凡爲臣者皆不肯終三年之喪終則  
爲後君爲不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人類而  
爲禽獸不止也上責其黨同伐異命速問  
先是道周疏御筆票經處嗣昌機其復用也急募張若麒上疏  
言道周飾六藝以文奸言務在假託道理以把持朝廷顯行其  
呼朋引類之計又有老鷹之赤職既放山魃之職難藏等語  
未幾若麒遂以刑部改兵部矣至壬午年宣錦告急若麒奉命  
閱視遼陽僅戰以至陷沒甲申閩賊之亂若麒屈膝投誠得授  
偽官其人本末如此可見矣  
張若麒既營求嗣昌調部有日矣御史徐必弘忽出一疏言刑部  
所司民命而人厭薄之是以司官滿半皆鄉科任子偶有一甲  
科調別部豈可民命者當專用不肯乎請著爲令刑部官不許  
更調奉旨申飭若麒憤無所洩乃出平賦役疏請紳隱賦稅  
遺害小民內有鄉紳豺虎等語有旨鄉紳豺虎等語據實回奏若  
麒乃指莊應會范良彥袁弘勳奉旨俱行撫按逮問若麒初意因  
與同鄉向弘圖爭一莊田構怨將指及之或告以弘圖立朝大節  
性寬去位萬不可誣誣之必於若麒大不便不得已以三人充  
之袁范皆巨惡袁尤逆黨護局之魁也然袁之爲此實徐疏激之  
使然徐與楊廷麟同鄉同年遂疑楊質使之後與嗣昌比所以修  
怨於楊者不可解矣  
戒諭望親駒不安分義受役獻賄估者許科臣糾參又諭周奎  
田弘遇袁祐尤非他比宜先率釐爲諸戚臣倡袁與田係實紀父  
也袁妃居朗坤宮田妃居承乾宮袁僅生一女寵愛去田還甚藉  
亦謹畏與弘遇相反弘遇好結納鄉紳皆樂與往還承乾鋪設皆  
弘遇外備古玩時器及壁間字畫無不精好妃又洞曉音律管絃  
琴弈色色皆工閒侍上鼓琴聖情說豫上因誇於國母曰后獨不

能此乎國母正色對曰妾本儒家惟知蠶績且曰妃從何人授指  
法上色動紀自言妾母所教遲數旬妃入宮實能鼓琴上意始  
解

武清侯李誠銘慈聖太后神宗內家也上以國用匱乏為憂開臣  
辭國密旨諒勸借言在內惟威曉非上獨斷不可因以武清為言  
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初不在意督之一急武清死督其子  
國安國安死提其家人追比房產俱行入官有一女子字嘉定伯  
之孫嘉定請命於后后云人皆急難自無絕體理但取此女歸勿  
攜帶一物也諸戚晚合詞請寬不允威曉遂入人自危後因皇五  
子病重有九運皆越下降之語又見慈聖於空中上大悔悟諭停  
追比復武清侯房產米仍頒給焉  
上初年崇尙天主教徐上海教中人也既入政府力進天主之說  
將內殿供養諸佛像毀至是悼靈王病篤上視之王指九蓮華  
娘娘見立空中應教皇帝毀三寶之罪及苛求武清云云言訖而  
逝

幾上乃前胸前事頌諭內外有但願佛天祖宗知不願人知等語  
幾不成皇言時閣臣皆從外入不諳文義宰相須用讀書人初年  
曾舉以諷諸臣至此何乃憮然

樞臣楊嗣昌上四事機宜疏請於御寺科道等官不拘資格推補  
臣部侍郎其久推不至者俟其到日於別衙門填補蓋指惠世揚  
吳桂也云云職官一司素允之極時設協理員外分任其勞而余  
罷久推不至請武選主事孫嘉績升補而車駕主事孫嘉祉等到  
任無期請收吏部題沈迅調武選張若麒調車駕沈既調即上疏  
條陳選務一云州縣無重臣彈壓故敢所至輒調請於定州蠡縣  
廣平河間等處各添設兵備一員云云天僧人配天尼姑  
編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訓練可得精兵數十萬其餘條陳別事  
多類此嗣昌具疏盛稱其可用請改選科員有旨沈迅著改兵科  
給事中  
九月以選警命丁憂總督盧象昇聞督天下勦王兵入衛十月初

三日溺下二鼓傳聖諭半臺召對盧即策馬夜詣都門平明入朝  
上諭還來入衛忠勤可嘉賜花銀幣幣畢問方略如何象昇奏命  
臣督師臣意主戰上色變有頃曰朝廷原未言撫此都是外廷議  
論又曰禦口與勦寇不同卿宜慎重

先是樞部曾以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喻盧宣撫上云此  
與三苗不同三苗止負固不服口乃淺伐天朝所云撫實  
出外廷洵有自矣  
十七日嗣昌赴軍中會議處面折之曰公等堅意言撫獨不聞城  
下之盟春秋恥之且象昇叨承印長安口語如風儼唯從議  
則衰崇煥之禍立至況麻衣引拂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將忠孝  
胥失何以載顏面於人世乎時嗣昌並在制中不覺色戰心忤詹  
言曰若如此說老先生尚方劾當從學生用起矣盧曰尚方劾當  
從自己項下過如不能戮敵正未易以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  
國非象昇所知也已復以手書折之云若獲濟封疆事即胸中有

如許怪事始終不向君父一言備閃爍售欺到底當灑血丹陸無  
言不盡也  
嗣昌自刻中樞集亦備載此書想其良心亦有所不能諱不  
覺自貶其罪於是嗣昌慙沮定計置之死地矣

編修楊廷麟疏言東西從約艦領失事楊嗣昌主款之說至此極  
也因策事之可憂者在外有三在內有五且言督臣盧象昇以養  
寇責罪臣言之痛泣夫南仲在內李綱亡功濟善乘成宗澤隱恨  
陛下宜及此時正言款之罪論督臣集諸路援兵其強弱以分  
險易及今一創當必不敢再犯天下之功不戢於別而戢於愚  
愚者之才不生於巧而生於學陛下毅然內斷先治內以治外使  
諸臣以學自衛以愚衛國疏上命改兵部主事杜象昇行營費  
十一月初七日召三品以及科道官入對是日天風霾久之上傳  
侯風少息進見諸臣叩頭畢上曰在內之賊深入南方關外又報  
有賊作何勦禦錢糧平時壓欠今有警一月費折色三十萬本色



開其餘斟酌開來

十二月初六日

十二月十一日  
總

1

冥麟之題實盡也因其疏忤本兵兼以張沈之憾故相比為謀  
實欲假手於以殺之盧未出師之前遣廷麟至真定與孫傳  
庭議事不於難敗而歸至嗣昌首先問曰楊翰林死否報以  
止知贊盡不知翰林為誰嗣昌再問曰楊贊盡死否報者以  
已先奉差不在營中嗣昌為不豫者久之嗟乎敗報之至正國  
事危急之時宜如何震懼失措乃止計及私仇未死者欲其死  
已死者欲飾以罪大人心事如此

盧公為吾郡宜與大少年登第風警英略兩任歲輔府道即以  
知兵聞追為七省總理所至躬先士卒斬獲甚多賊亦畏之相  
戒不敢犯盧家軍也自盧去而賊益猖獗不可禦矣使當日終  
以勦賊事任之必能成功條調之於邊已不能竟其用又以中  
樞之龜陷厄而置之於死地竟使人才與國運同盡也悲夫  
十二年己卯正月北兵自臨清分部東下掠被章邱等縣直趨濟  
南城中新兵皆拔劫德王府開門迎敵以德王徇於城下左布政

張秉文參政鄧謙副使周之訓陞使唐世能知府苟惟善同知陳  
虞眉通判駱敷知縣則歷城韓承宣臨邑宋希堯武城李永芳博  
平張列宿往平黃建極章邱高仲光死之焚掠數日又出濟  
南向東北所過攻城惟武定不下連破鹽山慶雲等縣復回破  
海豐已由青山喜峰口出塞前後月破順天二縣保定九縣河  
間十一縣真定十九州縣順德六縣廣平四縣濟南九縣兗州二  
縣東昌七縣又七十餘城已嚴東省失事諸臣罪案以撫臣劉繼  
祖雖奉命守德風事虛糜餉議後竟逃回同劉撫張其平總  
監鄧希部總兵倪龍寬等三十三人俱棄市順撫陳祖堯先服  
毒死其子編修之選以丁憂請上追復祖堯未正法命劉之選示  
不敘用先是沈迅條陳有東撫不許繼德州一步邵覆如讎繼祖  
遂認定汎地貪謂敵無越德而南之理不意竟由東昌破巨縣夏  
津直趨濟南濟南精兵既盡在德州城中無備當事又無方略民  
潰遂陷德州聞省城陷兵心愈擾鼓噪焚劫餉繼祖懼急以數千金

塞其望而兵遂以不可用繼祖疏申原派不許離德州之地嗣  
昌力排之竟及於禍

劉宇亮既自請督師各鎮勤王兵皆屬焉時兵將官視敵所向以  
為趨避多蹂躪居民至安平偵者報曰至皆相顧驚愕擬趨晉州  
城以避之晉州知州陳弘緒率兵閉門不聽入城中士民亦  
敵血為誓不許延入兵丁劉大慈傳令閉門且將以軍法從事弘緒  
復語督師以勦敵為任今口將至正建功之時奈何反欲入城卒  
不聽劉遂疏劾之有旨逮問晉州士民詣闕訟冤主顧以身代知  
州之死者不可勝計弘緒得以輕處降四級調外用上乃頗疑督  
師擾民矣

劉既由晉州而南行聞大帥多尾敵不敢擊亦不能擊劉上疏言  
之其末帶言劉光祚嗣昌與國觀謀以此去劉上票光祚軍前正  
法旨到日諸大帥俱分道前去并光祚亦不在軍前況原參疏中  
罪原不至死適有武清之捷劉乃置光祚於縣獄而復請之並上

奏

奏

武清捷音奉旨倭參使敘殊賜垂統著九卿科道看職嗣昌明知  
聖旨往還之間必至參差必不能正法而遂劉之計行矣部覆劉  
宇亮冠帶聞住陳啟新言有重議輕沈迅言明旨森嚴考功之人  
不盡於是改議革職為民國觀票旨仍候事平另擬此楊聯二人  
主謀排擠橫陷甚巧故明旨止言看議而加以議處

張獻忠既降復叛初獻忠假軍旗號號號南陽屯南陽援勦總  
兵左良玉適至北關疑之使人召之獻忠窘迫去良玉追及之兩  
馬相望一箭射中其肩一箭中其指於弓靶獻忠憤憤開良玉舉  
刀劈其面血流被甲部下孫可望力前格之獻忠乃得脫逃至麻  
城良玉追勦之獻忠兩日夜馳七百里至殺城營于王家河伐寅  
正月初九破殺城出示安民云本營志在匡亂已遂闔遠遁本營  
釋甲歸朝爾百姓其無恐遂拘者老民揭道可望通曉文牒內  
有西碧玉二方長尺餘又有徑寸珠二枚文燦燦一力擔當撫之  
二月良玉至襄陽巡按林銘球巡撫王瑞廣欲誘獻忠來見執之

文燦言殺降不祥力持不可獻忠恃文燦為援益無忌私練士卒  
縛軍器穀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己卯春叛形  
昭著左良玉請討之文燦故張羅其事且強置良玉飲餞極延時  
日俾獻忠得預為備獻忠乃得從容運器入房山部署者必已  
定文燦始出令進兵良玉曰督臺縱虎負隅使我獲之不去必已  
逗雷罪我令族至即督署進討遇伏大敗良玉乃列其事於朝  
輔楊嗣昌勅之以十一月速文燦付法司擬軍至庚辰十月藥市  
次年復逮總督鄭崇儉下獄以縱兵縱回失誤軍機為罪擬斬以  
五月棄市其罪實輕於文燦寬大辟論者為鄭寬之  
樞輔楊嗣昌疏議州縣召募鄉兵須專訓練之任或更府佐一員  
為將領州佐一員為守備縣佐一員為把總裁訓導之一為武職  
府卒一千州七百縣五百其工食或量於地畝或取於兼行之制  
義之捐資或居民之絕產設法通融以做古時文武相兼之制上  
簡行之工部侍郎疏言其不便者數事上命責成撫按詳覆究寬

徒盜襲擾未能盡一奉行也嗣昌先有疏建議考試生童必兼試  
騎射諸鄉試副榜准作恩貢送入國子監行積分法其數視正榜  
之半先一日發榜以杜私弊俱允行後副榜貢至京送監但考一  
二優等便以科道自居卒之未嘗用一人得一人也次科仍停不  
行  
御史王聚奎劾陳啟新職失職上責其妄下都察院議處啟都  
李光春議以罰俸上不說竟請調外任以吏部董羽宸不能敢正  
罰俸六月上月怒光春不已罷黜之然啟新之用上亦悔之只是不  
肯認錯其後姜垓糾之疏下部看議部議有刀筆之語上不說諭  
輔臣曰處分可矣管他甚刀筆  
八月命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賜上方劔督師輔臣銀印給帑  
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緋紅綢各五百九月陞辭賜宴平臺復  
賦詩寵其行詩曰壁梅今日作干城上將新開細柳營一掃寇氛  
從此靖遐期教養遂民生所以觀之者至矣嗣昌馳至襄陽申明

軍令鼓舞將卒一時赫然有賊黨劉國能來降國能者陝西諸生  
聚亂推為帥至是降於嗣昌嗣昌造其壘信宿而返國能感動均  
心嗣昌先遣兵搜捕李自成自昌跳入雒陽深山而返國能感動均  
州賊帥王光恩亦來降嗣昌以左良玉所部多降將請以倚以辦  
賊疏請於上拜為平賊將軍又奏許永州推官萬元吉為軍前監  
紀次年二月復賜內帑萬金賜牛服又賜海驢馬一乘驢馬一  
匹嗣昌駐軍襄陽大調各路兵會勦時老回軍復據左全王南營  
四股合二萬人分屯南直英霍太諸山寨犯安慶桐城諸處  
將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敗賊每遊兩軍賊購黃人為間  
或擄藥糴著察為醫士或談黃島姑布星家言或為編流黃冠或  
為乞丐戲術分布江皖諸境覘虛實時時突出焚掠流毒四境  
十三年庚辰正月考察天下官員東廠將獲賄賂出焚掠流毒四境  
實亨掌道周堪廣回奏吏部尚書謝陞疏參廣亨通賄收賄有據  
命下鎮撫司打問廣亨竟死杖下又逮劣處貪官浙江布政司姚

永濟等三十七人下刑部獄究問先是丁丑外計永濟以錢糧積  
欠部覆為民浙省在京諸紳溫體仁姜逢元等五十餘人合詞保  
誦稱永濟居身廉慎核辦嚴明為從來方伯之冠乃准降級管事  
至是又以貪處若追問前此保舉之罪不知何以解也  
仙居知縣過周謀為詳國觀門生託同鄉吏部員外熊文舉營轉  
禮部令文學之父貽書入京隱語饒國觀五百金時文學方奉陝  
西典試命未還京也送書人為東廠緝獲上聞國觀疏辨命逮文  
舉父下獄究問文學具疏為父代罪不允與周謀俱遣戍  
文武品官服色祖制既定奉行已久惟是武弁概服獅子至上是  
重行申飭武臣三四品俱照制服雖太監極尊止于四品閒有  
的擺掃服役之末制服耳有深意雖太監極尊止于四品閒有  
賜蟒不過舊衣之賞賞耳是時上取山海經進覽余取各種獸名  
定頒服式以天驕馬為品識者謂至尊左右環列異獸蓋不祥也  
十三年庚辰三月十五日上御皇極殿策進士上乘步輦降殿

階從容周旋距諸生几案咫尺上親閱試策論禮部傳臚展期十  
九日傳旨召進士楊芳等至會極門中使執名冊呼禮某等人等  
九人至文華門外序立上御殿諭進士行一拜三叩頭禮畢上  
諭曰爾等前日所對的策切實的固有浮縝者亦多特召爾等畢  
十人來問報仇雪恥一事爾等學問之功既久時勢之感又深各  
將胸中所有明白奏來如切實不可拘拘格用諸士承旨起過東  
偏立中使奉一黃綾面傳問題十幅即面格用諸士承旨起過東  
次跪奏姓名對上上聽罷般執御筆書數語或有名註圈點者有  
分十班對畢行禮出二十日傳臚賜魏藻德葛世振高爾儼及第  
又傳聖諭呼召諸士奏對明爽者趙玉森姚宗衡劉道垣一脈  
似祖統德陳羽黃雲師周正儒宦國柱周鼎李藍國梓科員滿  
登陳純德陳羽白魏景琦吳邦臣投御史胡鼎南等輩科員滿  
朝經葛奇祚錢志騶張經呂陽盧岩魏榮彪明由有年授吏兵二  
部司務郎行察缺填補初開中照例送十二卷上命取餘卷再三

皆以十二卷進其至四十餘卷皆一召對親敕入懷德通  
旨自言十二卷守城功上甲申之捷拔第一壬午冬復入  
旨廻拜陸軍入閣陞正首揆甲申之變不能盡節爲賊夾辱而死者  
賁思恭矣上以考選不列舉賁傳論吏部將廷試敕舉人貢生各  
二百六十三人吳康侯等選照進士選授部司屬推知等語此  
係特用後不可例於是與選者遂暨黃旗竿稱御進士此一奇也  
然卒無一人可用於可副破格特恩者

江西巡撫解學龍疏施布政司都事黃道周有學問私法賈楚經綸  
行無坐周孔等語上以周黨亂政學龍周孔私法廷秀一百道周黨  
違問工部主事葉廷秀疏疏之上怒甚命廷杖廷秀一百道周黨  
罷各八十俱仍下刑部據原司生徐仲吉復上疏言道周清忠  
若節苦唐太宗悅徵徵之面折至于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  
黯之直疎雖違難而黃懷容皇上欲從義殺舜奈何上漢唐主之  
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併劾通政使施邦曜道抑言路上怒逮仲

吉廷杖一百。邦曜革職。下道周等鎖撫司揭問。還供同黨。鍛鍊其  
酷。乃指數員塞責。因及通政馬思理。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  
工。部司務董賽。黃國中。書文震。等俱下獄。有崑山諸生朱永明。持  
百錢。貽仲吉。皆在招中。刑部司官吳文燦。遲案不上。廷杖十革。  
爲民諸人杖。皆不死。得錦衣郭承宣。調護力也。刑部侍郎書李覺斯  
亦革職。爲民一番具招。一番嚴駭。淹滯獄中。一年餘。至宣興再召  
片語回天。始得解網。結紼是時武陵亦已盡棄矣。

大學士薛國觀。冠帶閒住。給事中袁愷。再疏劾其納賄有據。并及  
吏部尚書傅永淳。刑部侍郎蔡奕。等並免官。又逮左副都御史  
策。有登下刑部究問。時殊連頗。族旋遣提騎還。尙國觀到京。御賜  
無忌帽。任家產入官。國觀初與嗣昌比謀。去劉宇亮。遂正首揆。益  
不爲用。想復召參之密。聞於廷杖。人心之家。遂密緝其納賄。餘洪  
件技於東。咸令具事件。皆聞於上。上心動。久矣。逆史堯死。所繫多

金爲布覆皆入於國觀周楊二家嬸室之家人出首事已上聞錦衣衛提兵長班朝問供吐甚詳國親誅非云楊士聰之參史莫別有嫁故又稱莖曾參黨人袁崇煥等爲黨人報復云而已奉旨議處私人王陞產下獄卻覆國親問往出都之日賊私纓繫用車數百輛兩家復督邏卒具事件密奏聖心愆怒特旨王陞彥即著會官處斬而國親復逮凡招上或斬或絞卷中已許卒旨止云卽著會官處決此時陞產招未成豈自堅斷歟云靳決此旨從來所未有也從前明時之時雖謀成其人請葬國親遣至候命外寓而卽令自盡之下時已高故人報稱衣衾詔至遽然曰我死矣貪倉卒免小帽戴之宣誦畢頓首不能出声自盡後緝帥驗視因奉次日始奉旨准收斂蓋懸案凡兩晝夜云

十四年辛巳正月十一日流賊李自成陷洛陽福王自殺先是河南撫鎮分汛翟運總撫王紹禹守郢城賊在陽陽永益殺王發官紹禹卽揭報撫臣且盟在城各官分門監守羅劉二將營於城

外十九日賊至羅劉戰敗賊遂抵城下二十日力攻一日至更餘有叫喊於城上者兵士盡譁先執王守道索糧王府中人開北門放賊入守道王府兵知府馮一俊鄉官尚書呂維祺寺副刑紹德俱不屈死賊入王宮執福王將獲戴之云神宗皇帝原有意傳天位於於大王王叱之曰吾從不聞此語何故背義誣賊又請王諭擊王不可賊遂以繩進請王自裁王又叱曰任汝殺我賊遂其益殺之有小內官崔升勸王盡死勿屈抱王至死不去并見殺兩承奉告賊以箱斂尸亦即自殺賊盡焚王宮至十六日意將以餉飢民又考實秀才於二月初二日棄城閉營一路上魯山一路上汝州劫掠滿載而去後授書辦邵時昌為總理統守雒城閱一月後巡撫李仙鳳至孟縣誘執賊將以兵賄雒城時昌開門迎入仙風遂以依復奏聞官福王受驚疾死官賄賊時昌下獄論斬二十四日上御就清宮召閣部科道諸臣入論曰朕御極十四年國家多事復遇饑荒流寇猖獗近且攻陷雒陽王孫害大親親

崇禎皇帝

三

仁民仁民愛物親親不保皆朕不德所致真當愧死聲淚俱下閣臣奏此係氣數所致上曰說不得氣數就是氣數亦須人事補救年來何曾補救得幾分召兵科張綱命將河南事奏來綱彥奏福王遇害是真遇害時有內員環泣不忍去上問何名綱彥奏是崔升又問世子有何人跟隨綱彥奏聞有王府校尉數十人上長歎淚下又奏福王身死社稷葬祭慰問都宜從厚上曰說得是因歎福王諸臣曰朕欲差一員前去各奏來李熾奏督師出兵一年有餘惟初大有瑞瑞山一小捷今遂寂然須再遣大將督他上曰督師去河南數千里如何照管得到你們亦當設身處地李熾奏因其照管不來故請再遣上又曰已遣朱大典便是大將軍正爰奏聞賊從四川來權臣陳新甲旁上急應曰自泰來不自川來至而蓋從川來則其責在嗣昌也上召新甲論曰卿部職司調度須為朕執法如姑息誤事皆卿部之罪綱彥奏確封失陷凡王府宮眷內外官紳士民莫劫甚慘急須振濟上曰朕即遣發諸臣叩

頭退即傳諭射馬都尉冉興讓太監王裕民禮科葉高標前去河南慰問世子詳察福王宮眷存亡及殉難官人等除前發振濟銀三萬兩外御前發銀一萬兩地監宮四千兩承乾宮三千兩坤宮二千兩太子一千兩慈慶宮一千兩慈寧宮皇祖昭紀五百兩自考定妃五百兩齊去支用

二月初一日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屠王府官民人等數萬人先是嗣昌在本兵時謀兵十餘萬於各邊特加訓練更浮於遠餉之數至是即撤練餉為餉寇之用餉足而民怨已極嗣昌還朝張獻忠獻忠出戰墮馬幾被擒復逃去逃入瑪瑙山嗣昌令降將劉國能圍之獻忠食盡分兵四出鈔掠不得糧者歸即殺之其未歸者懼殺詣軍門降國能將之前行偽稱糧至獻忠開營延入國能乘其不意縱火大戰捕其營壘其妻孥及賊黨徐以獻藩應龍等送襄陽獄獻忠批藤壁絕氣閉逃去率眾直走四川隨又困之竹溪房縣大兵四面圍無髮髮閉險可容片甲遁去而蜀撫邵捷

崇禎皇帝

三

春與嗣昌不相合又聽謠言殺戰將楊茂選軍士皆怒於是襄陽失守賊復退出署日稍定後返湖廣假稱開部兵至坐乘八轎併民扛火藥文書印信皆同道府不疑延之入城襄王火起賊盡入合城鼎沸獄中者俱出與之合先攻襄王府執襄王坐之堂下獻忠勸以危酒曰吾欲斷楊嗣昌之頭而嗣昌還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周回釋王殺之堂下其屍又投黃陽王常盜得脫督撫楊嗣昌在荊州聞變懷禍遂自縊承曾保福清王常盜得脫督撫楊嗣昌在荊州聞變懷禍遂自縊死時三月初日也監軍楊卓然以病故聞上諭部院嗣昌雖一載辛苦一朝盡瘁有瑪瑙山等語捷不能掩聞獻忠張兩藩罹禍名城屢陷殺掠頻聞雖病故還著九卿科道會勘議罪先是熊文燦檄僉事張大經督兵剿賊忠軍大經為質大經悔為文燦所賣鬱鬱死於房縣初獻忠駐紮城時知縣阮之錫多方調

護士民賴之獻忠致之鄉誦血誓總介謂於襟仰暴死其被義陽也知縣李天覺非面叩首置印于案自縊死推官鄭日廣被執不屈死嗣昌之初出督師其轎重裝入大鏡中寄於固始縣庫死後知縣時敏盡取之以歸不下數百萬敏以此營兵科甲申降賊後為鄉里搶掠其半乙酉之變盡行燒毀併殺其身焉今其子且不免負新矣嗟嗟此皆民膏民脂也天意豈容若輩享哉

蜀撫邵捷春為審判員陳參奉言差官應遠間提春奏聞之失不為無罪然在地方實得民心軍民因固然逐散官差蜀王為之疏請奉旨朝廷大法官容百姓阻撓邵捷春者巡按官差護送來京上刑部究問生以失誤軍機決不待時斬旨天下而先一日報平上疑有洩漏情弊并處議司官

自邵捷春得罪後繼之者為陳士奇但清謹而無禦亂才故蜀事益不可為矣陳神初舉臬司馬乾者得民心有邊才宜推為撫當事知其為乙榜也故抑之而以推噫此何時也何地也而

猶拘資格耶

論吏部凡遇侍郎巡撫員缺須將資深翰林同推各部侍郎仍許兼侍讀學士惟巡撫不許於是推詹事李紹賢為戶部右侍郎賈理錢法未幾又推原任祭酒倪元璐為兵部右侍郎

刑部胡周蕭疏言外戚張國紀所記懿安皇后事當日及爰可危今皇七子降生宜加聖后徽號上以其無端突發疑竊何官閣令回奏旋奉職下獄

內閣范復粹奉旨清獄因奏各犯官共六十六名內而向書侍郎都察院刑部道部屬外而督撫司道府縣等官無不具如原任衛書侯傅倫宗龍府丞戴漢巡撫黎玉田常道立方孔昭給事中宣國杜欽始復崇史成勇魏璠兩司范良賈賈需司屬倪嘉慶蘇蘇鎮熊汝學宋國瑞朱日燦諸犯各殊幽沈則一當下部作速清理又特舉原任江西布政宋之臣總兵劉光祚之才乞復官起用奉旨宋之臣准還職劉光祚准軍前效用

應天巡撫黃希憲奏報擒獲江海大夥黃尚忠得空船四十餘隻為總兵王之仁守備湯夢復之功益尚忠不過海上販鹽之徒非寇盜比也撫臣聽信將領妄報邀功從此海上日多事矣

上諭吏部以時事多艱佐理須人蕭輔周延儒張至發賈達聖俱忠誠未竟各起原官入閣辦事著該撫按官教請就道三臣各具疏辭不允閣中自戊寅年特用楊嗣昌等五人後己卯年又用賈

縣張四知渭縣魏顯乘斯水姚明恭三人庚辰年又用德州謝陞并研陳濟二人自金溪病故韓城得恭武陵督師出其餘相繼去位是時閣中止范張魏謝四人而范亦旋于告矣一時諸輔皆無有當望意者眾推宜與才智可以仰輔且林居以來又罷化洛蜀之異同版依眾正優容敗類於是庶吉士張溥禮部主事吳昌時輩為之營謀涿州曹輔與南邱桐城輩亦極力資助通於內閣竟得召用雖及張賀二人而意則專屬在周故賀到不久即去張以病不至

時朝政嚴切賊事凶荒兵餉掣肘盡皆是非許直互向政府自烏程之後繼以涿州韓城皆祖述故習類類賢才盈廷重足久無樂生懷矣宜與翼之思維濟之以寬首引用先朝故老如劉山陰鄭建德軍召還言事過請科道復結誤舉人廣取士額釋舊白欠解戶併蠲民閒積逋赦有戌罪以次年夏多抵漕完將佐功罪賞罰年兩稅蘇松常嘉湖各府許以次年夏多抵漕完將佐功罪賞罰不踰時至即死寢忠等事向期期不千者皆明報夕下天下仰望丰采如入汚得沐宿德臨春之快又特請赦回監視撫差停止辛衛瑄事尤為不易得之數使夫欲平治則循此不變更差故時宰相即繼美國初三楊無愧矣乃美不克終竟使身名與國運同盡也悲夫

論吏部吏科曰朕維足國要在阜民強兵要在擇將今國用日煩民生日困朕心如傷每廷議足用則必取之於民言則民則又慮計於賦國與民無並足之方矣建官設鎮不知凡幾推散後勤登

壘固效豈以天下之大竟無明習心計謀裕折衝者乎朕附體創  
席未獲一遇意者數求之道未盡也今特開裕國足民科奇計異  
須科使海內人士望的而趨有以自見至訪求驗考徵辟選舉更  
須良法務期豪傑傾心弓旌生色以稱朕被格旁求至意該部科  
議規則來行

四月差勳臣朱純臣戚臣劉文炳禮臣林欲構帶議地理的往  
南京會同守備太監南京禮部官恭詣孝陵備行祭勸陵三十  
里地方及龍鳳經行之所俱不許燒灰作窰并泗州祖陵鳳陽皇  
陵一併踴期時有奸民誑奏地方居人侵侮陵墓者故有此遺上  
先期御中極殿召閣部文武諸大臣面論再三各賜坐宴於殿上  
又賜欽遣三臣路費銀段

將德璟曰中極舊名華蓋嘉靖中易今名前即皇極後爲建極  
雖相連而中極特爲高閣上寶座周圍刻金龍形諸臣就席時  
上以齋不用酒止用茶計十三人各一席席各三十餘器皆

御膳所疏

御膳所疏稟甚精潔非光祿寺疏也上坐覽文書司禮大瑞旁  
立時跪承旨而諸臣左右坐宣德後久無此禮矣祖制宴羣臣  
多在午門文華門外惟郊祀慶成宴三品及學士在皇極殿內  
永樂中召坐西內圓殿宣德中召宴萬歲山廣慶殿嘉靖中賜  
宴西苑不問侍坐蓋正統中坐禮久廢矣今上十三年始議行  
之而中極自國初賜宴親王外未有也  
上既遣三臣往南成國時總督京營總戎政印因疏請帶印往南  
上請帶京營兵千名護行託旨使遣護糧艘北來相機船冠上往  
許之部科俱疏言其非十八日上復召諸臣入論三臣曰勦陵重  
典三公正卿帶兵不爲多但須嚴禁嚴擾成國因有諸臣阻撓  
上曰他們說的亦是地方供應難且既有關防京營印不須帶去  
若外面亦行不得以資協理侍郎收了  
蔣德璟曰時部科疏並入成國基以阻撓爲恨若各將疏意發

揮將成聚訟上一出不言有疏但戒諭再三嚴禁騷擾並解其  
京營印諸臣見其言之行不須再開口彼此無事形迹不露居  
然杯酒釋兵權作用也

北兵圍祖大壽於錦州填壕毀堅壁援俱絕有四平開出云城粟  
足支半年苦乏薪耳傳大壽語宜以車營過之母輕戰總督洪承  
疇集兵待援未決奏聞上憂之召問中樞陳新甲計將安出新甲  
求退與閣臣侍郎諸臣酌議諸司官面商於承疇時有七可覆  
求議之奏新皇上察報因道即中張君其往行營的親若其  
宜亟議立速承疇進師承疇不得已合兵十萬軍糧兵曹變蛟吳  
三桂王樸馬科楊國柱至乳峰近錦州五六里方夜進軍營環以  
木城部署旦始定口以萬騎來攻獨國柱遲遲未結營未及抵城  
騎乘之圍柱戰沒亡失萬騎餘營未動又相持數日官軍大潰初  
錦州被圍急救至方賊未決口掘松山斷我歸路遂大敗謀謝殺  
漸不可勝計若縣走海上從漁舟潛渡至當還承疇等退守松山

未幾報全軍覆沒

未幾報全軍覆沒關門助旅於是盡喪矣事聞上驚悼甚設壇都  
城親臨賜祭所以譏褒卹死事者極其隆重云究所以致敗者則  
是若麟之僅戰爲之旋遊若麟下獄擬罪  
五月赦兵部尚書傳宗龍於獄以有侍郎兼都御史督兵勦賊九  
月宗龍率兵至新蔡與保督楊文岳之兵會城初五日兩將蔡  
兵虎大威將保定兵其精浮橋渡河合兵趨趙汝宣視官軍至壘伏  
渡走松口自成汝才亦結浮橋而上流將趨汝宣視官軍至壘伏  
精銳於松林中陽驅諸賊從浮橋西渡人龍候騎賊飛報曰賊  
渡河向汝矣次日宗龍文岳兩軍次孟家莊遇賊伏殺賊人龍大  
威壯奔國奇從之文岳奔項城宗龍獨立營當賊飛報國奇人龍  
救二帥不應宗龍穿寨擊以拒賊亦寡寡以困之宗龍兵食盡  
殺馬騾以享軍至十四日簡卒尙有六千夜漏二下潛勒軍食盡  
營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率散卒且戰且走次日至項城城追及  
被執至門下呼於門曰我秦督官軍也請啟門納秦督宗龍大呼



曰我秦晉也不幸遭賊手左右皆賊毋為所拾賊唾宗龍宗龍大罵曰我大臣也死則死耳豈能為賊詐城以殺死賊以刀擊之遂逃事聞贈太子少保子世庶賊遂陷項城分兵屠商水扶溝所上寇蜂起中原山陝無寧宇矣

按傅公初巡按廣州定安酋之亂即以知兵名崇禎初年以樞輔孫公薦晉撫順天督劉遵尋以邊警連下獄論罪復起家巡撫四川擒治川寇有功即晉任中樞在楊嗣昌入閣之後嗣昌奉命督師討賊數上章請兵食不能悉應抗章言中樞不稱任傅公亦疏劾嗣昌徒以氣凌廷臣耗國家兵食不能報效時任信嗣昌為奪傅公官下之獄嗣昌敗復任三邊總督任勦寇事一時竟推其揮霍之才可以為國家獨任重權然宗其宦跡按黔一年撫畿一年督畿二年再起撫蜀一年為大司馬一年為三邊半年未見其有殺敗定變成效奇功也蓋有才而不用與用之而不能竟猶勿用也今傅公非不用亦用之不竟也其

卷之三

表

按黔治兵有年何不以為撫其撫畿督前雖無顯功亦無償事何以罷官論罪撫蜀未幾何以即入中樞中樞之席未幾罪未著何以復革職下獄追倉卒起之固固即授以督師與諸邊兵將俱未素習而驅之使戰遂未免一挫而死堅乎但成一人死節之名其於天下事竟何益哉

賊既大敗秦晉兵乘勢直破歸德督師丁啟睿自商城北發撤左良玉期其擊賊楊文岳亦招集散亡於陳州兵將稍集自成汝才合兵陷葉縣殺守將劉國能初國能與自成汝才同為賊後降於左良玉汝才深恨之至是國能能在葉晉必殺之國能力戰不屈城被殺事聞詔贈國能左都督

十一月陝西巡撫汪喬年率總兵鄭家棟牛成龍賀人龍將兵三萬趨河南先是喬年任陝西發李自成先家得小蛇即斬以徇營師進兵以輕騎萬餘抵鄭縣時秦城先破喬年遲疑不敢進襲城貢士張永祚率邑人出迎官軍屯於城下自成聞之解鄭城圍來

迎戰喬年安營未定有二將先逃官軍潰賊乘之一軍盡覆喬年收步卒千餘入城固守五日城復陷喬年被執見殺自成恨諸生遂則則百九十八人又購永祚永祚匿免屠其族九家贈官守將李萬慶萬慶乃降將射棚天也累功至副將至是死之詔贈官立祠襄城自成再破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兵數十萬威鎮河洛乘勝圍南陽城陷總兵猛如虎死之時楊文岳屯杞縣丁啟睿屯汝寧太監劉元斌京軍救河南南陽陷乃擁婦女北去俄上命御史清算元斌倉皇悉沈之於河元斌以殺兵殺掠冒功論辟未得旨削奪葬上怒之立誅並誅太監王裕民

重修太學成先命太監王德化率羣臣習儀八月十八日聖駕臨雍升彝倫堂祭酒南居仁生講學陶謙天敘天秩至有土章司業韓大任講易成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一節命文武官三品以上俱坐聽賜茶畢行禮退上入彝倫堂後殿一室親視世宗所立程子四箴諸碑遂傳禮部將學廟內各碑俱摩挲進覽又有古碑殘缺

表

亦令察祠進至於是肅自成賈往至安定門登城上坐明轎至東北角樓親閱樓工召閣臣樞臣工臣賈工部廉費久之復諭閣臣謂宋儒周程張朱邵六子不宜列於先儒之內宜有特稱下禮部議後禮部會同詹曠各官議詹曠等議邵六子俱進稱先賢云

十二月黃道周解學龍徐仲吉各擬煙瘴地永成葉廷秀馬恩理各成邊黃文煥董養河陳天定文震亨分別配杖初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道周永成上允因上言曰道周之罪前疏已嚴矣過此惟有論死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宵旰未有以建言蒙戮者且皇上所疑若然耳戴者見諸實事時周空言無據如君若始未嘗不相與今且斥之烏有絲毫黨氣而煩聖明之震怒動朝廷之大法耶當此生死之關不敢不存一難懷之心敢仍以原擬上疏入允之

黃景昉撰黃公行狀略云江撫解公升任薦督屬疏列下第不足勞萬幾間有簽貼其旁致上怒者遂得扭速之命比入獄廷



杖擬罪屢嚴聲色洵洵真必其命余爲拉同鄉蔣公德澤王公  
家彥謫謝德州請之謝太息曰死矣邊連爲幸聞之失色總承  
薛城等隊之後餘威尙震武慶雖出督師柄得差參宣督入爲  
中樞同愷公前疏刺骨同年費縣升研年誼漢如滑縣且下石  
矣宜與周公新召至京囑囑望半采諸名流力從繼之竊代開  
釋得免死改戍周公又於講筵平章他疏馴詒及公余與蔣公  
同贊其說初冀得免戍卒矣竟復原官實出望表本聖主乾斷  
度趙百王天下亦以是亮周公焉

崇禎朝記事卷四

十五年正月旦上御殿朝賀畢下寶座南面立順內侍命召閣臣來閣臣由殿東門入再奉旨趨至殿簾行叩頭禮畢跪以聽命上曰閣臣西班來蓋以師席待諸輔也閣臣起立不知上意擬取東西兩班上又曰閣臣西邊班來跪有一閣下引而前上宣閣臣東西兩班進上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諸儒稱先生尙存遺意卿等即朕師也敬於元旦端冕而來聖躬即轉西面而閣臣一揖因言經言尊賢也敬大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爲過今而後道德惟諸先生訓誨之政務惟諸先生匡贊之調和變理冀安宗社民生惟諸先生是賴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而天下治平朕於諸先生有厚望焉諸輔臣跪謝不敢當上曰先生正是當敬之言再三禮謝先生起諸輔臣始起轉下叩頭上還宮後復補賜聖諭時輔臣爲周延儒賀進聖張四知謝陞魏照乘陳演六人云輸各省道十二年以前一應存留起解上供本折錢糧盡行豁免

賑濟疏

又以江南荒旱許各府州縣以麥抵漕百姓歡呼稱慶又從刑部侍郎惠世揚請豁免十二年以前贖罰銀兩又發帑金二萬振山東荒先是十三年蘇松常鎮四府皆大旱蝗蟲食苗民皆告饑浙西三府又大水爲災一望漂溺漕儲缺額徵比無方而湖州一府尤甚十四年七月浙撫參德清崇德兩縣尤連兌誤漕時政府令嚴切遂奉旨差提解兩縣印信崇德令趙寬白藍死德清令朱貴運送至京下獄擬罪時漕事亦已報竣貴運因具疏陳地方荒苦狀始得釋罪調用則屬宜與爲政矣  
朱君子樞廣東南海人天啟辛酉方弱冠受知於先忠毅被魁一經工詩文重氣誼屢春闈以薦舉授是官到任未一年也被逮後所著詩有冬春草矣憐憐先生序之詩以言乎心之所之也心乎親者其言之乎孝心乎君者其言之乎忠心乎民者其言之乎仁吾友子樞氏令臨溪著循廉聲忽詔試尋詔釋之環其官所撰冬春草言孝言忠言仁令讀者流連嗟歎而

不容已因以知其心焉先是其師李仲達侍郎亦吾友也以獨瑯詔獄所撰有受命草亦言孝言忠言仁足令人嗟歎而不已然侍御之冤當其身不白也今子樞幸遇聖明復得出以展其大用凡所言忠言孝言仁感無不可發而措諸事業者其重勉乎哉侍御可謂有生友者矣

御史張肯堂疏請還向來言事還諸臣略曰在諸臣事意敷陳罪止成於狂慥在聖明薄從降罰法姑予以因循督責其封事或議征求宜緩或陳刑獄宜寬或糾行開功罪之消或爭朝端名節之重或糾彈巨奸於氣賊方張之日或擬借近習於威權思竊之時一腔忠愛天日共鑒倘經摺折便作佞臣離世原無棄人何官不可自效然使之回翔中外何如特加張召錫復原職之大快人心乎奉旨下部察覈於是源降用李清等凡十人俱准復給事御史云

張公在言路頗著聲望後官闈撫過變不屈蹈海從王全節御史云

而死事另有記

三月召對考選諸臣於中左門問解圍急著中原藥賊何策兵至之處作何轉輸災荒之民作何生聚足食足兵何以使民生不困下皆仰祈宜興援引適遭運道期宜與因請速下諸科道命使之分頭催督於是考選四十四人朱徽馬嘉植等咸授科道無改部曹者內惟劉熙祚以巡按河南爲賊所執不屈死難姜球在諫垣直言著節幾勞詔獄初外無一人足副特恩者矣  
禮科倪仁禎疏言臣等初授例於朝房候見閣臣謝陞言及兵餉時事忽曰皇上惟自用聰明以察爲明致天下俱堪居位補弼教歸罪天子如此史料宋徽廖國遴亦劾奏同上上怒下廷臣遂處命削籍爲民陞先任冢宰與唐世濟合謀衛逆案寢維華世濟下獄監問住自惟嘉罷後以南京右都御史莊欽鄰歸冢宰久不到任奉旨詰責調用復召陞爲之庚辰冬同陳演入閣聖眷懋

隆次年辛巳上命追寫孝純皇后同孝元皇后光宗皇帝御容一  
同迎入上親致祭諸閣臣陪祭墜獨後王臺省參之陞疏辨請臣  
將出門而衣帶忽斷再續再斷以是後期乞提裁衣者同班役下  
法司訊鞫雖幸旨免究而上意已動至是遂罷斥夫以大臣而委  
罪下役其作事之乖亦見一斑矣

御史徐殿臣劉之勃各疏糾輔臣魏爾來得旨准其請告魏初與  
韓城善每票擬輒致其深文數摘宜興入役諸輔請教唯謹魏尚  
行自如宜興心不然而至是糾疏入方一疏引疾即票旨允歸未幾  
費縣江夏亦相繼予告去

起升馬士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督盧鳳等處軍  
務馬前任宣府巡撫為總監王坤參其支用庫銀事逮問遣戍馬  
本貴州人久僑居金陵與東南諸紳往來頗善至是以流橫行  
江北會推鳳督列名其中上頗怒謂會推大典輒用廢棄家臣蒙  
蔽殊甚宜興奏曰家臣豈敢欺實以士英首惡邊疆有才可惜今

李朝紀事

上

止開列候皇上裁用惟是不先奏明為有罪耳上怒始發曰馬士  
英既有邊才即著他去以此起官馴至有南渡之柄用矣  
上以寇氛未靖民權鋒刃建齋南城每子刻同中官往誦佛經移  
時然後還內禮科姜琛疏言宗社之安危非佛氏之能禍福也以  
九重之尊對西竺之繁文臣不敢以為可且正德年之往事皇上  
豈不見及此耶御史廖惟義疏請驅真人羽士各還原籍侍郎王  
錫賓請遣真人張應京歸省不報先是召應京入宮觀上還回久  
待部奏會典宴法王在大慈恩寺則宴真人宜在宮觀上還回久  
之始報可旋召應京至會極門賜餐甚渥比洪戰時所賜逾數十  
倍諸司無敢執奏已加王錫賓服俸一級嘉其諫上事佛寓規於  
愛也  
宮中舊規上每年冬底當符召仙或召將叩以來歲事無不應者  
至是召之不至夏久玄帝下臨批云天將降生意欲何為尚有未降生者此答云  
應召者上再拜叩問天將降生意欲何為尚有未降生者此答云

惟漢壽亭侯受明厚恩不肯降生餘無在者言畢寂然再叩不應  
矣

六月十九日上召會推諸臣吏向李日宣禮尚林欲得左都王道  
直禮待王錫賓蔣德璠左副都房可壯正詹李紹賢兵侍吳銓刑  
侍惠世揚徐石麒工侍宋政詹事黃鼎防邱瑜通政使沈忱炳大  
理卿張三讓諭德楊觀光共十六人來中左門徐以病不至同輔  
臣賜飯畢先召諸輔臣入德政殿賜坐次輔賢達選時以奉旨宣  
放猶被召入見忽放聲大哭不止久之召兵部尚書達選時以奉旨宣  
道直入頤之諭曰卿二人不須召對俱令出上移駕至中樞殿輔  
臣亦入殿賜坐賓復放聲大哭拜跪數十不止命之出殿行五拜  
三叩頭禮辭朝復大哭不止見者怪之既出方召預推諸臣入行  
禮畢令入殿內依班魚貫立御林束上曰口未滅流寇猖獗天  
變民窮卿等有何嘉獻奏來即令各依會推次序進奏奏對畢殿  
內先備酒六卓將賜諸臣坐宴而房宋張三人奏對不稱旨上遽

李朝紀事

四

傳令各回衙門遂俱出是夜傳旨命德璠景昉銓三人入閣而以  
濫推多人責吏部回話  
價公居身清正不蹈於時故再召未久旋即告歸家居武昌十  
六年獻賊破城全家殉難大節凜然此時陞爵痛哭豈非憂國  
憂君明知禍敗之將至有不能言不忍言者耶同輩泄世者流  
或反以怪異目之矣噫  
二十一日上召府部九卿科道入弘政門賜飯上御中左門門太  
子定王永王左右侍立各官行一拜三叩頭禮朝東宮官一拜三  
叩頭朝二王一拜一叩頭上服黃袍東宮二王俱服紅袍上喚吏  
部尚書李日宣其聲頗厲次喚吏部郎中章正宸河南道張道都  
御史房可壯工部侍郎宋致大理卿張三讓各下跪上曰校下大  
典如何濫推許多致卿可壯等三人果進推舉歷責令回話尚是  
支吾日宣奏從不敢徇私上前爾奏當秉公執法知有君父  
不知有私友知有國法不知有情面你那一件不是情面朕數次

優容全然不悛正宸臺日宣素是游移臣前有公疏糾他此番實不敢徇私日宣素可壯素有半采宋致年少向學三讓亦曾掌河南道過上怒日住了錦衣衛通著學了王錫裘著改吏部侍郎署印日宣等六人俱去冠冕出天怒方震諸臣相顧失色景昉姓疏辭新命因奏臣等亦在會推中諸臣既有罪臣等豈能自安上日已有旨了輔臣奏校大典尙望聖慈寬宥左都王道直奏頃會推俱是家臣與科道商推臣不敢覆一語上諭此後會推只用翰林其餘衙門開陪一二人不許多推旋令各賜茶品說明日有旨下六人刑部問日宣等三人遣戍可壯等三人則籍又以議罪不當罷刑部侍郎惡世揚或謂初次不與推者流言入內及再推又有不與者陰行中傷復有二十四氣之目從違御前皆有小人傾陷故上怒如此

增鄉試解額北直生員十名監生七名南直生員十名監生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各十名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各八名廣

徵朱統錦主考南北公行賄賈以關節中者居其大半時有對云

不用孔子不用孟子只取公子不要古文不要今文只取真敘吳都存楷堂文又有四書成語編文悉快人口

起孫傳庭爲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督陝西軍務劾冠傳庭至西安檄召諸將聽令各以兵來會統案乃傳賈人龍賈之曰爾奉命入川討寇開縣謀歸延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爾之由爾爲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遂正法軍前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賈分隸諸將刻期進討人龍賈脂人初以諸生效用佐督撫討賊有功總參陝兵降賊多歸人龍賈推誠以待往往得其死力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賈賊通密敕傳庭殺之賊聞人龍賈酌酒相慶曰賈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

命侯倫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勦兵討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七

月賊圍開封久先召總兵許定國以山西兵援之兵潰于軍餉時督師丁啟睿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國政方國安諸軍次于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啟睿督諸軍進勦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啟睿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將請諸將朝覲良玉以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退營亂啟睿文岳聯請奔汝寧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兵馬數萬啟睿印初俱失事聞遣啟睿下獄文岳革職聽勦後聞十一月賊犯汝寧文岳以兵救之不克賊就文岳及分巡僉事王世琮殺之世琮廢御賊有功賊射矢貫耳

賊不圍開封城中食盡人相食周王先後捐庫金百二十萬復捐銀萬石以養兵國庫空虛宮人咸有顏色城北十里被黃河巡撫高名衝推官黃澍等守且不夫特引河水環深以自固更決陡崖賊可渡也九月河決賊先營高處然移營不亦沈其卒萬人河流直衝汴城勢如山岳自北門入甯東南門出流入渦水水驟

長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巡撫各官咸乘小舟至城頭周王府第

已沒從後山逃出西城樓率諸王及宮眷露棲城上雨中日計師侯倫以舟迎王及巡撫推官黃澍從王乘城夜渡遂匿口諸軍列營宋家寨賊乘高據筏以矢石擊汴城北渡者城中避民尙存數萬賊浮汴入城盡擄筏以去河北諸軍以大礮擊之奪回于女五千餘人登河故道清淺不容尺歸德隔斷在河北邳毫以下皆被其災汴城佳麗甲天下華寇心嚮已久前後三攻之士民死者無算賊積恨失必拔久懷備城之謀願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至是河大決百姓生齒盡斃波臣斷垣斷水上數梁隱見而己黃澍以守禦功召對特授親王即發十萬金令謝濟往以三萬賜周王餘分振宗室及被難飢民

禮部疏題諡典五年一舉今自特賜外無不欠停卽如詔獄一案諸臣慘死者衆而得諡者止楊澹魏大中高攀龍周順昌周起元穆昌期六人無容議外其未得諡者尙有左光斗李應昇周宗

建等九人今恭釋明輪仰見當時慘死多人若左光斗等正在皇上垂憐洞鑒中繼將諸臣本末開列上請一體加恩易名云云奉聖旨易名大典宜核公評所列表列各官即著該部會同詹事府臣察明編好本末章疏實據及本官生平品行是否允懷逐一核議具奏

按諡典必由部疏請旨俞允然後詹事府諸臣擬議送開閣中具揭題奏奉初楊勳為政因姚文毅之議先題趙忠毅公等十二人同難中惟楊勳烈高忠憲魏忠節周忠介與焉續經鄭惟璉張國維凌義渠姚思孝諸公備請雖有旨下部終未高閣至十一年給諫熊維典特疏舉先公亦奉旨下部不為題覆也宜與再召願留意此事言路如李清沈肅培戴明說諸公極力贊之疏請再三又因同難諸後人之陳乞嚴旨催覆時宗伯伯欲推祠司吳康侯於卹忠大典漠不關心亦不知諸君子之始末但憑胥吏呈稿至以未諡周繆二公為已越又以不在慘死之列如丁乾學者亦混入焉因奉核議實據之旨遂終於見格矣此沈公面語遜之云然弘光時復賴李沈二公疏催宗伯督公紹寧疏請乃得至給一代賢忠之典始大備矣

八月十九日早朝畢上即登文昭閣閣在皇極殿東上步下閣德政殿召五閣臣言文昭閣兩旁可建直房朕不時召對及講讀偶有疑問先生每往來亦便來人言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因奏之時少又問永樂大典及大學用人理財諸臣各有奏對上言京中宜積貯本邑又言屯田也是要緊又言漕運海運諸事黃河一帶修築如何德環對自董家河起即用加河不用黃河一路較平穩上言京中運糧車戶之苦德環對車戶虧價原有輕重銀可用只須給發外面百姓尤苦練餉之加須是漸漸減省上默然聖日命於文昭閣左右各設直房云

八月廿四日講讀畢上召五輔臣入文華後殿手執一本問張博張采何如人延儒對讀書的好秀才上曰張博已死張采小官科

道官如何說他好延儒對他胸中頗有書會做文章科道官做秀才時見其文章又以其用未竟而惜之上曰亦不免偏延儒曰張博黃道周皆有其偏只是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他上默然德環曰道周前日蒙放他極感聖恩只是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宥上微笑延儒曰道周在獄中尚寫許多書即在前章奏俱是親筆寫的德環曰道周寫有孝經一百本每本必有一篇文字字是成須聖恩恩賜防言皇上表章孝經所以道周寫本內有聖德頌極感聖恩演旨他事親亦極孝德環言皇上問知樂之人即道周便能知樂姓言道周無不博通且極清苦德環言道周子方十歲但得免其承成便好延儒言道周也不在永成不成就是讀書也還用得上下不容但微笑而已曰日遂奉手教云昨先生面奏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成遠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先偏迂經此一審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每密奏來輔臣具揭奏復即奉御批准赦罪復原官論吏兵二部一時臣民無不鼓舞

無以為聖主轉圜之美而宜興之異言匡君亦其一端已九月十八日御日講講論諸子罕言節上召輔臣問夫子論仁如欲立欲達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及出門使民等章言仁儘多何云罕言延儒對言此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意德環對聖人未嘗不言及門弟子悟者以為言不悟者以為不言耳又問命與仁如何分別德環對言只是一理在為命在心為仁又問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便是修己以安百姓意諸臣言聖見極明微延儒言帝王學問只是明德新民德環言明明德於天下便是天下歸仁頃之諸臣言及起廢事舉棄廷秀成勇最有清望上頷之又諭孟冬祭太廟宜用何時德環對會典原無定時上因商子丑二時德環對古祭禮只宜質明厥明似用寅時為妥

議畢上與閣臣議東宮移居因言舊邸孤危情事且指莊懋結誘四御筆也首款離間親親上因言舊邸孤危情事且指莊懋結誘四字云中雅盡言時方有遷九嬪之旨又東宮年當選婚故議移居

於外然婚尚未選又方在嚴冬德環因微言天氣寒凍莊即繼之云天氣正寒稍緩如何上曰即俟二三月不妨未幾德環東宮因亦不選

皇極門外兩廡四十八間除曠八間實四十間東二十間為黃錄玉康諸館及東閣會坐公擬處西二十間上十間為諸王館下十間為會典諸館定王書房在西第六間第五開縣先師畫像四先師側及永王出閣移定王於第四開永王於第六開王初出向先師四拜三叩頭以後一拜三叩頭第三開第七開為二王起居處餘三開則大壩內閣講官會集處也定王中宮周后出幸已受封年方十歲壬午正月出閣永王東宮田妃出壬午受封年亦十歲癸未八月出閣皆命選新進士為閣計助教等官為待詔充講讀以兩房兩殿中書充侍書故事初開館內閣連到三日提調講讀以後不復到上愛諸王令隔一日則輪一閣臣提調初開讀行四拜禮以後一拜不叩頭讀四書書經各五遍讀四書書經各二遍

奏為

九

用酒飯畢再入侍王寫微閣臣至案前擬王新寫十字餘俟諸臣退後寫足送閣閣臣批圈進呈御覽

詔該兵部尚書陳新甲新起家乙科由邊道升巡撫丁憂楊嗣昌薦其才專情起宜大總督嗣昌入閣繼任中樞者為傅宗龍宗龍既得罪遂升新甲為大司馬附嗣昌力主款議憤張若麒督戰敗逃後特遣馬紹愉往義州議款竟得獲書給饒機被殺前制寶歸臺省惡其辱國文章發新甲奸狀上雖怒隱忍未即發適新甲有疏細陳款事中多援引聖諭此疏誤為書役於科鈔傳兵科據疏糾參上意新甲見責嚴旨切責回詔新甲回奏絕不引罪反自誦其功有某事人以爲功而實臣之大恐若罪刑部提問即引失陷城寨律秋後處決左右有爲督解者以虜未靜城爲言上曰唇亡我七新藩不更甚薄城乎下部再議可也石麒麟吉新甲陷邊城四陷廣城七十二陷新藩七此從來失事未有之奇禍亦刑書所不忍裁之條例者也當照臨敵愾之不依期進兵

窺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漸決不待時旨下即會官處決

左都御史劉宗周到任上言六事一曰建道崇崇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請後之以昭聖明政治之本一曰員法守高皇帝焚錦衣刑具一切獄詞專聽法官司不必下錦衣并請罷東廠縲事一曰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科道會詳之乃付司寇司寇擬罪乃得收繫此於律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一曰清伏奸凡禁地匿名文書一切立毀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彈劾之後惟漸嚴斷一曰飭吏治吏治之政無如催科火耗詞訟彈劾已爲常例矣胡廷頒一令一令即爲異議之始地方有一事一事即爲科款之藉至於營升謝薦巡方尤甚藉以風憲受贓之律爲科道考核之第一義上嘉納之未幾有武英殿中書王育民揭宗周於私寓出員外郎孫順所讒金宗周自劾逮育民下刑部究問

贈故輔臣文震孟禮部尚書屠事姚希孟禮部右侍郎各廕一子

奏為

十

入監給予應得祭葬禮孟以日講受知特備入閣爲溫體仁構誣疏參閒住亡後溫又在事撫按不取具題戊寅年吏科吳麟徵有疏言之韓城察院歸興典出自朝廷何得徇私市恩御筆抹去止票該部知道希孟以知閣事滿兩先爲孟一月亡撫按以語講官例爲之疏請部覆如例議卹時張至發當國票旨以駢語四六新經申飭疏請連次議處撫按部科各官而獲其所請至是已越四年是敢言及矣宜與當國方博采公論以收輿望遂從部覆得如例

子卿云

十月初八日北兵大舉分三道從牆子路入東界嶺青山即被塞安三河通州薊州等處各分道一往真定一往河間一往香河又分別部被掠清等處抵山東兗州執魯王索金王不勝辱自縊死信陽王及監軍道于維新知府劉藩藩推官李昌期滋陽知縣郝應祥副將丁文明俱死之又破萊陽鄉鄉紳侍郎宋致吏部員外宋應亨中皆趙士驥俱被執不屈死事聞上御中左門召百官誠諭

數百言深自引咎諸臣皆叩頭謝罪次日下詔罪已曰比者災傷頻仍干戈擾攘興思禍變罪在朕躬勿敢自寬敬於宮中默告上帝修省數罪視事動減文武諸司等官有奏事者赴弘政門報名候旨

自十月至次年四月北兵方始出口所破城邑自創通等處直至山東一帶無不被蹂躪者已已以來四次登變未有甚於此番者也

行人司副熊開元因見上罪已求言詔即疏求獨對上因召入德政殿開元請屏輔臣退然後有言上曰輔臣原管密勿可以不退開元奏皇上聖不自聖求賢自輔使大臣皆以皇上之方寸為方寸天下太平矣又奏見賢焉然後用之等語上曰見乎最重要見如何是賢開元奏庸人在高位相繼為奸違言官發其罪而誅之所致壞已不可救上云多事之秋責備人主責備輔臣是大題目又云軍興旁千多有小人挾私罔上爾必有私意開元奏臣如有

私乞軟輔臣面奏上因令補奏言昔日輔臣繫刑重獄屏棄忠良故人得而攻之今日輔臣奉行德意釋繫獨遺起廢賢才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相慨歎而已孰復起而攻之若皇上不加體察一時將吏狃於賄賂雖失地喪師皆得無罪惟復為皇上指弊報國者疏入大怒批旨以其謾語輔弼狡託機密背錦衣衛軍開給事中姜疏疏言皇上修省罪已言官諱諱致收豈有厭薄之心哉言官持論太急亡當聖心此言官之過也聖訓云代人規過為人所出者皇上何所見而云然乎於草奏知之乎抑出於聖心之懸揣乎今如二十四氣之蜚語必大奸巨慝惡言官之不利於己而無以中之不激皇上之怒不能銷言官之口人將爭效寒蠶誰復為皇上言之者時有投匭名文書詆各臣為二十四氣者故塚疏及之上大怒命送錦衣衛打問與開元同下獄已而以廷臣救重下嚴旨并資錦衣衛衛職再行嚴訊打問再四獻上下刑部議罪司寇徐石麒疏坐二人配贖聖旨以不具招罪司官

石麒開住該司劉沂春革職開元塚各廷杖一百仍發刑部議罪再問再啟獄年餘至十七年二月始各允遣成放歸

熊公自序略云二十九日召對既畢劉宗周等獨輸金吾駭養性曰熊開元必有主使不行拷訊是汝不忠駭出方沈吟道中使忽以手救至則令取開元塚畢命以病聞者詔也駭失色語同列同列曰是何可殺璫黨亂政時田賦耕斂諸言足鑒矣明日十二月朔取開元百端拷掠求主者但舉一腔忠憤及微朋輩私相感歎悅開元勿語者以對先一棧一百敲又一夾打五十槓掠至垂斃始還初二日又一夾打五十槓復去衣打五十槓自分死矣金吾法已窮思之三日似有鬼神之道乃以所獄無大礙於首輔者為一紙開元所供婉婉千言為一紙同進并微前密諭曰誠如聖諭天下祇畏臣衙門之刑不畏朝廷之法合無將開元杖部擬罪律諸市朝始可昭垂後世初四日上以諫詞發開延備叩首曰熊開元南人不任刑今已至矣

順付刑書上用其言下部且手詔答金吾曰開元塚前詔不必行始驚且喜呼聖明也刑部疏上以不審不招為欺貌玩伺資堂司官開元塚各杖一百開元已抵夜臺再四稱有人心莫不淚落而科道廖國選語同官實良直以緩死之故良直即疏言金吾漏洩機密歸功於已歸過於君毒哉此舉雖殊金吾不足贖罪何況開元上怒召金吾諭曰外廷有人言汝金吾曰不識言臣何事上曰言熊開元事汝洩泄機密金吾曰臣盡不明利害何敢泄漏且臣西班不與東班往還何處漏泄且臣開元屬臣問姜塚屬鎮撫司問臣奉詔不得不聞於該司吳邦輔邦輔弟邦臣見官御史或與邦臣商遂聞於外數上曰朕今亦不究矣嗟乎人皆一死開元獨千百死非至尊弘有能免茲殊手乎閏十一月二十九日召對百官議舊撫法簡事畢諭科道官吏科都吳駭徵為姜塚求寬上曰目今口已見兩等爾等言官慘不必言時聖容惻然且垂涕言曰朕無面目見爾等爾等言官

當言的不言二十四氣之說事同隱名屬見章奏不得不於姜採疏上一問言官爲朝廷耳目如已不正何能正人憐微奏能開元亦以許奏輔臣得罪謗云家貧思賣國亂思臣相封疆敗壞莫得不責備首輔總是姜採上言不倫元亦是熱腸上曰開元假託機密陰行邊漸不可長前旨已明各科道俱有奏對言終撫封疆諸事御史楊若鶴舉西洋人湯若望製火礮禦敵左都劉宗周奏國之大事以仁義爲本若望向來創設郭敦堂堂中國若用其小技以禦敵豈不貽笑上曰火礮是中國長技若望比不得外夷宗周奏若望小技何益成敗目今要慎選將撫若望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何愁不太平只說選才望不論操守使貪使詐貽禍不小因言范志先操守不好貪剋冒兵以致軍心渙散又奏朝廷待言官宜有體卽有罪乞下法司今熊開元姜塚因言下詔獄大於國體有傷又言臣宗周前亦因言得罪荷皇上優容臣何幸而遇上恩二臣何不幸而不蒙寬宥又如黃道周言語激烈有朋友

黃道周

志

不能堪者皇上既待以不死又蒙起廢二臣終直不如道周周何幸而遇恩二臣何不幸而不蒙寬宥上曰三法司錦衣衛俱是朝廷衙門你說待言官有體假使貪贓法欺君罔上通不該引了宗周伏地引罪上曰黃道周聞他有學有守用係特恩德得引他比例似你復物偏迂成何都察院卿等起來劉宗周候旨處分輔臣同出班跪爲宗周求寬禮尚林欲樹刑向徐石璽工部侍郎文兵尚張國維兵侍馮元慶亦皆跪求上曰熊開元這疏定有主使想是劉宗周主使了金都金光宸奏宗周賦性硬直客也不合與開元不相往來臣與同官極知他在衙門百事整頓老成可念上曰金光宸也著議處而已而五府劾臣出班跪求寬宥上曰諭基明卿等不必申救宗周光宸先出候旨諸臣各退上召輔臣再入隨傳旨劉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開臣持不發將原旨同奉至御前跪奏力救首輔延儒言之甚緩上不忍德環奏昔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幾欲殺他入宮尙謂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稱賀曰

君仁則臣直語未畢上遽曰唐太宗我所不如若問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德環奏皇上是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唐太宗巧於取名上曰如何巧於取名德環對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在人主取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故優容他以自成名上意頗回諸輔臣復緩救之上舉筆抹去刑部議罪四字家宰鄭三俊上直言可憐疏曰劉宗周與臣出處略同迂愚每足賈罪於明時拙識亦恆見原於君父昔年罷東正步即今春起廢忽動聖懷其特達蒙知一也自入朝獨行觸步華年戎質者相率視爲朽人同流合汙者又爭目爲怪物羣猜誣庭冰炭難入其憂謗長譏又一也司寇徐石璽疏曰魯論古者民有三疾三疾之中徐愚居二君者不必皆廉廉者必矜愚者不必皆直直者必愚故孔子思之今劉宗周兼有此二者其矜愚可厭其廉直可惡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直立倚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及今用之尙可收其後效自茲以往盡矣

劉宗周

古

已矣欲再見此正襟危度嚴展冷冷之老臣不可得矣時有舉人祝淵上疏請用宗周命下刑部議罪副院張璠疏奏極食御史王志舉前按蘇松推職贖是求郡縣衙富戶緣贖贖款以供其意每一訪犯贖積盈千緡上又加五六百兩不等宗師袖鑄多本地巨商各商寫會票十餘萬金不脛而走其家復州縣轉重揚揚入都至今述其婪橫之迹猶人人切齒又舉廉廉御史成勇時二人皆以參權稱得罪然立身既殊起會各別在勇奸所見可謂拂士之科志舉自知公論不容止如奸人之茲醜而已奉旨志舉提問勇部議處用十六年癸未正月當大計外吏二月當會試取士以邊警阻隔外官入觀與舉人會試者俱不得前乃改五月大計八月會試九月廷試屆期欽命并祈陳演通州魏德爲主考官通州徐庚辰科進士不三年卽入閣又越同事三人爲副考官皆出特簡云三月改禮部郎中吳昌時爲吏部文選司郎中昌時好結納宜與



之再召賢昌時奔走效力居多至是出入幕中與將吏探聽聞中消息在外招搖市權而醉心吏部謂賊一日作吏部即死可不慎宜與亦欲借此舉其望而退之及入吏部而愈不可遠先是鄭三俊嘗問徐石麟曰昌時何如人石麟曰君子也蓋畏其機深故譽之三俊不悟往時科道年例在二八月科一人道一人昌時為政特廣其數例轉科臣范士鑒等四人御史陳蓋等八人科道臺起大譁掌科吳麟徵掌道郝彪佳等四官面折之昌時怙過自如科道皆惡之矣又宜與自將望望視同官官咸愠之而罷內操振厥衛諸事皆內監所不喜可濫王之心實皆宜與云我輩才力有限望老先生包容宜與不以為意及以舊師出談信門生范志完之大旨一以軍情委之迄無成功上方時時遣人偵候於是左右之譖入而禍不可解矣

上諭內閣

主

於上諭內閣楚冠狼狽當親討大輔吳姓仰體朕意命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師勦寇特賜尚方劄以重事權加賜銀牌等項以示眷禮又給銀五萬銀牌銀花等項充備賞之用  
四月上諭首輔周延儒卿以元臣自請行邊星馳就道深可嘉尚特賜軍前賞功銀十萬兩銀幣各項俱全又特賜手諭云卿以原官督師關密昌宜通津保東一切督撫鎮將主客兵馬并京營兵將悉聽節制重者竟以軍法從事有功的立行升賞仍著兵科方士亮職方尹民興隨行監紀功罪不時馳報卿股肱元輔方倚賴巨勳不忍暫離左右周召虎奉命專征唐裴度朝秦凱名高將史千古同符指日成功星馳入關慰朕席仲望之意時北兵將出口宜與得諭指日而興化先奉命討賊者倘還出都門驚奉上前上諭曰輔臣吳姓奉命督師三月以來遲遲不前將出都門驚罪即奉旨著致仕未幾與宜與相繼遣還竊聞南兵部尚書史可法有疏申救得免死遣成  
北兵以十月初八日入口由蘄通直至山東於三月初入莒州

城養馬休息京師寂然無警矣四月初一赤羽經自南來舉朝復大驚初五日日上御平臺召三閣臣詞氣甚厲云朕欲親征首授周魏云臣願代往上面觀指首不言周起陳璘跪云首授閣務殷繁臣願去上搖首如故陳起蔣德璟跪云臣可去上復如前將起周再跪請行上回顧命笑曰先生果願往朕在宮中有過前門正在此刻一出朝門直向東門行慎勿轉西蔣璘隨征官及勳王已到四鎮劉學清唐通遇吉黃得功初六日至通駐札北返勁兵東起津門西至涿鹿互三百餘里車戰驍駝橫排擗擗遠近破聲日夜不絕首揆在通州與四鎮暨隨征各官一無事事惟內驚面諭之諄切外露出口之驕漸近處通城之胞薄及兵將之衰弱而已五月初六日烽火頓息各處解嚴都城諸文武再慶太平越四日還朝為初十日午即入文華殿朝見上歡迎親手扶掖慰勞倍至告假休沐不允十五日賜

上諭內閣

主

閣臣羊酒陳將二相疏辭謂伴食方負衡遂收成命首輔亦疏辭竟同允准十八日諭吏禮兵三部查閣臣視師凱旋優禮之安何如隆重各進兩儀俱駁情理未盡廿三日傳府部九卿刻平臺候旨接出聖諭首輔周延儒狀所敘信不謂亦有蒙蔽著議處逾日議處疏上旨下猶予致仕賜路費銀百兩後參疏日甚向之最相昵者出詞更毒如袁彭年之輩皆各自為地忌自別其非周黨也蔣拱宸朋比為奸一疏參昌時驟款多貲七月廿五日上御中左門親識昌時事後即日遣綏騎速首揆十月十八日抵京自疏願成衡邊不報舉朝亦無敢有下援救語者矣  
五月以倪元璐為戶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故事浙人不為戶部又以儒臣改任皆彼格也上召對面諭慕其志忠諫故款款練論奏并井有條又諭曰帝王用才致治原只一二周之七友漢之三傑即太祖所用文臣亦不過劉宋數人耳又論祖制不用

浙人為戶部今用人為急只得通融又謂以餉不清則兵不強民不安今以安民為本元瑞曰臣本無能今皇上必欲臣做臣有三做一實做與兵部合算必能準餉以稽兵革兵以權餉一大做求微開大利大害一舉興除不以小小生節徒然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為根本禮樂為權輿政有厲民者罷之必為民請命上曰有準問之言既受事與兵部尚書馮元慶互稽兵籍即以戶部一司官兼職方俾得察核諸鎮將士有崇明人沈廷揚獻海運策元瑞奏請試行乃以廣濟船六隻馳運進月餘廷揚見元瑞驚曰我己奏開上謂公去矣何向在此廷揚曰已去矣未運已至元瑞又驚喜奏聞上亦喜命酌議乃議每放糧船備與海各領半行發至甲申二月首輔陳瓚以元瑞詞臣不達錢穀奏上命罷司農任仍還講幄三月之變從容自縊死瑞解任後吳履中繼之五月十六日上御皇極門召閣臣及吏戶兵掌印官兵科都給事中跪出手敕欽定寶撫去雷云前選只須總督一員擇敏練幹才

○李鴻章奏

三

任之遼撫一員黎玉田鎮臣一員吳三桂專任開監勒寇山水撫臣一員李希沅照舊鎮臣一員盧天福是否堪任著另推簡密不必分作二策但著順撫三屯鎮管轄即著王繼謀唐通料理督師保督俱不必設呂大器趙維岳同京另用保撫徐標新任可用鎮臣另推通州只設鎮撫以副將統領其餘營須派明設信守防先時有備不致隨事張皇時以督撫增設太多因議裁汰赫然整頓一新然總兵費數員副參以下尤多皆未及汰大抵標輔以此為交結納賄地雖屢經票擬較催亦置之高閣此邊事敗壞大病根也

上召保定巡撫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佳來數千里見城無完固每望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難大無聲曾未進口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欲虛位下標又曰天下以邊疆為門戶戶固則堂奧安其要莫若修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息上曰諸臣不實心任事以至於此皆朕

之罪標又言車戰壘田上善之標四月己卯受事辛卯陞見賜金幣至是復召蓋上深問畿民欲得具詳也標在任能彈力任事甲申春大寇臨城竭節固守知府邱蔭華先已通賊輸款標執之下獄親自登城責策于黨而叛兵劫標殺之出茂華於獄遂撤屬縣俱叛於寇

命孫傳庭特加督師總制應鳳江楚豫州勦寇軍務兼轄三邊兵部尚書呂大器以兵部侍郎總督江楚應院等處軍務各給以行開賞功銀幣等項官星夜解至軍前聽用

○李鴻章奏

大

六月癸亥朔裁叛帥劉起劉越各凌違傳首九邊妻子給付功臣為奴財產入官格制朔望停刑時以超等挖同垂斃改初一日辰時祭告午時獻俘上御皇極門兵部行獻俘禮百官致詞稱賀超永城人中何南武解元殿而知書為貴州總兵坐罪免後上疏言

○李鴻章奏

大

兵事中樞陳新甲起為河南總兵以私殺殺御史魏景琦舉人齊明楷生員王奇珍三家百餘人遂據城稱叛巡撫王漢泰密旨討之為兵部所洩漢率兵至反為所殺執永城鄉紳丁魁楚練國事等迫令上疏保之未幾鳳督馬士英合兵圍討起困出降解赴京師正法獻俘時於闕下大聲呼冤枉者三上不問

七月初十日上召山東武德道俞士瑋前來中左門命該三法司錦衣衛刑科掌印官提范志完門外伺候先是該疏言志完兩年會事遽陟督師不聞知兵書戰捷待行賄贈升非有大驚何以至是方北兵攻德不下去陷臨清越五日而志完始至聞破景州懼欲避入德州城未之許乃託德州大神廟僧歸附人城之官不聞鄆州之陷由夷丁內渡乎此臣目視最真者也若夫座師當朝因利代庇玉帶明珠繼作市賞撫鎮之四子部堂臺省半屬頹指氣使之私人藉功頌德獨於班聯前臣名通廢常禮至於中

樞主計惟喜虛文請餉必饒常例萬金必扣三千兵部則推升有  
估缺之價敘功滿孔方爲優一則木強昏貪聽司官吏胥作弊一  
則深根長莖勾閣部科道免參口猖獗憐惟以添撫添督卸脫推  
諉徒爲破甑然灰之巧圖何有金城肅祇之實情上覽疏虞之命  
舊計臣李待問傳淑訓樞臣張國維及戶兵科俱謀慮志完解  
質究隨旨演昇入京至是召問演祥前勅志完總兵汪振及金銀  
託方拱乾果否演祥對如前奏因召拱乾入又問演祥稱功  
詔德偏於班師是指何人對曰周廷儒招權則期起於清獄竊  
租俱認爲己功兩次考選收爲門下凡賈巡撫總兵必經幕客董  
心葵之手又令馮銓之子送物回家上命立逮心葵又問志完返  
舊任掠大風卻之上斥其妄又問吳履中曾察核志完何似履中  
對如演祥言上曰趙光祚亦逗留但志完何以服之命并逮光  
祚辭敏中而拱乾辦無受賄事上不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六日上御中左門東宮二王左右侍召三法司等官及御史  
蔣拱宸郎中吳昌時上問昌時結交嚴衛存何意見昌時辨其無  
又問馮銓結親受其萬金昌時言行聘從無萬金之理又問數款  
皆拱宸疏中所參也昌時一一辨論不服上命夾起將昌時二夾  
敲四十折槓二根上疑有弊著錦衣衛可用門外候昌時羣跪  
而蘇復奏云五案之大法失事必誅行開之功罪繫簡同任東協  
失事拱宸何得免脫上問拱宸行開失事情形拱宸不能答命并  
擊下候旨隨下諭云吳昌時大奸巨猾鄉三俊何以破格錄用著  
議處張國維職任中樞失事重大侯甸兼注不授坐廢稍俟俱著  
解來京究問郝炳麟拱宸方士亮尹民興扶同欺飾并喬可用俱  
著法司提問郝將以參昌時職款不實方尹則先奉命隨輔臣出  
征者也

論吏部朕覽輔臣奏嚴禁所通謁其於事關職守俱於各衙門  
會議或重大機要不妨過東閣密商並不許擅詣私宅投謁送還

私揭犯者輒糾肅新蓋內閣陳演有揭嚴飭往來也說者謂演如  
此吏憤不知日後爲閣陳所夾敵多金何來  
諭吏部差官召上江漕儲副使方岳貢來京陛見尋以召對稱旨  
特升協院左副都未幾即以原官同李建泰入閣辦事從來閣臣  
無僅帶副都御史銜者三百年來惟岳貢一人而已先一日召對  
適上詰責吏部某事向書鄧三後云臣正行糾察岳貢云何不即  
行題奏一語深當上意遂得大拜後闕賊破城不早引決責被刑  
尋而死一時有拾事中時敏部擬例推金華知府託同鄉求援於  
方方令急具一條陳疏進來敏即具一套疏懇率嚴旨下部議處  
衆相訝不解所謂謂通例推疏上方票旨時敏正當議處何得遽行  
升擢員缺另推後議處疏奉旨時敏降三級照舊管事仍儼然振  
垣矣其舞文弄權如此

岳貢以崇禎元年爲松江府守歷十四年不遷同時蘇州府守  
陳洪謨則歷八年不遷皆以錢糧不清降罰至二十餘級兩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六

於糧務實未精明任吏胥耗盡不能辨也陳過於仁厚然與民  
休息民皆德之方則惟率要津聲氣日以頌詞作書賄因得延  
眷內廷職位卒輔卒致身名俱敗使不遇國變幾同漢家員二  
千石重傷

八月諭刑部瘟疫流行民間罹災甚慘大小各官都督洗心滌慮  
其圖挽回獄中情輕罪犯先行釋放候旨事涉於疑者作速開結  
未幾上召刑部尚書張所問曰獄中各犯可盡該放否所曰此時  
瘟疫流行物故者多慘不忍見所以取保放出若失誤封疆者仍  
禁不放上曰放也罷了各犯就帶方巾穿色衣在外拜客如罷開  
元姜珠乃民興等這等可惡析出即拘喚數人還監收禁

時京城瘟疫盛行朝病夕逝人人喘息有全家數十人一夕并  
命者上特令差真人建醮祈安而終無驗日於市店家家  
至有收紙錢者乃各置水一盆於門投銀錢於水以辨真偽民  
閒於夜擊銅鐵器聲以驅厲崇聲達九重上不能禁崇家議條

識者早知有甲申之禍矣

諭內閣著照舊止宴樂前已與先生面諭還宜擬旨通飭朕於元旦冬至春節端陽中秋及諸大典禮升殿方許作樂其餘皆免朕用餘貽庶以備賞賚內外文武諸臣俱宜省約專力辦賊先生每將先年舊旨再參酌議妥行

上性儉約常服多用浣衣庚辰秋後以念聖母矢心齋素用膳初係金玉自後止用磁漆器袍服大袖止闊尺五寸命開部大臣亦以尺五寸爲則辛巳六月蒙國太夫人徐氏言夢皇太后鑾輿下降笑語如家人請上除齋戒日外不妨量用肉味奉旨聖母託夢朕心不勝悲慕除郊廟祭告違講忌辰朝聖仍齋戒外其餘日用膳於奉先殿收回祭器量用自是始用葷然每箇祭祀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皆出宿文華殿或武英殿候禮畢始回宮云

欽定四庫全書

主

十一月一日刑部奉旨周延儒機欺欺此匪營私濫用匪人封疆貽誤屢旨已明所擬豈足蔽辜姑念一品大臣著銷衣衛會同法司于寓所勒令自裁准其棺殮回籍先是部院有議云周延儒召起田閒隆以師保可稱千古殊遇受事之初將順聖明有獨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天下想望太平宜永精白仰贊宸猷乃防閑疏於比匪居身涉於營私又云精神價用之操屢侵商總歸於罔弊一時之俸實日甚孤假公行自誤因以誤國嗟何及矣以大臣受財枉法律擬令發煙瘴地方充軍奉旨勒令自裁蓋出自聖斷云

部院君諸略摘數句實中情罪受者當亦心服若如流傳種種至有受賄縱敵之說夫力能敵敵方能縱敵漫生以其須有之

案有識者俱不以爲然也同日奉聖諭罪首范志完趙光忭許敬中失陷封疆著即會官處決吳昌時把持朝政奸狡百端也著斬決了罷矣特發雲南金齒

充軍

法司看議云吳昌時偶身麟甲轉股戈矛生平伎倆在於依附逢迎晝夜營謀惟是挑撥反覆室門依附則改頭換面以呈身入幕求容則貽毒吮癰而獻媚陽爲諛諂反謗作孽除奸黨之功明肆傾排偏倚有礙正大之力投拜罪禍醉國觀遂覬覦時考選串通逆案楊銓而假籍其聲望舊家臣清軀之品自昌時入而致政亂是果家臣者昌時也舊輔臣病政之時自昌時用而議論煩煩是該輔臣者亦昌時也數語描寫已盡可作昌時小傳也光忭由兵部任密雲巡撫以勁總監鄧光詒肅成蘭州破日廷臣咸薦其才起任鄧遠總督端家貲以練兵竟與志完同被讒者冤之

欽定四庫全書

主

街者曰賊至矣闔城男女驚起狂奔至曉寂然未見有賊如是者數夜人皆玩之不爲意及是曉登城望之滿江皆賊船矣兵民一時驚潰賊入城盤踞楚王府搜取庫藏及劫掠紳民無意以復與龍王沈之江屠戮數萬人驅男女數萬人於教場聲言點名既集傳令跪上者亂砍斃下者亂射死百無一存積屍存江江爲亦其未殺者多則斷手足盡戮目鼻無一全形獻忠遂僭稱偽號錢西王之寶稱武昌曰京城偽設六部五府開科取士嚴試取三十人爲進士授郡縣官在城各官死難者參將崔文舉與賊格鬪死長史徐學顏爲賊斬左臂右手持刀不仆賊支解之鄉紳大學士賀逢聖與文榮守德勝門城陷歸家冠向北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墩子湖盡舟全家溺死子觀明光明俱夫婦同死逢聖屍沈百七十日不壞至十一月壬子始收斂自此後岳長衛永相繼告陷八月破岳州長沙巡撫劉熙祚長沙推官蔡道憲俱被執不屈殉義烈別有詳記同時殉難者又有知縣嘉猷王良

鑑鍾祥蕭漢清折曾試均州胡承際衛陽張鵬翼與都留守徐壽崇武昌通判李敏經歷任文熙

上聞闖賊在榮沁密陽之間嚴令孫傳庭出關相機堵剿先是賊盤踞楚豫間有狼關中逼金陵之意廷議備傳庭進剿傳庭故將家子九邊精銳悉隸麾下又據潼關之險初試小勝遂欲大創之特高傑爲推鋒無不有用再三止傳庭勿出秦撫馮師孔數言賊兵久安非朝廷命意也且賊日強橫將何所底傳庭不得已以八月二十日出師遇賊賊奮銳死戰孫傳庭不獲遂以抵關前行三百餘里賊伏盡起進退失據孫傳庭不獲遂時孫家屬盡在涇原高傑遣使不可守其若收合各兵保西安以固根本傳庭不許曰若退則漢不可止不如聲言進戰使賊聞而遁我可待餉賊偵知之明且挑精騎壓壘我師即奔潰器甲山積騎兵悉退入關步兵後至賊尾之役所棄甲仗甚眾乃僞爲步卒裝雜入關關內伏兵既多極聲一响關門即開時九月初六

李嗣紀事

日也諸帥有皇四散西安人王榘子私降賊縱賊大入道臣楊王休布政陸之祺以下皆降西安遂陷傳庭方在關上爲所留西番喇嘛僧二百餘擁之西行死於亂兵自傳庭死而秦地悉陷遂破榆林人太原直追京師矣一時殉難死者省城則巡撫馮師孔按察司王綱長安知縣吳從義渭南知縣楊隨南隄則道臣黃世清蒲城知縣宋一統商州知縣官則原任尚書南企仲諸封副都御史朱崇德原任巡撫焦源清渭南知縣王道純參政田時震主事南居業蒲城鄉官則副使祝胤倫咸寧舉人朱道聚中郎知縣則朱新越有一未配妻甲科由知縣升吏部有吏才崇禎七年任陝孫公以將種奮跡甲科由知縣升吏部有吏才崇禎七年任陝西巡撫禦禦有功即選保定總督以同事不相能稱病求去言官論其卸責誤事革職下獄張獻忠既降復叛楊嗣昌失事自盡傳宗龍注蔣年相繼敗死孫從獄中請討賊自贖乃復官總督賊寇初本密諭斬質人能撫其部眾分將領之督師出關頗

有成方捷報至京廷臣動色相質未幾而敗報踵至矣考其所由皆爲撫趙之又是時熊給事入奏方奉使在秦亦責以奉命討賊宜速進毋退不得已微倖一出竟至於敗績乎國之將亡神奪其鑿四路出師決於紅旗之運至松杏敗績成於職方之坐催潼關不守陷於熊馮之譏論遂至於一敗塗地中原爲墟是誰之咎歟然而馮卒能盡職熊於國亡之後亦航海全節而死悉可免後人之苛論矣

自成自初起至是割掠十餘年既席捲楚豫始有大志然地面通皆戰場所得郡縣官軍旋復之說奄有全秦百二山河遂不可制自成據秦府僞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紀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秦藩晉甲天下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璠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山險用武地也宜論兩藩能任後賊不妨假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輸兵而有其齎蓋何如餉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新王何亦足以報之兩王獨不

李嗣紀事

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於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肖賊初專事殺掠牛金星勸以不嗜殺於是禁賊其下民開安堵遂改西安府爲長安府白潼關既破賊乘勝長驅如入無人之境京師大震廷議以兵部侍郎余應桂爲總督命御史霍達爲監軍十一月初三日上召對諭應桂曰逆寇入秦特命前往早平狂寇早安萬民有真勦然後有真撫有奸將然後有好兵有奸將然後有好百姓在實實心去賊應桂再三稱難言賊已入關州縣瓦解解所發兵三萬及糧餉約無遺者陝西既爲賊所蹂躪本地糧餉如何追徵所授川餉亦隔省爲梗上呼戶臣倪元璠問該部何以應之元璠奏慶復見於有餉銀十五萬又司官劉邦閣催到十萬又賡有五萬秦中餉餉已難只有山西就近可以接濟元璠奏山西近京只有此項可濟邊需不敢輕許上曰也要撥些與他應桂奏要幾員好將官上

呼署兵部張伯鯨諭宜選兩員與他伯鯨奏他計馬岱已推保鎮  
九龍文已回止有孫獻捷見在京營應桂奏原任保鎮姜瑄以通  
前去料理達奏昨據按臣金毓峴報孫傳庭不知下落按臣馮  
師孔西未知存亡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死以報皇上無兵無  
餉空死無濟因勸災恤上許其熱練地實心任事今照諭內  
事有功破格賞升上命閣臣擬論頒給銀幣給領各項爲犒實用  
又令御馬監撥馬數十匹與家丁騎坐令兵部速選將官同去又  
命吏部李鴻知察選撫宜易者因易甘肅巡撫林日瑞云時賊  
已入關方推泰督無首行者上謂罪廢諸臣原以知兵舉何至今  
推督撫便若無人聖意蓋有所指應桂亦其一也部中不得已推  
之然實非邊料上特賜宴於中左門直房令閣臣侍食應桂得命  
後日夜悲泣勉出都門則僞官充斥赴任無地矣  
是時朝無確報相率自盡其有以賊在意者閣中惡旨但云以

李鴻知察選撫

應桂

匹馬不入爲功兵部議兵但云以死報國未聞作何料理上下  
相蒙馴至敗亡莫之肯也  
李自成既破西安遂破延安破鳳翔以達榆林兵備副使都任及  
總兵王世顯侯世祿侯世傑侯世昌等守平不守各言效死無二  
堡精銳入鎮城大集將士問之曰若等守平不守各言效死無二  
遂推世威爲長主就令總兵兵敗遣僞官說降不聽賊怒殺四面  
攻之城上還擊射殺賊無算賊稍入城遂陷都任舍室自經  
賊以衝車環城焚之城崩數十丈賊稍入城遂陷都任舍室自經  
死千世威縱火焚其家百餘口揮戈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  
殺賊千計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合城婦女俱自盡文武將  
吏以及士民死者數萬人榆林爲天下勤兵產頻年缺陷軍士飢  
困而彈藥狗城志不少往榆林既屠賊擄室夏總兵官撫民迎降  
三邊俱沒賊無後顧長驅而東矣攻慶陽城守不支遂陷執韓王  
兵備段復與知府董宛卿神太常少卿麻僂俱死之已復遠賊陷

甘肅河莊汛涼州二衛俱降遂圍甘肅林日瑞已  
奉旨罷職尚未離任同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等並以力屈死之  
居民四萬七千餘人西寧堅守不下至明年二月降降殺僞官賀  
錦等

張獻忠既破武昌隨返兵被長沙一路至四川陷涪州瀘州圍佛  
圓關進圍重慶悉力拒守四月而陷瑞王闖宮欲難善撫陳士奇  
知府王行儉皆死之賊屠重慶取丁壯萬餘割耳鼻斷右手驅至  
各州縣兵至不降者視此爲例但能殺王官府吏封府庫以待則  
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解甲投降者進陷成都蜀王  
亦合宮被難巡撫龍文光及道府各官皆死之姓名不能詳紀所  
知者惟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屏仁壽知縣顧繩結忠都知  
縣吳繼著繼著一門四十餘口皆同日并命爲尤慘云獻忠大索  
全蜀紳士至成都皆殺之既而出榜試士諸生遠近爭赴獻忠以  
兵圍之擊殺數千人皆拔紙提筆以死蜀中士類俱盡復大殺百

李鴻知察選撫

應桂

姓全蜀數千里蕭條絕無人跡蓋甲申年秋冬事也中原多故獻  
忠遂奄有兩川李自成敗後益發兵攻漢中陷之獻忠遂自守  
不敢出來未幾獻忠以病死於蜀以養子孫可望領其眾焉  
當時被京師狀君后者聞之畢應實甚於獻而蹂躪死蜀殺人  
盈野者獻之暴虐尤甚於闖蓋天實生此二賊以亂天下跡其  
所爲固多史冊以來所不經見之事近吳梅村先生記兩寇  
始末頗詳茲不具述  
上念宣鎮陵京藩屏接勦必先以馬缺發御前銀三萬給鎮臣唐  
紅令市馬閱臣蔣德璟奏言該鎮領馬額銀兵部歲發不實未見  
作何收買茲復另發既非例且恐廷復復費一擲也上不聽未幾  
大同山海各鎮臣引例討御前銀買馬上思璟言不復發鈐以宜  
浮爲宣督王繼謨參提前銀竟不可問  
吏部文選司兵部職方司爲用人之地歷任正郎多不能副上意  
因特起原任太常少卿沈自彰以原官管文選事原任四川布政

張汝孔以太僕少卿管職方事沈係辛丑科由縣令歷任部曹府道以天啟年布政升常少崇禎元年致仕張係庚戌科由戶部歷任司道丁丑年以四川布政考察察事職茲忽以陳方戶部歷廢籍改授吏兵部司官皆未有之異事也到任未久即遭國變不能殉節為賊夾辱而死

浙粵二鎮缺已一年因營求者多相持久不惟有大璫王之心之弟之仁久欲得之兵部堂司引兼監為緩局以致禁語上聞特召職方郎王永積入德政殿詰其不推之故永積以邊鎮上聞特召推及內地為對亦實語也上怒銷其官欲出此缺以予新職方也有大力者亦果得二鎮以去

十七年正月大風竊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被城鳳陽地處關賊李白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改元永昌以牛金星為偽丞相立六政府向書等偽官恣掠河東河津棧山榮河絳州一路遣偽牌投於兵部言三月十日至會同館繳兵部執牌者訊之則京師

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客與千金代投以為詐斬之

宮中向有密室累朝不開至是上忽欲開視大璫固諫不聽開進見空房三間中惟小紅箱一隻啟視之有小畫三軸其一畫文武百官俱手執朝冠披髮亂走狀上曰此殆言官多法亂耶其一畫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負糧奔逃狀上曰此是軍民背叛耶其三畫輦止畫有一人短衣跣足披髮中懸儼然御容也輩璫相顧失色上為憮然而出

吏科吳麟徵疏請東山海關外蓋遠前屯二城撤兵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益靈遠在關外徒守甚難元年職方趙光朴出關察核已有此疏議者謂無故棄地不可今當有警徙三桂精兵入援實要計也上下廷臣議閣臣謂關門兵未可輕調棄地作何名目持不可且將疏毀言之失乃不果行三月申營報蓋急兵事亦以為言上獨斷其是內閣乃先行循請降旨吳三桂聞撤兵事如何往返遲遲月遂遲師期三桂以二十日抵豐潤京師先以十五

日陷矣

罷兵部尚書馮元慶以原任兵部都給事中升添設兵部右侍郎張繼彥代之仍兼翰林院學士

紹彥初任縣令以累寇有功考選戶曹以召試改翰林時楊嗣昌為樞輔屬其私人沈迅薦繼彥才改授兵部都給事中欲收為同黨也繼彥到任即疏參嗣昌且於召對時言之而議五案大法一疏尤為嚴切可謂克稱其職矣至是方以科臣起得遂起拜在部郎正樞席皆出帝心特簡受事未久即遭大故先既不能畫一策以濟變復又不能持一死以報國南渡之日幸借名以復官鼎革之後又反顏而受職究以節名獲罪禍及身家可不哀哉

元慶與其兄元慶同以文章聲氣召振一時推為大小馮云繼在諫垣頗多讜論晉任中樞以值時事艱難之秋自知不能勝任故託病堅辭幸得御賞歸未幾即以病終繼任天津巡撫

命免金登遠問授翰林修撰來京陛見聲初任庶吉士已之嘗同劉之綸請釋自效收授御史監軍事平解任養親家居追寇晉練鄉勇以衛地方薦督馬士英所募警兵過徵爭鬪失事士英具疏參之奉旨逮問聲亦先具疏辨上察其枉且追念昔年舊勞故有是命并諭追卹之綸云聲是時已丁艱未遑赴召乙酉之變起義不免挺身赴難從容殉節於舊都

正月三十日上召閣臣及吏戶二部臣人文華嚴諭吏向李遇知曰廷臣所舉知兵及清官皆當核實不得微徇又諭戶部倪元璠曰各邊常餉日急目前即要措處百萬元璠言外解未到途中梗阻因言浙中東陽土寇之變上曰不必奏即與諸臣商議措置因取光時亨疏曰閣臣曰先生母稟擬須體朕意這票內何人現曰是有人閣臣蔣德璟對曰即是指陳餉部科上曰部科何人現曰

原任戶部尚書李待問科臣偶記不真上曰朕如何是聚斂當時只欲練兵環日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出練餉七百十三萬當此時科實不得辭其萬且所練兵馬今皆安在上曰倪元璐已并三餉爲一了得戶部雖并三餉爲一州縣追徵已是三餉上怒曰前票孫晉本既是徇縱這光時亨本內所參何人並不明言這等票擬顯係朋黨奏乞革職獨立與二臣並無一面向在御前說練餉當舊餉之非不是今日方說諸籍人同李遇知倪元璐皆爲求寬假以鈔餉係戶部職掌自引各口口起來諸臣承旨退後現具揭待罪奉批朕知道了而鈔餉法已管免練餉亦蕪蕪矣吳琬疏求罷至三月初二日始得旨允放仍填銀幣乘上以堂印鈐之命侍郎督寶鈔提舉司閤中票擬屢不合旨於宮中傳鈔式令錄印二面相連又改五年爲四年命大學士李達奏出師剿寇二十六日行道將神廟剽馬都尉萬

二十九日上傳命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俱以原官入閣辦事後城破上崩閣臣中從死者惟景文一人不然黃扉一席地盡作南冠楚囚矣

一軍盡爲思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於是衆心益固會兵少食盡不敵而敗城破猶揮刀力闢殺就獲死寇盡盜武賊遂移賊遠近至云君甚關孤立而力竭桓桓多民盡行私比黨而忠恥絕少甚至開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入戚紳閭左之牖膏盡竭又云公侯皆貪肉親袴而倚爲腹心宦官悉操大豚而借其耳目振凶孽衆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陪亡之恨人讀之無不扼腕恨者

上下罪己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降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曾且說惕罔敢怠荒乃者災沴頻仍流氣日熾忘累世蒙養肆甘蔽凶殘殺之益鬻輒而輒拔甚有受其病斃頓忘敵愾者朕爲民父母不得而弗恤之民爲朕赤子不得而僥倖之坐令秦豫邱壠江楚腥穢非朕躬誰任其咎所以使民輟餐罷居迭行齋火殭垣以壑積骸成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迭行齋加服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過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



暮田卒汚萊望煙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  
日夜告凶旱潦游至師旅無處疫厲爲災上干天地之和下嚴室  
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官  
首鼠而議不潔武將驕橫而功不奏皆由朕撫御失道誠感未  
中夜以思蹕路無地朕自今痛加剋己深省風愆要在惜人才以  
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苛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獨額外之科以  
省民力至於廢罪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尙堪用者不拘文  
武吏兵二部確後推用草澤豪傑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  
功等閑器仍留後裔之流能含逆反正率衆來歸計救邦立功  
能擒開敵仍予通侯之賞於戰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逆誰  
無公憤尙懷祖宗之厚薄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懲惡告朕意  
吏部奏大寇就擒率旨陳子龍定變可嘉著授兵科給事中先是  
東陽之變實推計都爲主都故任俠好義遠近信服邑令姚孫渠  
貪虐殘民假名備亂橫派士民輸金而坐都以爲計都實中人產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勉輸數百自詣告減因有忤適有奸民假中璫言名招兵者於都  
無涉也事發文致之又摘其所刻社稷姓字謂是結黨謀叛都  
拜母賓客成集負氣者互煽之因發憤舉兵以誅貪吏爲名民恐  
毒已深旬日之間遂聚衆數萬掠東陽義烏浦江三邑巡按左光  
先聞變即調兵行勦民各保寨拒敵官兵大敗子龍時爲紹興推  
官命之監軍子龍謂都實非反不過爲貪令所欺耳令親信齎書  
許悉都即率其同事十三人解甲投降子龍爲之請命先告都  
許悉都之餘黨盡散散亂以平子龍向以文章名世南渡時爲該  
官有聲國變之後謀起大義不克而死  
出原任兵部尚書張國維於獄召對中左門命以原官督浙直兵  
餉國維拜命後知賊倭漸迫星夜率數騎南行得不及於難吏科  
馬嘉植韓如愈等亦借假銀等差並轉而南至山東如愈爲劉澤  
清差兵殺死于道  
國維本浙人在諫垣時能不附同鄉爲程之黨然亦不爲崖異

故烏程容之鎮撫蘇松歷七年之久雖無大功績而與民休息  
民頗頌之至中樞重任本不能勝況值時事多艱前人啟壞之  
後耶非特科道交章論列有日深摺指恭便成職業亦略大不  
忍細也弘光時再任戎政與馬阮不合先獲己身人謂其愚不  
可及南都既覆錢謙益守卒能竭力盡節一死以畢其事隨亦  
可以傳矣

召對文華殿上詢左都御史李邦華密奏內云輔臣知而未敢言  
其對用之語是指何事輔臣陳演封中允李明睿疏及少詹項煜  
疏單上即開閱默然將魏塘奏廷議俱言東宮宜往南京監國上  
不應次日給事中光時亨即疏參李明睿南遷爲邪說明睿疏辨  
上即召光時亨面詰曰一樣邪說卻只參李明睿何也顯是朋黨  
姑且不究又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事至此無一忠臣義士  
爲朝廷分憂其所謀乃若此耶至三月初四日召對復論閣臣曰  
有補李廷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行大學士范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文王都李邦華襄城伯李國楨請先奉太子撫吳江南光時亨曰  
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爲將欲爲唐肅宗故事乎景文等  
遂不敢言上復問嚴守策衆皆默然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  
皆亡國之臣也遂拂衣起  
嗚呼遼國固存古人有行己之者至於東宮撫吳雖屬權宜實爲  
要計但遼亦何易言斯時賊鋒已蔓齊魯南大聲中斷卽出  
國門能一往無吝哉上之英明早已見及故屢大召對環顧無  
人不禁傍徨啜耳聞曾私語首輔演曰凡事要先生一擔擔  
默不答既復有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的語上意可知已此時  
計復何之惟有斷然守君死社稷之義爲正矣悲哉朕非亡國  
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之語也此真千古至恨豈但遺民私痛  
已哉  
詔封各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益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  
靖南伯劉澤清賞升一級劉良佐高傑馬岱岳馬科姜瓖孔希貴

黃葵葛汝芝高第許定國王乘肩劉芳名李棟鳳曹友義杜允登  
趙光追亡從吉楊御蕃等各升署一級各督撫亦分別加升始徵  
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澤清入澤清前命移彰彰  
德因縱兵劫掠臨清南奔通以八千人入壁齊化門外陸見上慰  
勞倍至尋出內帑十萬命太監杜之秩監其軍通倖傲甚謂上  
帥我又以內臣節制我是不敵一奴才也隨奏兵革賊眾不敢  
當往居庸關設險以待拜疏即行不候朝命既至居庸即倒戈降  
賊矣

命太監高冠濟杜勳等分往天津保定真宜各鎮監軍兵部言各  
處物力不繼而事機分納反使督撫各官有所藉口上不聽命進  
魏藻德禮部尚書兼工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  
天津方岳貢戶部兼工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  
濟寧會言各官不可分出即將遠遂止不遺幾陳演將德  
璘相繼告歸藻德即為首補當慎德之先一日上讀演曰朕不要

做的先生偏要做朕要做的先生偏不要做蓋指言南遷及還兩  
輔諸事也

賊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守城眾不應總兵朱三襲白剗巡撫衙  
屏後督糧戶部郎中徐有聲巡道朱家仕俱死之文學朱若葵合  
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李自成入大同殺代府宗室殆盡  
雷錫將張天琳守之天琳較修凶暴後為陽和軍民約鎮城軍民  
內應殺天琳

賊犯保定督師李達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統城降賊賊入城建泰  
被執御史金鉉喇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號喇舊李殿  
賊帥什地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從子振孫以武舉效力行開  
登城射賊多應弦而斃城陷眾解戎衣自匿振孫衣兩袖大呼曰  
我金御史往也賊文解之號喇子歸陳氏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氏  
母楊氏被常氏盡投於井張抱一孫於懷而下侍婢四人亦同下  
時三月廿一日京師已先三日覆矣

城陷陽和遂長驅向宣府宣府將白廣恩船艙兵姜璽書約降  
監視太監杜勳糾集砲八聯效迎軍民聚謀藉巡撫朱之儒獨行  
巡城見大轎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救我無恨矣眾又  
不聽之馮不得已乃自起然火兵民競挽其手之馮乃奪刀自刎  
死軍民遂迎降鄉紳張羅彥自殺

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城移檄至京寫十  
八日至幽州會同館徵京師大震十六日陷昌平州十七日上  
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民策對未及半祀封入上覽之色變  
即起入諸臣立候多時命俱退始知為昌平失守也是夜賊由沙  
河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十八早朝上召封諸臣而泣  
倪首書御案十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即拭去諸臣方侍班裏  
城伯李國楨匹馬馳闕下汗浹沾衣內臣呵止之國楨曰此何時  
也君臣即求相見不可多得矣上召入奏守城軍不用命鞭一入  
起一人復臥如故上乃命內臣俱往守城十九日早大雨雨止賊

攻城聲不絕土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不絕徘徊踰時回乾  
清門殊書諭內閣成國公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時諸閣臣  
已出內臣置几而上入中宮視后繼畢仍回南宮登萬歲山  
之壽皇殿自縊亭新建閣內據處也太監王之心對繼文武諸臣  
相隨死難者問臣范景文而下凡二十餘人另有記

崇禎朝記事卷四

右崇禎朝紀事四卷李遜之撰遜之字庸公江陰人李忠毅公應  
昇之子篤守家學不求仕進入國朝隱居沒世江陰志不載其  
人事蹟亦罕傳所著有李忠毅公年譜見魏叔子文集有三朝野  
紀七卷見明史藝文志世所傳舊鈔本及荆駝逸史本均不全此  
從京師故家鈔得崇禎一朝爲書四卷較逸史所載崇禎朝不  
倍之疑逸史系刪節本此則全本也惜仍缺泰昌天啟兩朝無從  
補全然以當時之人序當時之事不偏不倚宛曲詳盡在明末野  
史中論議最爲持平亦可想見庸公之爲人矣光緒丁酉雲陽日  
武進盛宣懷跋



江變紀畧二卷

〔清〕徐世溥撰

清道光古槐山房木活字

荆駝逸史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江焚紀畧卷一

徐世海編

金聲桓左良玉部將也本遠陽衛應繇世職以邊資歷楊樞輔嗣昌史督師可法諸營果陞至淮徐總兵官督謀左後隊初左既敗韓襄樊退保武昌力不支則圖屯兵南都終未泰至池州聞有備而還久之復至武昌徘徊楚東乙酉春聞賊又日夜東下左帥恐不能

江焚紀畧

江焚紀畧

三

不徒欲復趨南京而無名也慮之時宏光市立已半載朝廷昏亂馬士英阮大鍼用事出史可法於揚州而殺北來崇禎先皇太子人微不服久之都下紛紛言所殺者乃王嗣馬子也於真太子無與東南日夜望真太子出而立之左客胡以寧因獻計合爲太子手詔趣左帥入留都者使客自北來稱太子有手書血詔付空左伴受詔爲泣而哭酒血誓

江焚紀畧

江焚紀畧

二

師內憚江楚督師侍郎袁繼威在九江胡以寧舊與袁遊卽遣以寧用太子旨給袁侍郎會師部畧三十六總兵而東以江西屬之金聲桓左至則袁所部呂督師舊將郝効忠郭雲鳳乘袁左舟宴焚掠九江左兵卽附之良玉見城中火起聞報曰左兵也卽其舟中頓足啜血而死左死軍益亂其子袁庚竟切袁與但下至蕪湖宏光帝已執矣繼威隨宏光北其中軍總兵官都督鄧林奇死之而左軍三十六將皆降英王令左袁庚以父官率諸將入朝金聲桓不欲往乃自請願取江西以獻英王許之卽不遣一蒲兵而以江西專委聲桓還師南向與閩部降將王體忠合營西屯九江聲桓宣言滿兵旦夕至馬步二十餘萬日遣牌諭江西速降卽免屠城一日牌十四五至巡撫贛昭懼解印而逃諸有司皆紳

士民則皆走江城內外一空六月初四日鄉約遂偕市井諸士類迎金督鎮於九江初不知有王體忠也十九日聲桓至乃有諸生數十人迎於江干聲桓戴方巾被青紗金纓酒線蝴蝶披風受諸生延奉於舟前廷參者初見卽跪跪已起揖乃拜復起揖再拜而止聲桓故武人被輕衫驟受文謁以唾手得江西喜殊不自勝左右顧從者當如何答禮且笑

荆襄集

江表雜畧一

三

且樞引諸生起口中謙讓喃喃有所云而無其辭煩延陞縮如絲迎者及其從官皆掩口而笑當時聞者知其無足與矣恐有伏兵徘徊久之乃入城體忠忿江城無人迎之入則與金氏分營而居城以東者爲王城以西者爲金所分當都會喧闐處官府甲第萃焉其偏裨翁族又多因得分據華劇網羅鄉城諸富家誅錐未遑諸豪暴畧盡以漸便宜畧

置有司官屬矣陰念江西迎我特以

清兵聲勢而我甲仗士馬精強遜王氏遠甚體忠亦不大誅掠人心漸有王氏欲計除之未有以發會八月二十五日薙髮令至實其叔號稱十大爺者齋文以來令下三日未有應者聲桓曰此王兵爲梗也明日請體忠計事卽其揖時刺之尸出王兵大擾攻金氏燒德勝門又燒章江門格關三日諸金各率其

荆襄集

江表雜畧一

四

精兵巷戰殺傷畧相當王氏老營兵私計潰散無歸且新去無主卽外據州府勢不能久獨立聲桓諒知其語且戰且招降而以王氏兵屬體忠舊掌軍鼓號箭者旌牌王得仁軍中所謂王雜毛也江西自是盡爲金兵矣聲桓以江西據江南上游西控楚南通閩越得江西則東南要害居其大半而聲桓未費備州一矢斗糧孤軍傳檄取十三府七十二州

縣數千里地拱手歸之折朝計

大清人塞以來功未有高於已者意望旦夕封公王次亦不失侯耳收江疏還乃以副總兵提督江西軍務事視舊官更貶得報氣阻大非所望也是時明唐王已起福建以元監武以楊廷麟爲相督師取江西萬元吉爲兵部尙書督師鎮贛州明年八月隆武敗於江州十月贛州破兩督師皆死之諸營在閩授

荆楚通史

江陵紀事一

五

官得脫歸者往往有降者及閩部諸劄付然見聲桓方恣殺明人士諸其年十五以上及有病未薙與者反及誣官聞者輒殺之非有故而家質中百金以上亦誣以通明使有司論殺之沒其財產十三鄉人人莫必其命是以游士莫敢言自外歸金氏威震閩楚巡撫李翔鳳死聲桓益驕乃大治宮室以明都司昇爲帥府役夫萬餘人窮高極壯遊魯之室

春白釜屑爲塵壑壁倚者如水阿閣曲房簷毡爲覆覆以絳繪殿之若綿營病思食虎即令環西山勒三日得虎而果得虎以脯諸所爲俊絕類是也乃其胸中志鬱異其故滅裂極意爲荒暴如此然聲桓爲人陰狠能無崇不泄方南顧明微內甚

荆楚通史

江陵紀事一

六

清盛欲待四方有起者因自立自本巡撫死北來有司益多挫之王得仁亦望爲提督總兵而不得意同快快又受折辱得仁本起羣盜從閩營未嘗有堅陣注殲蹙不能無惡言或曰天下事大定矣願有命當侯否耳富貴自有時付其忍之得仁論戰則招致方士起宮觀煖金銀以萬金使月容宗超一開天寶洞將以立壇誦致物怪撒置雷役使丁甲神將爲百勝天符軍法所居故宜春管理王府也深八九重畜伶優教歌兒數十人私

居時時戴明制便衣冠于最後堂張飲數令  
伶人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由是金王兩家  
怨辭稍稍聞於外自贛州未破也萬督師嘗  
遣間使密誘聲桓使反萬從武陵楊樞轉西  
征時嘗與聲桓相識於左營故也聲桓得書  
不報間使去乃遣人捕萬僕等華械繫於庭  
夜深解其縛與善飲食勞苦問督師起居殷  
勤甚厚未明而縱之萬死後菁華亦間泄其

荆楚逸史

江表紀事一

七

語諸歸客閉匿既久慮人操其踪跡聞已確  
有間往往各緣所知私覲兩人其始本圖聊  
免禍耳諸懷競喜事者乃妄意立功名輒時  
時微言揚萬未死時此尚在也反歸知兩家  
怨不得封意則間自露其關防剖印乃言隆  
武屢有手詔許公能以江西歸明者即舉江  
西封公亦嘗達一二乎未幾江城人士走諸  
金門下者受意爲聲桓立生祠祠成塑像而

請其冠服之式聲桓令塑爲華陽巾而羽衣  
昇像入祠觀者握手辭舌而聲桓者益意得  
初聲桓本故以此探明虛實而歸客亦因極  
口誑聲桓言明後大衆且阿意調先援侯月  
令公舉江西待收克且分天下而王之聲桓  
日聞此言況陰與萬督師前語相應不能不  
喜且信而說者久久亦真自以爲中興果可  
指期待也後趙撫章于天至遇諸將益偃日

荆楚逸史

江表紀事一

八

從諸將榮珍寶奇貨呼聲桓曰金副總得仁  
曰王把總先此兩人在外固已自稱都督副  
總以自文於偏裨矣至是其部伍亦駭一日  
章巡撫宴布政司堂鋪席席地各取銀管吸  
烟已過火不及諸將解腰刀割炙蹄又獨與  
支官飲食自聲桓而下皆坐席外酒半嘻笑  
顧視曰王得仁汝欲反耶是日得仁歸大愧  
而憤甚聲桓亦無色俯首彈轡還帥府七月



得仁提兵如建昌章千天差官崇迫其餉三十萬得仁大怒植案大呼曰我王統賊也大明崇禎皇帝爲我遇死汝不知耶語汝官無餉可得枉則有之聲如嘶吼目眦皆出鼓其差官三十枉曰寄章于天此三十萬餉銀也聲桓聞之謂其客曰王家兒急矣所遺請印陳大生等數輩皆不還奈何丹客宗超一弟子黎士广者亦輕帽喜事舊與左右往來其

荆楚遊記

江陵紀略

九

鄒胡夷有門人官陸武者黎從買劍付爲官印因爲轉賣以榮致喜事少年又雅游於金客黃人龍之門印因人龍自薦於聲桓曰若輩非能得之明兵雖大聚獨我知陸武主所在耳公誠無愛厚費資我以往可期而至也聲桓曰願收歸如何而訓汝且功各木共之居有間黎生及胡蘭音夜補兩印入帥府一爲鎮江侯一爲維新伯篆皆柳葉文又玉印

一上刻文小篆曰精忠報國王亦美甚曰此上所求賜也聲桓喜甚日挂腕間八月得仁歸自建昌聲桓舉印昇之且揚腕笑示其得仁曰可矣聲桓曰待趙旗鼓歸而議之我門烏金王爲何勝數所敗已使趙旗鼓往覲且賀何得擒王否也趙旗鼓還盛言烏金不過小失利今且大破明兵於寶慶會胡以寧亦死

荆楚遊記

江陵紀略

十

以寧爲人有口敢主斷陳大生黎士广等雖入幕特伺候附會意指耳先所泄王氏演韓郭品克捷戲及使人請詞像服式皆以寧授之也

以寧死諸客並狐疑相伏二人以故按不降已而巡按輩學成亦覺金王謀反有端屢揚言徵奏聞而索得仁歌兒得仁恐與之歌兒則居家共泄有驗堅不肯與于天又從索金

王杯區水岸腥膻得仁貴無海物益滋其怒日夜閉諸匠爲旗藏鍊火礮製鞍甲戊子正月既望章于天率內丁數十騎忽却瑞州楠棕諸寨富索錢財無狀甚或謂得仁此恐非爲索財賄也前有肅兵數十騎不知所往恐其伏瑞州待撫按定議而發脫有尺一詔出不意公等且見擒得仁益意正月晦萬壽節二十六日壬戌官將夜習儀於上蘭寺得

江寧紀略一

十一

仁伏軍甲而往上甬道勢味脫聲桓曰如何聲桓搢首是夕未發習拜如儀文武官各罷散得仁歸盡夜部勒全營然未得聲桓指爰文五鼓謁聲桓聲桓不出使其子出見之得仁自未將兵時業父事聲桓及其子出屬聲桓曰大哥响馬既出身從流賊得伯不能作卽死汝等已候當死今日不出爲侯亦死聲桓心薄侯不欲更事急度不能再遣人邀

易舒於明其子入報乃曰爲侯不爲侯皆死然則爲公耳聲桓許之曰可爹爲公爲侯逃反天明七門不開殺殺董巡按於帥府西綏綏湖西成守道於帥府南肅捕殺司道府縣官諸兵民戴滿帽者輒射之自是城中委棄纓笠積道旁如山得仁遣人邀擒章于天於江中聲桓使人迎宏光閣臣姜曰廣于湍湖里第以其門生故里多人任南北者皆有

射擊逸史

江寧紀略

十二

故迎與共事資號召也出告示安民稱隆武四年金聲桓稱潯國公王得仁稱建武侯吏部侍郎東閣大學士姜曰廣稱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三衙皆兼吏兵部尚書皆稱賜尙方劍便宜行事大畧謂勞苦功高不惟無寸功之見錄反受有司之百戾血氣難平不得已效命原主云云於是以前聲桓中軍官宋奎光爲左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聲桓所委守道黃人龍爲總督川  
陝山東山西河南五省兵部侍郎聲桓初入  
江西時觀變前鋒劉一鵬爲漢城侯胡以寧  
前死使其十二歲子爲進賢伯諸金皆爲都  
督得仁婦弟黃天雷爲兵部侍郎錦衣衛同  
知金嶽書記吳尊周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  
王幕書記陳芳爲巡撫江西僉都御史司道  
撫院各屬堂佐皆其幕客也時服色變易已

江寧紀略

主

久舍狎求冠帶不能具盡取之優伶箱中一  
時官府皆紗帽皂靴白楊緋藍元青盤領衫  
袍鶴雁雉翟獅虎白澤補服金銀犀玉各級  
花帶素帶金飄管轡唱道威儀如他日鄉民  
扶攜擁街巷艷觀噴噴惟視其翅間前後皆  
禿無髮以此徵異內外寮署徧布私人而諸  
客首言明事者錄並不及惟陳大生黎士  
林亮數人得部曹而已其有與宦閥歸而不

荆楚逸史

江寧紀略一

古

願者聲桓則又坐以觀望矯詔加銜勒令爲  
官欲因勢聚義旅觀其強弱諸客既失望亦  
各稱自銜級出所藏隆武閩部督府劄付散  
賣頒給欲羅萃山澤以自樹常別爲一軍由  
是職方監紀交錯於道矣然時得大書姓名  
往來交謁而已非是豫國建武府售者諸將  
亦不爲禮不能把權射金錢黃大雷者殊有  
殊色得仁爲之心死而王體忠亦欲之故構  
體忠於聲桓殺之而奪其軍以納其妹於得  
仁慫恿也天雷殊以不良死已而追憐悔之  
乃厚遇天雷凡事咨而行故營中諸客皆關  
黃舅翁黃年少亦能折節奔走求官者皆就  
黃錦衣侍郎以歸建武建武之門幾傾豫國  
容聲桓性素忌見王氏日盛由此內惡王氏  
而得仁見諸客賣官聚眾亦惡其分利撓權  
卽又嫉諸說客義師得仁巡城忽取幞頭蓋

其平日所見優伶演扮古公侯丞相冠皆僕頭云耳無紗帽者不知明制幘頭公服也朝參公座凡公事自府部至丞簿皆得戴之既取至於是其巡城也紗帽而出幘頭而還展角又偏頭匡寬過額見者皆匿笑不禁諸客傳相譁噱又引舊制府部不同銜竊議王侯舅侍郎郎不當錦衣錦衣郎不當侍郎此兩語流聞則王黃益怒姜冢輔亦惡其非制科而皆自居以進士官也出示謂之公侯丞客之意遂決當此之時金王兩門下乃有一侯一伯一趙撫三侍郎兩御史二十餘都督而諸自稱隆武郎中員外監紀者自陳大生等皆之頭箱歷輕者榜掠笞撻臂無完膚蓬頭垢面跛蹙出國門而去旬日之間公侯義客分爲三旅所遺迎隆武駕丁時遇輩趨道中莫前實不知所在或曰邵武或曰安遠並

支吾不驗兩人亦覺其詐然事已舉 閩南來人言隆武已死明諸臣復擁立桂王於廣東也改元永歷卽爲隆武禪詔進諸官秩有差告示文移更署永歷二年然聲起意終疑又謀求益王子立爲世子以監國諸事隆武而曾爲魯王官者因亦各謀尋迎魯王而戴之指紳有識者見國中舉動如此各各引歸轉相告戒勿出東路義旅督師侍郎揭重熙詹事傅鼎銓到城一日並引兵還城中獨姜太保在位陪金公王侯調劑兵食而已永歷二年之前一日二月庚午建武侯西征九江胡以寧從兄胡濬詣軍門說曰君侯擁精騎數十萬指麾顧盼反清爲明冠帶之倫歡呼動地今聞所在莫不結庵刺酒以待以下九江奚啻拉朽若能乘破竹之勢以

清兵旗號服色順流而下揚言章撫院請救者江南必開門納君其將吏文武可以立擒遂更旗幟播年號祭告陵寢檄山東中原必聞風響應大河南北西及山陝其誰得而爲

清有也得仁咤其言到九江不移時而賊之珍其函囊自部送還金亦忌王北伐數趣使歸歸以澹謀贊聲桓坐客皆曰此上策也若

辦歸達員

江漢紀事一

七

西取武漢連衡鄂襄與湖南何氏鼎足相援此爲中策萬一不然攻城破邑所過不留重爲流寇此出下策雖然藩能如是竟亦不失中策待永歷帥六師堂堂正正而後北伐清兵猝至嬰城自守則無策也聲桓顧人龍曰策如是宜何從奎光曰從上策去晚也人龍曰三策皆非也不聞寧王之事乎贛州高氏在彼聲桓愕然問故人龍曰昔者明有寧

樂毅楚使

江漢紀事一

大

王名曰辰濠反於江西以不傳贛州故爲贛州巡撫王守仁所擒也聲桓心動立議伐贛然忌王氏專制會城秀與偕社三月丙辰乃出師騎步舳舻旌旗輜重水陸亘三日不斷使使先齎冊印封高進庫論以利害進庫初無意闕及見書大怒曰金皇帝耶安敢俟吾止承歷安在使者不能答遂勒兵出戰聲桓使副將白朝佐衝之曰戰酣來助朝佐者木鉢嶺曉將爲聲桓刺王體忠者也前破建昌得金銀五十萬聲桓出師時索之朝佐不與日久盡矣及與高氏戰追奔數十里徑至城下高師窘其白戰亦倦使人視大軍尙去二十里朝佐怒曰此爲彼五十萬欲致我死地也收軍歸南昌削髮爲僧高得役人城守金王全軍相持七十餘日會城空虛陳芳吳尊周等徒取其官兵民獨倚宋奎光黃天雷爲

重四月二十八日九江破報至城下內外皆  
走車一輛舟一渡索僱值數金如乙酉初雖  
斬之不能禁

江表傳

左

徐世溥撰

五月初七日辛未七百騎至石頭口傳爲龜  
瑞王兵又曰九江裨將吳高敗兵及見其紅  
纓白帳始議築城明日西岸吳聲震野鐵騎  
滿西山矣大隊從東路走南昌而以偏師先  
從泰源青嵐諸道搜西山而后出故未下營  
已血及數十里癸酉聲桓兄金成功納降許

荆楚叢書

江蘇通志卷二

十一

三

爲內應奎光間殺之是夜盡撤城外屋廬不  
及撤者焚之火光燭天王營裨將真鬚以其  
軍叛斬鬚竟出而黃天雷未之知也報至賴  
州聲桓大恐虞高兵尾之故秘不傳從容撤  
還十五日前隊至生米間

清兵有十餘騎放掠其將以爲易與使數十  
人越之爭利踰冷口橋橋板朽斷溺死十餘

清兵所敗後舟卽揚帆還十九日金王大隊  
乃至與

清兵接戰於北沙敗之獲其大炮三聲桓與  
姜家輔盛服祓而迎之羣以丹帛鼓吹昇至  
德勝門郭中聲桓有驕色遂勸兵入城郭郭  
天才以爲不可而屯營西岸

大兵射書城中以布丈二瓜子斗與之爲隱  
城中莫能解者聲桓得仁亦射書招

荆楚叢書

江蘇通志卷二

十二

大兵降或曰未大捷而說人降聽乎六月三  
日得仁悉其精兵攻

清壘兵未集

清兵橫出遮之大敗於七里街

清兵雖勝而素畏王勇名甚慮其襲之軍中  
時時夜驚曰王雅毛來也得仁生而顯二王  
故雜毛之稱

故出大將軍固山營真譚泰乃行營掘濠濠

築土城東自王家渡屬淮城西自雞籠山及生米盡驅所擄丁壯老弱掘濠負土婦女老醜者亦荷畚鍤爲濠深二丈餘廣如之遠近伐山木撤屋取其棟枋梁椽傾尸及未葬排棚以爲溝緣又掘冢墓斫棺傾尸及未葬者悉梟之取其巨腦鳩翠以爲涼蔭暑者工不停暑上曝旁蒸死者無慮十餘萬死即葬尸溝中臭聞數十里蠅鳥日盤飛蔽天又役俘擄爲浮橋於章江以凌風濤自東及西廣袤七里上起文家坊下至楊子洲凡爲三橋章江故深險而所造三橋上直磯中當迎浪下當湍激皆設水置石下椿爲基度及沙面且丈餘之士乃更累木壘石登至與水面平而後起船塹板加土重棧橋爲橋死者又數十萬會天旱水涸功亦竟就蓋天啟時有廣信周生者善布施貧福利將與宗室議論謀

造浮橋于章江時人皆以爲狂吝之頑師老匠以爲雖費百億萬金無益也而大兵爲驟戎之附郭東西周迴數十里間田禾山木廬舍邱墓一望殆盡矣其留築土城在營丁壯卒日與糜一殮手塗水莫能名其爲溝池井泉何等也薪芻無遠近辰出申還疲病死者十七八婦女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擄無晝夜三伏濤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殺及道死水死自經死而在營者亦十餘萬所食牛豕皆沸湯微燥而已飽食渴臥自願在營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載鹵獲連輅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賣其初有不願死者望城成或勝虜幾生遺至是知見掠轉重長與鄉里辭也莫不悲號動天膏身決赴浮尸蔽江天爲厲霾而自昌邑吳城下至儀揚船艦貨物燬湛千餘里於是河淮南



杜號悍亡命之徒莫不忻健願死江西而屬  
繫焉非從固山額真來而繼至從軍括掠滿  
志願者莫能數因山額真營滿子塘距永和  
門六七里築高臺於永和門東二里高十餘  
丈登臺望城中市買往來獨行偶歸一一盡  
見獨留惠民門壕側數十丈不圍縱其出入  
亦藉以俘掠城中情狀吳尊周記請廣兵而  
去諸將先後各託請援去敦天才屯西岸五  
戰三勝見城中無出戰意亦撤營去所遺購  
米運硝黃芻油先後數百艘見爲  
大兵橫江夾岸追擊六月二十一日西燒生  
米東燒河泊所明日燒市汊七月初六日燒  
黃土墩八月初十日洗松湖水遮匿蔽無一  
人還報者而得仁方要武都司女爲繼室錦  
綺金寶篋值萬千以爲聘幣親迎之日繡旂  
帷爐香燎煙亂鼓樂前後導從溢街巷城外

高臺望見大怪其繽紛服豫異常但妄意以  
爲仿降竟莫擬及建武侯娶婦也徑吹方喧  
忽大聲震天火光數十道掃黑雲大如車輪  
飛墮城中聞曰城奔舉國狂走相蹈藉赴池  
井死者無算是時也頃刻幾涸已而寂然歌  
鼓復作衆乃稍定哺時得報於高臺爾東  
秤之其重八斤蓋城外炮火時大若車轂  
之雲者也自建武納婚炮驚酒荒日甚城中  
兵相率醺醺縱歌舞窮夜六日聲柝面色如  
土嘆恨而已諸將裨稟問各不一應惟日責  
姜太保令其遣客問道出城號召四鄉起義  
殷國楨請行胡澹書入曰國中擁百萬精兵  
不能出寸步日夜荒宴而服穿外援濫非斷  
難者故敢與相國訣自金氏入城賤富良誅  
朝貢烈寒盡劉天駟家鈔西山餅體胡奇偉  
一李翔鳳欲釋而金卒斬之庾嶺以南屬

心郭庶餘兄弟不返吉安恨之到今支解自  
亨應父子臨汝莫不敵齒王氏楊萬同時起  
事者宿怨皆徧四維矣且公以附金王而起  
者爲義子不附金王者義子天下方亂雄楚  
並起強者自立弱者因人夫戴舊主稱宗國  
此固忠義士所性願望而亦能者風動之資  
也今之確乎巍然不與時援爲伍者獨陳九  
思孤軍五年百戰卽今兩家歸正彼前一敗

荆襄逸史

江陵雜事二

七

祁門旋還師侯駕卒未嘗通聘幣介尺素於  
二氏也其受命陞武者揭司馬傳詹事前人  
國門已厭見其所爲而去自餘不過羣盜假  
義名以行盜之魁像若蔡全才鄧叁三輩前  
已爲金氏蕩滅餘衆聞

大兵至必先散保妻子金之心腹獨張起祥  
起幕容守郡宜岡得當以報而瑞州聞儼不  
能有所爲鄧雲龍以五千歲議深召烏合蟻

嘯武寧谿谷間望屋掠烟實群盜耳以膏  
兵如振落雖萬衆何益且卽令義士如雲見  
前者摧折僇辱如此稍有志識莫不飲恨祝  
亡今假徒年號種怨自恣在前上無真主而  
欲使氣節之士爲金王出死力其誰聽之相  
國孤城茫茫一葉閉目不見泰山豈知重圍  
之外所在白骨如邱陵環南新附郭百里村  
烟斷滅人之不存兵於有何相國無庸談義

荆襄逸史

江陵雜事二

八

兵爲也姜讀竟然良久曰吾悔不用某言  
豫國來訊起義者何但日與爲期言待援兵  
至集而已城中斗米漸至會一金宋奎光憂  
之以死勸背城一戰欲獨將其家丁開門以  
赴

清營死之終不能得念諸將人人異趣不足  
與訴獨庶幾神道可以威衆而德勝門中  
關王廟向有酬養神羊神馬羊能怪最聞焉

朝自出就水草久還廟訓殊畜而未嘗有  
試戰勒者至光一日早起使傳香醴疾趨德  
勝門揚言曰夜者關帝見夢賜吾馬以破敵  
今趣往領遂入廟掘馬不鞍而馳之三十  
六營兵將七門國民皆驚願聽約束從宋都  
督出戰而金王終欲待外援夾擊奎光計復  
不行城中斗米至六金有狂僧大言於眾云  
能解圍破敵自言其名曰摩訶般若聲桓欲  
驗其術乃請以米五升試散兵民自辰至  
闕城霑足由是駭服共願推拜以爲國師自  
豫國建武而下至廐養備丐無不傾心頂禮  
者令文武兵民皆蔬水齋戒而摩訶般若飲  
酒食肉自如每日闕城手香隨國師環繞七  
門各帶市廛摩訶般若三匝期以每夜出城  
破敵令軍士無持寸刃獨用葦炬數千百竿  
縛之人持一炬焚四端豫國建武親拔竹批

率師縱馬大呼衝陣即破矣得仁悅其請然  
聲桓猶惑之人龍乃稱病伴狂聲桓爲求救  
於國師摩訶般若曰夷吾已知之彼私飲御  
婦天帝問令爾我行帝赦之遂偕往之人龍  
故狂言如初豫國戒左右縛之具刑考鞫摩  
訶般若曰我北來巡按江西御史也入爲問  
今何言遂磔之是日併殺章于天祥太保印  
更以文武兵餉內外軍事盡聽全鳴時南齊  
全鳴時爲都督內外軍務吏兵戶部三尚書  
太子太師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城中升米二  
金矣固山額真聞之知其窮也以米二石使  
人呼於城下縋而餽之豫國報以冬笋百斤  
金楠一石固山亦笑稱其能答至是百姓皆  
呼籲出城從公侯一捨命決戰聲桓得仁終  
望外糧來繼城中薪亦盡撤屋以炊自荒靜  
閑聞漸至衙衙漸至官廨寺寮敬視官倉不

發者十已空七或曰此摩訶般若術所銷攝或曰摩訶般若本無術時感神鳥之事僥倖取不皆富貴妖由人興物或憑之彼亦不知所以能然數盡而敗或曰實爲間小有術但能鬼物爲耗耳而各營宿富得佐私困窮亦盡城中米至六百金一石有反捷重戶稅數千金而死者食氣草根木實悉盡遂殺人而食東北一隅撤屋最先廢宅往往生雀麥饑人將以食得仁猶稱瑞曰此天貽我也國中非十五成羣不敢行交衢虛巷先有瞭者以隱爲號曰雄雞也卽男伏雌也卽婦曰有翅卽帶刀者曰無翅卽無器曰有尾者卽群行日無尾卽獨行者聞無翅與尾者卽共出擒而殺之其始獨兵食老弱及病者漸乃擇人而食民剝鼓皮韃箭之屬既盡亦復羣聚掠兵爲糧後更不擇人而食至父子夫婦相殘

矣日望外援外餉濟而且日春水漲必退訖至全城爲臨城破後扉宇存者人脂薰靜向充叔云譚固山知轉餉路絕因得以從容西南逐張敬昌西北降鄧雲龍而殺五千北勦余應桂吳江于都昌東收湖盜徐麒西破丁家塘土告餘什佰爲聚未成者秋亮殷國桓輩次第擒散胡澹懷園中所爲不中以爲兩人不足惜而徒沮中原之氣病腸墮死其二子亦爲大兵擒斬百姓轉復歸輸糧賑需爲大兵耳目幾月以後牛酒茶菜日至安坐而收其饑然王氏火器悍精且多清兵攻城亦數爲所困全鳴時莅事衆志一新全亦能軍善守故前後相持至八月閏副將楊國柱私降江南遂紅夷大炮至巳丑正月十九日盡日力襄擊聞百餘里山峯皆震

亭午城始破金聲桓衣其銀甲寶劍赴帥府  
荷池虎王得仁笑圖至德勝門兵塞不能前  
三出三人擊殺數百人被執支解宋奎光城  
破後二日得之於城西空舍擒見固山諭之  
降不屈乃殺之陳芳黃人龍皆死亂兵中餘  
諸將不知死狀者大率皆爲人所食也聲桓  
病思食虎時使人問死生於八角廟漢將軍  
番君梅獨之神神曰死存浮漚應在驗於荷  
池得仁笑圖出入遺之者無不殊死與譚固  
山馬首再相值而不識其爲大將軍豈非天  
哉姜舊輔儒衣冠死於僕家池餘兵以次降  
走矣此江右一時公侯將相之梗概也人臣  
非其頑薄無不望其國中興者願知其可爲  
而爲之與不知其不可爲而爲者才與識異  
要以武侯文山之誠兼汾陽臨淮之福盡瘁  
以事生死置之度外猶懼不濟今輕俠不本

正義苟且趨功名不顧以億萬僥倖且冀後  
世可欺謂如陸賈之謂和將相齊名平勃欲  
格天得乎古受降招叛者皆垂成或半而特  
借之以爲全力者漢高英布周殷之事是也  
今江右之難以金叛始亦以金叛終彼說謊  
無論乃宿稱老成沉毅者不思身不羈手舉  
一城無尺寸以制人死命不免亦借游諸匪  
區欲伏掉舌之功使裔頭人鳴庠他方九而  
效之成其毛解卒之以叛易叛於事無濟而  
身名俱滅雖事濟名遂然後世猶不免以排  
閹之徒同類而稱之也君子哀之初姜舊輔  
之出也道過江上使人遊漢儒奇俱出辭曰  
某三年不入國門久無本朝冠服今慚見長  
者何言入郭後數屬人來邀口必致之乃入  
城謁之於故第相見慰藉娓娓道故叙一事  
不可斷如曩時日午客饑風且起欲西還因

起辭去姜曰止請兄來固欲有報也卽謬曰  
適倉卒待更端久乃忘正語曰何語曰兩言  
耳國家中興之喜忘賀師相再造之功忘讒  
也立跋踏曰是何言是何言吾所謂當其時  
則無賤母以子貴昇而作太上皇者也於今  
爲之富若何因復坐請問曰明之所以失天  
下非左與闔耶金則左孽王乃闔殺投公與  
侯安所授之哉十日之間年號兩易名雖歸

明黃叛

江變紀畧二

圭

清耳今擅除僞恣殺人筦利權大更張如此  
若明有主不待命如此是僭也若其無隆武  
承歷而如此爲之是僞也僭僞二者春秋之  
所不許相國縱與同事無後蒙後世論史謂  
姜公何如人且兩家與諸客一以封拜一以  
陶明彼此互相照以成其變而究也實爲兩  
人所同年號甫更門迹已掃今且內相猜忌

江變紀畧終

江變紀畧二

江變紀畧二

公能親於建武之與豫國乎能則攬其兵柄  
退稱舊輔竊素待罪以告天下令其慚而聽  
我竭心力爲之不濟則死不能則引身而退  
歸耕田野可耳言畢辭去姜舊輔後竟不能  
克如其言以致身雖死而名不彰可慨也夫



甲乙記政錄一卷續丙記政錄一卷

〔明〕徐肇臺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甲乙記政錄

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陞雲南



府未任奉

恩詔致仕臣徐肇台據牌報編次

天啟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御史陳九疇一本敬陳目前見聞事

奉

聖旨巡撫官既會推堪任且未到地方如

何見得才畧何乃以空言指陳謝應

祥還着赴任該部知道

二十六日

山西巡撫謝應祥一本天恩隆重事

奉

聖旨巡撫重任謝應祥方以廷推簡用着

遵新命赴任不必控陳該部知道

二十七日

禮科李恒茂一本老悖鄉貳事奉

聖旨堂屬相臨有體批呈何至求去若便

參劾堂官亦非政體周如盤還着照

舊供職不必苛求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

文選司員外郎夏嘉遇一本台臣論

入失實事奉

聖旨巡撫廷推簡用領勅被忝政體大有

關係所奏并陳九疇本該部院從公

看議具奏

三十日

史科魏大中一本特表晉撫生平等

事奏

聖旨謝應祥着赴任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十月初一日

吏部左侍郎周如磐一本因病思歸

事奉

聖旨據奏心跡自明何必連章求去還遵

旨照舊供職不必再陳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陳九疇一本再劾職掌事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初二日

太常寺卿謝應祥一本

君恩至重事奉

聖旨謝應祥看遵旨領勅赴任該部知道

初五日

吏科魏大中一本直糾無禮閣臣事

奉

聖旨輔臣連揭疎奏甚明已有旨了該部

知道

初六日

戶科沈應時一本人才之挺生不偶

事奉

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謝應祥看遵旨赴任

郭尚友候推用該部知道

同日

禮科劉懋一本閣臣無禮不敬事奉

聖旨已有旨了既有糾儀及該科本不必

連章費擾該部知道

初七日

吏部員外夏嘉遇一本台臣特命事

奉

聖旨已有旨了看部院看議何必彼此紛

擾且前奉

旨嚴禁私揭并抄傳人役如何不遵這本

內書揭各官姑不究報房收揭抄傳

原役看錦衣衛查明奏處

初八日

戶科周洪謨一本閣臣棄禮被糾認

罪事奉

聖旨鑒旨自明何又瀆奏顯是有意附和

姑不究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陳九疇一本翹臣不諳時局重

員言路事奉

聖旨陳九疇原奏方在着議不得求去該

部知道

同日

原任御史崔星秀一本辨明心迹事奉

聖旨已有旨從公勘奏何必又辯該部知道

初九日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月以封疆多事兵餉不充冠攘災荒時復見告

朕每覽文書深用憂惕因念朝廷設官分職賴

以宣力分職今大小臣工布滿班列忠勤任事

豈曰乏人悠忽職官正自不少至于章奏條陳

四 乙記政錄

輒開靡冗長批覽不暇乃大制大管每學蓋不

前小嫌小疑便攻訐不已近且蹊徑岐分意見

各別愛譽憎毀附和擠排大臣顧惜身名動思

引去小臣占望風氣依違自全職業不修政事

懸廢壞我國家美濟時艱朕思爾等叨受爵祿

自當各効功効何乃比肩立朝不思同心報國

當由紀綱不肅結黨徇私以至于此特諭該部

等從前皆愆恙與滿漢爾等各潞慮深思更

結更轍日前軍國大計安機遠猷各宜悉心建

明協謀補資務使中外實心幹濟之臣得以一

意展布隨事奏功民困以蘇臣聞安堵與衆共

熄疆宇廓清朕得以紆憂宵旰爾等亦獲表暨

勲名若乃積習固陋罔知懲艾黨同伐異徇私

滅公以致人才阻廢國是日非詎惟自玷生平

亦且上負君父朕奉祖宗成法照察不私罪狀

既明照屏不貸決不姑息著吏部都察院傳諭

初十日

吏科魏大中一本敬剖臺臣失實之言等事奉

聖旨既有旨看議不必煩陳該部知道

五 甲乙記政錄

同日

吏科許譽卿一本輔臣節節失禮已涉于慢事

奉

聖旨已有屢旨了日米連章求去即此便見時局且

紛紛演說大非事體姑不究該部知道

同日

文選司員外郎夏嘉遇一本辨明心迹事奉

聖旨看議已有旨了不必煩陳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劉廷佐一本開臣無禮歸非事奉

聖旨已着丁維屏不至官內傳未解何得作結  
援始不究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李應昇一本閣臣負深等事奉

聖旨重大臣以尊朝廷關係國體這事要旨已明  
必備端經侮且引用律條以後大小各官失  
朝祭祭祀應否依通行李應昇好生恣肆不  
諳大體本當重處念係言官姑從輕罰俸一年  
該部知道

同日

甲乙記政錄

六

原任太常寺卿謝應祥一本臺臣詞窮妄誣事  
奉

聖旨看議已有屢旨了着該部院速覆

同日

大學士親廣微一本再懇

聖慈放歸田里事奉

聖旨卿輔弼重臣家世忠孝方期酬報何遽以浮言  
求去還體朕意遵旨即出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十二日

左都御史高攀龍一本麟祥將天同慶事奉

部知道

同日

吏部左侍郎周如璧一本臣病已沉事奉

聖旨實錄總裁各官昨方奉旨督推不准請告周如  
第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等衙門一本臺臣論人失實事奉

聖旨陳九疇所奏謝應祥于魏大中有師生之雅素

甲乙記政錄

七

亂朝政事屬徇私且去輔前以門牆招議今魏  
大中欺朕冲幼把持會推敢以朝廷封疆為師  
報德奸生恣肆可惡及夏嘉遇陳九疇奏揭紛  
囂互生攻訐成何政體本當重處姑從輕親大  
中夏嘉遇陳九疇各降三級調外任用你等部  
院大臣奉旨看議何允會糊偏庇委曲調停以  
後違着遵奉新諭一體申飭行如有仍蹈前轍  
朋謀結黨淆亂國是的一并重處該部院知道

十三日

大學士親廣微一本三懇

天恩事奉

聖旨卿為輔臣位時多事當心切憂國誼為匪躬且卿氣質素清原無宿恙何乃以浮言介懷引疾求去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即出位理以副春倚懷勿再陳該部知道

十五日

刑科劉允春一本教回明旨事奉

聖旨朝廷任用耆舊朕豈不知但都元標向係慈憲乞歸扶病出城不能候朕優禮老臣加秩予告前推南部已明不必奏授該部知道

口口口口政錄

十六日

吏部尚書趙南星一本年老智昏事奉

聖旨覽卿會推始末御史初上奏疏卿當即出一言各官何至紛擾奉旨會勘自不公忠為人調弄向日經筵時朕親親失儀豈望澄清吏治既年老引咎未歸着回籍調理該部知道

同日

吏科沈惟炳一本計期甚近事奉

聖旨已有旨了如何又來續擾本內辨說究與妄生清疑本高重懲姑從輕為首酌降一級調外任

用該部知道

同日

文書房傳出諭內閣

聖旨朕思股肱心膂休戚相關政體殷煩需才協濟今海內凋敝疆土未寧知所遇何時所居何任豈可顧惜身名忽與歸念藉一二浮言苛語輒欲起有卿自為計則可縱非平昔期許之心更非朕倚毗眷注之誼前已着鴻臚寺官宣諭朕意望卿佐理不啻飢渴之于飲食昨覽卿奏謝知卿疾少瘳朕心欣慰不已卿當仰體朕懷亟

口口口口政錄

出視事特諭卿知

同日

大學士魏廣微一才恭謝

天恩事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好望即出慎勿遲回該部知道

同日

兵科王鳴玉一本請停貢例事奉

聖旨雖貢例暫開有無窒碍着吏戶二部酌覆制勅兩旁官俱係考進升授則不侵納張邦經講陞

臣字不必苛求三品俸官免坐轎例着通行中  
飭該部知道

十七日

文選司主事程國祥一本負罪乞休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

同日

左都御史高攀龍一本愚臣失職事奉

聖旨竊憲風紀重臣自當秉公執法卿既無欺何又

師生偏庇不肯從公會看又奇意內冲勿字樣

任情那改大失敬慎非欺而何既求罷斥着准

口乙記政錄

十

回籍該部知道

十八日

御史周昌晉等一本聖度惟在優容事奉

聖旨既有旨了何必又來漬擾為首的罰俸一年該

部知道

同日

大學士韓爌等揭帖奉

聖旨覽卿等奏優禮大臣朕豈不知但我

祖宗設立會推會看原非為師生植究以者今家臣

及憲臣等附和依違全無公論只知有情面而

不知有朝廷廟堂時必不耶以此其沈惟炳  
妄言逞臆降調已示薄懲周昌自疏語微平是  
以姑從輕處朕前已有諭旨着部院一體申飭  
卿等心替重臣不必挺身救解亦不可過生猜  
忖致滋煩擾紛囂還遵前旨行該部知道

十九日

大學士魏廣微一本欽奉宣諭事奉

聖旨覽卿奏謝不日入閣朕慰知道了該部知道

同日

原任太常寺卿謝應祥一本部覆已明事奉

甲乙記政錄

十一

聖旨既屢疏辭准照部覆回籍員缺另行推補該部

知道

同日

吏部郎中張光前一本恭釋明旨事奉

聖旨司官原無言責張光前方纔到任供職如何輒

來漬擾姑不究部院員缺公慎會推不得預先

稽付該部知道

十月二十二日

吏部都察院接出

呈諭張紹承大號四號于黃道軍旅頻興付還未送

無天災雖至處事不覺致禍內藩傳民生所望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登進仁賢講求兵食養中國以禦夷狄修人事而補天工朕宴食寢弗寧焦勞罔恤未得安操之道乃爾儕大小臣工庶坐享國家之祿靡懷君父之憂內外結連答應呼吸絲縈要地把持通津念在營私事圖顛倒誅鋏衆正朋比為奸欺朕幼冲無所忌憚通年以來恣行愈甚忠貞皆為解體明哲咸思保身將使朕孤立而後快其罔上之心抑思人盡絨口然後滿其無將之願歟朕前已有特諭

甲乙記政錄

十二

倭臣詳明如何大小群工視若弁髦全不遵信幸天啓朕心豁然頓明近御史陳九疇會看議本乃國是攸關極任情軒輊法紀所係謬為調停統均之道既乖風憲之猷更失因思此輩從前所為皆是欺瞞但還營謀之私不顧肺肝之見今元兇已放羣小未安或公為寬救或妄肆猜忖本為根株盡拔徹底澄清念玉石碎未能辨雷震詎可驟施喻爾徒衆姑與維新洗滌腎腸脫換胎骨果能改圖仍留任用如有怙其陰惡嫉夫善類甘為指縱之鷹犬罔慮貽遠之禍

應將科力行積宗之漢學不棄如應之與矣凡  
最百辟咸使之間特諭

同日

吏部一本印信事奉

聖旨印着陳于廷暫署尚書并左都御史員缺不拘

在朝在籍資望深重的多推三四員來看吏科

都給事也看從公推補該部知道

二十四日

都察院經歷朱明時一本懇乞

聖明事奉

甲乙記政錄

十三

聖旨員缺已有旨推補着便多舉幾員來看該部知

道

同日

考功司郎中鄒維建一本自請罷斥事奉

聖旨既引罪求罷着他去該部知道

同日

吏科許譽卿等一本老成可惜事奉

聖旨既已有屢旨了如何又來演擾為首的降一級

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會推吏部尚書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奉

聖旨吏部都察院濁亂已久大乖祖宗設立初意朕

已屢諭更改如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

之私人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鉗制衆正抗

肯徇私三光既倡率于前誰敢不附和于後又

會推職名都察院不曾全到况近日楊漣既曾

親接聖諭今使會推之日豈可倖爲不知怙惡不悛

註籍躲閃又前與高攀龍會看陳九疇之事案

比不公頗屬楊漣左光斗至張而乃了不引咎公

甲乙記政錄

志

然欺朕幼冲真巨猾老奸冥頑無耻陳于廷前

奏從來會推吏科河南道票與畫題袁化中不

無扶同情弊陳于廷楊漣左光斗俱恣肆欺

騙大不收無人臣禮都着革了職爲民仍追奪

楊漣左光斗誥命許典胡追吏部即將堪推尚

書都察院的不拘見任在籍多會推六七員或

七八員各開寫履歷職名來看該部知道

同日

吏科一本印信事奉

聖旨印着吳弘業署掌都給事中員缺已有旨從公

推補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會推有日事奉

聖旨知道了着遵虞旨各推堪任的幾員來看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考功司缺郎中推原任驗封

司郎中呂維祺奉

聖旨着另推幾員來看

二十九日

禮部侍郎趙秉忠一本危症已無起色事奉

甲乙記政錄

十五

聖旨趙秉忠假滿當即前來供職乃引疾乞休情詞

懇切合係日講官着加禮部尚書致仕該部知

道

十一月初一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山西缺左布政推原任四川

左布政周養率

聖旨員缺着另推來用

初二日

御史袁化中一本乞恩認罪事奉

聖旨既認罪求罷着降一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郎中張光前一本據實認罪事奉

聖旨既認罪永斥著降三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同日

大學士魏廣微揭帖奉

聖旨覽卿奏入閣辦事朕心嘉悅知道了該部知道

初四日

諭內閣

聖諭朕覽李魯生本內會推武臣一節切中時弊則

從前會推文臣可知又所言四事前擬止及其

乙巳文錄

十六

三朕恩各部擬票不知應元輔經恩耶抑次輔

等或問亦協贊一二也前時鴻臚寺起教宜票

與否卿等所知及至執行遂爾外廷噴噴近日

巡視科道本內云嚴行相視乃據擬領埋且乞

討有與者乞進候爵者卿等應之如響朕倚毗

籍賴平章謂何追念去輔在時或未肩越牟舛

至此自今以後卿元輔還當同寅協恭集思廣

益卿等亦勿袖手坐視伴食依違必大家律力

提忠務共期于平治仰副朕心著注保安宗社

生民持論

同日

御史房可壯一本會推負罪事奉

聖旨既認罪著降三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同日

大學士韓煥揭帖奉

聖旨卿體力清強偶感風寒准給假調理吏部知道

同日

吏部左侍郎周如簪一本披歷惘惘事奉

聖旨部務煩重周如簪著速出署印

初五日

甲乙記政錄

七

吏科吳弘業一本會推引咎事奉

聖旨吳弘業著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同日

刑部尚書喬允升一本積勞成病事奉

聖旨卿掌刑禁動輒明允前印出供職不准辭該部

知道

初九日

吏部一本會推至丞等事奉

聖旨會推難緩着即舉行其掌河南道御史員缺仍

候本完題補

同日

應天巡撫周起元一本舊病舉發等事奉

聖旨朱童蒙不准告病並前例轉官郭允厚李春燁皆係建言排擠都着起陞京堂用該部知道

初十日

吏部等衙門會推吏部尚書李宗延趙彥崔景榮李起元陳道亨王在晉王永光鍾羽正

同日

河南巡撫程紹一本藩司引義乞休事奉

聖旨郭尚友心迹既明入覲期迫着留用吏部知道

甲乙記政錄

六

十一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崔景榮仍以太子太保起吏部尚書着速催前來供職不必例辭會計期迫都察院乃緊要衙門若復會推恐滋延日期是以一併點用李宗延改吏部尚書字都察院事趙彥素有才望但軍國重務正藉壯猷不便改用

同日

兵部接出

聖諭遺土淪亡乃

皇祖以來三世之耻朕常痛恨于心督師輔臣孫宗既膺重任駐守榆關一身所係宗社安危茲覽所奏知遼探已至蓋州登撫曾見虜騎奈何未奉明旨親歷前線且以朕壽節為名欲入亦道班中賀又以為糧餉不接欲面與該管商量往返之間須廢時日寧不替吏虜窺伺之狡謀致沿途百姓之驚駭兵事不可喻度同老成詳慎之體然無旨而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容況三朝仇耻乃不共戴天之大義壽節躬賀乃

甲乙記政錄

一九

子常臣子之儀文緩急重輕明白易曉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猝之虞其一應相機調度將屬誰乎爾兵部即馬上差人傳諭拒輔馬首速東亟還山海候犁庭掃盡已失之封疆斯飲至策數著荒度之偉績就或真有密計何妨便宜封進以聞朕志以滅奴為期必不從中牽制爾部即宣布朕意慎勿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十二日

刑部尚書喬允升一本感敘天恩事奉

聖旨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十九日

戶科陶崇道一本令都聖壽驛驛事奉

聖旨朕勵精獨斷有何旁騖引唐宋末季為言陶崇道不諳事體本當重處念係言官初任姑降二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擬推吏科都給事中四員止一人在京還再推幾員來看河南掌道御史着都察院多推幾員

印乙記政錄

二十

點用以襄計典該部院知道

二十日

戶科陳良訓一本

聖書萬國歡呼事奉

聖旨朕每事必遵祖制陳良訓如何演播本當重處姑降三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

同日

錦衣衛陸恩恭一本臣病未痊事奉

聖旨陸恩恭侍衛有年勤勞茂著既告病懇切准歸任調理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

大學士韓爌一本奉

旨無狀事奉

聖旨卿親承顧命當矢躬盡職何乃歸罪于上退有后言朕已隱忍不宜卿當清夜自審今復怏怏倖倖忠義何存既引疾求歸着馳驛回籍該部知道

二十二日

刑部尚書喬允升一本

恩恩未報事奉

印乙記政錄

廿

聖旨前已有旨慰留今正獻倖追贓事體重大宜即出供職以副朕懷吏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文選司缺郎中推原任郎中

范景文奉

聖旨着點了的用選法壅滯連到任供職

又一本冒罪乞休事復文選司程國公致仕

二十三日

兵部侍郎李邦華一本愚臣感寒劇症思親事奉

聖旨李判華三聘乞職且恩親成病准回籍調理吏

部知道

二十五日

兵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田爾耕著本衛掌印管事提督東司房官旗寓

勅與他

二十六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許宗禮調補吏科都給事中

同日

口口記政錄

廿

刑部尚書喬允升一本乞

恩寬假事奉

聖旨准暫假調理即出供職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

吏部等衙門會推戶部缺官書推李起元陳所

學部察院缺副都御史推喬應甲蔭鳳翔缺僉

都御史推王紹徽朱欽相南京禮部缺侍郎推

林欽禎李孫宸國子監缺祭酒推李思誠錢謙

益

同日

原任南道御史呂鵬雲一本微員父病事奉

聖旨朕查近來例轉考察在籍各官多有為人排斥

的好生不公呂鵬雲不准告病并徐大化孫杰

都着升京堂用給事中醫維華王志道郭興治

御史徐景瀛賈繼春楊維垣俱着復起原官催

未到任吏部知道

二十九日

原任兵部尚書崔景榮一本久苦衰病事奉

聖旨銓衡重任卿端亮公清特茲起用且計期甚迫

澄汰需人不允於辭着作速前來供職慰朕延

口口記政錄

廿

佇之意文選考功司郎中都催于十五日前赴

任不得延遲悞事吏部知道

十二月初三日

吏部等衙門會推吏部右侍郎徐兆魁蔭貞禮

部右侍郎何如寵孟時芳兵部左侍郎劉遵憲

張廷益南京戶部尚書陳所學周希聖山西巡

撫柯朶吳應琦 正推有照

初六日

吏科給事中郭興言一本故因督臣之疏事奉

聖旨王三善死事可閤委當遵部道將候事平務議

成都重慶功次并議叙覆張我續准以原官起用楊述中已有旨了按部知道

初七日

南京大理寺卿李本固一本表病不堪事奉

聖旨李本固准在籍調理吏部知道

初八日

御史周昌晉謹

題歲序將終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向來濁亂朝政的朕已將渠魁屏

斥其餘始與維新登進人材方今急務當次第

印已記政錄

廿四

舉行移宮進藥事跡自明着宣付史館從實紀

載爾每大小臣工務宜秉公持正振起積愆輔

佐中興該部知道

初九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周如箬仍以太子賓客填補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侍講學士徐兆魁起陞右侍郎

初十日

太僕寺少卿胡琳一本奉

差事竣等事奉

聖旨胡琳原有病准在籍調理吏部知道

同日

保定巡撫程正已一本積勞成病事奉

聖旨程正已既有病准回籍調理吏部知道

十三日

禮科顧其仁一本叙功集奉

明旨事奉

聖旨本內楊述程川功准優叙徐紹吉過缺推用劉

時俊急難不前縱子作弊朕姑置不問顧其仁

宣實不知顯是曲徇情面且不深究該部知道

印已記政錄

廿五

十四日

大學士朱國禎一本懇

恩休致事奉

聖旨卿志勤輔政朕所鑒知倚毗方殷猶為未竟豈

得以浮言遂萌歸志即出佐理以副朕懷該部

知道

同日

吏科吳弘業一本西南國牘已極事奉

聖旨然餉已有旨何必借端竇奏推官正陪無列以

各該用系阻制舊章誤作照出雲貴司官馬及

于辭本出至公有何疑猶吳弘業曲盡鄉情  
亂新政本當重處姑從輕罰俸三月該部知道  
同日

兵部一本題為元難撫臣事奉

聖旨王三善剛愎自用不聽總督節制致敗即有解  
圍之功不償其罪殞身尚未的確加卹大典俟  
事畢勘明另議楊述中老成不必行勘著即起  
陞京堂用該部知道

十五日

原任左副都御史馮從吾一本辭免重任事奉

印乙記政錄

其

聖旨卿清望素著特簡司空方切倚任覽奏情詞懇  
切准照新銜致仕以成高尚該部知道

十六日

御史張訥一本

聖明震動經政事奉

聖旨這本說鴆銓臣罪狀欺天同人深可痛恨其引  
用私黨匪人着張訥逐一指名回將話來南御  
史王允成無端突改北道臺綱何在并鄒維連  
程國祥夏嘉遇調部亦壞成規都着為民當差  
有司不得情庇梁夢龍死波禮部比說如何夏

卹顯是徇私又一過矣缺索千金贓私狼籍  
充塞滿庭如此罪狀即削奪亦不為過今冢臣  
治事方新亟宜盡反輟政力消偏黨以冀中興  
吏部知道

同日

戶部一本奉

旨回話事奉

聖旨游士任募兵尅餉擅自回籍并奸弁孟淑孔張  
思任久拿不到成何法紀都着錦衣衛差的官  
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其何棟如侵冒兵餉還着

印乙記政錄

其

該部查明回將話來

十七日

禮科李恒茂一本條陳壅滯事宜備述前因事  
奉

聖旨京堂壅滯已極勢當設法疏通年老的議回籍  
料道吏部三衙門循例久任不得速轉巡撫內  
外兼推俱係祖宗成法着該部即與覆行

同日

左通政涂一標一本親老身病事奉

聖旨余一標既有病准司廣調署吏部知道

十九日

應天巡撫周起元一本道臣聞議事奉

聖旨周起元曲庇楊姜屢恃明旨今又誣劾朱童蒙

顯是排擠正人奸生抗違無禮本當重處始着

削職回籍吏部知道

二十日

大學士朱國禎一本病劇難痊事奉

聖旨時事多艱卿為首輔贊襄密勿老成忠慎倚任

方殷乃連重控陳情詞懇切難以強留着加少

傅兼太子太師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廕一

甲乙記政錄

六

子與做中書舍人仍遣行人護送馳驛歸里加

賜銀一伯兩彩段四表裏大紅紵絲坐蟒一襲

地方官不時存問月給廩米五石與人夫八名

稱朕始終隆眷至意卿還善自調理以需召用

該部知道

同日

刑部尚書喬允升一本臣病篤分不支事奉

聖旨卿掌邦禁慈惠明清方深倚賴乃連疏求歸情

詞真懇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仍與馳驛去該

部知道

同日

兵部侍郎孫眉柵一本陡患沉痾事奉

聖旨孫眉柵引病求歸情詞甚切准回籍調理該部

知道

二十二日

吏部尚書崔景榮一本改陳用人事奉

聖旨近來人情貪競吏治不肅皆由不遵職掌先年

會推各衙門不得于與要在平日發單咨訪才

品周知有缺照單推用一切請托悉置不行驟

競之風自息例轉科道都察院不得與聞惟推

甲乙記政錄

七

陞科臣選郎商之吏科推陞道臣都察院各有

舊規何得漸越以滋築舍一切推陞才望資俸

並論別久任不可不行惟邊道提學雖有定序

祖宗成法亟宜嚴加申飭與內外臣工畫一遵守以

清吏治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梁夢環一本計期伊過事奉

聖旨計典三年一舉法當嚴密其貪橫異常者不問

科鄉貢一體盡法嚴治有曾經奏論降調久

不到部者顯是觀望貢錄即宜一體勿除考選

避過黨故如川屬滇黔遠吏招拮勞苦與近地迥別何得以其路遠聚置不選以前部院諸臣自取斥逐皆縣汪文言輩肆護惑聽以致貞邪混淆即廷杖豈盡其辜還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窮究以清禍本四方遊棍仍有來往村舍踪跡可疑着緝事衙門嚴拿正法不得疎縱該部知道

二十三日

御史張訥一本奉

旨指名回話事奉

甲乙記政錄

三十

聖旨張訥回話的是許念敬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窮究問滿一風周卿王鍾麗趙洪陽着該地方官提問史記事李炳恭丁元薦賀煊沈應奎仍照察典革職回籍王元翰吳爾成冠帶開任毛士龍照舊為民李邦華已准告病今着開任孫鼎相魏雲中施天德俱回籍聽勘張邦經革任開任其餘姑不深究該部院知道

二十四日

戶部右侍郎鄭三俊一本風疾增劇事奉

聖旨鄭三俊清詞懇切准回籍調理吏部知道

同日

翰林院侍讀繆昌期一本患病不能供職事奉聖旨繆昌期着冠帶閑住吏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欽奉恩詔事奉

聖旨歐陽調律任淺不准誥命其餘各官俱准給

二十五日

兵部接出

聖諭大慎馬房提督御馬監太監趙剛着南京孝陵

神營監太監掌印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

甲乙記政錄

三十一

二十七日

南京禮部尚書李維禎一本年老病侵等事奉聖旨卿宿學重簡任方新乃覽奏情詞懇切惟馳驛回籍以成高尚吏部知道

二十九日

兵科李魯生一本直拔邪撫抗

旨除正之罪事奉

聖旨聖道昭如星日人臣學古入官豈官成後尚待

講求近日乃有假道學之名號招黨類糾聚營私貽害非小這都城書院便着部院議妥改作



公府本內有科選陞六銜等十二人結奏  
病的即與起用例轉的仍補科道速來供職其  
重慶府推官汾陽知縣王連泰等二人既以無  
罪被察准陞部屬用周起元黨邪排正已有旨  
了該部知道

計開

徐大化并楊維垣阮大誠陳爾登張素春  
李應薦李萬揚春茂高弘圖王大年張捷  
馬逢阜

同日

甲乙記政錄

三

御史崔呈秀一本特恩自天事奉

聖旨崔呈秀被誣事情公論久明豈待行勘着作速  
回通參事以后奉特旨起用的不必覆核該部  
知道

天啓五年正月初九日

戶部主事談世講一本微臣被劾事奉

聖旨談世講應否外官考察該部院查明具覆

十三日

吏部一本微臣被劾一關京兆事奏主事談世  
講陞后考察議處奉

聖旨談世講連廣安蔡興進察典阮經部院查明後  
重處治

十九日

兵科陳維新一本聖治莫先用人事奉

聖旨這行取即于計完舉行內外官俱看正月十五  
裁俸餘俟部覆酌議行王承春窮光極惡黨邪  
害正本當重治姑從輕革職為民當差仍追奪  
誥勅該部知道

同日

史料給事中許宗禮一本遵例糾拾方面事奉

甲乙記政錄

三

聖旨這本說施天德行賄汪文言二千兩待文言等  
到一併嚴追以彰法紀該部院知道

二十一日

工部侍郎吳仁度一本風疾增劇事奉

聖旨吳仁度簡任司空滋任未久乃即請告情詞迫  
切准回籍調理

二十四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追奪楊選左光斗等誥命等事奉  
聖旨知道了

同日

吏部一本糾恰方面事奉

聖旨施天德等着冠帶閑住翁登彥等俱依擬分別降調劉復初照年老例以原官致仕

同日

大學士顧秉謙揭帖奉

聖旨朕覽卿奏左省吏部三衙門于二月二十八日

例有歲轉祖宗朝皆有添註但週年徇情濫轉甚無限制自今以后先卿所請每歲科止陞二人道止陞四人吏部司官止陞二人其科中閏

印記政錄

三十四

轉道中邊功俱行停止吏部知道

二十五日

原任太僕寺少卿劉宗周一本

天恩道重事奉

聖旨劉宗周眇視朝廷矯情勵世好生恣放看章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吏部知道

二十六日

禮部左侍郎何如寵一本臣職當盡臣病難痊

事奉

一青實錄未完聖旨催督河如寵告病須為見聖

一池帶閑住吏部知道

同日

兵科李魯生一本改書院祠忠良大昭勸懲事奉

聖旨書院改作忠臣祠這本說的是通查文武死難諸臣一體並祀以勸忠義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原任吏部侍郎曹于汴一本身病才疎事奉

聖旨曹于汴以才望起用乃請告情詞迫切准在籍調理吏部知道

印記政錄

三十五

三十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李養質職年太多事屬欺罔該司官着回將話奉

同日

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一本久病沉痾事奉聖旨卿碩望鴻猷留樞方膺簡任何乃違章情詞迫切准回籍調理仍着馳驛去該部知道

二月初三日

尚寶司卿晏志禮一本奉

吉事志禮部加編致仕吏部知道

同日

吏部接出

聖諭朕覽各省試錄有湖廣山東江西福建雲南內指語言粗狂任情恣肆兼有詆毀朝政譏刺朕躬逞詭譎之詞是非任其顛倒縱離黃之口誣毀固所顧忌皆因彼時大謫巨奸招權納賄主持于中故各省考官顧指占風附會朕思邊疆未復黔省未寧正君臣勵精求治之時亦士子德忠吐茹之日舍實政而勿詢徒黨人之是悅

甲乙記政錄

三六

壞作人之盛典失祖宗之美意好生可恨難以姑容傳諭吏部即將正副考官八人都着降三級調外任用用和布解網之仁用作維新之路故諭

正副考

方達年熊富清丁紀李

鄭之貴

顧錫時董永崇

初四日

文選司員外部孫光顯一本回話事奉

聖旨選司檢點不明職任何在焉首的降一級調外任用其餘各罰俸三個月

初五日

御史楊維垣一本考選之數等事奉

聖旨是考選既有類數該管衙門當日失公失慎務求才以實用本內徐景瀟等十餘人暨給假請告在籍的便作速填補催來赴任吏部知道

同日

大理寺寺丞徐大化一本

政通當更始事奉

百這本說的是恢復大計要在簡將練兵賞罰嚴明委任疆輔自能相機進止近來紀綱不振全是欺君拉黨輩盤據要津招權納賄楊連左光斗其亮侯汪文言逮至審明追贓都民所苦由于

甲乙記政錄

三七

急報商人不公選擇風力科道官會班勿徇情面其未便着廠衛嚴行緝捕正法食難應留設官監發該部議奏人才摧折廢棄已久何龍祥王永先遇南北大僚缺連用申用懋遇邊撫缺用宋一桂陸卿榮王伉秦聚奎汪慶百徐揚先郭華劉廷宣邵輔忠姚宗文范得志俱以原官起用連催赴任舉人童學賢既無關節准今科會試其餘奸黨已有旨了姑不深究該衙

門知道

初八日

待史劉廷佐一本恩懇自新歸斥事奉

聖旨考官錄文恣肆已降處示懲舉人又都輕罰了

劉廷佐如何報來黨救

御諱好生不敢本當重處姑着降三級調外任

用吏部知道

十一日

原任南京吏部尚書余茂衡一本自揣衰庸不

堪任用事奉

聖旨卿以風望起在留銓方資澄叙乃具疏控辭情

詞真懇准在籍調理吏部知道

甲乙記政錄

三六

同日

山東巡按魏光緒一本鄒滕已久無譴事奉

聖旨兗東兵荒之後拊綏彈壓豈可一月缺官着即

與陞調填補部人吉曾經察處招撫何功魏光

緒職在察吏却徇私列薦顯是欺誑着降三級

調外任用部人吉為民當差該部知道

十九日

南科楊棟朝一本糾劾冒濫京堂事奉

聖旨本內王之臣頗閑兵畧方需權用這糾劾冒濫

臺跡無名豈為公論姑不究該部知道

二十日

工部主事門洞開一本敬循職掌直糾險臣等

事奉

聖旨這本說徐在中更銅剋銀數萬兩又扣違項破

三眼明甲商人價銀受各商賄賂私狼籍皆

有証據先準了職聽勘明嚴追本內積商神棍

沈允度即董全田尚沈惟祿許志升過付人

徐心葵都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究問具

奏軍器歸二廠打造着遵前旨行該部知道

二十三日

甲乙記政錄

三六

南京戶部右侍郎商企仲一本沉痾不支事奉

聖旨南企仲請告情詞真切准在籍調理病痊起用

吏部知道

同日

山西巡撫劉策一本天恩隆重事奉

聖旨劉策告病情詞真切准在籍調理吏部知道

二十五日

刑部一本奉

旨回奏放陳職掌事

旨回奏放陳職掌事

事何不易委明是支吾成何法紀即着饒伸王  
之案二官開明照原參駐數立限追完用濟遠  
餉如再延緩責有所歸

同日

河運總督朱先祚一本微臣日就等事奉

旨卿才猷素著河道正賴疏通乃告病情詞真切  
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該部知道

二十六日

東廠一本訪據事奉

聖旨李承恩身為戚臣不遵法紀借服赭色并違禁

甲乙記政錄

龍衣又倚勢打死人命積惡多年好生欺藐着

東廠嚴刑究問具奏

同日

御史楊維垣一本恤臣非分之酬事奉

聖旨皇祖慈愛皇考孝友中外臣民共知朕差一事

王之宗貪冒進取上誣皇祖并負皇考且陷朕

不孝又致斃內外無辜多命身殞顯官拊心何

忍本當下獄究問姑從輕革了職為民當差還

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三月初三日

工部主事曹欽程一本

聖治幸已一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周宗建作令曉聞及鑽入言路薦

庇多私引其黨沈萃頑以貪險黷致泰藩又欲

引吳煥為接手足倡建私學于都城之內尤屬

不法張慎言倚薦越南星為首功避差謀差任

意鴟張同臺安仲竟遺毒手先任曹縣侵盜庫

銀三千兩恨后任石三畏查出巡捏單劣廢王

官李應昇專為東林護法排擠正人亟引高攀

龍以四年前一典史驟躋總憲邀藉與援檄攘

甲乙記政錄

四二

北直提學黃尊素以汪文言倖冒臺班即薦座

師鄒維璉于趙南星破例得入吏部一味搏擊

善類以助高攀龍魏大中之虐陷此四臣者招

權納賄黨邪徇私目無國憲都着革了職為民

當差還追奪誥命內周宗建張慎言賍私狼籍

彼處撫按提問追贓具奏不許庇護沈萃頑吳

煥俱着降三級安仲仍以原官起用吏部知道

初五日

錦衣衛千戶哈祿一本計期伊遇直陳惡見以

滿大典事奉

聖旨汪文音著錦衣衛等送鎮撫司署實嚴刑究問

駐私具奏

同日

北鎮撫司二本訪據事奏打問

奉

聖旨是李承恩着送法司依律擬罪鄭忠與緝獲有功原應弗加陞一級還賞銀三十兩米段二表裡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十貫其原辦官旗照例年終併叙該部知道

初六日

卯乙記政部

刑科霍維華一本言路關係甚重事奏

聖旨這本條陳考選整鑿可行准將見任諸臣選四  
十名其汪文言代人鎖謀着鎮撫司一并究問  
劉璣徐世集黃公輔萬言揚盧化營都着革了  
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玄默等着吏部分別  
選用該部知道

初八日

南京戶部左侍郎林學曾一本

聖恩未報臣病難痊事奉

聖旨林學曾素有品望茲當勞勩引疾求退姑悉可

加着陞戶部尚書致仕照例廕一子給典新  
誥命吏部知道

初九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四川缺參政推吏部郎中張  
國紳福建缺副使推兵科朱大典四川缺參議  
推刑科薛大中陝西缺參議推御史周汝弼四  
川缺食事推御史程學程浙江缺副使推御史  
陳保太廣東缺參議推御史胡良機俱奉

同日

卯乙記政部

錦衣衛王崇儀一本

聖旨錦衣衛王崇儀一本言路關係甚重事奏  
旨回話  
聖旨是李承恩着送法司依律擬罪鄭忠與緝獲有功原應弗加陞一級還賞銀三十兩米段二表裡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十貫其原辦官旗照例年終併叙該部知道

聖旨是李承恩着送法司依律擬罪鄭忠與緝獲有功原應弗加陞一級還賞銀三十兩米段二表裡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十貫其原辦官旗照例年終併叙該部知道

廷鈔鈔仕干之

十二日

太常寺卿鄒德泳一本遵

旨自陳事奉

聖旨鄒德泳加刑部右侍郎致仕吏部知道

十四日

大學士顏秉謙等一本為纂修實錄事奉

三旨實錄關係甚重這推補各官俱着上察任事張

萬詐病要名養資驕慢又先年跡內洗補字樣

失填好生欺侮大不教無人臣體着革了職為

民富差仍追奪誥命即另擬一員來用吏部知

道

甲乙記政錄

四

十六日

原任南京兵部郎中葉大受一本

聖明睿照日新等事奉

聖旨王允成受賄托懷恨誣議諸司又不該辦所

據卑詞復覆情弊顯然葉大受不允行勘着以

原官起用吏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直披邪撫等事復起補吏科陳胤叢

禮科陳爾翌各給事中山東道李嵩山西道高

弘圖福建道張捷山東道馬達貴州道陽春

茂雲南道張養素各御史奉

聖旨三建泰張九賢著照前旨北部用

十七日

太僕寺卿黃龍元一本遵

旨自陳事奉

聖旨黃龍元准致仕該部知道

北鎮撫司一本計期伊通直陳愚見事打問過

犯人汪文言送法司奉

聖旨據汪文言招稱甘肅巡撫李若星用銀五千五百

兩謀得前缺便着革了職為民富差仍追奪誥

甲乙記政錄

四十五

命本內一切賍私尚有含糊不明的還着許顯

純嚴刑究問務要逐項指出何人收受確指具奏

鎮撫司一本奉

聖旨楊選左先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都

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同汪文言一

并究問追賍其本內受賍各官趙南星等十五

員除已經刑籍外餘俱削了籍着撫按提問追

賍具奏不得徇情庇護

十八日

御史崔呈秀一本國家欲求保泰之策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選將汰兵該部具奏刻忠賢排資

修城急公可嘉着與王繼謨一體叙錄忠賢仍  
于本縣建坊賜勅旌獎歷第姪一人與做都督  
僉事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羊二隻酒三十  
瓶新鈔三十貫其蓋七鑄錢事宜該部覆議行  
汪心淵着被屢撫按嚴提追贓劉貴卿徐日父  
俱重鞭斥以警將來樞輔去留關係重大候九  
卿科道會議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二十二日

御史王大年一本

甲乙記政錄

聖治維新事奉

四六

聖旨本內薦舉諸臣並以原官起用謝啓先改北大  
理寺寺丞劉遠重地吳用先不堪總督着革任  
冠帶閑住即推才能有邊畧的用吏部知道

同日

南京工部右侍郎葉茂才一本舊疾陡發事奉

聖旨葉茂才准回籍調理吏部知道

二十三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萬嗣達在西成莊私狼籍殘害多人不准陞任

卷之四

同日

戶部薛國觀一本直糾漏網貪弁事奉

聖旨游士任侵冒餉銀盡屬胡維寧經手着錦衣衛  
扭解來京究問能明遇鎖謀處臣又黨庇士任  
力為求解姑着革職聽劄該部知道

同日

錦衣衛一本欽奉

聖諭事遵旨將犯人許念敬李到奉

聖旨吳許念敬着鎮撫司與汪文言一并究問追贓

甲乙記政錄

四七

同日

又一本直糾漏網貪弁事奉

聖旨胡維寧向在城內查係窩匿誰家今始等到着  
鎮撫司與游士任一并嚴究追贓具奏

二十四日

太常寺卿侯執蒲一本遵

旨自陳事奉

聖旨侯執蒲着致仕吏部知道

同日

太常寺卿程啟南一本遵



旨自陳事奉

聖旨程格南着致仕吏部知道

二十六日

內閣顧秉謙等揭帖奉

聖旨陶朗先匿贓不吐拔害無辜刑官未經奏請擅

拏勒罪以致商人閉門逃避成何法紀該司官

姑不究着即曉諭諸商各安生理追還文契贓

銀仍于本犯名下嚴追務要逮完

同日

吏部一本會推致有辯駁事奉

甲乙記政錄

四九

聖旨蔡復一已經敗挫着回籍聽勘朱熨元准以原

官往代其任點省孤弱必借弱填協濟相機剿

撫點撫蜀撫作速推有幹濟的來看其總督駐

劄節制仍確議具奏

同日

刑科周之綱一本總貪功今已嚴事奉

聖旨各省直拏問貪官比限追贓餘清貪淫尤甚着

行該撫按嚴加窮究其私掠貴州子女審明具

奏胡維寧已有旨了張思任久拏未到務在必

獲以勵法紀該部院知道

同日

錦衣衛一本奉

旨回話事奉

聖旨吳孟明窩藏欽犯本當拏問姑從輕着削了籍

為民當差其胡維寧駐私寄頓在駱延衷徐士

超家并着嚴拏究問追贓

二十八日

大理寺少卿章著一本蘭因尚肆違逆事奉

聖旨昨輔臣說章着在朝房評問曾言朱熨元當改

點中總督今點惠方殷緊急總督故可速駐蜀

甲乙記政錄

四九

中孚反覆亂政姑且不究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兵科楊炳一本民力已竭事奉

聖旨越其杰奔潰喪師依律重擬錢士晉已有旨了

同日

右通政韓范一本遵

旨自陳事奉

聖旨韓范准致仕吏部知道

同日

刑部一本訪據事會問犯官李承恩寬宥事奉

聖旨是任既謝重辟如何又引入八議法司官對不究

四月初一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萬國孚兄弟曾被系劾不准推補著該部另推來用

同日

戶科沈應時一本感疾陡發事奉

聖旨准回籍調理吏部知道

同日

中乙記政錄

五十

御史楊維垣一本會推致有辨駁事奉

聖旨會推照舊公舉取裁吏部其有不協與論者許科道官駁停亦不得偏任意見故違阻撓該衙門知道

初二日

吏部一本推廣言路事奉

聖旨考選限定四十名已有屢旨如何又請點五名陳懋德等照原擬部屬用不准候補

同日

右通政彭瑞吾一本自陳事奉

聖旨是任既謝重辟如何又引入八議法司官對不究

初三月

光祿寺寺丞吳良輔一本懇乞

天恩事奉

聖旨吳良輔准回籍調理吏部知道

初四日

刑部一本過

旨嚴緝罪撫事奉

聖旨陶朗先打點私人周樹德等三人如何任其先逃明是疎縱著該部并五城緝事衙門嚴拏務

中乙記政錄

五十二

在必獲

初五日

北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奉

聖旨汪文言不以病聞如何遷死以后監犯務要着實防範有病亦須醫治該衙門知道

初六日

原任戶部侍郎王德完男王

一本先且矢

忠盡瘁俯賜優卹事奉

聖旨王德完孤忠自矢照孟養浩例加祭一壇給與金帛仍以覃恩補廕一子入監讀書與也送

彭劉知道

初七日

兵科陸文獻一本國家欲求人才事奉

聖旨觀政進士著明習庶政部堂不時省試考核務期實用選法仍照舊額行不得妄有分別以啓倖竇周應秋加陞刑部尚書協理部事原無管侍郎之旨豈為無缺汪慶百仍改科員用霍維華等補官未久尚候叙陞吏部知道

同日

原任大學士已故沈淮妻閔氏一本孤臣賣志

日乙記政錄

五十二

可憫事奉

聖旨故輔沈淮孤忠自許勤猷未竟朕甚惻惻如何撫按不為具題待夫人閔氏自行陳乞着查例從優議卹該部知道

初十日

太僕寺少卿潘文一本自陳事奉

聖旨潘文著留用父子同官不便公座着改大理寺少卿照舊添註吏部知道

十二日

刑科霍維華一本三嗣慈孝事奉

聖旨本內該部差屬辨通真至如進藥移官情形尤

朕所目睹劉一燦黨邪害正韓煥庇護元兇孫慎行借題修怨張問達周嘉謨私改旨意朋比為奸本當削籍念係輔弼股肱之臣姑不深究孫慎行暨監生楊維休私刻便行抄廠撫按追出立燬維休革去衣巾仍將此本宣付史館從實記載其修成皇考實錄另行改正王之宋誣陷騙官特楊建左先斗逮至追駭后一併治罪范濟世王志道汪慶百劉廷元徐景瀛郭如楚張捷當狂瀾既倒之時有待挺不移之節濟世

日乙記政錄

五十三

候巡撫缺用志道等六員陞太常太僕少卿添註用唐嗣美岳駿聲曾道唯守正政排嗣美候起服仍以左布政用駿聲二員即與推用李可灼免成回籍冠帶閑住吏部知道

十三日

原任戶部侍郎劉曰梧一本微臣驚聞

新命事奉

聖旨劉曰梧原以端品起用既稱老疾准在籍調理

該部知道

同日

鎮撫司一本鈔奉

聖諭事奉

聖旨盛世承傳淑訓俱著削了籍許念敬送法司依律擬罪照數追贓其過付趙南星贓私著彼處撫按嚴追完納充餉該部知道

十七日

大理寺少卿方大鎮一本奉差事完事奉

聖旨方大鎮既稱有疾准在籍調理吏部知道

十八日

工科虞廷陞一本東西有查見事奉

申乙記政錄

五十四

聖旨樞輔已出視事職守機宜自能了理庶事責成督撫合三者全力仍厚結土司諸路協搗以收蕩平何士晉黨護王之案挑撥宮闈增稅擾民假公營私著準了職為民養馬雷差差還追奪詰命該部知道

二十三日

禮科葉有聲一本

聖德鏡照方新事奉

聖旨本內阮大鍼起陞京堂余大成起補職方司郎中劉一燝調說行私看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

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原任南道御史游鳳翔一本抱病不能赴任事奉

聖旨游鳳翔准復原官本內泰高攀龍著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伊弟高如麟原係贖買文字濫中舉人先經開革違成姑不再究該部知道

同日

刑科蘇兆先一本天下有不得已之勢事奉

申乙記政錄

五十五

聖旨兵宜練不宜餉宜清不宜加過本說的甚王業浩准復原官余大成劉一燝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同日

兵科杜三策一本病勢危苦事奉

聖旨杜三策既有疾准回籍調理吏部知道

二十四日

刑部侍郎饒伸一本微巨違

聖旨事奉

聖旨饒伸看力疾供職陶朗先誣私一面行度夏無

核嚴追討事關匪類才得變辦

同日

御史劉弘化一本

聖治日新事奉

聖旨李騰芳相度陵工恭毅中纂修實錄不必苛求

該部知道

二十六日

戶科郭興治一本按違罪狀久明事奉

聖旨方震孺黨庇熊廷弼失陷封疆着削了籍為民仍着錦衣衛差的當官員扭解來京究問

甲乙記政錄

辛六

二十七日

御史吳裕中一本剔處有條積習宜破事奉

聖旨蔡毅中已有旨了朱吾弼着該部議覆

二十八日

御史顧宗孟一本海宇未見清寧事奉

聖旨方孔炤着削籍為民養馬當是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錦衣衛百戶鄭世英一本計期伊遇事奉

聖旨同朝隔隔歸衣衛北鎮撫同監候待賜逆降

至一份突聞

同日

御史王時英一本京鄉墮溺事奉

聖旨程註身據要地植黨行私着削了籍為民養馬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錦衣衛田爾耕接出

聖諭朕惟古來好義之風恒自巨室倡之其有誼篤

休戚而捐重資以佐縣官可無發錫以昭激勸通自逆首匪茹墨吏不戒索賦終餉數年于茲

甲乙記政錄

辛七

朕方特命撫臣修舉屯政以濟軍需爾耕乃慨

捐田土七千餘畝心激同仇耻以賊遺君父志存滅虜不違吏問室家被擄阡陌而忘國恤者

當自汗顏若借軍興以飽私橐者能無褫魄有臣如此良用嘉嘆特賜璽書褒美仍命所司奏

之羊酒特為建坊以示朕眷如至意於獻損私益公臣于忠君之義實一勸百朝廷勵世之權

欽哉故諭

三十日

戶科郭興治一本改巨未盡事奉

聖旨當四路失事陳王廷差滿交代猶不敢擅離

方准復原官用其監軍御史應否當設看該部

院酌議具覆

五月初一日

御史陳以瑞一本詞臣久玷清議事奉

聖旨錢謙益向以潛通關節賄賣舉人致于糾劾部

又倚傍邪黨把持朝政俸職今官沈正宗與援

鑽求察處復用部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

誥命該部知道

初二日

中乙記政錄

聖人

御史梁炳一本中外要據相煩事奉

聖旨這本話多撫拾更見迂腐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李應公一本鎖鑰之寄匪輕事奉

聖旨這本說王洽掌選撫浙既叢物詳着回籍冠帶

閑住宋集策勵供職該部知道

同日

戶科張士升一本館選欲求真才事奉

聖旨考館嚴疑已有旨了蔡毅中准致仕該部知道

同日

刑科霍維華一本

明旨輕重當酌事奉

聖旨張我續何士晉趙彥已有旨了方震孺黨邪宜

淫官歲大壞政失封疆姜升係內臣熟密端臣

自有法律霍維華偏護市恩姑不究該部知道

同日

兵部尚書趙彥一本臣病愈甚性命堪憂事奉

聖旨卿定亂功高荒樞猷茂倚任方新求退愈懇准

回籍調理還着馳驛去該部知道

同日

甲乙記政錄

聖人

錦衣衛一本患病不能供職事奉

聖旨趙昌胤准回籍調理該部知道

同日

江西巡撫韓光祐一本

天恩隆重事奉

聖旨韓光祐准致仕吏部知道

同日

大理寺少卿韋審一本遵

旨自陳事奉

聖旨韋審准回籍調理吏部知道

同日

御史趙胤昌一本

聖明御宇事奉

聖旨世道維新封疆多故簡賢圖治選將練兵樞輔  
冢卿督撫自有方畧翁正春纂修大臣不必輕  
詆霍守典着回籍聽勘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鮑奇謨一本練兵等事奉

聖旨這本條議練兵安民亦中竊察翟鳳冲元無大  
罪扶着策勵供職該部知道

甲乙記政錄

六十一

初三日

原任刑部郎中岳駿登一本直陳閤宮舊案事  
奉

聖旨張差風廟清苦原招甚明王之案故捏虛詞口  
授逼供離間官閣誣陷多命罪已滔天却又  
詐鄭國泰銀兩至于三萬逐其子鄭養性踉蹌  
去國漂泊無居似此貪饕奸狠即肆諸市朝亦  
豈為過如免深究着該撫按追完前贓解部充  
餉仍將此本宣付史館詳載顯末揣告天下岳  
駿登即與起用本內有各的官員該部查無別

項情由止因此事沉滯着酌量叙陞其鄭養性

准回京師九門外安插管業該部知道

初四日

御史袁鯨一本大僚不可拙藏速化事奉

聖旨翁正春已有旨了宋榮慶經指摘着致仕回籍  
劉憲寵率任閑住以后坐船有裝載客貨的該  
地方查明入官充餉本官一體治罪該衙門知  
道

初五日

大理寺卿曹珍一本病中思母事奉

甲乙記政錄

六十二

聖旨曹珍念母情殷准暫假歸省還依限前來供職

該部知道

同日

尚寶司少卿陳以聞一本風病陡發事奉

聖旨陳以聞既已下部只宜靜聽處分不得自行瀆

奏該部知道

同日

錦衣衛百戶葉世清一本計期漸迫事奉

聖旨京化中着錦衣衛北鎮撫司監候待楊連等擎  
劍一併究問

同日

御史曹應瑞一本邪臣賣國事奉

聖旨趙彥已有旨了本內說張我績通夷盜餉所關重大豈可懸坐還俟查明議處該部知道

同日

尚寶司少卿張鳴鳳一本夙疾事奉

旨張鳴鳳既已下部只宜靜聽處分不得自行賣奏該部知道

初六日

御史門克新一本世道當澄清之會事奉

甲乙記政錄

六十二

聖旨這本說的是朝政維新當防伏莽戰守未預速

計綱終至于熊廷弼欺君悞國罪在不赦仍俟

秋后正法葉綠朋比黨類錢春仇正黨邪張光

緒兄弟濟惡都着削了職為民當差該部知道

初八日

御史盧承欽一本仕路已見清明事奉

聖旨府州縣監司陞轉差覈履仔細避着該撫按參

處鈔環諸臣起陞不同奉有特旨不必懇求速

化部寺司官壅滯已極要宜疏通今后姑准考

選部員暨新進士除被俱添註其外宜應注外

該部知道  
許推陞孫居相不必深究徐夢麟着冠帶閑住

初十日

禮部尚書翁正春一本百齡慈母事奉

甲乙記政錄

旨翁母年高准回籍歸省念係皇祖講官功著啓

沃加陞太子少保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還着

同日

馳驛去該部知道  
太僕寺少卿陳九疇一本臣質樸陋事奉

甲乙記政錄

六十三

聖旨人臣能自樹立何論科甲陳九疇簡任方新着

照舊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

十一日

工科王夢尹一本任路雖漸清明事奉

聖旨翁正春已有旨了區大倫恪節清品精力未衰

奉旨轉南何必苛求該衙門知道

同日

御史石三畏一本奸臣黨邪欺君事奉

旨劉弘化貪橫黨奸着革了職為民吳炯失身獻

綑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臣月

吏科黃承吳一本求丁用人最急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規祚端無端創轉卽存性良吏被陷俱准復原官恩承芳刑養喬俱着開住該部知道

同日

禮科盧時泰一本驚聞母病事奉

聖旨盧時泰念母情殷准給假歸省該部知道

十四日

南贛巡撫李成名一本恭謝

甲乙記政錄

六四

天恩事奉

聖旨御名既係誤犯姑免降調准以原官回籍吏部知道

同日

川湖督餉丘兆麟一本救牌不忘校纓事奉

聖旨何士晉貪污着開贓私狼藉刑奪未盡其辜丘兆麟反覆稱揚不啻口出耳目之臣聞見豈宜如此姑不究其督餉事宜着歸併偏沅撫臣補勅與地

刑科滿士聞一本封疆之係甚重事奉

聖旨債帥既以貪緣希建復以奧援保全樞政一新覆轍當鑒宜着實振飭以杜倖竇茅元儀未有功効豈堪大用徐縉芳已經赦條不必行查該部知道

同日

刑部侍郎饒伸一本微臣萬分當去事奉

聖旨饒伸念母情深准回籍侍養該部知道

十六日

御史周維持一本貪官穢迹久彰事奉

甲乙記政錄

六五

聖旨趙彥平妖有功難以盡掩其子昌胤受賄著開劉惟忠兇險黨惡俱着革職白所和清謹已有旨了張問達怙引王之案結黨煽惑姑着冠帶開住周嘉謨倚比王安茂旨同上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刑科霍維華一本正氣方伸事奉

聖旨韓敬夙係涉賓尹門生簾內隔房搜取乂干物議已經察處霍維華突出薦珥殊駭聽聞姑不

十七日

刑科杜齊芳一本致陳仕略宜微事奉

聖旨陳幼學冒濫清卿署令致仕重卷情獎委宜嚴行查核該部知道

同日

原任太常寺卿王遠宜男王之拱一本勞巨奉

身理事奉

聖旨王遠宜卹典著該部卽與照例題覆其門工著勞待后升叙

二十日

甲乙記政錄

亥

原任都察院司務李桂芳一本素守官箴事奉

聖旨李桂芳被戾于三轉之后顯是奸黨朋謀陷害准復原官該部卽與推用

同日

禮科楊所脩一本直糾悞事官員事糾胡世賞

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二十二日

御史汪裕一本京卿清要事奉

聖旨汪裕一本京卿清要事奉

同日 我身門戶冒濫京秩看冠帶開往該部知道

戶科陳序一本

聖德動天事奉

聖旨王國既久病不行到任准以原官開往覲淑已有旨處分了胡世賞耳中誤聽不必深求該部知道

二十三日

戶科楊文岳一本致治雷提其源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文選職方之契至今極矣今後遇

甲乙記政錄

六十二

缺堂上官選宜選擇廉明司屬破格超補務要竣事方許推陞撫按于地方文武官員試其才品更加意體訪得真方許登薦其才品異等的不時咨部以需急擢段然貪橫黨邪公論久棄着革了職為民當差蕭雲舉係大臣既無大過不必深求該部知道

二十四日

工部尚書白所知一本久病難痊事奉

聖旨卿清勤涖事大工倚賴乃連章請告情詞迫切准四籍調理仍着馳驛去該部知道

吏部一本樞輔去留宜重事復御史莊謙泰尚  
寶司少卿璠鴻鵠陳以聞俱降三級調外任奉

聖旨是

同日

御史智鉞一本奸貪尚多漏網事奉

聖旨徐光啓招練無功准冠帶開往嗎時未贓私狼  
籍削去官職熊廷弼犯因何得逍遙園圍布散  
刻揭其往未開通人等便着經事衙門拿究問  
提牢官所司何事玩法故縱始不究以後但有

印記政錄

六十八

一人潛入監禁偵探消息該管官吏俱行問革

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

原任宣府巡撫王之臣一本匪才不堪任重事

奉

聖旨奪情起用往例具在王之臣素有才望豈得以  
曾經彈射故為遲阻着即到任供職不允所辭  
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聖旨胡良機既陞泰議如何不候交代擅離地方藐

切准回籍調理念係兩朝講官加陞太子太保  
照新銜給與誥命仍着馳驛去該部知道

六月初一日

御史汪名樞一本亟詭邪穢之臣事奉

聖旨李標與越南星雖係門牆絕無照染何得妄議  
翟鳳冲屢被人言着削了職回籍聽勘該部知  
道

初二日

御史陳睿謨一本泰運方隆事奉

印記政錄

六十九

聖旨人臣一意奉公凡事御着其于財用宜但能生  
亦且嘗裕今後內外各衙門務須一體奉行本  
內周延光蔡榮麟着該部分別議處

同日

廣東巡按胡良機一本進繳

勅諭事奉

聖旨胡良機既陞泰議如何不候交代擅離地方藐  
視國法着削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  
知道

相史事通一本任對惠存移奉事

聖旨孟習孔貪機黨邪趙從昏闇頗奸有玷京卿都著冠帶開住該部知道

同日

直隸巡按宋師襄一本薦舉地方人材事奉

上旨感以弘進講不清鑽謀入閣奉有明旨宋師襄以鄉曲之情徇私濫薦本當重處始降一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初四日

原任戶部尚書李長庚一本庸劣不堪事奉

印乙記政錄

七十

聖旨李長庚以才望推陞既稱病請告准在籍調理鈎務重大者即推在京有心計的來用吏部知道

同日

南京太僕寺少卿濮中玉一本遷

旨自陳事奉

聖旨濮中玉准致仕吏部知道

同日

御史高弘圖一本國是既明事奉

聖旨高弘圖一本國是既明事奉

五刑將何於用高弘圖奸好生惡昧不達政體內沈湎仍候府尹於用李自著准以運同調用王雅量著以原官起用該部知道

初五日

兵部侍郎張鳳翔一本風疾增劇事奉

聖旨張鳳翔請告情詞真懇准回籍調理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陳世竣一本館選當計其終事奉

聖旨纂修需人公務不必苛求府僉既足邪黨著革

印乙記政錄

七十一

任聽勸周希聖清慎素著豈得以風聞求去庶吉士散館科道部屬通用吏部知道

同日

御史余文燭一本植黨有源事奉

聖旨汪文吉托左先斗鑽求何得輕詆去輔陳一元既經察處驟驟清華著革任回籍陳長祚不以追論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田景新一本次輔陰邪事奉

聖旨田景新一本次輔陰邪事奉

係言官姑且不究張鳳翔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同日

屯田董應舉一本鼓鑄急需等事奉

聖旨鼓鑄資本既商人樂輸公私俱便鑄局着到荆  
日議建銅鉛一併嚴禁親良佐准加僉事職銜  
葛寅亮酌量加銜委任如議董應舉勅書中着  
兼戶部銜以便行事其事宜殫膺者聽便宜行  
不必奏請務殫心力有裨財用該部知道  
初六日

印乙記政錄

七十三

御史陳朝輔一本樞臣受事方新事奉

聖旨張鳳翔當存完氣始不能早自振拔甘繼比附  
武邑之后半屬黔省賊擒兵到何得有功乃樞  
篆甫署輒推匪人還着削職為民當差追奪誥  
命并削子庶該部知道

初十日

禮部侍郎李標一本臣病日深事奉

聖旨李標心迹已明何乃追疏請告情詞迫切准回  
籍調理病痊起用該部知道

十一日

廣西道御史梁煥一本直糾貪競邪臣等事奉  
聖旨董其昌以風望簡權南卿履任未幾何得輕詆  
孫善繼李騰蛟着該部看議來說

同日

工科楊所修一本大奸未去事奉

聖旨是姚希孟險心委手仇正黨邪者輩了職為民  
當差仍追奪誥命游漢龍昏庸貪婪姑准冠帶  
閑住該部知道

同日

刑科潘士聞一本奸邪門戶既破事奉

印乙記政錄

七十三

聖旨李喬喬陳必謙張國紳朋比為奸黨邪害正都  
着削了籍為民當差李喬喬仍追奪誥命該部  
知道

同日

太僕寺少卿金士衡一本微臣風疾難痊事奉

聖旨金士衡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吏部知道

同日

御史倪文煥一本直糾貪橫監司事奉

聖旨王維寧貪橫異常草菅民命着削了籍為民當  
差以後撫按官嚴諭監司府州縣不許監受民

請吏部補以漢式舊部知道

同日

應天府府丞陳一元一本遵

旨自陳事奉

聖旨陳一元已有旨該部知道

十二日

御史李喬嵩一本貪險科臣挾私妄噬事奉

聖旨李喬嵩強辯飾非反噬無據好生恣肆已有旨

削奪姑不究該部知道

同日

甲乙記政錄

七十四

大學士朱延禧一本臣心已蒙

聖鑒事奉

聖旨卿忠勤輔政倚任方殷乃違章控陳情詞懇切

難以強留著馳驛歸里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曾應瑞一本操軍違律生變事奉

聖旨岳元聲素以嫺邪驟縱樞貳却又養癰胎患卸

罪居功姑准回籍聽勘王永光着馬上差人催

其到任料理該部知道

同日

刑部一本遵

旨回話事奉

聖旨游士任係首犯冒破有人總是罪案僅擬納贖

革職何以服天下後世還着照律例詳擬來看

十三日

御史顏宗孟一本留樞具疏內有隱情事奉

聖旨岳元聲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同日

南京太常寺卿杜士全一本遵

旨自陳事奉

甲乙記政錄

七十五

聖旨杜士全留署用吏部知道

十四日

御史王際遠一本元兇未去事奉

聖旨畢茂康依附邪黨貪綠撫臣妄報軍情職守安

在李騰芳被察復起彈躋佐銓聞議加銜出自

何典都着削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

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畢茂康依附邪黨貪綠撫臣妄報軍情職守安在李騰芳被察復起彈躋佐銓聞議加銜出自何典都着削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周如磐一本微臣庸劣事奉

聖旨卿以才望簡昇官端著遵旨到任供職不准辭

該部知道

同日

南京都察院一本遵復舊規亭題御史黃公輔

革職為民將張鑑孟巡視下江奉

聖旨是

十五日

錦衣衛一本計期伊通事奉

印記政錄

七十六

聖旨左光斗著錦衣衛等送鎮撫司監候待楊澍等

等到一併究問

同日

吏科吳弘業一本滇藩危在旦夕事奉

聖旨是點事危急聞洪學著以今新銜仍舊巡撫其

兵部右侍郎員缺另推來用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沈演起順天府府尹

十六日

刑部汪士開一本邪臣反噬事奉

聖旨諸士聞清勤著聞朝紳共信豈潑口所能噬蟻

這所素知道了着照舊供職

同日

錦衣衛百戶黃密一本計期伊通事奉

聖旨魏大中著錦衣衛等送北鎮撫司監候待楊澍

等到一併究問

十七日

司禮太監韓世祿一本貪巨忤法事奉

聖旨貪官害民屢旨申飭奈何幾輔近地敢有目前

印記政錄

七十七

無知知縣唐紹堯著世魁原係職官家產皆其

世業乃未犯大逆責過迫逃挾詐不遂擅行抄

沒巨萬家資悉充囊橐僅餘銀捏作充餉希圖

抵飾清明世宙豈容有此白晝之魑魍哉着錦

衣衛差的當官旗將知縣唐紹堯及衛役張聚

所王蘭并本內有名人犯俱解解來京究問該

衙門知道

同日

吏科黃承吳一本先臣夙究未明事奉

聖旨王新維賄至子貳萬才高要占高評即試疫瘡

田獲盜料乃主考黃汝震以鍾即世抱冤可於一切卹典着該部即與查覆

同日

御史何可及一本直糾邪廢撫臣事奉

旨畢茂康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十八日

大理寺左寺丞劉思誨一本充餉原經題請事

奉

聖旨劉思誨曲徇貪官朦朧批解胡永順與唐紹堯

實係同鄉強詞飾辯俱該重處姑從輕都着降

甲乙記政錄

七十八

三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

御史陳以瑞一本雄奸巧踞清班事奉

聖旨劉懋着該部看議來說

二十三日

御史劉弘光一本直糾邪黨事奉

聖旨王國程正已趙昌運彭連古潦倒門戶邪黨着

聞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

道

同日

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一本違旨違例專奉

聖旨倪文煥違制擅責官軍又縱班皂不時需索法

紀何在着回將結案本內有名楊大道楊達秦

史臣學李式并史長班衙役苗皂人等俱着錦

衣衛卒送鎮撫司究問

同日

刑部訪據事奉

聖旨張國柱招集李鵬等黑夜搶劫窩盜情真豈得

以軍職廢法着該部行提刑官俱從重擬罪王

三吾挾詐鄭養性資財數多并着嚴拏追究以

甲乙記政錄

七十九

彰法紀

同日

原任御史田一中一本直陳微臣事奉

聖旨是這所奏事情便着宣付史館從實紀載朱光

祚夙與胡忻朋比納賄居官全事粉飾畧無實

政着削了籍田一中素直亮淹滯已久該部即

擬堪陞京堂推用

二十五日

吏部尚書在景榮一本病勢甚危事奉

聖旨即着病痊給假調理數日痊可即占兇事大疑



日坊既經奏請暫委李宗現代攝掌竊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

錦衣衛一本計期伊通事奉

上旨楊連既拿到看錦衣衛等送北鎮撫司看實打

着問前招七次贓私下落具奏

二十九日

原任太僕寺少卿陸彥章一本病臣陸蒙異數事奉

聖旨陸彥章恪節素著准以新銜致仕吏部知道

日乙記政錄

同日

工科王夢尹一本都會藏奸之數事奉

聖旨倪文煥聰信群下非分用刑已置寬政如何又來資獲巡緝各役未見具奏從何覆釋王夢尹

委行覈探本當重處姑不完

同日

倉場總督畢茂良一本風疾事奉

聖旨畢茂良勤慎著聞既稱有病回籍調理該部知道

三十日

推吏后維持一本直糾貪穢事奉

聖旨近來銓司向多邪黨蓋據故推陞選法有堂官照額不到履歷生獎滿以後選擇文選務要清楚不允循資劉行義贓私狼籍着革去冠帶聽勘王任杰准開任吏部知道

同日

御史余文燭一本盜臣踪跡詭秘事奉

聖旨郭自維等著該城御史提問追究買官行賄緣由具奏條陳銓法該部酌議舉行

七月初一日

日乙記政錄

錦衣衛一本玩法誣君事奉

聖旨唐紹堯并衙役人等既拿到看錦衣衛送北鎮撫司究問追贓具奏

同日

鎮撫司一本計欺伊通事奉

聖旨楊連既已服辜着不時嚴刑追比五日一回奏特追贓完日送刑部據招擬罪

同日

原任禮部右侍郎張邦紀一本風疾未痊事奉

聖旨張邦紀仕年多病佳在舊調里病痊也方官奏

歷代用諺部知道

初三日

御史莊璣一本仕途雖漸肅清事奉

聖旨胡應台附比奸邪游議華騰着革任回籍

初四日

御史劉弘光一本糾儀事奉

聖旨李思恭既有疾着致仕失儀始不究該部知道

同日

錦衣衛千戶孫弘道一本按違罪狀事奉

聖旨方震孺身任監軍望風奔竄失陷封疆與熊廷

印記政錄

全

弼同罪且門校女飾靡費金錢歲負參貂押送

歸里巡方體面掃地無餘着送刑部嚴究追贓

從重擬罪以為憲臣失職之戒該部院知道

初七日

北鎮撫司一本詔獄業已具聞事奉

聖旨楊捷等黨比熊廷弼淪沒封疆且納賄招權擾

亂朝政移官一事臨朕不孝罪惡滔天許顯純

如何擅求送刑部明屬徇私姑且不究還着本

司照原參數目嚴比追贓限五日一回奏不得

十  
光緒

同日

又一本貪官忤法事奉

聖旨唐紹堯并衛役各犯俱送刑部追贓從重擬罪

其郭應奎等無干姑免究

初八日

北鎮撫司一本遵

旨回奏事奏追比楊捷并交過贓銀數目奉

聖旨知道了

初十日

尚寶司司丞孫善繼一本衰病侵尋等事奉

印記政錄

全

聖旨吏部知道

同日

禮科葉有聲一本封疆不應再悞事奉

聖旨兩鎮兵馬應照原分信地各為防守張繼善取

之束鎮張振取之登鎮該撫疏議甚明不必爭

執王國禎身膺佐樞久不到任置臣子急公之

義并着中飭行兵部知道

同日

聖旨傳與刑部犯人陶朗先游士任方震孺唐紹堯

等先生案中罰銀引限以從各九月內乞免

譚笑傲成何法紀著提牢主事回轉請東

十二日

北鎮撫司一本遵

旨回話事奉

聖旨楊建等數萬莊私零呈交納完局何期許顯純

姑不究以後看嚴比追完不得仍前疎縱以取  
罪戾

十六日

北鎮撫司一本遵

旨回奏事第三次五日追比各犯等贓私數目奉

甲乙記政錄

全五

聖旨楊建等贓私追不及數顯是責法許顯純崔應

元各降一級着照舊追比仍限五日一回奏如

再寬縱重治不饒

十七日

直隸巡按劉大受一本民運不至月糧缺之十

分窘迫事奉

聖旨本內夾空紙一幅劉大受大不敬本當重戾姑

罰俸一年該部知道

十九日

大學士顧秉謙一本直隸第一要務事奉

聖旨吳鼎等方奏具見忠誠為國服務監知見今

西未靖安撫無策正賴卿等協力助勦所請授

下閩貢吏部公同九卿科道會推將見任并在

籍素有才望老成幹濟的推五六員來候朕簡

用吏部知道

同日

吏科魏照乘一本微臣至情真病事奉

聖旨魏照乘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吏部知道

同日

御史倪文煥一本東林渠魁尚伏事奉

甲乙記政錄

全五

聖旨李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為死黨同姪

李日宣校計陰謀傾害善類周順昌病附東林

營入吏部貪橫異常仇逐朱童蒙不安其位厚

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六中構黨同盟連

過姑蘇留連十日以女許配婚目中尚知國法

林枝喬改調署選惟賄是聞縱子林堯世私藏

庫親收銀賣官鑿鑿有據都着削了籍為民當

差仍追奪誥命內有贓私復籍者還着撫按提

問追贓充餉其私創膏院扁額雖去碑記猶存

着直隸即行毀掉回奏以為阻撓朕黨之戒該

高陽失道

二十日

吏部尚書崔景榮一本沉痾難痊事奉

聖旨統均清慎倚任方殷何乃連章請告情詞懇切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着馳驛去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刑紹德一本糾儀事奉

聖旨曹維信營謀解銀希圖冒破又見朝不到事屬違錯大不敬着削了職為民該部知道

同日

甲乙記政錄

原任御史康丕揚一本

聖政俱新事奉

聖旨康丕揚向為沈一貫鷹犬邪媚貪酷數掛彈章已經察處今又借端具疏希圖起用着九卿科

道從公會議參看的確具奏

同日

工部主事趙天賜一本進繳勅諭事奉

聖旨勅諭准進繳趙天賜被察不謹應否復原職着吏部查議具覆

同日

紅欄言一本退

旨回話事奉

聖旨楊捷等脏私數多零星交納何日得完還着嚴加追比不得徇情寬縱

二十三日

部察院一本乞恩代題事奉

聖旨李玄准回籍調理病痊赴部候題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御史袁鯨一本黔疆平蕩無期事奉

聖旨韓策為趙南星手引以外藩而巧列上卿汪先甲乙記政錄

岸與汪文言同宗合契而盡坑其餘賄都着削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本內也還官解納

未分鑄等事該部酌議具覆

同日

仕齊芳一本文誤宜核事奉

旨了王三喜剛愎自用止許楊述安源自明比至大方久任宣淫卒

了何干杜齊芳偏護同鄉姑不究

劉裕言一本病故犯人事奉

聖旨楊連左光斗病故着法司委官相視明白屍親領埋還行彼處撫按嚴提家屬追贓回奏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

兵科李魯生一本慎校卜重政本以佐

聖治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校卜重典國體攸關如去輔韓爌三年揆席半籌莫展有與侯爵納賄行私妬正比邪大負委任着削了籍為民此皆懲前毖后

甲乙記收錄

二八

務要博訪輿論從公推舉必得真品真才以濟時艱不必盡拘資序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石三畏一本提邪正之大關事奉

聖旨本內參邪黨李三才顧憲成曹子汴等諸臣已故的着追奪誥命見存着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守正被屈者酌量擢用該部知道

同日

鎮撫司一本遵

旨回奏事題左先斗交銀四十三兩六錢表化中交

第一十二位二十四兩五錢數大中交銀五十五兩周朝瑞交銀一千五百十七兩四錢顧大章交銀八佰零三兩三錢奉

聖旨知道了

二十九日

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奉

聖旨魏大中病故着法司委官相視明白屍親領埋還行彼處撫按嚴提家屬追贓回奏該部知道

八月初一日

戶科薛國觀一本遵奉

甲乙記收錄

二九

聖旨回奏事奉

聖旨吳士弘李壯圖倚張鳳翔觀睡營私咨用又恣意剋軍肥己着該撫按提問追贓具奏兵部知道

初二日

北鎮撫司一本遵

旨回奏事奉

聖旨袁化中等贓私尚多還着嚴追逮完仍限五日

一回奏不得徇情寬縱

力三日

者署理一才也。斯子病事與往。史余文燁患疾

奉

聖旨是

初四日

御史安伸一本欣逢

聖治維新事奉

聖旨馬世龍已准策勵不必苛求。關門不許收降已收者酌量散處。不許圍聚。奸富今民窮財盡。又值旱潦。相尋責在撫按督率有司及時安撫。貪濁成風。久而難變。內外群工亟圖砥礪。朕亦

日記政錄

九十

樂與維新徐縉芳袁世振肅私教多如何尚未結局著該撫按嚴追助工李朴于王立何功何節免猶濫贈即與追奪邵輔忠首發巨奸田生金朋比匪人應何陞斥吏部建議來看

初七日

御史張訥一本書院已改祠忠事奉

聖旨這都城書院改作忠臣祠久已有旨會議如何至今尚未具覆其東林關中江右徽州一切書院俱着拆毀。暨田土房屋估價變賣。催解助工。本內有名如那元傑少員急名出山索回其身

劉已父部烈巨奸保勢之惡。出存着削了籍。追奪誥命外如孫慎行馮從吾余茂銜名雖假于理學行無異于市井。或通關節而居之不疑。或躬窩主而醜類無耻。甚至假仙惑世。忘產謀孤。讀之至此令人指髮。此三員都着削了籍。為民仍追奪誥命。鄭三俊畢懋良附璫逐職。合詞同疏。姑准冠帶。閑住河東巡鹽御史既例不入陝。獨以會講而入。藥費公私俟回道時都察院考核示懲。該部知道

初九日

甲乙記政錄

九十一

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難逃三尺。蔣應陽心兇膽大。乃與其子出入監禁。隱謀匿跡。即其接受妖書。演習子馬不軌之迹。顯然着刑部從重擬罪。魏忠賢發奸摘伏。懋建奇功。原應弟姪加陞二級。仍賜勅獎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三十兩。絲段二疋。裘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其原辦官旂照例併叙。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黃承恩一本監惡臣事奉

子奪相半之理這本市恩要名姑不完該部知

通

初十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旨李養正見近陶訓先等駐銀未結左都御史着

另推採用

十一日

吏部等衙門會推閣臣

周如盤 丁紹斌 薛三省 黃立極

甲乙記政錄

六十二

彭凌霄 林堯俞 發龍錫 駱從宇

馮銓 李宗延

十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周如盤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丁紹斌黃立極

各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馮銓陞禮部右

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俱同官輔順秉職等入閣

辦事

同日

工部侍郎董可戴一本遵列清奉事奉

聖旨打傳取口具見意公訓前知道  
同日

諭內閣

聖諭朕自去歲以來屏逐兇邪廓清朝宇勵精圖治

雅意中興念國步之維艱憫生民之日促宵衣

旰食焦心勞思而秉軸大臣莫肯為朕分猷共

念者且軍興告虛斟酌何方疆場未寧安撫何

策即如楊漣左光斗等移宮一事皆

先帝之深恩陷朕躬于不孝又熊廷弼等喪遠辱國一

案便寸斬尚有餘辜而楊漣左光斗等各納其

甲乙記政錄

六十三

重賄乃求出脫此皆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

切齒即五刑不足以申其法九死不足以盡其

愆肆諸市朝用彰憲典而在朝大臣持操養交

徇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圖社稷之安朕方

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

大不扣侔以致言路各官承望風旨緘口結舌

無敢直明其罪者國家養士竟何賴焉卿等可

傳示大小官員自今以後務要改過自新共

維國是掃清門戶專心封疆再敢有陰懷觀望  
音序與聞或巧借題目代人報仇或捏造飛言

刑部一本貪官忤法事奏審過高陽知縣唐紹堯九軍快手張聚圻等攬站奉  
聖旨是  
二十一日  
吏部一本選荒利病宜核事覆河東運使顧懋光不謹副使鄧嘉生降級奉  
聖旨是

十三日

戶科楊文岳一本海外猷俘等事奉

聖旨猷俘真偽妥當嚴查兵部知道

同日

甲乙記政錄

札吉

大學士顧秉謙等一本本月十二日臣等恭侍

經筵親承

皇上面諭楊述等罪惡多端今雖在獄身死其未完

贓私行彼換按立限追比理合回奏奉

聖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該部院知道

十八日

御史李先春一本直發門戶巨奸事奉

聖旨葉向高三朝元輔既已歸田不必苛求張我績

方行撫按查勘黃正宿已經提問追贓除一秦

着酌議具覆吏部知道

刑部一本貪官忤法事奏審過高陽知縣唐紹堯九軍快手張聚圻等攬站奉

聖旨是

二十一日

吏部一本選荒利病宜核事覆河東運使顧懋光不謹副使鄧嘉生降級奉

聖旨是

同日

北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奉

甲乙記政錄

札吉

聖旨袁化中贓完病故着刑部委官相視明白責令

親人領埋

二十三日

大學士魏廣微一本犬馬餘生望懇事奉

聖旨卿忠勤輔政倚任方殷乃連章請告情詞迫切

難以強留着加少傳無太子太師座一子與做

中書舍人仍遣行人護送馳驛歸里加賜銀一

伯兩綵段四表裏大紅紵絲坐蟒一襲稱朕優

禮至意卿還善自調攝以需召用該部知道

同日



杜詩世壽利貴前一本報主有心延生無待

聖旨卿典禮勤勞方切倚任乃請告情詞愈迫准回籍調理著馳驛去該部知道

同日

南京太僕寺少卿汪先岸一本捐微俸事奉

聖旨汪先岸前等已久何俸可捐又來賸賸姑不究該部知道

二十四日

吏部一本恭復欽命事奉

印乙記政錄

九十六

聖旨是議益准復原官道車著勞仍與優叙

同日

吏部一本奉還方陸匪形迭是事光祿寺卿周延光降一級奉

聖旨是

二十五日

御史蔡國用一本目擊時艱等事奉

聖旨輔臣以較時為第一義朝政雖已清明還須破格調停而止本派還箇未職樞輔久駐關門責令各節論旨盡心體訪有智勇無全者咨薦兵

行邵輔忠等已有旨起用并詩教諸臣著該部酌議具覆八月不必考選著遵旨行違吏果能稱職止當加銜久任若不時行取反啓僥倖之心該部知道

同日

諭內閣

聖諭朕踐祚以來日夕兢兢思復祖宗封疆奉行祖宗法度與二三大臣及諸百執事三令五申至諄切矣自逆奴犯順遼左戒嚴我

甲乙記政錄

九十七

皇祖特起熊廷弼于田間授以經畧賜之尚方賜之蟒王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始則托病卸肩薦表應泰而遼陽亡既則剛愎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百萬性命而征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寧斯其罪難極數矣迨三尺莫追復百計鑽求其最甚者則有周朝瑞十日四疏以校有顧大章妄謂罪屬可矜而又托奸徒注文言為探消息外入揚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

中書省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賄動以萬計  
又安問

祖宗疆土與

祖宗法度朕深切痛恨已將楊建等置之於法頃

八月二十一日于文華殿日講畢卿等五員獻

刊行有像遠東傳一冊出諸臣袖中合詞奏曰

此能廷弼所作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

聖髮切齒此蓋能廷弼奸謀不得肆行于朝今

又敢以流言煽惑于野且心懷不執辱國喪師

惡貫滿盈罪在不赦而又刊書惑衆情益難容

印乙記政錄

李本

况屢經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

形于筆疏再四詳彈宜亟加兩觀之誅庶大快

萬民之憤卿等既擬諭未具見獻書忠懇至意

朕甚嘉焉卿等即傳示刑部等衙門着便會官

速決了以爲人臣辱國偷生罔上不忠者之戒

特諭

二十七日

刑部一本傳奉事奉

聖旨能廷弼罪惡貫盈既已正法還着傳首九邊示

衆仍追奪誥命家屬人等書冊事計同及五歲

兵馬司照驅逐出境不許潛住京師如有諱  
一併嚴究不饒

同日

北鎮撫司一本遵

回奏事奉

百額大章仍着嚴比追贓不得寬縱

同日

原任大理寺丞李凌雲一本風疾轉劇事奉

聖旨李凌雲准在藉調理病痊起用吏部知道

同日

印乙記政錄

九元

御史李嵩一本小人之術漸窮事奉

聖旨朱一桂李養質看量加陞擢用并詩教年志獎

并前本趙典邦俱以原官起用吏部知道

九月初一日

吏部一本欣逢

聖治事奉

聖旨田生金屢疏陳濟准冠帶閑住

初二日

北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奉

聖旨刑部備莊完病故着刑部要官相視責令親人

有虧而朕子

初三日

北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犯人侯權等着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親忠賢  
釐奸剔弊累着奇功原蔭爭姪加陞二級仍賜  
敘獎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三十兩綵段二表裡  
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十貫其原辦官旗照  
例併叙該部知道

同日

又一本回奏事奉

甲乙記政錄

一百

聖旨顧大章贓銀還着嚴比追完毋得寬縱

初七日

御史賈繼春一本逆臣身已服辜事奉

聖旨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  
何得居功而揚避左光斗等妄希定策串通王  
安倡為後宮之事捏造垂簾等語王安奸惡異  
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黨衆力強不許康妃從  
容奉旨而逼令琅璫出宮先帝體尚未寒言猶  
在耳邊等即有權勢固亦人臣乃棄禮忘君犯  
上不道至于比陞使非賈繼春等所揭明斥行

有虧而朕子

聖考不得為純孝即寸斬楊漣左光斗何叔子事況  
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  
罔上行私黨蔽熊廷弼夥壞封疆鐵案既定猶  
貪其重賂力為出脫托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  
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亂紀欺蔽

朝廷及汪文言事發奸謀畢露自知理屈乃巧借別

樣題目以掩其罪剪所忌而肆其充信口裝誣

毫無影響肺肝如見欲蓋彌彰朕言念及此深

甲乙記政錄

一百一

切痛恨已將熊廷弼嚴決傳首九邊楊漣等雖  
追贓身故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即送法司將

前後事情逐一研審取具指詞從重擬罪

受書既成就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

疏揭并近日屢次明旨俱着史臣編錄成書頒

行天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撫事且書毋得

回護使善惡邪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

文奸飾非惑衆其傳記小說便着禮部行與各

撫按官嚴加禁止自今以後非有部文不許擅

刊書隨處着着經爭衡門訪獲治以妖言惑衆

三才考

同日

都察院一本積勞成病事奉

聖旨吳之仁巡關無一善狀幾至激變軍心着冠帶

閑住該部知道

同日

北鎮撫司一本遵

旨回話事奉

聖旨顧大章贓銀仍着速追完事不得遲延

同日

日乙記政錄

兵科吳國華一本直糾貪險部郎事奉

聖旨曹欽程既以力攻群兇況見在陵工督理不必

苛求周詩雅熊江作令時大千物議近來晏登

薦舉非緣行賄定是徇情吳國華如何顛倒任

意顯是徇私報復周詩雅熊江吳國華都着革

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初九日

原任工部員外馬明瑞一本奸邪顯悖

旨旨黨害孤臣事奉

旨旨下江道

兵部一本哨將巡河陷沒事奉

聖旨開門將士糜餉如流平日料理何事一舉輒遣

陷沒大貽國耻及啓戎心深可痛恨爾部便馬

上差人速催新將楊麒及總督王之臣星馳到

任仍移文樞輔統率撫鎮道將諸臣亟修戰守

實事毋驚進取虛名至于本兵重任尤宜朝夕

儆備中外同心共圖全勝不得徒托空言其失

事情節即着都察院差風力御史一員會同巡

關御史從實勘明具奏以憑處分該部院知道

甲乙記政錄

同日

大學士顧秉謙等揭帖奉

聖旨是黃衍相素行詭秘心術險邪每親視朕躬且

漏禁中語看削了籍為民當差即行驅逐不得

潛住京師仍令緝事衙門不時訪察該衙門知

道

同日

保定巡撫郭尚友一本嚴追貪官贓私事追犯

官趙南星贓銀奉

旨旨是

初十日

兵科陳維新一本派品既已分明事奉

聖旨本內奉旨應陞應起諸臣着作速分別推用不得再遲吏部知道

十二日

吏部一本小人之術漸窮君子之用未究事奉  
聖旨趙興邦年志夔着以科道原官起用餘俱依擬

行

同日

戶部一本病勢危篤事奉

印記政錄

百四

聖旨關光托病推諉着冠帶閑住吏部知道

同日

工科虞廷陞一本泰運方新事奉

聖旨欽清仕路須要分別賢奸孫居柵力薦李三才為主盟選結史記事為死友一生朋比害正黨邪都着削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戶科陳序一本直糾大怒事奉

聖旨系言詞身貴良本所肖郭誠比名問鬼銀至二

萬一千有奇又票取黃金九十餘兩俱有印

可據着該撫按提問追贓助工機之煥以孫居相為介紹出趙南星之門環陞巡撫入王安之幕固結私交及楊漣過麻城盤桓垂淨黨惡異常併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卓邁一本巨奸之典既正等事奉

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已經傳首周朝瑞楊漣受賄黨護尚在追贓楊鶴江秉謙夏之令薦赦有據

印記政錄

百五

即係同惡本當重處姑從輕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蘇琰宗合中林一柱力挽亢鋒致遭排擠俱着以原官起用鄭國棟從重議處該部知道

同日

吏科黃承晃一本敬循垣臣之職掌事奉

聖旨諸款有裨于政即與覆行南居益倚傍門戶縱濟閭閻及陞漕撫何遷延不至署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吏部知道

十五日

待又似文姑一本君子道長當維其盛事奉

聖旨崔景榮東林的派倚奸細劉保為腹心者前了

職為民仍追奪誥命李倣儀曾未奉旨不准起

用還着該部查核具奏李孔度批脫邪黨削職

為民夏之今極詆毛文龍幾候封疆着錦衣衛

左官扣解來京究問吳之瑞吳世科冒濫兵餉

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追贓助工一切私記揭

帖粘通衢者着緝事衙門嚴拿究治不饒

同日

太監魏忠賢一本特蒙

日乙記政錄

百六

聖恩事奉

聖旨爾素性朴直受知先帝及聖母升遐付託朕躬

登極以來茂著忠勤不辭勞怨特賜印信以褒

元勲永保始終奕世戴德覽奏謝知道了該部

知道

同日

刑部一本病故犯官事題本月十一日犯官在

監病故奉

聖旨佟卜年着相視明白責令親人領埋

同日

一音更外醫對利一本孫月以追受諡事奉

聖旨吳國華已有旨了曹欽程心迹自明不必深辯

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同日

大學士顧秉謙等一本纂修實錄等事奉

聖旨實錄關係萬世信史何得濫用匪人周道登身

居門戶豈堪清要着革了職為民仍追奪誥命

卿等還另推來看該部知道

十八日

戶科吳弘業一本疆場之勝敗事奉

日乙記政錄

百七

聖旨馬世龍失事已奉屢旨朝廷自有處分吳弘業

既有堪代經畧總兵的何不列名舉薦徒以空

言塞責姑不究該部知道

同日

刑部一本病故犯官事奉

聖旨顧大章病故着相驗明白責令親人領埋其未

完贖銀仍行該撫按嚴提家屬追完具奏

同日

刑部一本直指隱臣奸獪事問過徐在中聰吏

郎那察院另行勘覆

御史練國事一本殺捐微俸事奉

聖旨捐俸助建具見急公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智鈇一本小人之伏戎可虞事奉

聖旨解學龍侯恪身作東林鷹犬俱看前籍為民仍  
追奪誥命所薦閻鳴泰曹守勲劉澤深看吏部  
酌量擢用前旨各舉所知專指閻門經督預儲  
備用不得借此迭常舉薦為市恩之媒共趙一  
鵬該部降處

甲乙記政錄

頁

二十一日

御史張經一本遵

旨具奏事奉

聖旨張經輕信風聞妄形章奏三番回話仍是支吾  
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二十二日

禮部尚書薛三省一本新命勉承舊職事奉

聖旨仕途誠是壅滯然在吏部時何不條陳門工加  
恩原照祖宗舊例諸臣既已廷謝不必煩瀆

二十三日

兵科李應生一本河上賊船事奉

聖旨柳河賊船皆由輕信劉伯鑑亟宜斬絕禍本

期望樞輔言言提醒必當振刷一新該部知

同日

工科陳胤叢一本重任未易事奉

聖旨這本說得提醒樞輔自當諫然而儲材用人之  
法尤切實可行該部知道

同日

北鎮撫司一本遵奉

聖旨事奉

甲乙記政錄

頁

聖旨許顯純等任勞任怨准復原官仍加陞二級其  
追過楊連等贓銀二萬兩着監督科道照數驗  
收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同日

又一本爰書具有成案事奉

聖旨汪文言即汪守泰罪惡賊隸人類不畜而楊連  
左先斗與之交結借通王安倡起移官之事希  
圖富貴把持朝權及事發問徒又潛住京師與  
周朝瑞顧大章劉大中袁化中等結黨行私庇  
安進是問人為請求受其重賂動以巨萬為錄

則以清溫衣冠黨羽繁盛招搖冀鼓使一時人情知有賄賂不知有朝廷知有諸奸不知有法紀天厭其惡國有常刑已經三法司依律問擬情罪允愜爰書既定頒布中外鎮撫司三疏招詞并宣付史館編輯成書垂信萬世其汪文言未完賍私行與該撫按官嚴提家屬追比完日回奏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王孟震陞通政使司左通政傳宗阜依附邪黨

白乙記政錄

重

如何用他陪推着冠帶閑住

二十六日

御史趙胤昌一本國是漸屬清明事奉

聖旨李瑾劉茂門戶渠魁乃一則脫身三疏一則卸覆久稽都着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張至發守正不阿着吏部酌量推用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王雅量一本感激天恩事奉

聖旨該部酌量具覆李氏諸書怪誕不經着巡視衙門焚燬不許坊間發賣乃通行禁上

刑部一本遵奉

聖旨事奉

聖旨楊連左光斗周朝瑞汪文言兇惡小人目無紀素與內侍王安互相交結妄希定策首倡移官賁錄作弊扶同奏啓威逼康妃虧朕孝德又與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結成一黨紊亂朝政明知熊廷弼失陷封疆罪在不赦乃敢貪其重賄共與營脫巧言諫免暗邀人心預九廟神靈罪人斯得誅心定法律當情真雖已病死因圖

甲乙記政錄

百十一

遂當戮屍都市姑從輕典以示法外之恩其未完賍銀已有着着撫按官嚴提家屬追比伺其完日待以不辜惠世楊同惡相濟不得獨寬者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從重究治這招詞問擬詳明情律允愜便依擬行仍遵要旨宣付史館頒行天下以昭朕仁孝平明之治以服天下萬世人心

二十八日

大學士周如璧一本臣妻在家病政事奉

聖旨覽奏知卿有內戚慎勿過傷朝搆四五日即回



入閣書事不以絲綢計奇夫道

二十九日

錦衣衛千戶王國泰母王氏一本號危奸戚欺君背祖事奉

聖旨族兄王升并子國典身叨國威行免無賴關出祭奠銀兩只圖添造私居毫不增修祖墓嫖飲無分晝夜蔑親視弟升髦背祖欺君大辜寵渥都着刑部為民該部知道

同日

上傳諭工部

甲乙記政錄

百二

諭工部未完皆因錢糧不敷臣子之義正當上緊接濟早完大事以慰孝思如何通不在意部將急用銀兩徇情冒發皇親郭振明王升兩家墳價原奉明旨止各先給七千兩今郭振明多領過五千三十兩王升多領過四千三十六兩顯是朦朧着工部如數作速催征解赴陵工以濟急需不許仍前怠緩遲悞

同日

刑部一本審錄重囚事奉

三會審清真着照例會官處決內楊錫王化貞

高州府事等因臣等以該府刑書久定如何又說律有不同詞亦互異顯是開路賣法仍着列情真數內三覆奏以憑裁奪

同日

御史李燦然一本

聖主念切憂勤事奉

聖旨王國禎奉旨驗年者不赴任視國事漠不相關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備才選將兵部何不具覆尸工二部既有事例納果之路不可再開該部知道

甲乙記政錄

百三

同日

御史練國事一本救時當有實政事奉

聖旨諒實一法誠救時急務以後各衙門于歲終將已完未完從實具奏以憑勸懲即如薊遼總督關係甚重乃推一守制王之臣經年不到成何政體着吏兵二部另推在京堪任的幾員來着

同日

都察院一本請差巡按官員事奉

三會巡按宣大着點的張養素去蔡國用前疏舉薦龍維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同日

直隸巡按喻思恂一本要地重臣事奉

聖旨呂兆熊總督倉場奉旨已久如何又貪緣保留

復任喻思恂曲徇私情謬稱德政都着冠帶開  
住該部知道

同日

南道徐復陽一本部具之貪肆當懲鄉戚之光  
那有據事奉

聖旨岳元聲貪跡素著屢掛彈章着削了籍為民當  
差仍追奪誥命其陳于堯強恩余新民并着從

印乙記政錄

百四

重議廠吏部知道

三十日

吏部一本駁陳根本之綱繆事復南京光祿寺

少卿譚錫致仕

十月初三日

刑部一本遵奉

聖諭事題犯人楊鎬等情真奉

聖旨覽卿奏知道了

初五日

文書房傳出

二日訓生皇子六宮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官員

俱于初五日赴會極門領花初六日簪花披紅

隨朝

初八日

吏部一本新政已肅事 又一本世道幸見清

明事復南京光祿寺少卿文翔鳳吏部郎中謝

上選各降二級調外任俱奉

聖旨是

同日

直隸巡按洪如鍾一本關門之師事奉

印乙記政錄

百五

聖旨這本說的是事權貴一遠撫宜裁已有旨了喻

安性着改推用劉詔騎射素長邊事亦暢着照

舊供職劉永基以一年主事蘇轉愈憲如何還

欲他移着酌議具奏其滿桂趙率教梁柱朝倪

寵李秉誠俱着各守信地悉心防禦毋務虛文

該部知道

初九日

吏科玄默一本病苦難支事奉

聖旨玄默既有疾着冠帶閑住吏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遵

旨會議事奉

聖旨是康王楊枝門權相邪媚貪酷又掛祭典復團起用一削籍未盡其辜還照憲臣犯贓例發遣遠充軍仍追奪誥命該部院知道

十一日

大學士顧秉謙等揭帖蒙

上傳內閣中書趙守信并錦衣衛千戶趙守恩俱着革職為民不許潛住京師如違着緝事衙門拏究已經傳示奏知奉

中記政錄

百十六

聖旨覽卿等奏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同日

御史王玘一本治兵理餉事奉

聖旨經畧新簡選將練兵又有一番振刷本兵司農務要同心協力相為終始不得擅議陞遷呂濟作縣狼狽被合中糾參賄賂視大中貪緣郎帶封壁竊然始念見督工程着冠帶調任傳宗阜結黨東林肆毒南國張醇儒串同查役分利自肥都着革職為民追奪誥命其積棍階薦金茂同特烈功等端石皆該部院張醇儒着革職

傳嚴密究陞陞吏何早端方耿直即以原官起用該部知道

十三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李養質因嗣年太多前已處過司官如何又勝職推陞姑不究着另推來看

十七日

御史潘汝貞一本微臣幸逢等事奉

聖旨朱世守楊一鵬劉榮陸完學皆東林遺奸豈得混跡仕路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印乙記政錄

百一七

該部知道

同日

大學士孫承宗一本懇恩乞放事奉

聖旨卿輔弼重臣久勞闕塞屢疏請告情詞迫切難以強留經畧到任暫准調理着加特選充祿大夫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仍遣行人護送馳驛回籍加賜銀一百兩練段四表裡大紅生蟒一襲以示優眷卿還着自調攝以需召用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梁炳一本奏選帶盾事奉

聖旨新簡經畧到任有自展布如金冠違悞等事公論難逃何得先以煩言掣肘梁炳始不究其罪

十八日

御史張沛一本

皇嗣庶邸詔恩頒布事奉

聖旨示詩教等不准添註擬部諸臣三年候考喻思

恂已經罷開如何違旨噴奏且本內薦舉龐雅

主欲復閱武關三場大非國體始不究該部知

甲乙記政錄

道

十九日

吏部一本巨奸之典刑既正事伏卓過本奉

聖旨鄭國貞股民肥已悲聲載道既經撫按糾參開

住未盡其辜還着革職為民追奪誥命永不叙

用

同日

御史徐卿伯一本特糾奸險事奉

聖旨劉集已有旨了張我續提點巡撫廉餉百萬奉

旨查勘已歷半年可以停問不取廢氣萬應伏

作意何得著行該部核作速勘明具奏以憑

處分該部知道

二十日

東廠一本訪據事奉

旨吳懷賢恃富逞兇打死多命營脫逃京賄買汪

文言引援左先斗親大中門下結為死黨賈緣

題授史館冠帶監生時將旨意漏傳却又妄談

朝政侈口翻局親書現存供稱有據着錦永衛

卒送鎮撫司嚴究具奏

二十二日

甲乙記政錄

吏部一本見工急缺監督事奉

聖旨王陞不准改註着另推來看

二十五日

兵部主事徐日久一本奉

命賞章事奉

聖旨經畧到關灼見情形曲直自然奏請定奪况封

疆所係不小徐日久如何遲臆妄奏按據軍心

且詞語傲慢甚無人臣禮着削了職為民當差

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小日



事着降三緝捕外任堂上官不行申飭反符  
夜在公成何政體姑不究李如禎身犯重辟却  
又不加小心并與獄官吏痛責示懲

初十日

南道李時簪一本欲清吏治事奉

聖旨張我績已有旨了着連勘具奏能明過竄邪獲  
憲刑職未盡其辜仍追奪誥命着該撫按提問  
之贓項之考素有過才當徐光啓練兵時具薦  
不用后因兩朝登極贊襄大禮得起陞南尚寶  
復被東林叅論告病不出今始到京隨奉差以  
申乙記政錄

事二

去言官風聞不真還着吏部從公酌議該部知  
道

十三日

錦永衡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劉鐸身出正途心懷偏黨幾切時政侈口妄言  
既有詩句圖書証憑着錦永衡差的當官旗扭  
解來京與妖僧本福對理該部知道

十五日

錦永衡一本緝獲事差百戶傅德相前往揚州  
等處拏劉鐸扭解來京去訖事

二十三日

北鎮撫司一本君子道長事奉

聖旨夏之令不惟辦言亂政義悞封疆且其巡城時  
封鎖當舖搜索資財恣行貪暴私狼籍携家  
人入署大率憲體許顯統如何一槩含糊還着  
嚴究追贓具奏

二十五日

刑部主事彭參一本東林黨蔽事奉

聖旨彭參原係左先斗私人見其事敗反借題解釋  
卯乙記政錄

事三

前疏留中如何又來廣泰併陳鏞徐日升都着  
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王時英一本直糾邪臣事奉

聖旨劉可法厚結越南星躡陞浙撫唐暉貪婪不檢  
倚仗門戶取銓如寄保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  
追奪誥命朝世賞鐵諸亞卿既經白簡着冠帶  
閑住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梁夢雲一本經畧之儲等事奉

聖旨求崔景榮無缺補官大壞典制本當重處  
念部堂官始著冠帶開住張潑係袁化中犯黨  
耀治連化徐如翰獻媚門戶奸謀巨測都着削  
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田景新一本

聖明處切事奉

聖旨唐世濟作夏嘉遇盟主為左光斗先鋒已有旨  
處了王惟倫依附當路膠肫屢轉着冠帶開住

甲乙記政錄

丁巳

王孟震巡城不檢居鄉兇橫李守俊貪濫異常  
蔣謹貪忌詭秘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  
誥命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

兵部一本開讀事奏錦衣衛西廠併照先年陸  
炳加陞太保堂上食書并南北司東廠理刑官  
各加一級俱奉

聖旨是

同日

戶科薛國觀一本聖主虛懷事奉

聖旨蕭鼎老成留實寶道倚賴明切可行以后委  
任不效的連坐舉主其錢糧未完肫肫考酌陞  
遷者該各撫按官曉該科一體察治不許徇私  
容隱大計追贓及汪心淵等三案定限次年三  
月內四奏毋得仍前違玩蕭近高奉旨一載繫  
戀家園豈朝廷任人之意馬之服喬允升都着  
冠帶開住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御史袁鯨一本垂念封疆等事奉

聖旨武之望已有旨調用管關廳即宜裁革撫夷海

甲乙記政錄

丁巳

運二廳揀授科甲照邊俸考選知州王國士貪  
酷沸騰着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同日

禮科李恒茂一本目擊時艱事奉

聖旨近來仕途壅滯皆因該部不肯任怨裁抑以致  
人情日競即如改教不及三詳卿署營差任意  
成何政體吏部司官無缺先推遷轉太速尤非  
舊制莊欽陞未滿六選破格先陞圖便已私壞  
亂成法孫之益阿附黨人督學無狀都着削了  
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扶克儉腫之態朕

所親見着冠帶開往以候選部再有不次六選  
借教職考選為名擅自陞遷者照莊欽隣例重  
處不饒該科記着這本內楊連左光斗竟不書  
名豈奏對之體姑不究

同日

兵部侍郎唐世濟一本面恩事奉

聖旨唐世濟已有旨着冠帶開任如何又來面恩姑  
不究該部知道

同日

錦衣衛指揮張建濟一本微臣治事告竣事奉

乙丑改舞

丁丑

聖旨張銓狗節死難朝廷自有公評張道濬領銀造  
器銷算不清部覆久竊必已灼見情弊如何輒  
生怨望着革職回籍該部知道

同日

尚寶司卿吳殿邦一本孤臣危言事奉

聖旨樊王家達迎救黨誣害紳情名窩訪打死多  
命故入人罪係教異常且違禁抽稅至十萬餘  
好生貪縱可恨着削了籍為民行廣東巡按御  
史并樹森李榮吳元提問追贓具奏其無辜羅  
織諸人應恩昭即與查釋陳保泰着該部院從

同日

刑部一本病故囚犯事奉

聖旨沈有瑞欠贓銀一萬七千兩着行原籍查追併  
子沈天挺解部監比朕覽斯奏因憶張慎言周  
宗建提問追贓奉旨將及一載如何不見遵行  
地方官好生違玩併着嚴追速解限次年正月  
回奏

十二月初一日

吏部一本降調官員事奉

乙丑改舞

丁丑

聖旨轟心湯貪穢着聞與韓凌爭委事極可觀察處  
浮跡未盡其辜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  
命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張樞一本直糾京堂事奉

聖旨陳伯友倚恃表化中周朝瑞而驟躋通顯蕭毅  
中借援左光斗顧大章而立擢清華都着削了  
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初二日

山西巡撫何鼎一本主恩當報事奉



聖旨何鼎既有疾准回籍調理還候新臣交代該部知道

同日

河南巡撫程紹一本愚臣報主有心事奉

聖旨程紹既有疾准回籍調理還候新臣交代該部知道

同日

同日

刑部一本連日賍私已完事奉

聖旨何棟如賍私已完依議發還

同日

聖旨

丁未

吏科示詩敏一本申明兩次京察事奉

聖旨這本說君子小人自是正論魏應嘉着該部議

康具奏韓汝趙士諤已陟華騰杜永式遇盜乞

恤祝權祖募兵招議所舉未當張惟任端方之

品即宜擢用吏部知道

同日

太僕寺卿潘文一本同政方殷事奉

聖旨潘文既有疾着視帶開住該部知道

初三日

北鎮撫司一本君子道長事奉

聖旨受鳴托徇情姑不究還着盡法嚴追具奏

初四日

御史徐揚先一本匪人難以重任事奉

聖旨鼓鑄不宜信用匪人或政不可經年曠任並應

舉文球都着冠帶閑住員缺俱另推來用該部

知道

同日

御史陳世倌一本邪臣侍進事奉

聖旨郝名宦結紉邪黨銷名酒杯冰山既傾南樞善

聖旨

丁未

伏羅汝元恃黨入臺全無建白一差未滿營強

京知王國瑚賣身去輔作所狼藉惡副未幾賄

賄光祿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

部知道

初五日

鎮撫司一本君子道長事奉

聖旨夏之令賍私數多還着勒限嚴追不得寬縱

同日

御史王業浩一本微臣仰荷事奉

聖旨頃要結權黨傾陷正人諱為衆望士商仰

責身門戶方有度巧警三窟甘棄四維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曹谷一本仕路日見清明事奉

聖旨部名宦轟心湯已有旨了楊維新曾于工所著勞不得風聞苛索洪格初不必議用該部知道

初六日

刑部尚書李養正一本棄病愈深事奉

聖旨卿職司邦禁倚任方殷何乃屢疏請告情詞迫切准回籍調理還着馳驛去該部知道

日乙丑改錄

同日

御史陳豪漢一本天道布冬肅之令事奉

聖旨劉廷棟倚藉權黨以刑部部中改調吏部事屬破格係必顯世校門戶罔上行私韋蕃反覆亂政躡躡華肅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初八日

御史倪文煥一本用人為朝廷第一要務事奉

聖旨朱世守已有旨了金世俊為左先斗魏大中私人賁宦臣亦有據隨明盜賊皇變冲對已經案

分米萬鍾俾兩至親又出幸三才門下王維為王之案私黨貪婪素著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金世俊行彼處撫按問追贓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尚書李宗延一本聞言內愧事奉

聖旨卿秉銓清正倚任方殷乃請告情詞迫切盡瘁臆腫朕所親見准回籍調理還與馳驛去該部知道

初九日

日乙丑改錄

御史石三畏一本端方等意奉

聖旨周炳謨講楚日久謬為王之案所為准令致仕沈儆劾校抽助建亦有微勞着冠帶閑住張廷拱鑽謀考選物議涕騰驟躡京卿全憑奧援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禮科葉有聲一本特糾門戶遺奸事奉

聖旨歐陽調律鋤斥正人倒持察典難學難舉匪類擁戴要津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公為與字三才為親人李不避心迹招尤姑

以下原缺

為民當差仍追著推命申用懸廬奉不當著刑  
帶開往該部知道

同日

工部一本工繁係重事奉

旨橋道現在運石何必再保墊且天寒地凍保墊

非時顯是司官計圖侵冒著降三級調外任用

堂官料理大明以後還宜詳慎該部知道

司

戶科薛國觀一本榆關之局面事奉

聖旨遼左失事因文武不和皇祖在時使深以為

甲乙記政錄

下五

慮年來沿集不改以致用師罔功這本說的是

劉永基貪鄙罔禁垂涎巡撫暗布流言傾陷同

列已有旨削奪了以後關門大小文武各官務

要振起精神同心戮力練兵核餉實講安邊固

圉之策毋得仍循陋轍有取愆尤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盧承欽一本直陳今日之急務事奉

聖旨奸黨宜清調停當戒這本說的是曹珍狎主邪

阻重應舉侵撓盜政李過知薦舉匪類獻媚東

沐那着削了階為民當差仍追著推命申用懸廬奉不當著刑

黨人不拘曾否處分俱著該部院會同九卿

道從公查確集奏將姓名罪狀等節次明吉刊

刻成書榜示海內垂鑒將來以保清平之德該

部知道

十五日

錦衣衛百戶田志一本遵奉

旨事奉

聖旨惠世揚與楊健左先斗汪文言等交結王安倡

起接宮同惡相濟既拿到著送鎮撫司嚴行究

問將從前情節逐一供吐具奏

甲乙記政錄

百四

十六日

御史汪裕一本欲清銓法等事奉

聖旨近來選司事體不令堂官預聞直至臨期方纔

查題用印以致惶惶不及檢查其蒙蔽這本內

事宜即着新任尚書酌議妥當畫一具覆其在

籍郎中貞邪混雜該部從公分別起用外特罷

斥三等具奏定奪

同日

應天巡撫毛一鷲一本境內奉差等事奉

旨吳呂朝長張賢以書注復議機朝政着削了階

結該部知道

十七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趙興邦監吏科都給事中

同日

上傳諭吏工二部李養德照舊供職劉錦長呂奇策

徐中懋三員遵旨降調

同日

北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奉

甲乙記取錄

事主

聖旨孟淑孔病故著委官相視明白親人領殮該部

知道

同日

御史趙胤昌一本廟謨關係匪輕事奉

聖旨次輔和中任事商確可否朕所鑒知言官不得

苛求該部知道

十八日

大學士丁紹斌一本微臣自揣非才事奉

聖旨卿心直口快馬世龍去留既係閣臣公議何又

推委上傳看即出佐理以副朕懷不必以人言

介意該部知道

一十四日

御史陳以瑞一本貞邪不容並立事奉

聖旨着該部酌議具覆

同日

御史何廷樞一本銓規容有未盡事恭觀時應

戴澳奉

聖旨這本有裨銓政內參舊銓二臣着酌議具覆吏

部知道

二十五日

甲乙記取錄

百文

吏科趙興邦一本直糾黨邪之臣事奉

聖旨這御史練國事李玄王祚昌霍鏌楊新期五員

雖各有本末但議論既差即係邪黨不允分別

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劉弘光一本

聖朝邪正已明事奉

聖旨諱自省以程國祥姻婭濫廁京兆賴良佐以李

日宣元黨冒列清華張篤敬以王圖心腹復張

那翁那青則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忠誠宗文劉廷元起用已久舊嫌他速來到任其餘的該部酌議具覆

同日

督餉侍郎黃泰運一本五年關運事奉

聖旨萬國爭前有旨不准陞遷着冠帶閑住

二十六日

刑部一本遵奉

聖旨事聞擬越南星依律遣戍不准收贖

同日

刑部一本按遼罪狀久明事奉

四乙記政錄

一百廿一

聖旨方震瀾按遼無狀失候封疆且糜費金錢貪聲

大著必有賍私銀兩不止參紹澍結還着法司

詳究嚴追具奏不許輕縱寬宥

同日

御史丘兆麟一本劾強敵煩明旨事奉

聖旨趙秉忠久玷鄉評依附權奸踴躍端尹劉芳委

身邪黨妄除正人尚路藩臬都着削了籍為民

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刑部詳錄兆麟一本余處誤已事奉

周希聖營入臺班旋降與史校尉邪黨聯名  
卿將允儀門戶渠魁把持察典雖經倒轉公情  
未平趙延慶調簡行取真援通神激變營軍流  
毒善類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  
部知道

二十七日

工部尚書黃克績一本年衰多病事奉

聖旨卿卓識宏猷朕所素知乃請告情詞迫切准回

籍調理以成高尚還與駝驛去該部知道

同日

四乙記政錄

一百廿八

鎮撫司一本嚴緝奸孽事奉

聖旨惠世揚借汪文言交結王安擅入直房聽其指

使同楊建左光斗倡議移宮威逼康妃目無先

帝且黨邪害正罪狀非一究問既明着送法司

再加研審依律從重擬罪仍付史館垂示將來

為人臣不忠之戒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

御史吳裕中一本朝廷恩禮事奉

聖旨次輔于皇祖初起熊廷弼即首論廷弼蓋已具

先見之明是實心為國今廷弼既服厥罪神人

之於其親吳中乃以御戚兒女之情慷慨赴  
意幾幾逞其報復欺肆狂悖詆辱大臣顯是廷  
弼一樣肺腸與廷弼尚在何異似此黨亂本當  
從重究鞫根由與廷弼同誅姑從輕宥着錦衣  
衛拏來午門外着實杖一百棍革了職為民當  
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岳和聲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劇遠等處

甲乙文政錄

百十九

邊備巡撫順天府地方寫勅與他

同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周應秋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同日

內閣接出

聖旨前覽卿屢疏朕已有溫旨慰留念國家多艱正  
賴卿安撫何遽以一二浮言苛語起歸心昨  
已遣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奈何至今未出

況為君之大禮禮于六廟居於斯州尚爾偃仰  
居則君臣之大義何在卿可一出佐理副朕佇  
望倚毗至意特諭

同日

南道羅萬爵一本敬因長至事奉

聖旨趙彥白所知張我績俱已有旨了其陳楚蔭林  
聞詔着吏部即與議覆

同日

南京禮部尚書董其昌一本遵例引年事奉

聖旨卿才猷方茂精力未衰乃請告情詞迫切准回

甲乙文政錄

百二十

稽調理着馳驛去該部知道

同日

大學士丁紹軾一本懇乞

天恩寬宥有言官事奉

聖旨吳裕中已經處分了卿不必申救該部知道

同日

呈上勅諭總督東廠官旗辦事提督禮儀寶和等店  
無掌惜薪司內官供用庫印務司禮監秉筆太  
監魏忠賢恭惟我

祖宗建都于燕歲賴東南漕運以給軍餉故倉儲所

乙卯政錄

卷二

開崇重而出之際設立戶部司官以監之  
蓋慮至周法至密也不謂年久而弊實叢生  
弛而人多欺玩有若管倉主事李柱明者倖  
甲科潛懷穿窬心如廁中之碩鼠形似梁上之  
鵲雖不思粒粒皆萬姓脂膏竟以繫蠶潤一家  
囊橐偷盜之米已盈二千九百三十石之多入  
已之贓共有一千八百六十一兩之數茂明條  
而故違祖制辱仕版而甚負君恩實人面獸心  
真衣冠盜賊官箴大玷憲典謂何況自庚癸頻  
呼鼎嘗甚鉅凡我臣庶各具良心或殫力于捐

資或苦心千節者豈容狡猾之輩肆行乾沒之  
奸賴爾忠賢守潔壹冰性貞金石存心國計慮  
重逾儲甘勞怨而如飴發臺諫所未計去貪疾  
若雄草剔積蠹于一朝嚴勸還倉痛懲自盜俾  
後來任斯職者心人人掀翻策富痛洗肺肝替  
笏不代為東陵而固積可收于遊筮倉廩具京  
抵之盛六師免枵腹之憂蓋一舉而下警官邪  
上陶國計通國盡稱為快而朕心洞鑒其赤衷  
茂績若斯褒嘉何靳除賜銀幣羊酒外原應第  
一級乃賜勅獎勵以彰殊異之榮於茲

黃鎮者大叩則大應建殊績者多勲則多  
謂國典之至公尚整忠忱于勿替欽哉故諭  
同日

御史姚祚瑞一本欣際維新之盛事奉  
聖旨郭允厚孫杰等已有旨留著京卿用姚祚瑞如  
何不遵又來瀆擾姑不究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閻鳴泰原係經畧之用戎政協理著另推四五  
員采用

甲乙記政錄

一百二

同日

吏部一本銓規容有未盡事後御史何廷樞奏  
南京通政使魏時應冠帶閑住奉

聖旨是

同日

兵部一本降夷事奉

聖旨是劉伯強誘敗果真即屬奸細著該部審確正  
法本內噬臍臍字錯寫口字旁著改正行司官  
慢不經心姑不究  
同日

刑科道士聞一本直糾不檢之臣事奉

聖旨曾欽程不檢敗羣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

誥命共領過陵工神木廠二項銀兩務要銷貨

用過若干見存若干交割明白方許回籍該衙

門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欲清銓法事奉

旨劉國縉曾糜費帑金被人參論不准起用

同日

吏部一本降調官員事奉

四乙記政錄

百五

聖旨劉麟長奉旨降調曾幾何時而遽行補官顯屬

鑽刺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同日

上傳與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案周宗建張慎言熊

明遇方大任等及已故陶朗先楊鍾左先斗顏

大章等家屬奉旨行彼處撫按提問追贓如何

久不回報顯屬違玩還着移文各省直勒限速

解以助大工

同日

吏部一本故因長至萬呼事獲陳陸奎等致亡

以下原缺

廷有素官展倉卒之際遽懷僥倖陷害之謀

朝家骨肉之嫌自為富貴功名之地其為亂臣

賊子可勝誅哉洪惟我

皇祖神宗顯皇帝早建元良式端國本父慈子孝原

無間然而奸人王之宗何士晉魏大忠翟鳳翀

魏光緒張鵬雲等乃借從孽以邀首功我

皇考光宗貞皇帝一月御天千秋稱聖因哀得疾純

孝彌彰而奸人孫慎行張問達薛文周周希令

張慎言沈惟炳等乃借紅丸以快私怨迨

皇考賓天朕躬續緒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奸人楊

甲乙記政錄

百五

鍾左先斗惠世揚周嘉謨周朝瑞高攀龍等又

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勲而希非望之福將憑凡

之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之官春視若寇仇臣

子之分謂何敬忠之義安在幸天膺朕衷仰承

先志康熙皇妹恩禮有加而守正諸臣凡因三

案被誣者皆次第賜環布列有位嘉言罔伏朝

政肅清特允部院科道諸臣之請將節次明旨

并諸臣正論命史臣編緝成書頒行天下使

三朝慈孝燦然大明天下萬世無所疑惑其凡

引證一彼明倫大典故事即于新春開館纂



修特令輔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桂馮銓  
裁官施鳳采孟紹虞楊景辰姜逢元曾楚鎬為  
副總裁官徐紹吉謝啓光余煌朱繼祚張鼎華  
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為纂修官喬煒泰  
之垣李桐為謄錄官鄭崇先姜雲龍為收掌官知  
等受茲委任須同心協力殫精所思採集周詳  
持議明覈凡係公論一切訂存其群奸邪說亦  
量行摘錄後加史官斷案以昭是非之實務在  
早完書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

聖祖皇考在天之靈用副朕觀光揚烈之意欽哉故

甲乙記政錄

丁巳年

論

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等奉

聖旨劉鷺夏之令病故者委官相視明白親人領

其夏之令贍銀一萬二千六十餘兩計該撫

按嚴提家屬追比限文到月以裏如數解部以

助大工不得違悞取罪該部院知道

御史曾應瑞一本歲序方始事奉

聖旨頒奉范鳳翼姜習孔孫紹統傅梅吳鳴虞俱係

邪黨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

還

續丙記政錄

正月二十三日

經畧高第塘報

聖旨奴兵分為兩路伏謀巨測非獨國儔當嚴其沿  
路各路口尤宜倍加防禦毋復疎虞兵部知道

同日

錦衣衛百戶傅德相一本經獲事奉

聖旨劉鐸與妖僧本福俱送鎮撫司從公究問務審  
詩句圖書真偽明白具奏

同日

丙記政錄

百一

大學士顏象謙等揭奴酋糾合西虜事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為國家籌遠慮愛朕已洞知但  
國家多事之時劇鎮更為喫緊申用懇見在侯

代老老難堪岳和聲有旨嚴催赴任無日著吏

部作速另會推在朝能曉邊情的四五員來看

朕用星馳任事以紓朕東顧之懷岳和聲另推

別處用

二十五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郭允厚李春燁孫杰三臣已有旨留京御用如

何不遵藩汝積張捷二臣果否曾歷邊事轉與

會推還着另推來看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遼報緊急郭南友嚴南保障不便他轉張構陞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宣大山

西地方寫敕與他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丙記政錄

百二

聖旨薛鳳翔陞工部左侍郎督理城守軍器事務房

杜麗起陞工部右侍郎著星馳到任不得遲延

同日

吏部一本仲選

明旨事奉

聖旨科道外轉仍照近例科四道六不得輕變成規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新于中額表國計閭洪學遠任天南遷轉樞密

俱屬未便着另推幾員來看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徐紹吉賴家國計不得逆轉佐銓著另推幾員

來看

同日

禮科彭汝楠一本謚議已奉

明諭事奉

聖旨易名重典已極濫觴限年限官是為砥柱至于

建文諸臣尤宜斟酌禮部知道

同日

丙記政錄

丙二

御史李燦然一本糾儀事奉

聖旨陳庶看刑籍為民以后各衙門屬官有老病不

堪者即令致仕不得強入朝班以致傾跌失儀

該部知道

二十六日

大學士顧秉謙等揭帖奉

聖旨是聞鳴泰以原官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

薊鎮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窩教與

他著即日赴任其聯結西虜事宜責成王牧民

并著王世忠加正總兵職銜前去關門協同料

理仍給與敕書行事應用犒賞著兵部作速步

給不可遲延該部知道

二月初三日

平遼總兵毛文龍一本

皇恩逾涯事奉

聖旨功罪原非兩途信實必罰係朝廷操柄毛文龍

即使有功豈得代人贖罪况奴酋入犯文龍全

不知覺幸制安在報敢言功乃為失陷封疆之

臣求有親視朝廷是何法紀海外孤軍姑不究

該部知道

丙記政錄

丙四

同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郭允厚陞兵部添設右侍郎李春燁陞兵部右

侍郎

同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袁崇煥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專理軍務照舊

駐扎寧遠等處管事宜敕與他

初四日

御史高弘圖一本數年一挫賊鋒事奉

聖旨高弘圖屢疏條陳未當今又阻撓廟祀大典已

運木石漕糧各有專責何得以東事遂妨並舉

姑不究該部知道

初六日

兵部一本遵

旨回奏事奉

聖旨提調陞遊擊階級懸絕驟等起陞又含糊回奏

情弊顯然余大成着削籍為民陵寢重地還着

丙記政錄

丙五

另擇都司守備俸深為多練習兵事的來用該

部知道

同日

御史汪裕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宋宗道陞南京禮部尚書錢象坤曾被言官論

列醜詆着冠帶閑住

二月初八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是李棲鳳准陞霸州兵備道但馮從龍歲裡到

任席未及緩如何就陞送舊迎新百姓殊苦不

便以后吏部選遊久任之法不得徇情遷轉

同日

禮科李恒茂一本遵

旨回話事奉

聖旨曹爾預陞陞山西巡撫令整兵山西若其未離

山東當令作速到任東西二字顯屬錯寫這冊

奏終是含糊還從着實回話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石三畏一本中外之人奉

聖旨條議輕平薦舉欠當石三畏姑着削籍該部知

丙記政錄

丙六

道

同日

鎮撫司一本緝訪事奉

聖旨這事情劉鐸供稱歐陽暉所作着錦衣衛差的

當官旗扣解來京一同質對劉鐸暫送刑部監

候

同日

刑部主事三建泰一本奴鋒暫推事奉

聖旨這本拾人唾餘冗長泛濫不便省覽姑不究

初九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薛貞等四員各有職掌看另推幾員來用

初十日

禮科李恒茂一本遵

旨四話事奉

聖旨李恒茂兩次回話俱屬支吾本當照紅牌重處  
着刑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十一日

經畧高第一本收賊十五六萬事奉

旨記政錄

丙七

聖旨奴酋大舉入犯官兵奮勇禦敵打死奴兵無數  
新獲首級二百餘顆大敗奔回八年以來無此  
奇捷深慰朕心經督道鎮將領各官功次候事  
平勘明優叙還着相機應援驅逐梟巢以收萬  
全

同日

刑部一本君子道長事奉

聖旨吳世科侵國充囊吳之端知情奇頑兩犯既同  
何得輕重擬罪該司官好生玩法還着另擬具

奏

同日

兵科羅尚忠一本遵例糾拾事奉

聖旨邢元吉鑽謀機巧敗檢著問與周顯祚周洽趙  
昌胤等結黨罔利又將象房大木擅造器皿搬  
運回家盜賣草料飢死象隻好生貪縱着刑籍  
為民追奪誥命仍送法司提問追贓其餘的分  
別處治具奏

同日

御史徐揚先一本糾拾事奉

聖旨焦夢熊等着分別處治內張懋忠為邢元吉腹  
司記政錄

丙八

心懷依邪黨勿顧身名謀議通宵流毒同輩尤  
當重處

同日

吏部一本勞臣奉差身須事奉

聖旨王遠宜准贈工部右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

十二日

工部主事徐石麟一本微臣被誣事奉

聖旨徐石麟得銀五百五十兩係王國興供稱何云  
無據着作違還官以懲處分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上本

陞山東叅政劉紫綱浙江叅政馬鳴起河南副使焦源溥陝西副使陳奇瑜劉四端福建叅議滿采推廣東叅議明其俊正推有貲

十四日

直隸巡按貢毓祥一本計期伊通直隸惡見事

奉

聖旨據奏左光斗前後變產銀二萬兩者勒限解進其謝薦等銀必有親信家人經手何得無實貯數目着嚴提究問務盡數追先不得徇情隱匿

丙戌改每

丙戌

該部知道

十六日

南道徐復陽一本恭輝

明旨事奉

聖旨魯汝召阿附邪黨羽翼移宮希圖定策魏士前倚恃能延溺周嘉模迭許貪婪驟躋臬憲郝土膏作令不仁鹿親無父典試策文訕上無君并前降處方達年輩允儒顧錫晴丁軋學熊蒼渭李繼貞郝著削了籍為民仍追奪誥命其董承業文氣稍平姑照前旨郝土膏肱私狼籍仍行

該撫按提問照數追贓以助大工便據贓從重擬罪該部知道

同日

刑部一本遵奉

聖旨事奉

旨先帝賓天之日惠世揚與楊連左光斗同惡相濟造語垂簾希功定策致康妃母子踉蹌失所先經黃克績賈繼春論劾罪狀甚明及查其串通汪文言入王安直房聚衣密謀則離間親親交結近侍大惡備矣重辟允當即依擬行

丙戌改每

丙戌

同日

吏部一本考察事奉

聖旨會典一款照依違限日月多少追加處分今日唯嘉達限三月有餘自當重處即着革職為民以儆將來

同日

經畧高第一本糾參庸懦鎮臣事奉

聖旨右屯覺華島所積糧草前有旨着搬運內地如何不遵盡以資盜匿不以聞其參論楊麒着兵部酌議具覆麒字錯寫麟改正行

同日

都察院一本畧述考察事奉

聖旨田唯嘉已有旨已後御史復命務要遵照會典嚴加考察不許縱容給假違限

同日

兵部一本處決重囚事題能廷弼首級傳示各處奉

聖旨能廷弼首級着發山海關號令

同日

山東巡撫呂純如一本制奴有必用之着事奉

月記奏錄

月二

聖旨王象乾年過八旬只宜優之以老豈能復任封疆所舉不當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賈毓祥一本薦舉地方人才事奉

聖旨汪應蛟年已衰邁只宜休養林阜如何又登薦蹟所舉不當

十七日

南道徐復陽一本恭酌時宜敷陳末議事奉  
聖旨書院改作忠臣祠明旨森然誰敢復萌異念不必移鮑應鰲陳大綬為邪臣王允成疏贈跡昭

同日

工部侍郎崔星秀一本觸事懷忠事奉

聖旨魏忠賢勤慎奉公清廉勵操疏竊年例彰朝廷即愛之仁題免風速致熬庶飢寒之苦一心為國百廢俱興維獲無若奇勲昂建更多懋績朕心加悅特賜救旌獎廕弟姪一人與做都督僉事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

丙記政錄

月一二

新鈔三千貫仍宣付史館以昭勸勉其征倭款餉已經禁止撫按官何不回奏開稅原非得已如果有長策堪佐時艱諸項自宜停免報商一節屬民尤甚併着該部作速具覆

十八日

山西巡撫柯某一本

聖治幸已一新等事奉

聖旨張慎言黨邪害正避差鑽差罪難枚舉今只以監守自盜永成休擬其周宗建賍私該撫按久不回奏聽其逍遙無忌成何法紀繆昌期已經

刑奪仍補服黃蓋開館招賓愈見縱肆即着仲  
衣衛差的當官族將周宗建繆昌期扭解來京  
究問

同日

錦衣衛一本邪黨尚多隱伏等事差千戶王道  
行等往南直捉拿周宗建繆昌期奉

聖旨知道了

二十日

工部一本觸事懷忠草奉

聖旨親忠賢輝力奉公赤心報國舉三朝之曠典括  
丙紀改錄

丙十三

据獨先省百萬之金錢綜核倍至即此一事勞  
苦功高其他忠勤未易悉數亟宜宣付史館以  
勸將來

二十二日

兵部一本成造鹵簿

大駕事奉

聖旨親忠賢劉忠田爾耕俱奉旨題叙如何不遵疏  
內止伏田爾耕司官大不敬姑罰俸三個月吏  
書重加責治與堂上官無涉

同日

工部一本直糾不檢事奉

聖旨曹欽程領過各項銀兩既經銷算交割明白准  
他回籍去

二十三日

兵部一本鹵簿

大駕事奉

聖旨親忠賢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裏腰  
帶娃一人與做都督僉事仍賜敕獎勵劉忠加  
恩二等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腰帶娃一人  
與做錦衣衛正千戶該部知道

丙紀改錄

丙十四

同日

都察院一本感激

聖明事差御史王心一王業浩掌通奉  
聖旨王業浩著掌河南道

二十四日

兵部一本違例糾拾事奉

聖旨是內徐永胤張茂忠著提問追贖其餘念用武  
之秋俱免提追

二十五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郭尚友保障畿南實心任事正賴整頓未可輕移孫杰陞工部右侍郎協理殿門工程事

二十八日

前邊總督王之臣一本奴酋因敗思違事奉

聖旨不問奴酋緩急戰守之見自當作速料理索崇

欽令旗令牌關防准給另補道臣着酌議行王

化貞屢奉嚴旨實承式遵行情真

祖宗法度昭然何必會議況封疆之臣豈得為失陷

封疆者求宥該部知道

同日

丙戌政錄

丙十五

戶部一本觸事懷忠事奉

聖旨是內府錢糧曾經監臣親忠賢題允罷減者已

宣付史館昭朝廷體恤商民至意其征倭加派

停征已久有司官員曾否遵依着該撫按官嚴

行禁止限三月內回奏

同日

皇帝敕諭總督東廠官旗辦事提督禮儀房寶和等

店貨掌諸薪司內官供用庫印務司禮監秉筆

大臣親忠賢朕惟名世代與百年罕親納侮誦

聖德宸亮天若于心膺之臣克盡澌承之責焉

上為德為下為民克勤克慎惟公惟正殫忠著烈者萬不得一焉乃天祐朕躬篤生良佐爾忠

賢之念急公家躬高磐石宜勞潛邸不言丙吉

之舊恩戮力中樞式啓周宣之新運朕每加宜

諭以重褒嘉茲者臺臣特頒賁揚拔陳公道實

之朝野惟若同聲蓋實事並彰于共見共聞而

赤心尤徵于上知上鑒此非特申明明諭宣示外

廷將報功之禮未彰勸善之風備鬱故特舉爾

大節載在汗青以作楷一時流芳百世念爾自

佐朕垂衣而治六載于茲矣早夜以圖心力為

丙戌政錄

丙一六

痺俾朕敬

天法

祖勤學登朝茂德保躬明賞信謂空靈人之宿布而

王通蕩平驅覆師之赴臣而恩威震疊朕用是

耳目四達政事肇新皆賴爾任勞怨于一身展

經綸于三事苦心茂績執古冠今若小則平治

道路橋梁澤及商旅大則首倡陵工捐助慰朕

孝思築廟宇以固金湯置學田以育才俊俾店

清而乾政塞驕賊難而歲向安耳公靡以衛我

宸居築壙工而利我也茲頻發盜竊群惡交收

泉府之權屢誅竊鈎神奸益著技膠之惠偷  
甲業偷賣龍袍以至奪劫銀鞘者咸伏種種刑  
章詐冒職官詐刻印信以至孫戕祖命者難漏  
恢恢天網即勢要違制必明示懲儆之誅其上  
納假綿已服盡詐偽之戒年例若茶果若煤炭  
若米儲一槩蠲除積弊若納辦若進獻若鋪墊  
適行裁革不時之品不以供膳御不正之物不  
以混聰明非國導朕以清心寡慾之功而率下  
以庶保奉公之訓予至于中涓盡遵約束竿牘  
謝絕吏兵一毫無私更為表表及掌厥而恩周

省尉督工而用節水衡剝奸之法信若神明將  
作之勤迅于風雨振舉三朝之曠典節省百萬  
之金錢雲集于來勝靈臺之不日翬飛鳥革追  
小雅之斯千其為朕殫竭血誠拮据大事雖古  
之黃髮元老奉公憂國何以加焉總督外廷之  
所不盡知口碑之所不易罄者也有此純臣宜  
膺渥典惟爾堅辭爵座彌著謙冲茲特賜爾羊  
酒銀幣新鈔旌敘獎勵仍宣付史館用垂永久  
嗚呼四星帝座泰元象于三台六典周官  
士于內尹播之史冊迺之本朝如爾豈徒婉休

先世之懷覃洵足振美禁中之周召爾其新  
祇受嘉績益襄朕夙軫民艱行將與廷臣酌議  
罷稅蠲租流青布閭以副爾政君克舜之一念  
朕言所在較若日星金石可磨鴻嗣不朽爾其  
欽哉故諭

三十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霍維華方在奉差郭肇淮陞大理寺左少卿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丙記政錄

丙十八

聖旨馬之麒改國子監司業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劉鍾英改南京國子監司業

同日

應天巡撫毛一鷺一本

聖治幸已一新事奉

聖旨周宗建賍私狼籍如何止追一千餘兩還著提  
家為嚴追其罪名候袒解來京究問另擬該部  
知道

同日

刑部一本按邊罪狀等事奉

聖旨方震孺與熊廷弼同罪屢奏明旨司官如何不遵且處負貂參不計其數追銀五千兩未盡其贓還着另擬嚴追不得輕縱

三月初一日

工部侍郎崔呈秀一本為法行城存事奉

聖旨楊麒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回衛未盡其事着削了籍為民王化貞已有屢旨關門內外軍民困苦已極全賴撫綏管關主事陳祖苞科

有記文集

司丁元

索往來財物怨聲載道着革職閑住該部知道

同日

織造太監李實一本欺君茂育事奉

聖旨周起元背違明旨擅減原題袍段數目又勒指袍價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違迎附和周宗建緣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宗建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拏解來京究問李實

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同日

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永芳之婿向來出入京師窺探消息謀為不軌又糾結季應誠李廷柱周應元李廷棟薛應魁等鎖管守備意圖握兵內應近者奴賊入犯彼實招之幸上賴

宗祖之神靈下稽厥臣之忠智獲此元兇并擒奸黨既經鎮撫司究問情真着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賢赤心為國殫力籌邊前此屢著奇勲

有記政錄

百三

今又潛銷大鑒不煩亡矢遺鏃之費可比斬將奪旗之功勞在封疆賞宜超等着查照字晉伯事例速議具奏以彰朕酬答元臣至意其原辦官旗并與優叙

同日

都察院一本請差巡按官員事差御史高弘圖直隸巡按奉

聖旨高弘圖前既阻撓大典今又獨名題差顯屬鎖刺着另推來用

同日

太常寺少卿劉廷元一本要典關係匪輕事未

聖旨擬學紅丸移宮三案皆奸黨巧立希圖富貴因

籍以祛除異己羅織正人這本說的是併科道

諸臣前後正論都者吏官禁入要典垂示將來

劉光復侃侃不阿宜加卹叙該部知道

初三日

經畧高第一本巨病危篤事奉

聖旨卿簡任方新猷為未竟何乃屢疏請告情詞迫

切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還與馳驛去該部知

道

司記改錄

初四日

吏部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奴酋猖獗之日有叛賊內應之奸非但封疆勝

負攸關抑亦宗社安危所係魏忠賢預發不軌

之深謀大控積年之強虜捷音雖報于邊塞勝

算實出于廟堂寧晉先後齊芳世爵襲封允當

特封忠賢姪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為肅寧

伯世襲官銜照舊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其遺

下世襲錦衣衛都指揮使另行承補錫之鐵券

與國同休誓以河山永世無數藉此典典作勸

忠良諒

同日

吏部一本酌用任事道臣事復朱爕元題叅政

尹伸陞湖廣按察使

又一本酌處勞動道將事復起湖廣叅政陸夢

龍奉

聖旨是

初五日

刑部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奸細武長春凌遲虜犯首級號令各邊餘犯李

百史改錄

應成等俱着會官處決

初六日

禮部侍郎丘士教一本懇

恩認罪事奉

聖旨丘士教足疾不便朝叅准回籍調理該部知道

同日

豈城侯李永祚一本照勛定賞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魏忠賢緝獲奸細功著封疆已有

旨封伯爵世襲了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滿汝禎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等處地方寫敕與他馬三元係賜環的已有旨留著京御用如何又與陪推

同日

兵部接出

聖諭朕惟國家之事莫重于封疆封疆之獎莫大于隱故必文武同力內外協心然後功罪可清

上下相信我

太祖操戈為夏

丙記政錄

丙三

成祖三犁虜庭

列聖曠承武功並著蓋其設官分職皆有深意存焉朕覽全遠志見自永樂宣德正統以來節次設立鎮守分守太監等官後因有司朦朧裁革違我

神祖末年承平日久邊務廢弛以致奴賊僥倖宇內騷動而妄用俱不得人李維翰則紅旗催戰而殞我總兵楊鎬則預洩師期而喪我風將鄭之范則先逃以懈軍心而開原陷熊廷弼則奸巧以卸重擔而遼瀋亡沃野盡沒腥羶衣冠化為

以下原缺

急緩急進止機宜務要據實直寫密封不時星馳奏報與文武將吏協心為國不許參商致生罅隙如果除兇雪耻恢復有功與文武將吏並行爵賞倘或扶同朦朧致悞封疆必與遠臣一體任咎

祖宗成意朕不敢私仍各查照舊制寫勅與他以昭朕法

祖飭我至意特諭

初七日

大學士顧秉謙等揭帖奉

丙記政錄

丙十五

聖旨覽卿等所奏忠誠為國殫力籌邊朕已洞悉昨遣內臣出鎮特諭昭然原以清查糧餉軍馬綜覈防禦等項無非法

成祖以來曾有之舊制為恢復封疆之大計耳卿等既已議妥擬諭施行今何得復以外廷群小之言輒又欲阻成命二三反汗大非朕斷在必行之意也還即遵前諭行該部知道

同日

經畧高第一本失火事二月二十六日中所失火本

聖旨違事正急如何燒燬倉糧火藥器械等項好生

疎縱失事人員務着實查明重究兵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送奴因敗忽違事奉

聖旨孫元化新到寧遠尚未見功還着選甲科才望

素著者陞寧遠道兵備劉國縉勘局未結何得

朦朧起用該司官姑不究劉詔依擬行

同日

兵部一本因塘報以修戰守事奉

聖旨袁崇煥准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

可紀政錄

丙寅

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寫勅與他寧遠道員缺

着吏部作速題補所請糧料器械等項着戶工

部次速催發開內道劉詔加陞左布政職銜照

舊管事以勅將來該部知道

同日

宋徽親忠賢一本 天恩愈出非常事奉

聖旨爾志切吞胡心身誠虜發巨奸以銷孽孽振國

威以真封樞功既勒于旂常爵宜崇乎帶礪不

允所辭

初八日

陞順天府府丞劉志選須之彥

同日

刑部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李柱明着監候處決餘俱依擬

同日

兵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內臣鎮守係

祖宗舊制文武諸臣並無掣肘違前諭行

初十日

可紀政錄

丙午

刑部一本按邊罪狀已明事奉

聖旨方震孺既依律問明姑依議行其贓私即作速

追完以助大工不得稽緩

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犯人王用行等通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親忠

賢志切忠君心懷補衮搜剔異孽摘發神奸使

御用龍章歸還寶藏功績愈茂賞賚宜隆庶幾

姪一人與做都督同知仍賜敕以示優異還賞

銀五十兩錄段四表裏子三隻酒三十瓶新鈔

三千貫其原辦官旗照例并叙

十二日

兵科薛國觀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已有屢旨如何不遵又來賄瀆姑不究該部知

道董勝端字改正行

御文年志變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已有屢旨如何不遵又來賄瀆姑不究該部知

道

兵部一本緝獲事覆官旗楊震等陞級奉

丙記政錄

丙廿八

聖旨親忠賢首獲巨奸大挫強虜功高績茂爵賞已

頒仍賜教獎勵以示優異賞銀五十兩彩段四

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其官旗楊

震等准照後開款目陞授

太監親忠賢一本隆恩頻頒事奉

聖旨爾摘發勤勞朕所素鑒三緝獲盜賣龍袍一事

功績更高加恩示酬原不為過宜即祇受不允

所辭該部知道

十三日

經畧高第一本塘報事奉

聖旨據報奴酋打造舟車意圖再逞即當水陸周防

前奏有覺華島水兵扣集作逆調補修造之旨

及寧遠急需等物解發者不時回奏不見題覆

奴急我緩防禦謂何今着內外文武諸臣急修

戰守時刻戒嚴常如臨陣對敵務策萬全并經

畧議議應否仍欽以便責成該部知道

兵部尚書王永光等一本邊警踵聞事奉

聖旨逆奴犯順以來文武將吏經幾番委任迄無成

功寧遠雖固守全完覺華島失事亦為不少內

臣之遣出于萬不得已且並無掣肘屢旨甚明

丙記政錄

丙光

如何不遵反以危言費擾希圖卸擔塘報緊急

本兵責任難辭一切防禦機宜還着作速料理

不得爭執沽名

吏部尚書王紹徽等一本虜患剝膚事奉

聖旨遠左輪沒八載于茲文武將吏幾番更易恢復

無期至兵餉迄無確數故特遣內臣查覈且屢

旨甚明並無掣肘卿等大臣體國宜各出長策

仰佐朝廷宵旰之憂不得效同阻撓以沽名塞

責

十五日

太監韓世祿一本貪官贓銀已明事奉

聖旨唐紹堯并各衙役名下贓銀共一萬餘兩着嚴限如數追完解進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太監魏忠賢一本三懇聖恩事奉

聖旨兩別廕獎總犖鼓風清再四按陳愈微克讓廉齊銀幣准辭以彰怡雅賜教獎勵尚其勉承該部知道

十六日

兵科一本塘報等事奉

聖旨奴報緊急著該部作速議覆

戶部改錄

丙三

吏部會推都察院缺左副都御史推劉廷元李精白

十七日

御史李茂芳一本明主用人事奉

聖旨馬世龍已奉旨回籍了行詩教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南道何早一本微臣仰荷

天恩事奉

聖旨區大倫親說邪黨漏網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

仍追奪指命該部知道

十八日

御文年志變一本澄汰煩瑣事奉

聖旨張問達已經削奪不得復行提究但據奏朋比貪行所積銓格姑准捐貲十萬以助軍興銀交該省撫臣解進明時舉李達募兵激變流禍無窮至今蜀黔尚未結局乃以鄉曲情面謬行舉薦豈宜官之體該部知道

工部右侍郎崔呈秀一本以醒群迷事奉

聖旨這本辦妖書並封之國三事本末昭然緣奸人巧立國本名色厚誣

皇祖以聖選輔臣妄希富貴實與三案諸奸一脉相

貫即着宣付史館列其大槩于要典之端同彰先朝慈孝無令奸黨仍竊虛名混淆國是該部知道

戶部改錄

丙三

太常寺少卿趙興邦一本臺臣持論甚怒事奉

聖旨趙興邦糾糾任怨公論甚明着照舊供職不准辭

太常寺卿曹思誠一本乞採通國之論事奉

聖旨內臣鎮守正為清查兵餉並無掣肘屢旨甚明如何又來聒竇顯是沽名姑不究該部知道

十九日



鎮守山海太監劉應坤一本彈力摠忠事奉

聖旨自送奴發難以來妄用文武諸臣及糜費兵馬錢糧不為不多乃迄無成功并無確數故特遣爾出鎮清查不時奏報其經督撫鎮諸臣速着核不得仍前蒙蔽內臣遵照敕書自無掣肘文武將吏亦須各秉虛公與內臣同心共濟不分畛域失圖萬全以無負朕特遣出鎮至意該部知道

二十日

前記政錄

丙三二

錦衣衛一本緝訪事拿到南京錦衣衛經歷歐陽暉奉

聖旨歐陽暉既拿到并送鎮撫司質對明白具奏

二十一日

遼東巡撫袁崇煥一本邊事關係匪輕事奉

聖旨內臣出鎮清查萬不得已且內臣劉應坤等三人前解軍需秋毫無擾朕因擇而用之且有廠臣魏忠賢赤心為國守法奉公相戒內官平日不干預部事豈有封疆大事勅書戒諭甚嚴而反為掣肘着諸臣自當安心殫力務圖萬全切

勿以多制為應該部知道

大學士顧秉謙等一本纂修實錄事奉

聖旨皇祖實錄大典萬世信史所關成基命心術陰邪久依門戶着冠帶閑住林欽揖見任留都往返稽遲不便卿等再另速推來孟紹虞曾楚卿俱依擬用吏部知道

遼東巡撫袁崇煥一本再舉所知事奉

聖旨孫元化准充贊畫寧前道臣已點用畢自肅該部知道

御史劉徽一本為

前記政錄

丙三二

聖明勵精圖治事奉

聖旨游士任賍完發遣已有旨了奴報緊急城守諸務自當嚴備內臣出鎮查管查核勅書開載甚明魏忠賢緝奸除暴即用恤商剔積竅以清吏府擒逆黨以清禍源使人人如此實心任事何患安攘不臻該部知道

順天府府尹秦聚奎一本懇恩容臣給假事奉

部知道

聖旨京兆衙門非養病之所秦聚奎着即出供職該太僕寺卿魏應嘉一本寺臣言侵等事奉

聖旨人臣能洗滌舊過咸與維新不必爭辯該部知道

二十四日

大學士顧秉謙等一本公務事奉

聖旨是三朝要典乃傳信萬世垂訓將來鄭崇先受賄狼籍見在追贓周大成部陋不堪久依門戶豈得閱對大典俱着冠帶閑住其汪汝祚汪澍皆惡黨汪文言宗族心術險邪榮感國是招權納賄淆亂紀綱俱不得久留密勿要地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戶部又案

戶部又案

原任順天巡撫岳和聲一本特蒙起用等事奉

聖旨岳和聲遇有巡撫缺即會推來用該部知道

吏部侍郎黃儒炳一本患病曠職事奉

聖旨黃儒炳請告情詞迫切准回籍調理該部知道

十五日

戶科林宗載一本同官患病事奉

戶科洪謨久依門戶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大學士顧秉謙等一本日講事奉

旨姜達元呈身門戶久溫清華豈宜復引講筵侍

從着冠帶閑住卿等還另推來吏部知道

吏部覆調兵科給事中袁玉佩

二十七日

應天巡撫毛一鷺一本遵奉

聖旨事報已故犯官顧大章先完贓銀一萬七千五百兩

二十八日

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各犯歐陽暉等并劉鐸通送刑部分別擬罪具奏

四月初一日

戶部又案

戶部又案

工部主事門洞開一本敬指微俸事奉

聖旨指助自有大體趙隆等遠年窮匿追其積欠事屬瑣屑所濟幾何門洞開屢疏條陳未當今又剝襲舊話恬資沽名姑不究銀不必查收

錦衣衛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束髮帽頂四爪蟒不係違禁之物當舖胡承峰

張新無罪官旗何得詐財生事鎮撫陳國善等

輕自用刑均屬非法姑不究將原帽頂與所詐

財物悉行給主以安人心該部知道

初四日

江西巡撫郭尚質一本欽清吏治事奉

聖旨熊明遇交結汪文言私通賄賂造孽多端及任

南臺又支續餼以填給空費公帑以恣遊觀憲

臣犯贓加常一等擬徒未盡其辜還着依律問

遣以彰國法贖銀一千二百兩速追解進以助

大工該部知道

又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黃龍光甲元緩刑一疏為失陷封疆之臣求脫

目無朝廷非尋常受財枉法者比着遣發邊遠

自記政錄

四二六

充軍會妻着伍鄧漢鄒維連徐良序交結汪文

言罪惡多端徒杖豈足盡辜都着從重遣戍黃

龍光施天德贖銀五千兩速追解進以充軍餉

該部知道

御史田景新一本

殷工告成事奉

聖旨是崔呈秀監督勤勞着以工部左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用資彈壓其廬溝橋等五處煤

稅准免徵衡州開採官木已有旨着該撫按確

查如何久不回奏各州縣帶徵錢糧另立一款

專責臣臣年終冊報及積穀石數總彙報工

供以多少為最該部知道

聖旨事奉

聖旨顧大章贖銀完過一萬七千五百餘兩着先解

印查收其未完者如有舊房抵數并着作速變

銀贖解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按毛一鷺徐吉一本民情可駭事出

異常事奉

聖旨周順昌達到朝廷自有酌量處分小民無知何

丙記政錄

四二六

得擁衆號呼幾成鼓譟法紀安在如本日解散

始不深究如再有抗違為首的定行拏究正法

且益重本犯之罪撫按官另疏奏聞該部知道

初十日

錦永衛一本異常大變事奉

聖旨奉旨提官係朝廷法紀奸民聚眾敢恣肆橫行

撫按官平日約束何在着將犯官連行前來伏

罪併查官旗下落保護入高為首密拏正法以

安地方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一本愚民狂逞事奉

聖旨愚民狂逞至搗傷旗尉雖云變起倉卒撫按等

官平日禁約謂何據奏犯官既已前來姑不深究還着容恕首惡以正國法不得累及無辜其蘇常等處私造書院盡行拆毀刻期回奏

又一本

欽犯先經物故事奉

聖旨官旗十八日方到高攀龍何由知覺預行自盡着提伊男高世儒究問漏洩根因以申國法

錦衣衛百戶王道行一本

聖治辛巳一新事奉

前記改解

聖旨周宗建既已拿到送鎮撫司嚴刑究問百戶王道行需索激變一併究問追贓具奏

比鎮撫司一本

聖治辛巳一新事奉

聖旨綠島期供吐含糊不明還與周宗建一併究問具奏

大學士顧秉謙一本求歸未允事奉

聖旨大臣國家念重

以身名為輕况御首揆豈得推諉求去還遵旨速出入閣佐理看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兵部一本四卿漢人事奉

聖旨是奴酋屢報造船即着海防官軍哨守出洋汛地據稱毛文龍遠駐東江不能牽制你部裏酌量駐劄要害之虞作速行文與他以便策應

錦衣衛一本

聖治辛巳一新事奉

聖旨銀昂期既拿到着送鎮撫司嚴刑究問千戶毛文明等受賄容犯官坐轎沿途需索甚非法紀着錦衣衛審實奏以憑處分

十一日

前記改解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孫國禎陞太僕寺少卿

十二日

都察院一本遵

旨參奏事奉

聖旨劉大受身為憲臣恣意違限藐視國法王心一徇情結勘曲庇同門事屬欺罔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刑部一本按違罪狀事奉

聖旨方震孺見完雖銀二千兩着該部照數查收以

以助大工餘欠四千五百兩仍要勒限追比不得稽遲

十三日

御史余合中一本恭

陳聞見事奉

聖旨殿臣魏忠賢潔已奉公保護朕所素鑒周汝璣不附和黨梅守相功在江河俱宜優擢晉永忠張璠酌量勸懲劉三顧姑不究該部知道

十五日

大學士丁紹軾揭帖奉

口記史公

四一

聖旨國家多事卿暫調理兩三日即出贊襄不必給假該部知道

十九日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一本敬捐微貲事奉

聖旨卿身臥家園心厓國計捐貲助建具見急公朕甚嘉悅銀着監部科道照數查收該部知道

大學士丁紹軾一本病劇勢危事奉

聖旨卿忠勤直亮倚任方殷偶恙不妨調理何得遽萌歸念時事多艱稍可即出贊襄副朕注眷至意該部知道

二十日

工科虞廷陞一本要

與告成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妖言惑衆禁令甚嚴世道清明豈容魁魁魁橫行于白晝天鑒錄諸書誣捏不根意在報復恩仇傾陷異己本當追究重懲恐貽株連姑且不究今後允係此等私書一見即為焚毀毋得抄傳謠說混亂是非有不遵的着緝事衙門訪拏治罪目今時事多艱大小臣工俱要併力和衷共為安攘朝廷用人但以職業脩廢課其功罪一切葛藤悉宜掃絕不許生事端自分畛域該部知道

口記史公

四二

鎮撫司一本參寃官旗事奉

聖旨毛文明等需索本犯及程賄書帖等項銀二千二百兩雖已追出其賂援驛傳賍私尚多還着立限嚴追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又一本

聖治幸已一新事奉

聖旨周宗建等賍私狼藉如何止招五千二百兩繆昌期止招銀一千兩還着盡數窮追王道行等

招出索索本犯及坐支等項銀一千四百二十餘兩其驢撥驛過多贓尚未招認并着立限嚴追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

刑部一本緝訪事打問過犯人歐陽憐為民贖罪劉輝還職奉

聖旨是依擬行

二十三日

錦衣衛百戶張有年一本

聖治幸已一新事奉

內記或錄

聖三

聖旨李應昇拿到著鎮撫司嚴究明白追贓正法

二十四日

吏部一本要

典開係匪輕事奉

聖旨是劉光復准贍太常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該

部知道

二十五日

鎮撫司一本

聖治幸已一新事奉

聖旨周宗建繆昌等贓私既各問明着立限追之

以助大工

二十六日

吏部一本考滿事奉

聖旨史弼素傍門戶着削了籍為民當差追奪誥命大理寺寺正許志吉一本貪污邪惡營臣事奉

聖旨張繼孟先行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即着南京

法司提問追贓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錦衣衛百戶張國棟一本欺君戒旨事奉

聖旨黃尊素着彼處撫按官速差的當員役扣解來

京究問該部知道

內記或錄

聖三

二十八日

操江范濟世一本險躁營臣等事奉

聖旨張繼孟已有旨着南京部院追贓堂上官檢發

具見察屬嚴明疏內事情一併究問朝廷設立

臺臣西京並重南中何獨疎縱以後還着申飭

行該部知道

錦衣衛百戶張應龍一本欺君篋旨事奉

聖旨周順昌着送鎮撫司究問明白具奏百戶文臣

未經題請何得代替致地方有假官之疑該衙

查處

又一本欺君符旨事奏

聖旨李應昇假着勒限嚴追完日具奏

吏部一本欺官事奉

聖旨李白春作令貪婪不得考選倒身門戶求周宗建蔣允儀山人姜大受存校趙南星門下厚賂鎖營陪推吏部及夏嘉遇罪斥李白春遂傳衣鉢納賄招權醜聲載道久屬漏網豈容復溫正即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大學士顧秉謙等一本病故大臣事奉

聖旨覽卿等具奏輔臣丁紹輔偶疾長逝朕甚憫惻

丙記吏錄

應得卹典着禮部從優查例題看

二十九日

吏部一本恭陳聞見等事奏

聖旨賜環等特典原非常例周汝璣標着以今官量加優擢餘如議行

五月初二日

兵部一本奴報等事伏乞文龍速赴蓋州防援奉

聖旨是

錦衣衛許顯燕一本病以犯人事奉

聖旨繆昌期病故着委官相視明白屍親領埋其指

出銀銀行披廬機按提家屬勒限追完解進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初三日

工部尚書董可威一本病勢沉綿事奉

聖旨卿拮据冬曹倚任方切乃情詞迫切准回藉調理病痊起用加太子太保還與駝驛去

鎮撫司一本欺君符旨事奉

聖旨周順昌招出賍銀二千兩不言何人付稅含糊未明顯是徇情許顯純姑不究還着審確嚴追以助大工

丙記吏錄

初六日

應天巡撫按毛一鵠徐吉一本緝獲等事奉

聖旨這緝獲亂民顏佩常等分別正法其漏網巨魁着作速確查具奏不許株連波及騷擾地方該部知道

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鵠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毛士龍發遣衛充軍食要着伍夏嘉遇行賄得

官口供甚確依律充徒不准納贖姜志仁附籍

為民追奪誥命其餘俱依擬行該部知道

禮科張惟一本直糾奸濫事奉

聖旨參駁係科臣職掌許志吉強詞飾辯着罰俸三

個月該部知道

陝西巡撫喬應甲一本漏網邪臣事奉

聖旨孫瑞原係門戶着削了籍為民革去恩廕仍追

奪誥命孫存祚無例妄引不准行該部知道

河南巡按楊維垣一本通夷賣國之奸事奉

聖旨據稱勘過張我續名下無着落銀十萬四千餘

兩彼原有清冊在部事體重大還着九卿科道

從公確議具奏

司記改錄

四十六

初八日

鎮撫司一本欺君蔑旨事奉

聖旨周順昌招出贓銀三千兩着勒限嚴追完日送

刑部擬罪

內閣傳典禮部

聖諭今歲入夏以來風霾屢作旱魃為灾禾麥皆枯

萬姓失望乃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震斃屋宇

動搖而京城西角一方王恭廠一帶者房屋盡

屬傾頽廢屋多命朕以眇躬御極值此變異非

常飲食不遑陳陳危懼念上驚九廟

列祖下至中外駭然朕當即齋戒虔誠親詣太廟恭

行問慰禮訖中外大小臣工俱各素服角帶俱

要竭虔洗心辦事其停刑禁屠等項卿等即傳

示禮部都着痛加修省恪供職業共事消弭仰

體朕心冀回天變毋得視為具文苟且塞責仍

將被災人戶連着該地方官查明具奏分別優

恤以彰朕畏天省愆至意特諭

十七日

原任經畧高第一本微臣進繳領賜等事奉

聖旨繳進蟒衣玉帶着內庫查收知道了該部知道

司記改錄

四十七

南京兵部侍郎范濟世一本感激天恩事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捐資二千兩助建具見急公并贖

銀等項一千六百餘兩到日着監部科道照數

查收該部知道

御史李燦然一本傳奉

聖諭事奉

聖旨據奏塌房一萬九百三十一間壓死男婦五百

三十七名朕心惻然着即分別輕重作速優卹

十八日

陸光祿寺少卿添註莫在聲



二十日

浙江巡按劉之待一本起解犯官等事奉

聖旨黃尊素解到送鎮撫司嚴行究問具奏

二十五日

西城御史李燦然一本地方失火事奉

聖旨朝天宮保勅建殿宇千官習禮之慶火災突發

深動朕心大小臣工宜倍加修省以回天意該

坊官力護道場姑免罰治其殿內曾否焚燒香

火李燦然還確查具奏該部知道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丙記政錄

四十八

聖旨葉大受劾奏是非排陷正人姑着削了籍負缺

另推來用

禮部尚書李思誠等一本火災等事奉

聖旨火災示警已有旨上下痛加脩省若舉朝臣子

能洗心滌慮守政公心自然天意可回朕覽諸

臣章奏未常不虛懷採納何得專指王永光一

疏為言且本內既無司官案呈便係奏本如何

題本用印大臣舉動以後還宜謹慎

六月初五日

兵部一本清查兵馬更定管伍事奉

聖旨是內賀畫茅元儀上年稱病頭請以真病四

如何輒加副提兵職銜顯屬鑽刺着削了籍

民

吏部會推協理工程工部右侍郎范濟世

初八日

山西巡撫曹爾楨一本以清伏戎等事奉

聖旨孫居相名下贓銀二萬八千兩等金九十三兩

俱已追完着照數查收該部知道

北鎮撫司一本欺君蔑旨等事奉

聖旨黃尊素招出贓銀二千八百兩着勒限嚴追完

丙記政錄

四十九

日具奏

刑部一本民力已竭事奉

聖旨越其杰行撫按官追贓糜餉三千兩完日發遣

又一本按還罪狀久明事奉

聖旨方震孺贖完銀二千兩着查收收助工其未完的

仍勒限嚴追以結前局

禮部一本傳奉事奉

聖旨是皇太子薨逝自當素服輟朝着于初九初十

二日其十三日素服原因地震修省不得併為

一事

十一日

諭內閣吏部都察院

聖諭上天仁愛一月三示警戒朕夙夜憂惶敬天之  
起脩省實政亟宜舉行前覽樞臣王永光所奏  
停工緩刑言若忠愛朕熟思旬日念皇極殿工  
已八九止用銀一百五十萬兩不派擾民不侈  
壯麗復查邊儲歲解不缺外帑帑又二千餘萬  
已同遊波竟無實濟且皇極殿工用什物木不  
求全后不棄瑕御齋存蓄物料積即接構三  
殿計外解一百餘萬未至皇考登帑百萬尚存

尚記政錄

三十一

業已罷替機停搜括編派矣素此內外臣工  
協心併力通融樽節即事半功倍且一勞而  
永逸器具無朽敗散失之虞商匠需經營養  
之澤中外臣民宜悉此意若司民牧守封疆者  
皆如大工官解侵漁民無嗟怨則何功不奏何  
治不隆乎永光再奏云未見恩免何項寬恤何  
人止望朕調劑簡省朕俯悼民隱仰惕天威正  
當罪已無思改弦飭爾諸司舉行實政見今民  
窮已極優卹何方東南兵燹救寧何術匪蘇民  
困莫挽天心朕所慮焦思企望平治况今年迄

龍袍內庫二案朕懲積奸已從重與其奸細停  
四強盜律不待時原未違春生夏育之天似未  
有法刑妄殺之獄今後諸司問擬宜體不得已  
而用刑之意便奉從重之旨務為持法之平縱  
情重于罪亦只罪當而止朕後世子孫不許從  
重議之旨著為令朕又仰思

尚記政錄

三十二

祖刑不上冠紳崇養士節祭士不自變爭為奸宄  
如周宗建首保熊廷弼于亡遼之後何為陶朗  
先靡帑賂遺以衆撓法以巡城御史欽多官銀  
兩創建書院自甘督工翼戴奸邪抗旨倡亂碑  
丈見在喪盡良心又惡郭肇力攻廷弼遂誣肇  
交結內侍克鋒枝語遠伏疑案欺朕勿勿敢以  
伐衛制楚之術玩弄要挾及朕密訪博詢都無  
影響正合祖宗設立紅牌說謊面欺之律朕慎  
重誅姑行提問不敢失  
皇祖隆士盛心却又以一薪俸作莊認莫須有之罪  
郡縣扶同并以梅朕周順昌始則進挽詔獄以  
孫女婿觀大中繼則奉旨遠問糾黨稱亂箠笞  
欺君雖遣投食狼半由自取而孫婿重犯頸倡  
不臣黃尊素為李若星居間分贓自肥座師破

例贖入吏部獲亂朝政僅僅削籍故里又認同  
房宗族暴臺卿并非復入理可謂士乎夫朝廷  
重士士實自輕朝廷建官官逐侮上君一味含  
糊寬假則春秋無將之誅謂何或難乎其為上  
矣諸臣不詳察不自省輒另具肺腸動以為朝  
廷之過朕未曉焉卿等可平心衡量朕之所言  
果輕聽乎果偏徇乎朕為天下主八柄自持目  
擊群克大慙歎天罔人誦亂政紀朕何忍罷  
祖宗之法而任其肆逞滔天也耶你每大臣位重股  
肱違崇忠直若皆事不謀實過忍疑君一體何

丙記疏錄

五十二

居靖共安在誠各清夜自思二千萬餉今日何  
在天災民困何以致然應否徹底澄清應否懲  
前戒後其諸回罪狀是否深各自吐情實毋  
挾縱橫之術英惑萬世人心致天憫人朕弗敢  
替

祖宗法度朕曷敢私特諭

十二日

湖廣巡按陸獻明一本報解犯官贓罰事奉  
聖旨楊達梅之煥等見完贓銀着先解進以助大工  
其未完的勒限嚴追別行報解該部知道

十三日

督師王之臣一本東虜覽齋事奉

聖旨陳民情准四部姜雲龍見掌制勅官關主事着  
別推一員去該部知道

吏部尚書王結徽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奏繳聖諭該衙門分疏用印如何獨自書名具  
疏內又兼條陳殊非回奏之體帑金二十萬兩  
靡費不止三人何不悉行查出大臣章疏還宜  
詳慎

丙記疏錄

五十三

又一本欽奉

聖旨事江西缺吏部司官推兵部主事萬谷春魯棟  
奉

聖旨江西司官選着另推採用

十七日

太常寺少卿韓繼思一本病沉無望痊可事奉  
聖旨韓繼思准在籍調理病痊起用該部知道

十八日

南京右都御史喬應甲一本臣力益衰事奉  
聖旨卿以風望簡總督臺乃請告情詞懇切准照新

御致仕以成高壽該部知道

都察院一本考察事奉

聖旨劉之鳳貪險不正南北貽彰着剋帶開往

十九日

南道游鳳翔等一本天心仁愛事奉

聖旨這條陳各款供屢奉明旨中外共知游鳳翔先

經考察劣轉知府令從寬與姑俊原官今乃遲

聽市恩操拾瑣屑着仍舊知府去該部知道

二十日

北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十七日犯人周順

昌病故奉

聖旨周順昌病故着委官相視明白屍親領埋其未

完贖銀竹被處撫按追完解進以助大工該部

知道

二十三日

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十八日犯官周宗建

病故奉

聖旨周宗建病故着委官相視明白親人領埋其未

完贖銀竹被處撫按追完解進以助大工該部

知道

二十九日

兵部郎中吳淳夫一本時事多艱事奉

聖旨山人墨客不宜交往這本說的是但輔臣忠猷

正茂倚任方殷不得輕貶該部知道

大學士馮銓一本抱病難痊事奉

聖旨卿才猷練達佐理忠勤時事多艱何得以人言

求去還着即出贊襄以副朕懷該部知道

閏六月初二日

御史劉嶷一本

王主求治甚切事奉

御史劉嶷一本

聖旨劉嶷與輔臣同卿也未隨聲附和該部知道

御史陳朝輔一本災異屢變等事奉

聖旨輔臣不得輕訾已有旨了言官果有當言何反

理部臣之後隨聲附和該部知道

浙江巡撫潘汝積一本俯順輿情事奉

聖旨據奏親忠賢心勤為國念切恤民憫兩浙連歲

之災傷饑百年相沿之鋪墊宜從衆請用建生

祠着于地方營造以垂不朽改造撫賞等項俱

係急需還着作速解運該部知道

又一本計期伊通事奉

聖旨魏大中贓銀追完二千三百六十餘兩解至

監部科道照數查收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御史陳朝輔一本輔臣聞言飾辯事奉

聖旨這本說輔臣馮餘事蹟多端即着四籍開住以候公論之自定程夢庚惡甚于汪文言已經該

廠鞫問不得輕縱該部知道

太常寺少卿趙典邦一本臣病方深事奉

聖旨趙典邦着冠帶開住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一本查勘登萊舊撫事奉

聖旨這追過陶朗先贓銀一萬八千八百五十餘兩

五十六

候解到照數查收以助大工其未完數多着令

浙江撫按于原籍秀水嚴追速解不得遲悞該

部知道

初五日

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初一日犯人黃尊素

病故奉

聖旨黃尊素病故差官相視明白親人領埋其未完

贓銀行彼處撫按追完解進該部知道

初六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山西缺副使推保定知

萬齡湯道衡奉

聖旨祝萬齡俸淺別推來湯道衡曾經鞫問朦朧起

用已屬漏網何又推陞着冠帶開住

初七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謝啓光陞南京兵部右侍郎

初八日

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奉

聖旨李應昇病故着委官相視明白親人領埋其未

完贓銀行彼處撫按追完解進該部知道

五十七

十五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周之綱依附邪黨着冠帶開住太常寺卿員缺

另推來用

十八日

大學士額爾德等一本撥地乏人事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誠為國朕已鑒悉政本乏人

所請校卜朕知道了着吏部會同九卿科道從

公諮訪勿拘資格須求真才將見任并在籍素

行公謹才品練達的多推員來候朕簡用該

部知道

刑部負外趙九真一本恭迥

慶陵告成事奉

聖旨趙九真既以叙功准從原官前後資俸例應通

美張泰階資俸在後已經轉府九真六載勤勞

猶滯刑曹似非政體吏部知道

刑部一本按邊罪狀事奉

聖旨方震孺續完匪銀二千兩着工部照數查收以

助大工知道了

錦衣衛千戶梁維經一本欺君長

高記疏錄

有司事奉

聖旨周起元受楊姜多賄阻撓上供袍服令已拿到

着送鎮撫司照李實原參指稱鑄錢冒破十餘

萬兩勒限追完以助大工

二十四日

應天巡撫毛一鷺一本仰遵

明旨事奉

聖旨這奸民依擬分別正法顏佩常馬傑沈陽楊念

如周文元即着崇示吳時信劉應文丁奎許爾

成奎郭孫俱發邊衛充軍鄭應楨楊芳杖六十

國法已伸人心初定運須加意拊綏以安地方該部

知道

南京司禮監劉文耀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這解到塩運司貯庫銀二十萬着監部科道照

數查收以助大工其未解銀一百二十萬兩着

欽差內臣胡良輔劉大耀恪遵前諭作速催解不得

聽知府顏容瞻并操臣胡東漸自行差官起辭

之說顏容瞻顯是抗諭阻撓稽緩誤事以致各

府銀兩供皆停止着削了籍為民當差該部知

府已文錄

道

二十五日

御史高弘圖一本知人不易卜相猶難事奉

聖旨杖卜共矢虛公務在得人已有旨了喬應甲生

平自貢乃撫秦貪跡大著言清行濁憲體掃地

何以風示百官據言官參論如出一口即行決

西巡按從實勘明具奏以憑處分不得徇情隱

匿都察院知道

御史盧承欽一本輔臣已去事奉

聖旨去庸片事雖系風聞言本說的是徐階芳各國

聖諭不下數萬奉

旨追贓已久迄今不見分毫是何法紀其貯之官者  
可以立取其欵之家者可以分追着行淮揚福  
建兩處撫按勒限嚴追解京不得仍前違悞以  
取罪戾該部知道

御史李傑然一本去輔職迹可憎事奉

聖旨徐紹吉患得熱中投身去輔營謀要地盡喪生  
平着冠帶閑住鄭履祥夙附權門今誇入幕驛  
除同輩紹符職方吳殿邦多事居鄉橫索公租  
立逐勇繻以快已私都着削籍為民當差仍追

乃紀史錄

二十

聖諭命該部知道

二十七日

刑部尚書徐兆魁一本熱審屆期事奉

聖旨徐兆魁縱容司官賣法全不知愧而強詞飾辯  
溫國奇執法臺臣反為重犯求寬成何憲體都  
着冠帶閑住劉鐸犯罪得釋已屬漏網又代人  
居間行賄明設騙局着提了問方震孺追贓未  
完復增一案罪上加罪其受賄司官伺鎮撫司  
審明具奏處分該部知道

河朔巡安陽進一本欵奉

聖諭事奉

聖旨是李若星誥命已經追錄其霍振芳余思明等  
并著一體追奪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刑部左侍郎沈澣一本司官開報外錯事奉

聖旨候官童燁斗既稱情屬可矜又云法不容貸前  
後語言展轉支吾飾飾強辯豈成法司之體沈  
演着削籍為民該部知道

御史袁鯨一本家臣聞言心悸事奉

聖旨王紹徽贓私狼籍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乃紀史錄

六二

三十日

鎮撫司一本欺君笈

旨事奉

聖旨這二犯名下追出見在贓銀五十八兩着送監  
部科道照數查收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七月初一日

直隸巡按楊茂春一本奸貪之積竄宜清事奉  
聖旨方大任見追贓銀一千一百五十餘兩既經貯  
庫着作還解進以助大工徒罪不准納贖照例  
發配該部知道

初四日

兵部尚書王永光一本推帥萬不宜遲事奉

聖旨卿為本兵從實做事朕所素知乃屢奉溫旨堅卧不出恐候部移准回籍調理還與駝驛去該部知道

吏部一本積勞病劇事奉

聖旨廷芳托病規避着冠帶閑住吏部知道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周應秋陞吏部尚書遺下左都御史員缺着會推來着以憑簡用

丙記取錄

六十二

初五日

浙江巡按劉之待一本計期伊通事奉

聖旨觀大中陶朗先疏內見追贓銀着作速差官解進以助大工其未完的仍着該撫按嚴行搜索追比不得徇情隱匿該部知道

又一本日夕勞臣功積未明事知府杜喬林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

初七日

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劉鐸着鎮撫司提問

初九日

吏部會推

左都御史房壯麗 崔呈秀

兵部尚書馮嘉會 王在晉

刑部尚書薛貞 靳于中

十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王繼曾陞尚寶司卿史孔吉係高攀龍和黨如何謀幹京堂且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丙記取錄

六十三

刑部一本遵例糾拾事奉

聖旨刑元吉等候追贓完日具奏

十六日

戶部尚書李起元一本病勢以深事奉

聖旨卿勤勞國計倚任方殷請告情詞迫切行履果屬艱難准回籍調理還與他駝驛去該部知道

吏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各陞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限入內閣同元輔顧秉謙等辦事



十七日

大理寺右寺丞呂鵬雲一本親病事奉

聖旨呂鵬雲准在籍調理痊可前來供職該部知道

十九日

工部尚書薛鳳翔一本司官放肆無忌事奉

聖旨門洞開小才矜已成氣凌人全無實事實心一味發抄發揭堂官泰屬灼見頗真着冠帶閑住吏部知道

二十二日

鎮撫司一本訪據事奉

聖旨鄭崇光徐石麒麟私狼籍着削籍為民追奪諸

命其韓三原供奸輔韓熿受過贓銀共二千六

百兩既行彼撫按追解必要勒限速完其疏內

韓閣下字樣甚非君前臣名之義許顯純不諳

事體姑不究其所進追完贓銀三千九百六十

五兩着監部科道照數查收各犯并交贓銀犯

人通送刑部依律擬罪該部知道

二十四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是年志養陞大理寺少卿官東路事

又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陳侃叢陞大理寺右寺丞

漕運蘇茂相一本遵

旨追贓事奉

聖旨袁世振等各犯贓銀先後盡數追完知道了

鎮撫司一本訪獲事奉

聖旨犯人史大任等通送刑部依律擬罪司官翟師

偃馮士渠李升問枉法受贓本當杖處姑削籍

為民追奪諸命劉鐸方震孺身在困園猶代人

向主吏錄

居間過付加罪有法不得徇私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崔呈秀加陞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照舊督察大工事務駱從宇轉吏部左侍郎曹

思誠陞吏部右侍郎

又一本樞務需人事

題武庫司郎中吳淳夫調職方司郎中員外董象恒

世武庫司郎中

二十七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保定畿輔重地岳和聲寫遠不便到任潘雲翼三朝要典內疏稱楊連無罪去國忠臣扼腕豈是公言着刑部帶同住員缺另推來用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邊疆多事樞密需人甚急郭尚賓遐邇不便到任袁可立陞兵部左侍郎親應嘉陞兵部右侍郎

又一本缺官事奉

兩記康錄

聖旨邊疆多事樞密宜擇馬捷龍年茂且曾經考察不堪擢用員缺另推來用

六十六

大學士顧秉謙等揭帖奉

聖旨劉天錫係周宗建私黨久居密勿着削籍為民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御史田景新一本點賢既設事奉

聖旨李棲以需索金盆激變至今流禍無窮田景新所舉不當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馬之驥陞祭酒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朱童蒙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等處地方督理軍務駕勒與他

八月初一日

陝西巡撫張維樞一本解送已完捐資銀兩事奉

聖旨張問達已完銀三萬兩着戶部照數查收以助軍興其未完銀七萬兩仍着撫按速催完解該部知道

兩記康錄

初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陸康復張履端俱係門戶着冠帶閑住員缺另推來用

初七日

巡捕提督張體乾一本神奸賄囑左道事奉

聖旨劉鐸居間擬戍又賄囑妖人鎮魔咒咀重臣并妖犯方景陽曾雲龍彭文龍家人辛雲劉副等都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嚴刑究問具奏其

李理清隨密

吏部

題陞南太常寺卿張守道

福建右叅政劉之待

湖廣僉事周宗文

靖州兵備道王會圖

山西右叅議杜三策

四川右叅議張鵬雲

陝西右叅政侯恂

初八日

尚書政錄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侯恂杜三策徐應秋俱係門戶俱着削籍為民

追奪誥命劉之待與前會單不同顯是徇私更

換司官罰俸三月以後推陞各宜詳慎堂上官

亦宜用心檢察不得任憑該司混推

刑部一本紀獲事奉

聖旨方震儒原以擬絞不思悔禍又淩居間行法加

斬非過劉鐸身罪法紀仍肆奸貪為人賞緣加

成允宜李瑞以賜金冊一併成其餘依擬

初十日

吏部尚書周應秋一本乞

恩認罪事奉

聖旨國家進賢退奸全賴大臣一切擔當卿等方任

統均掌握銓政乃聽人改換大臣靖共之詎謂

何以後還宜銳志主持振刷仔有不可為司官

搖惑今既認罪朕知道了

十一日

起補行人司正李徵儀

浙江道陳保太

十二日

尚書政錄

大理寺寺副董茂中一本微臣備員刑曹事

奏

聖旨該部知道

十六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陝西缺副使推吏科王陽王丁魁楚福建缺

副使推原任御史胡士奇盧洪珪山東缺右叅

議推御史楊廷烈胡一龍俱奉

聖旨是有點的用後科道年例外轉不必陪推

正推有照

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劉鐸賦性奸貪設心險毒既以營謀擬戍後圖鎮覺重臣方景陽因妾殺妻已于大辟今又肆行邪術咒咒與妖一千人犯都送刑部從重擬罪張體乾緝捕有功陞都督同知把總谷應選加陞參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參將中軍等官着兵部照例優敘該部知道

十九日

吏科楊所修一本例轉遞額太多事奉

聖旨言官朝廷耳目朕豈有厭薄之意但更換非體上十仍允改錄

故令再推今春秋例轉仍用科二道四未嘗通額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

吏部一本循例轉陞京堂事奉

聖旨彭汝楠不准添註候實缺推用

南刑部尚書吳崇禮一本熟審

屆期事奉

聖旨吳崇禮既有病着致仕回籍吏部知道

刑部一本神奸賄囑等事奉

聖旨劉鐸左道興妖罪上加罪擬絞未盡厥辜曾雲

龐彭文斌劉福辛雲明係同謀豈止徒杖司官

高默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不遵堂批徇情竇

法本當嚴治姑着再審依律從重擬罪具奏

二十四日

刑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是錢士晉着行彼處撫按照原擬追贓發落

二十五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兩記改錄

聖旨楊惟和是在琉璃窯官事不便他轉攝慎行准

吏部司官

北鎮撫司一本訪據事奉

聖旨程夢庚等贓銀十三萬六千兩本司立限嚴追

吳養春贓銀六十餘萬着行該撫按照數作速

追解其山場木植銀三十餘萬兩工部即差官

會同撫按估計變價解進俱以助大工山場地

二千四百餘畝并隱匿山地以拋荒地土未

入冊者查出并科盡歸朝廷不得仍前隱漏厥

臣親忠賢報國丹心發奸巨手搜剔黃山之大

二十八日  
獎克襄崇極之浩煩省金錢而工愈饒不加賦而財用足種種勛勞茲功更茂看磨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世襲給典應得誥命仍賜勅獎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采段四束裡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原辦官旗照例優叙該部知道

通政使烏從龍一本年衰老疾事奉

聖旨馬從龍稱病果真著致仕回籍吏部知道

二十七日

吏部尚書周應秋等一本申明

前記政錄

七二

例推事奉

聖旨科道例轉京堂候補實缺已有旨了如何又來

賄賂頭是司官徇情市恩堂上官主持何在還

着違前旨行

刑部一本神奸賄囑左道事奉

聖旨劉鐸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依擬即便會官處

決辛雲姑遣成方景陽雖已物故還當戮屍司

官高默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先係徇情賣法

及奉嚴旨終行改正着降三級調外任該部知

道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董茂中陞南京尚寶司司丞

鎮撫司一本遵奉

欽旨事奉

聖旨犯人徐自強等着送刑部如律擬罪張國紀身

係皇親宜恪遵禮義不得濫用刑人本當送國

子監演禮三年姑着自行省改該部知道

原任登萊巡撫武之望一本積勞又病事奉

聖旨武之望三疏請告情詞迫切准回籍調理病痊

前記政錄

七二

起用該部知道

吏部上本

陞太僕寺少卿陳王廷 王業浩

太常寺少卿彭汝楠 楊所修

三十日

左副都御史劉廷元一本

三朝要典事奉

聖旨皇考實錄已有旨改正即行擇日開館舉行書

學徐私撰野史搖惑人心本當罕問始從輕削

了隨為民其書版即行破壞無按官嚴追焚毀

餘着該部院查確具奏

九月初一日

內閣傳出

上傳與吏部太僕寺卿顧慥久病家居不來供職着  
冠帶開住其餘各衙門官有年力衰邁步履艱  
難者宜恬退中有品望超卓者又不妨加銜致  
仕以示分別

吏部一本官職未盡事奉

聖旨周文煥前已更換作樊又今規避給假着冠帶  
開住

內閣政錄

二十四

吏部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會典太常寺額設卿一員少卿二員今額外多  
設已非舊制何得復行濫推彭汝楠等着以原  
官供職候額內實缺陞補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會典太僕寺額設卿一員少卿二員今額外多  
設已非舊制何得復行濫推陳王庭等着以原  
任供職候額內實缺陞補

南工部侍郎盧大中一本赴關給由患病事奉  
聖旨盧大中准加銜致仕

初二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後太僕寺卿顧慥冠帶開住奉

聖旨因能授任朝有藝章量力服官臣有明義各官  
年力衰邁的義當自裁其素有品望的着多加  
銜致仕以示風勵你部即遵旨分別具奏行

初四日

刑科黃承昊一本督撫既以分任事奉

聖旨黃承昊係東林不自引避及條陳塞責着削了  
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內閣政錄

二十五

兵科郭典治一本奴氣未靖事奉

聖旨吳淳夫勁骨孤貞這本存的是着加陞京堂照  
舊官事要雲龍居閑鑽刺雖治不祥削了籍為  
民仍追奪誥命

初五日

大理寺寺丞余合中一本病久不能供職事奉

聖旨余合中稱病果真准加銜致仕吏部知道

初七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曹思誠陞吏部左侍郎汪輝仍以吏部左侍郎

管右侍郎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錢龍錫久係  
門戶着削籍為民仍追奪誥命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倪思輝久係門戶着削籍為民仍追奪誥命趙

緩陞通政使司通政使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徐如珂久係門戶着削籍為民仍追奪誥命李

逢節陞南京工部右侍郎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謝啟先陞南京兵部添註右侍郎毛一鷺陞南

尚書

上二

京兵部右侍郎朱欽相久係門戶着削籍為民

仍追奪誥命

十二日

吏部一本奴氣未靖事奉

聖旨吳淳夫陞太僕寺少卿仍管兵部職方司郎中

事遇缺填補

又一本訥言最要事奉

聖旨韓國藩久係門戶着削籍為民仍追奪誥命楊

紹震准加通政司通政使管右叅議事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呂國南陞通政司右通政須之彦久係門戶着  
削籍為民仍追奪誥命

廣西巡按王政新一本舉劾方面事奉

聖旨曹學休擅作野史搖惑人心已經削奪王政新

荐舉不當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十三日

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奉

聖旨周起元病故着委官相驗明白親人領埋其原

泰鑄錢冒破贓銀十萬餘兩着行彼處撫按嚴

提家屬追完勒限解送以助大工不得徇情遲

片吏部錄

下七

候該部知道

十五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王伉陞光祿寺少卿

二十一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蔣一驥陞尚寶司司丞

二十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李待問起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糧儲事

務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爲勅與他

二十三日

大學士顧秉謙一本

天恩愈渥事奉

聖旨卿亮節偉猷忠勤茂著朕倚賴正殷何乃違章求去情詞懇切且欲趨出慶賀成禮始歸乃忠愛無窮又難強徇特從所請着加太師廢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仍遣行人護送馳驛歸里加賜路費銀一百兩米段四表裡大紅紵絲坐蟒一襲地方官不時存問月給廩米五石與興夫

丙記政錄

二十八

八名稱朕始終隆眷至意卿還宜爲國善攝佇候召用該部知道

神宮監胡良輔一本缺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這解到三項銀三十萬着監部科道照數查收以助大工其未完操餉馬價着胡東漸徐喬遷盡數勒限嚴追并盜運司貯庫銀四十萬有奇着巡鹽御史許其孝速催解進另有廣監庫舊積該撫按道臣會同該監將底簿開庫清查奏報以憑裁奪內臣胡良輔劉文耀彈力催償明

東漸王化行佳怨急公俱勞動可紀許其孝持斧執法有裨國計尤見忠勤汪承爵剝商貪婪抗違明旨着削籍爲民行巡鹽御史追贓正罪庫吏喻天民等書手泰王等朋比作奸把持出入各役頂首銀每名數千金一併嚴提追究該部知道

刑部左侍郎吳中偉一本告承等事奉

聖旨吳中偉既以老邁引退清恬可嘉着加銜致仕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丙記政錄

二十九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章光岳陞南京太常寺少卿蔡猷臣父係門戶看冠帶開仕

二十八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沈侍卿陞西淮運使念路途遙遠不能遽到運司印務着楊州推官許其進暫帶管理其未完被括銀兩着勒限嚴催不得稽遲

吏部一本要地府正事奉

聖旨羅重光託疾規避着削籍爲民員缺即以同知



周之相如御陞補陳聖李時故姑看寬限三箇月依期作速赴任以復遠方各官不遵恩限的一體處治

刑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殿工告成中外普慶昨傳諭暫免行刑即着各省直一體暫免以彰朕浩蕩之仁其囚犯牢固監候該部知道

遼東巡撫袁崇煥一本天厭奴惡事奉

聖旨據報奴斃已真其子爭位狡黠叵測還着嚴加

旨已文集

八一

防禦一切勦守機宜相時而行勿致疎虞該部知道

兵部一本懇鑒免抑事奉

聖旨李曠逃入河西情差可原然抗違主帥擅離信地法在不貸着寧遠撫按酌確定奪逃回兵士作何安插併議具奏

十月初一日

吏部一本巡歷閩外事奉

聖旨近聞奴酋奪魄而自殲甌漸收而可擊斥犍盤遠堂奧偷安皆厥臣魏忠賢精忠報國勝美

籌邊士飽馬勝屢次輪助師武臣力咸借提銜惟朕釋東顧之憂實賴爾獲自天之禧允從部覆嚴崇奏章今特晉爾侯太子太保肅寧伯魏良卿為肅寧侯世襲官銜及歲加祿米照舊錫之誥券與國同休該部知道

初三日

直隸巡按馬逢臯一本積病增劇事奉

聖旨馬逢臯既有疾准回籍調理該部知道

南都察院一本敷陳愚見事奉

聖旨徐復陽居官賄聞着削了籍為民仍追奪誥命

旨已文集

八十一

員缺另推來看

初五日

兵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徐本高久倚門戶沈光裕素有惡名俱着削了籍為民仍追奪誥命員缺另推來看

初六日

順天府房山縣民陳規嫡子陳秉坤一本

天祚預修事奉

聖旨前陳規妄認皇親宗派已經嚴分陳秉坤如何又行續奏着解送房山縣重責五十板監候具

奏選令厥衛五城嚴緝同謀之人以憑究治該部知道

初七日

吏部上本

陞光祿寺寺丞許昂臣

內官監一本

三朝缺典事奉

聖旨皇極殿工我

皇祖遐延未葬者三十餘年誠重之也爰及朕躬棄

茲輿典是皆敬臣親忠賢心無二慮笑有定謀

丙記政錄

八十二

惟斷乃成經始贊惟王之卜用人則裕提衡故

將作之勤開節有方財用盡于久訕勞來不怠

庶民悅以忘勞遂使戶牖可銘攸乎堪御俾朕

藉手以稱繼述厥成茂夫其晉秩為上公仍加

恩三等選賞錄一百兩采珍之奉桂羊二隻酒

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給勞勩原封太子太保

肅寧侯魏良卿晉封寧國公世襲官銜照舊給

典應得給券以昭懋賞其餘內外大小官員着

該部優叙具覆

十六日

大學士黃立極等一本遵

聖諭即刻傳示厥衛五城等事奉

聖旨卿等為國股肱誼關休戚見無禮犯上之輩即

與鷹鷂逐雀農夫治莠等語具見卿等調燮之

慮甚周愛君之念甚切允副朕意朕甚嘉之該

部知道

十七日

工部負外鮑國忠一本

兩工題叙事奉

聖旨殿工普資凡著有勞勩者朕都着酌量加叙

丙記政錄

八十三

國忠如何曉曉責陳姑不究該部知道

十八日

吏部一本酌請

皇恩事奉

聖旨張文郁葉憲祖俱陞太僕寺少卿仍各照舊管

事滿達黨附熊廷弼着削籍為民該部知道

原任山西參議孫繼錦一本邪黨瀕滿

國是事奉

聖旨這本所指邪黨都已經處分孫繼錦何不早辯

該部知道

順天府府丞劉志舉一本

聖主寬恩下逮戚臣怙惡事奉

聖旨據奏張國紀事跡多端朕前姑令悔過自新以

全國體如何不見省改還着沈心潛應就令改

圖懋朕教睦戚臣至意勿得執迷不悛自取罪

責嚴禁蜚語已諭緝事衙門體訪拏究

二十日  
直隸巡按梁夢環一本微臣躬逢盛典事奉

聖旨據奏厥臣忠貞勞瘁克襄大典沉幾先應潛消

亂萌功績茂著朕所鑒知何士晉久係門戶居

丙記政錄

八十四

官貪黷程註附權后間賍私狼籍俱着彼處撫

按照原奏數目提問追賍解助大工沈惟炳黨

邪害正賣友沽名着削籍為民追奪誥命程良

籌係程註之子着吏部除名永不叙用該部知

道

兵部侍郎魏應嘉一本足疾陟發事奉

聖旨親應嘉請告情詞懇切准以原官致仕該部知

道

二十三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山西缺司官推兵部主事王嶸祿行人姚昌

錄奉

聖旨着點了的用

姚昌錄有黜

吏部又一本殿工告成事奉

聖旨朕以殿工告成特選彞典叙資群工乃功

多寡人品之邪正朕鑒洞然范景文陞太常寺

少卿提督四夷館遇缺填補郭興治陳王康賈

毓祥俱陞太僕寺少卿仍官科道事周用賓彭

汝楠王夢尹土業浩俱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

該部知道

丙記政錄

百八十五

都察院一本奉差按臣事奉

聖旨據奏李九官奉差因病擅自離任着致仕該部

知道

二十七日

吏科李魯生一本

聖政日新事奉

聖旨石萬程遇事難托病規避着削了籍為民當差

仍追奪誥命永不叙用祝萬齡着剝帶開任該

部知道

陝西巡按王大年一本奉勅方面官員事奉

聖旨沈鹿時周次溺父係門戶著削了籍為民仍追

奪誥命餘俱酌議具覆該部知道

吏部等衙門會推

禮部右侍郎推韓日續 李標

兵部左侍郎推仰輔忠 霍維華

刑部左侍郎推郭尚賓 傅振商

福建巡撫推朱一馮 黃景章

甘肅巡撫推朱國盛 張三杰

原任青浦縣知縣許惠一一本東林糾黨肆毒

事奉

司記政錄



百八十六

聖旨許惠一聽降自有官評何得據拾妄辯

二十九日

吏部一本欽奉

上傳事奉

聖旨王則古曾經考察况係高攀龍越南星死黨又

屬漏網今後賄賂謀遷調着削了籍為民當差

仍追奪誥命員缺另推兩部即

遵旨行

三十日

工部一本河決不治事奉

聖旨董繼良父係門戶邪黨着削了籍為民仍追奪

誥命餘俱依議行總河漕等衙門着實申飭以

警將來該部知道

十一月初一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洪敷教陳係奸細武長春前妻之父供狀昭然

初二早退始着冠帶開住員缺另推來看

初九日

吏部一本再報沈賊情形事奉

聖旨是內張鵬雲父係門戶着削了籍為民仍追奪

司記政錄



八一二

誥命

初十日

工部一本

三朝閣典事太僕寺管寶源局葉憲祖造完寧國公

魏良御鐵券

南兵部尚書許弘綱一本微臣衰邁已極事奉

聖旨卿才望素隆舊樞倚賴請告情詞迫切准回籍

調理以遂恬修該部知道

戶部尚書畢自嚴一本衰病日深事奉

聖旨卿才望素著舊計廣乏正賴持籌請告情詞懇

至准回籍調理以昭特卹該部知道

十一日

工部一本傳奉事奉

聖旨寧國公府第係元勲懋功之丕基昭朝迭錫膺之巨典工既告成着該部查照該部知道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趙士煥素行有玷着冠帶閑住員缺另推

十三日

吏部一本奉差事竣事奉

聖旨歸于宣奉差違限日久况係門戶着削了籍為

丙記政錄

八一八

民當差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吏部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馮時行陞太僕寺少卿管西路事

吏部又一本缺官事四川缺副使推本省參議

洪纖若劉有源奉

聖旨洪纖若有源為門戶權折着以原官御

史回道官事

吏部又一本缺奉事奉

聖旨是欽照司官姚昌蘇填補稽勳司主事

吏部一本欽奉

上傳事後

上傳南京右都朱一桂年力衰邁着冠帶閑住員缺

另推

御史汪若極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這妖書悠謬不根見者宜投諸水火王贊化等不敢抄傳實為邪妄着刑部依律治罪該部知道

道

十九日

吏部一本咨劄賢能司官事奉

丙記政錄

八十九

聖旨四吉桂符東魯贊畫榆閣俱著勞績着陞太常

寺少卿仍官職方司員外郎員缺另推

二十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郭尚賓曾附黨人着削了籍為民當差追奪誥

命員缺另推來看

二十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劉廷元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寫勅與他

吏部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袁可立素才品念年力稍衰着加銜致仕以成怡退之志員缺另推來着

二十三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四仰陞尚寶司卿官少卿事

大學士黃立極等一本推陞年深官員事奉

聖旨覽卿等奏推陞官員唐大章劉鴻訓劉鍾英俱久係門戶黨邪害人豈堪清要職任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尚書文彙

都察院一本

主恩未報事奉

聖旨高弘圖托病規避着冠帶開任

二十八日

直隸巡按梁克順一本遵奉

明旨等事奉

聖旨梁克順門戶邪黨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其應解天啓五年銀六百兩接差給臣如期解進以濟邊工該部知道  
浙江泰議戴君恩一本世直等事奉

主旨戴君恩多方誘賊獻俘有功已有旨了准加銜劉時俊為周宗建邪黨摧折久致淪落公論既明着加銜該部知道

吏部一本功過原無異同事奉

聖旨李應奎前為巡城御史頗以順聞着冠帶開任

二十九日

御史張汝懋一本急公之撫事奉

聖旨這本說游士任務嘉祿房可非相倚貪濫侵銀帑金錢多具有典案可查賍私易訊若嚴行該撫按官提問將奏內諸款勒限追解以

白虎文彙

助大工游士任已經這成其賍銀着行原籍撫按另拘家屬追比完解該部知道

十二月初一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袁可立猷風望隆准加兵部尚書致仕還着馳

驛去

初二日

兵部一本欽奉

月旨事據泰鎮守宣大山兩地方內臣符驗即行給

發知道了以獲務造督撫道鎮果能力洗風望  
實心禦侮朕自鑒知何得預為條議

兵科李應生一本縣師已老事奉

聖旨點事勦撫迄無成局皆因事權相掣聞兄互異  
這本議裁撫歸督即督撫便控制而專責成說  
的是依擬着行王斌楚人不便督楚聞夢得受  
命未開條畫該部多推以憑點用吏部知道

初五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真憲時為楊建所荐置身門戶着削了籍為民  
司記改錄

九十二

追奪誥命楊邦憲陞都察院右僉都巡撫江西  
地方兼理軍務寫勅與他

英國公張惟賢一本不職有司事奉

聖旨張汝先革了職并一千人犯都着錦衣衛拿送  
鎮撫司嚴刑究問如律追贓具奏

初八日

原任永平府推官張基命一本荐墨未乾事奉  
聖旨張基命以屢荐推陞未任即劣轉王官賢否條

吳官評何據着該部酌議具奏

初九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吳淳夫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掌太僕寺卿事

十一日

陝西巡撫張惟樞一本奉

旨催解指資銀兩事奉

聖旨張問遠竭力捐助身已病故情有可矜這續完  
銀三千兩作速解進以助殿門其未完銀數着  
撫按行勘家資奏請定奪

十二日

兵部主事唐以晉一本直陳無碍事奉

司記吏案

九十三

聖旨靈鷲古剎雖廢可修所存田地如何說變價助  
工分明蚤延賤價希奪寺業以助工藉口且既  
慢神定定害人唐以晉着削籍為民追奪誥命  
仍着自行修理寺宇其田因造橋估變佃為民  
業的責令贖還本寺為錫鉢舍利之戒寺新田  
還日該地方官申報撫按具奏該部知道

十三日

大理寺卿董光宏一本微巨奏奉

明旨事奉

聖旨董光宏才品素隆自以年暮請休具見恬退准

加銜致仕以成雅志尚有年力衰邁祝以幽陞  
夢祖歸子顧俱著加銜致仕該部知道

御史劉徽一本

朝政已著清明事奉

聖旨覽奏熊廷弼侵盜帑金不下萬餘着該撫按嚴  
提家屬追贓劉弘化充惡受賄亦有萬餘該撫  
按嚴行提問追贓毛士龍和黨渠魁盜庫有據  
着法司提來究問追贓房可壯樊尚燦侵課贓  
私即行巡撫御史徹底清查追贓具奏樊尚燦  
先行削籍為民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丙戌文錄

九十四

十四日

順天府丞劉志遴一本要典功罪已昭事奉

聖旨這本說王之案和黨渠魁追贓未盡厥辜着彼  
處撫按差的當員役扭解米京孫俱行修怨戎  
首削奪猶為輕典着彼處撫按問造成厥臣亦  
心報國成功不居朕自能鑒悉其餘忠良諸臣  
業多番心擢用府丞錯為府尹着改正行

十八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孫織錦父為門戶阻折着崇原衛護補蘭州兵

積善官權仙事

十九日

吏部一本做臣先以備員刑曹事奉

聖旨董茂中以執法不阿遭擯和黨沉淪有才與論

既明准行優擢以彰公道

二十一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吳淳夫陞工部添註右侍郎協理殿門事務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吳應琦陞南大理寺卿

丙戌政錄

九十五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是商周祚陞南工部尚書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余喬遷久係門戶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王

雅量年力衰邁以原官致仕員缺另推來看

吏部一本缺奉明旨事奉

聖旨董光宏加南兵部右侍郎祝以誥加南工部右

侍郎陸夢祖加應天府尹歸子顧加南刑部左

侍郎各致仕

二十二日



刑部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王贊化抄寫故書跡詭秘着發極邊充軍以懲邪誕仍照例送五所責六十板掌印官具奏陳和依擬發落

二十四日

都察院一本請差巡按事奉

聖旨馬鳴世身都察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劉其忠亦係門戶且着剋帶閑住員缺另推來看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九十六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丁林濤起南太僕寺卿

二十六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徐天衡父係門戶看前籍為民追奪誥命員缺

另推

二十八日

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李恩誠于志舒丘志克都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丘志克侵牟獲餉緝來陞轉着錦衣衛堂

的當官旗社解來京其同恩權李家字吳連正

供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與王家棟一併嚴行

究問追贓完日送刑部依律擬罪厥臣親忠賢

胸照萬形力持三尺收侵年以還公希肅某夜

以飭官常勞怨不辭飭績茂著着予弟任一人

與做錦衣衛指揮同知仍賜勅獎勵以示優異

選賞銀五十兩米陸四束糧半二隻酒三十瓶

新鈔三十貫原辦官旗照例升敘該部知道

江北司官于志舒一本辯明等事奉

聖旨于志舒雖証甚明如何來強辦本當拿送鎮撫

司記政錄

九十七

司與王家棟面質念已經處分始不究該部知

道

錦衣衛百戶劉大全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丘志克侵牟獲餉平日居官貪贖可知既拿到

送鎮撫司除見銀三千兩着嚴行究問追贓具

奏

吏部一本缺官事推應天府府丞過建訓劉崇

嗣奉

聖旨過建訓陞應天府府丞